
中华野史

中华野史

（卷二）

先秦至唐朝卷（中）



三秦出版社

目 录

卷二、先秦至唐朝卷（中）

帝 王 秘 闻







大唐传载

〔唐〕佚名 撰

《书》云："不有博奕者乎？犹贤乎已"。斯圣人疾夫饱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试故艺，试用也"。夫艺者，不独总多能第，以其无用于代，而穷愁时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后必有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阳道州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

苏州开元寺东有陆氏世居，门临河涘，有巨石块立焉。乃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此石重之，人号"郁林石"。陆氏自绩及裔孙国朝太子少保兖公，犹保其居。今子孙渐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费县西漏泽者，漫十数里，岁时雨降，即泛溢自满，蒲鱼之利，人实赖焉。至白露应即前后，一夕即一空如扫焉，信殊异也。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床。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以此获免，余之愿焉。"命撤而焚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畚。议者称正焉。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十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黄金还，缄封如故。

赵郡三祖，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时为相，皆第三，即司徒吉甫、司空绛、华州刺史藩。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汧公勉，少年贫苦，与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付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毕，密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果然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公请假至墓所，以出金付之焉。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升。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奉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升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后竟如其言。

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富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着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兴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诏中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马有麟为左神策大将军。神策监军将军之始也。

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其日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播议用士人掌之。

弘农杨氏居东都者，承四太尉之后。世传黄雀所衔玉环，至天宝为杨国忠所夺。今不知所在。

张守珪，陕州平陆人，自幽州入觐，过本县见令李杭，申桑梓之礼。见陕尉李冕桎梏，令众冤呼。张公曰："困危之中，岂能相救。"至灵宝便奏兖州判官，冕后至宰相。

贞元中，张茂宗所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谥为庄穆。韦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赠韩国公主，谥为贞穆。所司择日册命。国朝已来，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谥者。公主追谥，自此始也。

徐尚书晦，沈吏部传师。徐公嗜酒，沈公善养。杨东川嗣复尝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稳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熝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头在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其头云："只者头子，大堪熝食。"牛头人笈而放回。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语平生各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怕妄与佞。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

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马。有人言于执政，大马甚多，货不得，举人不得骑，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

陆鸿渐嗜茶，撰《茶经》三卷，行于代。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置于灶釜上，左右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将，赐旌节专征，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高祖之制：镇军有大都督之号。

玄宗之初为节度大使、节度之号。凡皇太子、亲王统军，中有元帅府之制。宰相遥领

节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开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并以宗子为之。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役，四曰徭。凡丁岁输粟二石。凡调随乡土所产，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岁二旬，闰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人钱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铸钱使第五琦奏，谓铸乾元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五十。宝应元年以盗铸日甚，物价腾贵，咸称非便，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征钱，谓之“白著”榷酤。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县量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中，初税每亩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

卢中丞迈有宝琴四，各直数十万。有寒玉、古磬、响泉、和志之号。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关人多属之，李公云：“二严不如誉。”

豆卢署，少年旅于衢州，梦老人云：“君后二十年为牧兹郡。”已果为衢州，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

郑滁州胪于曲江，见令史醉池岸，云：“更一转即入流矣。”

白宾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枝。”

贾至常侍平生毁佛，尝假寐厅事，忽见一牛首人，长不满尺，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公惊起而讯之，对曰：“所谓镬汤者，罪其毁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汤沸，忽染于足，涌然而上，未几烘烂而卒。

乌江有项羽系乌骓树，历千余年尚郁茂。建中年中，县令张勤厌宾客观游，令伐却。至今兹地独不生草。

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校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妻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鬼官职。”

刘巨麟，开元中为广州刺史，弟仲丘为丽政殿学士，兄弟友爱。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将分半以遗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铢无差焉。

萧功曹颖士、赵员外骥，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肄业共一靴，久而见东郭之迹。赵曰：“可谓驶于道路矣。”萧曰：“无乃禄在其中。”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山水。”

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也。贞元中，李宾客涧为县令，乃刬翳荟开径隧。人方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堠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颜太师鲁公，刻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陵谷之变耶！”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也。

曲阜县先圣庙前有数株古柏，亦传千余岁，其大十围。潘华为兖州，军食贫穷，无以结四方之信。华遂命伐之，裁为简册，刻为器皿，以行饷之。

张文贞公第，某女嫁卢氏，尝为舅卢公求官。俟公朝下而问焉，公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开元东封有太原人于伯陇者，年一百二十八岁，精爽不昧，其子已卒，两孙随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诣阙引见，上劳之，老人无拜礼。伯陇曰：“臣神尧皇帝之臣也。荏苒岁月，得至今日，复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圣，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来。”笑而悯之，乃赐紫袍牙笏，及优恤有加。伯陇自言隋仁寿年生，说大业末事，了然可见。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至五十九又为尚书右丞。

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事，但举其姓曰：“辛丘杜当人。”

萧功曹颖士，尝出灞桥，道左逢一老人，眉发皓白，状骨甚奇古，萧甚异之。老人瞻顾，萧因问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萧固请言之，老人曰：“吾与鄱阳王恢善，君甚类之。”乃颖士六代祖。萧问其所来，不应而去。

洛阳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高台飞阁，余址隐嶙，独有一皂荚树甚大，至今郁茂。

郑公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辰堠，自公始也。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柳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

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其策试者，并集于都堂，唱其第于尚书省。有落去省，两两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声，长安竹帛皆枯死。

开元中，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遂诣王请见，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听公。”吏部归，九人皆超资好官，独某者当时出。云：“据其书判，自合得官；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史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

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

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圜丘，至时不到，云：“太常大寺，实曰伽蓝；圜丘小僧，不合无礼。”

沙堤起天宝三年，因萧京兆炅奏请于要路筑甬道，以通车骑，而覆沙其上。

天宝中，乐章名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番所没。其破兆矣。

高平徐弘毅为弹侍御史，创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到台司举而罚焉。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细事。"弘毅报之曰："为我谢公卿。所以然者，以恶其无礼于其君。"

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尝随俗样，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裹者，犹幼小时样。今巾子有仆射样。

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者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者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晏乎？此所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德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此。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韩太保皋常言：《洪范》五福，独不言贵者，近于高危。福之自至犹儆动，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将军也，尝谒桑道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望乎？"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兆。时道茂在俘囚中，当断之际，告西平曰："公忘少杀人之言乎？"

韩太保皋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亲友咸谓公曰："自乾元以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得无不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刚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宠，干求相位，奈何以此为望哉！"

张秘书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竟殁于赤岭外。

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拜相日出外舍，见一州郡图，迟回不敢看，良久，临起误视，乃崖州图也，竟以贬终。

王河南维，或有人报云："公除右辖。"王曰："吾居此官，虑被人呼为'不解作诗王右丞'。"

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惟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其物可佳可受，公辄喜，举而授之。有陈长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者。

常中书处，原在开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相君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矣，颠蹶坠下山址，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苏给事岱，建中末为太常博士，遇朱泚乱，将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烛前导，危险毕见。既过，烛然后灭，岂忠愤所感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有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杖。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今取江陵漆盘底，泻水卷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卷人鼓只在调竖慢，此卷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由是恐其灵，闭之积年矣。

泾州将郝玭，自贞元末及元和中，数于泾州擒杀西虏，及筑临泾城，西戎畏之。赞普铸一金郝玭，号曰："有能得玭者，赐金玭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妇女辎重以实壕堑，谓之"湿稍"。

窦参之作相也，用从父弟申为耳目，每除吏先言于申，申告人，故谓窦给事为"喜鹊"。

同州唐女寺有盗帅董太宫之漆身，后有盗者皆来拜祝，有至鸣足者，今漆足皆口牙。

襄州汉皋庙，本为解珮于汉之义，今为汉高祖，误也。

陕州平陆县主簿厅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玄龄、如晦题处，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杨京兆凭，兄弟二人，皆能文学，甚攻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为夏州、徐泗、凤翔、宣武、河中五节度，宪为江西观察、岭南节度，愬为唐邓、襄阳、徐泗、凤翔、泽潞、魏博六节度使，听为夏州、灵武、河东、郑滑、魏博、邠宁、凤翔七节度。一门登坛授钺无比焉。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杜元颖同时为拾遗令史分直。故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倚朱门，从来汗袍赤。"因为之奏章服焉。

河南广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于其上立汉高庙。茅山下泊宫茅君炼丹井，香洁不受触。鲁有修宫工人获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已来，及江西数郡中人争施金货、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赞皇德裕在浙西也，命于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于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肉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换骨匣。每年若大风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泽州长平，即白起坑赵卒故地。开元中诏为"省冤谷"，至今天气长阴，有泉色赤，于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

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终南山有湫池，本咸阳大洲，一夜忽飞去，所历皆暴雨与鱼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胜计。遂落终南山中峰，水浮数尺，纵广一里余，色如黛黑，云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祷，无不应焉。山僧采樵，时见群龙瀺灂其中。

昭应庆山，长安中从河朔飞来，夜过闻雷声如疾风，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

魏齐公元中，少时曾谒张憬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求见，非徒行也，意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何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若之相禄，正在怒中。”后位极人臣。

解县盐池，当安史时，水忽淡。銮舆反正，复如故。

上都崇圣寺有徐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汉中王瑀为太常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闻乐而挞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又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裴延龄尝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须白，犹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与一僧知闻。其僧每年以香炼顶供养佛，至八十余终。后岁余，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绝殊，而顶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鱼肉，数岁出家，为南岳高行律师焉。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名皆第十四，每诣通家，通王十四郎，或问曰：“藻也？素也?”

常相衮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旭日登场，思非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以杂文人选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

左右常侍与给、谏同厨，厨人进鲜菌于给、谏，问云：“莫毒否?”厨人答曰：“常侍已尝了。”

乾元中，太子左赞善大夫吕甸母张氏，年八十八，以甸久不归，愈思念之。忽觉左乳长，汁流出，顾谓孙鄘：“汝父即来也。”不逾十日，甸遂至。

至德初，当安史乱，河东大饥，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谷，及扫却又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赖焉。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崔均之家法。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永宁为王太傅锷地，安邑为马北平燧地。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令弘及史宪诚、李戴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马”。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兖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黄彻焉，相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置五色彩于架，令视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淬熟看之。"旬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迥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次也。"

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

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矣。

唐皎，贞观中为吏部，先时选集四时，随到即补。皎始请以冬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

徐大理有，少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吏感其恩信，遍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罚。"终官不杖一人。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德宗问李汧公勉："人云卢杞是奸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时卢杞为相，奏颜鲁公往宣谕之，而谓颜曰："十三丈，此行出自圣意。"颜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亲舌舐之，乃忍以垂死之年饵于虎口。"杞闻之啼焉。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蛮清平官，犹国家之宰相也。元和中，有邓旁来庭，宰臣问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对曰："亦犹大朝之刘宗经矣。"

苏户部弁、刘常侍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河南冯宿之三子，陶鞠围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八，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

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以阶砖日影为入候。公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焉。

永州龙兴寺，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僧怀素善草录，尝浚井得军司马印，文字不灭，雕刻如新。怀素每草书，用此为志。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其髭。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勣曰："岂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惬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

尉迟敬德性饶宽，而尤善避槊。每军骑入阵，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人。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焉。敬德曰："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大惭恨。太宗之御窦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二人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敌来与汝决！"追骑甚众，不敢御。

窦建德之役，既阵未战，太宗见一少年骑骢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不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损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攻之万全，乃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之，是马实内厩之良马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请舆病行。"至相州疾笃，不能进。

驻跸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千万之众，不战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县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额内官。元和六年，又减州县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县，市买交关，每贯五十文，纳官。"

间架，建中四年，户部侍郎赵瓒奏："天下州县，屋宇间架，率算钱有差。"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

天宝中，天下无事，选六宫风流艳态者，名"花鸟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骏，其七尽毙于栈道，惟一云骓存焉。德宗幸梁，亦充御焉。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龙池，约二亩已来，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盛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当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

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惟止于东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镈，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询，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台文献公，避暑于青龙寺，梦戴白神人云："昔君氏相宣王致中兴，尹男亦佐中兴，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先是，郡城之东，四牧故府，废者七稔。公莅

止后，命启钥而居之。郡吏以语怪坚请。公曰："神实正直，正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失德则妖兴。居之在人。"

南部新书

〔宋〕钱易 撰

甲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朝政。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韦安石除仆射，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笔，每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

尚书诸厅，历者有壁记，入相则以朱点之。元和后，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时省中谓之朱点厅。

韦夏卿与弟正卿，大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归二难之手。"

韩昆，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代皇异之。诏下日，坐以采舆翠笼，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锡缯帛以示殊泽。

常衮自礼部侍郎入相，时潘炎为舍人引麻，因戏之曰："留取破麻鞵著。"及衮视事，不浃旬，果除。

凌烟阁在西内三情殿侧，画皆北面。阁中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证圣元年正月，明堂灾，重造天册万岁殿。二年三月成，号为通天宫。

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甚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赐对，侧左右悉去。故直言谠议，尽得上达。

李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皇在东宫，讽听献之，听以总兵不从。及即位，太原拟帅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降制。

开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中，申友于之志，咏常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

祠部，省中谓之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相承，曰拗项桥。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或夜闻丝竹之音，则省中有人相者，俗谓之音声树。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繁。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匱加鐍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

始无笏囊，皆摽笏于马上。张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令余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校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人乃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正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

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诞子者，以书贺之云："知有弄獐之庆。"

郑注镇凤翔，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败，皆为监军所诛。

温大雅，武德中为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高祖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

中书省有盘石，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孙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

施肩吾与赵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鱼玄机，住咸宜观，攻篇什。杀婢绿翘，甚切害，事败弃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缁郎。天下呼油为麻膏，故谓之麻膏相公。

开元中，岐、薛以下轮日载笔于乘舆前，作内起居注，四季朱印联名，牒送史馆。至天宝十载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雕檀轴紫凤绫表，遂别起大阁贮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阁，移时灰灭，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

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舍人有政事食，自此为始。

大和中，上自延英退，独召柳公权对。上不悦曰："今日一场大奇也。嗣复李珏道张讽是奇才，请与近密官，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须斥之于岭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权奏曰："允执厥中。"上曰："如何是允执厥中?"又奏："嗣复李珏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于岭外，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与荆襄间一郡守，此近于允执厥中。"旬日又召对，上曰："允执厥中，问道也是。"张遂为郡守。

贾曾除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之。言者以中书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别，于

礼无嫌。曾乃就职。

开元七年，赐百僚射。金部员外卢廙、职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畬戏曰："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去垛三十步，卢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东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号竹溪六逸。天宝中，游会稽，与吴筠隐剡中。筠徵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石记》，白之词也，尚在焉。

江西私酿酒法尤严，王仲舒廉察日，奏罢之。

宰相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为中书令，始移就中书省。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

开元中，花萼楼大酺，人众莫遏。遂命严安之定场，以笏画地，无一辈敢犯。

卢携常题司空图壁云："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叹屯奇。"

龙朔中，杨思元恃外戚，典选多排斥选士，为选人夏彪讼之。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许南阳曰："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许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败何待。"

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伪，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为内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拯终为乱兵所杀。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赐高丽，仍令道士往彼讲道德经。

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仪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五百户，有至六百户；唯太平、相王逾此制。

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赵纵之奴当千，论纵阴事，张镒疏而杖杀之。纵，即郭令之壻。

建中末，姚况有功于国，为太子中舍人。旱蝗之岁，以俸薄不自给，而以馁终。哀哉！

田神功，大历八年卒于京师，许百官吊丧，上赐屏风茵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以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柳浑旧名载，为朱泚所逼。及克复，上言曰："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或带戎，时当偃武，请改名浑。"浑后入相，封宜城公，谓之柳宜城。

韦凯著《易蕴》，甚有奥旨。凯、见素孙。

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惟以谮怒判官张谭，奏杖杀之，物议为薄。

张巡每战大呼，牙齿皆碎。及败，尹子奇视之，其齿存者，不过三四。初守宁陵也，

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自啮一指为食。进明终不应，以至于破。

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每出游猎，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兽文彩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孝和又增之万骑，皆置使以领之。

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泚败偃诛，其妖乱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败，将相弃市。王璠谓王涯曰："当初劝君斩却郑注，斩之岂有此事也。"此虽临刑之言，然固当矣。

梁祖常言于昭皇："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州座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韩偓也。

王皇后，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诉之曰："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为煎饼耶?"上戚然悯之，而余恩获延三载。

武德初，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移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

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开元中，裴光庭为侍中。门下过官，委主事阎麟之裁定，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议丑之。

张延赏怙权矜己，嫉柳浑之守正，使人谓之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

王缙在太原，旧将王无纵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栗。

大历中，陇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贺。崔祐甫独奏曰："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计也，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盖邕负美名，频被贬斥，剥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为鲁山令，有清德。天宝十三年卒，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驸马都尉郑潜曜，睿皇之外孙，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母即代国长公主也。开元中，母寝疾，曜刺血濡奏章，请以身代。及焚章，独神道许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间，至哉，孝子也。

殿中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大朝会皆分左右，随伞扇立，人阁亦同之。

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侠之才，多奇计，往往通于宫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见之仪，贞元已来常行之，自后多阙。

崆峒山，在松州，属龙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后路不通，即非空桐也。

长安中秋望夜，有人闻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闻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怪哉！

大和中，程修己以书进见，尝举孝廉，故文皇待之弥厚。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人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时杨妃侍，上曰："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犹豫未定。许南阳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购种，得十斛麦，尚须换却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鸡之孽，洎移土德，过始于南阳。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张介然，天宝中，为尉卫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上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本乡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尝白事于王缙。缙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总章中，天子服婆罗门药，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

贞元中，邕州经略使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昙得疾，见缓为祟而卒。

韦氏专制，明皇忧甚，独密言于王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

开元中，诸王友爱特甚，常谓近侍曰："思作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

鄱阳人张朝，为猛兽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获免。中书省柳树久枯死。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明年，吕□以为礼部赋，上甚恶之。

卢群昔寓居郑州，典贴得良田，及为郑滑节度，悉召其主还之。时以为美谈。

自贞元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

日本国大臣日真人，犹中朝户部尚书。

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元振为之立语。俄顷雪下盈尺，质勒既老，久立，归而遂死。人谓诡杀乌质勒。

路随孝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

终身不背西坐，其寝以西首。

乙

贞元十二年，卢迈丧弟，请出城临。近年宰相多拘守，而迈有此行，时人美之。

裴延龄缀缉裴骃所注史记之阙，自号小裴。

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汝士虞卿、汉公鲁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岩，岩生郁，郁生覃。覃，太平兴国八年成名，近为谏议大夫，知广州，卒。堪为翰林承旨学士，随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值多难，水陆相阻，遂不归。岩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先人承袭，岩已为丞相。及叔父西上，岩以图籍入觐，卒于秀州，年八十余。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亦岩之第三子郾孙也，憬之子。司封员外郎蜕，即岩第三子郾之子。郾入京为员外郎分司，判西台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蜕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发、收岩、履道，即凭、冰凝也。新昌即于陵也。后涉入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悦，以收故也。

萧氏登三事者，多于他族。首于瑀，嵩、华、俛、仿寘、遘颀次之。

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谕。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

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视事，时尚未有制。

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

开元中，笔匠者名铁头，能莹竹如玉，人莫传其法也。

妇人之贵，无出于苗夫人，晋卿之女，张嘉贞之新妇，延赏之妻，弘静之母，韦皋外姑。

王徽为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义节制，徽上表乞免。词曰："六年内署，虽叨捧日之荣；一日台词，未展致君之恳。"后萧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陆希声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孙平叔，见任体礼博。希声之子宾于，终于殿省。

凡中书有军国政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专典机密，谓之解事舍人。

开元中，将军宋清有神剑，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广琛不与，因赠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

贞观二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礼部郎为奉礼郎。

仪凤二年，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内，有佛舍利万余粒。

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画汉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献大拂庐，高五丈，广二十步。

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赞皇孙延右起家为集贤校理。

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楼殿窣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又云："如今老大骑官马，羞向关西道姓杨。"

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从张建封奏也。

旧皆传呼，贞观十年，马周奏置街鼓以代。传呼自此而罢。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置同正员员外官，始自此。

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闻，至十五日毕。四月八日，崇圣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

进士春关，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见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士参卒，其子汉儒继其父业。南院驱使官郑镕者，知名天下，后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鹾，充职，得朝散阶。如郑镕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佐，皆应三数百年在于人口。

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是中表之戚，托其子求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

明皇末年在华清宫，值正月望，欲夜游，陈元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

大历中，禁屠杀，而郭子仪隶人杀羊，裴谞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裴笑曰："非尔所解。郭公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附者众。吾今发其细过，以明其不弄权，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谞五世为河南尹，坐未尝当正位。

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纳文书之始，却谓之选门闭。四月秋省事毕，反谓之选门开。选人各在令史门前，谓之某家百姓。南场判后，状却粘在判前。

韦皋见辱于张延赏，崔圆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婿。后韦为张西川交代。崔杀李殊死。

赵光逢有时称，谓之玉界尺。

郑滑卢弘正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度。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事虽偶然，亦冥数也。

韩偓，即瞻之子也，兄仪。瞻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故题偓云："七

岁裁诗走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贾魏公善琴，皆妙绝一时。

李郃除贺州，人言不熟台阁，故著骰子选格。

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颇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司农卿姚明扬为右领军大将军，右庶子裴谞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参用文武也。

韩滉，浙西统制一方，颇著勤绩。晚途政甚苛惨，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刘允章放榜后，奏新进士春关前，择日谒谢先师，皆服青襟介帻，有洙泗之风焉。

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公悚之盛，常日不同。

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醿酒。

贞元中，蔡帅陈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钱一文，大小如开通之状，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来历五院惟三人，李商隐、张延赏、温造。五院谓监察、殿中、侍御史、史丞、大夫。

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员外郎裴秦检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殊拜也。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瀛洲叫一声。”

贞元初，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能愈众疾。禁中试有效，特令编付史馆。

贞元十七年，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

宋邧为补阙，与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语稍闻。旬浃除河清令。

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已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郭幼明，子仪之母弟，无学术武艺，但善饮酒，好会宾客而已。卒亦赠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悦，谓之曰：“不早归国，为一好贼尔。”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

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

韦贯之及第年，建议曰：“今岁有司放榜，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至今不改。

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为太常博士，有诗云：“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将张延范为太常卿，诸相议之。裴枢曰：“延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

何籍乐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与，裴终以此受祸。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然蜡炬，燎沈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顷有进士臧童者，老矣，偶为人牵率，同入其间，为乐吏所驱，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执犂牛尾拂子，鞠躬宛转，随队唱夜好千匝于黄庭之中。及将旦得出，不胜困劣，扶舁而归。一病六十日，而就试不得。

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阁门，开延英。阁门翻宣申中书，并榜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榜子，奏请开延英。又一说：延英殿即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晋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荐元载，揆不纳，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可见獐头鼠目之人。”及载入相，除揆秘书监，江淮养疾，凡十余年。

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阅。傩日如方镇大享，屈诸司侍郎两省官同看。崔公时在色养之下，自靖恭坊露冕从板舆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回避，不敢直冲，时论荣之。

卢杞貌丑而蓝色，人皆鬼视之。

陈少游除桂察，许中人董秀，岁供五万米，行贩越察。

故事，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贞元中，元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台事。

父子知举三家：高锴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瑶。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长名榜，旧语曰：“长名以前，选人属侍郎；长名已后，侍郎属选人。”

吏部常式，举选人家状，须云：“中形，黄白色，少有髭。”或武选人家状，云：“长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贡第一鱼，余同准此。闰月即贾本国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礼待之，差谬即按。至开元末，鸿胪奏蕃国背叛，铜鱼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铸。

大和中，上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帝曰：“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贞元中，裴肃为常州刺史，以进奉为越察。刘赞死于宣州，判官严绶领军进奏，为刑部员外。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奏，自严绶始。

郑云逵由朱滔军逃归长安，自卢龙掌记，检校祠部员外郎，除谏议大夫。

徐浩，越州人，峤之子。三迁右拾遗，并充丽正殿校理。绛州天落观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元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怪说。但背有“碧落”二字，故传为“碧落碑”。

白传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箧，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

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

旧制，起居院在中书省内。

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宝中，语云："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行义敦交也。

天后时，太常丞李嗣真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弹之，无一声遗忘。

五原有冤狱，颜真卿为御史辨之，天方旱，狱决乃雨。复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齿，天下耸动。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报。贞元中，卢杞为相，请分之，杨炎固以为不可。

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长兴坊得玉玺，文曰"天子信玺"。

奘三藏至西域，入维摩诘方丈。及还，将纪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元和中，李绛、崔群同掌密命，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简中丞并裴垍在翰林日所举，皆相次入辅。

大和中，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呼为拍弹。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台者六所，今古无之。元孙禹锡，咸平二年，学究登科，见任虞部员外郎。

贞观中，纪国僧慧静撰《续英华诗苑》行于代。慧静常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慧静俗姓房，有操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丙

梁崇义，长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后自羽林射生，累为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终以谋叛伏诛。

道州录事参军王沼，与杨炎有微恩。及炎入相，举沼为监察御史，始减公议。

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惟郭子仪薨，特加十尺。

贞元以来，禁中恨瓶不过高五尺。齐映在江西，因降诞日，献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宁之父也，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授偃师丞。朱泚乱，臣之守节，不为迫胁：程镇之、刘迺、蒋沇、赵驿、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泽举制科至京，一见之，谓人曰："将相之材也。"后五年而泽建节。

崔元翰赴举，年五十，亦曰："不十年当掌诰。"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国夫人，即崔宁妻也。庙今存。

王叔文始欲扫木场斩刘辟，而韦执谊违之，盖欲为皋求三川也。

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李令问，开元中为殿中监，事馔尤酷，罂鹅、笼驴皆有之。令问，世绩之孙也。

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为十道存抚使，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

有进士邱绛者，尝为田季安从事。后与同府侯臧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摄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则排入而瘗之。其暴如此，李锜杀崔善贞，亦同斯酷。

贞元中，祈雨于兴庆宫龙堂，有白鸬鹚见池上，众鸬鹚罗列前后，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诏左仆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于集贤院待制，特给飧钱，缮修廨宇，以优其礼。自后迁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盖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丝麻为之，头初上平小。至则天时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号为武家样。后裴冕自创巾子，尤奇妙，长安谓之仆射样。

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贾耽私忌，绝宰相班，中使出召主书吴用承旨。时赵憬薨，卢迈请假之故也。

淮南程干，本富家，三年间为水火焚荡，家业俱尽。妻茅氏连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于市。

贞元七年，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延英，访以政事，谓之巡封。

开元元年，改请诸王侍读为奉诸王讲。李石上请也。

神龙初，洛水涨。宋务先上疏曰："巷议街谈，共呼坊门为宰相，为节宣风雨，变调阴阳。"

司马天师承祯，状类陶隐居。

圣善寺报慈阁佛像，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中受八石。

新进士放榜后，翌日排光范门，候过宰相。虽云排建福门，集于西方馆。昔有诗云："华阳观里钟声集，建福门前鼓动期。"即其日也。

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张九龄奏置。时以御史中丞卢绚为之。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奏："准旧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两疋，仗下后归厩。"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柴氏，初举义兵于司竹园，号"娘子军"，即柴绍之妻也。



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

张嘉贞，开元中任中书令，著绯。傅游艺，武后时居相位，著绿。

僧惠范以罪没入其钱，得一千三百万索。元载家破，纳产胡椒九百石。郑注诛后，纳绢一百万疋，他物可知矣。

《时政记》，宰臣所修。起于长寿中，宰相姚琦录中书门下事。

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宣曰："卿等学富雄词，远随乡荐，跋涉山川，当甚劳止。有司至公，必无遗逸，仰各取有司处分。"再拜舞蹈讫退。

开元式，诸蕃使嗣，以元会日，并听升殿，自外廊下。

长安中，尝见有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焦侥人也。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禄。"贞观中，褚河南装背。

小说中言十家事起者，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灭十家。

咸通中，俳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乐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后王铎为都都统，袭此也。吁哉!

故事，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谓三院连镳也。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送，上事者设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别施一床，南坐四隔，谓之压角。李珏为河南尹，上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后上事。"今礼上之仪，谢恩之后，更拜厅，误也。

裴度带相印入蔡，李愬具军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櫜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宫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

崔元翰晚年取应，咸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裴次元，制策、宏词同日敕下，并为敕头。时人荣之。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

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

至德三年，始置盐铁使，王绮首为也。

大历八年，虎入元载私庙。

麟德殿三面，亦谓之三殿。

天宝十载，写《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及书，回环读之，其义皆通。初进钱样，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尚书郎守澧阳，人有藏书者，卒藏玩焉。因著经史目录。

天宝末，管户尚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开文选学，乃注为六十卷。

张昌龄与太皇作息兵甲诏，叹曰："祢衡潘岳之俦也。"

萧仿为广帅，曾有疾，召医者视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署中者。"仿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廉也如此。

光启元年，镇州王镕进耕牛一千头，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资辟土之功，聊备除凶之用。"

旧制，东川每岁进浸荔枝，以银瓶贮之，盖以盐渍其新者，今吴越间谓之鄞荔枝是也。此乃闽福间道者自明之鄞县来，今谓银，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遥远，停进。

《轩辕集》，谓之罗浮先生，已数百岁，而颜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发至地。

天宝四年，撰黄素文于内道场，为民祈福。其文自飞上天，空中云："圣寿延长。"

武德故事，御史台门北开者，法司主阴，取冬杀之义。或云："随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丰柳陌，见一布衣抱膝而叹，因问之。布衣曰："我邛人，观光至此，此甚快乐。有巢南之想，又为橐装所迫。今崔相公镇西川，欲预其行，无双缣以遗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及旦，敕慎由将归剑门。

张仲武，会昌来镇渔阳，有政学。后有年八九十人少，识其面者，说之犹泪下。

王龟，起之子。于永达坊选幽僻带林泉之处，搆一亭，会交友于其间，名之曰'半隐亭'。后太和初，从起于蒲，于中修葺书堂以居之，号曰"郎君谷"。

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衔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为赞曰："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放笔终未能续。"一旦，忽有羽衣诣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读之，乃命笔续之。曰："手把金锥，凿开混沌。"长揖而去，不知所之。

天宝十载，始封四海神为王。

安禄山肚垂过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历十三年，改诸道上都留后为进奏。

狄梁公为儿童时，与诸昆同游于道，遇善相者海涛法师，惊曰："此郎位极人臣，苍生是赖。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李六娘者，蒲州人，师事紫微女道士为童子。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觉已在河南府开元观。京兆尹李适之以为妖，考之，颜色不变。具上闻，召人内，度



为道士。

郑余庆廉俭，一旦书请两省家膳，至则脱粟蒸葫芦而已。

元和、大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幞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陈袪者，每候阳城请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两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属卿而已。

卢怀慎暴卒而苏，曰："冥司三十炉，日夕为张说鼓铸货财，我无一焉。"

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曾赍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

高骈章疏不恭，皆顾云之辞也。骈后谓左右曰："异日期廷以不臣见罪，此辈宁无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镇迁改，皆有异人豫为言之。惟投南荒，未尝先觉。

李元宾言："文贵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当如千兵万马，而无人声。"

李德裕镇浙西，刘三复在幕。一旦令草谢御书表，谓之曰："立搆也，归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赞皇以为当。

王起鸿博，文皇尝撰字试之。起曰："臣中国书中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赋名，为太学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

董昌称僭，杀判官李韬。施从实、窦鄞皆强谏，不听。韬最铮铮，曾为两池盐铁。及昌败，咸有封赠。

丁

武德元年，以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为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龙元年，复为王。

孙智谅，开元年中内殿修斋，奉诏投龙于吉之玉笥山。泊舟江侧，见异气在东川之中，疑有古迹，遂于阁皁山掘得铜钟一枚，重百余斤。钟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阁皁观。

省中诸郎，不自员外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杀也。

先天中，王主敬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华妙，当入省台前行，忽除膳部员外，微有惋怅。吏部郎中张敬忠咏曰："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盖膳部在省最东北隅也。

开元十八年，吏部尚书裴光庭始奏用循资格。

郑畋少女，好罗隐诗，常欲妻之。一旦隐谒畋，畋命其女隔帘视之。及退，其女终身

不读江东篇什。举子或以此诮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众皆启齿。

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

李含光善书，或曰："笔迹过其父。"一闻此语，而终身不书。

长安太庙殿，即苻坚所造。

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又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见，忽然俱倒，闷绝良久，云冷热相激。

有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呼为李相笏。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

马周之妻，卖锤媪也，即媪引周为常何之客。

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秦山东，死在翁家翁。"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

萧廪新为京尹，杨复恭假子抵罪，仍欧地界。廪断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将令百司，难逃一死。"由是内外畏服。

韦夏卿善知人。道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谓执谊曰："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谓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谓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皆如其言。

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

长安有龙户，见水色即知有龙。或引出，但如鳅鱼而已。

柳珪是韦悫门生，悫尝云："三十人惟柳先辈便进灯烛下本。"

江陵有士子，游于交广间，而爱姬为太守所取，纳于高丽坡底。及归，因寄诗曰："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守见诗，遂遣还。

韦澳与萧寘，大中中同为翰林学士，每寓直，多召对。内使云："但两侍郎入直，即内中便知宣旨。"又澳举进士时，日者陈子谅号为陈特快，云诸事未敢言，情青州节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

张巡、许远，宋州立血食庙，谓之双庙，至今岁列常祀。

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为老君降诞，假一日。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同志。

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谂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



故约赠韦徵君况诗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韦三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入。"

郑畋，字台文，亚之子也。亚任桂察时生，故小字桂儿。

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

郑俶依阳城读书，经月余，与论《国风》，俶不能往复一辞，因缢于梁下，城哭曰："我虽不杀俶，俶因我而死！"为之服缌麻。

裴谈过苏瓌，小许公方五岁，乃试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

中书令李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学，憎人才华；性好贪浊，憎人受赂。

肃皇尝举衣袖示韩择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杨素之婿，素为仆射，尝抚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后果如其言。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门曰："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不悦以为侮己。

景龙以来，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谓之烧尾。开元后，亦有不烧尾者，渐而还止。

长庆初，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百司呼参酌院，今审刑即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韦江夏之女于乐籍中，赵骅亦于贼人中赎江西韦环之女，或厚给以归族，或盛饰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礼部驳牓者，十一月出。粗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

两省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

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里头。"

天宝五载，巴东石开，有天尊像及幢盖。

卢从愿，景云中典选，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即马载，李即朝隐。

上元二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

贞元二年，江淮运米，每年二百万斤，虽有此制，而所运不过四十万。

王栖曜善射。尝与文士游虎邱寺，平野霁日，先以一箭射空，再发中之，江东文士梁肃以下咸歌咏之。

李辅国为殿中监，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

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怜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太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卢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词翰，结缡之后，微有慊色。卢因请诗以述怀为戏，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

开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礼会院，院属司农寺，在崇仁坊南街。后元和中，拾遗杨归厚私以婚礼上言借礼会院，因此贬官。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温家法，常命苦参、黄莲、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陆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诣而骇之，曰："此鸭能人语。"复归家，少顷，手一表本云："见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何也?"使人恐，尽与囊中金，以糊其口，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其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尽还其金，曰："吾戏之耳。"

大中好文，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进士温岐续之，岐以"玉跳脱"应之，宣皇赏焉。令以甲科处之，为令狐绹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绹曾问故事于岐，岐曰："出《南华真经》，非僻书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怒甚。后岐有诗云："悔读《南华》第二篇。"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

王承业为太原节度使，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众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无礼，不即交兵，令收系之。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即斩宰相。"中使惧，遂寝而还。翌日，斩众于碑堂之下。

贞元十五年，以谏议田敦为兵部郎中。上将用敦为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

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仍杂以衣绣鸣珂，焜燿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

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坼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阁门使引表按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

李泌有谠直之风，而好谈谑神仙鬼道。或云“尝与赤松、王乔、安朝、羡门等游处”。坐此为人所讥。

王起，大和中，文皇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

高骈在维扬，曾遣使致书于浙西周宝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今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盖讽其为齑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

张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儿、椅儿。桂子、椿儿皆物故，唯女与椅在。椅儿名虎望，亦有诗名。后求济于嘉兴监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庆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谓过分。”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胃，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但寄之颊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数千遍，行坐不释卷。开元中，张说荐为丽正学士。

元行冲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铜器，似琵琶而身正圆，人无识者。冲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为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大夫李景让为西川节度使。时中元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按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浣，亦在馆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大中中为京兆尹，因徒逸狱，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离府。后郢败，韦澳自内署面授京尹，赐度支钱二万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宫人沈氏养亲。沈氏入宫五十八年，有父居浐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为筑室而居。颁金帛确硙，敕本县放科役，终沈氏之世。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令狐绹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胜。及坦上事，谒谢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舆便出。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至坦主贡，擢休之子宏上第。时人云：“欲盖弥彰。”此之谓也。

崔慎由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与迹熟。因谓之曰：“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为公求之。惟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遗之服玩，若爱而受之，则

其嗣也。”崔如其言，遗以服玩，果受之。僧寻卒，遂生一男。叟复相之曰：“贵则过公，恐不得其终。”因字曰衲僧，又云缁郎。

阳城出道州，太学生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纳史馆书籍三百六十卷，授监察，赐绯。

张裼尚书收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死，仁龟方还长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苏夫人收之，齿诸兄之列。仁龟后以进士成名，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关图有一妹，有文学，善书札。图尝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适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

张说女嫁卢氏，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稽床龟而示之。女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后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沍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大惭而止。终以吴湘狱，仰药而死。

刘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辙石必去之。

严恽，字子重。善为诗。与杜牧友善，皮陆常爱其篇什。有诗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七上不第，卒于吴中。

于志宁为仆射，与修史，恨不得学士。来济为学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选尚永福公主，忽中寝。洎审旨，上曰：“朕此女子，因与之会食，对朕辄折匕筯，情性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尚广德公主。

咸通六年，沧州盐院吏赵鏻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请随父死。云：“七岁母亡，蒙父私盐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随其法。”盐院官崔据义之，遂具以事闻。诏哀之，兼减父之死。女又泣曰：“昔为父所生，今为官所赐，誓落发奉佛，以报君王。”因于怀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减死罪之刑，疾愈，遂归浮图氏。

戊

潘炎，建中中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避世。

张说为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书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午，义不胜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功常，恭闻前烈，尤难其



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即以席贮尸，弃之于野。”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时元载执政也，尤切于罢宫市。

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义，回心求愿为僧。敕许剃染，配佛授记，寺名元嶷。敕赐三十夏腊，以其乍入法流，须居下位，苟赐虚腊，则顿为老成也。赐夏腊始于此矣。

大和中，秘书之书，总五万六千六卷。

神尧宴近臣，果有蒲桃，陈叔达捧而不食。帝诏之，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遗乎?”涕洒阑干。

马周临终，索陈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高帝出猎，见大官封羊，谓其无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济生传师，传师生询，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为钱唐监使，生藻。后移刺鄱阳，巢寇乱，不知其终。时藻与家人不随之任。藻后仕吴越钱氏，为永嘉令。藻生承谅，为定海丞。谅，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今为都官员外郎，知处州。

王师鲁在孔邓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着。”

张九龄尝见安禄山，曰：“乱天下者，此胡也。”谏杀之，不听。

紫石英，广管泷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真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泷州又出石斛，茎如金钗股，亦药中之上品。

蚺蛇胆，雷罗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檐舁蚺蛇入府，祇应取胆。

鸡兔算，国史谱纪之尚不明。上下头，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见头除脚，见脚除头，上是鸡，下是兔。

裴肃在越多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陆贽在忠州，不接人。惟纂药方，并行于世，号曰集验。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芝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杜审权晚人，谓之小杜相公。

刘著精于儒术，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著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耳。”后人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缌缞亲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邠昆弟自始仁至贵达，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闻之，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笔题额，号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旧里，立德星社。

秦中绿李美小，谓之嘉庆李，此坊名也。

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并行朝参。

开曜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为平章事。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

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

宝应二年，以羽林大将军王仲昇兼大夫。六军兼宪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济议改则天纪为皇后传。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隶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门置百官待漏院，旧但于光德车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贺正，卢钧以太子太师率百僚，年八十余矣，声容明畅，举朝称服。明年，柳公权以少师率班，亦八十矣。自乐悬南趋至龙墀前，气力绵惫，误尊号中一字，罚一季俸。人多耻之。

开元二十五年西幸，驻跸寿安连曜宫。宫侧有精舍，庭内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盘者，上望见之，初谓奸盗觇视宫掖，使中官就竿下诘之。人曰："吾欲舍身。本是知汤前官，被知汤中使邀钱物，已输十缣，索仍不已。每进汤水，辄投土其中，事若阙供，责怒必死，宁死于舍身尔。"具以闻诏高力士召知汤中使卖绢于竿下谢之，仍命彻尚舍卫尉幕委积于竿下。其人礼十方毕，以身投地，坠于幕外。举体深红色初尚微动须臾绝。诏集文武从官于朝堂，杖杀中使，敕府县厚葬殒者。

西京寿安县，有墨石山神祠颇灵。神龙中，神前有两瓦子，过客投之，以卜休咎，仰为吉而覆为凶。

开元初，郑瑶慈涧题诗云："岸与恩同广，波将慈共深。涓涓劳日夜，长似下流心。"

开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纠获赃钱，叠石重造永济桥，以代舟船，行人颇济焉。在寿安之西。

开元末，功臣王逸客为闲厩使，庄在泥沟西岸，数为劫盗，捕访不获。严安之为河南尉，以状白中丞宋遥，遥入奏，始擒之。并获贼脚崔诇。诇在安定公主锦坊，俱就执伏，搜得骸骨两井。逸客以铁券免死，流岭表。从此洛阳北路清矣。

咸通中，举子乘马，惟张乔跨驴。后敕下不许骑马，故郑昌图肥是有嘲咏。

郑少师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号七松处士。异代可对五柳先生。

初制节度使天下有八，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使，不在节度之内。

李锜之诛也，二婢配掖庭，曰郑曰杜。郑则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为孝明皇后。杜即杜秋。《献替录》中云："杜仲阳即杜秋也，漳王养母。"

长孙无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征即长贤之子，令狐芬之殳曰熙，皆《北史》有传。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贬潮州司马。当年十月十六日，再贬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年六十四。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鲜于叔明嗜蟠虫，权长孺嗜人爪甲，此亦刘雍疮痂之类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称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为名，自郭待举始也。仆射是正宰相，自房乔始也。

韦承庆出相，除礼部尚书，嗣立入拜鸾台侍郎平章事。时人语曰："大郎罢相，小郎拜相。"

京兆户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谓之念珠曹。

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回，入相。上谓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对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须怕也。"涯时为盐铁使也。

大和中朋党之首：杨虞卿、张元夫、萧瀚。后杨除常州，张汝州，萧郑州。

丞相乘肩舆，元和后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赐对，上曰："赐卿无畏。"休郎论立，储君之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遂不敢言。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人道，尽在咸宜。

崔造将相退位后，言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多总四掩也。"遂复起。

柳芳与韦述善，俱为史学。述卒，书有未成者，皆续成之。

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镇，韩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

武黄门之死也，裴晋公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扞刃而毙。度自为文祭之。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

李锜之诛也，大雾三日不开，或闻鬼哭。内疑其冤，诏许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税，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郎判出。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以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

号比盘。

张直方者，世为幽帅，癖于鹰犬。后以昭王府司马分务洛师。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罪敕长流，此亦为法自弊。

江融为左史，后罗织受诛，其尸起而复坐者三。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败。

鱼思恒性巧，造甌函。

朱泚败走，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父曰："岂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遂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称乞命，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为韩旻枭之。

杨收之死也，军容杨元价有力焉。收有子为寿牧，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曰："上帝许我仇杨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阙，盖历任多死。高皇时，有金吾郎将永此官，果有蛇怪，后亦绝之。饶州口余干县令宅亦如此。

天宝时，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卒。

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鸡，牝变为雄者极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则天之兆也。

冯衮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

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奉，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也。

宣皇在藩时，常从驾堕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进，举杯悉变为芳醪。

明皇为潞州别驾，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门。旧洛城北面取西门也。楼上元多雀鸽，后亦绝无。至清泰中，帝上此楼自焚，今俗谓之火烧门。

开元六年，西幸至兰峰顿，乘舆每出，所宿侍臣皆从。既而驰逐原野，然从官分散，宰相即先于前顿朝堂列位，乘舆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气，不顾而入，苏宋惧。盖怒河南尹李朝隐桥顿不备也，解之方息。

兰峰宫在永宁县西，庆明三年置。

鹧鸪飞数逐月数，如正月一日飞而止，但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难取，南人设网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甚惧焉。至是三



科尽覆试，宏词赵拒等皆落，吏部裴谂除祭酒。

天宝八年，馆驿使宋浑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晋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冷淘，过者行旅止焉。"今法馔中有野狐泉者，以荼粉为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并奏部下县为紧望。

天后问张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新死，百姓皆欢，三庆也。"霸，酷吏也，为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时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无礼，嗣独申礼待供给之。及即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每拟皆御笔超拜。后引与语，曰误。访嗣已卒，崔光远即其孙也。

太和中，上颇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旦，御馔中有擘不开者，即焚香祷之。俄变为菩萨，梵相具足。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

令狐绹在相位，大事一取决于子滈。比元载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又乾符二年，崔流放崔瀣，谭者称座主门先，沆瀣一气。

湖州岁贡黄鼋子，连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谪为司马，戏湖守苏特曰："使君贵郡有三黄鼋子，五蒂木瓜。"特颇衔之。

韩洙与沈询尚书中表，询怜洙，许与成事。如是历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复累付于询。询知举，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逦迤改为第七人，方定。及放膀，误为罗洙。后询见韩洙，未尝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入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

天宝四载，广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驿在长乐驿之东，睿皇在藩日经此厅，厅西壁画一胡头，因题曰："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

陈峤，字景山，闽人也。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荦毂，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峤颇负诗名，常有闲居诗云："小桥风月年年事，争柰潘郎老去何。"

己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造蒺藜棒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猬毛，车夫及防授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与刀剑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问马祖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云："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长庆中，行李导从，不过半坊，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及李虞仲与温造相争，始敕下应合导从官，行李传呼，不得过三百步。

崔群在翰苑，为宪皇奖遇最深。有宣云："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方得进来。"

武翊皇以三头冠绝一代。后惑婢薛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李绅以同年为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解头，状头，宏词敕头，是谓三头。

张不疑登科后，江西东川淮南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几卒，卒时有怪。在《灵怪集》。

裴绅始名诞，日者告曰："君名绅，即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传张仪筑成都城，依龟行路筑之。李德裕镇西川，闻龟壳犹在军资库，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

开元十九年冬，驾东巡至陕，以厅为殿，郭门皆属城门局。薛王车牛夜发，及郭，西门不开，掌门者云："钥匙进内。"家仆不之信，乃坏锁彻关而入。比明日，有司以闻，上以金吾警夜不谨，将军段崇简授代州督，坏锁奴杖杀之。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皆放此。

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矣。"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薛伟化鱼，魂游尔。唯李徵化虎，身为之。吁，可悲也。妇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锜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言。李醉曰："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香席，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互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咸平中，今祕书监杨，任正言，知处州，上祈雨法。亦此类也。

石瓮寺者，在骊山半腹石瓮谷中。有泉激而似瓮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开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谌卒，赠尚书右丞相。时中书令张说新兼右丞相，论者以为世传此阙非稳，故有斯赠以当之。



永贞二年三月，采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后子良擒李锜，拜金吾，寻历方镇。

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先涨小滩。奇章公为尉，忽报滩出，邑宰列筵观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尔。若是西台，当有鸂鶒双立于上，即是西台。"牛公举杯自祝，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有西台之拜。

李德裕少时，有人伦鉴者，谓曰："公主忌白马。"凡亲戚之间，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则白敏中在中书，以公议排之，马植按淮南狱。

潘孟阳，炎之子也。其母刘夫人，晏之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视之，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向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中士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则又甚矣。

李纾侍郎尝放举人，命笔吏勒书纸榜，未及填名。首书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吏王泉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泉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挥染，笔不加墨。迨明悬牓，方始觉寤，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两体，浓澹相同，返致其妍。自后书牓，因揍法之，遂为故事。今因用毡墨澹书，亦奇丽耳。

福昌宫，隋置，开元末重修。其中什物毕备，驾幸供顿，以百余瓮贮水，驾将起，所宿内人尽倾出水，以空瓮两两相比，数人共推一瓮，初且摇之，然后齐呼扣击，谓之斗瓮，以为笑乐。又宫人浓注口，以口印幕竿上。发后，好事者乃敛唇正口，印而取之。

开元初，鹿苑寺僧法兰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县令刘昌源送客，诣其房。兰曰："长官留下腰带麻鞋著。"未几，刘丁内艰。

太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盖朋党聚议于此尔。

丞郎已上词头，下至两省阙下吏，谓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谚，谓小未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进士。与狄慎思皆好为酷，以灰水饮驴，荡其肠胃，然后围之以火，翻以酒调五味饮之。未几，与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闲和尚，馆陶人。早参临济，晚住灌溪，乾宁二年夏，忽问侍者曰："坐死者谁？"曰："僧伽。""立死者谁？"曰："僧会。"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后邓隐峰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养鸽，鸽飞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刘轲为僧时，因葬遗骇，乃梦一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食之，轲嚼一而吞二者。后乃精儒学，策名。任史官时，韩愈欲为一文赞焉，而会愈贬，文乃不就。

孟宁，长庆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书，为时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会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贡。宁以龙钟就试而成名。是岁，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还京。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福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联三尾。"

国初进士，尚质有余而文不足。至于名以定体，若纪子劫仞支干寻常无求吴楚江湖阎梅之类，颇肖俳优，反谓其姓氏亦黑臂黑肩之余。近代则文有余而质不足矣。

范阳卢氏，自绍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连于子。然世称卢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卢逸以考功员外郎知举，后莫有之。韦保衡颇讶之。咸通十三年，韦在相，时卢庄为阁长，决付春闱，庄七月卒。及卢携在中书，深耻之。广明元年，乃追陕州卢渥入典贡帖经。后巢贼犯阙，天子幸蜀，昭度于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阳节度使杜邠公递囚于界，邠公牒转书云："当州县名成纪，郡列陇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凤翔流囚之所。"公移书谢之，自是燕公声价始振。

开元中，有师夜光，善视鬼，唯不见张果。苏粹员外颇达禅理，自号本禅和。

崔群，是贞元八年陆贽门生。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而黜陆简礼。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

韩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钟山，因服附子硫黄过数九窍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敛莫及，但以血褥举骨就棺而已。吁，可骇也。

僖皇朝，左拾遗孟昭图在蜀，上疏极谏，为田令孜之所矫诏，沈蜀江。裴相彻有诗吊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

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縠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襄阳庞蕴居士将入灭，州牧于公頔问疾次。居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

杨盈川，显庆五年待制宏文馆，时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举，始补校书郎，尤最深于宣夜之学，故作《老人星赋》尤佳。

会昌葬端陵，蔡京自监察摄左拾遗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杂事者，总台纲也。侍御史有外弹、四推、太仓、左藏库、左右巡，皆负重事也。况不常备，有兼领者。监察使有祠祭使、馆驿使，与六察已八矣。分务东都台，又常一二巡囚，监决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监察。况不常备，亦有兼领事者。"故御史不闻摄他官，摄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国，天宝十五载任中书舍人。时安禄山犯阙，军乱，不顾家财，惟负私庙神



主奔遁。皆事亲之高节也。

天宝末，韦斌谪守蕲春。时李泌以处士放逐于彼，中夜同宴，屡闻鸮音，韦流涕而叹。泌曰："此鸟之声，人以为恶，以好音听之，则无足悲矣。"请饮酒不闻鸮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声，终夕不厌。

圣历二年，敕二十四司各置印。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芳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几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宝七载，以给事杨钊充九成宫使，凡宫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雕、鹘、鹰、鹞、狗，谓之五坊使。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播、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将军厅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谓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小三司使。皆事毕曰罢。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达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趁方，从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书止，但合题萧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

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元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归真于南海，元静戮于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上疏请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从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立即李义山之词也。

李揆，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堂前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启之，亡矣。数日后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达，与牛相公同母异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今傅太尉崖州之诗，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亲作也。昔崖州，今琼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陈乐曲》，以歌舞文皇之功业。贞观初，文皇重制《破阵乐图》，诏魏徵、虞世南等为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绹自户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执同列，白敏中、崔龟从铉，以绹新

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监。是曰诸相以敏中、龟从曾为太常博士，遂改集贤院。因命柳公权记之，龟从为词。

杜琮目为秃角犀，琮凡莅藩镇，不省刑狱。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牍不断，而将裹漆器归京，人于敛门拾得。

弄参军者，天宝末，藩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此戏。

元鲁山山居阻木，食绝而终。

稷山驿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篇什，故李义山赠诗云：“过客不劳询甲子，唯书亥字与时人”也。

郑颢尝梦中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续成长韵。此一联，杜甫集中诗。

罗隐、邺、虬其在场屋，谓之三罗。

韩建在华下，成汭在荆门，皆有理声，朝廷谓之北韩南郭。

杜邠公饮食洪博，既饱即寝。人有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莲花笠，披襕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矣。

永宁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携酒乐访节判韦公昭度，公不在。及奔归，未中途，已闻相国举酒纵乐。公曰：“是无我也。”乃回骑出馆，相国命从事连往留截，仍移席于戟门以候。及回，相国舞杨柳枝引公入，以代负荆。

大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试帖经官，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其宏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耳。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屡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山岭之上，基最为崭绝，柱础尚有存者。山腹即长生殿，殿东西盘石道，自山麓而上，道侧有饮酒亭子。明皇吹笛楼、宫人走马楼故基犹存。缭垣之内，汤泉凡八九所。有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彻如玉，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名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皆级而上。中有双白石瓮，腹异口，瓮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面稍狭。汤侧红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状，陷于白石面。余汤逦迤相属而下，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数十步，复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后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梦与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制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朕今失贤臣于觉后。”

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见有塔基，相传云是育王本塔。才有灾祸，多来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马寺南一里许。古基俗传为阿育王舍利塔，即迦叶摩腾所将来者。

永徽之理，有贞观之遗风，制一戎衣大定乐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审音



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兴之兆也。"后《霓裳羽衣》之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之间。此时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至天宝十三载，始诏遣调法曲与胡部杂声。识者深异之。明年果有禄山之乱。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旨王教西川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随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傍凿取一片将去，乃是瑿玉。问于是宝商者，云："此真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诜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贞观年初，地内大震动，此塔摇飏，将欲摧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倾，卒以免坏。

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

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

云南有万人家者，鲜于仲通、李宓等覆军之地。

长安夏中，或天牛虫出篱壁间，必雨。天牛虫即黑甲虫也，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开化初，突厥寇边。时天武军将子郝灵筌出使回，引回纥部落，斩突厥黠戛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受中郎将，灵筌遂呕血而死。

释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号也，即帝释二字。华梵双彰，帝是华言，即王主义，释乃梵字，此字释云能。今言释提桓因者，梵呼讹略，其正合云释迦婆囚达罗，此云能天主。余如智度论释。

李敬彝宅，在洛阳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

邱为致事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苏州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尔好食羊头，故来求汝。汝辍食则已，若不已，吾将杀汝。"其人大惧，遂不复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多，自寺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镐尽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京兆，闻肃皇。命中使验之，如其言。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长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

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因舍宅为寺。

建中二年，南方贡朱采鸟，形如戴胜，善巧语。养于宫中，毙于巨雕。内人有金花纸上为写多心经者。寻泚犯禁闱，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贼。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庚

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本白道猷居之。大和二年，有头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为其记。白君自云："白道猷肇兹山，白寂然嗣兴兹山，白乐天垂文兹山，沃州与白氏有缘乎?"

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唯金刚般若经独存，函及襟轴亦尽，唯经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一房曰："乞你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百余日不见星。明年，正月，诛张易之等。

裴洎八相之年，才四十四，须发尽白。

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

温璋为京兆尹，一日闻挽铃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雏者来诉尔。"因命吏随之，果得探雏者，乃毙之。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

有人问赵州师年多少？师曰："一串念珠使不尽。"终年一百二十岁。

奘法师至中印度般烂陁寺，馆于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日供步罗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吴融，字子华，越州人。弟蜕，亦为拾遗。蜕子程，为吴越丞相，尚武肃女。程子光谦、光远二人，皆为元帅府推官。人京并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谦寻卒，远终于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绹尝梦李德裕诉云："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持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

孔子庙，始贞观年立之，睿皇书额。洎武后权政，额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



年，冯审为祭酒，始奏琢去之。

内外官职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麦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帅兵经略河北，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人。去邺八十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放归邺，邺人为之设斋。

苗晋卿为东都留守，有士健屡犯科禁，罪当杖罚。谓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舍之甚难。"舍人之所易，遂舍之。武人自励，卒成善士。

含元殿侧龙尾道，自平阶至，凡诘屈七转。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两垠栏槛，悉以青石为之，至今五柱犹有存者。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封瀛州门。周环数顷，水极深广，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岳寇已来，多被翦伐。

南中红焦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

景通禅师初参仰山，后住晋州霍山。化缘将毕，先备薪于郊野，遍辞檀信。食讫，行至薪所，谓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烛登积薪上，以笠置项后，作圆光相，手执拄杖，作降魔杵势，直终于红焰中。

《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令狐相绹，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繇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贞观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贵渐久，不营私庙，四时犹祭于寝。为有司所弹，文皇优容之，特为置庙于永乐坊东北角。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颐，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笔"。又号，"案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中有光爚爚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怀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旧志，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榖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疋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输。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于工部尚书，妻苏氏不哭。含讫举声，一恸而绝，同日合丧。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已日亦为士女泛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

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

宣皇制泰边陲曲，撰有词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号也。

李郃为贺牧，与妓人叶茂连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

绣岭宫，显庆二年置，在硖石县西三里，亦有御汤。

崔圆妻在家，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奕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宝席，梁武王融、谢朓、沈约、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忏悔一篇，乃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故第二卷中发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轻摽心志，实由渴仰大乘，贪求佛法。依倚诸经，取譬世事。”即非是为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与本述不同。近南人新开印本，去其慧式二字，盖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入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即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亦鲜公，卖者决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余岁而卒。年二十六嫁张詧，詧为郭汾阳左右，与媪貌相类。詧死，媪伪衣丈夫衣，为詧弟，事汾阳。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诞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连山张大夫抟，好养猫儿，众色备有，皆自制佳名。每视事退，至中门，数十头拽尾延脰盘接。人以绛纱为帏，聚其内以为戏。或谓抟是猫精。

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明中品藻，谓俅不如俦，俦不如休。

贞元十三年二月，授许孟容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两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不可夺，迁本曹郎中。

郑致雍未第，求婚于白州崔相远，初许而崔有祸，女则填宫。至开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复续旧好，亲迎之礼，亦无所阙。寻崔氏卒，杖至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场中翘首，一举状头。脱白授校书郎，入翰林，与邱门同敕。不数年卒。

镇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一人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时临济令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告辞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第二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去。"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檠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张镒父齐邱，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邱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邱左右惟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小厅前，见十余人，屹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邱因之断酒肉。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好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就执于庭，数其罪而杀之。俄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皆赖焉。

李德裕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如鸡，鱼身，终莫辨之。

刘晏任吏部，与张继书云："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伦。"

吉顼之父哲，为冀州长史，与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崔不许，因有故胁之。花车卒至，崔妻郑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小女自当，登车而去，顼后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庙。彼中百姓，每年配纳雷鼓雷车。人有以黄鱼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惮之。每大雷后，人多于野中拾得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枪枪然，光莹如漆。又于霹雳处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与儿带，皆辟惊邪，与孕妇人磨服为催生药，皆有应验。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

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天授三年，始置试衔。

李延寿所撰南北史，因丈太师先有纂集未毕，追终先志，凡十六载方毕。合一百八十卷，并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随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南北两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去其冗长，扬其菁华。既撰自私门，不敢寝嘿。”又云：“未经闻奏，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

元相稹之梦也，卜葬之夕，为火所焚，以煨烬之余瘗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视事之日，令御史台榜兴礼门：“朝官有事见宰相者，皆须牒台。其他退朝从龙尾道出，不得横入兴礼门。”于是禁省始静。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久之方悟。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

上官昭容，仪之孙也。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贾隐林入谒，遂拜侍御史。

睿皇时，司马承祯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盖承祯曾号白云子也。开元八年，谷水夜半涨。时伐契丹，兵营于彼，漂没二万。人。唯行纲夜樗蒲不睡，接高获免。

卫中行自福察有赃，流于潘州。会赦北还，死于播之馆，置于白塘中。南人送死，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呼为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颁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迎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两字依旧。”右相曰：“若如此，还未尽。”逖逡巡不能对。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直宿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违。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直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封演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雾露，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义。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

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

近代通谓府廷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兽以牙爪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为卫。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是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似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薛宜僚，会昌中为士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青州。邮传一年，节度乌汉贞加待遇。有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娱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田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旅衬还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沈询嬖妾有过，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义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更歌着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妇并命。是咸通四年。

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张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亦化为大蝶。

胡淛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辩州刺史，好击球。南方马庳小，不善驰，淛召将吏蹴鞠，且患马之不便玩习，因命夷民十余辈肩舁，据辇抆杖，肩者系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淛用是为笑乐。

三藏，谓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诸小乘经量部师，唯立二藏。一素怛缆藏，此云契经，能契于理及摄生故。佛地论云："能贯摄故名为经。"佛初成道，为五俱轮等说四谛十二行法，即三转法轮经为首，此幻化相而谈名幻性说。初成正觉，为诸菩萨称法界性说。《华严经》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尔时声闻在会，如此方时，即四十二章经为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调伏，如期所应为调伏。故摄论云："调和控御身语等业，制伏灭除诸恶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经为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说，若约教至此方，即以遗戒经为首。三阿毗达磨藏，达磨此云法，阿毗有四义，此云对法、数法、伏法、通法。对法向无注涅槃故，又有通释契经义，故此藏亦名邬波提铄。古云优波提舍，此云论议，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无，自佛在世及灭度后，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见其先后。若依《开元录》，即大智度论为首，龙树菩萨造。圣贤集传，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亦名为十二部经，谓部类也。以转法轮三周，总说

十二行相，能铨彼教分类，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人十二处所说法，亦为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人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鞞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向人若语。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来往，莫不吟讽，以为惊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参笑杀楚襄王。"读者莫不解颜。后因失印求新铸，始添濠字。

乔林，天宝初，自太原赴举。过大梁，有申屠生善鉴人，谓之曰："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交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咸如其言。复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诛。

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然性褊躁，忽忿戾，举世无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便至力殚。亮养疮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曰："岂不知。但以爱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耳。



辛

三余之士，具庆之下，多避忧，阙除则皆不受，对易于他人。

大历来，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无钱起、郎士元诗祖送者，时论鄙之。

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城汤，兖州乾封汤，荆州沙河汤，此等诸汤，皆知名之汤也，并能愈疾。骊山汤甫迩京邑，帝王时所游幸。玄皇于骊山置华清宫，每年十月，舆驾自京而出，至春乃还。百官羽卫，并诸方朝集，商贾繁会，里闾阗咽焉。山上起朝元阁，上常登眺，命群臣赋诗，正字刘飞诗最清拔，蒙赏之。右相李林甫怒飞不先呈已，出为一尉，竟不人而卒，士子冤之。丧乱以来，汤所馆殿，鞠为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黄，其泉则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润，蓄而成泉耳，如硫黄煎铄，久久理当焦竭。汤之处皆不出硫黄，有硫黄之所不闻有汤，事可明矣。

卢常侍铚牧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阻而不许。会钱朝客于短亭，曹献诗云："拜玉亭闲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謿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聊爱靓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撷何时已，却恐多言议短长。"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以曹状貌甚肖胡。满座欢笑，卢乃目丹霞为怨胡天。

有范师姨者，知人休咎，为毅鲁公妻党。颜尝问之："官阶尽得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也!"颜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余之满望也。"范指座上紫丝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是。"

吴行鲁尚书，彭城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尝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当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后为川帅。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曰："不知守鸭绿之险。"莫之离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

驸马韦保衡之为相，以厚承恩泽，大张权势。及败，长安市儿忽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余，违祸及。

吕衡州温，祖廷，父谓，俱有盛名，重任。而吕氏家风，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坠也。"

柳芳，上元中为史臣。得罪窜逐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为芳言禁中事，芳因论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后著唐历，此书不复出。

开元皇帝初即位，曾醉中杀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尝酒味。

真定帅王公，一日携诸子人赵州院，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云："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公尤如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问："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

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

南中解毒药，谓之吉财。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与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谚曰："秋收稻，夏收头"。即妇人岁以截发而货，以为常也。

长沙岑和尚，因问话踢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个大虫。自此诸方号岑山为大虫。长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也。"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总之司，当须简要请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

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

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

开元二年，以江宁县置金陵郡。

天宝四载，改尚书无颇字为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绍也，燎炬列焰，槐树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黄纸。

李客师为大将军，即靖之弟也。好从禽，人谓之鸟贼。

贞观末，吐番献金鹅，可盛酒三斗。

景云二年，除贺拔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自此始。

杨妃本寿王妃。开元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非不和乎？"

玄皇尝召王元宝，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树尽，臣绢未穷。"又玄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辩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则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元宝又年老好戏谑，出人市里，为人所知。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

河满子者，蜀中乐工，将就刑，献此曲而不免。当时云声一去也。又《北史》，隋乐人王令言，尝卧于室内，其子以琵琶于户外弹作翻调安公子。令言惊起问曰："此曲有来远近？"子曰："顷来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东，当不返矣。"子问之，答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寻有江都之变。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民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邱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黑腰、尾长、头黑、腰间樵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

鹤疮，人血能疗。又说三世人则可，唯洛中胡卢生尔。

郑珏第十九，应进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后入相。子遘，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谦镇河中，常以一铁球杖昼夜为从，遇怒者，击而毙之。有爱姬，极专房，因其夫人之诞日，作珠翠衣以献。夫人拒而不纳，姬乃发怒，悉焚之。友谦忽闻其臭，询之得实。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后责人喝起，而球杖破脑矣。

洛阳郑生，丞相杨武之后也。家藏书法数十轴，贾君常得遍阅，其尤异者，晋卫瓘上晋武帝启事，纸尾有批答处。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讳，称臣某叩头顿首。书甚端谨，然多涂改。于纸末别标臣询呈本四字。

华岳金天王庙，明皇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鸣，隐隐然声闻数里，浃旬而后定。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焚爇，仍骤其门观。

郑絪光中者，大中之外孙，万寿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悬车，事十一君，凡七十载，所任无官谤，无私过。三持节使，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晚年伛，时人咸曰："郑伛不适。"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族之间无爱憎。及致政归洛，燕居寝疾，卒年八十，位至户部尚书。

江淮间多九郎庙与茅将军庙。九郎者，俗云即苻坚之第九子，曾有阴兵之感，事极多说。茅将军者，庙中多画缚虎之象。盖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居人问之，对曰："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则困卧。及觉、已旦，不见二卒。即起行，意甚轻健，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

胡桐泪，出楼兰国。其树为虫所蚀，沫下流出者，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以汁金眼，今俗呼为胡桐律，讹也。

无名异，自南海来。或云："烧炭灶下炭精，谓百木脂归下成坚物也。"一云："药木胶所成。"然其功补损，立验。胡人多将鸡鸭打胫折，将此药摩酒沃之，逡巡能行为验。形如玉柳石，而黑轻为真。或有橄榄作，尝之粘齿者，伪也。验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药一粒于腹脐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东海者，树名多茄，是树之节胶。"采得胡人，炼作煎乾。缘生异，故有多说。

开元中，重沙门。一行幼时，邻母常济行贫，常思报之。后王姥男杀人，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国法难请。"姥戟手骂曰："何用此为！"一行心计浑天，日役数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于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废园，汝潜伺之。自午至昏，当有异物至，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罪汝。"至彼酉时，果有群豕至，奴获七豕。囊负归，令寘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书梵字数十，其徒罔测。诘旦，中使诏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师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见，莫若大赦天下。"从之。一行归，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见，至七夕皆见矣。

张志安，居乡里称孝，差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急白县令。令问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适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说。寻奏高祖，表门闾。寻拜散骑常侍。又裴敬彝父为陈王典所杀，敬彝时在城，忽自觉流涕不食，谓人曰："我大夫凡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遂归觐，父果已死。

懿宗赐公主出降，幕三丈，长一百尺，轻亮。向空张之，纹如碧丝之贯赤珠，虽暴雨不濡湿。云以鲛人瑞香膏传之故尔。云得自鬼国。

狼之状若狗，苍赤色者最猛，每作声，窍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鸡子。又筋满身，犹织络之状。人或有犯盗讳不首者，但烧此筋，以烟薰之，能使盗者手挛缩可怪。凡边疆放火号，常用狼粪烧之以为烟，烟气直上，虽冽风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为候日狼烟也。

龙之性粗猛，而畏蝎，爱玉及空青，而嗜烧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时，女王国贡龙油绢，形特异，与常缯不类。云以龙油浸丝织出，雨不能濡。又宝库中有澄水帛，亦外国贡。以水蘸则寒气萧瑟，暑月辟热，则一堂之寒思挟纩。细布明薄可鉴，云上傅龙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耦哉。节度使柳仲郢闻之，谓幕宾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为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天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马为饿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孝公景让起，饮此爵。蒋曰："此宜然。"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

大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殒于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长久方定。

杜荀鹤，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顺二年正月十日，裴贽下第八人。其年放牓日，即荀鹤生日，故王希羽赠诗云："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纪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后入梁为主客员外郎，翰林学士。怀恩思报，未几暴卒。

李英公为宰相时，有乡人常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曰："君太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持收刈，打飏讫，硙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理？此处由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李素替杜兼，时韩吏部愈自河南令陈职方员外郎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謩、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严，休不如謩。"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邱、杜当入。"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

杜兼常聚书至万卷，卷后必有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

开元已后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谓之貂脚也。

杜豳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沣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唐，为骇浪所惊，左右呼唤不至，渴甚，自泼汤茶吃也。"

天宝十三载，始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渝滥。户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豆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颗；房州竹鼺五枚；兰州鼪鼪儿六枚；此每年进数。"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此物咸绝，但杭州进糟瓜耳。

姚岘为于頔陕州掾，不胜其虐。与其涕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自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

孟云之诗，祖述沈千运。

景云三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至上台，又岁星犯左执法。时侍中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

章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谓也。会严维至驿，问元曰："汝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元已辞家。维大异之，乃亲指喻。数年间，元擢第。

巨胜者，元秋之沉云也。茯苓者，绛晨之伏胎也。

苏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为弩跖，赍人患之。比壮年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涣遂逾岭扇动。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佑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建中年中，大林国贡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上出神铁，以其有瘴毒，不可轻采取。若中国之有明君，此铁自流出，炼之为剑，有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迸溢。德宗之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于殿内，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及乘舆遇夜，侍从皆见，上仗之，有数日光明。

罗浮甘子，其味愈常品。开元中，始有僧种于楼寺，其后常资献进。玄宗幸奉天之时，皆不结实。

婆娑石，一名婆萨石。灵台记云："质多者，味甜，无毒，性温，疗一切虫毒，及诸丹石毒肿毒跗折。"此石出西蕃山中，涧中有盘，形状礧魂，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绿黑斑，有星者为上。似嵩山矾石，斑不至焕烂者，为中色。如滑石徽黄轻者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鸡血磨，一如乳，似觉膻为妙。西番以为防身之实，辟诸毒也。

封抱一任栎王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为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引满引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陆相扆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矣。

卢詹尚书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体遒丽，时谓之真书卢家。

袁象先之子袭，初自大理评事，除户部郎中，未几迁宣徽使。不周载，拜宣武军节度使。

壬

李纹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异记》记中有《喷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卢仝也。仝亦涯客，性辟面黑，常闭于一室中，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偶宿涯馆。明日，左军屠涯家族，随而遭戮。

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蜀中又有马给，弹琴有名，尤能大小间弦。吴人阳子儒，亦于悲风尤妙。

天尊应号者，取灵宝经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即其次序也。

大忌，学士进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赐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国王子求唐人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敌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国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处，自然黑白，冬温夏冷。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有宴设，多食鸡鹅，每只价直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焊去毛及五藏，釀以肉及粳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焊剥去肠胃，置鹅于其中，缝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没忽。翰林学士每遇食赐食，有物若毕罗衫，绝大，滋味香美，号为诸王修事。

高劭者，骈之犹子，以门地迁华州刺史。中和后，寓团田，为蔡寇挈之。后得脱去，投汴，梁祖擢为判官。后驾在岐，使致书四。人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寿命者，续佛寿命也。四分律中说："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续佛寿命。"结集缘起云："佛临涅槃，阿难问佛，灭度后，以何为师？佛答阿难，吾灭度后，以波罗提木义为师。"梵曰波罗提木义，此云别解脱戒，与毗尼同出而异名。毗尼者，此云调服律藏也。又戒经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大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兼资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坚让，乞只以金吾手力引，从之。时初诛李训后也，至今为例。

建中三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纸批之。吏曰："宜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于上，以谓有宰相器。俄而郑细罢免，遂拜。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扉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宏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贞元已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号宣徽长。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无他锡，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钉铰为业。居霅溪而近白苹洲，去厥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若

每茶，必奠酹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孝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当有致矣。"既寤，试搆思，果有冥助者，厥后遂工焉。又一说，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醖，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惠，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

肃皇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为夫妻，名曰渔僮、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僮使卷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志和，字子同。

大和中，郑注中纳山木如市，一根有至万钱者。郑覃力奏，敕以禁绝。

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尔。

开元中，李绅为汴州节度使，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从之。与下争利，非长人者所宜。

大历八年，吴明国进奉。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其土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君王，遂贡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馔，不炽火常然，有顷自熟，香洁异常。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疾不生。

《礼记·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注云："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误也。皆以为樽俎之间珍羞耳。潘岳曰："笔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误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士以鱼须文竹。"注："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释文云："用文竹及鱼须也。以鱼须饰文竹之边，须音班。"今之人多呼鱼须鬓，误也。余凡四为府监试官，往往有举子于无字韵内押。

鸡树，郭颁《晋魏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今之人讲德于宰相，多使鸡树，非嘉也。唐贤牋启，往往有之误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郑颢尚万寿公主。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人之节也。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将死，玄皇执手问之曰："更有何事相救。"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获已用之，勿与内宴；若使见富贵，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汉官，须令内官监统。"及幸蜀，临渭水，与肃皇别，叹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后方置神策军。又一说，临终留一物，令弟子进上，发之，乃蜀当归。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隽，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

大足元年，则天尝引中书舍人陆余庆人，令草诏。余庆迟回至晚，竟不能裁一词，由是转左司郎中。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俱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书省按牍不行十余日。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方堀起，如半瓮之状，名日瓮肚峰。上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肚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梦为虎所趁，命京兆同华格虎以进。至大中，即属虎。

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弃字。识者解之云："弃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圣上御历数也。"及幸蜀之来岁，四十八矣。得之时，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宝。

开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从事西蜀中，元日，常诣佛寺，见故剑南节度使韦皋图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后谒佛，皆叹，有泣者。臣贵异之，访于故老，皆曰：'令公恩深于蜀人。'后问曰：'奚为恩深?'答曰：'百姓税重，令公轮年全放，自令公后，不复有此惠泽。百姓穷，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国计簿》十卷，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镇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五。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源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镇、冀、范阳、沧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

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

紫宸旧例，有接状中郎，最近御幄。开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伛，文皇问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变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阖门使问："何时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谢曰："中郎官，国初犹用贤俊，近日只授此辈。"因以郎官兼为之。李宝符、杜篆，以白皙膺选。

开元令，诸有猛兽之处，听作槛阱射窝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长安上林近南山，诸兽备矣。

今之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十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

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则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升，立定尺度斗升合等样，皆以铜为之。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

章八元及第后，居浙西。恃才浮傲，宴游不恭。韩晋公自席械系之，来晨将议刑。时杨于陵乃韩女婿，以同年救之。曰："为杨郎屈法。"

杨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归顺，阖门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开成中，与河阳军人谋逐帅以自立，为其党所告，寘于极典。敕曰："特宽今日覆族之刑，以答当时毁家之效。毙于枯木，非谓无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当召对，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惕，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开成三年十一月，薨于郓州节度使。又曾赐酒十金瓶，酒饮皆尽，瓯亦随赐。

李珏在相，因对明皇谓群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开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诏曰："应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令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更不得荐闻。"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象，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执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近侍作礼围绕。设斋奏乐，极欢而罢，各赠帛有差。

柳公绰在山南，有属邑启事者犯讳，纠曹请罚。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罚。"退其纠状。

韩皋为京尹，诏以宏辞拔萃所试，就府考覆，时论以升黜为当。一日下朝，有公主横过驺道，立马杖肩举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贼吏引僦夫，送公主归宅。主人诉，遂贬、杭刺。

开成中，文皇一日谓执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为御史大夫。"郑覃曰："顷为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上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肃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敕宰相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宅寺为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

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宣出充侍书学士。非时宰所乐，进拟左金吾卫兵曹充职，御笔改右小谏。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臣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



射其颠杪，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工斲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里。

开成三年十月甲午庆成节次，以酒脯并仙韶乐，赐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宴于曲江亭子。

萧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于寺，设斋毕作乐，忽暴雷霹竿成数十片矣。至来岁当震日，潮死。

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日光常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鼻大如掌，言于道者处得。无绝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他人。

大和六年，承优人寺诸司，流外令史、掌故礼生、批书医工，及诸军使承优官典，总一千九百九十二员。至赞皇再入，减得六百五十七员。

杜仲阳，即杜秋也，始为李锜侍人，锜败填宫，亦进帛书，后为漳王养母。大和三年，漳王黜，放归浙西，续诏令观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

宝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参军独孤谓："前件官元推问劫人贼车仲莒，遂寻踪迹，得去年十月于宣平坊北外门杀人并剥人面皮贼熊元果等三人，两人缘盗马捉获，寻准法决杀讫。伏以凶恶不去，辇毂难为；肃清勤劳，不酬官吏，无以激劝，其独孤谓伏请特赐章服。寻依奏。

大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常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于九疑山得之。

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百，涂中辱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五百平生过恶，五百惊惧，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过窦氏，欲求钱十七万，市一玉钗。涯曰："于女何惜。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后数月，女自婚会归，告王曰："前时玉钗，为冯外郎妻首饰矣，乃冯球也。"王叹曰："冯为郎吏，妻之首饰有十七万钱，其可久乎？其善终乎？"冯为贾竦门人，鼓密。贾为东户，又取为属郎。贾有苍头，颇张威福，冯于贾忠，将发之未能。贾入相，冯一日遇苍头于门，召而勖之曰："户部中谤辞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国。奴拜谢而去。未浃旬，冯晨谒贾，贾未兴。时方冬命火，内有人曰："官当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员外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青衣入，冯出告其仆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顷而终。贾为兴叹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遭祸。噫！王以珍玩奇货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也。冯以卑位食货，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贾之获害门客于墙庑之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可得乎？此虽一事，作戒数端。

大中四年，驸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当职。公式令，诸文武官职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问奏闻。其在外州者，亦令长吏季别巡问，每年附朝集

使闻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属僚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之人每以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采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师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宏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宏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元和之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賸，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将名曰薛涛笺。

韦绶自吏侍除宣察，辟郑处晦为察判，作谢新火状云："节及桐华，恩颁银烛。"绶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晋书》陶潜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即非彭泽令时所栽。人多于县令事中使五柳，误也。白氏《六帖》："县令门种五柳。"此亦误也。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军，太皇在藩时为之。及升储，并是省之。诸道行台，武德九年并省。

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

长安盛要，哀家梨最为清珍。谚谓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吃。今咸阳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间亦有之，父老或谓是"哀家种"。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会恩叙，赤尉引谢之日，授分司御史，累迁中书侍郎，卒时九十九，唯独一身。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少，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志之号。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三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

智永禅师，传右军父子笔法，居长安西明寺。从七十至八十，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争取。但是律召调阳，即其真本也。石本是内降贞观年中者也。俗本称律吕调阳，误也。盖以草圣召字似吕字耳以闰余对律召是其义也。徐散骑最博古，亦误为吕字。

杜佑自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刺。时佑母在，杞以忧阙授之，佑不行，换饶州。

大历十一年，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上之，亦古之学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内难。苑池内得白龟，化为白石。故登极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

邢曹进，至德中河朔将也。飞矢中目，而镞留于骨，三出之不得。后愚神僧，以寒食锡渍之，出甚易，月余愈。

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师子趺心花，时所重也。

高骈既好神仙，性复多诞。每称与玉皇及群仙书札来往，时对宾客，或彩笺以为报答。

周宝在浙西副使，崔绾，公之妻族弟兄，雁列于幕中；观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为贪暴。其次陆谔已下，皆挟势而人。及更变之后，甚者亦多不免也。

时人多使沉碑岘首，唐贤往往有之。按《晋书》：杜预好为身后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方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沉碑岘首，误也。当为沉碑方山。

鲍照，字明远。至唐武后，讳减为昭，后来皆曰鲍昭。唯李商隐诗云："嫩割周显韭，肥烹鲍照葵。"又元稹诗云："乐章轻鲍照，碑版笑颜竣。"今人家有收得随末唐初文选，并鲍照尔。

袁州蒋动处士作《冷淘歌》，词甚恶，投郡守温公受知。

语儿梨，今俗说甚多，皆不近理。按万岁历云："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语。语儿乡，语儿梨者，殆出此乡也。今由拳属杭州。

临安出纸，纸径短色黄，状如牙版。字误，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绝有。盖取多工尠而价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连草市，地名君迁，仍多树木，人皆不辩。余尝通理是郡，召父老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选》左太冲《吴都赋》云："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注曰："皆木名。"以此详之，不辩之木，乃君迁尔。

张去华，谊之子。显德年中，年十八，著《南征赋》，于淮南行在献之，召试除台簿。未几，因台中议事，不得预三院坐，遂弃官归圃田。后状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凤池本草庙堂丞镜一百二十卷，广明乱后遗坠。

高骈在淮南，有赞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龙上汉时，愿把霓旌引烟策。"公说，乃辟

为从事。及公遇害，有识者多嗤其言过也。

贞元末，许孟容为给事中，权文公任春官，时称权许。进士可不，二公未尝不相闻。

《襄沔记》云："卢有疏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示人，小儿不知，欲弄之，辄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于汴水岸掘得鄂公马鞭，表进之，不朽。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帅判官，入京为太仆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进士。

滑州有僧景阳碣，在开元寺。其僧不知何许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红米饭鱼鲙施之令僧餐，其鲙尽化为乳头香。食讫，遣人随之，吐于河内，化为活鱼，踊跃跳出。后迁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绾，咸通中，作越察。于甲仗库创楼，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楼文名云："名楼以武威，兼义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旧有五花馆，待宾之上地也。故蒋肱上成汭诗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宾馆敢从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节度使康季荣奏据濠州刺史刘彦谋状：定远县百姓周裕，女小儿，年九岁。今年七月六日，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疮长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吃。后二十九日，载割股上已落肉，与父吃。其周裕至闰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讫。其女小儿于墓侧不归，县司与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获当盛明，亲逢大孝。伏请宣付史馆，并赐旌表门闾。奉敕周小儿方至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时风。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优恤。

杜悰、郑颢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点作火把，猛雨中不灭。蜡烛过头把，猛风中不灭。

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贬中丞杨瑱，皆四月晦日。宪皇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韦路作相，贬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高湘高州，崔彦融恩州，韦颜□州，张渎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唯恩州不回。

韦执谊败，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陈谏台州，柳宗元柳州，刘禹锡播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

郑珣瑜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处。人吏窥之，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韦保衡、路岩作相，势动天地。附其势者，有牛头阿旁夜叉捷疾之号。二相败，以累谴者数十人。

长安大内有口味库。乾符六年，回禄为灾，自役不置也。

唐末，浙西鹤林寺三桧院、五花亭，胜概也。

大和中人阁，阁内都官班中，有抬眼窃窥上者，觉之。班退，语宰相曰："适省郎班内第几人，忽抬眼抹朕何也?"时裴晋公对曰："省郎庶僚极卑微，不合抬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晋公曰："即与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韩注，多不礼客。有为进士唐珐谒苏使君，阍人不通剌，因上诗曰："江西昔日推韩注，袁水今朝数赵祥。纵使文翁能待客，终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禅律师圭峰密、禅得达磨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披毳衲，持钵乞食于妓院。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发愿曰："乞世世为王，来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间有裴字。闻于中朝。

开元宫掖，竞食黄鱼，故打河阳作池养之，故谓之黄鱼池者。

卢氏说：有官人衣绯，于中书门祗候见宰相求官。人间前任，答曰："某属教坊，作西方师子脚来三十年。"

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县女子姓李氏，号妙法，年六十六，庐墓经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禄山逆乱。被虏劫他乡。闻父亡，欲奔丧。又以有一子，不忍分离，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既而号恸擗踊，遂烧一指，以启告先灵。又以不见灵柩，志欲庐墓。兄弟不许，遂以刀刺心见其志。竟开埏道，见棺榇尘土，以舌舐之，又以发拭棺上尘埃。自是庐舍墓侧，往往有异鸟翔集。其坟上先无树木，李氏手自栽植杂树一千根，并高数尺。初庐墓数年，又遇母疾，渐至危殛。李氏每见母饮，即饮，母食，即食。或呕涎唾，并皆尝之。无几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为记，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庐州巢县百姓张进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经一十三年乃亡。殡后，进昭自截左腕，庐于墓侧。

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百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乐音郎君。

归少师宅，子弟极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则庭立之，送归蓝田，供笋蕨，体减方还。多时则妳监泣告，俾归浣濯。

宣皇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宰臣谏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大中酷好科名，帝于内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内官近多知书，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为相，势倾朝野。及得罪谴斥，人为作诗云："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内视具僚忘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肯有余波达鬼村。"又一首云："气势凌云威触天，权倾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故攀。画阁不开梁蘽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虑惆怅，流水斜阳出武关。"此温飞卿诗也。



归登书经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称此龟字。

高祖朝，严甘罗，武功人，行劫为吏所拘。上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对曰："饥寒交切，所以为盗。"上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之罪也。"赦之。

郑仁表，洎之次子，仁规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

僖皇即位，萧仿、崔彦昭秉政，素恶刘邺，乃罢邺知政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撰十余句，语曰："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邺，三复之子，赞皇门人也。

岐王薨，册让皇帝，凡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麞鹿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仪，并无所凭。"遂减省之。

张循宪为侍御史，长安中为河东采访使荐蒲州人张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官秩授之。则天召，垂帘与之语。嘉贞奏曰："以臣草莱，得入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郭太后贵极终八朝，代之外孙，德之外生，顺之亲妇，宪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历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剥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贾耽为滑州节度使。酸枣县有一下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目，晨飧，妇以饼裹犬粪授姑，姑食觉异，留之。其子出还，姑问其子："此何？响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震发，若有人截妇人首，以犬首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戒不孝者。时人谓之犬头妇。

李佑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家。裴令公破元济八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倮体者。佑妇姜氏怀妊五月，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归。一夕复苏，传以神药，满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河南裴章者，其父胄尝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妻李氏女。及四十余，章从职太原，弃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牵。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鬆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绶尚书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久之谓曰："贫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贵，今则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于上帝，以非命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刃划腹于浴器中，五脏堕，伤风遂死。

王丝为相，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为识者所嗤。



郑覃历官三十余任，示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落。琼甚惋愤，乃赍百金，诣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上天，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岁，无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

唐李佐，山东名族。年少时，因安史乱，失其父。后擢第有令名，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告佐，往迎于殡葬徒中。归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纯也。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归，未与流辈诀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瓮，薄饼十盘。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醉申诀，无恨矣。"佐承教，数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声，凡百皆和。俄相扶坌出，不知所往。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入山，数日而卒。

唐韩干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立画焚之。数日出，有人揖而谢："蒙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干取用之。

河间王孝恭，才知识略，特出于众。初受诏征辅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曰：自无负神明，此变应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枭公祏以献。时人服其先见。

明皇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燕，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不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原。

元德秀贫时，其兄早亡，有遗孤期月，其嫂又丧，无乳哺之。德秀昼夜哀号，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长大。德秀官鲁山令，有清政，化惠于一邑，阖境歌之。

卢群居郑之圃田，读书业成，东游淮海，求索得千缣，西之长安。闻桑道茂善相术，车马阗门，群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恶鉴于时，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贶余盖以多，其旨何哉?"群答曰："少为业已就，西来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将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群曰："乞自三事以下造问公者，唯言近有一卢群自东来，十年持世间重柄，贵不可及，即是愿分。"于是桑生昌言于时贤。不旬辰之内，凡京国重位名士，皆造群门，同力申荐。代宗闻其名召见，一拜拾遗，累官至郑滑节度使。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辞藻，五曰忠直。"图形陵烟阁，年八十一终。

清泰朝，李专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叹。时韩昭裔已登庸，因赐之诗曰："昭裔登庸汝未登，凤池鸡树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饭僧。"

长兴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遗直史馆。谏官直馆，自拙始也。迩后畿赤

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为秦王六军判官，素不协意。及从策拥兵之际，与高辇并辔，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诛王詹事矣。”史洪肇尝与大臣饮于窦贞固之第，以夙愤激苏逢吉，举爵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苏、史有隙。

阳邠起于小吏，及为相，常言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常’写‘尝’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自此后始不在清议。

王师范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无辞，辄有长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汉隐帝赐诸伶锦袍玉带，史肇夺之还官，曰：“健儿戍边，寒暑未有优恤，尔辈不当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得嘉明皇之功，以其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河间目为李横冲。

于邺除工部郎中，时尚书卢文纪讳业，甚不平，陶铸欲请换曹；其夕邺雉经。卢尚书贬石州司马。于、卢之器固小也，然过在执政。

赵光逢为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问其兄，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端静也如此。

葛从周有殊功，镇青社，人语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杨尚书昭俭退居华下，自题家园以见志曰：“池莲憔悴无颜色，园竹低垂减翠阴，园竹池莲莫惆怅，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钟离令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须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从一至十起，坎为初巡指八方，以方为首。八卦既毕，却取其阴，横九竖十，积为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颠倒呼命，瞻前顾后，逐位取了。须是明其九九正文，进退精熟，方可入于诸法，次第加减。一位因望折倍减，五门不杂于五曹，五曹秤尺地仓金，五数悉通于一位。或遇前后隔位，即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减并繁，别以闰牌而贴之。总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转移而得理，则丝忽而无差。但用诸法径门，取其简要，若类鼓珠之法，且凝滞于乘除。此法乃至开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体例耳。”

法眼姓鲁，雪峰姓曾。或问雪峰师何姓也？答曰：“鲁人不系腰。”却问法眼师何姓也？答曰：“雪峰系腰带。”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入绝塞，正画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灿然。问蕃人，云：‘所谓笪却日也。以此为常。’顷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尝于无定河，见人胫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

后唐太祖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火龙子。

王审知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庙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燕于内殿，悉会戚属。又命叶子戏，广王忽不掷，目梁祖曰："朱三，你爱他许大官职，久远家族得安稳否?"于是掷戏具于阶，抵其盆而碎之。

刘坦状元及第，为维扬李重进书记。好酒，李常令酒库："但书记有客，无多少供之。"寻为掌库吏颇忲之，须索甚艰，因大书一绝于厅之屏上云："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未几重进望日，复谒于坦，读之忽悟，曰："小吏□酒于书记也。"立命斩之。坦不怿，凡数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枢密使制，自周祖始，汉隐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骚雅，有道之士。故西枢王公朴尝爱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补阙亦赠其诗云："供奉三朝四十年，圣时流落发衰残。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近有商训者，善吹笙，亦籍教坊，为都知，能别五音，知吉凶。复得画之三昧，山水不下关、李。

王延彬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

马全节为邺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襕，诣县庭谒拜。县令沈遘辟之，节曰："父母之乡，自合致恭，勿让也。"州里荣之。

孙光宪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植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背曰："儿将来国之梁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鸂鶒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李亚子。

杨恽内侍，字道济。僖皇末，权枢密，出为浙西监军。朱梁篡后，窜身投武肃，居越中。长八尺，有黄白法，善壬课，事馔至精，四季皆牓厨。手写九经、三史、百家，用蒲薄纸，字如蝇头。年九十余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赦。内外群臣职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与改里乡名号。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辈，于大山中，见飞鸟甚众，鹊鸠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才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天成中，帝谓侍臣曰："自古铁券其事如何?"赵凤对曰："此则帝王誓文，赐其子子

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三人耳。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之危疑，事虑朝夕。”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所执，故知不必铭金镂石。”帝曰：“敢不深诫。”

忠懿王在钱塘，显德中，有民沈超者，负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当日来。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屡追不到；妻系半日，不召自来。倚门之义稍轻，结发之情太重，领于市心，军令处分。”又大貂曹公镇青海，有盗魁累犯当死，皆会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举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屡为民患，将军之令必行。”乃从极典。

陶穀，小名铁牛。李涛常有书与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彦谦之孙也，以石晋讳，改姓焉。

大唐新语

〔唐〕刘肃 撰

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书，《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编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讫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

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卷 一

匡赞第一

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闻于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建平县男，补文学馆学士。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贞观初，为右仆射，玄龄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公为仆射，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自是，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



人，不以己长格物。如晦、玄龄引进之，如不及也。太宗每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二人相须，以断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谓虞世南曰："吾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怀。卿体吾意，为制碑也。"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及赐玄龄黄银带，因谓之曰："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泫然流涕。以黄银带辟恶，为鬼神所畏，命取金带，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

魏征常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已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征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征诘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夷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反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征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踣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水，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乂安。如此事，朕并兼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然文武之烈，未尝无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校量，将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闻：'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太子承乾既废，魏王泰因人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乃谓侍臣曰："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煞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进曰："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而肯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后宠魏王，爱之逾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须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内。翌日，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谓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无忌争趋持，上抽佩刀，无忌等惊惧，遂良于手争取佩刀，以授晋王。因请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晋王"。无忌等曰："谨奉诏。异议者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宜拜谢之。"晋王因下拜。移御太极殿，召百寮，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皆称"万岁"。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

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徒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烦，承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朝，默啜陷赵、定等州，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发诸州兵以讨之，略无应募者。中宗时在春宫，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亲征之。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贼既退，顼征还，以状闻。则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谓顼曰："卿可于众中说之。"顼于朝堂昌言，朝士闻者喜悦。诸武患之，乃发顼弟兄赃状，贬为安固尉。顼辞日，得召见，涕泪曰："臣辞阙庭，无复再谒请言事。臣疾亟矣，请坐筹之。"则天曰："可。"顼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和之为泥，竟乎?"则天曰："无"。顼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顼曰："臣亦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则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顼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昌宗以贵宠惧不全，计于顼。顼曰："公兄弟承恩泽深矣，非有大功，必无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岂唯全家，当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顼所谋。"昌宗涕泣，请闻之。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既知顼之谋，乃召顼问。顼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顾托于陛下，当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兴复唐室，顼有力焉。睿宗登极，下诏曰："曩时王命中圮，人谋未辑，首陈反正之议，克创祈天之业，永怀忠烈，宁忘厥勋，可赠御史大夫。"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宝位，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则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长安末，张易之等将为乱。张柬之阴谋之，遂引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为将，委以禁兵。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晖等率兵，将至玄武门，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启曰："张易之兄弟，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无罪幽废，人神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启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克期以今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请为后图。"同皎讽谕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马，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等于迎仙院。则天闻变，乃起见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儿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往者，天皇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长，久居东宫，将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诛凶竖，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内难，则天意人事，归乎李氏久矣。今圣躬不康，神器无主，陛下宜复子明辟，以

顺亿兆神祇之心。臣等谨奉天意，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万代不绝，天下幸甚矣。”则天乃卧不语，见李湛曰：“汝是诛易之兄弟人耶？我养汝辈，翻见今日。”湛不敢对。湛，义府之子也。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于光范门内乘步辇，俟执政以讽之，众皆恐惧。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杜稷主，安敢妄有异议。”遂与姚崇奏：“公主就东都，出宁王已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公主闻之，大怒。玄宗惧，乃奏崇、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崇贬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苏颋，神龙中给事中，拜修弘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瓌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制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瓌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彼父子，前后皆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瓌过其父也。”后罢政事，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瓌丧出，怆然曰：“苏瓌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崇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尚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及薨，玄宗为之罢元会，制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充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年；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星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释



义探系表之微，英词鼓天下之动。昔传风讽，绸缪岁华。含春谷之声，和而必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与国，则天衢以通；济同以和，则朝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吁嗟不慭，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洽若在耳；玉殿遗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用当宁抚几，临乐撤悬，罢称觞之仪，遵往禭之礼。可赐太师，赙物五百段。”礼有加等，儒者荣之。

开元中，陆坚为中书舍人，以丽正学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拟，过为丰赡，谓朝列曰：“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将议罢之。张说闻之，谓诸宰相曰：“说闻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造池台，或耽玩声色。圣上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为未达也。”玄宗后闻其言，坚之恩眄，从此而减。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臣人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人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觉得扶翰捧毂者哉!”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之先觉，诏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雄名，殁则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于社稷，先觉合于蓍龟，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赐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规谏第二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太宗，有人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使彼陷于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乃

免。

太宗尝罢朝，自言："杀却此田舍汉！"文德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于庭。太宗惊曰："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妾备后宫，焉敢不贺！"于是太宗意乃释。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玄素曰："臣观自古已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缪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纳之。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沣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沣川官属。魏征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仿阙庭法式；朝觐；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如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舍不问。

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褚遂良呼为"九经库"。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意不为畋猎。高宗深赏焉，赐那律绢帛二百匹。

魏知古，性方直，景云末为侍中。玄宗初即位，猎于渭川，时知古从驾，因献诗以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来未及，翾飞岂暇翔。蜚熊从渭水，瑞翟相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诏褒美，赐物五十段。后兼知吏部尚书，典选事，深为称职。所荐用人，遂咸至大官。

卷　二

极谏第三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搜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岂此

物乎?”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僚友,则克崇磐石,永固维城矣。”高祖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书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为伶人衣也。’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俱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高祖竟不能从。

苏长,武德四年王平后,其行台仆射苏长以汉南归顺,高祖责其后服,长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高祖与之有旧,遂笑而释之。后从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长对曰:“陛下畋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有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前后匡谏讽刺,多所弘益。

张玄素为给事中,贞观初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上书极谏,其略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时功力,何异昔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高门大殿,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称为至德。今若不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取舍顿异,何以昭示万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赐采三百匹。魏征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马周,太宗将幸九成宫,上疏谏曰:“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二百余里,銮舆动轫,俄经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脱上皇情或思感,欲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意只为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载。太宗称善。

皇甫德参上书曰:“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

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征进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则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之。（否则）于后谁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徐充容，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切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所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无功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岂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则人胥悦矣。”词多不尽载。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已上，谓曰：“帝五载一巡狩，群后肆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如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见明敕施行，所以不敢陈黩。奉敕顾问，敢不尽言。伏以高黎虽平，扶余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挺稍难。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搜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传忠鲠，能献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丝百匹，迁祠部员外。

李君球，高宗将伐高黎，上疏谏曰：“心之痛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且高黎小丑，潜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文多不载，疏奏不报。



中书令郝处俊，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臣议之，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处俊已殁，孙象竟被族诛。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

周兴、来俊臣罗织衣冠，朝野惧慑，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十斤，行反间之术。项羽果疑臣下，陈平之计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如当有凶慝，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后除国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祸。伏乞陛下回思迁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臣得殁为忠鬼，孰与存为谄人。如罗织之徒，即是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或?”遂为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赠济州刺史。中宗朝，追复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累迁内史。后以赃罪那，流于岭南而死。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人。时西突厥阿史那、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闻四牡项领，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按宗楚客、纪处讷等，性唯险诐，志越谿壑。幸以遭遇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刻意砥操，忧国如家，微效涓尘，以裨川岳。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潜通猃狁，纳贿易货；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闻充斥，秽迹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赃私，取怨外国。论之者取祸以结舌，语之者避罪而钳口。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以严刑，皆由黩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曾无悛改，乃徇赃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谬忝公直，义在触邪，请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从，遽令与琬和解。俄而韦氏败，楚客等咸诛。

苏安恒博学，尤明《周礼》、《左氏》。长安二年，上疏谏请复子明辟，其词曰：“臣闻：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过；臣道不轨，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

以谒大帝坟陵?”疏奏不纳。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安恒又中理之。易之大怒，将杀之，赖朱敬则、桓范等保护获免。后坐节悯太子事，下狱死。睿宗即位，下诏曰：“苏安恒文学立身，鲠直成操，往年陈疏，忠谠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与言轸悼，用恻于怀。可赠谏议大夫。”

张柬之既迁则天于上阳宫，中宫犹以皇太子监国，告武氏之庙。时累日阴翳，侍御史崔浑奏曰：“方今国命初复，正当徽号称唐，顺万姓之心。柰何告武氏庙？庙宜毁之，复唐鸿业，天下幸甚!”中宗深纳之。制命既行，阴云四除，万里澄廓，咸以为天人之应。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上书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斩月将。黄门侍郎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侧门，迎谓璟曰：“朕以为已斩矣，何以缓之?”命促斩。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大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乃流月将于岭南，寻使人杀之。

柳泽，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复旧职，上疏谏曰：“药不毒不可以触疾，词不切不可以裨过。是以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迩谀佞者，积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纳姚、宋之计，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正者衔冤，附伪者得志。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耶?”睿宗遂从之，因而擢泽，拜监察御史。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玄宗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鸡鹘及诸水禽，上疏谏曰：“方今九扈时忙，三农并作，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力倦担负，食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粮。道路观者，莫不言陛下贱人而贵鸟。陛下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则鸡鹘之类，曷足贵也！陛下昔龙潜藩邸，备历艰危，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将鸟稍多。卿见奏之，词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以处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谠，深用喜慰。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禄山，天宝末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玄宗宣付中书令即日进呈，韦见素谓杨国忠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暴于天下。今又以蕃将代汉，其反明矣。”遽请对。玄宗曰：“卿有疑禄山之意耶?”见素趋下殿，涕泗且陈禄山反状。诏令复位，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诏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为图矣。”见素自此后，每对见，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销其难，请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许为草诏，讫，中留之，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且观其变。璆琳受赂而还，因言无反状。玄宗谓宰臣曰：“必无二心，诏本朕



已焚矣。”后璆琳纳赂事泄，因祭龙堂，托事扑杀之。十四年，遣中使马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承威复命，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见臣宣进旨，踞床不起。但云：‘圣体安稳否?’遽令送臣于别馆。数日，然后免难。”至十月九日，反于范阳，以诛国忠为名，荡覆二京，窃弄神器，迄今五十余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向使师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诚，则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宁在人谋，痛哉！

刚正第四

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出为同州刺史。遂良复职，黜仁约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约对曰：“仆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而触物便发。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袆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袆，仁袆惶惧，应对失次。仁约历阶而进曰：“臣与仁袆连曹，颇知事由。仁袆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袆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词辩纵横，音旨朗畅。高宗深纳之，乃释仁袆。仁约在宪司，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答曰：“鹛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后为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振举纲目，朝庭肃然。

李义府恃恩放纵，妇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系大理，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或有告之者，诏刘仁轨鞫之。义府惧谋泄，毙正义于狱。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告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曰：“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横玉阶弹之。先叱义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后跪宣弹文曰：“臣闻春鹦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士有）贱而言忠者。”乃庭劾义府曰：“臣闻诬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职。不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奉皇眷。而乃冯附城社，蔽亏日月，托公行私，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当金风届节，玉露启途，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贬莱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撰《笔海》十卷。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李昭德，则天朝谀佞者必见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请进。诸宰臣诘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进。”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岂尽反耶?”左右皆失

笑。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数凶人，大狱遂罢。以正直庭诤，为皇甫文所搆，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张，反为所搆，云结少年，欲奉太子。则天大怒，下狱勘之。易之引张说为证，召大臣，令元忠与易之、说等定是非。说佯气逼不应。元忠惧，谓说曰："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说叱曰："魏元忠为宰相，而有委巷小儿罗织之言，岂大臣所谓?"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说曰："臣不闻也。"易之遽曰："张说与元忠同逆。"则天问其故，易之曰："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此其状也"。说奏曰："易之、昌宗大无知，所言伊周，徒闻其语耳，讵知伊周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绶，臣以郎官拜贺。元忠曰：'无尺寸功而居重任，不胜畏惧。'臣曰：'公当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历代书为忠臣，陛下不遣臣学伊周，使臣将何所学?"说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托为党。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附元忠有族灭之势。臣不敢面欺，亦惧元忠冤魂耳。"遂焚香为誓。元忠免死，流放岭南。

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审理其状。则天曰："易之已有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且谋反、大逆，法无容免，请勒就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即入鼎镬。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遽宣敕命，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则天意若解，乃传命令易之就台推问。斯须，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辞谢。拒而不见，令使者谓之曰："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璟谓左右："恨不先打竖子脑破，而令混乱国经，吾负此恨。"时朝列呼易之、昌宗为五郎、六郎，璟独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璟曰："郑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惭而退。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具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请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当别以事诛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礼，将刺杀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寻伏诛。

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则天曰：“不可。”矩固请，则天曰：“卿去矣，朕即遣来。”矩至台，薛师亦至，踏阶下马，但坦腹于床。将按之，薛师跃马而去，遽以闻则天。则天曰：“此道人患风，不须苦问。所度僧，任卿穷按其事。”诸僧流远恶州。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搆，下狱死。

则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将兵讨之，畏懦不进。比贼退散后，乃奏沧瀛等州诖误者数百家。左拾遗王永礼廷折之曰：“素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拥兵数万，闻贼辄退走，失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草泽诖误之人以自解，岂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惶惧。诸诖误者悉免。

中宗朝，郑普思承恩宠而潜图不轨。苏瓌奏请按之，以司直范献忠为判官。环奏收曾思。曾思妻得幸于韦庶人，持敕于御前对。中宗屡抑瓌而理普思，应对颇不中。献忠历阶而进曰：“臣请先斩苏瓌”。中宗问其故，对曰：“苏瓌，国之大臣，荷荣贵久矣，不能先斩逆贼，而后闻。今使其眩惑天听，摇动刑柄，而普思反状昭露，陛下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天耶？臣请死，终不能事普思。”狱乃定，朝廷咸壮之。

中宗反才月余，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韦氏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桓彦范奏曰：“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参闻政事。愚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无不破国亡家，倾朝继路。以阴干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书》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干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以苍生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叙，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纳。又有故僧惠范、山人郑普思、叶静能等，并挟左道，出入宫禁。彦范等切谏，并不从。后彦范等反及祸。

桓彦范等，既匡复帝室，勋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将诬以不轨诛之。大理丞李朝隐请闻明状。卿裴谭附会三思，异朝隐判，竟坐诛。谭迁刑部尚书，侍御史李祥弹之曰：“异李朝隐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会三思，状验斯在，天下闻者，莫不寒心。刑部尚书，从此而得。”略无回避，朝庭壮之。祥解褐监亭尉，因校考为录事参军所挤排。祥趋入，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祥当要居之地，为其妄褒贬耳。使祥秉笔，颇亦有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状。”遂授笔曰：“怯断大案，好勾小稽。隐自不清，疑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谭笑之最矣。

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百寮惕惧，莫敢言者。监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陈其罪状，请收案问。中宗不许。明日，又进密状，乃降敕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自此朝廷相谓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谓欤!”累迁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称，历刑部员外、扬州司

马。丁母忧，昼夜哀号，水浆不于口。不胜丧而卒。

陆大同为雍州司田，时安乐公主、韦温等侵百姓田业，大同尽断还之。长吏惧势，谋出大同。会将有事南郊，时已十月，长吏乃举牒令大同巡县劝田畴，冀他判司摇动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陆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时劝课，切恐烦劳。”长吏益不悦，乃奏大同为河东令，寻复为雍州司田。长吏新兴王晋，附会太平公主，故多阿党。大同终不从。因谓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为不别求好官?”大同曰：“某无身材，但守公直，素无廊庙之望，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晋不能屈。大同阖门雍睦，四从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质为万年令，有富人同行盗，系而按之。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盗者，令质不从。擢乃谮之于中宗。中宗怒，临轩召见，举朝为之恐惧。令质奏曰：“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故当以货求耳。臣岂不惧擢之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中宗怒解，乃释之。朝列贺之，曰：“设以获谴，流于岭南，亦为幸也。”

卷　三

公直第五

唐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与六月同事。方庆辞曰：“臣母老，请归养。”太宗不之逼。贞观中，以为藁城令。孙袭秀，神龙初为监察御史。时武三思诬桓、敬等反，又称袭秀与敬等有谋。至是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辞理竟不屈。或报祖雍云：“适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袭秀闻之，泫然流泪。祖雍曰：“桓彦范负国刑宪，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测，闻其死乃对雍流涕，何也?”袭秀曰：“桓彦范自负刑宪，然与袭秀有旧，闻其死，岂不伤耶!”祖雍曰：“足下下狱，闻诸弟俱纵酒而无忧色，何也?”袭秀曰：“袭秀何负于国家，但于桓彦范有旧耳。公若尽杀诸弟，不知矣；如独杀袭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动，握其手曰：“请无虑，当活公。”乃善为之辞，得不坐。

陆德明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号，署为散骑侍郎。王令子师之，将行束修之礼，德明服巴豆散，卧东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给之痢，竟不与语，遂移病成皋。及入朝，太宗引为文馆学士，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术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终于国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㥄尚守黎阳仓，谓长史郭恪曰：“魏公既归于唐，我士众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自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以启魏公，听公自献，则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闻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闻，高祖大悦曰：“徐㥄盛德推功，



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总管，赐姓李氏。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疋。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窦静为司农卿，赵元楷为少卿。静颇方直，甚不悦元楷之为，官属大会，谓元楷曰：“如隋炀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农须公矣。方今圣上，躬履节俭，屈一人以安兆庶，司农何用于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众于河南，静上疏极谏，以为不便。又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饷，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丧，许敬宗以言笑获谴。及太宗梓宫在前殿，又垂臂过。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敬宗往居先后丧，已坐言笑黜，今对大行梓宫，又垂臂无礼。”敬宗惧获罪，高宗寝其奏，事虽不行，时人重其刚正。

刘仁轨为左仆射，暮年颇以言词取悦诉者。户部员外魏克己断案，多为仁轨所异同。克己执之曰：“异方之乐不入人心，秋蝉之声徒聒人耳。”仁轨怒焉，骂之曰：“痴汉!”克己俄迁吏部侍郎。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日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钦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礼历阶进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籍贫官九品之俸，而钦望欺夺之，臣窃不取。”纳言姚琦前进曰：“秦汉皆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求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柰何使圣朝仿习之。姚琦言臣不识大体，不知琦言是大体耶?”遂寝。

魏元忠男昇娶荥阳郑远女，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比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状弹曰：“郑远纳钱五百万，将女易官。先朝以元忠旧臣，操履坚正，岂独尚兹贤行，实欲荣其姻戚，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追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且元忠官历三朝，荣跻十等，虽金精屡铄，玉色常温。远胄虽参华，身实凡品。若言齐郑非偶，不合结缡；既冰玉交欢，理资同穴。而下山之夫未远，御轮之婿已尚。无闻寄死托孤，见危授命，斯所谓滓秽流品，点



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渑；四裔遐陬，宜从槟斥。虽渥恩周洽，刑罚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资惩革。请裁以宪纲，禁锢终身。”远从此废弃。朝野咸赏察之公直。

来俊臣弃故妻，奏娶太魇王庆诜女。侯思正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正事商量，内史李昭德抚掌谓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诸宰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太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乃复辱国耶!”遂寝。思正竟为昭德所绳，榜杀之。

长安末，诸酷吏并诛死。则天悔于枉滥，谓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推勘，递相牵引，咸自承伏。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滥者，更使近臣就狱推问，得报皆自承引。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自周兴、俊臣死，更不闻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岂不有冤滥耶?”夏官侍郎姚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诬而死。告事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灭凶竖，朝庭宴安。今日已后，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则天大悦曰：“已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乃赐银一千两。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龙末，朝纲失叙，风教既替，公卿太臣，初拜命者，例许献食，号为“烧尾。”时苏瓌拜仆射，独不献食。后因侍宴，宗晋卿谓瓌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喜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主调阴阳，代天理物。今粒食涌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耳。”晋卿无以对。

中宗暴崩，秘不发丧。韦庶人亲总庶政，召宰相韦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会议。遗诏令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参谋辅政。宗楚客谓韦温曰：“今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太后于诸王居嫂叔之地，难为仪注，是诏理全不可。”苏瓌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诏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语，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制诸王及公主邑号，续遣中使宣诏，令更作一佳号。璟奏曰：“七子均养，鸣鸠之德。至锡名号，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宠子异，非正家国之大训，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诏。”玄宗从之。

苏瓌，开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蚀之，玄宗素服候变，撤乐减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赈恤，不急之务，一切停罢。瓌与宋璟谏曰：“陛下频降德音，勤恤人隐，令徒已下刑尽责保放，惟流、死等色，则情不可宽，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云分野应灾祥，冀合上旨。臣以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女谒不行，谗夫渐远，此所谓修德。囹圄不扰，甲兵不黩，理官不以深文，军将不以轻进，此所谓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纵日月盈亏，将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故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诚动天，不在制书频下。”玄宗深纳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诜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为驸马，奏请与其父合葬，敕旨许之。给事中夏侯铦驳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祔旧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诜必诉于玄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铦谬膺驳止，敢废司存！请傍移礼官，以求指定。”朝庭咸壮之。

玄宗将封禅泰山，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工录及己之亲戚。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为次。若颠倒衣裳，则讥议起矣。今登封沛泽，十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果为宇文融所劾。

李辅国扈从肃宗，栖止帷幄，宣传诏命，自灵武列行军司马，中外枢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后，于银台门决事，凡追捕，先行后闻，权倾朝野，道路侧目。又求宰相，肃宗谓之曰：“卿勋业则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谓裴冕等速表荐己。肃宗患之，乃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卿与裴冕虿为之所。”华出问冕，冕曰：“初无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为也。”复命奏之，上大悦。

清廉第六

李袭誉，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及誉为扬州，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余顷。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赀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郑善果父诚周为大将军，讨尉迟迥遇害。善异性至孝笃慎，大业中，为鲁郡太守。母崔氏甚贤明，晓正道。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闻剖析合理，悦；若处事不允，则不与之言。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国，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今至方伯，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妇

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炀帝以其俭素，考为天下第一，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入朝，拜左庶子，数进忠言，多所匡谏。迁工部尚书，正身奉法，甚著劳绩。

冯立有武艺，略涉书记，事隐太子。太子诛，左右悉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难。”乃率兵犯玄武门，杀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间搆阻我骨肉，复出兵来战，杀我将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对曰：“屈身事主，期于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叹，悲不自胜。太宗宥之，立谓其所亲曰：“逢莫大之恩，终当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人力战，杀获甚众。太宗深嘉叹之。出牧南海，前后牧守，率多贪冒。蛮夷患之，数为叛逆。立不营生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毕饮而去。

裴炎有雅望于朝庭。高宗临崩，与舅王德真俱受遗诏辅少主。则天既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将行革命之事。徐敬业举兵于扬州，时炎为内史，示闲暇不急讨。则天潜察之，下炎诏狱。凤阁侍郎胡元范、刘齐贤等庭争，以炎忠鲠无反状。则天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范、贤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则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诛，范、贤亦被废黜。炎将刑，顾谓兄弟曰：“可怜官职并自得之，炎无分毫遗，今坐炎流窜矣 。”炎虽官达而甚清贫，收其家，略无积聚，时人伤焉。

杨峤为祭酒，谓人曰：“吾虽三品，非不荣贵，意常不逾畴昔一尉也。”时议重之。峤祖父休之，事北齐，执政将封为王以宠之。休之固辞，而谓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为侍中，频乞骸骨，诏许之。初，日知将欲陈请，不与妻谋。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也。”

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简，宅舍屋宇，无所增改。尝乘款段，豆卢钦望谓之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叹伏。

冯履谦，七岁读书数万言，九岁能属文。自管城尉丁艰，补河北尉。有部人张怀道任河阳尉，与谦畴旧，饷一镜焉。谦集县吏遍示之，咸曰：“维扬之美者，甚嘉也。”谦谓县吏曰：“此张公所致也。吾与之有旧，虽亲故不坐，著之章程。吾效官，但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昌言》曰：‘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同于此。”复书于使者，乃归之。闻者莫不钦尚。官至驾部郎中。

卢怀慎，其先范阳人。祖父悊为灵昌令，因家焉。怀慎少清俭廉约，不营家业，累居右职。及乘钧衡，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不免匮乏。及薨，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玄宗幸东都，下诏曰：“故检校黄门监卢怀慎，衣冠重器，廊庙周材，訏谟当三杰之一，学行总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辅汉，同季文之

相鲁。节邻于古，俭实可师。虽清白莹然，籯金非宝；然妻孥贫窭，儋石屡空。言念平昔，弥深轸悼。宜恤凌统之孤，用旌晏婴之德。宜赐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车驾还京师，望见怀慎别业，方营大祥斋，悯其贫乏，即赐绢五百疋。制苏颋为之碑，仍御书焉。子奂历任以清白闻，为陕郡太守。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还京师，次陕城顿，赏其政能，题《赞》于其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为国之宝，不坠家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岭南利兼山海，前后牧守赃污者多，乃以奂为岭南太守，贪吏敛迹，人庶爱之。

卷　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干局，明法令，仕隋门下省录事。太宗以为秦府掾，常谓侍臣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乃以为大理少卿。杜如晦临终，委胄以选举。及在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时议非之。太宗尝言：“戴胄于朕，无骨肉之亲，但其忠直励行，情深体国，所延官爵以酬劳耳。”其见重如此。

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余人，皆他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徒。他官所断死囚，称冤不已。临所断者，嘿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为狱固当若是。”囚遂见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亲为之考词，曰：“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初，临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韦挺责以朝列不肃，临曰：“此将为小事，不以介意，请俟后命。”翌日，挺离班与江夏王道宗语，趋进曰：“王乱班。”将弹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语。”临曰：“大夫亦乱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动。

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纳其言。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中书舍人张文瓘执“据律不当死”。太宗曰：“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征进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骘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勣赡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我作法则耳。”固不行。勣闻，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时议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怀虑深矣。”

明崇俨为正谏大夫，以奇术承恩。夜遇刺客，敕三司推鞫，其妄承引，连坐者众。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此辈必死之囚，愿假数日之命。"高宗曰："卿以为枉也?"仁恭曰："臣识虑浅短，非的以为枉，恐万一非实，则怨气生焉。"缓之旬余，果获贼。高宗善之，迁刑部侍郎。

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飞骑因番请见，先涕泣不自胜，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胜，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杰曰："法是陛下法，臣仅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仁杰固谏，侍中张文瓘以笏挥令出，仁杰乃引张释之高庙、辛毗牵裾之例，曰："臣闻犯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不难。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陛下不纳臣言，臣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仁杰曰："陛下作法，悬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岂有罪非极刑，特令赐死？法既无恒，万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今日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编入史。又曰："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后因谏事，高宗笑曰："卿得权善才便也。"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惧之，仁杰按之，请付法。高宗特原之，仁杰奏曰："虽国之英秀，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废王法？必不欲推问，请曲赦之，弃臣于无人之境，以为忠贞将来之戒。"高宗乃许之。由是朝廷肃然。

李日知为司刑丞，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遣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闻，日知果直。

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其双所告夜醮，敕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天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获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月余，复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则天固授之，有功曰："臣闻鹿走于山林，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必坐而死矣。"则天既深器重，竟授之，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中宗朝，追赠越州都督，优赐其家，并授一品官。开元初，窦希瑊外戚荣贵，奏请回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时，刑部奏《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自羲农以降，或设狱而人不犯，或画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为称首。及其叔世，乱狱滋繁。周之季年不胜其弊。刑书原于子产，峭涧起于安于，秦严其法，以至于灭。"又曰："且父子天属，昆弟同气。诛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顾，何爱兄弟？"文多不尽载，朝廷从之。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子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按，便行诛决。怀古穷其根本，释净满而坐告者，以闻，则天惊怒，色动声战，责怀古宽纵。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执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虽死不恨也。"则天意解，乃释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倦而寝，梦一僧，状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时人以为忠恕之报。

魏元忠、张说为二张所搆，流放岭南。夏官侍郎崔贞慎、将军独孤祎之、郎中皇甫伯琼等八人并追送于郊外。易之乃设诈告事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则天命马怀素按之，曰："此事并实，可略问，速以闻。"斯须，中使催迫者数焉，曰："反状皎然，何费功夫，遂至许时？"怀素奏请柴明对问，则天曰："我亦不知柴明处，但据此状，何须柴明？"怀素执贞慎等无反状，则天怒曰："尔宽纵反者耶！"怀素曰："魏元忠以国相流放，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则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诛，英布奏事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者罪耶？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则天曰："尔欲总不与罪耶？"怀素曰："臣识见庸浅，不见贞慎等罪。"则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时朱敬则知政事，对朝堂执怀素手曰："马子，马子！可爱，可爱！"时人深赏之。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当，汝无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须状实。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实，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疋，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侧门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扰。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行，到天津

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学，明法理。则天朝，长安市屡非时杀人，履霜因入市，闻其称冤声，乘醉人兵围中，大为刑官所责。履霜曰："刑人于市，与众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请详其按，此据令式也，何见责之甚？"刑官唯诺，以按示之。时履霜详其案，遂拔其二。斯须，监刑（御史）至，诃责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当刑能申理者，加阶而编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闻，两囚竟免。由是名动京师。他日，当刑之家，或可分议者，必求履霜详案，履霜惧不行。死家讲于主司，往往召履霜详究，多所全济。补山阴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后为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宪问》五卷，撮刑狱之机要。

僧惠范，恃权势逼夺生人妻，州县不能理。其夫诣台诉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将奏之，台中惧其不捷，请寝其议，登曰："宪司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为岐州刺史。时议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谓欤！"

李承嘉为御史大夫，谓诸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诸御史悉不禀之，承嘉厉而复言。监察萧至忠徐进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设弹中丞、大夫，岂得奉谘耶？"承嘉无以对。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余人，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州狱。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时宰相切责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见执政。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云'见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并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对，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次于巴阳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春驿，方睡，见此十人祈哀。才寐觉，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驿人对如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殽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县，备槥椟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刘少征凭恃岑义亲姻，颇黩于货。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义嘱替否以宽其罪。替否谓同列曰："少征恃势贪暴，吾忝宪司，奈何惧势宽纵罪人，以侮王法！"少征竟处死。

开元中，申王㧑奏："辰府录事阎楚珪，望授辰府参军。"玄宗许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驸马所有奏请，非降墨敕，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请停。"诏从之。

肃宗初克复，重将帅之臣，而武人怙宠，不遵法度。将军王去荣打杀本县令，据法处尽。肃宗将宥之，下百寮议。韦陟议曰："昔汉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陟尝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毡展

庆，曾不立班；朱绂承荣，无宜卧拜。”时人推其强直。

政能第八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犹少，至三从弟侄皆封为王。及太宗即位，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封德彝对曰：“不便。历观往古，封王者当今最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居名器，所以别亲疏也。”太宗曰：“朕为百姓理天下，不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疏属，悉降爵为公。

狄仁杰因使岐州，遇背军士卒数百人，夜纵剽掠，昼潜山谷，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仁杰曰：“此途穷者，不辑之，当为患。”乃明榜要路，许以陈首。仍出系狱者，禀而给遣之。高宗喜曰：“仁杰识国家大体。”乃颁示天下，宥其同类，潜窜毕首矣。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闻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决长卢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

高宗朝，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乘，而卖鬻蔬菜。”事遂不行。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何彦光师事王义方。义方甚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改名半千。义方卒，半千、彦光皆制师服。上元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刺史郑齐宗大怒，因而按之，将以上闻。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对曰：“臣观载籍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则天利，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战?”高宗深嗟赏，对策上第，擢拜左卫渭上参军，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辞，则天曰：“久闻卿，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且留待制也。”前后赐绢千余疋。累迁正谏大夫，封平凉郡公。开元初卒。

郑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阴尉应制，则天临轩，问何者为忠，诸应制者对，率不称旨。惟忠曰：“臣闻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黄门侍郎。时议禁岭南首领家蓄兵器，惟忠议曰：“夫为政不可骤革其习俗，且《蜀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挠耶?”事遂不行。

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京师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窥天，姜师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凿之利也。

则天将不利王室，越王贞于汝南举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没官人五千余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时狄仁杰检校刺史，哀其诖误，止司刑使，停斩决，飞奏表曰：“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表奏，特敕配流丰州。诸囚次于宁州，宁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侧，斋三日而后行。诸囚至丰州，复立碑纪德。初，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既平之后，将士恃威，征敛无度，仁杰率皆不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汝南勃乱，一越王耶?”仁杰曰：“今一越王已死，而万越王生。”光辅质之，仁杰曰：“明公亲董戎旃二十余万，所在劫夺，远迩流离，创钜之余，肝脑涂地。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势不自固，所以先著纲理之也。自天兵暂临，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绳坠四面成蹊，奈何纵求功之人，杀投降之士？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将请尚方断马剑，斩足下，当北面请命，死犹生也。”遂为光辅所谮，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为立生祠。迁内史，及薨，朝野凄恸。则天赠文昌左相。中宗朝，赠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国公，哀荣备于三朝，代莫与为比。

韦景骏为肥乡令，县界漳水，连年泛滥。景骏审其地势，增筑堤防，遂无水患，至今赖归。时河北大饥，景骏躬自巡抚贫弱，人吏立碑，以纪其德。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泪下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迁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弥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岁，亦在其中，景骏谓之曰：“计吾北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思，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老传说，县中廨牢、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终于奉先令。子述，开元、天宝之际，为工部侍郎，代吴兢修国史。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实百当今。然而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富，济人盛事也。臣实谓当今宜行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谓然。”文多不尽载。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甘分。”杰



察其状，非不孝子也。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之！"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俟其后。寡妇既出，谓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杰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乃杖杀道士及寡妇，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吐蕃、突厥二寇频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于南界硖石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停军，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虏不复纵。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往年粟麦，斛至数千，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食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为凉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为长安令，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奴辈愈甚，府县莫敢言者。皎设法擒捕，群奴潜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惧，尽缢杀悬于街树，境内肃然。出为怀州刺史。历任内外，咸有声称也。

卷　五

忠烈第九

李玄通刺定州，为刘黑闼所获，重其才，欲以为将军。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常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将吏有以酒食馈者，玄通曰："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宽慰。吾当为君一醉。"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曲终，太息曰："大丈夫受国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哉！"以刀溃腹而死。高祖为之流涕，以其子为将军。

刘感镇泾州，为薛仁杲所围，感孤城自守。后督众出战，因为贼所擒。仁杲令感语城中曰："援军已大败，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伪许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败在朝夕。秦王率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杀之。垂死，声色愈厉。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谥曰"忠壮"。

常达为陇州刺史，为薛举将仵政所执以见举，达词色不屈。举指其妻谓达："且识皇后否？"达曰："只是一老妪，何足可识？"举奇而宥之。有奴贼帅张贵问达曰："汝识我？"达曰："汝逃奴耶！"瞋目视之。大怒，将杀之，人救获免。及贼平，高祖谓达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诏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当须载之史策。"后复拜陇州刺史。

尧君素为隋炀帝守蒲州，频败义师。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说之，君素悲不自胜。通泣谓君素曰："义兵所临，无不响应。天时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贵。"君素

曰："主上委公以关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报效，何为人作说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当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谓之曰："天命有归，隋祚已尽，君何自若，陷身祸败。"君素曰："天下名义，岂妇人所知!"引弓射之，恸哭而去。君素寻知事必不济，要在守厄，数谓诸将曰："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俄为麾下所杀。后太宗幸河东，嘉其忠节，赠河东刺史。

屈突仲通，隋炀帝所任，留镇长安。义师既济河，通将兵至潼关，以御义师，遂为刘文静所败。通至归东都，不顾家属，文静遣通子寿往喻之。通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为仇雠。"命左右射之。乃下马东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负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见高祖，高祖曰："何见之晚也?"通泣曰："不能尽人臣之节，于此奉见，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忠臣也。"以为兵部尚书。

萧瑀，贞观初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未定也。我当此日，实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大功而不蒙赏。卿不可以厚利诱，不可以刑戮惧，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贞臣。"又谓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无以过也。然善恶大明，有时而失。"瑀谢曰："臣特蒙训诫，惟死忠良。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嗣。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后丧母，复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旧源上无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树盛冬开花，大鹿挟其道。使卢怀慎以闻，诏旌其门闾。玄宗即位，追思金藏节，下制褒美，拜右骁卫将军，仍令史官编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长也，少以军功，历右羽林大将军，掌禁兵。神龙初，张柬之谓多祚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将军击鼓钟鼎食，贵宠当代，岂非大帝之恩。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将军诚能报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立盟誓，义形于色，遂与柬之定策诛易之等。以功封辽阳郡王，实八百户。后从节愍太子举兵，遇害，睿宗下诏，追复本官。

张敬之，则天时每思唐德，唯以禄仕，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当入三品，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有僧泓者，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六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励此儿子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师指讷之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乱政，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概，与驸马王同皎谋诛之。事发，同皎遇害，憬遁于比干庙自刎，临死谓左右曰："韦后乱国，宠树奸佞。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



其灭亡不久，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处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傥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三思果败。

神龙初，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北军入玄武门，斩张易之等，迁则天于上阳宫。柬之勒兵于景运门，将引诸武以诛之。彦范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诛戮，遽解其缚。柬之固争不果。既而权归三思，诸同谋者咸曰：“斩我项者，桓彦范也。”彦范曰：“主上畴昔为英主，素有明断，吾留诸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势既尔，乃上天之命，岂人事乎?”寻并流放，为三思所害，海内咸痛之。

节愍太子以武三思乱国，起北军诛之。既而韦庶人与安乐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门，千骑王欢憙倒戈击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县，为宗楚客之党所害。三思尝令子宗训与安乐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积忿恨，遂举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殒身殉难，下诏曰：“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罗构间，困于谗嫉，莫顾斧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愤惋。今四凶灭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晕之冤，以抒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先是，宗楚客、纪处讷、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同谋，请收付狱。”中宗命御史中丞萧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愿陛下详之。且往者则天欲立相王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构虚。”中宗纳其言，乃止。十起未详。

节义第十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讨王世充，时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且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朽老，诚不足当重任，但自惟畴昔就执事，岂以两儿为念！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公也。”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可尚也。”

李纲，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慕张纲为人，因改名曰纲，字文纪。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及宪遇害，无敢收视，其扶抚柩号恸，躬自埋瘗，时人义之。仕隋太子洗马。太子勇之废也，隋文帝切责宫寮，以其不存辅导。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贤明之士辅之，足嗣皇业。奈何使弦歌鹰犬之徒，日在其侧。乃陛下训导之不足，岂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为尚书左丞。周齐王女孀居，纲以故吏，每加赡恤。及纲卒，宇文氏被发号哭，如丧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读姚思廉不离王侧。义师将入殿门，思廉谓之

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不宜无礼于王。"众伏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须臾，太宗至，闻其义，令其扶主至顺阳门，泣拜而去。众咸叹其贞，谓"忠烈之士也"。

节愍太子兵散遇害，宫窃莫敢近者。有永和县丞宁嘉勗，解衣裹太子首号哭。时人义之。宗楚客闻之大怒，收付制狱，贬平兴丞，因杀之。睿宗践祚，下诏曰："宁嘉勗能重名节，事高栾、向，幽途已往，生气凛然。静言忠义，追存褒宠，可赠永和县令。"

禄山之难，御史中丞卢奕留司东都。禄山反，未至间，奕遣家属入京，誓以守死。贼至，奕朝服持印坐腰事以见贼徒，谓曰："为人臣，识忠与顺耳，使不为逆节，死无恨焉。"贼徒皆怆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疋，以市甘珍。

张志宽为布衣，居河东，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国所称。寇贼闻其名，不犯其闾。后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县令问其故，志宽对曰："母尝所害苦，志宽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词也!"系之于法。驰遣验之，果如所言，异之。高祖闻，旌表门闾，就拜散骑常侍。

王君操父，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殴死。贞观初，君则以运代迁革，不惧宪纲。又欺君操孤微，必无复仇之志，逐诣州府自露，为君操密藏白刃刺杀之，刳其心肝，咀之立尽。诣刺史自陈，州司以其擅杀，问之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杀二十余年，闻诸典礼，父仇不同天，早愿从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上闻，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为陈国王典仪，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涕泣，谓家人曰："大人必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能不戚乎!"遂急告归，父果已殁，毁瘠过礼，事以孝闻。累迁吏部员外。

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宴，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加叹异，累迁膳部员外。

孟景休，事亲以孝闻，丁母忧，哀毁逾礼，殆至灭性。弟景祎年在襁褓，景休亲乳之。祭为之丰，及葬时，属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堕，既而复生如初。景休进士擢第，历监察御史、鸿胪丞。为来俊臣所构，遇害，时人伤焉。

刘审礼为工部尚书，仪凤中，吐蕃将入寇，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

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审礼诸子诣阙，自请入吐蕃以赎其父，诏许之。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比至，审礼已卒。易从昼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还其父尸。易从徒跣万里，护榇以归，葬于彭城故茔。朝庭嘉之，赠审礼工部尚书，谥曰悼。审礼，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少丧母，为祖母元氏所养。元氏有疾，审礼亲尝药膳，事母亦以孝闻。与再从弟同居，家无异爨，阖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易从后为彭城长史，为周兴所陷，系于彭城狱，将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诬枉，竞解衣投于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易从一门仁孝，举无与比，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升，年十岁，配流岭南。后六道使诛流人，升以言行忠信，为首领所保，匿救获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忧，哀毁过礼。为郿县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盖盈尺，州以闻，迁监察御史，转并州兵曹、冯翊令。贫乏徒荷其仁恤。时有云气如盖，当其厅事，须臾五色错杂，遍于州郭。以状闻，敕编入史。其在并州，听前丛苇，有小鸟如鶺鸰来巢，孕卵五色，旦如鸡子，数日鷇毁雏见，已大于母。月余，五色成文，大如鹅，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号为"兵曹鸟"。

张审素为雋州都督，有告其赃者，敕监察杨汪按之。汪途中为审素之党所劫，对汪杀告事者。汪到雋州，诬审素谋反，构成其罪，遂斩之，籍没其家。子琇与兄埕年幼，徙岭外，后各逃归。汪后更名万顷，转殿侍御史。开元二十三年，埕、琇于东都候万顷，手刃之，系表于斧刃，言复仇之状，遂奔逃。行至汜水，为吏所得。时人皆矜琇等幼稺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合从矜恕。张九龄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为然，顾谓九龄等曰："复仇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人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议，当须告示。"乃下诏曰："张埕兄弟同杀，推问款成，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词，矜其为父报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存久要，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埕、琇既死，士庶痛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处造义井，并葬于北邙，恐为万顷家人所发，作疑冢数所于其所。其为时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卷　六

友悌第十二

李勣既贵，其姊病，必亲为煮粥，火爇其须。姊曰："仆妾幸多，何为自苦若是?"勣对曰："岂无人耶？顾姊年长，勣亦年老，虽（欲长）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冯元常阖门孝友，天下无比。或居兄弟服制，昼则从事，夜则尽会礼堂，虽病亦各卧

东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归私室。历官左右丞，多所厘革，朝无留事。高宗大渐，敕诸长史曰："朕四体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闻。"其委任如此。则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说怪妄，以为祥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论其妖妄，不可诬罔士庶。则天甚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寻搆害之。神龙初，诏旌其门为"忠臣门"。元常忠孝正直，冠绝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无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乱，为贼所执。慈明乃潜使人奉表江都，论贼形势，密义而释之。慈明知天命有归，劝密归国，密不纳。贼帅翟让怒骂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尔辈，不图为贼所执，合杀但杀，何烦骂也！"让大怒，乱斫而死。炀帝闻而伤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壮武公，拜二子为承务郎。

毕构，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降玺书以慰之："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讹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乃赐以衣服。终于户部尚书。构性至孝，初丁继亲忧，其萧氏、卢氏两妹，皆在襁褓，亲乳之，乳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恸哭，绝者久之，言曰："虽兄弟无三年之礼，吾荷鞠育，岂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构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构疾，星驰赴京，侍医药者累月。既而哀毁骨立，变服视事，逾年未尝言笑，深为朝野所重。

薛王业母早亡，为贤妃亲自鞠养。开元初，业迎贤妃归私第，以申供养。业同母妹淮阳、凉阳二公主亦早亡，业抚爱其子如己子。玄宗以业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

陆南金，博涉经史，言行修谨。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赃，自岭南逃归，匿于南金家。俄为仇人所发，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词引南金，旭处以极法。南金弟赵璧请代兄死。南金执称弟实自诬，以身当死。兄弟争死，旭问其故，赵璧曰："兄长有能干，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上其状。玄宗嘉而宥之。张说、陆象先等咸相钦重，累迁库部员外。南金祖士季，为隋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侍郎。王充将行篡夺，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庭文武遂无忠烈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后事泄，充遂亭士季侍读。贞观初，为太学博士而卒。

举贤第十三

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余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张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悉推家产以遗之，弼辞而不受。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贵，乃张弼之力

也。乞回臣之官爵以复之。”太宗即以弼为中郎，俄迁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谨，虽妻子不见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房玄龄每称曰：“李大亮忠贞文武，有大将节，比之周勃、王陵矣。”后收葬五宗之无后者三十余柩，送终之礼，莫不备具。所赐赏分遗亲戚，事兄嫂如父母焉。临终，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毕）而卒。家无余财，无珠玉以为含。亲戚孤遗，为大亮鞠养，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叹伏之。

高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关中平，诛文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乃赦之。及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谓之曰：“李靖反，且实便可处分。”御史知其诬罔，与告事者行数驿，佯失告状，惊惧，鞭挞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状分明，亲奉进旨，今失告状，幸救其命，更请状。”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验与本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见重于杨素。素乃以从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引德彝为土工监。宫成，文帝大怒，曰：“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得罪。德彝曰：“公勿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赏。”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对。独孤皇后劳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抚以娱心，盛饰此宫室，岂非孝顺。”赏赉甚厚。素退问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虽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妇人唯丽是好，后心既悦，圣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时勋略在位，下唯激赏德彝，无其床曰：“封郎后时，必据吾座。”后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见素。深加嗟赏，亟荐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聪明博学。秦府初开，为记室参军。未几卒，太宗深追悼之，后谓房玄龄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书令处之。”

魏征、王珪、韦挺俱事隐太子，时或称东宫有异图，高祖不欲彰其事，将黜免宫寮以解之。流挺、珪于雋州，征但免官。而征言于裴寂、封德彝曰：“征与韦挺、王珪，并承东宫恩遇，俱以被责退。今挺、珪得罪，而征独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征曰：“古人云，成王欲杀召公，周公岂得不知?”无何，挺等征还。

马周，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补州助教，颇不亲事。刺史达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州，为浚仪令崔贤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长安，止于将军常何家。贞观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周备陈损益四十余条，何见之，惊曰：“条目何多也？不敢以闻。”周曰：“将军蒙国厚恩，亲承圣旨，所陈利害，已形翰黑，业不可止也。将军即不闻，其可得耶?”何遂以闻。太宗大骇，召问何，遽召周，与语甚奇之。直门下省，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即其条也。太宗有事辽海，诏周辅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及凯旋，高宗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悦问高宗，高宗曰：“马周教臣耳。”太

宗笑曰："山东辄窥我。"锡赉甚厚。及薨，太宗为之恸，每思之甚，将假道术以求见，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门下省，太宗就命监察里行，俄拜监察御史。"里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萧诜，江陵平，授秘书郎，直中书校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谙练故事，长于文诰。时无逮，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复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与枢密。及迁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对曰："非勋非旧，滥登宠荣，位高责重，古人所戒，所以忧耳！"有来贺者，辄曰："今日也，受吊不受贺。"辽东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顿竭。太宗忧之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对曰："臣愚，不能尽知，唯霍王元轨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令聘征女为妃。

元轨，高祖子也，高祖崩，毁瘠过礼，恒衣布衣，示有终身之戚。尝使国令征赋，令曰："请依诸王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也。"令惭而退。则天时，越王贞举兵。元轨随例配流，行至陈仓，死于槛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顾问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坐在后主之傍。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随弘智，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汉》、《史》。武（德中）为詹事府主簿，与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艺文类聚》。事兄弘安，同于事父，凡所动止，咨而后行。累迁黄门侍郎。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宰臣已下听之。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难问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留意。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顾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逮。"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愿以此言奉献。"高宗大悦，赐彩二百疋，迁国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季逊为贝州刺史，甘露遍于庭中树。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请以闻。"逊谦退，寝其事。历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侄，谓其子曰："吾厚尔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义，勿辞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奕、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

张楚金，年十七，与兄越石同以茂才应举。所司以兄弟不可两收，将罢越石。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请某退。"时李绩为州牧，叹曰："贡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双举也。"令两人同赴上京，俱擢弟，迁刑部尚书。后为周兴搆陷，将刑，仰天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臣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市人为之歔欷，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讫，天开朗，庆云纷郁。时人感其忠正孝悌之报。

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以资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特荐为并州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

高智周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家。仲览，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产以奉四子。尝因夜卧，各言其志。处俊曰："愿秉枢轴一日足矣。"智周及济愿亦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枢轴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尝引相者观济等，相者曰："四人皆贵极人臣，而石不及见矣。然来早贵，所惜末途屯踬。（余达）而最寿者。夫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之道也。"顾谓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宦州县，及济领吏部，处约以瀛州判佐参选，引注之次，济遽索笔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亦一时之美。智周后为费令，与佐官均分俸禄，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仲览，贞观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济等乃贵，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为二张所搆，左授高婴尉。王晙密状以申明之。宋璟时为凤阁舍人，谓晙曰："魏公且全已尔，今子冒其威严而理之，坐见子狼狈也。"晙曰："魏公忠而获罪，晙为义所激，必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裴景升为尉氏尉，以无异效，不居最课。考满，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节若是，岂可使无上考，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送路考'，省校无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当冀中也。"为之词曰："考秩已终，言归有日。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磬。苦心清节，从此可知。不旌此人，无以激动。"时人咸称亮之推贤。景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业为侍御史，与桓、敬等匡复皇室。及桓、敬败，福业放于番禺，（匿志）州参军敬元礼家，吏搜获之。与元礼俱死。福业将就刑，谢元礼曰："子有老亲，为福业所累，愧其深矣。"元礼曰："明公穷而归我，我得已乎？今贻亲以非疾之忧，深所痛切。"见者伤之。

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勉百姓农桑，吞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潜届于境，部人以原蚕茧书旌。敬潜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闻，玺书旌赏。或问思贞曰："公敏行者，往与李承嘉忿竞，何几若斯？"思贞曰："（不能）言者，时或有言。承嘉恃权相侮，

仆义不受，然不知言之从何而至矣！”

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勉复应制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课者，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自下第升甲科，为天下第一，擢第，拜监察，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使，有乎？”仁杰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之使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于国家。”则天乃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尚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乃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矣。与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晖等，诛讨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张沛为同州刺史，任正名为录事参军，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寮，独呼二人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诛韦庶人，沛兄涉为殿中监，伏法，并及沛。沛将出就刑，正名时在假内，闻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艰，同州京之左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覆奏，而理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幽求方立元勋，居中用事，遂免沛于难。

刘幽求既翊戴睿宗，后为中书令崔湜所搆，放于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贞杀之。时王晙为桂州都督，知利贞希时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贞屡移牒索之，晙终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报曰：“刘幽求有社稷大功，穷投于荒裔，无当死之罪，奈何坐观夷灭耶？”幽求惧不全，谓晙曰：“吾忤大臣而见保，恐势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晙如获罪，放于沧海，亦无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诛，幽求复登用也。

韩琬，少负才华，长安中，为高邮主簿，使于都场，以州县徒劳，率然题壁曰：“筋力尽于高邮，容色衰于主簿，岂言行之缺，而友朋之过欤？景龙中，自亳州司户应制，集于京，吏部员外薛钦绪考琬，策入高等，谓琬曰：‘今日非朋友之过欤？’昔尝与魏知古、崔璩、卢藏用听《涅槃经》于大云寺，会食，之旧舍，偶见题壁。诸公曰：‘此高邮主簿叹后时耶？’顾问主人，方知足下，即末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谢之曰：“士感知己，岂期十年之外，见君子之深心乎？”

张嘉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尉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好客乎？”驿吏白以嘉贞，循宪召与相见，咨以其事积时疑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则天曰：“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于草莱，目不睹阙廷之事。

陛下过听，引至天庭，此万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间，若披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初，拜中书舍人，迁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无状。玄宗将罪告事者，嘉贞谏曰：“准法：告事不实，虽有反坐，此则不然。天下无虞，重兵利器，皆委边将。若告事者一不当，随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为他日之患。且臣备陛下腹心，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玄宗大悦，许以衡轴处之。嘉贞因曰：“臣闻时难得而易失，及其过也，虽贤圣不能为时。昔马周起徒步谒圣主，血气方盛。太宗用之尽其才，才五十而终。向用稍晚，则无及已。今臣幸少壮，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时用之。他日衰老，何能为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当召卿。”卒用之为相。在职尚简易，善疏决，论者称之。

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形庄肃，似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对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尝与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驾径往，立于雪中，深尺余，期者方至。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出为晋州刺史，甚有异绩，晚徒失职，为太平公主所引，与之图事，以及于祸害。

玄宗谓宰臣曰：“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对曰：“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苏颋可除中书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及入谢，固辞。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诸宰臣论及，此皆卿之故人，遂无荐者，朕尝为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改后，朕每思无出卿者。”俄而，弟诜为给事中，颋上表陈让。上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者乎?”颋曰：“晋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即父子犹同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时谓之苏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谢之。卿所制文诰，朕自识之。自今已后，进书皆须别录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箧中也。”至今为故事。

卷　七

识量第十四

大理卿孙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论事，擢侍书御史，即御史中丞也。虽承内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还家而卧，不见颜色。斯须侍御史已下造门，子孙惊（喜以）报，伏伽徐起以见之。时人方之顾雍。伏伽与张玄素，隋末俱为尚书令史，既官达后，伏伽谈论之际，了不讳之。太宗尝问玄素，玄素以实对，既出，神彩沮丧，如有所失。众咸推伏伽

之弘量。

高丽莫离支盖苏文贡白金，褚遂良进曰："莫离支弑其君，陛下以之兴兵，将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太庙，臧哀伯谏以为不可。《春秋》书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何以示后。臣谓莫离支所献不宜受。"太宗从之。

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患风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齐缞、大功未葬，并不得朝会。仍终丧，不得参燕乐。比来朝官不依礼法，身有哀惨，陪厕朝贺，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请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则天从之。方庆，周司空褒之曾孙，博通群书，所著论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时人编次之，名曰《礼杂问》。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子晙，工札翰，善琴棋，少聪悟而性严整，历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历居法官，数折大狱，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节，全活者数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慕其为人，乃著论称有功断贤于张释之，其略曰："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有功之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难。难易之间，优劣可知矣！"君子以为知言。

狄仁杰为内史，则天谓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谮者，并为友善，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张文瓘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馔珍美，请减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枢机，待贤才也。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虚名。国家所贵，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为多也。"初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狱四百余条，无一人称屈。文瓘尝卧疾，系囚设斋以祷焉，乃迁侍中，诸囚一时恸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潜、沛、洽、涉，皆至三品，时人呼为"万石张家"。咸以为福善之应也。

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陆遗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执政。执政诘之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与薛昭有旧，途穷而归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见待?"执政义之，出为磁州刺史。

神龙初，将合祔则天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谏曰："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来，始有合葬。伏愿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疏奏不纳，有识之士咸是之。

开元初，玄宗诏太子宾客元行冲修魏征撰次《礼记疏》，拟行之于国学，及成，奏上之，中书令张说奏曰："今上《礼记》，是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载，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钞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旧书，更加厘正，兼为之注。先朝虽加赐赉，其书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

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诏从之，留其书于内府，竟不颁下。时议以为：说之通识，过于魏征。

玄宗尝赐握兵都将郭知运等四人天军节度，太原尹王皎独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犹子事父。在三之义，宁有等差。岂有经侍宫闱多臣子敢当恩贶?”以死自誓，固辞不受，优诏许之。

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宴会，举酒，说推让不肯先饮，谓诸学士曰：“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勇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长安中，说修《三教珠英》，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至于行立前后，不以品秩为限也。”遂命数杯，一时同饮，时议深赏之。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适之在门下也，性疏而不忌。林甫尝卖之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适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见疏退。林甫阴搆陷之，贬于袁州，遣御史罗奭就州处置。适之闻命排马牒到，仰药而死。子霅，亦见害。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已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汉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兵器，盖将帅之常务。陛下念其勤劳，赏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擢仙客为相。先是，张守珪累有战功，玄宗将授之以宰相。九龄谏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后授，不可以赏功。若开此路，恐生人心。《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滥爵轻，不可理也。若赏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龄（由是）获谴。自后朝士惩九龄之纳忠见斥，咸持禄养恩，无敢庭议矣。

容恕第十五

崔善为，明天文历算，晓达时务，为尚书左丞。令史恶其明察，乃为谤书曰：“崔子

曲如钩，随时待封侯。”高宗谓之曰：“浇薄之后，人多丑政。昔北齐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纬暗主，遂灭其家。朕虽不明，幸免斯事。”乃构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

契苾何力，铁勒酋长也。太宗征辽，以为前军总管。军次白雀城，被槊中腰，疮重疾甚。太宗亲为傅药，及城破，敕求得伤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杀之。何力奏曰：“犬马犹为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义勇士也。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刘童为御史，东都留台，时兰謩为留守，辄役数百人修宫内。刘童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謩拒之曰：“别奉进旨。”童奏之，诏决謩二十下，谪岭南。童后因他事，左授临朐令。时有敕令上佐县令送租，謩已为司农卿，知出纳。謩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恶，乃召仓吏谓之曰：“刘侍御顷在宪司，革非惩违，今亲自送租，固无瑕玷。数州行纳，与刘侍御同行，亦必无欠折。”一切令受纳，更无所问。时人赏謩忠恕。(刘名灵童)

苏良嗣为洛州长史，坐妻犯赃，左迁冀州刺史。及事释，妻妹诣良嗣，初无恨色，谓之曰：“牧守迁转出入是常，不闻有所累也。”后为荆州长史，高宗使中宫缘江采异竹，植于苑内。中官科船载行，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谏。高宗谓则天曰：“吾约束不严整，果为良嗣所怪乎！”诏慰谕，便令弃竹于江中。荆州旧有河东寺，后梁萧詧为其兄河东王所造，良嗣见而惊曰：“此在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何关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学，深为人所笑。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总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临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众推承庆之弘恕。

皇甫文备与徐有功同案制狱，诬有功党逆人，奏成其罪。后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谓有功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娄师德，弱冠进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强盛，诏募猛士以讨之，师德以监察御史应募。高宗大悦，授朝散大夫，专总边任。前后四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朴忠沉厚，心无适莫。狄仁杰入相也，师德密荐之。及为同列，颇轻师德，频挤之外使。师德知

之而不憾。则天觉之，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官，未闻其知人。"则天曰："朕之用卿，师德实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大惭而退，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容，莫窥其际也。"当危乱之朝，屠灭者接踵，而师德以功名终始，识者多之。初，师德在庙堂，其弟某以资高拜代州都督，将行，谓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终之？"弟对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为兄之忧也。"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谨受教。"师德与人不竞，皆此类也。

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囊袋，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旱涝，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陆象先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录事曰："此例皆合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远，此岂不解吾意。若论必须行杖，当自汝始。"录事惭惧而退。常谓人曰："天下本自无事，只是愚人扰之，始为烦耳。但静其源，何忧不简？"前后历典数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赐宰臣钟乳。宋璟既拜赐，而命医人炼之。医请将归家炼，子弟谏曰："此乳珍异，他者不如，今付之归，恐招欺换。"璟诫之曰："自隐尔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诚，犹恐不至，矧有猜责，岂可得乎？"

知微第十六

隋吏部侍郎高构，典选铨综，至房玄龄、杜如晦，愕然正视良久，降价抗礼，延入内斋共食，谓之曰："二贤当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为托。"因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嗟仰不已。贞观初，如晦终右仆射，玄龄至司空，咸如构言。

房玄龄与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济时之志。开皇中，随父彦谦至长安。时天下宴安，论者以为国祚无疆。玄龄密告彦谦曰："隋帝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止之，因谓友人李少适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之大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少适以为不然。大业之季，其言皆验。及义师济河，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以为谋生，每叹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邓禹，人益亲。'寡人有玄龄，亦犹禹也。"佐平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倾其种落，言于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至高宗末，突厥果为患。突厥初平，温彦博议迁其人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魏征以为不可，曰："夷不乱华，非长久之计。"开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征言。

李勣，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以李密为主，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无倦。及平武牢，获戴胄，亟推荐，咸至大官。时称勣有知人之鉴。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纥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反。太宗大惊，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鞫问，且将贳其死。群臣固争，遽请斩之，以明大法。谓之曰："与公长诀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达之衢。君集谓监者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潘邸早承羁绁，击灭二虏，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为庶人，流之岭南。

马周，雅善敷奏，动无不中。岑文本谓人曰："吾观马周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言辩而理切。奇锋高论，往往间出，听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无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宝，属隋将来护儿帐内，宝母死，护儿遣使吊之。军吏咸怪曰："士卒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此人勇有志节，吾岂以卑贱处之。"叔宝后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龁金谓叔宝曰："充好为咒誓，乃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后充拒王师，二人统兵战，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于牖下，皆万人敌也。

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

魏王泰有宠于太宗，所给月料逾于太子。褚遂良谏曰："圣人制礼，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长，谓之储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计，与王者共之。庶子虽贤，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爱子也。"文多不尽载，太宗纳之。

李义府，侨居于蜀，袁天罡见而奇之，曰："此郎君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飏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

汝，岂惟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位寿，咸如天纲之言。

李嗣贞，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道士刘概辅俨为设乐。嗣贞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章怀太子果为则天所构，废为庶人，死于巴州。刘概辅俨奏其事，自始平令，擢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宗与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谓中书令薛元超曰：“此书生虽未解朝庭礼仪，名以定体，真宰相也。”则天时为酷吏罗织下狱，有诏出之，小吏先闻以告。元忠惊喜，问：“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为元忠也。

裴行俭，少聪敏多艺，立功边陲，克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国，因内宴，见张易之兄弟恃宠，无人臣礼，数奏抑之。则天不悦，谓及善曰：“卿既无事，更有游宴。但检校阁中，不须去也。”及善因请假月余，则天不之问。及善叹曰：“岂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员外，知贡举。有进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览之良久，谓之曰：“第一：清凉崔郎，仪貌不恶，须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处可量，岂必要须进士？”再三慰谕而遣之，闻者大噱焉。

玄宗东封回，右丞相张说奏言：“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国家久事征讨，实亦劳心。今甘、凉、河、鄯，征发不息，已数十年于兹矣。虽有克捷，亦有败军，此诚安危之时也。闻其悔过请和，惟陛下许其稽颡，以息边境，则苍生幸甚。”玄宗曰：“待与王君㚟筹之。”说出，谓源乾曜曰：“君㚟勇而无谋，好兵以求相。两国和好，何以为功？彼若入朝，则吾计不行矣。”竟如其言。说惧君㚟黩兵，终致倾覆。时隽州获斗羊，因上《斗羊表》以讽焉。玄宗不纳。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杀刺史田元献，并害君㚟父，大杀掠男女，取军赀仓粮而去。君㚟驰赴肃州以袭之，还至甘州巩笔驿，为吐蕃所击，师徒大败，君㚟死之，咸如说言。

卷　八

聪敏第十七

贞观中，有雄雉集于东宫明德殿，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对曰：“昔秦

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为宝鸡祀。汉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秦府仓曹李守素尤谙氏族，时人号为“肉谱”。虞世南语人曰：“昔任彦升善译经籍，称为‘五经笥’，今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南为秘书监，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其书盛行于代。

卢庄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会有献书者，庄道窃窥之，请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后生何轻薄之行！”庄道请讽之，果通。复请倒讽，又通。士廉请叙良久，庄道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窥记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牍试之，一览倒讽，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满，复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识之曰：“此是朕聪明小儿耶？”授长安尉。太宗将录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余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异，即日拜监察御史。

冯智戴，高州首领盎之子。贞观初，奉盎并入朝。太宗闻其善兵法，试指山际云以问之曰：“其下有贼，今日可击否？”对曰：“可击。”问：“何以知之？”对曰：“云形似树，日辰在金；金能制木，击之必胜。”太宗奇之，授左武卫将军。

王义方，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敕宰相与语，侍中许敬宗以员外郎独孤悊有词学，命与义方谭及史籍，屡相诘对。义方惊曰：“此郎何姓？”悊曰：“独孤。”义方曰：“识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愤愤。斯须复相诘，乃错乱其言，谓悊曰：“长孙识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胜忿怒，对敬宗殴之。敬宗曰：“此拳虽俊，终不可为。”乃黜悊，拜义方为侍御史。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费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时有事辽海，委以支度军粮，还奏便宜，迁侍御史。高宗问辽东事急，言忠奏：“辽东可平。”画其山川地势，皆如目见。又问诸将所能，言忠对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委。庞同善虽非斗将，所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震敌。高偘俭素自处，中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才，颇、剪之俦。诸将夙夜小心，忠身忧国，莫逮于李勣。”高宗深纳之，累迁吏部员外。



魏奉古，制举推第，授雍丘尉。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览之曰："皆旧文。"援笔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抚掌。奉古徐笑曰："适览记之，非旧习也。"由是知名。时姚珽莅汴州，群寮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厩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终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闲书判。"数日，崇仪谓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领州官寮，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大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开元中为吏部尚书。

李嗣真，聪敏多才能，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濮破，付左寺丞。贺兰敏之已下战栗，遽召嗣真，岞笔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遗百代，助损益而可知；求鉴千年，同比肩而为友。"高宗览之，问曰："谁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郁解我意，遂有此句!"诏加两阶。时敏之恃宠骄盈，嗣真审其必败，谓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因饥年，讽执政求出，为义乌令。敏之，则天姊子也，无何果败。

天授中，寿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已下，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斯须而毕。词理典赡，举朝叹伏。

唐休璟为灵武大总管，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记在目前。先是，突厥与诸蕃相攻，安西道绝。表奏押至，则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顷草奏，便施行。居十余日，安西道果奏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谓魏元忠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当一也。"

玄宗幸成都，给事中裴士淹从。士淹聪悟柔顺，颇精历代史。玄宗甚爱之，马上偕行，得备顾问。时肃宗在凤翔，每有大除拜，辄启闻。房琯为将，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贼也。"历评诸将，并云"非灭贼材。"又曰："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因言崇之宏才远略。语及宋璟，玄宗不悦曰："彼卖直以沽名耳。"历数十余人，皆当其目。至张九龄，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贤嫉能，亦无敌也。"士淹因启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应。

文章第十八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干之乱，流越嶲。太宗戡内难，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方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淹聪辩多才艺，与韦福嗣为莫逆之友，开皇中，相与谋曰："主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擢，盍各效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隐逸。隋文帝闻之，谪戍江表。后还乡里，以经籍自娱。吏部郎中高构知名，表荐之，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

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栢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

李百药，德林之子，才行相继，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制《帝京篇》，命其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以诗酒自适，尽平生之意。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云秋。"音韵凄响，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炯与照邻则可全，而盈川之言为不信矣。张说谓人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

苏味道使岭南，闻崔马二侍御入省，因寄诗曰："振鹭齐飞日，迁莺远听闻。明光共待漏，清鉴各披云。喜得廊庙举，嗟为台阁分。皎林怀柏悦，新幄阻兰孙。冠去神羊影，车连瑞雉群。独怜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华，代以文章著称，累迁凤阁侍郎、知政事，与张锡俱坐法，系于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贵，所坐事虽轻，供待甚备。味道终不敢当，不乘马，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锡乘马至寺，舍二品院，气色自若，帷屏饮膳，无忝平居。则天闻之，免味道，而放锡于岭南。

刘怀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怀一赠之诗曰："惟昔参多世，无双仰异材。鹰鹯同放逐，鹓鹭忝游陪。入任光三命，迁荣历二台。隔墙钦素躅，对阁限清埃。紫署春光早，兰闱曙色催。谁怜夕阳至，空想邓林隈。"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濯濯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择小未成竿。"同列张沈和之曰："闻君庭竹咏，幽意岁寒多。叹息为冠小，良工将奈何?"后迁户部员外。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



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离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钦思彦之风韵，赠诗曰："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虚襟。君子重名义，贞道冠衣簪。风云行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坠叶下风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思彦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谓百年轻。今投欢会面，顾眄尽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并。累日同游处，通宵款素诚。霜飘知柳脆，雪昌觉松贞。愿言何所道，幸得岁寒名。"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孤松郁山椒，肃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干，亦生百尺条。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惜哉无人招。寒霜十二月，枝叶独不凋。"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宣明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面，因赋诗曰："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厌艰险，只思清国仇。出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时人称为绝唱。

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名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而终。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御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之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天枢之地，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惊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陆余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声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老年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

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曾挡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张文成，以词学知名，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摽文苑等三人科，俱登上第，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累迁司门员外。文成凡七应举，四参选，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人号"青铜学士。"久视中，太官令马仙童陷默啜，问："张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贬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见用也?"后暹罗、日本使人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其才远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聇趣，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子审，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尝献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垣翰墨林。讽《诗》关国体，讲《易》见天心。"玄宗深佳赏之。优诏答曰："得所进诗，甚为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其徐坚已下，并有赞述，文多不尽载。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謩之文，

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

卷 九

著述第十九

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征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贞观中，纪国寺僧慧静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静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而匿其名氏耳。

开元初，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



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造，请停。引今古为证，文多不尽载。其略曰："今所行《孝经》，题曰郑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郑玄，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后魏、北齐之代，立于学官。盖虏俗无识，故致斯谬。今验《孝经》，非郑玄所注。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庵于河上，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习俗之虚语。案《艺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无河上公注。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况有识者乎？《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传。"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深为识者所叹。

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汉书》云："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经序》，相承云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陆德明亦云："案郑志及《晋中经簿》并无，唯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注为主。"今验《孝经注》，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则刘子玄所论，信有征矣。

萧何封酂侯，先儒及颜师古以酂为南阳筑阳之城，（筑阳）今属襄州。窃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案班固何须穿凿，更制别音乎？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开元十二年，沙门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玄宗亲为之序，文多不尽载。其略曰："孰为天大，此焉取则。均以寒暑，分诸晷刻。盈缩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鉴无惑。"因遣太史官，驰往安南及蔚州，测候日影，经年乃定。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

从善第二十

魏征尝取急还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装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韦悰为右丞，勾当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四十价，奏其隐没。太宗切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奏曰：“司农无罪。”太宗骇而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无由贱。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太宗深赏之，顾谓韦悰曰：“卿识用欲逮伏伽，远矣!”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览。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太宗闻之，笑曰：“朕用尹伊，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复得几筹耶?”俄果获贼。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郭翰为御史，巡察陇右，所经州县，多为按劾。次于宁州，时狄仁杰为刺史，风化大行。翰才入境，耆老荐扬之状，已盈于路。翰就馆，以州所供纸笔置于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徒烦扰耳。”即命驾而去。翰性宽简不苛，读《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尘”，慨然叹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执政，辞以儒门不愿持宪，改授麟台郎。时刘祎之坐赐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谢死表》，其子哀哭将绝，不能成语。刑者催逼之，祎之乃自操纸，援笔即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翰读之，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征还。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愈死，行旅无利。左拾遗张宣明监姚嶲诸军事，兼招慰使，仍亲验其路，审其难险，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临云，深谷无景，至有斗绝巨险，殆不通人踪。经之者，必搏壁傍崖，胁息而度，虽竟日登顿，二十许里。木人犹堪泪下，铁马亦可蹄穿。”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谀佞第二十一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谓之曰：“魏

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凝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之。将军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责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兰之心肝当为太子诸王所食，岂到汝乎?”行恭惭谢而退。兰本青州明经，遇乱为乡里所称，保完青郡，远近归之。初降李密，密败归国，在代州为游客所告，遂族灭。

许敬宗父善心，与虞基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贞观初，敬宗以便佞为恩，德彝薄其为人，每谓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炀帝之被戮也，隋官贺化及，善心独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释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见害。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掌知国史，记注不直，论者尤之。与李义府赞立则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剿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毂焉。子昂，颇有才藻，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为继，假姓虞氏。昂素与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岭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叙其阀阅。又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闻《礼》，事绝于家庭；纳采问名，唯同于黩货。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谬。”敬宗孙彦伯诉于执政，请改谥。礼官议以为既过能改曰“恭”，乃谥为恭。彦伯，昂之子也，既与思古忿兢，将于众中殴之。思古谓曰：“吾与贤家君报仇，缘何反怒?”彦伯大惭而退。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则天称尊号，以睿宗为皇嗣，居东宫。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子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门外，昌言曰：“此贼欲废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扑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杀之。

则天朝，尝三月降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祥瑞，草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



味道曰："国家事，何为诳妄以贺朝庭?"求礼曰："宰相不能燮理阴阳，令三月降雪。此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腊月雷当为瑞雷耶?"举朝善之，遂不贺。求礼方正有词毕，历左台殿中，转卫王掾而卒。

魏元忠为御史大夫，卧病，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独后，见元忠，忧形于色，请视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辞拒，霸固请，尝之，元忠惊惕，霸喜悦曰："大夫泄味甘，(或难)疗；而今味苦矣，即日当愈。"元忠刚直，甚恶其佞，露(其事)于朝庭。

张易之兄同休，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欣然，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丽舞，略无惭色。再思又见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后昌宗兄弟犯赃，则天命桓彦范、李承嘉勘当以取实。经数日，彦范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赃四千余贯，法当解职。"昌宗奏："臣有功于国家，所犯不至解免。"则天问诸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时为内史，奏曰："昌宗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视再思如粪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

郑愔者，沧州人，来俊臣罗织文状，皆愔草定。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易之败，黜为宣州司户。既而归，武三思用事，将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谒三思。三思见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问其故，对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国破家亡也；后大笑者，贺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为上所忌，日夜为计，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岂不知之？今据将相之权，有过人之智，废则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之势，孰与则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悦，引与登楼，谋陷五王而杀之，皆崔湜、郑愔之谋也。累迁吏部侍郎，卖官为务，后与谯王重福构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睿宗朝，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第谘决，然后以闻。睿宗与群臣呼公主为太平，玄宗为三郎。凡所奏请，必问曰："与三郎商量未?"其见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玄宗孤立而无援。及窦怀贞等诛，乃遁于山寺，俄赐自尽。窦怀贞倾巧进用，累迁晋州长史，谄事中贵，尽得其欢心。韦庶人乳母王氏，本蛮婢也，怀贞聘之为妻，封莒国夫人。俗为奶母之婿(曰啊)奢，怀贞每因谒见及进奏表状，列其官次，署曰"翊圣皇后阿奢"。时人鄙之，呼为"奢"，怀贞欣然自得。韦庶人败，遂斩其妻，持首以献。居宪台及京尹，每视事，见无须者，误以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践祚，怀贞位极人臣，道谀不悛，以至于败。先天中，玄宗戡内难，怀贞投水死。

附马张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悦之，谓垍曰：

“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谢不敢当。杨贵妃知之，以告杨国忠。杨国忠深忌之。时安禄山入朝，玄宗将加宰相，命垍草诏。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于唐。”玄宗乃止。及安禄山归范阳，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力士归，玄宗问曰：“禄山喜乎?”力士对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有言。”国忠遽曰：“此张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国忠之诬，疑垍漏泄，大怒。黜垍为卢溪郡司马，兄均为建安郡司马，弟埱为宜春郡司马。

卷　十

厘革第二十二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则白帢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巾渡河，遁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裤褶通用，此冠亦寻废矣。

太史令傅奕，博综群言，尤精《庄》《老》，以齐生死、混荣辱为事，深排释氏，嫉之如仇。尝至河东，遇弥勒塔，士女辐辏礼拜，奕长揖之曰：“汝往代之圣人，我当今之达士。”奕上疏请去释教，其词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又上论十二首，高祖将从之，会传位而止。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咏，善画，好酒，常戏为《渭川歌》，词曰：“遮莫冬冬鼓，须倾湛湛杯。金吾傥借问，报道玉山颓。”甚为时人所赏。

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为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伏。



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知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仆射并是正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终亩之礼。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亲耕于洛阳东门之外。诸儒奏议，以古者耦耕以一拨为一推，其礼久废。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于是公卿以下，皆过于古制。

隋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注，诰词即尚书、侍郎为与之。自贞观已后，员外郎尽制授。则天朝，御史始制授。肃宗于灵武即大位，以强寇在郊，始令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就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蔓衍之戏。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方壮，宜节之以雅，从禽好郑卫，将荡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义，上疏以讽。玄宗纳之，迁下邽主簿，而好乐如初。自周衰，乐工师散绝，迨汉制，但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晋末，中原板荡，夏音与声俱绝。后魏、周、齐，悉用胡乐奏西凉伎，慆心堙耳，极而不反。隋平陈，因清商而制雅乐，有名无实，五音虚悬而不能奏。国初，始采（珽宫）之义，备九变之节，然承衰乱之后，当时君子无能知乐。泗滨之磬，贮于太常。天宝中乃以华原石代之，问其故，对曰："泗滨声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曰："椑。《礼》云：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则载以从，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椑从，自此始也。

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旧制：宰相臣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门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执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今以为故事。

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

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遒丽者号为“高等”，拙弱者号为“蓝罗”，至今以为故事。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始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辙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周礼》：大司徒掌选士之道。春秋之时，卿士代录，选士之制阙焉。秦承国制，所资武力，任事者皆刀笔俗吏，不由礼义，以至于亡。汉因秦制，未遑条贯。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兼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元帝令光录勋举四科，以吏事。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武德则以考功郎中试贡士。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士族所趋，唯明、进二科而已。古唯试策，贞观八年，加进士试经史。调露三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二科并帖经。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性刚急，不容物，乃集进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为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士数权之过。权曰：“人或猥知，窃闻之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安，将与众详之，若何?”众皆曰：“唯。”及出，权谓众人曰：“向之斯言，意属吾也。昂与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为?”乃阴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引谓昂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有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辞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怠，厌卷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以权不逊，遂下权吏。初，昂以强愎不受属请，及有吏请，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乃寝罢之。

肃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须。肃宗纳之，拜监察御史。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今已乱矣。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将何以示远方，收人心乎?”肃宗曰：“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卒用琦策，骤迁御史中丞，改铸乾元钱，一以当十。又迁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复判度支盐铁事。永泰初，奏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载既伏诛，代宗始躬亲政事，励精求理。时常衮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以节财省费。便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司仓判军粮，司士判甲仗。士人团练，春夏

放归，秋冬追集。其刺史官衔，既有持节诸军事，使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参军，即是团练使判官。代宗并从之。衮独出群拟，为戢兵之渐，持衡数岁，时用小康焉。

隐逸第二十三

孙思邈，华原人，七岁就学，日讽千言。及长，善谭《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常谓人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太宗召诣京师，嗟其颜貌甚少，谓之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之徒，岂虚也哉！"将授之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颇明推步导养之术。时范阳卢照邻，有盛名于朝，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彭殇之殊致，尝问于思貌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运转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则兆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又天文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制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永徽初卒，遗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如空焉。时人疑其尸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每织芒屩，置之于路，见者皆言："朱居士屩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之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优异，蜀人以为美谭。

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枝条山，往来汾晋。时人传其长年秘术，耆老咸云："有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则天召之，佯尸于妒女庙前，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至开元二十三年，刺史韦济以闻，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果对晤气绝如死。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令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赍玺书迎之。果随峤至东都，于集贤院肩舆入宫，备加礼敬。公卿皆往拜谒。或问以方外之

事，皆诡对。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生。"时人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时进美酒及三黄丸。寻下诏曰："恒州张果老，方外之士也。迹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尘，应召城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累策老病，请归恒州，赐绢三百疋，拜扶持弟子二人，拜给驿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随入山。无何寿终，或传尸解。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未仕时，尝辟谷练气，颇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权要，纵情奢逸，卒陷宪纲，悲夫！

司马承祯，字子征，隐于天台山，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尝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经》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心目一览，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也。"睿宗深加赏异。无何，苦辞归，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取佣，供葬毕，隐于嵩山。师事道士，得修养之术。后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义，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疋。

元恺，博学善天文，然恭慎，未尝言之。宋璟与之同乡曲，将加荐举，兼遗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为刺史，邀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恐不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家，取素丝五两以酬之，曰："义不受过望之财。"

白履中，博涉文史，隐居大梁，时人号为梁丘子。开元中，王志愔表荐堪为学官，可代马怀素、褚无量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履中辞以老疾，不任职事。授朝散大夫，寻请归乡。手诏曰："卿孝悌立身，静退敦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早闻，通班是锡。岂唯精贲山薮，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遂停留数月。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不已。问其故，鸿对曰：

“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不忠信奉见。”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并辞不受。乃给米百石，绢五百疋，还隐居之所。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进《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蜂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赐帛五十疋。时有国子司业盖文达，涉经史，明三《传》。窦抗为冀州，集诸儒士，令相论难。时刘焯、刘执思、孔颖达、刘彦衡旨在坐。既相酬答，文达所言，皆出其意表。窦大奇之，因问：“盖生就谁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导。”窦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弟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备馔。俄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

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㴱、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诀，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魏征有大志，大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隋末为道士，初仕李密，密败归国。后为窦建德所执，建德败，委质于隐太子。太子诛，太宗稍任用，前后谏二百余奏，无不称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夺嫡之渐。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我遣辅太子，用绝天下之望。”乃以为太子太师，征以疾辞。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朕之赖卿，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征宅无堂，太宗将营小殿，辍其材以赐之，五日而就。遣使赍以素褥布被赐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弟，抚之流涕，问其所欲。征曰：“嫠不恤纬，而忧宗社之陨。”征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与不知，莫不痛惜。

李纲詹事，隐太子尝至温汤，纲以小疾不从。有进鱼者，太子召饔者鲙之，时唐俭、赵元楷在坐，皆自言能为鲙，太子谓之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等善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李纲矣。”于是送绢二百疋以遗之。数谏太子，郁郁不得志，辞以年老，乃乞



骸骨。

高宗初立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谓之曰："我儿初登储贰，故以宫府相委，勿辞屈也。"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他日，顾谓勣曰："朕当属卿以孤幼，思之，无逾公者，往不（负李）密，岂负于朕哉！"勣流涕而致谢，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人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瘸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俘其魁帅以还。中宗不时加褒赏，左拾遗呼延皓论之，乃加朝散大人，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累迁汾州刺史。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是也。

开元初，左常侍褚无量与光禄卿马怀素隔日侍读。诏曰："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至六年，分部上架毕，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移时乃出。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

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特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乾曜问说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张说既致仕，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及说薨，玄宗亲制神道碑，其略曰："长安中，公为凤阁舍人，属鳞台监张易之诬构大臣，作为飞语。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必以中伤。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忧掘蛊之变。是时敕公为证，啗以右职。一言刺回，四国交乱。公重为义，死且不辞，庭辩无辜，中旨有忤，左右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词。友元忠之茔魂，出太子于坑陷。人谓此举，义重于生，由是长流钦州，守正故也。"文多不尽载。

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擢日目以进。玄宗称善，赐绢百疋。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煚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煚梦着衣冠上比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恶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

自汉魏以来，历代皆封孔子后，或为褒城侯，或号褒圣侯。至开元二十七年，诏册孔子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有司奠祭，乐用宫悬八佾之舞。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皆发挥此道，启迪含灵，



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文多不尽载。

惩戒第二十五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预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

刘仁轨为给事中，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青州刺史。时有事辽海，义府逼仁轨运粮，果漂没。敕御史袁异式按之。异式希义府意，遇仁轨不以礼，或对之猥泄，曰：“公与当朝仇者为谁？何不引决？”仁轨曰：“乞方便。”乃于房中裂布，将头自缢。使与掩扇，少顷，仁轨出曰：“不能为公死，刘仁轨岂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至则拜大司宪，御史大夫也。初，仁轨被征，次于莱州驿，舍于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曰：“西厅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谁？”答曰：“带方州刺史。”命移仁轨于东厅。既拜大夫，此御史及异式俱在台内，不自安。仁轨慰之曰：“公何瘦也？无以昔事不安耶！知君为势家所逼，仁轨岂不如韩安国，但恨公对仁轨卧而泄耳。”又谓诸御史曰：“诸公出使，当举冤滞，发明耳目，举行礼义；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驿，驿中东厅、西厅复有何异乎？若移乃公就东厅，岂忠恕之道也！愿诸公不为也。”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军中奏请，多为敬玄所掣肘。仁轨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辞。高宗曰：“仁轨须朕，朕亦行之，卿何辞？”敬玄遂行，大败于青海，时议稍少之。始，仁轨既宦达，其弟仁相在乡曲，升沉不同，遂构嫌恨，与轨别籍。每于县祗奉户课，或谓之曰：“何不与给事同籍？五品家当免差科。”仁相曰：“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兄弟以荣贱致隔者，可为至戒。

杨昉为左丞，时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庭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多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详其案状，诉者以道理已成，无复疑滞，勃然逼昉。昉曰：“适朝退未食，食毕当详案。”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杀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

之。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战七胜，优诏褒美，授左骁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拊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若有所争者，曰："我寿当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者得不慎欤!

李义府定策立则天，自中书舍人拜相，与许敬宗居中用事，连起大狱，诛锄将相，道路以目骇。人则谄谀，出则奸宄，卖官鬻狱，海内嚣然。百寮畏惮，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状，谓之曰："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今且为卿掩覆，勿复如此!"义府凭恃则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对曰："谁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怫然，竟不引过，缓步而出。会右金吾仓曹杨仁颖奏其赃污，诏刘祥道并三司鞫之。狱成，长流巂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贼李义府露布"，牓之通衢。义府先取人奴婢，及败，一夕奔散，各归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乾封初，大赦，唯长流人不许还。义府愤恚而死，海内快之。

刘思立任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吏部侍郎马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铨宗流品之司，可谓振理风俗。"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讦，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后，斯风大坏，苟且公行，无复曩日之事。

王义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宅酬直讫，数日，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宾朋曰："侍御贵重，不知交易。树当随宅，无别酬例。"义方曰："此嘉树，不比他也。"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循默以求达耶?"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坎坷以至于终。

高宗大渐，顾命裴炎辅少主。既而则天以太后临朝，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炎惧，遂与则天定策，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则天命炎及中书侍郎刘祎之率羽林兵人，左右承则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则天曰："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天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

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竟不之觉。仕进者可不勉欤！

周矩为殿中侍御史，大夫苏味道待之甚薄，屡言其不了事。矩深以为恨。后味道下狱，敕矩推之，矩谓味道曰：“尝责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辩！”味道由是坐诛。

严识玄为巩令，中书舍人路敬潜黜陟河南道，使还次巩。识玄自以初莅，复以敬潜使还，颇有慢色，虽郊迎之，才上马，弛镫揖鞭而已。敬潜怒，摄而案之，曰：“郊外远迎，故违明敕。马上高揖，深慢王人。礼律有违，恭倨无准。仰具之。”识玄拜伏流汗，乃舍之。后转魏州刺史，为魏令李怀让所辱。俄又俱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难以为容。举朝以为深戒。

李知白为侍中，子弟才总角而婚名族，识者非之：“宰相当存久远，敦风俗，奈何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次及太子。太子之将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哭声。召巫觋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瘗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毙，识者知有神道焉。

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林甫惩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言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诸蕃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夫蕃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于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狄不足图也。”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痛矣哉！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

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大业末，洛经饥馑，因出樵采，为李密所得。密即其门人也，令文远南面坐，率其徒属北面拜之。远谓密曰："将军欲为伊、霍，继绝扶倾，鄙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迫险乘危，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密谢曰："敬闻命矣。"密败，归王充。充亦曾受业，见之大悦，给其廪食。文远每见充，必尽敬拜之。或问曰："闻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入朝，迁拜国子博士，甚为太宗所重。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

赵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识量，及为佐命元勋，身极崇盛。尝谓所亲："吾所居宅，微为壮丽，非吾心也。将卖之，别管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没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张于绛州刺史。其仕龙门丞，年已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寮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云'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杰长子也，历淄、许、贝等州刺史。居丧备礼，睿宗朝，起复太府少卿。光嗣频表不赴。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门忠于王室，夺卿情礼，以展殊恩。屡表固陈，词理恳至，循环省览，有足可矜。今遂所请，用劝浮薄。待卿情理云毕，更俟后命。"仍编入史。

赵武盖，少孤，生于河右，遂狎弋猎，获鲜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学，武盖不从，母歔欷谓曰："汝不习典坟，而肆情畋猎，吾无望及!"不御所膳。感激而学焉，数年博通经史，进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代。

于彦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国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马而终。张说为岳州，著《五君咏》，述彦昭曰："耿公山岳灵，思远神亦妙。鸷鸟峻操立，哀玉振清调。叶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红缴。湘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为时贤器重如此。

韩思彦，以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长吏受其财贿，不决与夺。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讫，以其余乳赐争财者，谓之曰："汝兄弟久禁，当饥渴，可饮此乳。"才遍，兄弟窃相语，遂号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蛮夷不识孝义，恶妻儿离间，以至是。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复擗踊悲号不自胜，左右莫不流涕。请同居如初。思彦以状闻，敕付史官，时议美之。

张浤，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浤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浤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开元初，工部尚书魏知古卒。宋璟闻之，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



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七

太宗征辽东，留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辅太子于定州监国。洎兼左庶子，总吏、礼、户三尚书事。太宗谓之曰："我今远征，使尔辅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尔宜深识我意。"洎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偕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言发无端，甚怪之。诫之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及征辽还，太宗有疾，洎从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犹可忧圣躬耳！"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也。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异志，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洎引马周以自明。及问周，言如洎所陈。遂良固执曰："同讳之耳。"遂赐洎死。遂良终于两朝，我所匡正；及其败也，咸以为陷洎之报焉。

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临刑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见其族灭！"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长厚，未尝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见内人尚宫，又不为礼。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倾心结之。所得赏赐，悉以分布。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高宗遂有意废之。长孙无忌已下切谏，以为不可。时中书舍人李义府，阴贼乐祸，无忌恶之，左迁璧州司马。诏书未至门下，李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曰："武昭仪甚承恩宠，上欲立为皇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大臣异议耳。公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坐取富贵。"义府然其计，遂代德俭宿直，叩头上表，请立武昭仪。高宗大悦，召见与语，赐宝珠一斗，诏复旧官。德俭，许敬宗之甥也。瘿而多智，时人号曰"智囊"。义府于是与敬宗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等，观时变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悦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得不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遂良

固执不从，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又宣言于朝曰：“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异议!”则天令人以闻，高宗意乃定。遂废王皇后及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高宗犹念之，至其幽所，见其门封闭极密，唯通一窍，以通食器，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复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废弃以为宫婢，何敢窃皇后名!”言讫呜咽，又曰：“至尊思旧，使妾再见日月，望改此为回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分。”则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于酒瓮中，谓左右曰：“令此两妪骨醉可矣。”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闻敕骂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愿我托生为猫儿，阿武为老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许养猫儿。频见二人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则天恶之，命巫祝祈祷，祟终不灭。

则天以长孙无忌不附己，且恶其权，深衔之。许敬宗希旨乐祸，又伺其隙。会栎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有朋党之事，诏敬宗推问。敬宗甚急，季方自杀，又搜奉节，得私书与赵师者。遂奏言：“赵师即无忌，少发，呼作赵师，阴为隐语，欲谋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顿有恶事。往年高阳公主与朕同气，与夫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审问，敬宗奏曰：“请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决不忍杀之。”竟不引问，配流黔州。则天寻使人逼杀之。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韩瑗、无忌姻亲，许敬宗惧为己患，诬其同反。追至京，考讯，叹曰：“身可杀，词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结奏之，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之。高宗义之，不问。

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纪。俊臣案诏狱，特造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又有枷名𫚉尾榆，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大略如此。又与其徒侯思止、卫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由是破家者已千数。则天不下阶序，潜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并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乃胁仁杰等令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免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其司员外，引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仁杰自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

书之叙冤，匿置于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虑。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持以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悯然，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反，今子弟诉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巾带。"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使者将复命，俊臣乃令德寿代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等谓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仁杰等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杰等五人获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为高宗所锺爱。自升储位，敬礼大臣及儒学之士，未尝有过，天下归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师监国。时关中饥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恻然哀之，命家令等给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见之惊悯，遽奏出降。又请以沙苑地分借贫人。诏皆许之。则天大怒。即日以卫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爱，遇毒而薨，时年二十四。朝野莫不伤痛。

侯思止，贫寒无赖，事恒州参军高元礼家。则天朝，以告变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奉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洛阳北有坂名白司马，将军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闾巷佣保，尝以此谓诸囚也。元忠词气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轻重。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阶，坐而问之。元忠容止自若。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诬以谋反，诛之。其子诉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刘如璇不觉言唧唧而泪下。俊臣奏："如璇党恶人。"下狱，如璇对曰："年老，目遇风而泪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泪，即是因风；口中唧唧之声，如何分雪？"处以绞刑。则天宥之，流于瀼州。子景宪诉冤，得征还，复本官。俊臣无文，其批郑愔之词也。则天时，朝士多不自保，险薄之徒，竞告事以求官赏。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行本，献可之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之幞头下，常令露出，冀则天见之。时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著绯衫，覆床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思征不承反，乃杀之。圣历中，思征出见霸，霸甚恶之，退朝遽归家，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止其庭，诟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闾里咸见焉。霸才气绝，思征亦没。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时中桥新成，则天问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对曰："洛桥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则天默然。

武三思既废五王，虑为后患，乃令宣州司功参军郑愔告张柬之与王同皎同谋反。又令人阴疏韦后秽行，膀于天津桥，请行废黜。中宗大怒，付执政按之。诸相皆佯假寐，唯李

峤、韦巨源、杨再思遽出承制，攘袂于其间。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为此膀，虽托废皇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诛。"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结罪。又讽皇太子上表，请夷柬之等三族。中书舍人崔湜又劝三思尽杀之，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景所恶，贬嘉州司马。三思即以利贞为南海都督，令娇诏杀之。唯桓彦范于竹槎上曳，肉尽而死。初，柬之惧三思谗，引湜以为耳目，自使伺其动静。湜反党三思，以图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纪乱常，海内忿恚。张仲之、宋之逊、祖延庆等，谋于袖中发铜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逊子昙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闻，则天敕宰臣与御史大夫李承嘉于新开门案问。诸相惧三思，但俛俛，佯不应仲之等。唯李峤独与承嘉耳语，令御史姚绍之密致力士七十余，引仲之对问。至则塞口反接，送于系所。绍之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谓绍之曰："反贼，我臂且折，当诉尔于天曹。"请裂汗衫与绍之，乃自诬反而族。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庭侧目焉。寻坐赃污，宪司推之，获赃五十余贯，当死。韦庶人之党护之，得免，放于岭南。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殴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询为人瘦小特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数行俱下，博览古今，精究《苍》《雅》。初学王羲之书，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曰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土，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博!"博惭而与官。

则天朝，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

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

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云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经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遣、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乎）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

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景龙中，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房部郎中。贺遂涉时为员外，戏咏之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谦光酬之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署，不应列星文。"

益州每岁进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代以绸布。既而恐柑子为布所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驿使驰白长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柑子事，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柑子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章，名闻当代。

王上客，自负其才，意在前行员外。俄除膳部员外，既乖本志，颇怀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使，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蹭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东北隅，故有此咏。

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铿，并以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铿独不沾。景、嵩二人多须，对立于庭。铿嘲之曰："一双胡子着绯袍，一个须多一个高。相对厅前捺早立，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后睿宗御承吴门，百僚备列，铿忽风眩而倒。铿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咏之曰："飘风忽起团栾回，倒地还如着脚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为元非五品才。"时人无不讽咏。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否?"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侥幸者去故也。"闻者皆大噱。

姚崇为紫微令，旧例：给、舍直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给、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后遂停宰相直宿。

记异第二十九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袁天纲，益州人，尤精相术。贞观初，敕召赴京，涂经利州。时武士彟为刺史，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遍召诸子令相之，见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迹迍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然亦不利。"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彩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贞观末，高士廉问天纲曰："君之禄寿，可至何所?"对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风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回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米麦之异。则天以为休祯，叫"庆山"。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则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出，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出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立至。"则天大怒，流之岭南。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郯公公谨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文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历经》。一行乃撰《开元大演历》一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请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兖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时量日影，皆数年乃定。安南量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

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其朗、兖、太原等州，并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术，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殁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礜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寘之墓内，以取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上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

郊禅第三十

郊祀，礼之宗主也。《传》曰：“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唐尧望秩，周文明发。礼备心诚，神祇降福。东怜杀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祸不旋踵。秦兴五畤之祠，淫而无法；汉增而神之祀，黩而不经。国家远酌《周官》，近看隋制，无文咸秩，事举其中。故撮其旨要，载之篇末。

贞观中，百官上表请封禅，太宗许焉。唯魏征切谏，以为不可。太宗谓魏征曰：“朕欲封禅，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征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人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一丰，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疮，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岂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

高宗乾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宫官执帷。天后率十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识者咸非焉。时有罗文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禅须用明水以实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注云：‘方诸，阴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诏令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禅礼多阙不载。管仲对齐桓公：“自古封禅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后，西汉一封禅，东汉三封禅，而张说《封祀坛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汉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为数耳。汉武帝封太山，刻石纪号，其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生人蕃息。天禄永德。”其历代玉检文皆秘，代莫闻知。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翼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御制撰《太山铭》，亲札勒山顶。诏张说制《封祀坛碑》，以纪功德。

玄宗将东封，诏张说、徐坚、贺知章、韦绉、康子元等，撰东封仪。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说谓坚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虽当皇母位，亦当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议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鉴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皇后配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大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圜丘，韦庶人为亚献，皆受此咎。平坐斋郎及女人执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礼，非唯乾坤降祐，亦当垂范将来，为万代法也。”事遂施行。

宝应初，杜鸿渐为礼仪使，与礼官薛颀、归崇敬等建议，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为太祖。景皇帝受封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请以景皇帝配座，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博士独孤及议，亦以为若配天之位既易，则天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恐失宗祖报本之道。代宗从之。至永泰二年，关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执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诏旨令百司议，乃止。先是谏议大夫黎干亦奏称：“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发十诘十难以明之，疏奏，不纳。



总　论

史册之兴，其来久矣。苍颉代结绳之政，伯阳主藏室之书。晋之董狐，楚之猗相，皆简牍椎轮也。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诸无大小。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范煜绌公才而采私论，舍典实而饰浮言。陈寿意不逮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国家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言，贼狙诈之。刊浮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

玄　怪　录

〔唐〕牛僧孺　撰

卷　一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榇，恩者煦之，仇



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来，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硙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者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卒，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

"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舍，

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裴谌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谌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垂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飞凤，与仙翁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影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谌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朏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

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行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谌也。遽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濑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官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谌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或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倏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谌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阿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谌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官，久食腥膻，

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人，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录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馔，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座。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

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筝，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也。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筝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般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舞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沉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晓，裴召前黄头曰：“送赵氏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难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往复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

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群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后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得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筵足徵，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

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

韦　氏

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徵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

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关，与新妇渡水，迨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于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焉。自入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焉，又无人而大开，遂入。及坏戟门，亦开，又入。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人来诟逐，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必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诟，且呼老人令遂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本句疑有脱误）。"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惟妻与妇□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籍役者，得□例焉。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阉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

噫！梦信徵也，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又何以偕焉。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尝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逃窜，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自出。无有憩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未几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如此，吾党岂不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文即曰口号联句也。吟咏既朗，无有听之甚悉。其一衣冠长人曰：

"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为子发。"

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

"嘉宾良会清夜时，辉煌灯烛我能持。"

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

"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

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诗曰：

“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

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羡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亦不能加耳。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郭代公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迳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下灯烛辉煌，牢馔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

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人而复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衣吏人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人。”有戈剑弓矢翼引以人，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须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于此矣。寻其血踪，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榇而来，将收其尸以备殡殓。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告焉。乡老共怒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少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

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中国，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公命。”

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镬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劚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

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得免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闱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者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援谕，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

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至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诛，因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投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外有四五个客。”蜗儿即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二小童持烛自中门出，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清宵良会，殊是所愿。”即命酒合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李来。”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子耶？”污蠖曰：“仆久从宾贡，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者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

寝。迟明叙别，恨恨俱不自胜。

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蜗螺丁子，皆大常者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卷 二

崔 环

安平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荥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遂行数百步，入城。城中有街两畔，官林相对，绝无人家，直北数里到门，题曰“判官院”。见二吏迤逦向北，亦有林木，袴靴秣头，佩刀头，执弓矢者，散立者，各数百人。同到之人数千，或杻，或系，或缚，或囊盛耳头，或连其项，或衣服俨然，或簪裙济济，各有惧色，或泣或叹。其黄衫人一留伴环，一人告。俄闻决人四下声，既而告者出曰：“判官传语：何故不抚幼小，不务成家，广破庄园，但恣酒色！又虑尔小累无掌，且为宽恕，轻杖放归，宜即洗心，勿复贰过。若踵前非，固无容舍。”乃敕伴者令送归。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环泣曰：“弃背多年，号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颜不遥，乞一拜见，死且无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见也。”环曰：“向者传语云已见责。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人则不得归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胫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视，其两胫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济，匍匐而行，举足甚艰。同到之人，叹羡之声，喧于歧路。

南行百余步，街东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为日虽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贫。各有许惠资财，竟无暇取，不因送郎阴路，无因得往求之。请即暂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顷即来。诸处皆是恶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讫各去，久而不来。环闷，试诣街西行，一署门题曰“人矿院”，门亦甚净。环素有胆，且恃其父为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过屏障，见一大石，周回数里。有一军将坐于石北厅上，据案而坐，铺人各绕石及石上，有数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铁椎椎人为矿石。东有杻械枷锁者数千人，悲啼恐惧，不可名状。点名拽来，投来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军将判之，一吏于案后读之云：“傅某狱讫。”鬼亦捧云。其中有傅硙狱者，付火狱者，傅汤狱者。环直逼石前看之，军将指之云：“曹司法严，不合妄人，彼是何人，敢来闲看!”人吏竞来传问，环恃不对。军将怒曰：“看既无端，问又不对，傍观岂如身试之审乎?”敕一吏拽来锻之。环一魂尚立，见其石上别有一身，被拽扑卧石上，大锤锤之，痛苦之极，实不可忍。须臾，骨肉皆碎，仅欲成泥。二吏者走来，槌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闲行，何故来此?”

遂告军将曰："此是判官郎君，阳禄未终，追来却放，暂来人者。无间地狱，人不须臾。遂道如斯。何计得令复旧?"军将者亦惧曰："初问不言，忿而处置，如何?"因问诸鬼曰："何计得令复旧?"皆曰："唯濮阳霞一人耳。"曰；"远近?"曰："去此万里。昨者北海王与化形出游，为海人所损。其王请出，今亦未回。"乃令一鬼召之。

有顷而到，乃一瞽眇目翁也，应急而来，喘犹未定。军将指环曰："何计?"霞曰："易耳。"遂解衣缠腰，取怀中药末，糁于矿上团扑，一翻一糁，扁槎其矿为头顶及身手足，剜刻五脏，通为肠胃，雕为九窍，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项曰："起!"遂起来，与立合为一，遂能行。大为二吏所贵。相与复南行。将去，濮阳霞抚肩曰："措大，人矿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许一钱。"环许钱三十万。霞笑曰："老吏身忙，当使小鬼枭儿往取，见即分付。"

行及城门，见一吏南走，曰："黄河欲分一枝，前者天令三丁取一，计功不计，今请二丁取一。"二吏以私行有矿环之过，恐宣之怒环而召也，谓环曰："彼见若问，但言欲观地狱之法，以为儆戒，故在此耳。"吏见果问，环答之如言。遂别去复行。

须臾，至荥阳，二吏曰："还生必矣。某将有所取，能一观乎?"环曰："固所愿也。"共入县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怀中绳系床上女人头，尽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气，气尽乃拽下，皆缚之。同送环家，入门，二吏大呼曰："崔环!"误筑门扇，遂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后数日，有枭鸣于庭，环曰："濮阳翁之子来矣。"遂令家人刻纸钱焚之，乃去。疾平，潜寻所见妇人家，乃县纠郭霈妻也。其时尚未有分河之议，后数日，河中节度使司徒薛公平议奏分河一枝，冀减冲城之势。初奏三丁取一，既虑不足，复奏二丁役一，竟如环阴司所见也。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叶深红，异香成烟，箸物霏霏。

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

"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



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

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椑，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呼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

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
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
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
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

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急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

崔书生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周逻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莳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驭当疲，敢具箪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

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车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聘媵。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书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待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川，川中异香珍果，不可胜纪。馆于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生遗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合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回望千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常见玉合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在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



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追卒。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悉无异人。

惠问曰："汝何时来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总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也。隐侯哀宣城无辜，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在圹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娘子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领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咬头将至此，以到今日。"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索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家娘子?"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家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琴瑟不睦，何宣城颜严，则礰石抵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娘子，美资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尝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典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日一朝晋、宋、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何如?"即皆喜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索轻素作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即令工人为图之，使被锦绣。轻素喜笑曰："此度非论舞姬，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有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鸡角人骨，紫鹤吃黄角甲（疑此处有脱误，"黄角甲"，《广记》作"黄鼠申"，"申"字或属下读)，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言讫而灭。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云："神君新纳一夫人，要翠花钗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识，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云。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热数日方定。召医，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阳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旁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自叹吟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须发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虽无所解，然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正与和且耶联句

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遂见一门，门启，华堂复阁甚绮秀，馆中有樽酒盘杓。麻大揖庭俊同坐。

良久，门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即降阶相让，还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诗头来未？”麻大自书题目曰：“同在浑平原门联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

自与慎终邻，馨香遂满身。
无关好清净，又用去灰尘。

且耶良久乃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于是且耶即吟曰：

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
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

庭俊犹未悟，见其馆华盛，因有淹留歇马之计，乃书四言云：

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
如使冯驩在，今希厕下宾。

且耶、麻大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得在浑家，一日自当足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身在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后顿愈，不复更发矣。

顾　总

梁天监元年，顾总为县吏，数被鞭棰，尝郁郁愤怀，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见顾总曰：“刘君，颇忆畴昔周旋否？”总惊曰：“弊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生前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今当不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有记室音旨。”因出袖中五轴书示总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藻思泉涌。

其集人多有本，惟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目曰《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



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

在汉绝纲纪，溟渎多腾湍。
煌煌魏世祖，拯溺静波澜。
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
始从众君子，日侍贤主欢。
文皇在春宫，烝孝逾问安。
监抚多余闲，园圃恣游观。
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鸾。
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溥。
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
被命仰为和，顾征成所难。
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
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
今朝坤明国，再顾簪蝉冠。
侍游于离宫，高蹑浮云端。
却忆西园时，生死暂悲酸。
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
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

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取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名似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余同览镜，余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余。'渠立应余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余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余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相斫道乎？'余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子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开国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明国家累悉无恙，贤小娘子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

忆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
就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
与儿买李市甘瓜。

诵讫，总不觉涕泪交下，为一章寄娇羞娘子：

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
时殊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访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

乃携《刘桢集》五卷，并具陈见王粲、徐幹之状，仍说前生是刘桢。县宰因见桢卒后诗，大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即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矣。时人勖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进修哉！"

周静帝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臈臈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

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伺隙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闻而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死者相继，周岁无复孑遗。水银后亦失所在。



刘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下憩。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于是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明府，一女郎为录事，明府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祇果山，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纠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判官，怕六姨姨不欢，深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刘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须传翠簪，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绥下坐，使说令，紫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齐唱迭和。歌曰：

> 明日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
> 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又歌曰：

> 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
> 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人。

又歌曰：

> 玉户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
> 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
> 王欢转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人拜曰："婆提王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传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连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谛视之，拾得翠钗数只。将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颜而谏之。虽加削责，亦不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尝因事暇偶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为录事，知之乎?"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牒精练，将分疑狱，必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者。"印处分明，及后署曰倨。慎谓使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府即知矣。"因持大布囊，内慎于中，负之趋出兖州郭，致囊于路左，汲水为泥，封慎两目。

慎目既无所睹，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矣。"便令写出，抉去目泥，便赐青缣衣、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式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纷纭，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余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尔，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常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

俄顷审通至，曰："此易耳，君当判以状申。"府君曰："尹善为我辞。"即补充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恣奸行。令狐寔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狱，仍录状申天曹者。"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匮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谪。府君可罚不紫衣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者。"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情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无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则甘罪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无亲；若使奉主，何由得一? 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

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并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者。”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处置者。”府君悦，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一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寿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促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角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见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家也。

卷　三

开元明皇幸广陵

开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谓叶仙师曰：“四方之盛，陈于此夕，师知何处极丽？”对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帝曰：“何术可使吾一观之？”师曰：“待御皆可，何独陛下乎。”俄而虹桥起于殿前，板阁架虚，栏楯若画。师奏：“桥成，请行，但无回顾而已。”于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黄旛绰、乐官数十人从行，步步渐高，若造云中。

俄顷之间，已到广陵矣。月色如昼，街陌绳直，寺观陈设之盛，灯火之光，照灼台殿。士女华丽，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现于五色云中。”乃蹈舞而拜，阗溢里巷。帝大悦焉，乃曰：“此真广陵也？”师曰：“请敕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后可验矣。”于是作乐云中，瞻听之人，纷坛相蹈。曲终，帝意将回，有顷之间，已到阙矣。帝极喜。

人或谓仙师幻术造微，暂炫耳目。久之未决。后数旬，广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云自西来，临孝感寺道场上，高数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终西去。官僚士女，无不具瞻。斯盖陛下孝诚感通，玄德昭著，名应仙录，道冠帝图。不然，何以初元朝礼之晨而庆云现，小臣贱修之地而仙乐陈。则垂衣裳者徒闻帝德，歌《南风》者才洽人心，岂与盛朝同日而语哉！”上览表，大悦，方信师之不妄也。

袁洪儿夸郎

陈朱崖太守袁洪儿，小名夸郎，年二十，生来性好书，乐静，别处一院，颇能玄言。



尝野见翠翠鸟，命罗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彻烛长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鸟所在，见一双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为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剧韵，人为三言四言句诗，一句开口，一句合咏。春诗曰：'花落也，蛱蝶舞，人何多疾，吁足忧苦。'如剧韵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不能尽记得。"夸郎甚异之，曰："汝是谁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从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使为袁郎子罗得。封郎去此不远，但具主人之礼，少顷封郎即至。"夸郎乃命酒具茶器，未移时，翡翠至，曰："封郎在门外。"出见一少年，可二十余，言辞温雅，风流爽迈。揖让登席，讨论子史，自晡竟夕，宾主相得。夸郎曰："足下高居，当垂见喻。"封郎曰："平仲来日当有蔬馔奉邀，然非仆本居，赘于琅琊耳。"再三殷勤而别。

及明日辰后，有小童前拜曰："封郎使归儿送书，令从二郎引路。"启书读曰："佳辰气茂，思得良会，驻足层台，企俟光仪，唯足下但东驰耳。"夸郎即策马从之，可行十里，忽见泉石萦彻，异花骈植，宾馆宏敞，穷极瑰宝。门悬青绡幕，下宛一尺余，皆燕兽炭。夸郎与封郎相见，方顾异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笔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犹未毕！"但令去火，而幕色尤鲜。坐未几，又有四人出宅，皆风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其名曰准、曰推、曰惟、曰淮。"夸郎相见坐讫，即有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盘至，珍羞万品，中有珍录，无不殚尽。王淮曰："有少家乐，请此奉娱。"即有女娃十余人并出，别有胡优，咬指翘足，一时拜员外，资次即为给舍。淮指二妓曰："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称亚于绿珠。"于是丝竹并作，铿锵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寝，封生谓夸郎曰："此亦足为富贵，然丈人为太守，当不以此盛。"夸郎曰："不以鄙贱，百倍行采，不审何以致之？"封生曰："君诚能结同心，仆便请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请袁君思之。"夸郎曰："但恐龙门下难为鱼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长，即出曰："允矣！明日吉，便为迎日。"夸郎大悦，许之。

明日，王氏昆弟方陈设于堂下，茵榻帷帐，赫然炫目。及夸郎入，帘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动趋跄，犹似把书人学时。"又老青衣过，夸郎拜谢讫，目之。即又笑曰："禽霏□无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将暮，傧来皆至，有青衣持笺催妆诗，夸郎下笔赋诗曰：

好花本自有春晖，不偶红妆乱玉姿。
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将多少借光仪。

其余吉礼，无不毕备。篇咏甚多，而不悉记得。唯忆得咏花扇诗曰：

圆扇画方新，金花照锦茵。
那言灯下见，更值月中人。

夸郎妻殊丽绝国，举止闲雅，小名曰从从，正名携。第二十七仪质亦得类娣娣，辩捷善戏谑，赠袁郎诗曰：

人家女美大须愁，往往丑郎门外求。
昨日金刚脚下见，今朝何得此间游？

及后，班坐桐阴，封平仲鼓琴，顾谓夸郎曰："姨夫岂无一言相赠？"夸郎即赋诗曰：

宾匣开玉琴，高梧追烦暑。
商弦一以发，白云飘然举。
何必苍梧东，激琴怀怨浦。

夸郎日恣余啸，遂无归思。忽觉妻皆惨，又饰行装。夸郎问封生，封生曰："丈人晋侍中王济也，久为阴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贤尊在此，不能俱往，则当从此有终天之别。"其妻呜咽流涕曰："君本自殊途，不期与会，致今日之别，亦封郎二兄之过。"遂闻外人呼声，走出，回顾已苍然不复见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数月犹恍，往往奔至前所，别无所见，复涕泣而退，终岁乃如故。

张　左

前进士张左，尝为叔父言：

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叟自斜径合路，左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于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问所从来。"左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我潦倒，欲嚏吾释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扑马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左方疲倦，取酒将饮，就请曰："箪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饮讫，左觇其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然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见梁陈隋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录者语子。"

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为欢。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既觉，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于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托跋烈，许之。

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合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生前梓潼薛君曹也，好服木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酒酣畅，大言曰："薛君曹疏澹若此，何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知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曹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曹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曹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倘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盍从吾游。或能使留，则君无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曹，君曹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翠竹，萦绕香甸。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瑰丽。君曹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侧，谓君曹曰："此国大小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翡翠帘帷。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人，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视。有高冠长鬣绛纱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大素，国既百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录大夫。"君曹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薄，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

风软景和丽，录花馥林塘。
登高一怅望，信美非吾乡。

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卿有何自忆耶！"遂疾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居处，随视童子亦不见，因问诸邻人，邻人云："失君曹已七八年矣。"君曹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曹卒，遂生于申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想未尽，不可长生。然汝由此寿千岁矣。吾授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鹿革中。"

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左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此卷八事，无非叟之所说。其夕将明，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炭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左遽寻之，已复不见。时贞元中。



萧至忠

唐中书令萧至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鞟，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腊。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

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觇之。即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猎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

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
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

"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斑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

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二符，取水噀之，二符即飞去。

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李汭言

汉中从事李汭言：

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投止，因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纳之，计无所出，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为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即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亦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尉妻曰："兼琼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服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驴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绡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觇于帷下。及尉妻人，光彩绕身，美色旁射，不可正视，坐皆慑气，不觉起拜。食归，三日而卒，红坏立尽。

兼琼大骇，具状录奏闻。帝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帝即召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惟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买山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访。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人，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至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帝召问，张果犹在席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俟仙伯言耳。"因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帝放还，出后不知所在。

南缵

广汉守南缵尝为人言：

至德中有调选得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错误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于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谓崔君曰："君为阳道录事，某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录之，即与连辔人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

青袍人至厅，与崔生同坐受谒，通胥徒、僧道等讫，次通辞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迫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

崔生妻令回。崔生试问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即请却回。青袍人令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具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人亦偕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

崔生至同州，问妻子，妻子云："病七八日，冥然无知，神不识生，愈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记阴道见崔生时，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也。

侯 遹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黄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近甸良田别墅，货买甚多。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厕下坐。遹怒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杯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忆记乎？"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妓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桔园。因霜后，诸桔尽收，余有两大桔，如三斗盎。巴人录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桔。剖开，每桔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长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相与决赌。决赌讫，一叟曰："君输我海上龙王第七女须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枝，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宝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緉，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桔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来如此，似在陈隋之间，但不知的年号耳。

刘法师

贞元中，华州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

缝掖而面黧瘦，来居末座，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往，亦当无闷。"

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萝攀葛，才有鸟道，经过崖谷险绝，虽猿狖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迳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人，法师随公弼亦人，其人乃怒谓公弼："何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乃云台刘法师也，余交战，故请来此，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内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能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糁之以饮法师，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噀东谷中，乃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回顾，惟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见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

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

昭应县尉薛公幹为僧孺叔父言也。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妪，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走腾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

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觇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馔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蝤蛴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贯酒欲饮，黄冠因啭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

当昏醉时，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伟。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篠簜，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上，纷错满树，四时不敢，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莸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纴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鸦、鹞、鸲、鸽、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蓦驳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瘖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餐，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所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俾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至地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人各相惠多与。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既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

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



卢公焕

黄门侍郎卢公焕，为明州刺史，属邑象山县，溪谷迥无人处，有盗发墓者云：初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墓。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尹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人其隧路，渐至圹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

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禁之。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货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见已，尝不免两损。"言讫却人，门复合如初。

盗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弗允说，两扇欻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解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黄门令覆视其墓，其中门内有一石床，骸枕之类，水漂已半垂于下，因却为封两门，窒其隧路矣。

吴全素

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牌来召者，全素曰："礼闱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人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硙司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牍，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检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出身，其后三年衣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牍。"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迟，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羡而泣者不可胜纪。

既出其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归不得，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



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忿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力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曰："然则何以言事?"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华，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人，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魇不悟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

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耶？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全素曰："固所愿也。"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让当寝床，有抽瓦折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拽于堂前，以绳囚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者，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生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净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若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荧煌，言语切切，沙门二人，当窗读《八阳经》。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

一吏曰："事毕矣，送君去。"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



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乃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端，足可以诫其知进而不知退者。

掠剩使

杜陵韦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卒于官。

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吏跃马而来，骑从数十，而貌似璞。见元方若识，而急下马避之，入茶坊，垂帘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帘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帘入见，实裴璞也，惊喜拜之，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从吏之赳赳焉？"裴曰："吾为阴官，职辖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陇右三川掠剩使耳。"曰："何为典耶？"曰："吾职司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人之转货求丐也，命当即□，忽遇物之箱稀，或主人深顾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啄，无非前定，况财实乎？阴司所籍，其获有限，获而逾籍，阴吏状来，乃掠之也。"韦曰："所谓掠者，夺之于囊耶，窃之于怀耶？"裴曰："非也。当数而得，一一有成，数外之财，为吾所运。或令虚耗，或沽横事，或买卖不及常价，殊不关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学者善之本。德之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财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遗子，又当复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于泾殊无所得，诸镇平平耳。人生有命，时不参差，以道静观，无复违挠，勉之哉！璞以公事，顷入城中，阴冥数限，不可逾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马。元方固请曰："阔别多年，忽此集会，款言未几，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廨署，置在汧陇，阻吐蕃，将来虑其侵轶，当与阴道京尹，共议会盟。虽非远图，聊亦纾患，亦粗安之计也。戎马已驾，来期不遥，事非早谋，不可为备，且去！且去！"上马数里，遂不复见。其所遗，乃真白金也。怅然而西，所历之获，无差其说。

彼乐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浑骚动，朝廷知之，又虑其叛，思援臣以为谋，宰相莅盟，相国崔公不欲临境，遂为城下之盟，卒如其说也。

叶天师

开元中，道士叶静能讲于明州奉化县兴唐观。自升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来而后去，必迟迟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讲将罢去，愈更淹留。听徒毕去，师乃召问。泣拜而言，自称鳞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陈，既蒙下问，敢不尽其诚恳。位实非人，乃实藏之守龙也。职在观南小海中，千秋无失，乃获稍迁，苟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罚。今九百余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忧午日午时，其术即成，来竭



水乾，宝无所隐。弟子当死，不敢望荣迁，然千载之炎海，诚不可忍。惟仙师哀之，必免斯难，不敢忘德。”师许之，乃泣谢而去。

师恐遗忘，乃大书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其日赴食于邑人，既回方憩，门人忽读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今方欲午，吾师正憩，岂忘之乎？”将入，师已闻，遽问曰：“今何时？”对曰：“顷刻未午耳。”仙师遂使青衣门人执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见黑云惨空，毒风四起，有婆罗门仗剑，乘黑云，持咒于海上连喝，海水寻减半矣。青衣使亦随声堕焉。又使黄衣门人执朱符奔马以往，去海一百余步，又喝，寻堕，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龙跳跃浅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执黄符以往，僧又喝之，连喝不堕。及岸，则海水才一二尺，白龙者奋鬣张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随手水复。婆罗门抚剑而叹曰：“三十年精勤，一旦术尽，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既空海恬然，波停风息，前堕二使，亦渐能起，相与偕归，具白于师。未毕，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几死于胡术，非仙师之力，不能免矣。位也，惧不克报，然终天依附，愿出门人，可指使也。若承师命，虽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门人焉。

师以其观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十里之外，阖观患之。他日，师谓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怜其汲远，思绕观有泉以济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师能见活，又脱千年之苦，岂可辞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将拒，俟战胜然后可。令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复，然后归，庶几有从命□□之功。”合观从之。过期而还，则石甃绕观，清流潺潺，既周而南，入于海，黄冠赖焉。乃题渠曰：“仙师渠”。师所以妙术广大天下，盖龙之所助焉。

许元长

许元长者，江陵术士焉，客淮南。御史陆俊之从事广陵也，有贤妻，待之情分倍愈于常。俄而妻亡，俊之伤悼，情又过之。每至春风动处，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展转忘寐，思苦畏叹，或伫立无憀，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矣，全失壮容，骤或雪鬓。

他日元长来，陆生知有奇术，试以汉武帝李夫人之事诱之，元长曰：“此甚易耳。”曰：“然则能为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瞥见而已。元长又异焉。”陆曰：“然则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从容尽平生之意。”陆喜极拜曰：“先生诚致之，顾某骨肉，手足无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仿佛能记乎？”曰：“然。”于是择癸丑日，艮宫直音，空其室，陈设焚香之外，悉无外物。乃备美食，夜分，使陆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长曰：“夫人之来，非元长在此不可。元长若去，夫人隐矣。侍御夫人久丧，枕席单然，魂（以下缺文)。”

卷 四

马仆射总

检校右仆射总，元和末节制东平。长庆二年六月十日午时，寝熟，梦二军吏乘马入中门，及阶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统屈公。"公惊曰："都统谁耶?"曰："见则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统之命，仆射不合辞。"不觉衣服上马。一吏引，一吏从，遂出郓州北郭门数百里，入城又数十里，见城门题曰："六押大都统府"。门吏武饰，威容甚严。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门，正北百余步，有殿九间，垂帘下有大声曰："屈上阶。"阴知其声，乃杜司徒佑也，遂趋而升，二阉竖出卷帘。既而见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见极喜，慰劳如平生。遂揖坐，都统曰："莫怪奉邀否？佑任此官，年劳将转，上司许自择替。中朝之堪付重权者，今揣量无逾于阁下者，将欲奉托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统'，□□不是过也，且以大庇亲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驹过隙，谁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时易失，苟非深分，岂荐自代。权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为节制，死岂为民？阳禄方崇，阴位谁顾。直使为王且不愿，况都统哉?"杜曰："上请授公，天命难拒。文符即下，何能违天!"公曰："天听甚卑，亦从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诬其天命乎?"杜曰："终与公，公岂能免。"公曰："终不受，都统安能与？必若以鬼相逼，岂无天乎?"杜乃顾谓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谐矣!"公曰："渴，请两盂茶。"杜仍促煎茶。从吏曰："仆射既不住，不合饮此茶。况时热，不可久住，宜速命驾。"

俄而牵马立于故处，公辞将去，都统步步送之。既下阶，执手曰："勉修令图，此位终奉。"遂乘马南行，旧吏引从如初，乃却从故道（*以下疑有阙文*）

华山客

党超元者，同州郃阳县人。元和二年隐居华山罗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风景甚好，忽闻扣门之声。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绝代，异香满路。"超元邀之而入，与坐，言词清辨，风韵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识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即必非寻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来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欢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冢之妖狐也。学道多年，遂成仙业。今者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娱，笑言之会，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怀疑，若徇微情，愿以命托。"超元唯



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五坊箭下。来晚猎徒有过者，宜备酒食以待之。彼必问其所须，即曰：'亲爱有疾，要一猎狐，能遂私诚，必有殊赠。'以此恳请，其人必从。赠礼所须，今便留献。"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道成之后，奉报不轻。"乃拜泣而去。

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谓曰："我猎徒也，宜为衣冠所恶。今党郎倾盖如此，何以报之？"因问所须，超元曰："亲戚有疾，医藉猎狐，其疾见困，非此不愈。"乃祈于诸人："幸得而见惠，愿奉五素为酒楼费。"十人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突走绕大冢者，作围围之，一箭而毙。其徒喜曰："昨夜党人固求，今日果获。"乃持来与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潜送穴中，以土封之。

后七日夜半，复有扣门者，超元出视，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谢曰："道业虽成，准例当死，为人所食，无计复生。今蒙深恩，特全毙质，修理得活，以证此身。磨顶至踵，无以奉报。人尘已去，云驾有期，仙路遥遥，难期会面。请从此辞。药金五十斤，收充赠谢。此金每两值四十缗，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有青云出于冢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焰方炽，能思静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间，暂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讫而去。明晨专视，果有青云出于冢上，良久方散。

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耳。

尹纵之

尹纵之，元和四年八月肄业中条山西峰。月朗风清，必吟啸鼓琴以怡中。一夕，闻檐外履步之声，若女子行者。纵之遥谓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远，每闻郎君吟咏鼓琴之声，未尝不倾耳向风，凝思于蓬户。以父母训严，不敢来听。今夕之亲有适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独止。复闻久慕之声，故来潜听。不期郎之闻也。"纵之曰："居止接近，相见是常。既来听琴，何不入坐？"纵之出迎，女子乃拜。纵之略复之，引以入户，设榻命坐。仪貌风态，绰约异常，但耳稍黑。纵之以为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闲寂，颇积愁思，得此甚惬心也。命仆夫具果煮茗，弹琴以怡之。山深景静，琴思清远，女意欢极。因留宿，女辞曰："父母如何？"纵之曰："喜会是赴，固不夜归。五更潜复闭户为独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觉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欢，誓将白首。绸缪之意，无不备尽。

天欲曙，衣服将归，纵之深念，虑其得归而难召也，思留质以系之。顾床有青花毡履，遽起取一只锁于柜中。女泣曰："妾贫，无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当跣

足而去，父母召问，何以说告焉？杖固不辞，绝将来之望也。”纵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严，闻此恶声，不复存命。岂以承欢一宵，遂令死谢？缱绻之言，声未绝矣，必忘陋拙，许再侍枕席，每夕尊长寝后，犹可潜来。若终留之，终将杀妾，非深念之道也。绸缪之欢，弃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请与之，一夕不至，任言于邻里。”自五更至晓，泣拜床前，言辞万端。纵之以其辞恳，益疑，坚留之。将明，又不敢住，又泣曰：“妾前生负郎君，送命于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修文求名，终无成矣！”收泪而去。

纵之以通宵之倦，忽寝熟，日及窗方觉，闻床前腥气，起而视之，则一方凝血在地，点点而去。开柜验毡履，乃猪蹄壳也。遽策杖寻血而行，至山下王朝猪圈，血踪入焉。乃视之，一大母猪，无后右蹄壳，血引墙下，见纵之怒目而走。纵之告王朝，朝执弓矢逐之，一矢而毙。其年纵之山下求贡，虽声华籍盛，终终无成，岂负之罪欤？

王　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时，自洛之缑氏庄。乃出建春门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冢，前有白衣姬设祭而哭甚哀。煌微觇之，年适十八九，容色绝代。傍有二婢，无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适河东裴直，未二年，裴郎乃游洛不复，小娘子讶焉，与某辈二人，偕来到洛，则裴已卒矣。其夫葬于此，故来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归？”曰：“小娘子少孤无家，何归？顷婚礼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驻洛，必谋从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无妇。庄居缑氏，亦不甚贫，今愿领微诚，试为咨达。”婢笑，徐诣姬言之。姬闻而哭愈哀，婢牵衣止之，曰：“今日将夕矣，野外无所止，归秦无生业。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赡，固不急于衣食。必欲他行，舍此何适？若未能抑情从变，亦得归体，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结发事裴，今客死洛下，绸缪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无谢裴恩。未展哀诚，岂忍他适。汝勿言，吾且当还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归洛非有第宅，决为客之于缑，何伤？”婢复以告。姬顾日将夕，回称所抵，乃敛哀拜煌，言礼欲申，哀咽良久。

煌召左右师骑。与煌同行十余里，偕宿彭婆店，礼设别榻。每闻煌言，必呜咽而泣，不敢不以礼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别业，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诚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顾。身今无归，已沐深念。请备礼席，展相见之仪。”煌遽令陈设，对食毕，入成结褵之礼，自是相欢之意，日愈殷勤。观其容容婉娩，言词闲雅，工容之妙，卓绝当时。信誓之诚，惟死而已。

后数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术之士也，素与煌善，见煌颜色，大异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久耶？”煌笑曰：“纳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令能速绝，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断矣，玄言亦无能奉救也。”



煌心不悦，以所谋之事未果，白不遣人请归〔此句疑有脱文〕，其意尤切。缠绵之思，不可形状。

更十余日，煌复入洛，遇玄言于南市，执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决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时，其人当来，来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与煌别，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煌及取其符而怀之。既背去，玄言谓其仆曰："明日午时，芝田妖当来，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视其形状，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人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时视之，坐死耶？"其仆潜记之。

及时，煌坐堂中，芝田妖恨来，及门，煌以怀中符投之，立变面为耐重鬼。鬼执煌，已死矣，问其仆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见！"反捽煌，卧于床上，一踏而毙。日暮，玄言来候之，煌已死矣。问其仆曰："何形？"仆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满，自合择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满三千年亦当求替。今既卧亡，终天不复得替矣。"前睹煌尸，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传之仆。

岑　曦

进士郑知古，睿宗朝客于相国岑公门下，有日矣。一夕，寝于内厅。夜分，远闻众闹祈哀之声。倾耳听之，声声渐近。既而分明闻其所救人曰："岑氏寒微，未达于天下，幸而生之。曦谬掌朝政，其心畏惧，未尝敢危人。设使妇人而持权者，其心亦猛于曦也。即曦□□御物，生无怨人，死无怨鬼，何所触犯，而当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当使曦以阴钱百万奉谢。"泣告之声盈路。俄见大鬼丈余，蓬头朱衣，执长剑逾墙而入，有丈夫、妇女、老者、少者亦随之入，或自投于墙下遮拜，其辞恳切。大鬼不顾，又逾中门，众已纷纭而入。食顷，闻阖门大哭之声，惊起听之，大鬼者执曦头仍出，门内哭声极哀，若有大祸。衙鼓将动，稍稍似息。知古徨不知所为，行于廊下，以及鸣鼓。

鼓发，中门大开，厩吏乃惊焉。导从之士，俨立于门下矣。知古微觇之，闻曦起而靧矣。有顷，朝天时至，执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抚马欲上，忽扪其颈曰："吾夜半项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书吏为简，请展前假小憩之。遂复入，行数步，回曰："今晨有事，须自对敭。"强投简而登马。知古所见中夜之事小验，益忧。有顷，一骑奔归曰："相国伏法□，家当籍没！"知古逾垣而出，免焉，法司所诘。前拜泣而求恕者，盖岑氏之先也。

仆常闻人之荣辱，皆禀自阴灵。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内，其可忽之乎！

李 沈

陇西李沈者，其父尝受朱泚恩，贼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产童仆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读书弹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群，群弟进士于，皆执门人礼，即其所与敫者，不待言矣。常与处士李擢为刎颈交。

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谓沈曰："吾有故将适宋，回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闻其去，离思浩然，遂登舟。初约一程，程尽则曰："兄之情，岂尽于此?"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别，直抵濉阳。其暮，擢谢舟人而去，与沈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诚久，兄识擢何人也?"沈曰："辩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顷为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时。阴道公事，故不任昼，乃得与兄同游。今去阴迁阳，托孕于亲已五载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艺难为疋，唯虑一舍此身，都醉前业，祈兄与醒之耳。然擢孕五载，寓亲腹中，其家以为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货而为。擢尚未往，神固何为。兄可往其家，朱书"产"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绢素。兄得且去，候擢三岁，宜复来视之，且曰："主人孙久不产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儿奇惠，今三载矣，思宿以告之，故复来也。"可取儿抱卧，夜久，伺掌人闭户，即抱于静处呼曰："李擢记我否?"儿当啼，啼即掌之。再三问之，擢必微悟。兄宜与擢言洛中居处及游宴之地，擢当大悟，悟后此生之业无孑遗矣。此事必醒素以归，擢乃后荣盛，兄不可复得从容矣。兄声名籍甚，不久当有大谏之拜，慎勿赴也，赴当非寿。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车门，即擢新身之居也。言讫，泣拜而去。

迟明，沈策杖访之，果有胡村。叩门求憩，掌人翁年八下余，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忧色，沈问之，翁曰："新妇孕五载矣，计穷术尽，略无少征。"沈因曰："沈道门留心，颇善咒术，不产之由，见之即辨。"遽令左右召新妇来，沈诊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于是令速具产所帷帐床榻毕，沈执笔若祝者，朱书"产"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极喜，奉绢三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儿不常也，三岁当复来为君相之。"言讫而去。

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岁矣，愿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许之。沈夜伺人静，抱之远处，呼曰："李擢，今识我否?"儿惊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见我不记耶?"又掌之，儿愈啼。而问之者三四，儿忽曰："十六兄果能来此耶?"沈因与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归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儿有重禄，乃成家之贵人也，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赠绢五十疋，因取别。乃忆醒素之言，盖以三才五星隐其成数耳。

以沈食禄而诛，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贪禄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辑 佚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

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挈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

崔 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若焚之。"因尔不见，竟失其本。

郑 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馔饮。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盐》。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裤及头髻花红朱粉等。

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蘧蒢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怃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冢。冢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

元　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命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候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

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
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

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笔抄诗言：

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
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
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
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
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
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

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

岑　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

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

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

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

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劲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未期，良用惶骇。

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

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
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

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臼，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馔珍筵，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

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潜备锹锸，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锸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

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

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

苏履霜

太原节度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日明远遽进，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会为侍中之部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索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人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

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云："舍利何词?"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俟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

景　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张或然。"

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嘱："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比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终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正拜。"后果如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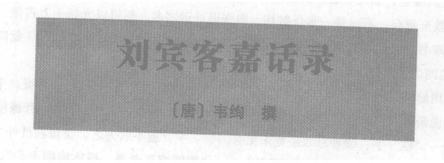
卢顼表姨

洺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

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存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瘗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

狐诵通天经

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凭棺读书。元仲搏之不中，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忽有胡秀才请见，曰行周，仍凭棺读书者。裴曰："何书也?"曰："《通天经》，非人间所习。足下诚无所用，愿奉百金赎之。"裴不应。又曰："千镒。"又不应。客怒，拂衣而起。裴内兄韦端士，已死，忽逢之，曰："闻逐兔得书，吾识其字。"乃出示之。韦云："为胡秀才取尔。"遂失不见。裴亦寻卒。



刘宾客嘉话录

〔唐〕韦绚 撰

序

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拿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

正 编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炽，城孤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加金吾将军表》曰："想峨嵋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绿耳于玄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献，膻臊阙廷，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余阵。主辱臣死，当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励将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安施。"又《夜闻笛诗》曰："岧峣试一临，虏骑俯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吟。"时雍邱令令狐潮以书劝诱，不纳。其书有曰："宋七昆季、卫九诸子，昔断金成契，今乃刎颈相图"云云。时刘禹锡具知宋卫，耳剽所得，濡毫有遗，所冀多闻补其阙也。又说：许远亦有文，其祭纛文为时所称。所谓"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鸠翔，危堞龙



攫。”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是一张仆射耳，则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巡性明达，不以簿书介意。为真源宰，县有豪华南金，悉委之。故时人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闻之，不以为事。

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遂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臣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炉，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卢齐卿暴死，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罢。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亡。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副，时德宗在梁，奏的合过，况曹王有功，且亲也。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的过否?”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过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谓赵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又问之，“且我有宰相分无?”曰：“有。”崔曰：“远近?”曰：“只隔一两政官，不至三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诸僚皆知其说，是日悉之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改，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此。”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为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恐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崔忧间，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曰：“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时宰相。”薛讶忿之，嘿然不乐。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始前进士，我

已正郎，势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后姜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师泾，得其军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崔在姜后，离虔州后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也。

李丞相泌谓德宗曰："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岂郎。"圣颜不悦。泌曰："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宝，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德宗问："卿从道门，本师复是谁?"渠牟曰："臣师李仙师，仙师师张果老先生。肃宗皇帝师李仙师，为仙帝。臣道合为陛下师，由迹微官卑，故不足为陛下师。"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

德宗降诞三日，玄宗立于高阶上，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寿六十三。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后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岂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受命，享国绵远，岂徒然哉。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

时，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被贼伏弩射之，中万春面，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询问巡，知是万春，乃言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与潮书，曰"仆诚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圣主，畴则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须展志"云云，"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数加益智之丸，无令病入膏肓，坐亲斧锧也。"

琼州地名朐腮，朐腮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虫，盖其状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鸣，其形朐腮。

绚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与"子夜"何也？公曰："未详。"

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矣。""计"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自王府长史三年为新罗使，始得郎中，朱绂。因见宰相，自言此事。时宰不知是谁，曰："大是急流。"



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纳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陈首，不可过三日，过则舆榇相见。"其纳贿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赍其榇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榇中，令不良人，命取钉钉之，送汴河讫，乃请见廉使。使叹赏久之。后公为大梁节度使，人问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哑如应曰："是。"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诸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丞相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

菜之菠棱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陶，因张骞而至也。绚曰："岂非颇棱国将来而语讹为菠棱耶。"

杜丞相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真、卢新、州杞、陆丞相贽、张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大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

范希朝将赴镇太原，辞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处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应，亦且恕，至第三遍不应，即任郎中员外下手插打得。""插打"为造箭者插羽打干，言攒箭射我也。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河东张嘉贞为平姚，见河东碑为文书甚佳。及过，面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事书史册。

蔡之将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头不变。又有雀数百，同为一窠，皆丝絮为之。有群鸟同巢，一旦尽弃掷其雏而去。有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麻屏两片，下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灭。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

对立，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

石季龙少好挟弹，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盖言童稚不奇不慧，必非异器定矣。

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今鸬鹚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说同，此岂亦仙禽者乎？绚曰："但恐世只知鹤胎毛，不知鸬鹚亦是胎生，鹤便谓胎生也。若缘鸬鹚食腥鱼，虽胎生不得与鹤同，今见养鹤者说，其鹤食腥秽更甚于卢鹚，若以色黑于鹤，则白鹤千万年方变为玄鹤，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其鸬鹚之谓乎。"绚曰："鹤难见也，鸬鹚易见也，世人贵耳而贱目之故也。若使鸾凤如鹤之长见，即鹤亦如鸬鹚矣。以少为贵，世不以见为圣为瑞而贵之也。所以陈标咏蜀葵诗云：'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鸬鹚之谓也。"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作亲情。后适元士会，因以流落，真穷相女子也。

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之，"何也？"曰："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亦有声名"耳。

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亦赐死。

王缙之下狱也，问头云："身为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则不知，死则合死。"

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公曰：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尝于元载相宅门见一人，频至其门，上下瞻顾。卢疑异人，乃邀以归，且问元载相公如何？曰："新相将出，旧者须去。吾已见新相矣，一人绯，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东住，皆惨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经旬日，王元二相下狱，德宗将用刘晏为门下，杨炎为中书，外皆传说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时，国舅吴湊见王元事讫，因贺德宗而启之，曰："新相欲用谁？"德宗曰："刘、杨。"湊不语。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无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当可见，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上曰："为谁？"吴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并命拜二人为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说。绯紫短长，街之东西，无不验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边柳树下，合有一官人，

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亦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官见一小儿衣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旬日，赵相薨。

公曰：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问曰：“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是鸟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鸟边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糕，谓人曰：“某不敢吃，请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讳，良久低头。然语多不可具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以娱之。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卢新州为相，令李揆人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使，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上恻然，欲免之，谓卢相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诬之也。揆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致仕东都，大司徒杜公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头头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尔。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

饮酒四字，著于史氏，出于则天时，壁州刺史郑弘庆者进之，人或知之。以三台送酒，当未尽晓。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筑三个台，宫人拍手呼上台，因以送酒。

德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相留更住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曰：“此汉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之。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向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又与石话服食，云：“汝服钟乳否?”曰：“近服甚觉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盖讥其作相日，无急难之效也。又尝于街西游宴，贪在博局，时已昏黑，从者迭报云：“鼓动。”司徒应声曰：“靴！靴！”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以吊客，靴靴答之，连声索靴，言欲速去

也。又在夏口时，官园纳苎头而余者分给将校，其主将报之，军将谢苎头，司徒手拍头云："著他了也。"然后传语，"此苎头不必谢也。"

子与窦丈及王承升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州，亦异矣。

——以上为《今本存真》

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

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扬、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

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

又说："甘棠"之诗，"勿剪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

韦绚曰："司马墙何也?"曰："今唯陵寝绕垣，即呼为司马墙。而球场是也，不呼之何也?"刘禹锡曰："恐是陵寝，即呼臣下避之。"

《诗》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卫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

魏文帝诗云："画舸覆缇"，即今淮浙间艅船篷子上帷幕耳。《唐书·卢藩传》言之，船子著油口，比惑之，见魏诗方悟。

又曰："旄邱"者上侧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郑注云："旄当为堥"，又言"堥未详"，何也?

郭璞《山海经》序曰："人不得耳闻眼不见为无。"非也，是自不知不见耳，夏虫疑冰之类是矣。仲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韦编三绝。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与之□□，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更三诗人道之，而有能否"，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仿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

刘禹锡曰："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

因曰：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而用莲蓬之菡萏，极的当而暗静矣。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郎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者。"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之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云："韩碑兼有冒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刘禹锡曰："韩碑柳雅"，予为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宏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黡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

又曰：薛伯鼻修史，为愬传，收蔡州径入为能。禹锡曰："我则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释缚委心用之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

刘禹锡曰：《春秋》称"赵盾以八百乘"，凡帅能曰以，由也。由赵盾也。

又曰：王莽以羲和为官名，如今之司天台，本属太史氏。故春秋史鱼、史苏、史嚚，皆知阴阳术数也。

《南都赋》"春茆"音子卯之卯也。而公孙罗云："茆鸟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卵忽无言。

方书中"劳薪"，亦有"劳水"者，扬之使水力弱，亦劳也。亦用笔心，笔亦心劳一也。与薪劳之理，皆药家之妙用。

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列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瀁，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硙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先主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东晋桓温过此曰："此常山蛇阵，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其中则头尾皆应。"常山者地名，其蛇两头，出于常山，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故名之也。温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陆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标，曰："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既掘之，得箭镞一斛。或曰："当法和至此时，去诸葛亮犹近，应有人向说，故法和掘之耳。法和虽是异人，未必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

禹锡曰："'芍药'和物之名也，此药之性能调和物，或音'著略'，语讹也。"绚时献

赋，用此“芍药”字以：“烟兮雾兮，气兮霭兮”，言四时调和为云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刘□□云：“张燕公文逸而学奥，苏许公文似古，学少简而密。张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华前落，藁瘗城隅，天使马悲，启滕公之室；人看鹤舞，闭王母之坟。’亦其比也。”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含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菻带以赐焉。苏尝梦书壁云：‘元老见逐，谗人孔多。既诛群凶，方宣大化。’后十三年视草禁中，拜刘幽求左仆射制，上亲授其意，及进本，上自益前四句，乃梦中之词也。”

又曰：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诗曰：“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所谓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太宗拳毛骃，郭家师子花。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

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亦无五六人，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选官又称第一，宜其有后于鲁也。”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尉，请换县，充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牓子引张，才入门，报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

裴藻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采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藻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藻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

苗给事子缵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人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人！人!”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

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元败，欲出官。王相缙曰：“且留作诰。”待发遣诸人尽，始出为婺州刺史。又曰：独孤侍郎求知制诰，试见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谓常州曰：“知制诰阿谁堪?”心知不我与也，乃荐李侍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常州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赵璟卢迈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箸，盖为是姚广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作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人，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

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罢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闲居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是泌相之从弟。璟因其相访，引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他人也。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焉。"遂同访之。仍密问元素年命，谓之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于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式为判官，泌因乃奏璟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阙，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五年，薨于位。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

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故卢新州见忌，欲出之。公见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

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安邑薨于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则不然，中有变色，是谁过欤？又曰：李安邑之为淮海也，树置裴光德，及去则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对宪宗曰："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不胜愤。"圣颜赧然。翌日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盖与节是蕃之谋也。又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刘禹锡曰："宰相皆用此势，自公孙弘始而增稳妙焉。但看其传，当自知之。萧曹之时，未有斯作。"

刘禹锡守连州，替高霞寓，霞寓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请自代矣。"公曰："奉感。然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而虎举前足以示妪，妪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妪而去，似愧有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云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入，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凶者呵捕云：杀人。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之，曰：'感则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刘禹锡曰：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橐笔于螭首之下，人君言动皆书之，君臣启沃皆记之，后付史氏记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写除目，著作局可张罗，不亦倒置乎。

刘禹锡曰：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畜好马，曰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韦绚日：蔡邕焦尾，王戎牙筹，若不酷好，岂可得哉。

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

侍郎潘炎进士牓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附马；赵博宣为易定押衙，袁同直人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

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

通事舍人宣诏，旧例，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声摘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谟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扬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颔之。李圭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归。师老失据，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

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人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此处疑有脱误〕

轻纱夏中用者名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稍霁其威也。

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

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丈人一为读之。"即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颈。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



刘禹锡曰：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队而无用，在穴之□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

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

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楦为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龁邓邓把将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纥邓否?"曰："死罪死罪。"

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为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锯者锡之□也。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雨。"□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

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何乃相卿。"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

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砻砺，终为怏怏乎。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

席上赠刘中丞　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

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吏无人。休论世上升沈事，且斗罇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

奉和牛尚书　汝州刺史刘禹锡

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

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廋词，同舍郎莫之会也。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衮。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

"或有淡薄相于，缄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各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漾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鬓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

"杨茂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衒，俱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中山刘公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

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寔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附　编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岂非异也。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元公镇南海日，疽生于鬓，气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来房前，谓元公曰："本师知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元公宠姬韩氏，家号静君，遂取膏疾帖之于疮上，至暮而拔，数日平复。于苍黄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余重，并无出入处，方知是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吉四男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说。

荀舆能书，尝写貍骨方，右军临之，谓之《貍骨帖》。

昔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意何也?"后数日，贬台州刺史。

河东公出镇并州日，上问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也。

王平南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右军学其书。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又中章程。

汲冢书盖魏安鳌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同异。耕人忘其姓名。

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祖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帝不悦。尝以撅笔书，恐帝所忌故也。

陆畅尝谒韦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赠罗八百匹。皋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开先所进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与者欲窘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作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草书、章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点画类龙爪，后遂为龙爪书。如：科斗、玉筯、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则杀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掣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

五星恶浮图佛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或谓之禳灾，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帖乎?"方庆遂进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谓之"宝章集。"亦曰"王氏世宝"。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骤微蹇，上每于此待之。宰相传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术，诏征聘，于车中化为大鸟飞去，遗翮于山谷间。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处。

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之知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杨祭酒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度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项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卢公尚书宝惜有年矣。张宾获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卢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来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嗟讶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何处。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都学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梁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琼镇蜀日，仇尝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则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食饮馔之类，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传记所传：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较具。至夜，车辖上金凤皇辄亡去，莫知所之，至晓乃还。如此非一，守车人亦尝见。后南郡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皇子，人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车辖上凤皇俱飞去，晓则俱还，今日不返，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罗鸟所得。"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上，俄而飞去。帝使寻之，直入光家，止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御之。至帝崩，凤皇飞去，莫知所在。嵇康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正谓此也。

昔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路次，林中遇一尸已臭烂，鸟来食之，辄见小儿长三尺，驱鸟，鸟飞起，如此非一，潜异之。看见尸头上着通天犀簪，揣其价可数万钱，潜乃拔取。

既去，众鸟争集，无通驱者。潜以此纛上晋武灵王晞，晞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尉处，复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后，内人江夫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天当相报。"江夫恶之，月余乃亡。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镮饼。桓玄尝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怿，自此命宾，不设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与？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与。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瓮，每瓮皆数万。人来觅书，兼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退笔冢，自制铭志。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法书一轴，每随身携往。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缄裹，置于箧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中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箧中。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棘围门外。忽有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傥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以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以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遽以钱送诣兴道。款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

张尚书牧弘农日，捕获发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南川有尧女冢，近亦曾为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发验其冢，果有开处。旋获其党，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国贵人家矣。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者，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与。矧遗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

人哉。”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用银三铤添补，然犹不及旧者。

果州谢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场，上帝锡以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致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

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加州，令贡之。判司曰：“加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改雍州司户。

郑公尝出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太宗劳之，曰：“卿今日至，可谓人日矣。”

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事，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生死人。太宗令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令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物所击，便不复苏。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遂作醉僧图，每以此嘲之，于是诸僧聚钱十万，资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世。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倦则布毯坐观。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为搊琵琶是也。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或谓之不聪。敬宗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

高阳许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为“谬”。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家君报仇雠，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五百金，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卢承庆尚书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其左右，“此是刘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

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复闻谠言。在时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独持国政，常凌晨人朝，巡落水堤，步月，徐辔。咏云：“脉脉广川流，驱马人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若神仙焉。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嘉隐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木耳。”徐叹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徐状胡也。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你与西门豹作对。”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制。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乐安公主请之。帝曰：“前代以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别凿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定昆池诗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寻迁侍中。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类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时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以来，不闻有僧名昙刚。”盖疾于时，故隐其名氏云。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乐安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

洛阳画匠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工直未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王家产一骍犊，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开元二十年也。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势。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在。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是真小文。开元初年闰月，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尾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

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

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间人皶鼻酗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鸣赐马，第一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无益于事。罢之。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礼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许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卷　一

统序科第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涂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隽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由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汉，孜孜矻矻，以事草泽。琴瑟不改，而清浊殊涂；丹漆不施，而丰俭异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厥有沿革，录之如左：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



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述进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傪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古者，闾有序，乡有庠，以时教行礼而视化焉。其有秀异者，则升于诸侯之学；诸侯岁贡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学，故命曰“造士”，然后命焉。《周礼》：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进士下篇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藉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散序进士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云：“从师祖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损之生法，以硕学丽藻，名动京师，亦举进士，自监察御史为会稽令。”

两　监

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成童。”邵后二年擢第，以冤横贬，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辈。皆由太学登第。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二十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矧或执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则所守亦不坚矣。由是贞元十年已来，殆绝于两监矣。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人；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后，乃废。龙朔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各绢三匹；四门学生，各绢二匹；隽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授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类三不及，在学九年。会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名太学；外州寄学及土人并宜隶名所在官学；仍永为常制。

西　监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

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

东 监

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乡 贡

乡贡里选，盛于中古乎！今之所称，盖本同而末异也。今之解送，则古之上计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太常选民年十八已上好学者，补弟子；郡国有好文学，敬顺于乡党者，令与计偕，受业太常，如弟子。一岁辄课通经艺，补文学掌故。上第为郎。其秀异等，太常以名闻；其下材不事学者，罢之。若等虽举于乡，亦由于学。两汉之制盖本乎《周礼》者也。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刘思元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置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绾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寻亦寝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广 文

天宝九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广文生者，名第无高下。贞元八年，欧阳詹第三人，李观第五人。迩来此类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来，率以为末第。或曰：“乡贡，宾也；学生，主也。主宜下于宾，故列于后也。”大顺二年，孔鲁公在相位，思矫其弊，故特置吴仁璧于蒋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职，及第者复循常而已。悲夫！

两都贡举

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



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试杂文

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宏、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朝　见

国朝旧式：天下贡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见。长寿二年，拾遗刘承之上疏："请元日举人朝见，列于方物之前。"从之。见状，台司接览，中使宣口敕慰谕。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计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谒先师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由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子大夫复臻于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餐；乙夜观书，分宵不寐。悟专经之义，笃学史之文。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劝！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习才也。"

进士归礼部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

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惟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间。’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论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有如赵、邵、萧、李，娄、郭、苑、陈，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浸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长我之望殊缺，远方之来亦乖。止谓群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学而知之者，习也。浑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劳乎？潢污行潦，又何板筑之置乎？纻衣之献，彼迹疏而道亲也；画龙之刻，斯面交而心贼也。后之进者，定交择友，当问道之何如？

卷　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贞实之士不复齿，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其始末录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宵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废等第

开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岂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锁试官；既绝猜嫌，暂息浮竞。”差功曹卢宗回主试。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琪出镇徐方，复置等第。

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唯务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朋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在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解不合区分。其今年所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

李时　韦硎　沈驾　罗隐　刘蓁　倪曙　唐骈　周繁　吴廷隐，贾涉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杨正举（六年）　唐炎（八年）　高钱（九年）　平曾（长庆二年贬）　崔伸（宝历二年罢）　韦铤（太和二年）　郑从说（开成二年）　韦瑑（乾宁二年）

等第末为状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罢举

刘骘　田圖（并元和七年）　张俣　韦元佐（并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韦璟（十四年）　辛谅　崔壳　薛浑（并长庆元年）　韦澌　李余（并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卢镒（并宝历元年）　韦敖（二年）　元道　韦衍（并大和二年）　殷恪　刘筠（并八年）　崔渍（开成二年）　胡澳　樊京（并卒）　温岐（四年）　苏俊（卒）　韩宁（会昌二年）　李暮　韩肱（并三年）　魏镣　孙玙（并四年卒）　韦硎　沈驾　罗隐　周繁（并乾符三年）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韦力仁　赵蕃（并三年）　黄颇　刘蓁（后二十一年）

论曰：孟轲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则命通。以此循彼，匪命从于性耶！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寻休。黄颇以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载；刘蓁以平漫子弟，汨没者二十一年。温岐滥窜于白衣，罗隐负冤于丹桂。由斯言之，可谓命通性能，岂曰"性能命通"者欤！苟佛于是，何奸宄乱常不有之矣！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争解元　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锋，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宏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宏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宏正解元。后宏正自丞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宏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

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璞有文而使气，邺挟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邺云："罗邺讳则，则可知也。"邺父则，为余杭盐铁小吏。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祐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祐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祐



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大中中，纥干峻与魏𫓧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𫓧暴卒。时峻父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

张又新时号"张三头"。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馑相望，君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怠。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

合淝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先是封川李相迁阁长，会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执辞之际，屡以文柄迎贺于公。公曰："诚如所言，庐山处士四人，傥能计偕，当以到京兆先后为齿。"既，公果主文。于是拥旌旗，造柴关，激之而笑。时三贤皆胶固，惟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书就贡。比及京师，已锁贡院，乃槌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淝神质瓌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作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符载后佐李骘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拔笔而成曰："欤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沈载浮。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

得失以道

李翱与弟正辞书，其书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犹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人之所忧也。吾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到于天人之际耳。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余者以与时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也；如非吾力也，虽尽其十，只益动其心尔，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或

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则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尔。"

恚　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停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杨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对曰："建州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尘尾，敲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人宅。于是为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不送。肇有启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昨某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土，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

王冷然与御史高昌宇书曰："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过；又以齐毗，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波可望，故旧不遗。近者，伏承'皇皇者华'，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冷然。明公纵欲高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与著绿袍，乘骢马，跄跄正色，谁敢直言？仆所以数日伺君，望尘而拜，有不平事，欲图于君，莫厌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仆虽幼小，未闲声律，辄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仆之枉落，岂肯缄口！是则公之激仆，仆岂不知！公之辱仆，仆终不

忘，其故亦上一纸书，蒙数遍读，重相摩奖，道有性灵云。某年来掌试，仰取一名，于是逡巡受命，匍匐而归，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园。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惟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君须稍垂后恩，雪仆前耻；若不然，仆之方寸别有所施。何者？故旧相逢，今日之谓也。仆之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冷然顿首。”

论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曰：“求己，不责于人。”君子振迹发身，咸觊善地。反之于己，何得丧之不常；望之于人，则爱憎之竞作。王冷然之负气，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复仇，尤人太过。陂轹险诐，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诲弟之书，华良夫于时之启，所谓君子之儒也。徐凝、马植，岂非得之！且武当垂名于不朽，尹璞所谓虽文何益！后之学者，得不以为炯戒哉！

卷　三

散　序

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陆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

内供帐宴馔。卑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谢恩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典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騫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点检文书

状元、录事具启事取人数，主司于其间点请三五人工于八韵、五言者。或文字乖讹，便在点窜矣。大约避庙讳、御名、宰相讳。然三十所制，分为两卷，以金铜轴头、青缥首进上。

过堂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于时，主司

亦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有一吏抗声屈主司，乃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襕简，舍人公服鞹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列于阶前，铺席褥，请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答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关　试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宴　名

大相识　次相识　小相识　闻喜　樱桃　月灯　打球　牡丹　看佛牙　关宴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上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知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书禾奏："奏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

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实录：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议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敻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所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尚书命引至庑下，坐而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复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于扬州功曹。

小归尚书榜，裴起部与郊之李搏先辈旧友。搏以诗贺廷裕曰："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笋新从紫府来。天下也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祯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泽曝鱼鳃。"既而复以二十八字谑之曰："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知何似杏园春？"裴有六韵答曰："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知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杨氏宅，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鹢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度尝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陵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证复举三钟。次及一角抵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幰载妓，微服䩥鞚，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搀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



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已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书为大京兆，杨知至侍郎将携家人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云："已为三十子之鸠居矣。"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乐和李公榜，于时上在谅暗，故新人游赏，率常稚饮。诗人赵嘏寄赠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回飚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大顺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衮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到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沈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纷署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王起于会昌中放第二榜，内道场诗僧广宣以诗寄贺曰："从辞凤阁掌丝纶，便向青云领贡宾。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眼看龙化门前水，手放莺飞谷口春。明日定归台席去。鹡鸰原上共陶钧。"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闱，亦选功夫亦选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学称无私。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向公谁是证：弥天上士与新诗。"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明典实，由是复委前务。三倾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余年振重名。

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羡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

公心独立副天心，三辖春闱冠古今。兰署门生皆入室，莲峰太守别知音。同升翰苑时名重，遍历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听朝夕继为霖。

三年竭力向春闱，塞断浮华众路岐。盛选栋梁称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时。登龙旧美无斜径，折桂新荣尽直枝。莫道只陪金马贵，相期更在凤凰池。

昔年桃李已滋荣，今日兰荪又发生。葑菲采时皆有道，权衡分处且无情。叨陪鸳鹭朝天客，共作门阑出谷莺。何事感恩遍觉重？忽闻金榜扣柴荆。

当年门下化龙成，今日余波进后生。仙籍共知推丽则，禁垣同得荐嘉名。桃溪早茂夸新萼，菊圃初开耀晚英。谁料羽毛方出谷，许教齐和九皋鸣。

孔门频建铸颜功，紫绶青衿感激同。一篑勤劳成太华，三年恩德重维嵩。杨随前辈穿皆中，桂许平人折欲空。惭和周郎应见顾，感知大造意无穷。

常将公道选群生，犹被春闱屈重名。文柄久持殊岁纪，恩门三启动寰瀛。云霄幸接鸳鸾盛，变化欣同草木荣。乍得阳和如细柳，参差长近亚夫营。

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惟将报德是经营。

满朝朱紫半门生，新榜劳人又得名。国器旧知收片玉，朝宗转觉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继入花源九族荣。共仰莲峰听雪唱，欲赓仙曲意征营。

一振声华入紫微，三开秦镜照春闱。龙门旧列金章贵，莺谷新迁碧落飞。恩感风雷皆变化，诗裁锦绣借光辉。谁知散质多荣忝，鸳鹭清尘接布衣。

龙门一变荷生成，况是三传不朽名。美誉早闻喧北阙，颓波今见走东瀛。鸳行既接参差影，鸡树仍同次第荣。从此青衿与朱紫，升堂侍宴更何营？

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扬文德振寰瀛。伫为霖雨增相贺，半在云霄觉更荣。何处新诗添照灼？碧莲峰下柳间营。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满皇州。独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颜生鲁卫游。多羡龙门齐变化，屡看鸡树第名流。升堂何处最荣美？朱紫环尊几献酬。

三开文镜继芳声，暗指云霄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莲峰对处朱轮贵，金榜传时玉韵成。更许下才听白雪，一枝今过郄诜荣。

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鸿不得名。天上宴回联步武，禁中麻出满寰瀛。簪裾尽过前

贤贵，门馆仍叨后学荣。看著风池相继入，都堂那肯滞关营？

重德由来为国生，五朝清显冠公卿。风波久伫济川楫，羽翼三迁出谷莺。绛帐青衿同日贵，春兰秋菊异时荣。孔门弟子皆贤哲，谁料穷儒忝一名！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凰上汉声。

科文又主守初时，光显门生济会期。美擅东堂登甲乙，荣同内署待恩私。群莺共喜新迁木，双凤皆当即入池。别有倍深知感士，曾经两度得芳枝。

儒雅皆传德教行，几敦浮俗赞文明。龙门昔上波涛远，禁署同登渥泽荣。虚散谬当陪杞梓，后先宁异感生成？时方侧席征贤急，况说歌谣近帝京！

圣朝文德最推贤，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启龙门将二纪，两司莺谷已三年。蓬山皆羡齐荣贵，金榜谁知忝后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恩旌旆碧峰前。

春闱帝念主生成，长庆公闻两岁名。有诏赤心分雨露，无私和气浃寰瀛。龙门乍出难胜幸，鸳侣先行是最荣。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惭属和意屏营。

长庆曾收间世英，早居台阁冠公卿。天书再受恩波远，金榜三开日月明。已见差肩趋翰苑，更期联步掌台衡。小儒谬迹云霄路，心仰莲峰望太清。

曹汾尚书镇许下，其子希干及第，用钱二十万。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时进士胡锜有启贺，略曰："桂枝折处，著莱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曰箭。"又曰："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如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华州榜，薛侍郎诸门生诗曰："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褊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挠形于色。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后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给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其仆惟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往看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欣然，复谓曰："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但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非，反复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既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帝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醵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见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

在及第。洎大寇犯阙，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鸿者造之，愿佣力。鸿以锥刀，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鸿征租，皆如期而至，往来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鸿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鸿即辞去。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时公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醵罚，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公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元，方议醵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画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罗玠，贞元五年及第关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后有关宴前卒者，谓之“报罗”。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宴度间，帟幕、器皿之类皆假于计司，杨公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棰振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忍聆。诸君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坠；于是连加殴击，复夺所执棰，棰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门子乃操棰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棰。既而奔马而返，左右从而俱入，门亦随闭而已。座内甚欣，愧然不测其来，仍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谁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则当为擒矣。”后旬朔，座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倡。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

许昼者，睢阳人也，薄攻五字诗。天复四年，大驾东幸，驻跸甘棠。昼于此际及第。梁太祖长子，号大卿郎君者，常与昼属和。昼以卿为奥主，随驾至洛下，携同年数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许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开落，皆籍其数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昼谩骂久之。主吏衔之，潜遣一介驰报梁祖。梁祖闻之，颇睚眦，独命械昼而献。于时，大卿窃知，问道先遣使至。昼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僶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四面看棚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先是饮席未合，同年相与循槛肆览。邹希回者，年七十余，榜末及第。时同年将欲即席，希回坚请更一巡历。众皆笑。或谑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郑颢都尉放榜，请假往东洛觐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俄有纪于屋壁曰："三十骅骝一烘尘，来时不锁杏园春。杨花满地如飞雪，应有偷游曲水人。"

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夐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宁末，驾幸三峰，太子太师卢知猷于西溪亭子赴进士关宴，因谓前达曰："老夫似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个矣！"

李峣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赁油幕以张去之。峣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驭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峣时为丞相韦都尉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纪。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会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

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正卿。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裴晋公赴敌淮西，题名华岳之阙门。大顺中，户部侍朗司空图以一绝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鞞。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期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昧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卷　四

节　操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缇缯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筊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就彼。时寺门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遗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

"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卢大郎补阙，升平郑公之甥也。晖少孤，长于外氏，愚常诲之举进士。咸通十一年初，举广明。庚子岁，遇大寇犯阙，窜身南服。时外兄郑续镇南海，晖向与续同庠序。续仕州县官，晖自号"白衣卿相"。然二表俱为愚钟爱。尔来未十稔，续为节行将，晖乃穷儒，复脱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续待之甚厚。时大驾幸蜀，天下沸腾，续勉之出处，且曰："人生几何！苟富贵可图，何须一第耳！"晖不答。复请宾佐诱激者数四，复虚右席以待晖。晖因曰："大朝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如晖能否，焉敢期于饕餮！然闻昔舅氏所勖，常以一第见勉。今旧馆寂寥，奈何违宿昔之约！苟白衣殁世，亦其命也；若见利改途，有死不可！"续闻之，加敬。自是龙钟场屋复十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卒于右衮。

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操守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为托，曰："其长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不可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洗刷，却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钱二百千。即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停舟徒步，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妪，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妪曰："老妇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怃然久之，因绐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届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与恩地旧交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师　友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岘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淮阳，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曰："云已访萧公功曹矣。"即颖士也。

卢江何长师，赵郡李华，范阳卢东美，少与韩衢为友，江淮间号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孙，吏部郎中综之子，卒于工部尚书。郑余庆请先行朋友服，私谥曰“贞”，子曰泰章。

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李华《三贤论》曰：“潭，昂之孙，有古人风。”李华称元德秀、张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经术。”

贞元十三年，李挚以大宏词振名，与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挚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诡。我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于苍生之望，则为不幸；为足下谋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准。仆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以三叹。仆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农，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之；其于得丧，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岂当不察之耶！惟强饭自爱。珍重，珍重！”

李华《祭萧颖士文》：“维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赵郡李华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杨府功曹兰陵萧公之灵：呜呼茂挺，平生相知，情体如一；岁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丧予，此痛何极！华亹罚深重，艰难所钟；殊方永慕，触目号裂；途穷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沦厄终身。避乱全洁，忠也；冒危迁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师之训，而殁于道路，何负于天乎？痛哉！华畴昔之岁，幸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古称管、鲍，今则萧、李，有过必规，无文不讲。知名当世，实类无人；循环往复，何日忘此！存实等泣血千里，羁旅相依；闻其一哀，心骨皆断。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虽欲寄词，只益填塞。茂挺，君其降灵！尚享！”

韩文公《瘗砚文》：“陇西李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贻之砚。四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间，役者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之：士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瓦砾异！”

杜工部交郑广文，尝以诗赠虔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义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衾期。得钱则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我师。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帘前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澹，生前相遇且衔杯！”又曰：“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频遭官长骂。垂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

赖得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及虔即世，甫赋《八哀诗》，其一章诔虔也。

崔群字敦诗，贞元八年，陆贽下及第，与韩愈为友。群佐宣州幕时，愈与群书论交，略云：“考之百行而无瑕，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然晓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晦明，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广之，诚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从何而得也。”

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邺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志，果谐所志。

毛杰《与卢藏用书》：“月日，云梦子毛杰谨致书于卢公足下：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则披襟而论翰墨，道狎则言事而致谈笑。必何鸡鸣狗盗，始资侥幸之能；箪食瓢饮，不顾清虚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尔谐，擢为近侍。所以从容禁省，出入琐闱；忠弼在躬，优柔荐及。杰时在草莽，运厄穷愁，思折俎而无因，嗟帚门而不逮。岂知群邪遘逆，联声嗷嗷；紫夺我朱，远诣恶土。赖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饵芝术以养闲，坐烟篁而收思。杰梁鸿远旅，闵仲未归；留恋德音，徘徊失路。互乡童子，当愿接于宣尼；苏门先生，竟未言于阮籍。公子杰者如彼，仆于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游；四海兄弟，何必轻于行路！贾生不云乎：‘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小智自私，贱彼贵我。’况公拂衣高尚，习静闲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岂有自私而已，无大观者哉！傥能怜云壑，奖无知，愍张良小子，说鸿蒙之偈，遗黄石之书。虚往实归，沾雾露之微润；哀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则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庆毕矣。”卢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访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门，放荡云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遗，猥辱书礼，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使人惭愧也。仆知之矣：士之生代，则有冥志深薮，灭木穹室，炼九还以咽气，味三秀以咏言；固将养蒙全理，不以能鸣天性，则其上也。养感当途，说动时主；怀全德以自达，裂山河以取贵，又其次也。至于诚信不申，忠孝胥缺，独御魑魅，永投豺虎；无面目以可数，椎心膺以问天，斯最下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黩，卒罹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晷。加我数年，庶无大过。览壮生鹍鹏之喻，则乾坤龙马之旨可好矣；培风运海，则六九之源无差矣；餐之正气，则洗心藏密有由矣。开卷独得，恬然会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与谢，斯亦暧昧所守，何必为是！傥吾人起予指掌，而说今之隐几，不亦乐乎！道在梯稗，无相阻，曷为区区，过劳按剑也！顷风眩成疾，下泪，复厉笔力此还答，无所铨次，淹迟日期，庶不我责。卢藏用顿首。”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

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翱《与陆傪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

名。颇尝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案《实录》：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之类是也。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

气　义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衰服者叩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

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大惬圣旨。并口占《古剑》一篇以进。上奇之，命缮写，当直学士。

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郃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缣就纳国色，偶遇人启护，倾囊救之。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知其来。启缄，即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赞曰：孰以显廉？临财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则久。穷乃益坚，达以胡有！无得无丧，天长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则否。

卷　五

切　磋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呼叔孙婼（敕畧）为婼（敕畧）日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婼（敕畧）为婼（敕畧），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盖书“畧”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日”配“咎”为“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



愧，命小吏授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三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不为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籍实不识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讥吾与人言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高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诲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諴，三年方一见。諴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諴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贽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知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子华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

李翱与陆傪书：“李观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书，年止于二十九，虽有名于时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谁哉！信乎天地鬼神之无情于善人，而不罚罪也甚矣！为善者将安所归乎？翱书其人，赠于兄；赠于兄，盖思君子之知我也。予与观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则见文，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书巳之文次，忽然若观之文，亦见于君也；故书《苦雨赋》缀于前。当下笔时，复得咏其文，则观也虽不永年，亦不甚远于扬子云矣。书《苦雨》之辞，既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旨，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当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文，不是过也。其词乃能如此，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亦可以类知也。穷愁不能无述，适有书寄弟正辞，及其终，亦自觉不甚下寻常之所为者，亦以赠焉。亦惟读观、愈之词，冀一详焉。翱再拜。”

李元宾与弟书曰：“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明经世传，不可坠也。文贵天成，强不高也。二事并良，苟事立，汝择处高。”

景福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从约进《法华经》一千部，上侍之恩渥有加，宣从约人内赐斋，而锡紫衣一副。将行，太常博士戴司颜以诗赠行。略曰：“远来朝凤阙，归去恋

元侯。"时吴子华任中谏，司颜仰公之名，志在属和，以为从约之资。融览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书。第一书："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巍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急急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记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再拜。"

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从，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即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词，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元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雠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薜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

之白，而性人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韩文公、皇甫补阙见李长吉时，年七岁。二公不之信，因而试《高轩过》一篇。

蒋凝，咸通中词赋绝伦，随计涂次汉南，谒相国徐公。公见其人么麽，不信有其才，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位赋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试歌篇；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从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诮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论曰：《书》云：“人无常师，主善为师。”於戏！近世浮薄，率皆贵彼生知，耻乎下学；质疑问礼者，先怀愧色；探微赜奥者，翻阳沈流。风教颓圮，莫甚于此！由是李华自曰：“师于茂挺；”李翱亦曰：“请益退之。”于时，名遂功成。才高位显，务乎矫俗，以遏

崩波；盛则盛矣，方之缪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师之者，可谓旷古一人而已！有若考核词艺之臧否，振举后生之行藏，非惟立贤，所谓报国。噫！今之论者，信侥幸之贼欤！

卷 六

公荐 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郎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比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麽?"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惟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为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泠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阁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则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所恨公初为相，而仆始总角；公再为相，仆方志学；及仆预乡举，公左官于巴邱；及仆参常调，而公统军于沙朔。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薛、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

者见之乎？公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无其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拔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亦未富贵，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炫，恐不道不知。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天丧斯文，凋零向尽，惟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知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仆闻位称燮理者，则道合阴阳；四时不忒，则百姓无怨。岂有冬初不雪，春尽不雨，麦苗继日而青死，桑叶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言人君欲贤者而不用，徒张此意；厥灾荒，云大旱也，阴阳不雨。"复曰："师出过时，兹谓旷其旱不生。"夫天道远，人道迩。仆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请以人事言之。主上开张翰林，引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汉高祖云："当今之贤士，岂独异于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云才积而便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欲德不用之罚也。仍闻六胡为孽，日寇边陲；邦家连兵，来往塞下；巴西诸将，必不出师，过时之咎也。四郊之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庙堂肉食者何以谋之？相公在外十余年，而复相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今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则不雨，公将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赐，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银器及锦衣等，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民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公三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为亢极矣。夫物极则反，人盛必衰；日中则昃，月成则亏。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今公富贵功成，文章名遂，惟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公当此时，思欲生人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其可得乎？今则不然，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仆恐前途更失，后悔难追！主上以相公为贤，使辅佐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明君之举，岂曰能贤！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公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亦可举苏以自代，然后为方朔之行。抑又闻："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报国之重，莫若进贤。去年赦书云："草泽卑位之间，恐遗贤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闻。"而吏部起请云："试日等第全下者，举主量加贬削

条目一行。”仆知天下父不举子，兄不举弟。向者，百司诸州长官皆无才能之辈，并是全躯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则恐出；暂居州郡，即思改。岂有轻为进举，以取贬削？今闻天下向有四百人应举，相公岂与四百人尽及第乎？即有第差，由此百司诸州长官，惧贬削而不举者多矣。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相公必欲选良宰，莫若举前仓部员外郎吴太玄为洛阳令；必欲举御史中丞，莫若举襄州刺史靳□。清辇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阁之风，非靳不可。仆非吴、靳亲友，但以知其贤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抑又闻之，昔闵子骞为政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书、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为此职，见贞观已来故事。今吏部侍郎杨滔，眼不识字，心不好贤，羌秽我清司，改张我旧贯，去年冬奏请：“自今已后，官无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书，不如一乡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相公复此改张，甄别安在？古人有坐钓登相，立筹封侯；今仆无尚父之谋，薛公之策，徒以仕于书苑，生于学门，小道逢时，大言祈相。仆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诗赠公爱子协律，其诗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浅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尝一脔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请公且看此十字，则知仆曾吟五言，则亦更有旧文，愿呈作者。如公之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书上论不雨，阴阳乖度；中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语多忤。其善也，必为执事所哂；其恶也，必为执事所怒。傥哂既罢，怒方解，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也。

韩偓，天夏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出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上面许偓为相。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复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叹。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之轻佻，赞复有嫌亹，驰入请见，于上前具言二公长短。上曰：“赵崇是偓荐。”时偓在侧，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与大臣争。”上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秦竽！”

崔颢《荐樊衡书》：“夫相州者，九王之旧都；西山雄崇，足是秀异。窃见县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绝伦。虽白面书生，有雄胆大略，深识可以轨时俗，长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实有岁年。今国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类，莫不踊跃。况诏征隐逸，州贡茂异，衡之际会，千载一时。君侯复躬自执圭，陪銮日观此州名藩，必有所举。当是举者，非衡而谁？伏愿不弃贤才，赐以甄奖。得奔大礼，升闻天朝。衡因此时策



名树绩，报国荣家，令当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门矣。愿不胜区区，敢闻左右。俯伏阶屏，用增战汗！”

题《荐齐秀才书》：“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举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风姿，外若坦荡，中甚畏慎。执事傥引在幕下，列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弃幽远。况孝若相门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数年矣。不劳重币，而获至宝，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请为阁下记其若此。惟用与舍，高明裁之。谨再拜。”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载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格于天地，功及后世；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岂惟霸者焉？虽圣人亦不免焉！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后世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能得无为尔；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阁下之好贤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则有人焉。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阁下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阁下复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观、愈，皆豪杰之士也，如此人，不时出，观自古天下亦有数百年无如其人者焉。闻阁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实为阁下惜焉；岂惟翱一人而已，后之读前载者，亦必多为阁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阁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观《荐郊于梁肃补阙书》曰：‘郊之五言，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韩愈送郊诗曰：‘作其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岂欺天下之人哉！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

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其穷也甚矣！又有张籍、李景俭者，皆奇才也。未闻阁下知之。凡贤士奇人，皆有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而能用，而能尽其材，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往，而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贤者不好色而好德者；虽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与德均好者，复其次也；虽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财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者色乎？贤者则宜有别于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礼》、《乐》，删《诗》、《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万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庙存焉，虽贤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于人者寡矣。故无益于人，虽孔圣之庙犹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于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则不如无待也。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于郊之体，其为惜之不可既矣。阁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翱，穷贱人也，直词无让，非所宜至于此者也，为道之存焉耳；不直则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赞曰：举孤弃雠，圣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数公，时行时止。守道克勤，荐贤不倚。冷然所尚，鸿儒不为矣。

卷　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贵附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



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惟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绛，赵郡赞皇人。曾祖贞简；祖冈，官终襄帅。绛为名相。绛子璋，宣州观察。杨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落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狭，织一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从坐。璋子德璘名过其实，人梁终夕拜。

徐商相公常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谅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颇为寒畯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玭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域者也。

升沈后进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为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由相公尝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瓒、舍弟安潜，朝中有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瓒，礼部尚书；潜，侍中。

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沈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

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麽？”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

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论曰：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华而不实，以比周鼓誉者，不为君子腹诽，鲜矣！"

知　己

张燕公知房太尉，独孤常州知梁补阙，二君子之美，出于李翱。《上杨中丞书》云："窃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为后进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翱亦常伏其门下，举其五人则无；无诱劝之心，虽有卓荦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或虽知，欲为荐言于人，复惧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信；自信犹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复，不如其载。若张燕公之于房太尉，独孤常州之于梁补阙者，万不见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与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属词求进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过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知之道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殁，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进也。当时意谓先进者遇人特达，皆合有此心，亦未谓知己之难得也。梁君殁，于兹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梁君之文，弗啻数倍，虽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无怍于中心。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名声晦昧于时，俗人皆谓之固宜，然后知先进者遇人特达，亦不皆有此心，乃知己之难得也。夫见善而不能知，虽善何为！知而不能誉，则如弗知；誉而不能深，则如勿誉；深而不能久，则如弗深；久而不能终，则如勿久。翱虽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为之言于人，岂非誉欤！谓其得古人之遗风，岂非深欤！而逮及终身，岂非久欤！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将继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厄穷也！遂赋知己以自伤。"其言怨而不乱，盖《小雅》骚人之余风也。

李元宾曰："观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华撰《三贤论》（刘齐虚，萧颖士，元德秀）或曰："吾读古人之书，而求古人之贤，未获。"遐叔谓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尔。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知无味，至文无采。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谲之音；太师、乐工亦朱颜而止。曼都之姿，杂为憔悴，缊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复求者亦昏；将割其善恶，在迁政化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

"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政，萧呼吸折节而获易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元奉亲孝而乐天知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词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用述《诗》、《书》、《礼》、《易》、《春秋》，为古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推是而论，则见刘之深矣。萧以《诗》、《书》为烦，尤罪子长不编年，乃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以序，缵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殁；推是而论，则见萧之志矣。元据师保之席，瞻其人□刘，备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言理乱根源，人伦隐明，参乎元精，而后见其妙。萧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抑，当废兴去就之际，一死一生之间，而后见其大节；视听过速，欲人人如我，志与时多背，常见诟于人中；取其节之举，足可以为人师矣：学广而不遍精，其贯穿甚于精者；文方复雅尚之至，尝以律度百代为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迈蹈厉，可无知者言也。茂挺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还莒，道邀车发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方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无憾也！'夫如是，得不谓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每见鲁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远廉静；梁国乔泽德源，昂昂有古风；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刘在京□下，常浸疾，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顾谓宾从曰：'即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清言；'见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未对刘面，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陇西李廙敬叔，坚明冲粹；范阳卢虚舟幼真，质方而清；颍川陈谠言士然，读而不厌；渤海吴兴宗秀长，专静不渝；颍川陈谦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是皆重刘者也。工部侍郎韦述修国史，推萧同事；礼中侍郎杨俊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汝南邵轸纬卿，有词学标干；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陈郡殷寅直清，达于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澄；会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陆据德邻，恢恢善于事理；河东柳芳仲敷，该博故事；长乐贾至幼邻，名重当时；京兆韦收仲成，远虑而深；南阳张友略维之，履道体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刘颍士端，疏明简畅；颍川韩拯佐元，行略而文；乐安孙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韦建士经，中明外纯；颍川陈晋正卿，深于《诗》、《书》；天水尹微之诚，贯百家之言：是皆后于萧者也。茂挺与赵骅、邵轸洎华最善，天下谓之'萧、李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间，不

幸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殁于汝南。今复求斯人，有之无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贤不登尊位，不享下寿，居委顺贤，人之达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贤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李华复有权、皋、张友略。（出皋墓铭）

颜真卿与陆据、柳芳善。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嘏为“赵倚楼”。复有《赠嘏诗》曰：“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灞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张祜》略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

李华著《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蒋凝，江东人，工于八韵，然其形不称名。随计途次襄阳，谒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次赋成，尤得意。时温飞卿居幕下，大加称誉。

论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节不合。得之于内，失之于外，万万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于羁束，未旋踵而责以非礼，善窥其合而已矣。其有属辞叙事，言虽讦□，知之者不其咎欤？苟异于是，其如险诐何！

卷　八

通　榜

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苰、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

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

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傪员外书》。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遗卢参预之；第二、第三榜，谏议柳逊、起居舍人于竞佐之；钱紫微珝亦颇通矣。

郑颢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颢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景待榜不至，陨获旦至。会雍遣小僮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景问："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景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颢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

主司挠闷

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闱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时情。"

阴注阳受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谓其妖，叱去。既而谓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系于非所。其夕内子心痛将绝，颇为儿女所尤，亟命召至谢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剧饮，数斗不能乱。翱心敬惮，以孺人之危为乞；因请为翱奏章，其妻寻愈。翱叩头致谢。复谓翱曰："所写章不谨，某向甚惧谪罚。"翱对以自札固无错误。其人微笑，即探怀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慊。因访于道人，道人言曰："此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暨畳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非头黄尾三求"六字。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镇襄阳，其人复至，翱虔敬可知也。谓翱曰："鄙人载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为将相。

梦

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际。俄梦朱衣吏白云：

"松闱三尺，子当及第。"辐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辐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沈光始贡于有司，尝梦一海船；自梦后，咸败于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谓失之之梦，而特地不测。无何，谢恩之际升阶，忽尔回飚吹一海图，拂光之面，正当一巨舶，即梦中所睹物。

孙龙光偓，崔澹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偓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喜郎君，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也。"

予次匡庐，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梦朱衣道人，长丈余，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谓"鱼透龙门"，凡三经复透矣。私心常虑举事中辍。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侥忝矣。

听响卜

毕诚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门甚急。良外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状头

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选，知与无预评品者。第三场庭参之际，公谓诸生曰："主上误听薄劣，俾为社稷求栋梁，诸学士皆一时英儁，奈无人相救！"时人策五百余人，相顾而已。枢年七十余，独趋进曰："未谕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对曰："枢不才。"公欣然延之，从容因命卷帘，授以纸笔。枢援毫斯须而就。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闻之，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然后长跪授之，惟空其元而已。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亲笔自札之。

郑损舍人，光启中随驾在兴元，丞相陆公扆为状元。先是扆与损同止逆旅，扆于时出丞相文忠公之门，切于了却身事。时已六月，恳叩公，希奏置举场。公曰："奈时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曰："郑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请扆致谢于损，扆乃躬诣损拜请，其榜贴皆扆自定。

遭　遇

贞元二年，牛锡庶、谢登，萧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宝应二年一榜之后，尔来二纪矣。

国之耆老，殆非俊造驰骛之所。二子久屈场籍，其年计偕来；主文颇以耕凿为急，无何并驰人事。因回避朝客。误入昕第，昕岸帻倚杖，谓二子来谒，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谁也，潜访于阍吏，吏曰："萧尚书也。"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昕以久无后进及门，见之甚善，因留连竟日。俄有一仆附耳，昕盼二子辗然。既而上列继至，二子隐于屏后。或曰："二十四年载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闻之，亦不意是昕。犹虑数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辞；昕面告之，复许以高第，竟如所诺。

友放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惎为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惎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惎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惎，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惎矣。"

误放

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辞。初与计偕，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唐突中书舍人刘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介致问，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要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而忌之，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为浅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惟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寒畯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忧中有喜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

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歌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淇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已落重收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尚书，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或曰："李景让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靴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　老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受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名膺宠命。"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十七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崔昭矩，大顺中裴公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倜，丞相鲁公损之子，倜及第，翌日损登庸。王倜过堂别见。

归黯亲迎拜席日，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

别头及第

别头及第，始于上元二年钱令绪、郑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谓之"承优及第"。

杨严等，会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杨知至、源重、郑朴、杨严、窦缄，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会翰林重考覆，续奉进。止杨严一人，宜与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时杨知至因以长句呈同年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漫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及第后隐居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不起。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归，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迹邱园，绝踪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敬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

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入道

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

萧俛自，左仆射表请度为道士。

蒋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乱相离，遂屏迹邱园。因应天令节表请入道，从之。

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归庆，既莫知况宁否，亦隐于旧山。或闻有所遇长生之秘术也。

论曰：士之谋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达失二揆，宏道要枢，可谓勤于修己者与！苟昧于斯，系彼能否，临深履薄，歧路纷如，得之则恃己所长，失之则尤人不尽；干禄之子，能不慎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图富贵；倚之则事怠，怠则智性昏；引之则感通，通则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盖厄穷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与圣哲同辙者，则得丧语默，复何趸芥乎！复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与知而已矣。包子之误放，李翺之奏章，足以资笑谈，不足以彰事实。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齿矣。

卷 九

防慎不至

张岘妻，颜荛舍人犹女。岘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岘请叩荛求宰字。岘许之，而荛久不应，樊谓诳已，中心衔之颇切。一旦，谓岘曰："弟卷轴不鄙恶札，可以佐弟。"岘欣然以十余轴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试，每轴头为札三两纸而授之，岘郁悒而已。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录之际，仰泥落击翻砚瓦，汗试纸，珝以中表重地，只荐珝一人，主司不获已须应之；珝既临曙，更请叩副试，主司不诺，遂罢。

李廷璧乾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廷璧起取衣之。同铺赏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贼也！"

误掇恶名

华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尝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

已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太学博士。

刘纂者，高州刘舍人蜕之子也，嗣为文亦不恶。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工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于其人，其人即上枢吴开府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人来嘱，斯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万计莫能雪之。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杨纂员外，乾符中佐永宁刘丞相淮南幕，因游江失足坠水，待遣人归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闻之，命以衣授纂。少顷衣至，甚华靡，问之，乃护戎所赐。公闻之无言。后除起居舍人，为同列谮，改授驾部员外郎，由是一生坎坷。

好知己恶及第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刺》诗曰："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郑隐者，其先闽人，徙居循阳，因而耕焉。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阙下黜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隐赍谒之，沆一见甚慰意，自是日与之游。隐年少懒于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众怒，故责其逋租，系之非所。沆闻大怒，以钱代隐输官，复延之上席。未几，沆以普恩还京，命隐偕行。隐禀性趑趄，沆之门吏家仆靡不恶之，往往呼为"乞索儿"，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沆召隐微辩，隐以实对，沆又资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行至商颜，诏沆知贡举。时在京骨肉，闻沆携隐，皆以书止之；沆不能舍，遂令就策试，然与诸亲约止于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隐者三四，矍然顿气而言曰："郑隐，崔沆不与了，却更有何人肯与之!"一举及第。然隐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上过关宴，策蹇出京，磐桓淮浙间，中和末，郑续镇南海，辟为从事，诸同舍皆以无素知，闻隐自谓有科第志，无复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续不得已，致隐于外邑。居岁余，又不为宰君所礼。会续欲贡士，以幕内无名人，迎隐尸之；其宰君谓隐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饯送筵置鸩，隐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为杨崖州炎所知，欲奏补阙，恳曰："愿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呈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盛气白侍郎曰："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主司于帘中卒愕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好及第恶登科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褑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

论曰：古人举事之所难者，大则赴汤火，次则临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闻者靡不胆寒发竖，永为子孙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愧彼为裘之义，腼乎析薪之喻，方之汤、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谤，斯不可忘。若邵、郑二子，单进求名之志先其类，虽顺坂之势可惜，而揠苗之戒难忘。名既靡扬，得之不求。崔公胁制，仁者所不为也。许，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为名也。莎锦之譬，谑浪而已。

敕赐及第

韦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入内庭。

永宁刘相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中外贺缄极众，惟郓州李尚书种一章最著，乃福建韦尚书岫之辞也。于是韦佐郓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树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独我登龙。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相国深所慊郁，盖指斥太中的也。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倅；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入内。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

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恩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与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尹判鹾，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载，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为本寺人吏所累，南迁。

表荐及第

乾宁中，驾幸三峰。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榜内。时杨令公镇维扬，奄有宣浙，杨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阳，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



宣谕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荐之。文圭复拟饰非，遍投启事于公卿间，略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鹓鹏避风，不望洪钟之乐。"既擢第，由宋汴驰过，俄为多言者所发；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常以文圭为证，白马之诛，靡不由此也。

何泽，韶阳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经略，有文称。泽乾宁中，随计至三峰行在，永乐崔公，即泽之同年丈人也；闻泽来举，乃以一绝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惟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访我子，稳将鬐鬣上龙门。"时主文与夺未分，又会相庭有所阻，因之败于垂成。后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人贡，敕赐及第。

恶得及第

于棁旧名韬玉，长与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余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人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

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人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锴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改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芳林十哲　今记得者八人

沈云翔，亚之弟也。

林缮，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郑玘　刘业　唐珣　吴商叟。

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有贵公子行曰："阶前莎毯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绾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览之，相顾輾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虵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四凶　今所记者三

陈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辞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人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终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凡数十节，备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瑊家，可以赡军一二年。"上问："边瑊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讦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辄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陵，全家沂汉至贾堑，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陵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之谈者。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知，盖不能抑压耳。乾符中官为博士，三年释奠礼毕，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时子振讲《礼记》，陆鸾，《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犹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顺中，邠州节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于禹，沼乐游行瑜之门，行瑜呼沼李郎。会与计偕，仆马生生之具，皆行



瑜所致，沼负是大恣。未几，按甲来覲，讽天子诛大臣，缙绅间重足一迹。沼出入行瑜之门，颇有得色。及行瑜败，诏捕沼，沼亡命秦陇。

论曰："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时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恶蔽于反己，得失幸于尤人；岂不骤达终危，虽荣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而能索身于坦夷者，未之有也。杨子云曰："治亦凤也。"美才高识，其惟君子欤！

卷　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亦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

乾符中，蒋凝应宏辞，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试，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得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贞元中，乐天应宏辞，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考落。盖赋有"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也。

论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虽抱屈于一时，竟垂裕于千载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惟蒋君乎！

海叙不遇

宋济老于辞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落官韵，抚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明皇先问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讥宋济曰，'白袍何纷纷？'答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

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颇为典谒所沮，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为通。"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庄布谒皮日休不遇，因以长书疏之，大行于世。

温宪，先辈庭筠之子，光启中及第，寻为山南从事。辞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

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贳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臬兀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

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诗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鸰原谩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羡君归棹五诸侯。"

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长于储。定数举矣，而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游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空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既呈于公，公览之怃然，因曰："十年不见，酌然不错！"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惟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阆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断竹烟岚冻，偷秋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又《赠司空侍郎》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又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忏射雕。"复赠高仆射曰："征南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闲倚陵云金柱看，形容消瘦老于真。"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复《送人归日东》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惟吴子华深知。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麑。"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

赵牧，不知何许人。大中、咸通中，学李长吉为短歌，可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酒诗》曰："云翁耕扶桑，种黍养日乌，手挼六十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古书，冯唐八十无高车，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裂衣换酒且为娱，劝君日饮一瓢、夜饮一壶。杞天崩、雷腾腾，纣非舜是何足凭！桐君桂父岂欺我，醉里骑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余尤上轻巧，辞多不载。

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鹊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若《莲花诗》曰："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此颇形迹。复能为应用四六之文，辞亦深侔章句。

刘光远，不知何许人，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竟不知其所终。

姚岩杰，梁国公元崇之裔孙。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尝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陵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鞠场宇初构，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既而标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以车牛拽之磨去。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麽？我心惟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子发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之以束帛；辞以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

岩杰复以长笺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载一时。肇不得已。辍所乘马，迎至郡斋，馆谷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子发。子发尝以篇咏诧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山。"岩杰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独照巴山耶！"子发惭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子发改令曰："目前取一联象，令主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肇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乱，岩杰苦河鱼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终。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迳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遣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

缪岛云，少从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狒狒，折杨枝洒醉猩猩。"《庐山瀑布》曰："白鸟远行竖，玉虹孤饮潭。"皆夐出前辈。开成中常游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若心于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又《月诗》云："轮中别有物，光外更无空。"玢与李骘旧交；骘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受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至蒲陕间，遇一前资郡牧即世，请维志其墓。维立成数百言，有燕许风骨，厚获濡润。而乃性嗜煎饼，尝为文会，每个煎饼才熟，而维一韵赋成。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竟无所成而卒。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帚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骘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役，盲俗互有论列。骘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色役，不止一任涛耳。"

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



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骋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

周缄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缄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缄善角抵。

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繇工八韵，有飞卿之风。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藩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

章碣，不知何许人，或曰孝标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复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棨尝谓同志曰："闵生之交，酷似西汉。"有《渔腹志》一篇，棨尤所推伏。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敻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诗曰："与月长洪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青霄日，应虚白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神功。"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知，因以诗唁二子曰："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曰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知；何曾见尧日，相与啜浇漓。"

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夤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余年，名振海内。乾宁中，驾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时建奏勒诸王放散殿；后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谋也。上返正，转假礼部尚书，充黄州节度判官。上至华清宫，遣使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驾幸岐，梁太祖自东平拥师迎驾至三峰，单骑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谋，遣人害之。

陈象，袁州新喻人也，少为县吏，一旦愤激为文，有西汉风骨，著《贯子》十篇。南平王钟传镇豫章，以羔雁聘之，累迁行军司马，御史大夫。传薨，象复佐其子文政。为淮

师攻陷，象被擒送维扬，戮之。象颇师黄老，讫至于此，莫知所自也。

汤篔，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阒委，未尝有倦色。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篔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难至临川，忧恚而卒。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潛；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埔览郡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经》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徵；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李凝古，执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从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古辞学精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无何，溥奏诸将各领一麾，凝古获濡润而不之谢，溥因兹减薄。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张建封幕卒，使下廷评，韩文公作志，东野谥曰贞耀先生。贾岛诗曰：“身殁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处，斜日下寒天。”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镮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与龙。”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杨公为奥主，进诗三百篇，授麟台雠校。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终。颜荛给事为文志其墓，吴子华奠文千余言，略曰："大风吹海，海波沦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巅绝。风下霜晴，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武陵深阒，川长昼白，间为子文，涉茫岑寂。豕突禽狂，其来莫当。云沈鸟没，其去倏忽。腻若凝脂，软于无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

李甘，字觫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　陆逵　傅锡　平曾　贾岛　刘稚圭　顾邵孙　沈佩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由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蒙颇穷《易象》，著《大顺图》三卷。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然隐才雄而粗疏，邺才清而绵致。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王大夫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无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谐矣。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以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县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

反初不第

张策，同文子也，自小从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之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兴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颇奇之，为谋府。策极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此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帚。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乃受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

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泥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侧，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辞，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惟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荐举不捷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领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史十人，皆给砚，璘缜绨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飑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已得复失

杨知至，会昌五年王仆射重奏五人：源重、杨和至、杨严、郑朴、窦缄，奉敕特放杨严，其余四人皆落。知至咸恩自吊诗曰："由来粱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随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当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张汶，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渍等八人，赵渭南贻渍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以德报怨

裴垍举宏辞，崔枢考之落第。及垍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也。"

贾泳父翛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贽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恶分疏

宋人许昼，闽人黄遘，遘尝宰滑州卫南，与昼声迹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谤昼尝笞背矣。昼性卞急，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皆尽知己，一旦昼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视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昼、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更欢也。"

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进士褚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贽于威；威览之，连有数字犯威家讳，威因拱而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以长笺致谢，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怨怒　戆直附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余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句籍然，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缘杨芳草属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你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珏，共赏绝艺。珏应召而至，公众容为客请一篇，珏方怀怫郁。因此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留得董亭兰。"公大惭恚。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公横海殊量，干霄伟材，郁为能贤，特负公望，雄笔丽藻，独步当时，峻节清心，高迈流俗。其为御史也，则察视臧否，纠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则弥纶旧章，发挥清议。其拜舍人也，则专掌纶绋。翱翔掖垣。其迁侍郎也，则综核才名，规模礼物。良由心照明镜，手掘纯钩，龙门少登，鹏翼孤运；犹且廉能下士，贵不易交。顷辱音书，恍若会面，眷顾之重，宿昔不渝；执玩徘徊，缄藏反复，《伐木》之诗重作，

《采葵》之咏再兴，何慰如之！幸甚，幸甚！仆诚鄙陋，素乏异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诺。背憎噂沓，少小不为；蘧除戚施，平生所耻。故得从游君子，厕迹周行，欢会之间，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辄写刍荛。公往在临淄，请仆为曹掾，喜奉颜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赏；斗酒脔肉，何曾暂忘！分若芝兰，坚逾胶漆。时范、穆二子，俱在属城，仆滥同人，见称四友。尝因醉后，遂论晚慕官资，众识许公荣阳，勃然不顾，公诚相期于下郡，咸及为荣，志气之间，悬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寻殂，惟仆尚存，得观荣贵。此畴昔之情一也。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时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洪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踬。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仆侨装未空，同囊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妪，提携破筐，频来帚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公授郑县，归迎板舆；仆已罢官，时为贫士。于焉贯酒，犹出荒郊，候得轩车，便成野酌。留连数日，款曲襟怀；旋怆分离，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掺袂凄然；虽限山川，常怀梦想。此畴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仆尉长安，多陪府庭，是称联吏，数游魏十四华馆，频诣武七芳筵。婉娈心期，绸缪宴语，应接无暇，取与非他。车公若无悒然不乐，黄生未见鄙吝偏形。此畴昔之情五也。公迁侍御，仆忝起居，执法记言，连行供奉，举目相见，为欢益深。焕烂玉除之前，馥郁香炉之下；仰戴空极，尽睹朝仪；若在钧天，如临元圃。此畴昔之情六也。仆转郎署，先在祠曹，公自台端，俯临礼部，昔称同舍，今则同厅。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寻常接坐；攀由鸿鹄，倚是蒹葭。咫尺余光，环回末职，官连两载，事等一家。此畴昔之情七也。复考进士文策，同就侍郎厅房，信宿重阙，差池接席，掎摭之务，仰止弥高。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是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腾，已迁京县。虽云报国，亦忝知人。此畴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犹有可论，况仆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称扬，故为繁冗。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公未达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早为相国所知，累迁官守。其在铨管也，用仆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仆为尚书郎。只字片言，曾蒙激赏；连谗被谤，备与辨明；察于危难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后缘疏惰，自取播迁；顾三省而多惭，甘一黜而何赎！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从闽适越，染瘴缠疴；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颁鬓，难为壮心；常情尚有咨嗟，故旧能无叹息！非辞坎壈，但愧揶揄。遍观昔人沈沦，多因推荐，其有超然却贵，自达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贤，须逢鲍叔；以陈平之智，须遇无知；以诸葛之才，见称徐庶；以祢衡之俊，见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称数。其于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顾眄生光，剪拂增价，岂忘朽株之事，而轻连茹之辞乎！即有

言而莫从，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复恐傍人疏间，贝锦成章，仆既无负于他人，人岂有嫌于仆？愚之窃料，当谓不然；彼欲加诸，复难重尔！尝试大抵如之，或在苍黄，或于疑似，都由听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亹隙。廉蔺独能生觉，萧、朱杳不深知；备出时谈，可为殷鉴。且今之从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只应吏道。仆于藻翰，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傃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嗟乎，不与其间，益用惆怅！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孙；未知生涯几何，竟当遂否？天不可问，人欲奚为！然则同时郎官及余亲故，自仆贬黜之后，亡者三十余人，皆负声华，岂无知己，不与年寿！相次殁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与追从，亦思题篇，睚期即夕，索然皆尽，非恸而谁！不奈吾侪多从鬼录，独求荣进，实愧无厌，向前借誉，于公是谬。自顷探释氏苦空之说，览庄生齐物之言，宠辱何殊，喜愠无别。希求速进者，未必以前有；永甘弃废者，未必以后无。倚伏难知，吉凶何定！朝荣暮落，始富终贫。范卷箦而后荣，邓赐钱而饿死；当黥而贵，折臂犹亨；翻覆何定！波澜飘飘，风雨任运推转，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邺城最当官路。使命来往，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俸禄供币，盖不足云，筋力渐衰，故难堪也。傥少乖阻，即起憾辞，诚兼济之义存，若屡空而理在；加以物务牵率，形役徒劳；幸有田园在于河内，控带泉石，交映林亭，密尔太行，尤丰药物；素书数千卷，足览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闲诗赋。兼令佐酒，何处生愁？更引围棋，别成招隐。风来北牖，月出东岑；往往观鱼，时时梦蝶；惟开一径，懒问四邻；潘岳于是闲栖，梁疏由其罢叹，行将谢病，自此归耕。倘不遂微诚，明神是殛！远陈本末之事，庶体行藏之心。秋中渐凉，惟纳休谧！出处方异，会合无期，愿以加餐，匪惟长忆。不具。张楚白。”

任华戆《直上严大夫笺》：“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俄三尺之童，奉笺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昨迁拜中宪，台阁生风，甚善，甚善！华窃有所怪，请试言之。何者？华自去冬拜谒，偏承眷顾，幸辱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众君子闻之当仁矣。华请陪李太仆诣阙庭，公乃谓太仆曰：‘任子文辞，可以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华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若是耶？岂华才减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叹惋耳！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于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荐，朝廷方以振举遗滞为务，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当公言之次，曾不闻以片言见及公其意者，岂欲弃前日之信乎？华本野人，尝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咸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后进何望矣！任华顿首。”

华《与京尹杜中丞书》：“中丞阁下：仆常以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见；无何，建母丧家贫，假借服具，而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焉。及辟

阳侯遭谗而竟获免者，建之力也。其后淮南王以诸吕之故诛辟阳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祸。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祸福存立之门，固不易耳。仆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以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中之以喜色，则膏肓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复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于时人；祸患之机，怨雠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秀获罪，嵇叔夜为钟会所图，古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诫乎？必能遇士则诫于倨，抚下则宏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惟命，不用华言亦惟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华《与庾中丞书》："中丞阁下：公久在西掖，声华满路，一到京辇，尝以孤介自处，终不能结金张之援，过卫霍之庐；苟或见招，辄以辞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试。一昨不意执事猥以文章见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为知己矣。亦尝造诣门馆，公相待甚厚，谈笑怡如；仆由是益知公懿德宏远，必能永保贞吉，而与人有终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辄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哉？若道不合，虽以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况肯策款段、崎岖傍人门庭，开强言乎！矧仆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当分减。'然必若易致，则已自致矣，安能烦于公？且凡有济物之心，必能辍于己，方可以成济之道。公乃曰分减，岂辍己之义哉？况自蒙见许，已过旬日，客舍倾听，寂寥无声，公岂事繁遗忘耶？当不至遗忘。以为闲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于信而薄于义，则四方无所取。惟公留意耳！任华顿首。"

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其所阙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浇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抑又闻昔有躄者，耻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诣平原君，请笑者头，平原君虽许之，终所不忍。居无何，宾客别去过半，君怪之，有一客对曰：'以君不杀笑躄者，谓君为爱色而贱士。'平原君大惊悔过，即日斩美人头，造躄门者谢焉。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

岂复得哉！仆亦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仆即解体者也。请从此辞。任华顿首。”

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崔国辅谨上书于都督何公节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责以为怠于奉上之礼，死罪，死罪！窃闻礼不妄说人，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义也。故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非礼勿定；宦学事师，非礼勿亲。所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修身践言合道以成礼。今人无礼，多涉于佞媚，不全于仁义；故以难进而易退，孜孜善行者为失礼，悲夫！古人有礼者则贵，今之有礼者则贱；虽然，君子终身不弃礼为苟容。《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国辅常见君公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见待。君公闻叔向乎？闻张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胜衣，为晋国之望；张良妇人也，而儒次之华，宜君公不礼。萧、曹为刀笔吏，碌碌无奇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贞逐于楚，张仪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异。仆今日复何言哉！”

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于濆滉之中或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某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凡载请执事，三趋戟门。门人谓某曰：‘子私来耶？公来耶？’若言公，小子实非公；若言私，公庭无私，不得人。以兹交战彷徨于今，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如龙之门转深，如玉之粟转贵；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谿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

论曰：夫子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之逊，人不以为谄；言之危，人不以为讦。盖言与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丘之圣者！儒有用言干进，几乎！若乃交道匪终，得言纪之者，时则有其人矣。

卷十二

自　负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节契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甫《献韦右丞》：“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将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

上顼见徵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人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赤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补进士欲夺，则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

郑起居《仁表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鹤曰：“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

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知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贽，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知文赋易，为下者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元次山中《兴颂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犯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夫立圣德大业者，必有歌颂；若今歌颂圣德，刻诸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适侍御，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直见黜。故韩文公志适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耶！’即提所作书缘路歌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众，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书《题集后》曰：“时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有簇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王贞白《寄郑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烧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曹州布衣袁参顿首谨上梁公阁下，参将自托于君，长为君用，欲之乎？且参之托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怀相印，不失通侯，寿客满堂，黄金横带；则参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称君之长，使天下之人，不能议君

矣。若使君当不测之时，遭不测之祸，身从吏讯，妻子满狱；则参请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剑，以白君冤，使酷杀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缘谤书，不得见察，卒至免逐，为天下笑；则参以一寸之节，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污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不尔，则更以眦血次污其衣，见陵之羞，不能丑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万岁后，而君门阑卒有饥寒之虞；则参请解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终身奉之，使子孙之忧，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托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长为君用，得无不知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心实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复数载，黄金尽，乌裘弊，唇齿落，不得成名；而亲之在堂，终莫有慰，日暮途远，不知所为；然独念非君无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顾见诚，使得慰亲恐惧。参闻言为必听者出，义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无感激？况今以亲亲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欢然卒不见拒，尔后即参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时之言，终不负德。夫幽则有鬼，天则有神，鬼神之间，参所必有；如使参敢负于君者，则鬼神之灵共诛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伟才，四入为相，艰难情伪，君尽知之；至于进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参之五利而许君乎？参必愚侪鲰生，而自守取咎尔！则君之相士，何其备耶！至愚殆欲窥君之鉴矣。顿首，顿首。参今亦不敢盛称誉，上绐于君；然窃自言之，正参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见相以义，则参之本图；若见相以才，则惟君所识。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参，顾此时坐而相弃，语曰：'厚利可爱，盛时难再，失利后时，终不有悔！'君独不闻蒯人之泣乎？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进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云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岂宜失时！苟使君强自迟回至冰散，则君尚欲开口，其事焉得哉！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参顿首。"

轻佻　戏谑嘲咏附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允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岐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启阅之，凡一辐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等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于时举子率皆以白纸糊案子面。昌图潜纪之曰："新糊案

子，其白如银，人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谘仗取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即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罗隐《谢裴廷翰诗》卷云：“泽国佳人，惟妆半面；荣丘辨士，或献空笼。”

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辐，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洗马而卒。其子昭纬，颇有父风，常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小仪，王荛任小宾，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荛遽请下句，昭纬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荛，小人行缀。”闻者靡不洪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澄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陵轹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郑光业材质瓌伟，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论曰：《语》云：“当仁不让于师。”颜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为之太过；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欤!”参以五利受售，不系能否，儒行缺矣。轻薄之徒，终丧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慎诸!

设奇沽誉

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从间窃谓公曰：“此应是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之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

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缬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

酒　失

崔橹酒后失虔州陆郎中肱，以诗谢之曰：“醉时颠蹶醒时羞，曲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

宋人卫元规，酒后忤宋州丁仆射，谢书略曰：“自兹囚酒星于天狱，焚醉目于秦坑。”人多记之。

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

“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

韩衮，咸通七年赵隙下状元及第，性好嗜酒。谢恩之际，赵公与之首宴，公屡赏欧阳琳文学，衮睨之曰：“明公何劳再三称一复姓汉！”公愕然为之彻席。自是从容不过三爵。及杏园开宴时，河中蒋相以故相守兵部尚书，其年子泳及第，相国欣然来突，众皆荣之。衮厉声曰：“贤郎在座，两头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错愕而去。及泳归，公庭责之曰：“席内有颠酒同年，不报我，岂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与之欢醉矣。

史《衰上李中丞书》：“祸之将至，鬼神夺魄。岂有委身府幕，尘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后非一！中丞审衰岂非知礼之人？岂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马尘，十有三载，杯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赐赏鉴，辟书府，及陪接万里，星霜二年，正当策名之时，岂愿固有干触？此盖命之牵陷，一至于此，实非常情之所料也。岂非十二年间，东驰西走，肝胆涂地，竟无所成。鬓发颁白，幸逢推荐，恩命垂至，自贻颠危，昏昏薄言，罔知攸处，岂非命矣！岂非命矣！且初坐之时，每举一盏酒，未尝不三思其过，似觉体中有酒，亦哀请矜量；既对众宾复，不敢苦诉，俄而迷乱乍合，若怪魅以凭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宁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纵宽以万死，衰亦无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单绪，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儿息，封树何日？先灵靡安！痛此缠迫，乞哀残喘！今髡剪首发，自为毁责，期在粉骨，永知此过。中丞旋旆之日，愿随一卒，步走后尘，洗节布诚，以期他效。伏愿少垂旧惠，恋恋故人，无任忧悸感切之至！谨投书阁下，荒辞无叙，万不申一，仍凭押衙口哀谢不宣。衰再拜。”

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毛）。云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裀。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更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簟，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宫，都缘一点瑕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戏跃莲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轮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鹰离主）。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贞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泄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惟无薛秀才。（元公诗）

论曰：萧琛以桃枝虎靴，邢绍以绛绵纠发，所务先设奇以动众，后务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为一时之口实者也。郑公之服锦，王公之衣缬，得无意于彼乎？苟名实相远，则服之不衷身之灾。沈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

卷十三

敏 捷

王勮，绛州人，开耀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阁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勮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一时俱毕。

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

段维晚富辞藻，敏赡第一。常私试八韵，好吃煎饼，凡一个煎饼成，一韵粲然。

昭宗天复元年正旦，东内反正，既御楼，内翰维吴子华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札于台盘上。孝标惟然，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粗。”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柳棠谒梓州杨尚书，因赴社宴。杨公逼棠巨鱼，棠坚不饮。杨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谩道能吞凤，杯盏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陪社宴，定应遭者老尚书。”棠应声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陪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愧，鲲化为鹏也不难。”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常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疋。令宫人拜谢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

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

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

裴廷裕，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水。”上曰：“颇知其人构思甚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舩。”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矛　盾

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祜尝与狎宴。公因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祜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比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祜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相》曰：“及第全胜十改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薄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只见手臂著襕，未见口唇开裤！”一座大笑。

惜　名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

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曰："文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

李缪公，贞元中试《日有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璘览之略不伫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叉头。"群玉知之，讯之他事矣。

论曰：构思明速，禀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

无名子谤议

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有无名子自云山东野客，移书于刘："吏部足下：公总角之车，奇童入仕，有方朔之专对，无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长，笄妙入神，善谑称名字不正，过此以往，非仆所闻。徒以命偶良时，身居显职，方云好经术。重文章，卖此虚名，负其美称。今年圣上虚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权，所期公有独见之明，清平为首；岂意公有专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无大集，一昨所试，四方毕臻。公但以搜索为功，纠讦为务，或有小过，必陷深文；既毁其发肤，又贬其官叙，使孝子亏全归之望，良臣绝没齿之怨。岂以省闼从容之司，甚于府县暴虐之政？所立严法，树威胁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圣主失含宏之道，损宽仁之德，岂忠臣之节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烦碎之事，奏请无度，尘默颇多；吴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气慑，选士胆惊；内以承宠承荣，外以作威作福，岂良臣之体耶！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矫俗，以大言夸时，宏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窃居翰苑，谬践掖垣，虽十年掌于王言，岂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铺不对为古，以率意不经为奇；作者见之痛心，后来闻之抚掌。奈何轻蔽天下之才，以自称为已高，以少取为公道！故郄至自伐称兵，处父尚云终丧其族。以兹偏见，求典礼闱，深骇物情，实乖时望。故《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圣人用心，异代同体，衮云亲奉密旨，令少取人等，岂圣人容众之意耶！为

近臣而厚诬，干处士之横议，甚不可也！况杜亚薄知经籍，素懵文辞；李翰虽以辞藻擢第，不以书判擅名；不慎举人，自贻伊咎。又常衮谓所亲曰，昨者考判，以经语对经，以史对史，皆未点对，考为下等。先翰有常无名判云：‘卫侯之政由宁氏，鲁侯之令出季孙。’又常无欲云：‘在陵室而须开，阙夷盘而不可。’岂以经对史耶？又严迪云：‘下樊姬之车，曳郑崇之履。’岂以史对经耶？数十年之间，布众多之口，纵世人可罔，而先贤安可诬也？今信四竖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其间又‘金盘’对于‘玉府’，非惟问头不识，抑亦义理全乖；据此口嘲，堪入舰缕。张载华以‘江皋’对‘瀍洛’；朱邵南以‘养老’对‘乞言’；理目未通，对仍未识，并考人等，可哀也哉！王申则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见录！苟容私谒，岂谓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论于美丑；无太阿之利，安可议其断割？使五千之人，嚣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况宏辞大国光华，吏曹物色公明，立标榜令尽赴上都东京者，弃而不收，常衮大辱于国；岂以往来败绩，自丧秣陵之使；今日复雠，欲雪会稽之耻。虽擢须贾之发，衮不足以赎罪；负廉颇之荆，公不足以谢过。况所置科目，标在格文，尽无宏辞，固违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实负明公；以此求相，实负苍生！况公为主司，自合参议，信衮等升降由己，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结舌不得语。罔上若是，欺下如斯。岂以天德盖高，帝阍难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权！呜呼，使朱云在朝，汲黯当位，则败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辅侍郎，非公等所望也！无名子长揖诗曰：三铨选客不须嗔，五个登科各有因。无识伯和怜吉獠，弄权虞侯为王申。载华甲第归丞相，裴子门徒入舍人。莫怪邵南书判好，他家自有景监亲。”

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巍峨。既而问及庙院，标曰：《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

赵骘试《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为状元。或为中贵语之曰：“侍郎既试王者《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状元，得无意乎？”骘由是求出华州。

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赋》，为拾遗杜裔休驳奏，允章辞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裔休寻亦改官。

光启中，蒋嶓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不贫。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嶓惟用一丸丹。”

论曰：飞书毁谤，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过；不公，足以推命；睚眦雠之，无益于己。夫子之谓桓魋，孟子之称臧仓，其是之谓与！

卷十四

主司称意

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后除左丞。

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初阙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光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贡举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礼部侍郎。

天祐元年，杨涉行在陕州放榜，后大拜。

二年，张文蔚东洛放榜后大拜。

主司失意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得，势拟倾覆。峘惶恐甚，因进甚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并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陈谢恩之礼。

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会昌六年，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萧仿杂文榜中，数人有故，放榜后发觉，责受蕲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贬蕲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书舍人知制诰宇文瓒制敕："朕体至公以御极，推至理以临人，举必任才，黜皆由过，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萧仿，早以艺文，荐升华显，清贞不磷，介洁无徒，居多正直之容，动有休嘉之称。近者擢司贡籍，期尽精研；既紊官常，颇兴物论。经询大义，去留或致其纷拿；榜挂先场，进退备闻其差互。且昧泉鱼之察，徒怀冰孽之忧；岂可尚列貂蝉，复延骑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谓非恩，深宜自励！可守蕲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萧仿《蕲州刺史谢上兼知贡举败阙表》"臣某言：臣谬掌贡闱，果兹败失，上负圣奖，下乖人情。实省己以竞惭，每自咎而惶灼；犹赖陛下猥矜拙直，特贷刑书，不夺金章，仍

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恋，奉严谴以奔驰，不驻羸骖，继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当日于宣政门外谢讫，便辞进发，今月一日到任上讫。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机变，皆为叨据，果窃显荣，一心唯知效忠，万虑未尝念失。是以顷升谏列，已因论事去官，后忝琐闱，亦缘举职统旆。身流岭外，望绝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国。伏遇陛下临御大宝，恭行孝思，询以旧臣，遍沾厚渥。臣远从海峤，首还阙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诏，任抡材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与国而同归，官与职而俱盛；常思惕厉，粗免悔尤，已尘铨衡，复忝贡务；昨虽有过，今合具陈：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推公过即怨讟之并生，行应奉即语言皆息；为日虽久，近岁转难。如臣孤微，岂合操刌！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时至公。是以不听嘱论，坚收沈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臣昨选择，实其不屈人，杂文之中，偶失详究；扇众口以腾毁，致朝典以指名。缄深恳而得敷陈，奉诏命而须乘睡传。罢远藩赴阙，还乡国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谪官，历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险艰。今则已达孤城，惟勤郡政，缉绥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粗立微劳，用赎前过。伏乞陛下特开睿鉴，俯察愚衷。臣前后黜责，多因奉公，秉持直诚，常逢于党与，分使如此，时亦自嗟。写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残而得还帝里。岂望复升荣级，更被宠光！愿受代于蕲春，遂闲散于辇下。臣官为牧守，不同镇藩，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知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驰魂执笔，流血拜章，形神虽处于遐陬，梦寐尚驰于班列。臣无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阙屏营之至！谨差军事押衙某奉表陈谢以闻。”仿《与浙东郑商绰大夫雪门生薛扶状》：“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计尽得于邸吏，久不奉荣问，惶惧实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奖最深，辄欲披陈其事，略言首尾，冀当克副虚襟，鉴雪幽抱。伏以近年贡务，皆自阁下权知，某叨历清崇，不掌纶诰。去冬遽因铨衡，叨主文柄，珥貂载笔，忝幸实多。遂将匪石之心，冀伸藻镜之用，壅遏末俗，荡涤讹风，刈楚于庭，得人之举，而腾口易唱，长舌莫箝，吹毛岂惜其一言，指颊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谤，皆由拙直。窃以常年主司，亲属尽得就试。某敕下后，榜示南院外内亲族，具有约勒，并请不下文书，敛怨之语，日已盈庭。复礼部旧吏云，当年例得明经一人；某面责其事，即严鳌革。然皆阴蓄狡恨，求肆蠹言，致杂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构成；失于考议，敢不引过？又常年榜帖，并他人主张，凡是旧知，先当垂翅；灵蛇在握，弃而不收；璞鼠韬怀，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胁制于一时，遗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辈亦有数人，皆朝夕相门，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书；某坚守不听，唯运独见。见在子弟无三举，门生旧知才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门馆，日夕即与子弟不生，为轻小之徒，望风传说曰，笔削重事，闺门得专。某但不欺知白之诚，岂畏如簧之巧！顷年赴广州日，外生薛廷望，荐一李仲将外生薛扶秀才云，负文业，穷寄岭峤。到镇日，相见之后，果有辞藻；久与宴处，端厚日新。成名后，人传是蕃夷外亲，岭南巨富，发身财赂，委质科名；扶即薛谓近从兄弟班行，内外亲族绝多，岭表之时，寒苦可悯，曾与月给；虚说蕃商，据此谤言，岂粗相近？况孔振

是宜父胄绪，韩绾即文公令孙；苏莼故奉常之后，雁序双高，而风埃久处；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沈。其余四面搜罗，皆有久居艺行之士，繁于简牍，不敢具载。某裁断自己，实无愧怀；敦朝廷厚风，去士林时态，此志惶挠，岂惮悔尤！今则公忠道消，奸邪计胜，众情犹有惋叹，深分却无惘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岂正德而亦同浮议！久猜疑闷，莫喻尊崇，幸无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论。粗陈本末，希存旧知。临纸写诚，含毫增叹！特垂鉴宥，无轻弃遗，幸甚！"

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涜附于中贵，既愤退黜，自计推之，上亦深器涜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屦，靡有不至。

卷十五

杂　记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疋，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至开元二十四年，以员外郎李昂与举子矛盾失体，因以礼部侍郎专知。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

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前诗题为赋题，太学《石经诗》并辞，人贡院日面试。大中中，都尉郑尚书放榜，上以红笺笔札一名纸云，"乡贡进士，李"，以赐镐。

《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尝梦见，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仿佛，忽睹形仪。"复曰，"高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高祖呼裴寂为裴三　明皇呼宋济作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

高祖呼萧瑀为萧郎　宣宗呼郑镐为郑郎。

裴晋公下世，文宗赐御制一篇，置于灵座之上。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元和十三年，进士陈标，献诸先辈诗曰："春官南院院墙东，地色初分月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

令狐赵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泽无二，常便殿召对，夜艾方罢，宣赐金莲花送归院。院使已下，谓是驾来，皆鞠躬阶下。俄传吟曰："学士归院！"莫不惊异。金莲花，烛柄耳，惟至尊方有之。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署，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中贵人，颇以絺绤为讶，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觉寒气逼人，熟视有龙皮在侧；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当有损。"银饼馅，皆乳酪膏腴所制也。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摇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长庆中，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饮兄用，罨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故贺书曰："宾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

崔安潜镇西川，李铤为小将。广明初，驾幸西蜀，铤乃蜀帅带平章事。安潜乃具橐耳；曾趋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锡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

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面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

"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上面许成功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即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人。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韦承贻，咸光中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韵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

赵渭南嘏尝有诗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嘏。嘏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嘏，嘏下马揭帘视之，姬抱嘏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

条流进士

咸通中，上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手，亦皆跨长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闽中进士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余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觜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诏以长溪岁赋资之，令之计月而受，余无所取。

欧阳詹卒，韩文公为《哀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衮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詹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

贤仆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棰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武公干常事蒯希逸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公坚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时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

卢钧仆夫

李元宾《与弟书》云："赖一仆佣债，以资日给其文颇勤勤叙之，而不记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公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人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鞹然曰："我使头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官大笑。时谯公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公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既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旧　话

一曰闻多见少，迹静心勤。卷头有眼，肚里没嗔。二曰貌谨气和，见面少，闻名多。三曰上等举人，应同人举；中等举人，应丞郎举；下等举人，应宰相举。

切　忌

就门生手里索及第　求僧道荐属姑息　对人前说中表在重位　夸解作客　爱享后进酒食

没用处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制举人第一等人十无二。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

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难而退。论曰：七情十义，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礼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门，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辞，垂于简编，侔于粉缋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项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



具美，含元不耀者，其惟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纸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洎乎评品是非，适较今古，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以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赡敏，而矛盾棒芜也。亦由辱以马鞯，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蓍鉴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其有迹处皂隶，而行周君子者，苟遗而不书，则取舍之道，贱贤而贵愚；忠孝之本，先华而后实。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类而已。”

河东记

〔唐〕薛渔思 撰

黑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长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人，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劚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劚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辏，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舟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熏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为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长三丈，目如电赩，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而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为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人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祇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喑痖，不肯人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

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呿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酹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韦　丹

唐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鼋，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袴，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

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浚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鼋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迍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与蝴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

吕　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迳，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挞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及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

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褒中所见，如影响焉。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张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觇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逭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牓，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

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旧。至鄠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帱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锸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扪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

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良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硙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



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

卢　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常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以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又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瘳，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竞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于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妇人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固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肴，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

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谘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锷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搏涂登庙舍，尽补其漏。既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状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眦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摈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

柳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懔然，亦皆肸蠁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王 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憩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满，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霡霂，乃市纸万张以焚之。及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

马 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郓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郓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及战，郓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斗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名姓。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讫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及周圆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罂缶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弇

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惟悴困辱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也。

韦　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阌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傥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龁草路左。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于墙下捻碎土少许，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茶二斤，即进于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效献芹者。"浦益怜之。次于潼关，主人有稚儿戏于门下，乃见归以手挃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于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伫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迍踬，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转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睹，肸飨如有物焉。

郑　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



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驷、曰骥、曰驹。驹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洎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鹘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骢。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驯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鹘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鹘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骢。"李曰："仆颇有羡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迳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柩昨夜归庄耳。"李輾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于京城中闹处即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姻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少，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实，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妪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长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

臧　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丑，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务濛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

卢　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

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刘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可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谶。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羡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猝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

段　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栉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啸傲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璧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箧，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閤中，垂帏掩户，复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

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资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绐也。”即曰：“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傥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绐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阒，禁不可发。但闻狺牙啮诟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踔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

许　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迳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牓，曰“鸦鸣国”。二人即领琛入此门，门内气黯惨，如人间黄昏已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曹署牙门极伟，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终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阴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

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

崔　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暐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羡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由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谿，端溪假尉陇西李彧，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彧，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详。彧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縶三猫于筐箧，加之以石，复以绳固筐口，投之于江。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饘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将殛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耆，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衢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播镙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舆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

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面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人。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襕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磻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磻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诫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喑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殁多年，不得相见。"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赡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是金牓银牓，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牓。将相以下，悉列银牓。更有长铁牓，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牓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牓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心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且暮严，打警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象龙



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犹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阗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还拜讫。大王便回，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立。泣拜诸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殛，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

辛 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噀水灸灼，一家仓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

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致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得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之覆。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缗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臧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言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

龚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临盐贾也。其初其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济急，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风而济之。至则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妪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

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妪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帱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之遗之，妪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宦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尤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胡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

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驽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龁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马夜来饱发黑汗毙矣。”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垝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宫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盼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鸟，常竭囊货，为鞲绁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心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圹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圹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明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



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积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

宣室志

〔唐〕张读　撰

尹　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

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斟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

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斟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斟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

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

后当邀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捀子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原游稚川，当有捀子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

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捀子馈焉。仅数月，遇捀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捀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

于是捀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捀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迥拔，石径危，契虚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捀子引契虚蹑石迳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捀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囊，自山顶而缒，捀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仅半日，捀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

见有城邑宫阙，玑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捀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捀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捀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捀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捀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腻黯黑，洞莹心目。捀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捀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捀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捀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

契虚因问捀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

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咴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

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徵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欢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

十仙子

唐玄宗常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人，奏事于御前，玄宗俛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皲，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徵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徒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砚，以一刀圭传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簀蔽其尸，将命棺而瘗于野。及彻其簀，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



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錾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缄锁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箓，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

大历中，有青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锁。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遣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

于是命破其锁，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絙，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箓数十轴，以黄缣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缄锁如旧。

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寤。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憨，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椽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寿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

房　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

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

李　贺

陕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恨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人仙之君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业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斫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道诗云：

> “帖裹大还丹，多年色不移。
> 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
> 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
> 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
> 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
> 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

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斋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

院。"

闾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闾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闾丘子病死。

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燕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燕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至。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挽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

明年，郑罢官，侨居濛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燕游濛阳郡久之。

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辩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已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

解之妙乎？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公序其首。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瘗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

俞　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

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令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资，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计，紫绶金腰带，挽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赡，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赀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偻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偻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司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

石 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云，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童将弃之，旻谓文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而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微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曰："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骞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

杨居士

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

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于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间，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人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

冯 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人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妪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画地，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帚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知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

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循去，隐于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

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原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原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替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沈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

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彻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

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

韦　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所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

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日衣弊袭，盛暑不脱，由是蚤虮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骇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汝龌龌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

鉴　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巫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抱玉师

抱五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撤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者童騃。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纻，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瘗其尸。"果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瘗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

赵 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

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善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圮，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

道　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溃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词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无得慄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

鸡　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



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怵，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运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荤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竟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瘗于塔中。

宁 勉

宁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帅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踬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裼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怵，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翘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帚子门，幸无忘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贶我，得遂西上。傥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



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采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蓟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怿。惠达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蓟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捽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

李生（一）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

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

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匹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赡，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

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憨，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

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

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郑　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趆捷闻，家于鞏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某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傍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怵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

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某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人邑氓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氓，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傍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数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锸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热病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痏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

叱金像

国初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声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阴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

彭　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

李师道（一）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

鼎相鼓之兆也。

王　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

温　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钧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

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圬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采绘，将入其殿，且谓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采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

李生（二）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却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已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至八

十有五。鉴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砌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

杨　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

窦　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贞卢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



郑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靷，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

张诜

张诜，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

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逦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衮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衮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状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

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矣。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牍。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悟。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

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因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踪。”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钥尽解，神人即挽而入寺，行至拂殿，顾望久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于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

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狱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



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人，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遣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

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此，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

元载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曛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

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圮，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抔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傥为我重建词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者。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黩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

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魄，当沈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发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

于是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缗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缗货为事哉？"袁生即绐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系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锤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遣者。

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禜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

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即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

太原小吏

王锷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垣、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锷薨，时元和中也。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氓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缨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

崔　泽

王锷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

韩愈（一）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蕹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

李　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辨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彻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赪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

郄元位

河东衙将郄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宰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怵，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瀵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瀵泉之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人水，惟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其门曰："瀵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抟埴为偶人。被禄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瀵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原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黩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亵黩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捽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

高　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间。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馔，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反矣。"

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

"幸托契会，得侍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涂，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醼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君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带甚精。

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复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

李林甫（一）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啭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曰："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

窦 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

"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



望月独相思，诗襟泪痕满。”

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其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弛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缕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欢再得，原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殁，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陆　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

“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
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
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

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

郭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当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彻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辆，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

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某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傍，挈一囊，中有药屑，其色洁曰，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于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绐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

董观（一）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

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钥。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有中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

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袴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

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人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也。

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于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慑，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傍一家陈筵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筵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

胡　溵

安定胡溵，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悚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悚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悚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溵受贾悚恩，

今当匿在滗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滗门，召滗出，厉声曰：“贾悚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悚同罪。”滗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滗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滗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滗之凶闻至。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语，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

“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
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唯对空山月。”

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

梁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

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沈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命玉山召蕙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蕙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日：“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知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亡见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宏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鸣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得其宅遂安。

曹 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皆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追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余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舍中。

邢 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琯善，时琯自淮海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琯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琯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琯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间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访群之时，乃琯卒也。

李 重

太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群。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窣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倾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己行也。重心异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人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系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钥，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阍者启扉曰："向闻扣门，今寂无睹，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阍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于衢中。轻云曰："可偕人。"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人焉。"坤即挽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栿。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遽视之，寂无所睹。"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洎天将晓，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惧惊怵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

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俛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眥皆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怵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所在。

朱岘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岘，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缬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岘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见女也。岘惊讯其事，女曰：

"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人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某肉，则上帝佑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

陈越石

颖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

“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今殁之日,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郡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懔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颔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

谢　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

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帟，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

"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
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悲。"

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

"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
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撤帐帟，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

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

"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
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
斜月照人今夜梦，落花啼鸟去年春。
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

即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

"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

"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
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
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
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

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

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及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挟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追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

郑　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畋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生异而归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

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鉴其地，约丈余，得一锺，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

东莱客

东莱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独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更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更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帛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攲偃若甚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

崔　縠

元和中，博陵崔縠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縠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縠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縠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縠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

“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
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

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

“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

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

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

“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
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

毅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人一穴中。毅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毅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攲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剨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拷，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

河东街吏

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惊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挽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挽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



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原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

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

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赒人之急，必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

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谓曾元者，岂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

卢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庳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谓。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善，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饱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

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既别，郁前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具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缗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不一还家，至今尚存。

郄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郄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殁，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

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

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与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帟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斋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帕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郢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标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

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郢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

刘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冥官闻宪至，整巾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讫，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

后数日，寰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于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

张 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不得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曛黑不可辨，但闻车马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今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曛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役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曛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影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

崔 君

故崔宁镇易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傥公宽之，庶获自新耳。"諲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招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



友，今日之罪，诚自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谆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廪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谆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即于隙间潜之，见谆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挽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谆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谆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旧耳。”谆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收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

刘 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

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怵。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挚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井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

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
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

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

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

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碱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基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郄　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郄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傍有古墓，水溃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

“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
赖逢郄侍御，移我向高原”。

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

韩愈（二）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

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

裴　度

元和元中秋九月，淮西师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不久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师，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已’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须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已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朔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釴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

王　璠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

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叟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础，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础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澈，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

“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宬。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

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

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宬’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遣记也。

李师道（二）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觐。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窣窣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捶，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迂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

智　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黩神龙耶？设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慴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

百丈泓

唐河东群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鞫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声，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祷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大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鬼雷之所为也。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痈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僮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客甚异之。回视其溺，乃紫金液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

李　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

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

“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
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

歌竟，其音阕。员且惊且异，朝日命家僮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若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吕　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妪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不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

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妪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妪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妪，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妪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

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

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妪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妪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妪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悟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

严　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辩。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弇，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弇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弇闻其说，喜甚，遂与俱。

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壁，砌用烟矗。弇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渺，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弇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弇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此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贻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

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然泠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别去。

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胡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

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

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椫以表之。其明日，携锸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

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

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瀍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黰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轸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

卢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

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人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人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挽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

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



江夏从事

大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剨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童谓元长曰："堂之东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

窦　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大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

吴　偃

有厉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于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事，偃视之，见其女有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

董观（二）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椹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

邓 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人，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惧怵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缗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缗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缗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缗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刘 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河西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忏董叔，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

梁 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大和四年冬十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发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今反是，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

赵 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袭纻，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

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椵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

萧　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疠。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有月余，暑气愈盛。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瘵为忧。幸吾师为结坛场致雨也。"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穑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缵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瓯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顷，即发缵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

任　顼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顼延坐与语。既久，顼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

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项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项曰：“愿受教。”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为虑。”项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后二日，项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项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项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项亦还山中。

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奏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项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项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

卢元裕

故唐安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

李　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事。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

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卢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曀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祇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原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视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知其适，来莫究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鬐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

龙　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拏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圮，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

李　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乃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

西归虢洛，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

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於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

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傪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傪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傪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珪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釐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不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靦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挽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珪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搪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洛，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夙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珪亦泣曰："珪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珪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珪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珪阅而叹者再三。

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御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珪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珪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帽赙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洛来京诣珪门，求先人之柩。珪不得已，具疏其事。后珪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珪后官至兵部侍郎。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骓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鬐鬣，嘶鸣真簫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

王　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擘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擘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

其事，即杀而食之。

郭　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绞缯丝帛百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

赵　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龛，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餐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龛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竟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龛。犬具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

韩　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无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半夜还，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

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外。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藉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摔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基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

李 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猫，所以宥鼠之死也。逌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圮，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

王 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

王 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此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觇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

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缯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缯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颦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然若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煔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及敕厨吏炙其脞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绐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练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倾，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使铁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刓弊，不可识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徵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蒐狩以顺礼焉。迫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陈　岩

颖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颖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

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嚬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悫，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 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 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至京师，居永崇里。

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箓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

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在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吏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

张　铤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

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

铤即随之，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

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赑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

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

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

铤既见，大惊，即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



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后绝其患也。

杨 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赍食，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龛，龛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伺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龛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见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

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麇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辇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孤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

李林甫（二）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

李揆（一）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念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

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 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

计 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佐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沈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原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馔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

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

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 求仙

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

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姝少年时。生益锺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嘘欷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敢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悦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

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

尹　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徵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原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也。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醖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辞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

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圮，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

李林甫（三）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橐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跃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冰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光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骍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

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潴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潴城之应。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脏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僮震慴，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鸠鹊，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惊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鹘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鹘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鹘献焉。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

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顋其翼、嗷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鸟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鸟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

韦氏子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容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

韩愈（三）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



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傥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颦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

柳　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

刘　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岩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航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

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

李揆（二）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圮。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者，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石　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已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耳。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惑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

王　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凡旬余。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

韦　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于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

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

陆 颙

吴郡陆颙，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

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颙谢曰："颙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颙，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颙寿。颙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颙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颙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烛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颙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

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颙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颙手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而言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颙曰："若诚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颙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访君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颙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颙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

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扃之，命颙致于寝室。谓颙曰：“明日当再来。”及明旦，胡人以十辆重辇，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颙，共持金函而去。颙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

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颙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颙既以甚富，又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僮去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王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颙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人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人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颙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颙。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

张　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镂于其末，且利铓，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洽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俥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蛴螬，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

杨　氏

郑邯，耕民也。天宝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实可愈，其妻杨氏曰：“此非时之物，须劳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悯而赐。子其佣耕侍疾，吾欲遍于邑里访之，庶比于解叔谦、丁公滕之感也。”乃至邻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于道傍莽秽中见一杏实，悲喜，再拜取之，

洁涤而归。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悯其事，遗此一实。"姑喜食之，疾渐瘳。

明年夏，忽一日，雷风甚，动其屋庐，殷殷然不断，若在檐宇。里人惊慴，遁去者不可胜计。杨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秽中杏实奉姑，绐为郡人所遗。令天将适妾以死，从此别矣。"乃伸臂立于庭，具诉其事。词未毕，忽有声苦发其庭者，云物阴晦，默不可辨。既而杨氏觉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举。久之开霁，乃视之，有二金龙长数尺，蟠绕其左右臂，龙顶上有字曰："赐杨氏"。自是其家益丰，至为富室。

虹蜺天使

韦皋镇蜀，宴客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有虹蜺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饮食且尽。其首似驴，五色若霞。公惧，罢宴。少尹豆卢署曰："虹蜺，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公，正人也。某敢以贺。"旬日拜中书令。

黑龙甲中出

宣律师持律第一，忽觉手如火燎之状，师惊曰："汝，水族也，何为潜于此乎?"即伸臂诵咒。已而震霆击指甲，有一黑龙自甲中出。初甚小，俄长丈余，火鬣电眸，攫空而去。

流花宝爵

天帝流花宝爵，致于日中则光气连天。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

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

"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

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寒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者。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庆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箓》、《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往来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湖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

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闿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

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发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蛾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召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偻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持牍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誊写其字。写毕，视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

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铫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



封氏闻见记

〔唐〕封演 撰

卷 一

道 教

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学。战国时，圄寇蒙庄之徒，著书咸以黄老为宗师。圄寇《天瑞篇》引黄帝之书曰："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黄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内，则老氏所书同出已明矣。其后学，道学、儒、墨，诸家分明，各为一教。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后汉桓帝梦见老子，诏陈相孔寿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今亳州真源县即古楚县赖乡也，汉时属陈国。郭缘生《述征记》云："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动。"即其地也。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极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遂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拜善行为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还自岱岳。过真源，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宫。(下有缺文)

儒 教

以上有缺文为儒学。复以诸生多不精励，遂废州县学。京师惟留国子生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兴教诱。国朝以来，州县皆有博士，县则州补，州则吏曹授焉。然博士无吏职，唯主教授，多以醇儒处之。衣冠俊人职此为耻。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无何，中原有事，乃复为乡

贡。州县博士学士，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今上登极，思宏教本。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以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并四季同巡县，点检学生，课其事业。博士之为文学，自此始也。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诏："孔子庙不许妇人沓杂，祈非望之福。"然则聋俗所为，有自来矣。

卷二

文字

黄帝史官苍颉视鸟兽之迹以作文字。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则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凡九千字，所谓古文者也。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推此六体，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书，与古文并行。春秋之时，孔子之书六经，皆古文也。其后诸侯不统于王，车涂异轨，文字异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约，谓之小篆。于时狱官事繁，篆书不给。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阳狱中，变篆为隶，以从简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时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日小篆，李斯、赵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简策所用。三日刻符，施于符传。四曰摹印，亦日缪篆，施于印玺。五曰虫书，为虫鸟之形，施于旛信。六曰署书，门题所用。七曰殳书，铭于戈戟。八曰隶书，施于公府。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善长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汉兴，多因秦制，通行隶书，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人小学者，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郡太守课，最者以为书史。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并前《苍颉》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摄，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颇改古文，别为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日奇字，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以书幡信也。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著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皆从古为证，备论字体，详举音训。其鄙俗所传，涉于讹妄者，皆许氏之所

不取。故《说文》至今为字学之宗。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廿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晋有吕忱，更按部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后魏杨承庆者，复撰《字统》二十卷，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凭《说文》为本。其论字体，时复有异。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复有《地苍》、《广苍》、《字指》、《字括》、《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互相祖述，名目渐多。汉代又有草书，故自苍颉至于汉代，书凡五变，所谓古文、大篆、隶书、草书是也。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帛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余多不行。

典　籍

汉承秦灭学，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成帝时，秘藏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丰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汪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会群篇，著为《七略》，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还洛阳，所载经传二千余辆。明帝尤重儒术，尔后撰录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际，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竟共剖散，图书缣帛，军人以为帷囊。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长安之乱，一时焚荡。魏氏拾掇亡书藏三阁，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簿。》秘书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末，靡有孑遗。西晋著作郎李光以勖旧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文帝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万五千七十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中，祕书丞王亮又造《书目》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梁初，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绪更为《七录》。有《兴录》、《记传录》、《子录》、《文集录》、《伎录》、《佛录》、《道录》。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关，收其图籍，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稍仅充实。尔朱之乱，散落复多。北齐迁邺，颇更搜聚。后周保定，书止八千，其后至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书仅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既定，本还其主。由是人间异书，往往闲出。及平陈后，经籍渐多。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

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郑公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湮没，十存一二。其目录、四部书大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书·经籍志》。自后书帙颇增。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

石　经

初，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诏颜师古刊定，颁之天下。年代久，传写不同。开元以来，省司将试举，又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互，辄以习本为定。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天宝初，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经典不正，取舍难准"。诏儒官校定经本，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参遂榻定五声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学者或就取正焉。又颁字样于天下，俾为永制。由是省司停约习本。后汉明帝时，公卿言五经驳异，请开吕不韦冢，是未焚诗书前本。论者以为（有缺文）神武作相，自洛阳运之于邺，至河阳，岸崩，没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隋开皇六年，又自邺再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隋乱，造立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征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秘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天宝中，余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呜呼！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声　韵

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韵，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并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煽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以古之为诗，取其宣导情志，激扬政化，但含征韵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气，骨体大全，《诗》《骚》以降是也。自声病之兴，动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坏矣。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凑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尔后有孙愐之徒，更以"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殊不知为文之匪要，是陆之略也"。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胡寇凭陵，拔身济河，遗失五十余卷。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辑。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

诸书，皆仿此。自为声韵已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讲上之卷。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匹。

卷 三

贡 举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本，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走明经、进士。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并文辞俊雅，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闻，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后昌龄为长安尉，坐赃罪解官，而王瑾亦无所成。高宗时，讲士难其选。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轮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曜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谒，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议，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自是举人积多，有参互、孤绝、例技、抵注之目。举人多于经不精，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天宝初，达奚恂、李严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曾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大，举人有实才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余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经，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讼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商，一道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要，十数年闲掇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崔蒲弃道旁。"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已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民，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进士张绰，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羡如此。李右相在庙堂，进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拜谢而请曰："臣女婿王如泚，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换，与一及第。"上许之。付礼问，宜与及第。侍郎李晖

以诏诣执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晞曰："与亦得，不与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林甫即自闻奏取旨。如泚宾朋谯贺，车马盈门。忽中书下牒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闻者罔然失错矣。宝应二年，杨绾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于应此科者盖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制科

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舍遗、补阙。玄宗御极，特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宦途之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同寮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旧举人应及第，开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书："时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昔傅说无姓，殷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隐名，楚王延内三旌之位，未闻征籍也。范睢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以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祖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其德，虽籍何为?今员外吹毛求瑕，务在驳放。则小人也。"却寻归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园荒芜，锄犁尚在，所司不能夺。特咨执政收之，天下称美焉。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开元中，有唐频上《启典》一百二十卷，穆元林上《洪范外传》十卷，李镇上《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辛之谔上《叙训》两卷，卞长福上《续文选》三十卷，冯中庸上《政事录》十卷，裴杰上《史护异议》，高峤上《注后汉书》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沾赏赉，亦一时之美。

铨曹

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士，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选人至省便拜职官，考满即授牒请处分。吏部候人数满百或二百即引试，量书判注拟乃无被敌者。故吏曹四时提衡，略无休暇。贞观十年，中书令马周检校吏部尚书，始奏选人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毕。先是，侍郎唐皎铨引选人，问其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老在江南，即唱陇

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给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由是大为选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愿者。高宗龙朔之后，以不堪任职者众，遂出长榜放之冬集，俗谓之长名。宏道中，魏克己为侍郎，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哗，甚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为同州刺史。同时邓元挺，素无藻鉴，又患消渴。选人作《邓渴》诗谤之南院，亦被贬为寿州。则天如意元年，李志远掌选，有姓万、姓王者并被放。私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万姓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加增文字。志远一见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知姓字，何处有丁、士乎。此必万、王也。"令史并承伏。久视中，侍郎顾琮性公直。时多权幸，公行嘱托，琮不堪其弊。尝因官斋见壁画，指谓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画天官掌选乎?"陆元方常任天官侍郎，临终日："吾年当寿，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言讫而殁。中宗景龙末，崔湜、郑愔同执铨，管数外倍留人及注拟不尽，即用三考二百日关，通夏不了。又用两考二百日关，其或未能处置，即且给公验，谓之"比冬"。选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素远得留，乃注校书郎。选司纲维紊坏，皆以有崔、郑为口实。愔坐赃贬江州员外司马。卢藏用承郑氏之后，尚有七百余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处分。大遭怨讟。开元初，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从前铨中，廊宇布棘以防内外，犹不免交通。晦至尽去之，大开门，示无所禁。初嘱置者，晦辙知之，占论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铨司旧制，颇忧之。既而铨综流品，皆得其铨叙，而美声洋溢。十四年，玄宗在东都，敕吏部置十铨，以礼部侍郎苏颋、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卢从愿、散骑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征、郑州刺史王岳、荆府长史韦虚心等同掌选，分为十铨。吏部窄狭，乃权寄诸厅，引注选人喧繁满于省闼。明年铨注，复归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拟皆约官资升降之，时难于允惬。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条例，谓之循资格，自后皆率为标准。旧良酝署丞、门下典仪、太乐署丞皆流外之任。国初东皋子王绩始为良酝丞，太宗朝李义甫始为典仪府，中宗时余从叔希颜始为大乐丞。三官从此并为清流所处。开元中，河东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县录事。吏曹不敢注，以咨执政。将许之矣，诸流外共见宰相，诉云："酝署丞等三官皆流之职，已被士人夺却，惟有赤县录事是某等请要。今又被进士人夺取，则某等一色之人，无措手足矣。"于是遂罢。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杨国忠为尚书，创为押召，选深者先授官。有文状阙失，许续通，不令驳放。滞淹之流，翕然归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书门下者，各量资以临时敕除。历任有浅深，官资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称检校，或称兼试、知摄、内供奉之类，名目非一。自顷诸（下有缺文）

卷　四

尊　号

秦汉已来。天子但称皇帝，无别徽号。则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洛水，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号其石为宝图。于是群臣上尊号，请称圣母神皇后，稍加慈越古天册金轮圣神等号。中宗践祚，号应天神龙。玄宗即位，号开元神武，稍加为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肃宗号先天文武孝感。代宗号宝应元圣文武。今上号圣文神武。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皇王盛称莫过此。既以为祖父之称，又以为子孙之号。虽颠之倒之。时有变易，曷曾离此？数代之后，将无所回避。贞元初，主上超然觉悟，乃下诏去其徽号，直称皇帝。合于古矣。近岁百僚复请加尊号，上守谦冲，意不之许。昔光武皇帝诏群臣"上书不得言圣"。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谦冲之意，大矣哉！

运　次

自古帝王五运之次，凡二说：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汉魏共遵刘说，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黄色之多赤者，或谓之柘木染，义无所取。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天宝中，升平既久，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希进用。有崔昌以勃旧说，遂以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已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汉为二主。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及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而复酅、介二公焉。

降　诞

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孤露之后，不宜以此日为欢会。梁元帝少时，每以诞载之晨，辄设斋讲经。洎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太宗曾以降诞日谓长孙无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乐'。以吾之情，翻感思。"因泣下。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然则国朝已来，此日皆有宴会。玄宗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百僚有献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楼张乐，倾城纵观，天下士庶皆为赏乐。其后又改为天长节。肃宗因前事，以降诞日为天平地成节。代

宗虽不为节，犹受诸方进献。今上即位，诏公卿议。吏部尚书颜真卿奏："准《礼经》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惟开元中始之。又复本意以为节者，喜圣寿无疆之庆，天下咸贺，故号节日。千秋万岁之后，尚存此日以为节，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金鸡

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武库合掌其事。鸡以黄金为首，建之于亭之下。宣赦毕则除之。凡建金鸡，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视大理及府县徒囚至，则捶其鼓。案，金鸡，魏晋已前无闻焉。或云始自后魏，亦云起自吕光。《隋书·百官志》云："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赦则掌建金鸡。"盖自隋朝废此官，而卫尉掌之。北齐每有赦宥，则于阊门前树金鸡，三日而止。万人竞就金鸡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越数日间，遂成坑，所司亦不能禁。武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设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曰："赦建金鸡，其义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鸡星动，必当其赦。'由是王以鸡为候。"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先是有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祖孝徽与和士开谮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言孝琬为天子，建金鸡也。"齐王信之，而杀孝琬。登封嵩岳大赦，故为万岁登封。坛南有大槲树，杪置金鸡，因名树为金鸡。

露布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谓之露布。盖自汉已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宋时沈璞（一作沈美之）为盱眙太守，与臧质共拒魏军，不作露布。高宗怪而问之，答曰："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则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时，诏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仪》。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请依新礼，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蹈舞者三，及拜郡县皆同。自后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诸露布，大抵皆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

匦使

则天垂拱元年，初置匦使之制。为方函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延恩匦，怀材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置匦使一人，判官一人。谏议大

夫或拾遗补阙充其使，专知受状。每名进人以待处分，余付中书及理匦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为之。初置，匦有四门，其制稍大，难于往来。后遂小其制度，同为一匦，依方色辨之。汉时，陈广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常诏于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则今之匦也。初，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鱼保宗者，颇机巧，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则天悦而从之。徐敬业于广业陵作逆，保宗曾与敬业造刀车之属。至是为人所发，伏诛。保宗父承晔自御史中丞坐贬义州司马。天宝中，玄宗以匦字声似鬼，改匦为献纳使。乾元初，复其旧名。

定　谥

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谥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谥。谥二字者，一字为质，一字为文。或文或质，盖出当时礼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汉魏以来，虽道德之重，先无爵者不加谥。晋代王遵上疏，称武官有爵必谥，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无爵皆谥。太宗朝郑公魏征，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张说、广平公宋璟、郇公韦安石，皆谥为文贞二字。人臣美谥，无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有唐以来，五人同谥亦无嫌也。代宗朝吏部尚书韦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谥曰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驳之："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驭而进，不惮危险，故王尊为忠臣。思全而归，恐有毁伤，故王阳为孝子。则知昼之与夜本不相随，春之与秋，岂宜同日？且以为尚书忠业高远，羽仪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众。议行称谥，固多美名。何必忠孝两施，然后表德？历考前史，恐无此事。敢率愚见，请更商量。"皓执前议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则忠于国，爱于父则敬于君。脱爱敬齐焉，则忠孝一矣。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废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亏孝。忠孝之道，人伦大经。孔子曰：'以孝事君则忠。'又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圣人之教也。至于忠孝不并，有谓而言：将由亲在于家，君危于国，奉亲则孰当问主；赴国则无能养亲。恩义相迫，事或难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辞蜀；陵母刎颈，卒令归汉。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岂以不仕为孝，舍亲为忠哉！况忠孝侯之传鹊印，唐尧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请依前谥。"有司不能驳焉。

明　堂

垂拱四年，则天于东都造明堂，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于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风摧倒，重营之。火灾延及明堂并尽，无何，又敕于其所复造明堂，侔于旧制。所铸九州鼎，置于明堂之下。当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余各依方面，

并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开元中，改明堂为听政殿，颇毁彻，而宏规不改。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试举人作《明堂火珠》诗。进士崔曙诗最清新，其诗云："正位开重屋，凌空大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微灭，烟生望若无。还知圣明代，国宝在神都。"史贼入洛阳，登明堂，仰窥栋宇，谓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诸鼎曰："煮物料处亦太近。"洎残孽奔走，明堂与慈阁俱见焚烧。

武监

开元十九年，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出师将发日，皆引辞。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姜氏、吕氏、尚氏、齐氏、高氏、卢氏、柴氏、庆氏、国氏、纪氏、绍氏、礼氏、贺氏、指氏、掌氏、历氏、牵氏、晏氏、望氏、献氏、易氏、章氏、谢氏、丁氏、申氏、营氏、浦氏、莱氏、许氏、盖氏、雍门氏、东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牙氏、子功氏、□氏、公旗氏、公牛氏、卢满氏、祭公氏、闾公氏、仲长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为记。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制铭，立于庙门。天宝中，太学中太学生张絅上书："请于太公庙置武监。国子监相对，教习胄子。春秋释奠于先师太公，一如国学文宣王庙。"书寝，不报。

漳渎

开元中，拾遗盖匡朝上书："以江、河、淮、济，各能独达于海，故受四渎之名。按《尚书注》云：'漳水横流入河。'今之此水与古有异，发源潞州，东赴沧海。有逾淮、济，合著渎名。请以漳水为一渎，并前为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济水配中岳。庶随正方，各得其宜。阴阳克和，风雨时若。"奏上，不许。

卷五

卤簿

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已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大驾、小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仪。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樐，又作樐，音义皆同。卤以甲为之，所以扞敌。贾谊《过秦论》云"仗尸百万，流血漂卤"是也。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则按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由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南朝

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卤簿，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簿之名不容别有他义也。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盖臣下侍从至尊，各供所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故谓之扈从耳。《上林赋》云："扈从横行。"颜监释云："谓跋扈纵恣而行也。"据颜此解，乃读从为放纵，不取行从之义，所未详也。

公　牙

近代通谓府建廷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修，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称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谬讹变，转而为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侧，象兽牙。军将之行置牙，竿首悬于上，其义一也。

官　衔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为衔者，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去，后马续来，相次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颂　德

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故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书》称"树之风声"者，正此之谓。亦有未去官，讽动群吏，外矫辞让，密相督责。前代以来，累有其事，斯有识者之所羞也。开元中，右相李林甫为国子司业，颇振纲纪。洎登庙堂，见诸生好说司业时事。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于国学都堂之前。后因释奠日，百寮毕集，林甫见碑问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对，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意色甚历。诸生大惧得罪，通夜琢灭，覆之于南廊。天宝末，其石犹在。林甫薨后，杨国忠为左相，兼总铨衡。从前注拟，皆约循资格，至国忠创为押例。选深者尽留，乃无才与不才也。选人等求媚于时，请立碑于尚书省门，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敕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玄宗亲改定数字。镌毕，以金填改字处，识者窃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当书之。古来岂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体，乱将作矣。"未数年，果有马嵬之难。肃宗登极，始除去其碑。

壁 记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杨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时前后迁除出入，浸以马俗。"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豹 直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日谓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宿直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贵。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者，言众官皆出，己独留，如藏伏之豹者。伺侯待搏，故云伏豹。"韩琬则解为"豹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余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霜露诸禽兽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爆之也？杜说虽不甚明，粗得其意，韩其疏矣。

烧 尾

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惧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方为焚之，故云烧尾。一云新羊入群，乃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贞观中，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子奢以烧羊事对。及中宗时，兵部尚书韦嗣立新入三品，户部侍郎赵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复旧官，上命烧尾，令于兴庆池设食。至时敕卫陈设，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游胜，飞栖结舰，光夺霞日。上与侍臣亲贵临焉。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觞献寿，上问："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过户部双舸，上结重楼，兼胡乐一部，即呼至岸，以纸书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悦，以为兵部不逮也。俄见风吹动所帖之纸，为嗣立所见，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纸，见户字大笑。嗣立请科湜罪，上不许，但罚酒而已。

花 烛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下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酌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劭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脩，无拜堂

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谓之当梁，嫁娶者云，妇姑不相见。按，起居郎吕才奉太宗诏，定《官阴阳书》五十卷，并无此事，今亦除之。

第 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人尚俭素。太子太师魏征，当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为营第，辄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辍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开元中，此堂犹在。家人不谨，遗漏焚之，子孙哭临三日，朝士皆赴吊。高宗时，中书侍郎李义炎宅亦至褊迫，义炎虽居相位，在官清俭，竟终于方丈室之内。高宗闻而嗟叹，遂敕将作造堂，以安灵座焉。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至天宝中，御史大夫王𫓶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安禄山初承宠遇，敕营甲第，聚材之美，为京城第一。太真妃诸姊妹第宅，竞为宏壮，曾不十年皆相次覆灭。肃宗时，京都第宅屡经残毁。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矣。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词人梁鍠尝赋诗曰："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盖此之谓。郭令曾将出，见修宅者谓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锸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自改换，墙皆见在。"郭令闻之，怆然动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请老。

巾 幞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向后幞发，故俗谓之幞头。至尊、皇太子、诸王及仗内供奉，以罗为之，其脚稍长。士庶多以纱缦，而脚稍短。幞头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帻也。巾子制顶皆方平，仗内即头小而圆锐，谓之内样。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已，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悦。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自后巾子虽时高下，幞头罗厚薄大体不变焉。近日长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换。御史陆长源性滑稽，在邺中忽裹蝉翼罗幞尖巾子。或讥之，长源曰："若有才，虽以蜘蛛罗网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无才，虽以美玉裹一簸箕，亦将何用？"先时，吏部尚书刘晏裹头至慢，每裹但擎前后脚撅两翅撅之，都不抽挽。或曰："尚书何不抽两翅？"晏曰："两边通耶？"时人多哂之。兵部尚书严武裹头至紧，将裹，先以幞头曳于盘水之上，然后裹之，名为水裹，撅两翅皆有褶数，流俗多效焉。



图　画

国初阎立本善画，尤工写真。太宗之为秦王也，使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令学士褚亮为赞，今人间《十八学士图》是也。贞观十七年，又使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其后，侯君集谋逆，将就刑，太宗与之诀，流涕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中宗曾引修文馆学士内燕，因赐游观。至凌烟阁，见君集像有半涂之迹。传云，君集诛后，将尽涂之，太宗念其功而止。玄宗时，以图画岁久，恐渐微昧。使曹霸重摹饰之。立本以高宗总章元年迁右相，今之中书令也。时人号为丹书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旧宅。西亭，立本所画山水存焉。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稷位至太子少保。玄宗时，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维终于尚书右丞。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维。劝善坊吏部尚书王方庆宅山水院有虔山水之迹，为时所重。虔工书画，又工诗，故有"三绝"之目。而宦游迍蹇，终于台州司户焉。天宝中，御史毕宏善画古松。凡此数公，皆负当时才名，而兼擅工艺。至若吴道子画鬼神，韩幹画马，皆近时知名者也。尔后，画者甚众，虽有所长，皆不能度越前辈矣。大历中，吴士姓顾以画山水历托诸侯之门。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彩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啖叫。顾子著锦袄锦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倾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已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夫画者淡雅之事，今顾子瞑目鼓噪，有戟之象，其画之妙者乎？

长　啸

永泰中，大理评事孙广著《啸旨》一篇云："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性情。啸之清可以灭鬼神、致不死。盖出其啸善，千里应之。出其啸善，万灵受职。斯古之学道者哉。故太上老君授南极真人，南极真人授广成子，广成子授风后，风后授务光，务光授舜，演之为琴，以授禹。自后或废或续，晋太行仙人孙公，能以得道而无所授。阮嗣宗所得少许，其后不复闻矣。啸有十五章，一曰权舆，二曰流云，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蝉，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峡猿，七曰下鸿鹄，八曰古木鸢，九曰龙吟，十曰动地，十一曰苏门，十二曰刘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韵，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毕竟。"广云其事出道书。余按人有所思则长啸，故乐则歌咏，忧则嗟叹，思则吟啸。《诗》云："有女仳离，条其啸矣。"颜延之《五君咏》："长啸苦怀人。"皆是也。广所云深溪虎、古木鸢，其状声气可矣。至今太上老君相次传授，舜演为琴，崇饰过甚，非余所敢闻也。按《诗笺》云："啸，蹙口出声也。"成公绥《啸赋》："动唇有曲，发

口成音。”而今之啸者，开口卷舌，略无蹙舌之法。孙氏云：“激于舌端”，非动唇之谓也。天宝末，有峨眉山道士姓陈，来游京邑。善长啸，能作雷鼓霹雳之音。初则发声调畅，稍加散越，须臾穹窿磕泻，雷鼓之音，忽复震骇，声如霹雳，观者莫不倾悚。

卷　六

饮　茶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远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续搜神记》云：“有人因病能饮茗一斛二斗，有客欢饮过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肺。置柈中，以茗浇之，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　球

打球，古之蹙踘也。《汉书·艺文》：“《蹙踘》二十五篇。”颜注云：“踘，以革为之，实以物，蹙蹋为戏。蹙踘，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子六，踘音钜六。近俗声说蹋踘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大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

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说，赐强明绢断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接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薛公说其言，书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美之。然打球乃军州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今乐人又有蹑球之事，戏彩画木球高一二丈，妓女登榻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古蹋球之遗事也。

拔河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旦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蔑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朋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时，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用贵人多，西朋奏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康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

绳妓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若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以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高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注，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也。卫士胡嘉陵作《绳妓赋》献之，辞甚宏畅。玄宗览之大悦，擢拜金吾仓曹参军。自寇氛覆荡，伶人分散，外方始有此妓，军前宴会，时或为之。

石志

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通用之。齐太子穆妃将葬，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珍石志。素施无名策，故以纪行迹耳，遂相祖习。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荣，不烦石铭。"俭所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礼无此制。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制墓下题版文。原此□，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

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纪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按俭此说，石志，宋齐以来有之矣。齐将有发古冢，得铭云：“青州二十子，东海女郎。”河东贾昊以为司马赵女，嫁为荀晞子妇，检之果然。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傍作窨，得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有数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志，但不如今代贵贱通为之耳。

碑 碣

墓前碑碣，未详所起。按《仪礼》。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绋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绋索之象。前汉碑甚少，后汉碑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楬而玺之。”注云：“楬，如今题署物。”《汉书》云：“庵寺前，揭著其姓名。”注：“名揭，找也。”揭杙于庵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揭。郭景纯《江赋》云：“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是也。其字本从木从曷，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隋氏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裁在长礼。今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犨金帛以祈作者，罹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饬，遂成风俗。蔡邕云：“吾为人作碑多矣，惟有道无愧词。”隋文帝子齐王攸薨，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诚哉是言也。

羊 虎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像仪卫耳。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骏，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后汉太尉杨震葬日，有大鸟之祥，因立石鸟像于墓。《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人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舍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谓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束两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此上两说各异，未详孰是。按《礼经》云：“天子坟高三雉，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树杨，士树榆。”《说文》云：“天子树松，诸侯柏，大夫榆，士杨。”按《礼经》：“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代封墓，而又树之。”《左传》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曰：“树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异木，树之于墓。盖殷周已来，墓树有尊卑

之制，不必专以罔象之故也。《风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头立石人石兽，田家老母到市买数斤饵，暑热行疲，息石人下，遗一斤饵。客来见道行人，因调之云：'石人能愈病，人来谢女。'转相告语，头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号曰石贤士。辎骈毂系，帐帷绛天，丝竹之音闻数里。数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门于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况损人工而为观乎？非古也。"卢思道《西征记》云："新郎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匕北有碑，碑有石柱，东南有亭，以石柱为名。"然墓前石人、石兽、石柱之属，自汉而有之矣。

纸　钱

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节，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已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金钱，今纸钱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

道　祭

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张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火扇。祭盘帐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纸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精巧。馔具性牢，复居其外。大历中，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范阳祭，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观戏。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滑州节度令狐母亡，邻境致祭。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昭义节度薛公薨，绛忻诸方并管内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决。大者费千余贯，小者犹三四百贯。牙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之盛者也。

忌　日

忌日请假，非古也。《世说》云："忌日惟不饮酒作乐。会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下弹鸟。"《晋书》又载："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而已。"前代忌日，无假之证也。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制，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为宴乐，本不自封闭，如今世自处者也。"居丧再

周之内，每至忌日哭临受吊，无不见人之义。而除服之后，乃不见人。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故弛懈放逸自晦，不与外接。设假之由实在于此，颜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宾，不理庶务。"不能悲怆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好言笑。卒有急迫，宁无尽不见之理。其不知礼意乎？

卷　七

视物远近

〔阙〕

海潮

〔阙〕

北方白虹

〔阙〕

西风则雨

〔阙〕

松柏西向

〔阙〕

蜀无兔鸽

〔上阙〕命左右赍兔鸽而往。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戴祚作《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祚，江东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则江东旧亦无鸽。梁武帝时，侯景围台城，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鼠鸽皆尽。然则江东之有鸽，亦当自北赍往耳。《周礼》称橘逾淮北而为枳，鸜鹆不逾济汶则死，地气然也。故《春秋》书"鸜鹆来巢。"然则禽兽草木，中士所无，异方而来者众矣。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太宗朝，远方咸贡珍异

草木。今有马乳蒲萄，一房长二尺余，夫余国所献也。娑罗树一名菩提，叶似白杨，摩伽陀那国所献也。黄桃名金桃，大如鹅卵，康国所献也。波罗拔藻，叶似红蓝，实如蒺藜，泥婆罗国所献也。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苣，胡芹、浑提葱之属，并自西域而来，色类甚众。异方禽兽，象出南越，驼出北胡。今皆自育于中国，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十余日乃止。司马盖说、安抚使狄仁杰以闻，编之史策。月中云有蟾蜍、顾兔并桂树，相传如此，自昔未有亲见之者。历家之说，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当台州之分，则他年月桂岂独无子？何至此月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无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则行一日当历十二度有余。一度为一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间，月行遂远。桂子何得常留此处？又月径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不弥漫三千里内，亦不当专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丽天，各有限域，岂澒洞无底，而有桂子漏下？桂子得下，蟾兔之类何能不落？况天与地相去极远，桂子小物，从空而下，飞杨萦转，无所不之，蕞尔台州，何为独有？或者台岭与岭南地接，山多桂树，桂子多因风而至。有若从天而来，时人不加详考，谓之月桂。郭景纯云："桂树叶似杞，□□而无子。"据此则桂树无子。台州所见，其他物乎？宋之问台州作诗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飘。"文士尚奇，非事实也。

石　鼓

〔阙〕

弦歌驿

〔阙〕

高唐馆

〔上阙〕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成汤，兖州乾封汤，邢州沙河汤。此等诸轺轩来往，无不吟讽，以为警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唐，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煞楚襄王。"读者方解。

卷八

历山

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之东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于此题诗曰："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时闻汹汹动绿波，犹谓重华井中在。"又曰："西家今为定戒寺，东家今为练戒寺。井中投一瓶，两井相摇响。"泙瀵又曰："齐南郡里多沮洳，娥皇女英汲引处。窃向池中深畊来，浇茆畦土平流去。"炎虽文士，其意如是，则诚以为舜之所居也。按郑玄"历山在河东。"应物云："在雷泽。"皇甫谧云："在济阴。"今东齐也名历城，与舜耕历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说在河东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东，临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传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汉时人，仙传所载，不言所居。若尔，朱仲未居之前，山无名乎？此西北数十里，有春秋时淳于城。淳于，州国也。吴楚之人谓居为千古，谓州为朱然。则此山当名州山也。汉末崔炎于高密从郑玄学，遇黄巾之乱，泛海而南，作《述初赋》，其序云："登州山以望沧海。"据其处所，正相合也。大朱东南海中有句游岛，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践曾游此岛，故以名焉。《述初赋》又云："朝发兮楼台，回盼子句榆，朝食兮岛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东海县，在海中。《晋书》石勒使季龙讨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则句榆、根余当是一山，亦声之讹变耳。

峄山

兖州邹峄山，南面平复。东西长数千步，广数步。其处生桐柏，传以为贡峄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废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绝响，以是珍而入贡也。"按《汉书·地理志》："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之峄阳下邳也。"郭缘生《述征记》云："峄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则《禹贡》峄阳下邳者是也。"《邹山记》云："邹山，盖古之峄山，始皇刻碑处，文字分畛，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按，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峄者也。始皇刻石纪功，其文李斯小篆。后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拓。然尤止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敝。有县

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闲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云："谓泗滨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惟峄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羑里城

相州汤阴县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地丈余，北开一门。相传文王演《易》之所。书曹子建《诰纣文》云："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观此意，见文王见囚之地，纣使负土，实此城也。未详子建所据。今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郭缘生《述征记》云："彭城郡有秺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讫于淮河上，城而实中秺丘垄可阻，谓之固。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子建所云："负土既盈"，或承流俗之传耳。大历中，汤阴有一尉，姓张，与数人同行，过羑里城。或问此是何城，张尉答曰："此是郭令公围相州时所筑。"或曰："此是羑里城。纣囚文王之处。何关郭令公筑？"张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王与纣事，只将谓令公所筑也。"

文宣王庙树

兖州曲阜县文宣庙门内并殿西南，各有伯叶松身之树，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至仁寿元年，门内之树忽生枝叶，乾封二年复枯。俗称千年木，疗心痛。人多窃割削之，树身渐细。去地丈余，皆以泥累泥封，犹不免焉。亦有取为笏者也，色紫而甚光泽。肃宗时，二树犹在。广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过曲阜，谒文宣王庙，因遍寻鲁中旧迹。县使一老人导引，每至一所，老人辄指云，此是颜子陋巷，此是鲁灵光殿阶，此是泮宫。季卿闻之皆沈吟嗟赏，曰："此翁真鲁人也。"次至池水，复指之："此是钓鱼池。"季卿问曰："何人钓鱼？"老人对曰："鲁人灵光此钓鱼。"季卿曰："鲁人败矣。"又于路侧见古碑，季卿问是谁碑，诸君并不能对。有一尉遽走至碑下，仰读其题云"李君德政碑"，走还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与鲁人灵光何异？"

孟尝镬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铁镬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相传云是孟尝君家宅，镬釜皆是孟尝君之器也。至德初，胡寇

南侵，司马李伾毁其大镬，以造兵仗。其小镬及釜，僧徒恳请得免。至今以镬烧长明灯，釜以贮油。按孟尝君门客三千人，当时应有此器。然至今千余岁，累经丧乱，何能使兹二器如日常之勿翦乎？或恐传者之妄。

佛图澄姓

荆州内邱县西右中邱城寺有碑，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图澄愿者，天竺大国附宾小三之元子。本姓湿，所以言湿者，思润理国，泽被无外，是以号之为湿。”按《高僧传》、《名僧传》、《晋书·艺术传》，佛图澄并无此姓。今云姓湿，亦异闻也。大历中，余因行县，憩于此寺，读碑见之。写寄陆长源，长源大喜，复书致谢。

巨　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异骨一节，正可为砚。云在南海时，有远方客所赠，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师薛萼为邢州留后，亦有大骨。面广尺余，形圆有两耳，高可三四寸。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于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爱奇，故封寄焉。题云：“阎老王尾□骨。”凌与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戏。

大鱼腮

海州土俗工画，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余时客海上，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余问之，其人云：“海鱼腮中毛，拟用作屏风贴。”因问所得，云：“数十年前，东海有大鱼，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为屏风贴，前后所用无数。”今官造屏风，搜求得此，奇文异色，泽似水牛角。小头似猪鬃，大头正方。长四五寸，广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间大鱼腮中翣毛长不盈寸，此物乃长四五寸，鱼亦大矣。《交广记》云：“吴时，滕循为广州，人或言虾须有一丈长，循不之信，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为寄。”鱼腮长五尺，无足怪者。

窃　虫

人家有小虫，至微而响甚细。寻之，卒不可见。俗人以其难见，号“窃虫”云有此者不祥。余曾睹此虫，大如半胡麻，形鼠妇，有两角，白色。振其头，则有声，或时暂止，须臾复振。床壁窗户之间、暗黑之处，多有之。拾遗孟匡朝贬贺州，作《窃虫赋》，比之鬼魅，似都不识此虫。



霹雳

人闲往往见细石，赤色，形如小斧，谓之霹雳斧。云被霹雳处，皆得此物。余曾于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见一石，与前后所见者相类。问："将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雳为两段，于霹雳窄得此。俗谓之霹雳楔，偶然收之，无所用也。"按《玄中记》云："玉门之山西有国山，山上有庙，国人岁岁出礸数千，名曰霹雳，给霹雳用。从春至秋乃罢。"诸字书检无礸字，《礼记》有杂金钻、牛骨钻，礸音为祖合。礸字石傍，与金相类，读宜同矣。盛宏之《荆州记》亦载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则俗传霹雳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阴阳薄触之为耳。激怒尤盛，或当其冲，则谓之霹雳。若以为神道谴怒，而降之罚，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鱼龙畏铁

海州南有沟水，上通淮楚。公私漕运之路也。宝应中，堰破水涸，鱼商绝行。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堰将成辄坏。如此者数四，用费颇多，知远甚以为忧。或说梁代筑浮山堰，频有缺坏，乃以铁数万斤，坟积其下，堰乃成。知远闻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往堰之将坏也，辄闻其下殷如雷声。至是，其声移于上流数里。盖金铁味辛，辛能害目，蛟龙护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蛇鱼皆死。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因有急，家人以药杵投之于井，信宿鱼皆浮出，知鱼亦畏铁焉。

卷九

刚正

狄仁杰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宫。仁杰奉使先修宫顿。并州长史李元冲以道出妒元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必致雷风之异，欲别开路。仁杰谓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无他变。上闻之，叹曰："可谓真丈夫也。"后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吴楚风俗，时加淫祀。庙凡一千七百余所。仁杰并令焚之。有项羽神号为楚王庙，所祷至多，为吴人所惮。仁杰先放檄书，责其丧失江东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后焚除。

淳信

陆少保字元方，曾于东都置小宅，家人将受直矣，买者求见。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买者闻之，遽辞不置。子侄以为言，元方曰：“汝太奇，岂可为钱而诳个人！”

端悫

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勖驰驿往追。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殿庭，因诉。玄宗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

贞介

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镇陈留，后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驿。镐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阉官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大为群阉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征入，改为荆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府长史、江西观察。

謇谔

相里造为礼部郎中，时宦官鱼朝恩用事，勋灼内外。朝恩称诏，集百寮，有所评议。恃恩凌轹，傍若无人，宰相元载已下，唯唯而已。造挺然众中，抗言酬对，往复数四，略无降屈之色。朝恩不悦而去，朝廷壮之。

抗直

崔祐甫为中书舍人，时宰相常衮当国，百寮仰止。祐甫每见执政，论事未尝降屈。舍人岑参初掌论诰，屡称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惮。诸人虽咄咄有辞，而不能发。崔独见，谘以舍人职在枢密，不宜让事于人。岑舍人称疾既久，多有离局。兖曰：“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当迁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辞王事乎？”衮默然。无以夺之地，由是衔之。及今上在谅闇，衮矫制除崔为河南尹。星夜电发，今上觉其事，遽追还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而衮谪于岭外。

忠鲠

李惇为淄青节度判官，使王衡弟颇干政。惇屡言之，衡曰：“兄弟孤遗相长，不忍失

意。”惇曰：“君怜爱，只合训之以道，何可仗其纵姿也?”衡家又好祈祷，车舆出入，人吏颇以为弊。惇又进谏，衡不能用。他日，衡对诸客，别有所问，惇曰：“惇前后颇献愚直，大夫不能用，今又问。”衡作色曰：“李十五好为诋讦。”惇曰：“忠言，大夫谓之诋讦，久住何益？请从此辞。”再拜趋出，命驾而去。衡怒甚，不便追之。时人皆谓惇有古人风。

诚 节

权皋为范阳节度掌书记，禄山男庆和承恩尚主。皋在京亲礼会毕，归本道。知禄山有异谋，出路托疾诈死，家人载丧以归封邱。仅达，而关东鼎沸。皋微服变姓名至临淮，于驿家佣赁，欲数知北方动静故也，寻过江。二京复，肃宗发诏褒美，拜起居郎，辞疾不起。皋以崎岖丧乱，脱身虎口，遂无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 使

李太尉光弼镇徐方，北扼贼冲，兼总诸兵马。缘征讨之务，则自处置。仓储府库军州差补，一切并委判官张参。参明练庶务，操割发遣，应接如流，绰有余地。诸将欲见太尉论事，太尉辄令与张参判官商量。将校见之，礼数如见太尉无异。由是上下清肃，东方晏然。天下皆谓太尉之能任人。

礼 遣

张延宾为河南伊，官人有过，未尝屈辱。其所犯既频，灼然不可容者，但谢遣之而已。先自拜立与辞，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敬惮，各自修饬，而河南大理。

迁 善

田神功自平卢兵马使授淄青节度，旧判官皆偏裨时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院，神功待之亦无降礼。后因围宋州，见李太尉与敕使打球，闻判官张参至，太尉与之尽礼答拜。神功大惊，蓦呼刘位，问之曰：“太尉今日见张郎中，与之答拜，是何礼也?”位曰：“判官是幕宾，使主无受拜之礼。”神功曰：“神功比来受判官拜，大是罪过，公何不早说?”遂令屈请诸判官，谢之曰：“神功武将，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礼数。比来错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过。今还判官拜。”一拜之。诸判官避而不敢当，远近闻之。莫不称其宏量。

惠　化

阎伯屿为袁州时，征役繁重。袁州先已残破，伯屿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辏，州境大理。及移抚州，阖州思恋，百姓率而随之也。伯屿未行，或已有先发。伯屿于所在江津见舟船，问之，皆云：“从袁州来，随使君往抚州。”前后相继，津吏不能止。其见爱如此。到职一年，抚州复如袁州之盛。代宗闻之，征拜户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　让

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濠州，所在故为淹泊。候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奇　政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赋税常先诸县，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　恶

检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谈人短。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毁，未曾应对。候其言毕，徐为分雪之曰：“此皆众人妄传，其实不尔。”更说其人美事。曾坐被人酷骂，竟席无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与言。”其雅重如此。

解　纷

熊曜为临清尉，以干蛊闻。太原守宋浑被人经采访使论告，使司差官领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临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请假，而权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县狱。曜就加抚慰，供其酒馔。夜深屏人与语，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却见曜有必取之色，虑不免，遂许之。曜令狱卒与脱锁，厚资给，送出城，并狱卒亦令逃窜。天明，吏白失囚，曜驰赴郡，具陈权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为申采访，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访而已。既失告者，浑竟得无事。

凌压

严安之、崔谭俱为赤尉，谭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己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执大杖引前，谭则益粗其杖。安之越粗谭亦转粗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举。安之遂令执小杖，谭亦益细其杖。安之越细，谭亦转细之。如此至杖大如箸，不能用。安之患其压己，遂都去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谭果不能学。

除蠹

崔邱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家业殷富，子弟复多。蜀汉风俗，县官初临，豪家必先馈饷，令丞已下皆与之平交。初至，陈氏欲循故事，邱逆呵之，丝毫不入。录事心有怅惋，至衙日，恃其豪且盛，谓邱必不敢损己，礼数甚倨。邱叱五伯曳之，初犹负气，下杖良久，乃称乞命。群官争使人来救，邱并不听。杖之既困，邱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门少顷而卒。而一县惊骇。陈氏子弟亲属数十人，相率号哭，阗塞阶屏。邱使锁闭衙门，一一收录，取其子弟尽杖杀之。其疏者皆决驱出。因自诣郡，具言陈氏豪暴日久，谨已除之。讨其资产足充当县一年租税。太守素知其事，以申采访，云：邱不畏豪强，为人除害。使司大见褒赏，奏邱强干特立，请充采访判官，拜监察御史。

卷十

务尚

萧诚自务札翰，李邕恒自书言别书。二人俱在南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李邕，邕辄不许。萧疾其检己，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曰："许而不出，得非诳乎？"萧于是令家僮归见取，不得，惊曰："前某客来，见之，当被窃去。"李诚以为信矣。萧良久曰："吾置在某处，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寻绎久之，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座者咸以为然。数日，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讽切

贺知章为秘书监，累年不迁。张九龄罢相，于朝中谓贺曰："九龄多事，意不得与公

迁转，以此为恨。”贺素诙谐，应声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张曰：“有何相庇?”贺曰：“自相公在朝堂，无人敢骂知章作獠。罢相以来，尔汝单字，稍稍还动。”九龄大惭。

欢狎

郑昈性通脱，与诸甥侄谈笑无间。曾被飘瓦所击，头血淋漓，玉簪俱折。家人遑遽来视，外甥王在后至，曰：“二十舅今日头壁俱碎。”昈大叫曰：“我不痛。”亟命酒，酒酣兴尽。昈后至户部员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吝

御史大夫邓景山为扬州节度。有白岑者，善疗发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景山常急之。会岑为人所讼，景山故令深加按效，以出其方。岑惧死，使男归取呈上。景山得方，写数十本，榜诸路衢，乃宽其狱。

修复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亲书。其一立于郡门内，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者十余人。其一立于郭门之西，纪颜氏。曹魏时颜裴、高齐时颜之推，俱于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兹郡。其一是东方朔庙碑。镌刻既毕，属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驾吴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于庙所。其二碑，求得旧文，买石镌勒，树之郡门。时颜任抚州，子晁搨三碑本寄之。颜经艰故，对之怆然曰：“碑者，往年一时之事，何期大贤再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子晁后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赞成

天宝初，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草稿告虔私修国史，虔闻而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方从调选，受广文馆博士。虔所焚书既无别本，后更纂录，率多遗忘，犹存四十余卷。书未有名，及为广文博士，询于国子监司业苏元明。元明请名《会粹》，取《尔雅》序“会粹旧说”也。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书名《会粹》才偏逸，酒号屠苏味更醇。”即此之谓也。

讨论

著作郎孔至，二十传儒学。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



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宠眷。见至所撰，谓弟埱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埱素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确姻亲，咸就谘访。至书初成，以呈韦公，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垍言，至惧，将追改之。以情告韦，韦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奋笔，将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复改。

颖 悟

开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数年之间，遍能五经。上书自举，并云一遍能诵千言。敕付中书考试，燕公问曰："学士能一遍诵千言，能十遍诵万言乎？"对曰："未曾自试。"燕公遂出一书，非人间所见也，谓之曰："可十遍诵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读，每遍画地以记，读七遍起曰："此已诵得。"燕公曰："可满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诵得，今七遍诵得，何要满十？"燕公执本临试，观览不暇。而敬忠诵之已毕，不差一字。见者莫不叹羡。即日闻奏，恩命引对，赐绿衣一副，兼赏别物。拜东宫衙佐，乃直集贤，侍讲《毛诗》。百余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为侪类所嫉，中毒而卒。

敏 速

天宝中，汉州雒尉张陟应一艺，自举日试万言。须中书考试。陟令善书者三十人，各令操纸执笔而席，环庭而坐，俱占题目，身自巡席，依题口授。言讫即过，周而复始。至午后，诗笔俱成，得七千余字，仍请满万数，宰相曰："七千可为多矣，何必须万？"具以状闻，敕赐缣帛，拜太公庙丞，直广文馆。特号为"张万言"。

避 忌

兼御史大夫韦伦，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判官，行有日矣。或谓伦曰："吐蕃讳狗，大夫将一苟判官，何以求好？"伦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为荀，而其人不易。及使还，曾遂姓荀，不归旧姓。

戏 论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敢气而善言语。曾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即道晴。赞府称晴，长官即道雨。终日如此，岂非不和乎？"

失　误

阳伯博任山南一县丞，其妻陆氏，名家女也。县令妇姓伍也。他日，会诸官之妇。既相见，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陆。次问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县令妇勃然人内，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县令闻之遽人，问其妇，妇曰："赞府妇云姓陆，主簿妇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官妇赖吾不问，必曰姓八、姓九。"县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复令其妇出。

谬　识

相州城门，旧以砖垒，传云越王为刺史时作。大历中，邺中有一士人，素无学识而强谈经史。曾与余俱出北门。其人问曰："太守专城，此是乎?"初以为戏言，察其意色，非戏也。余应之曰："此是砖瓦之砖，非专城之专。"其人怅然自失。西门某为邯郸令，人寺行香，见金灯花，不识，以为芝草。遽于修状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检，时兵戈之后，僧徒多后辈，亦不之识。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时生叶，至夏生花，秋乃死。见来如此，不记种莳年岁。"检官俱上其事，使司知其谬，不复问矣。

查　谈

宋昌藻，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也。天宝中，为滏阳尉。刺史房绾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通之。会有中使至，州使昌藻郊外接候。须臾却还，云："被额。"房公淡雅之士，顾问左右："何名为额?"有参军亦名家子，敛笏而对曰："查名该诃为额。"房怅然曰："道额者已成可笑，识额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语"。大抵近猥僻。

嘲　玩

补阙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燕赵之间。人畏其口，莫敢引用。志安作诗以刺当涂者："末劫兰香料下人，衣冠礼乐与君臣。如来若向阎浮出，莫现从来丈六身。"见者弥增怨忌。

惭　悚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复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近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

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旧。"右相曰："若有此，还是未尽。"逖逡巡不能对而退。

狂　谲

王严光，颇有文才而性卓诡。既无所达，自称钓鳌客。巡历郡县，求麻铁之资，云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取名姓藏于书笈中。人问将此何用，答曰："钓鳌之时，取此蒙汉以充鳌饵。"兵乱之后，严光年须已衰，任棣州司户。时刺史有马，州佐已下多乘驴。严光作诗曰："郡将虽乘马，群官总是驴。"对众吟诵，以为笑乐。

侮　谑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谒二公，皆会其沦殁，故云然。宗叔范纯，家富于财，液每有所求，纯常给与之非一。纯曾谓液曰："君有才而困于贫，今可试自咏。"液命纸笔，立操而竞，其诗曰："长吟太息问皇天，神道由来也已偏。一名国士皆贫病，但是奴兵总有钱。"纯大笑曰："教君自咏，何骂我乎?"不以为过。

唐才子传

〔元〕辛文房　撰

卷　一

魏帝著《论》，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诗，文而音者也。唐兴尚文，衣冠兼化，无虑不可胜计。擅美于诗，当复千家。岁月苒苒，迁逝沦落，亦且多矣。况乃浮沉畏途，黾勉卑宦，存没相半，不亦难乎！崇事奕叶，苦思积年，心神游穹厚之倪，耳目及晏旷之际，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逮于此，谈何容易哉！夫诗，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移风俗也。发乎其情，止乎礼义，非苟尚辞而已。溯寻其来，国风、雅、颂开其端，《离骚》、《招魂》放厥辞；苏、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遒壮，粲尔成家；烂漫于江左，滥觞于齐、梁，皆袭祖沿流，坦然明白。铿锵愧金石，炳焕却丹青，理穷必通，因时为变，勿讶于枳橘，非土所宜；谁别于渭、泾，投胶自定，盖系乎得失之运也。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故章句有焦心之人，声律至穿杨之妙，于法而能备，于言无所假。及其逸度高标，余波遗韵，临高能赋，闲暇微吟，旧格近体、古风乐府之类，芳沃当代，响起陈人，淡寂无枯悴之嫌，繁藻无淫妖之忌，犹金碧助彩，宫商自协，端足以仰绪先尘，俯谢来世，清庙之瑟，薰风之琴，未或简其沉郁，两晋风流，不相下于秋毫也。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究其梗概行藏，散见错出，使览于述作，尚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机轴，尝切病之。顷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简编，宅心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拟成篇，斑斑有据，以悉全时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各冠以时，定为先后，远陪公议，谁得而诬也。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汉仙侣，幽闺绮思，虽多微考实，故别总论之。天下英奇，所见略似，人心相去，苦亦不多。至若触事兴怀，随附篇末。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见闻，岂所能尽。敢倡斯盟，尚赖同志相与广焉。庶乎作九京于长梦，咏一代之清风。后来奋飞可畏，相激百世之下，犹期赏音也。传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厘为十卷，名以《唐才子传》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六　帝

夫云汉昭回，仰弥高于宸极；洪钟希叩，发至响于咸池。以太宗天纵，玄庙聪明，宪、德、文、僖，睿姿继挺，俱以万机之暇，特驻吟情，奎璧腾辉，衮龙浮彩，宠延臣下，每锡赠酬。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王　绩

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高第，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故乡。至唐武德中，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绩弟静谓绩曰："待诏可乐否?"曰："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待诏）江国公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时人呼为"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有仲长子光者，亦隐士也，无妻子。绩爱其真，遂相近结庐，日与对酌。君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自号"东皋子"。虽刺史谒见，皆不答。终于家。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撰《酒经》一卷、《酒谱》一卷。李淳风见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诗赋等传世。

论曰：唐兴迨季叶，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罕得安居。当其时，远钓弋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隐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间出，皆远腾长往之士，危行言逊，重拨祸机，糠核轩冕，挂冠引退，往往见之。跃身炎冷之途，标华黄、绮之列。虽或累聘丘园，勉加冠佩，适足以速深藏于薮泽耳。然犹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夫迹晦名彰，风高尘绝，岂不以有翰墨之妙，骚雅之奇美哉！文章为不朽之盛事也。耻不为尧、舜民，学者之所同志；致君于三、五，懦夫尚知勇为。今则舍声利而向山栖，鹿冠舄几，使于锦绣之服；柴车茅舍，安于丹雘之厦；藜羹不糁，甘于五鼎之味；素琴浊酒，和于醇饴之奉；樵青山，渔白水，足于佩金鱼而纡紫绶也。时有不同也，事有不侔也。向子平曰："吾故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第未知死何如生。"此达人之言也。《易》曰："遯之时义大矣哉！"

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高孝基语人曰："崔生才冠一时，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信明弟仕贼，劝信明降节，当得美官。

不肯从，遂逾城去，隐太行山中。唐贞观六年，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时有扬州录事参军荥阳郑世翼，亦骜倨忤物，遇信明于江中，谓曰："闻君有'枫落吴江冷'之句，仍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旧制。郑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卷于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诗传者数篇而已。

王　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材，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人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尝遇异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矣。"故其才长而命短者，岂非相乎？

杨　炯

炯，华阴人。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后为婺州盈川令。卒。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初，张说以《箴》赠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称。炯博学善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海内称四才子，亦曰"四杰"，效之者风靡焉。炯尝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愧卢前，谦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

卢照邻

照邻，字昇之，范阳人。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后迁新都尉，婴病去官。居太白山草阁，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恸，因呕，丹辄出，疾愈甚。家贫苦，贵宦时时供衣药，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

偃卧其中。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挛缓，不起行已十年，每春归秋至，云壑烟郊，辄舆出户庭，悠然一望。遂自伤，作《释疾文》，有云："覆焘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代。"与亲属诀，自沉颍水。有诗文二十卷及《幽忧子》三卷行于世。

骆宾王

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文明中，徐敬业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为府属。为敬业作檄传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见读之，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及败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夜月，行吟长廊下，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老僧燃灯坐禅，问曰："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曰："欲题此寺，而思不属。"僧笑曰："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云薄霜初下，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寺，看余渡石桥。"僧一联，篇中警策也。迟明访之，已不见。老僧即骆宾王也。传闻桴海而去矣。后，中宗诏求其文，得百余篇及诗等十卷，命郗云卿次序之，及《百道判集》一卷，今传于世。

杜审言

审言，字必简，京兆人，预之远裔。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为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曰："彼见吾判，当羞死耳。"又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坐事贬吉州司户。乃武后召还，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舞蹈谢。后令赋《欢喜诗》，称旨，授著作郎，为修文馆直学士。卒。初，审言病，宋之问、武平一往省候，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见替人也。"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存，但传诗四十余篇而已。

沈佺期

佺期，字云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工五言。由协律、考功郎受赇，长流驩州。后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常侍宫中，既侍宴，帝诏学士等为《回波》舞，佺期作弄辞悦帝，诏赐牙绯。历中书舍人。佺期尝以诗赠张燕公，公曰："沈三兄诗清丽，须让居第一也。"诗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佺期、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

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尚。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始自苏武、李陵也。有集十卷，今传于世。

宋之问

之问，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进士。伟貌辩给。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后游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后求北门学士，以有齿疾不许，遂作《明河篇》，有"明河可望不可亲"之句，以见志。谄事张易之，坐贬泷州。后逃归，匿张仲之家。闻仲之谋杀武三思，乃告变，擢鸿胪簿，迁考功郎，复媚太平公主。以知举贿赂狼藉，下迁越州长史。穷历剡溪山水，置酒赋诗，日游宴，宾客杂遝。睿宗立，以无悛悟之心，流钦州，御史劾奏赐死。人言刘希夷之报也。徐坚尝论其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有集行世。

刘希夷

希夷，字廷芝，颍川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苦篇咏，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已，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有集十卷及诗集四卷，今传。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陈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开耀二年许旦榜进士。初，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即于州东南金华山观读书，痛自修饬，精穷坟典，耽爱黄、老、《易·象》。光宅元年，诣阙上书，谏灵驾入京。武后召见，奇其才，遂拜麟台正字，令云："地籍英华，文称晖晔。"累迁拾遗。圣历初，解官归。会父丧，庐冢次。县令段简贪残，闻其富，造诈诬子昂，胁取赂二十万缗，犹薄之，遂送狱。子昂自筮封，惊曰："天命不祐，吾殆穷乎！"果死狱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轻财好施，



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钧衡。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章，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海内文宗。"由是知名，凡所著论，世以为法，诗调尤工。尝劝后兴明堂、太学，以调元气。柳公权评曰："能极著述，克备比兴，唐兴以来，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传。呜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

李百药

百药，字重规，定州人。幼多病，祖母以"百药"名之。七岁能文。袭父德林爵。会高祖招杜伏威，百药劝朝京师，中道而悔，怒，饮以石灰酒，因大利几死，既而宿病皆愈。贞观中，拜中书舍人，迁太子庶子。尝侍帝，同赋《帝京篇》，手诏褒美，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百药才行，天下推服。好奖荐后进。翰藻沉郁，诗尤所长。有集传世。

李　峤

峤，字巨山，赵州人。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累迁为监察御史。武后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因罪贬庐州别驾，卒。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辄传讽。明皇将幸蜀，登花萼楼，使楼前善《水调》者奏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帝惨怆，移时，顾侍者曰："谁为此?"对曰："故宰相李峤之词也。"帝曰："真才子！"不待终曲而去。峤前与王勃、杨炯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为文章宿老，学者取法焉。今集五十卷，《杂咏诗》十二卷，《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张方为注，传于世。

张　说

说，字道济，洛阳人。垂拱四年，举学综古今科，中第三等，考策日封进，授太子校书。令曰："张说文思清新，艺能优洽。金门对策，已居高科之首；银榜效官，宜申一命之秩。"后累迁凤阁舍人。睿宗时，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开元十八年，终左丞相、燕国公。说敦气节，重然诺。为文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诗法特妙，晚谪岳阳，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今有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均，开元四年进士，亦以诗鸣。"

王　翰

翰，字子羽，并州人。景云元年卢逸下进士及第。又举直言极谏，又举超拔群类科。



少豪荡，怯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张嘉贞为本州长史，厚遇之。翰酒间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张说尤加礼异，及辅政，召为正字，擢驾部员外郎。说罢，翰出为仙州别驾。以穷乐畋饮，贬岭表，道卒。翰工诗，多壮丽之词。文士祖咏、杜华等，尝与游从。华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其才名如此。燕公论其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云。有集今传。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侠，湮没无闻，以其义出存亡死生之间，而不伐其德，千金驷马，才啻草芥。信哉，名不虚立也。观王翰之气，其若人之俦乎！"

吴　筠

筠，字贞节，华阴人。通经义，美文辞。举进士不中，隐居南阳倚帝山为道士。天宝中，玄宗遣使召至京师，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三篇。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惟《老子》五千言，其余徒费纸札耳。"复问神仙冶炼之术，曰："此野人之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陈设名教世务，帝重之。初，筠爱会稽山水，往来天台、剡中，与李白、孔巢父相遇酬唱，至是因荐于朝，帝即遣使召之。筠性高鲠，其待诏翰林时，恃承恩顾。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故多著赋文，深诋释氏，颇为通人所讥云。后知天下将乱，苦求还嵩山，诏为立道观。大历间卒。弟子谥为宗元先生。善为诗。有集十卷，权德舆序之。

张子容

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仕为乐城令。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死生交，诗篇唱答颇多。后值乱离，流寓江表，尝送内兄李录事归故里云："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日，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后竟弃官归旧业。有诗集，兴趣高远，略去凡近。当时哲匠，咸称道焉。

李　昂

昂，开元二年王丘下状元及第。天宝间仕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奖拔寒素甚多。工诗，有《戚夫人楚舞歌》一篇，播传人口，真佳作也。

孙　逖

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属思警敏，援笔成篇。开元二年，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

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第一人及第。玄宗引见，擢左拾遗，集贤殿修撰。改考功员外郎，迁中书舍人。与颜真卿、李华、萧颖士皆同时，称海内名士。仕终刑部侍郎。善诗，古调今格，悉其所长。集二十卷，今传。

卢　鸿

鸿，字浩然，隐居嵩山。博学，善八分书，工诗，兼画山水树石。开元初，玄宗备礼征再三，不至。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有年。虽有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其翻然易节，副朕意焉。"鸿遂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诏许还山。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鸿到山中，广精舍，从学者五百人。及卒，诏赐万钱营葬。后皮日休为《七爱诗》谓："傲大君者，必有真隐，卢征君是也。"工诗，今传甚多。

王泠然

泠然，山东人。开元五年，裴耀卿下进士，授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工文赋诗。气质豪爽，当言无所回忌，乃卓荦奇才，济世之器。惜其不大显而终。有集今传。

刘慎虚

慎虚，嵩山人。姿容秀拔。九岁属文，上书，召见，拜童子郎。开元十一年，徐征榜进士，调洛阳尉，迁夏县令。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后欲卜隐庐阜，不果。交游多山僧道侣。为诗情幽兴远，思雅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当时东南高唱者数十人，声律婉态，无出其右，惟气骨不逮诸公。永明已还，端可杰立江表。善为方外之言。夫何不永，天碎国宝，有志不就，惜哉！集今传世。

王　湾

湾，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与学士綦毋潜契切。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往来吴、楚间，多有著述。如《江南意》一联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罕有此作。张燕公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曾奉使登终南山，有赋。志趣高远，识者不能弃焉。

崔　颢

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颢苦吟咏，当病起清虚，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诗瘦耳。"遂为口实。天宝十三年卒。有诗一卷，今行。

祖　咏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杜绾榜进士。有文名，殷璠评其诗："翦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足称为才子也。"少与王维为吟侣，维在济州，寓官舍，赠祖三诗，有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盖亦流落不偶，极可伤也。后移家归汝坟间别业，以渔樵自终。有诗一卷，传于世。

储光羲

光羲，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有诏中书试文章。尝为监察御史。值安禄山陷长安，辄受伪署。贼平后，自归，贬死岭南。工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养浩然之气。览者犹聆《韶》、《濩》音，先洗桑濮耳，庶几乎赏音也。有集七十卷，《正论》十五卷，《九经分义疏》二十卷，并传。

卷　二

包　融

融，延陵人。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与参军殷遥、孟浩然交厚。工为诗。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有诗一卷，行世。夫人之于学，苦心难；既苦心，成业难；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间尤难。历观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窦，张碧、张瀛，顾况、非熊，章孝标、章碣，温庭筠、温宪；公孙如杜审言、杜甫，钱起、钱珝；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远，姚系、姚伦等；皆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芝兰继

芳，重难改于父道；骚雅接响，庶不慊于祖风。四难之间，挥麈之际，亦可以为美谈矣。

崔国辅

国辅，山阴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与储光羲、綦毋潜同时。举县令，累迁集贤直学士、礼部郎中。天宝间，坐是王铁近亲，贬竟陵司马。有文及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有不能过也。初至竟陵，与处士陆鸿渐游，三岁，交情至厚，谑笑永日。又相与较定茶水之品。临别谓羽曰："予有襄阳太守李憕所遗白驴、乌犎牛各一头，及卢黄门所遗文槐书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雅意高情，一时所尚。有酬酢之歌诗，并集传焉。

卢　象

象，字纬卿，汶水人，鸿之侄也。携家来居江东最久。仕为校书郎、左拾遗、膳部员外郎。受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后为主客员外郎。有诗名，誉充秘阁，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集二十卷，今传。同仕有韦述，为桑泉尉。时诏求逸书，命述等编校于朝元殿。后为翰林学士，有诗名，今亦传焉。

綦毋潜

潜，字孝通，荆南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及第。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复授校书，终著作郎。与李端同时。诗调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后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王维有诗送之，曰："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一时文士咸赋诗祖饯，甚荣。有集一卷，行世。

王昌龄

昌龄，字少伯，太原人。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辞，迁校书郎。后以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愆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惭沮。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与文士王之涣、辛渐交友至深，皆出模范，其名重如此。有诗集五卷，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又，《诗中密旨》一卷，及《古乐府解题》一卷，今并传。自元嘉以还，四百年之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逮储光羲、王昌龄，颇从厥迹，两贤气同而体别也。王稍声峻，奇句俊格，惊耳骇目。奈何晚途不矜小节，谤议腾沸，两窜遐荒，使知

音者喟然长叹，至归全之道，不亦痛哉。

常　建

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大历中，授盱眙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尝采药仙谷中，遇女子，遍体毛绿，自言是秦时宫人，亡人山来食松叶，遂不饥寒，因授建微旨，所养非常。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集一卷，今传。古称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鲍照卒于参军，今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属思既精，词亦警绝，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旨远兴僻，能论意表，可谓一唱而三叹矣。

贺兰进明

进明，开元十六年虞咸榜进士及第。仕为御史大夫。肃宗时，出为河南节度使。时禄山群党未平，尝帅师屯临淮备贼，竟亦无功。进明好古博雅，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又有古诗乐府等数十篇，大体符于阮公，皆今所传者云。

崔　署

署，宋州人。少孤贫，不应荐辟，志况疏爽，择交于方外。苦读书，高栖少室山中。与薛据友善。工诗，言词款要，情兴悲凉，送别、登楼，俱堪泪下。集传于今也。

陶　翰

翰，润州人。开元十八年崔明允下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辞，与郑昉同时，官至礼部员外郎。为诗词笔双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裁制。大为当时所称。今有集相传。

王　维

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贼陷两京，驾出幸，维扈从不及，为所擒，服药称喑病。禄山爱其才，逼至洛阳供旧职，拘于普施寺。贼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维痛悼，赋诗



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时闻行在所。贼平后，授伪官者皆定罪，独维得免。仕至尚书右丞。维诗人妙品上上，画思亦然。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皆天机所到，非学而能。自为诗云："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后人评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信哉！客有以《按乐图》示维者，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对曲果然。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别墅在蓝田县南辋川，亭馆相望。尝自写其景物奇胜，日与文士丘为、裴迪、崔兴宗游览赋诗，琴樽自乐。后表请舍宅以为寺。临终，作书辞亲友，停笔而化。代宗访维文章，弟缙集赋诗第十卷上之，今传于世。

薛　据

据，荆南人。开元十九年王维榜进士。天宝六年，又中风雅古调科第一人。于吏部参选，据自恃才名，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诉宰执，以为赤县是某等清要，据无媒，改涉县令。后仕历司议郎，终水部郎中。据为人骨鲠，有气魄，文章亦然。尝自伤不得早达，造句往往追凌鲍、谢。初好栖遁，居高山炼药。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老焉。有集今传。

刘长卿

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少居嵩山读书，后移家来鄱阳最久。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至德中，历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转运留后。观察使吴仲孺诬奏，非罪系姑苏狱，久之，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辩之者，量移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诗调雅畅，甚能炼饰。其自赋，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灞陵碧涧有别业。今集诗赋文等传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婿也。

李季兰

季兰，名冶，以字行，峡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始年六岁时，作《蔷薇诗》云："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见曰："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后以交游文士，微泄风声，皆出乎轻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时往来剡中，与山人陆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尝有诗云："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其谑浪至此。又尝会诸贤于乌程

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诮曰："山气日夕佳。"刘应声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阙，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评者谓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媪。有集，今传于世。

论曰：《诗》云，"《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苦之心焉。"故古诗之道，各存六义，然终归于正，不离乎雅。是以昔贤妇人，散情文墨，斑斑简牍。概而论之，后来班姬伤秋扇以暂恩，谢娥咏絮雪而同素；大家《七诫》，执者修者；蔡琰《胡笳》，闻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诚，欲见于悠远，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见志，岂泛滥之故，使人击节沾洒，弹指追念，良有谓焉。噫！笔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之可逃，礼不必备，则词为自献之具，诗有妒情之作，衣服饮食，无闲净之容，铅华膏泽，多鲜饰之态，故不相宜矣。是播恶于众，何《关雎》之义哉？历观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锦心绣口，蕙情兰性，足可尚矣。中间如李季兰、鱼玄机，皆跃出方外，修清净之教，陶写幽怀，留连光景，逍遥闲暇之功，无非云水之念，与名儒比隆，珠往琼复。然浮艳委托之心，终不能尽，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涛流落歌舞，以灵慧获名当时，此亦难矣。三者既不可略，如刘媛、刘云、鲍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缊、崔公达、张窈窕、程长文、梁琼、廉氏、姚月华、裴羽仙、刘瑶、常浩、葛鸦儿、崔莺莺、谭意哥、户部侍郎吉中孚妻张夫人、鲍参军妻文姬、杜羔妻赵氏、张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或望幸离宫，伤宠后掖；或以从军万里，断绝音耗；或祗役连年，迢遥风水；或为宕子妻，或为商人妇。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鸟将谢，宾鸿来届；捣锦石之流黄，织回文于缃绮，魂梦飞远，关山到难。当此时也，濡毫命素，写怨书怀，一语一联，俱堪堕泪。至若间以丰丽，杂以纤秾，导淫奔之约，叙久旷之情，不假绿琴，但飞红纸，中间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长，故未欲椎埋之云尔。

阎　防

防，河中人。开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颜真卿甚敬爱之，欲荐于朝，不屈。为人好古博雅，诗语真素，魂清魄爽，放旷山水，高情独诣。于终南山丰德寺结茅茨读书，百丈溪是其隐处，题诗云："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始傍巢由踪，吾其获心曲。"又云："养闲度人事，达命知止足。不学鲁国儒，俟时劳伐辐。"后信命，不务进取，以此自终。有诗集行世。

李　颀

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明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工诗，发调既清，

修词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神。惜其伟材，只到黄绶。故其论家，往往高于众作。有集今传。

张 諲

諲，永嘉人。初隐少室下，闭门修肄，志甚勤苦，不及声利。后应举，官到刑部员外郎。明《易·象》，善草隶，兼画山水，诗格高古。与李颀友善，事王维为兄，皆为诗酒丹青之契。维赠诗云："屏风误点惑孙郎，团扇草书惊内史。"李颀赠曰："小王破体闲支策，落月梨花照空壁。诗堪记室妒风流，画与将军作勍敌。"天宝中谢官，归故山偃仰，不复来人间矣。有诗传世。

孟浩然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后张九龄署为从事。开元末，王昌龄游襄阳，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而终。古称祢衡不遇，赵壹无禄。观浩然磬折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其诗文采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传。王维画浩然像于郢州，为浩然亭。咸通中，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丘 为

为，嘉兴人。初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天宝初刘单榜进士。王维甚称许之，尝与唱和。初，事继母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余，母犹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滉以为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唯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候门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过，举动有礼。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白

白，字太白，山东人。母梦长庚星而诞，因以命之。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喜纵横，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

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逸”。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益傲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傍若无人。禄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辟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还彭泽。璘败，累系浔阳狱。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仪请官以赎，诏长流夜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世。或云：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也。

杜　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审言生闲，闲生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兵，又以琴客董廷兰之故罢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解，不复问。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拾橡栗自给。流落剑南，营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者三，左右走报其母，力救得止。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为设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

事，高而不切也。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汙。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皆怜之。坟在岳阳。有集六十卷，及润州刺史樊晃纂《小集》，今传。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踦跂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

郑虔

虔，郑州人，高士也。苏许公为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荐为著作郎。尝以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告虔私撰国史者，虔苍惶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开元二十五年，为更置广文馆，虔为博士。广文博士自虔始。杜甫为交，有赠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惟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其穷饥辘轲，淡如也。好琴酒篇咏，善图山水。能书，苦无纸，于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日就书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表献之，玄宗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与李、杜为密友，多称郑广文。禄山反，伪授水部员外郎，托以疾，不夺。贼平，张通、王维并囚系，三人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因为祈解，得贬台州司户，卒。有集行世。

高适

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后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李辅国忌其才。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还，为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卒。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中间唱和颇多。今有诗文等二十卷，及所选至德迄大历述作者二十六人诗，为《中兴间气集》二卷，并传。

沈千运

千运，吴兴人。工旧体诗，气格高古，当时士流，皆敬慕之，号为“沈四山人”。天宝中，数应举不第，时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来濮上，感怀赋诗曰：“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落当捐弃，贫贱招谤讟。”其时多艰，自知屯蹇，遂浩然有归欤之志，赋诗曰：“栖隐无别事，所

愿离风尘，不来城邑游，礼乐拘束人。”又曰：“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遂释志，还山中别业。尝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有薄田园，儿稼女织，偃仰今古，自足此生。谁能作小吏，走风尘下乎?”高适赋《还山吟》赠行曰：“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忆同醒时意，梦魂可以相周旋。”肃宗议备礼征致，会卒而罢。有诗传世。

孟云卿

云卿，关西人。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与薛据相友善。尝流寓荆州，杜工部多有与云卿赠答之作，甚爱重之。工诗，其体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怨，虽然模效才得升堂，犹未人室，然当时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又“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里余，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皆为当代推服。韦应物《过广陵遇孟九赠诗》云：“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其才名于此可见矣。仕终校书郎。集今传。云卿禀通济之才，沦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无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犹杞国之人忧天坠，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

卷　三

岑　参

参，南阳人，文本之后。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左补阙、起居郎，出为嘉州刺史。杜鸿渐表置安西幕府，拜职方郎中，兼侍御史，辞罢。别业在杜陵山中。后终于蜀。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寨堡，无不经行。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尝荐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可以备献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谢世，岂不伤哉！有集十卷行于世。杜确为之序云。

王之涣

之涣，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中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

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共诣旗亭，有梨园名部继至，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适一绝句。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之涣曰："田舍奴，吾岂妄哉！"诸伶竟不谕其故，拜曰："肉眼不识神仙。"三子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诗传于今。

贺知章

知章，字季真，会稽人。少以文词知名，性旷夷，善谈论笑谑。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陆象先在中书，引为太常博士。象先与知章最亲善，常曰："季真清谈风韵，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当时贤达，皆倾慕之。为太子宾客。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又善草隶，每醉辄属词，笔不停辍，咸有可观，每纸不过数十字，好事者共传宝之。天宝三年，因病，梦游帝居，及寤，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即舍住宅为千秋观，上许之。诏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帝赋诗及太子、百官祖饯。寿八十六。集今传。

包 何

何，字幼嗣，润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与弟佶，俱以诗鸣，时称"二包"。天宝七年杨誉榜及第。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与李嘉祐相友善。大历中，仕终起居舍人。诗传者可数，盖流离世故，率多素辞。大播芳名，亦当时望族也。

包 佶

佶，字幼正。天宝六年杨护榜进士。累迁秘书监。刘晏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晏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未几，迁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谨确，所在有声。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神和大雅，诗家老斫轮也。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晚岁沾风痹之疾，辞宠乐高，不及荣利。卒封丹阳郡公。有诗集行于世。

张 彪

彪，颍上人。初赴举，无所遇，适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嵩山，供养至谨。与孟云卿为中表，俱工古调诗。云卿有赠云："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行行无定心，坎壈难归来。"性高简，善草书。志在轻举，《咏神仙》云："五谷非长年，四气乃灵药。列子何

必待，吾心满寥廓。”时与杜甫往还，尝《寄张十二山人》诗云：“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观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李嘉祐

嘉祐，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杨誉榜进士，为秘书正字。以罪谪南荒，未几何，有诏量移为鄱阳宰，又为江阴令。后迁台、袁二州刺史。善为诗，绮丽婉靡，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时风，人拟为吴均、何逊之敌。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风流也。有集今传。

贾　至

至，字幼几，洛阳人，曾之子也。曾开元间与苏晋同掌制诰。至天宝十年明经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诰。从幸西川，当撰传位肃宗册文，既进稿，玄宗曰：“先天诰命，乃父所为。今兹大册，尔又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大历初，迁京兆尹，以散骑常侍卒。初，尝以事谪守巴陵，与李白相遇，日酣杯酒，追忆京华旧游，多见酬唱。白赠诗有云：“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昭、庾信。调亦清畅，且多素辞，盖厌于漂流沦落者也。有集三十余卷，今传。

鲍　防

防，字子慎，天宝十二年杨儇榜进士，襄阳人也。善辞章，笃志于学。累官至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人乐其治，不减龚、黄，诏图形别殿。又历福建、江西观察使。丁乱，从幸奉天，除礼部侍郎，封东海公。又迁御史大夫。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穆质、柳公绰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时比岁旱，质对：汉故事，免三公，烹弘羊。权近独孤愐欲下按治，防曰：“使上闻所未闻，不亦善乎?”置质高第，帝见策嘉之。授工部尚书，卒。防工于诗，兴思优足，风调严整，凡有感发，以讥切世弊，正国音之宗派也。与谢良弼为诗友，时亦称鲍、谢云。有集今传。

殷　遥

遥，丹阳人。天宝间，尝仕为忠王府仓曹参军。与王维结交，同慕禅寂，志趣高疏，多云岫之想。而苦家贫，死不能葬，一女才十岁，日哀号于亲，爱怜之者赗赠，埋骨石楼山中。工诗，词彩不群，而多警句，杜甫尝称许之。有诗传于今。

张　继

继，字懿孙，襄州人。天宝十二年礼部侍郎杨浚下及第。与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昆玉。早振词名。初来长安，颇矜气节，有《感怀》诗云："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尝佐镇戎军幕府，又为盐铁判官。大历间，入内侍，仕终检校祠部郎中。继博览有识，好谈论，知治体，亦尝领郡，辄有政声。诗情爽激，多金玉音。盖其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集一卷，今传。

元　结

结，字次山，武昌人。鲁山令元紫芝族弟也。少不羁，弱冠始折节读书。天宝十三年进士。礼部侍郎杨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遂擢高品。后举制科。会天下乱，沉浮人间，苏源明荐于肃宗，授右金吾兵曹。累迁御史，参山南来瑱府，除容管经略使。始隐商於山中，称"元子"。逃难入猗玗洞，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或称聱叟，酒徒呼"漫叟"。及为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憎薄俗，有忧道闵世之心。《中兴颂》一文，灿烂金石，清夺湘流。作诗著辞，尚聱牙。天下皆知敬仰。复嗜酒，有句云："有时逢恶客。"自注："非酒徒，即恶客也。"有《文编》十卷，及所集当时人诗为《箧中集》一卷，并传。

郎士元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宝十五载卢庚榜进士。宝应初，选京畿县官。诏试政事中书，补渭南尉，历左拾遗，出为郢州刺史。与员外郎钱起齐名。时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无两君诗文祖饯，人以为愧，其珍重如此。二公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闲雅，逼近康乐。珠联玉映，不觉成编，掩映时流，名不虚矣。有别业在半日吴村，王季友、钱起等皆见题咏，每夸胜绝。诗集今传于世。

道人灵一

一公，剡中人。童子出家，瓶钵之外，余无有。天性超颖，追踪谢客，隐麻源第三谷中，结茆读书。后白业精进，居若耶溪云门寺，从学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诗，气质淳和，格律清畅。两浙名山，暨衡、庐诸甲刹，悉所经行。与皇甫昆季、严少府、朱山人、彻上人等为诗友，酬赠甚多。刻意声调，苦心不倦，骋誉丛林。后顺寂于岑山。集今传世。

论曰：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

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缁素亦已狼藉，罕有复人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驻念津梁，龙象相望，金碧交映。虽寂寥之山河，实威仪之渊薮。宠光优渥，无逾此时。故有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拨矰缴，杳然高迈，云集萧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三余有简牍之期，六时分吟讽之隙。青峰瞰门，绿水周舍，长廊步屧，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凡此数者，皆达人雅士，夙所钦怀，虽则心侔迹殊，所趣无间。会稽传孙、许之玄谈，庐阜接谢、陶于白社，宜其日锻月炼，志弥厉而道弥精。佳句纵横，不废禅定，岩穴相迩，更唱迭酬，苦于三峡猿，清同九皋鹤，不其伟欤。与夫迷津畏途，埋玉世虑，蓄愤于心，发在篇咏者，未可同年而论矣。然道或浅深，价有轻重，未能悉采。其乔松于灌莽，野鹤于鸡群者，有灵一、灵彻、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已为录实。其或虽以多而寡称，或著少而增价者，如惟审、护国、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广宣、无本、修睦、无闷、太易、景云、法振、栖白、隐峦、处默、卿云、栖一、淡交、良乂、若虚、云表、昙域、子兰、僧鸾、怀楚、惠标、可朋、怀浦、慕幽、善生、亚齐、尚颜、栖蟾、理莹、归仁、玄宝、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沧浩、不特第四十五人，名既隐僻，事且微冥，今不复喋喋云尔。

皇甫冉

冉，字茂政，安定人。避地来寓丹阳，耕山钓湖，放适闲淡。或云秘书少监彬之侄也。十岁能属文，张九龄一见，叹以清才。天宝十五年卢庚榜进士。调无锡尉，营别墅阳羡山中。大历初，王缙为河南节度，辟掌书记，后人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仕终拾遗、左补阙。公自擢桂礼闱，便称高格。往以世道艰虞，遂心江外，故多飘薄之叹。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当年才子，悉愿缔交，推为宗伯。至其造语玄微，端可平揖沈、谢，雄视潘、张。惜乎长辔未骋，芳兰早凋，良可痛哉！有诗集三卷，独孤及为序，今传。

皇甫曾

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宝十二年杨儇榜进士。善诗，出王维之门。与兄名望相亚，当时以比张氏景阳、孟阳，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侍御、补阙，文词亦然。体制清紧，华不胜文，为士林所尚。仕历侍御史。后坐事贬舒州司马，量移阳翟令。有诗一卷，传于世。

独孤及

及，字至之，河南人。丱角时，诵《孝经》，父试之曰："尔志何语？"曰："立身行

道，扬名于后世。”天宝末，以道举高第，代宗召为左拾遗。迁礼部员外郎，历濠、舒、常三州刺史。及性孝友，喜鉴拔，为文必彰明善恶，长于议论。工诗，格调高古，风尘迥绝，得大名当时。有集传世。尝读《选》中沈、谢诸公诗，有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南楼中望所迟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数端，皆奇崛精当，冠绝古今，无曾发其韫奥者。逮盛唐，沈、宋、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数题，片言不苟，皆不减其风度，此则无传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题尚罕，况于诗乎！立题乃诗家切要，贵在卓绝清新，言简而意足，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此可与智者商榷云，因举而论之。

刘方平

方平，河南人。白皙美容仪。二十工词赋，与元鲁山交善。隐居颍阳大谷，尚高不仕。皇甫冉、李颀等相与赠答，有云：“篱边颍阳道，竹外少姨峰。”神意淡泊。善画山水，墨妙无前。汧国公李勉延至斋中，甚敬爱之。欲荐于朝，不忍屈，辞还旧隐。工诗，多悠远之思，陶写性灵，默会风雅，故能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区区斗筲，何足以系刘先生哉！有集今传。

秦　系

系，字公绪，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自称“东海钓客”。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仓曹参军，不就。客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有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时姜公辅以直言罢为泉州别驾，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遂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营葬山下，每好义如此。张建封闻系不可致，请就加校书郎。与刘长卿、韦应物善，多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矣。”虽老益壮，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号其山为“高士峰”，今有“丽句亭”在焉。集一卷，今传。

张众甫

众甫，京口人。隐居不务进取，与皇甫御史友善，精庐接近。后各游四方，曾寄处士诗曰：“伏腊同鸡黍，柴门闭雪天。”时宦亦有征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众甫诗婉媚绮错，巧用文字，工于兴喻，文流中佳士也。同在一时者，有赵微明、于逖、蒋涣、元季川，俱山颠水涯，苦学贞士，名同兰茝之芳，志非银黄之慕。吟咏性灵，陶陈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概，不见于记录，故缺其考详焉。

严　维

维，字正文，越州人。初，隐居桐庐，慕子陵之高风。至德二年，江淮选补使侍郎崔涣下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后历秘书郎。严中丞节度河南，辟佐幕府。迁余姚令。仕终右补阙。维少无宦情，怀家山之乐。以儒素从升斗之禄，聊代耕耳。诗情雅重，挹魏晋之风，锻炼铿锵，庶少遗恨。一时名辈，孰匪金兰。诗集一卷，今传。

于良史

良史，至德中仕为侍御史。诗体清雅，工于形似，又多警句。盖其珪璋特达，早步清朝，兴致不群，词苑增价。虽平生似昧，而篇什多传。

灵彻上人

灵彻，姓汤氏，字澄源，会稽人。自童子辞父兄入净，戒行果洁。方便读书，便觉勤苦，授诗法于严维，遂藉藉有声。及维卒，乃抵吴兴，与皎然居何山游讲。因以书荐于包侍郎佶，佶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时二公以文章风韵为世宗。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缁流疾之，遂造飞语激动中贵，因诬奏得罪，徙汀洲。会赦，归东越。时吴、楚间诸侯，各宾礼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开元寺，~~年七十有一~~。门人迁归，建塔于山阴天柱峰下。上人诗多警句，能备众体。如《芙蓉寺》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性巧逸，居沃洲寺，尝取桐叶剪刻制器为莲花漏，置盆水之上，穿细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初居嵩阳兰若，后来住匡庐东林寺。如天目、四明、栖霞及衡、湘诸名山，行锡几遍。尝与灵一上人约老天台，未得遂志。虽结念云壑，而才名拘牵，罄息经微，吟讽无已，所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有集十卷，及录大历至元和中名人《酬唱集》十卷，今传。

陆　羽

羽，字鸿渐，不知所生。初，竟陵禅师智积得婴儿于水滨，育为弟子。及长，耻从削发，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始为姓名。有学，愧一事不尽其妙。性诙谐，少年匿优人中，撰《谈笑》万言。天宝间，署羽伶师，后遁去。古人谓“洁其行而秽其迹”者也。上元初，结庐苕溪上，闭门读书。名僧高士，谈宴终日。貌寝，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己。与人期，虽阻虎狼不避也。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岗子”。工古调歌诗，兴极闲雅。著书甚多。扁舟往来山寺，唯纱巾藤鞋，短褐

犊鼻，击林木，弄流水。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当时以比接舆也。与皎然上人为忘言之交。有诏拜太子文学。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召之。羽野服絜具而入，李曰：“陆君善茶，天下所知。扬子中泠水，又殊绝。今二妙千载一遇，山人不可轻失也。”茶毕，命奴子与钱。羽愧之，更著《毁茶论》。与皇甫补阙善。时鲍尚书防在越，羽往依焉，冉送以序曰：“君子究孔、释之名理，穷歌诗之丽则。远野孤岛，通舟必行；鱼梁钓矶，随意而往。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鲍侯知子爱子者，将解衣推食，岂徒尝镜水之鱼，宿耶溪之月而已。”集并《茶经》今传。

顾　况

况，字逋翁，苏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东侍郎李希言下进士。善为歌诗，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初为韩晋公江南判官。德宗时，柳浑辅政，荐为秘书郎。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及泌卒，作《海鸥咏》嘲诮权贵，大为所嫉，被宪劾贬饶州司户，作诗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遂全家去，隐茅山，炼金拜斗，身轻如羽。况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年又生一子，名非熊，三岁始言，在冥漠中闻父吟苦，不忍，乃来复生。非熊后及第，自长安归庆，已不知况所在。或云，得长生诀仙去矣。今有集二十卷传世，皇甫湜为之序。

张南史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弈棋，神算无敌，游心太极。尝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谈阔视，慷慨奇士也。中岁感激，始苦节学文，无希世苟合之意。数年间，稍入诗境，调体超闲，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将，气韵沉雄，时少及之者。肃宗时，庙堂奖拔，仕为左卫仓曹参军。后避乱寓居扬州扬子。难平再召，未及赴而卒。有诗一卷，今传。

戎　昱

昱，荆南人。美风度，能谈。少举进士不上，乃放游名都。虽贫士而轩昂，气不消沮。爱湖湘山水，来客。时李夔廉察桂林，寓官舍，月夜闻邻居行吟之音清丽，迟明访之，乃昱也。即延为幕宾，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南，爱之，有女国色，欲以妻昱，而

不喜其姓戎，能改则订议。昱闻之，以诗谢云："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自谓李大夫恩私至深，无任感激。初事颜平原，尝佐其征南幕，亦累荐之。卫伯玉镇荆南，辟为从事。历虔州刺史。至德中，以罪谪为辰州刺史。后客剑南，寄家陇西数载。宪宗时，边烽累急，大臣议和亲。上曰："比闻一诗人姓名稍僻者为谁?"宰相对以冷朝阳、包子虚，皆非。帝举其诗，对曰："戎昱也。"上曰："尝记其《咏史》云：'汉家青史上，拙计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净沙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因笑曰："魏绛何其懦也？此人如在，可与武陵桃花源足称其清咏。"士林荣之。昱诗在盛唐，格气稍劣，中间有绝似晚作。然风流绮丽，不亏政化，当时赏音，喧传翰苑，固不诬矣。有集今传。

古之奇

之奇，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洪源下及第，与耿沣同时。尝为安西幕府书记。与李司马端有金兰之好。工古调，足幽闲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艺圃，不泛然矣。诗集传于世。

苏　涣

涣，广德二年杨栖梧榜进士。本不平者，往来剽盗，善用白弩，巴赍商人苦之，称曰"白跖"。后自知非，折节从学，遂成名。累迁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瓘辟为从事。瓘遇害，继走交、广，扇动哥舒晃跋扈，如蛟龙见血，本质彰矣。居无何，伏诛。初尝为《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节度李勉，其文章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一鳞半甲，故加待之。或曰："此子羽翼孽臣，侵败王略，今尚其文，可欤?"勉曰："汉策载蒯通说辞，皇史录祖君檄草，此大容细者。善恶必书，《春秋》至训；明言不废，孔子格谈。涣其庶乎，岂但存雕虫小技，亦以深惩贼子也。"时以为名言。杜甫有与赠答之诗，今悉传。

朱　湾

湾，字巨川，大历时隐君也，号沧洲子。率履贞素，潜辉不曜，逍遥云山琴酒之间，放浪形骸绳检之外。郡国交征，不应。工诗，格体幽远，兴用弘深，写意因词，穷理尽性，尤精咏物，必含比兴，多敏捷之奇。及李勉镇永平，嘉其风操，厚币邀来，署为府中从事，日相谈宴，分逾骨肉。久之。尝谒湖州崔使君，不得志，临发以书别之曰："湾闻蓬莱山藏杳冥间，行可到，贵人门无媒通不可到；骊龙珠潜滉瀁之渊或可识，贵人颜无因而前不可识。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载请执事，三趋戟门。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溪上风便，囊中金

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湾白。”遂归会稽山阴别墅，其耿介类如此也。有集四卷，今传世。

张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龟龄，诏改之。十六擢明经，尝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以亲丧辞去，不复仕。居江湖，性迈不束，自称“烟波钓徒”。撰《玄真子》二卷，又为号焉。兄鹤龄恐其遁世，为筑室越州东郭，茅茨数椽，花竹掩映，尝豹席棕屩，沿溪垂钓，每不投饵，志不在鱼也。观察使陈少游频往候问。帝尝赐奴、婢各一人，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与陆羽尝为颜平原食客。平原初来刺湖州，志和造谒，颜请以舟敝，欲为更之，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足矣。”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就，曲尽天真。自撰《渔歌》，便复画之。兴趣高远，人不能及。宪宗闻之，诏写真求访，并其歌诗，不能致。后传一旦忽乘云鹤而去。李德裕称以为“渔父贤而名隐，鸱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隐而名彰，方而无事，不穷而达，其严光之比欤”。

卷　四

卢　纶

纶，字允言，河中人。避天宝乱，来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素赏重，取其文进之，补阌乡尉。累迁检校户部郎中，监察御史。称疾去。浑瑊镇河中，就家礼起为元帅判官。初，舅韦渠牟得幸德宗，因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赓和。至是，帝忽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对曰：“纶从浑瑊在河中。”诏令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耿湋、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联藻文林，银黄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时号大历十才子。唐之文体，至此一变矣。纶所作特胜，不减盛时，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文宗雅爱其诗，问宰相：“纶没后，文章几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对：“纶四子皆擢进士，仕在台阁。”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得诗五百首进之。有别业在终南山中。集十卷，今传。

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鄱阳最久。初为道士，山阿寂寥。后还俗。李端赠诗云：“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卢纶送诗云：“旧箓藏云穴，新诗满帝乡。”来长安，谒宰相，有荐于天子，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无几何，第进士，授万年尉，除校书郎。又登宏辞

科，为翰林学士，历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判度支事。贞元初卒。初，拜官后，以亲垂白在堂，归养至孝，终丧复仕。中孚神骨清虚，吟咏高雅，若神仙中人也。集一卷，今传。

韩　翃

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载杨纮榜进士。侯希逸素重其才，至是表佐淄青幕府。罢，闲居十年。及李勉在宣武，复辟之。德宗时，制诰阙人，中书两进除目，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翃工诗，兴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咏，朝士珍之。比讽深于文房，筋节成于茂政，当时盛称焉。有诗集五卷，行于世。

耿　沣

沣，河东人也。宝应二年洪源榜进士。与古之奇为莫逆之交。初为大理司法，充括图书使来江淮，穷山水之胜。仕终左拾遗。诗才俊爽，意思不群。似沣等辈，不可多得。诗集二卷，今传。

钱　起

起，字仲文，吴兴人。天宝十年李巨卿榜及第。少聪敏，承乡曲之誉。初从计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闲步，闻户外有行吟声，哦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凡再三往来，起遽从之，无所见矣。尝怪之。及就试粉闱，诗题乃《湘灵鼓瑟》，起辍就，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释褐授校书郎。尝采箭竹，奉使入蜀。除考功郎中。大历中为太清宫使、翰林学士。起诗体制新奇，理致清赡，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嫚靡，迥然独立也。王右丞许以高格，与郎士元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集十卷，今传。子徽能诗，外甥怀素善书，一门之中，艺名森出，可尚矣。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于众中推一人擅场者。刘相巡察江淮，诗人满座，而起擅场。郭暧尚主盛会，李端擅场。缅怀盛时，往往文会，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此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古人有秉烛夜游，所谓非浅，同宴一室，无及干乱，岂不盛也！至若残杯冷炙，一献百拜，察喜怒于眉睫之间者，可以休矣。



司空曙

曙，字文明，广平人也。磊落有奇才。韦皋节度剑南，辟致幕府。授洛阳主薄，未几迁长林县丞。累官左拾遗，终水部郎中。与李约员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权要。家无儋石，晏如也。尝病中不给，遣其爱姬，亦自流寓长沙。迁谪江右，多结契双林，暗伤流景。《寄暕上人》诗云："欲就东林寄一身，尚怜儿女未成人。柴门客去残阳在，药圃虫喧秋雨频。近水方同梅市隐，曝衣多笑阮家贫。深山兰若何时到，羡与闲云作四邻。"闲园即事，高兴可知。属调幽闲，终篇调畅，如新花笑日，不容熏染。锵锵美誉，不亦宜哉！有诗集二卷，今传。

苗　发

发，潞洲人也。晋卿长子。初为东平令，授兵部员外，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虽名齿才子，少见诗篇。当时名士，咸与赠答云。

崔　峒

峒，博陵人。工文有价。初辟潞府功曹，后历左拾遗，终右补阙。词彩炳然，意思方雅，时人称其句为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诗集一卷，今行于世。

夏侯审

审，建中元年礼部侍郎令狐峘下试军谋越众科第一。释褐授校书郎，又为参军，仕终侍御史。初于华山下多买田园为别墅，水木幽闷，云烟浩渺，晚岁退居其下，讽吟颇多。今稍零落，时见一二，皆锦制也。

李　端

端，赵州人，嘉祐之侄也。少时居庐山，依皎然读书，意况清虚，酷慕禅侣。大历五年李搏榜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以清赢多病，辞官，居终南山草堂寺。未几，起为杭州司马，牒诉敲朴，心甚厌之。买田园在虎丘下，为耽深癖，泉石少幽，移家来隐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弹琴读《易》，登高望远，神意泊然。初元宦情，怀箕、颍之志。尝曰："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畅当以禅门见导，余心知必是，未得其门。"诗更高雅，于才子中名响铮铮。与处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评事江东张芬友善唱酬。初来长安，诗名大振。时令公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延纳俊士，端等皆在馆中。暧尝进官，大

宴酒酣，主属端赋诗，顷刻而就，曰："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熏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皇楼。"主甚喜，一座赏叹。钱起曰："此必端宿制，请以起姓为韵。"端立献一章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杨柳入楼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钿。今朝都尉如相顾，愿脱长裾逐少年。"作者惊伏。主厚赐金帛，终身以荣，其工捷类此。集三卷，今传于世。

窦叔向

叔向，字遗直，扶风平陵人也。有卓绝之行，登第于大历初，远振嘉名，为文物冠冕。诗法谨严，又非常格。一流才子，多仰飙尘。少与常衮同灯火，及衮相，引擢左拾遗、内供奉。及坐贬，亦出为溧水令。卒，赠工部尚书。五子：常、牟、群、庠、巩，俱能诗，咄咄有跨灶之誉，当时羡之。《艺文志》载《叔向集》七卷，今存诗甚寡，盖零落之矣。

康　洽

洽，酒泉人，黄须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官，谒当道，气度豪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贵主之宅，从游与宴，虽骏马苍头如其己有。观服玩之光，令人归欲烧物，怜才乃能如是也。后遭天宝乱离，飘蓬江表。至大历间，年已七十余，龙钟衰老，谈及开元繁盛，流涕无从。往来两京，故侯馆谷空，咸阳一布衣耳。于时文士愿与论交。李端逢之，赠诗云："声名常压鲍参军，班位不过扬执戟。"又云："同时献赋人皆尽，共壁题诗君独在。"后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见矣。

李　益

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调郑县尉。同辈行稍进达，益久不升，郁郁去游燕、赵间，幽州节度刘济辟为从事，未几，又佐邠宁幕府。风流有词藻，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就，乐工赂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如《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绘画。二十三受策秩，从军十年，运筹决胜，尤其所长。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宪宗雅闻其名，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其才，凌轹士众，有不能堪，谏官因暴其诗"不上望京楼"等句，以涉怨望，诏降职。俄复旧，除侍御史，迁礼部尚书致仕。太和初卒。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有散灰扃户之谈，时称为"妒痴尚书李十郎"。有同姓名者，为太子庶子，

皆在朝，人恐莫辨，谓君虞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云。有集，今传。

冷朝阳

朝阳，金陵人。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及第。不待调官，言归省觐。自状元以下，一时名士大夫及诗人李嘉祐、李端、韩翃、钱起等，大会赋诗攀饯。以一布衣，才名如此，人皆羡之。朝阳工诗，在大历诸才子，法度稍弱，字韵清越不减也。有集传世。

章八元

八元，睦州桐庐人。少喜为诗，尝于邮亭偶题数语，盖激楚之音也。宗匠严维到驿，见而异之，问八元曰："尔能从我授格乎?"曰："素所愿也。"少顷遂发，八元已辞亲矣。维大器之，亲为指谕，数岁间，诗赋精绝。大历六年王溆榜第三人进士。居京既久，床头金尽，归江南，访韦苏州，待赠甚厚。复来都应制科。贞元中调句容主簿，况薄辞归。时有清江上人善诗，与八元为兄弟之好。初长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版甚多，八元亦题，有云："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后元微之、白乐天至塔下遍览，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咏久之，曰："名下无虚士也。"其警策称是。有诗集传于世，一卷。

畅　当

当，河东人。大历七年张式榜及第。当少谙武事，生乱离间，盘马弯弓，抟沙写陈，人曾伏之。时山东有寇，以子弟被召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仕终果州刺史。与李司马、司空郎中有胶漆之契。多往来嵩、华间，结念方外，颇参禅道，故多松桂之兴，深存不死之志。词名藉甚，表表凌云。有诗二卷，传于世。同时有郑常，亦鸣诗。集一卷，今行。尝观建安初，陈琳、阮瑀数子，从戎管书记之任，所得经奇，英气逼人也。承平则文墨议论，警急则橐鞬矢石，金羁角逐，珠符相照，草檄于盾鼻，勒铭于山头，此磊磊落落，通方之士，皆古书生也。容有郁志窗下，抱膝呻吟，而曰时不我与，人不我知耶？大道无窒，徒自为老夫耳。唐间如此特达甚多，光烈垂远，慨然不能不以之兴怀也。

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暗诵书万卷。论必引经。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穷丑，遣去。来客鄷城，洪州刺史李公，一见倾敬，即引佐幕府。工诗，性磊浪不羁，爱奇务险，远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岖士林，伤哉贫也！尝有诗云："山中谁余密？白发日相亲。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又："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麋饮野泉。

亦知世上公卿贵，且养丘中草木年。”观其笃志山水，可谓远性风疏，逸情云上矣。有集，传于世。

张　谓

谓，字正言，河内人也。少读书嵩山，清才拔萃，泛览流观，不屈于权势。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为礼部侍郎。无几何，出为潭州刺史。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工诗，格度严密，语致精深，多击节之音。今有集传于世。

于　鹄

鹄，初买山于汉阳高隐，三十犹未成名。大历中，尝应荐历诸府从事，出塞入塞，驰逐风沙。有诗甚工，长短间作，时出度外，纵横放逸，而不陷于疏远，且多警策云。集一卷，今传。

王　建

建，字仲初，颍川人。大历十年丁泽榜第二人及第。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大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初游韩吏部门墙，为忘年之友。与张籍契厚，唱答尤多。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二公之体，同变时流。建性耽酒，放浪无拘。宫词特妙前古。建初与枢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谈间故多知禁掖事，作《宫词》百篇。后因过燕饮，以相讥谑，守澄深衔之，忽曰：“吾弟所作《宫词》，内庭深邃，何由知之？明当奏上。”建作诗以谢，末句云：“不是姓同亲说向，九重争得外人知。”守澄恐累己，事遂寝。建才赡，有作皆工。盖尝跋涉畏途，甘分穷苦。其《自伤》诗云：“衰门海内几多人，满眼公卿总不亲。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图书亦为频移尽，兄弟还因数散贫。独自在家常似客，黄昏哭向野田春。”又于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官况之作，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集十卷，今传于世。

韦应物

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象外。天宝时，扈从游幸。永泰中，任洛阳丞，迁京兆府功曹。大历十四年，自鄠县令制除栎阳令，以疾辞归，寓善福寺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资除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居倾之，改江州刺史。追赴阙，改左司郎中。或媢其

进，媒孽之。贞元初，又出为苏州刺史。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罢居永定，斋心屏除人事。初，公豪纵不羁，晚岁逢杨开府，赠诗言事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足见古人真率之妙也。论云："诗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锼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韵婉谐，属对藻密，而闲雅平淡之气不存矣。独应物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深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而风情不能自已，如赠米嘉荣、杜韦娘等作，皆杯酒之间，见少年故态，无足怪矣。有集十卷，今传于世。

皎然上人

皎然，字清昼，吴兴人。俗姓谢，宋灵运之十世孙也。初入道，肄业杼山，与灵彻、陆羽同居妙喜寺。羽于寺旁创亭，以癸丑岁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颜真卿名以"三癸"，皎然赋诗，时称"三绝"。真卿尝于郡斋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至是声价藉甚。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高僧集上人文十卷，藏之，刺史于頔为之序。李端在匡岳，依止称门生。一时名公，俱相友善，题云"昼上人"是也。时韦应物以古淡矫俗，以尝拟其格，得数解为贽，韦心疑之。明日，又录旧制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长，盖自天分。子而为我，失故步矣。但以所诣，自名可也。"公心服之。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公性放逸，不缚于常律。初，房太尉琯早岁隐终南峻壁之下，往往闻湫中龙吟，声清而静，涤人邪想。时有僧潜戛三金以写之，惟铜酷似。房公往来，他日至山寺，闻林岭间有声，因命僧出其器，叹曰："此真龙吟也。"大历间，有秦僧传至桐江，皎然戛铜椀效之，以警深寂。缁人有献讥者，公曰："此达僧之事，可以嬉禅。尔曹胡凝滞于物，而以琐行自拘耶?"时人高之。公外学超然，诗兴闲适，居第一流、第二流不过也。诗集十卷。

武元衡

元衡，字伯苍，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进士。元和三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剑南节度使。后秉政，明年早朝，遇盗从暗中射杀之。元衡工诗，虽时见雕镌，不动机构，要非高斫之所深忌。每好事者传之，被于丝竹。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诗盖其谶也。议者谓工诗而宦达者惟高适，达宦而诗工者惟元衡。今有《临淮集》十卷传于世。

窦　常

常，字中行，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历十四年王储榜及第。初历从事，累官水部员外郎，连除阆、夔、江、抚四州刺史。后人为国子祭酒而终。常兄弟五人，联芳比藻，词价霭然，法度风流，相距不远。且俱陈力王事，膺宠清流，岂怀玉迷津区区之比哉。后人集所著诗通一百首为五卷，名《窦氏联珠集》，谓若五星然。常集十八卷，及撰韩翃至皎然三十人诗，合三百五十篇为《南薰集》，各系以赞，为三卷，今并传焉。

窦　牟

牟，字贻周，贞元二年张正甫榜进士。初，学问于江东，家居孝谨，善事继母，奇文异行，闻于京师。舅给事中袁高，当时专重名，甄拔甚多，而牟未尝干谒，竟捷文场。始佐六府五公，八迁至检校虞部。元和五年，拜尚书虞部郎中，转洛阳令、都官郎中，出为泽州刺史。仕终国子司业。牟晚从昭义卢从史，从史寖骄，牟度不可谏，即移疾归，居东都别业。长庆二年卒。昌黎韩先生为之《墓志》云。

窦　群

群，字丹列，初隐毗陵，称处士。性至孝，定省无少怠。及母卒，哀踊不已，啮一指置棺中，结庐墓次。终丧，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举孝廉，德宗擢为左拾遗。宪宗立，转吏部郎中，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辅政，荐为御史中丞。群引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可。群等怨，遂捃摭吉甫阴事告之。帝面覆多诳，大怒，欲杀群等，吉甫又为力救得解。出为黔南观察使，迁容管经略使，卒官所。家无余财，惟图书万轴耳。

窦　庠

庠，字胄卿，尝应辟三佐大府，调奉先令，迁东都留守判官，拜户部员外郎。贞元中，出为婺、登二州刺史。平生工文甚苦，著述亦多，今并传之。

窦　巩

巩，字友封，状貌瑰伟，少博览，无不通。性宏放，好谈古今，所居多长者车辙。时诸兄已达，巩尚来场屋间，颇抑初志。作《放鱼》诗云："黄金赎得免刀痕，闻道禽鱼亦感恩。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人知其述怀也。元和二年王源中榜进士。佐

缁青幕府，累迁秘书少监，拜御史中丞，仕终武昌观察副使。巩平居与人言不出口，时号为“嗫嚅翁”云。

刘言史

言史，赵州人也。少尚气节，不举进士。工诗，美丽恢赡，世少其伦。与李贺、孟郊同时为友。冀镇节度使王武俊颇好词艺，言史造之，特加敬异。武俊尝猎，有双鸭起蒲稗间，一矢联之，遂于马上草《射鸭歌》以献。因表荐请官，诏授枣强令，辞疾不就，当时重之。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为汉南节度，与言史少同游习，因遣以襄阳髹器千事，赂武俊请之。由是为汉南幕宾，日与谈宴，歌诗唱答，大播清才。问言史所欲为，曰：“司功掾甚闲，或可承阙。”遂署。虽居官曹，敬待埒诸从事。岁余奏升秩，诏下之日，不恙而终。公初以言史相薄，不俗贵，以惜其寿。至是恸哭之曰：“果然，微禄杀吾爱客也！”厚葬于襄城。皮日休称其赋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真佳作也。有《歌诗》六卷，今传。

刘　商

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进士第。贞元中，累官比部员外郎，改虞部员外郎。数年，迁检校兵部郎中。后出为汴州观察判官，辞疾挂印，归旧业。商性好酒，苦家贫。尝对花临月，悠然独酌，亢音长谣，放适自遂。赋诗曰：“春草秋风老此身，一飘长醉任家贫。醒来还爱浮萍草，飘寄官河不属人。”乐府歌诗，高雅殊绝。《拟蔡琰胡笳曲》，脍炙当时。仍工画山水树石，初师吴郡张璪，后自造真。张贬衡州司马，有惆怅之诗。好神仙，炼金骨，后隐义兴胡父渚，结侣幽人，世传冲虚而去，可谓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者矣。有集十卷，今传，武元衡序之云。

卷　五

卢　仝

仝，范阳人。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后卜居洛城，破屋数间而已。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终日苦哦，邻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操，敬待之。尝为恶少所恐，诉于愈，方为申理，仝复虑盗憎主人，愿罢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间，月蚀，仝赋诗，意讥切当时逆党，愈极称工，余人稍恨之。时王涯秉政，胥怨于人。及祸起，仝偶与

诸客会食涯书馆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仝老无发，奄人于脑后加钉。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为谶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唐诗体无遗，而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语尚奇谲，读者难解，识者易知。后来仿效比拟，遂为一格宗师。有集一卷，今传。古诗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鲔，相戒慎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辙也。仝志怀霜雪，操拟松栢，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户庭之失。噫，一蹈非地，旋踵逮殃，玉石俱烂，可不痛哉!

马异

异，睦州人也。兴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第二人。少与皇甫湜同砚席，赋性高疏，词调怪涩，虽风骨棱棱，不免枯瘠。卢仝闻之，颇合己志，愿与结交，遂立同异之论，以诗赠答，有云："昨日仝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今日仝自同，异不异，是谓同不往而异不至。"斯亦怪之甚也。后不知所终。集今传世。

刘叉

叉，河朔间人，一节士也。少尚义行侠，傍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能博览，工为歌诗，酷好卢仝、孟郊之体，造语幽蹇，议论多出于正。《冰柱》、《雪车》二篇，含蓄风刺，出二公之右矣。时樊宗师文亦尚怪，见而独拜之。恃故时所负，自顾俯仰不能与世合，常破履穿结，筑环堵而居休焉。闻韩吏部接天下贫士，步而归之，出入门馆无间。时韩碑铭独唱，润笔之货盈缶，因持案上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其旷达至此。初。玉川子履道守正，反关著述，《春秋》之学，尤所精心，时人不得见其书，惟叉惬意，曾授之以奥旨，后无所传。叉刚直，能面白人短长，其服义则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客，去游齐鲁，不知所终。诗二十七篇，今传。

李贺

贺，字长吉，郑王之孙也。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韩愈、皇甫湜览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岂有不识之理。"遂相过其家，使赋诗。贺总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无人，援笔题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亲为束发。贺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公为著《讳辩》一篇。后官至太常寺奉礼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旦日出，骑弱马，从平头小奴子，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置囊里。凡诗不先命题，及暮归，太夫人使婢探囊中，见书多，即怒曰："是儿

要呕出心乃已耳!”上灯，与食，即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非大醉吊丧，率如此。贺诗稍尚奇诡，组织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惊迈，绝云翰墨畦径，时无能效者。乐府诸诗，云韶众工，谐于律吕。尝叹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谢如梧叶矣。”忽疾笃，恍惚昼见人绯衣贺赤虬腾下，持一版书，若太古雷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楼成，立召君作记也。”贺叩头辞，谓母老病，其人曰：“无上比人间差乐，不苦也。”居倾，窗中勃勃烟气，闻车声甚速，遂绝。死时才二十七，莫不怜之。李藩缀集其歌诗，因托贺表兄访所遗失，并加点窜，付以成本。弥年绝迹。乃诘之，曰：“每恨其傲忽，其文已焚之矣。”今存十之四五。杜牧为序者五卷，今传。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信然。贺天才俊拔，弱冠而有极名。天夺之速，岂吝也耶?若少假行年，涵养盛德，观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兹惜哉!

李 涉

涉，洛阳人，渤之仲兄也。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乱兵，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石洞间。尝养一白鹿，甚驯狎，因名所居曰白鹿洞。与弟渤、崔膺昆季茅舍相接。后徙居终南，偶从陈许辟命，从事行军。未几，以罪谪夷陵宰，十年蹭蹬峡中，病疟成痼，自伤羁逐，头颅又复如许。后遇赦得还，赋诗云：“荷蓑不是人间事，归去沧江有钓舟。”遂放船重来访吴、楚旧游，登天台石桥，望海得风水之便，挂席浮潇、湘、岳阳，逢张祜话故，因盘桓。归洛下，营草堂，隐少室。身自耕耘，妾能织纴，稚子供渔樵，拓落生计，伶俜酒乡，罕交人事。大和中，宰相累荐，征起为太学博士，致仕。卒。妻亦入道。涉工为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长篇叙事，如行云流水，无可牵制，才名一时钦动。初，尝过九江皖口，遇夜客，方跧伏，问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遗，再拜送之。夫以跖、跻之辈，犹曰怜才，而至宝横道，君子不顾，忍哉。诗集一卷，今传。

朱 昼

昼，广陵人。贞元间，慕孟郊之名，为诗格范相似，曾不远千里而访之，不厌勤苦，体尚奇涩。与李涉友善，相酬唱。昼《古镜》诗云：“我有古时镜，初自坏陵得。蛟龙犹泥蟠，魑魅幸月蚀。磨久见菱蕊，青于蓝水色。赠君将照心，无使心受惑。”凡如此警策者稍多，今传于世。

贾 岛

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

往京，居青龙寺。时禁僧午后不得出，为诗自伤。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当冥搜之际，前有王公贵人皆不觉，游心万仞，虑入无穷。自称碣石山人。尝叹曰："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者耳。"嵩丘有草庐，欲归未得，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后复乘闲策蹇访李余幽居，得句云："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又欲作"僧敲"，炼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傍观亦讶。时韩退之尹京兆，车骑方出，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到马前，岛具实对，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韩驻久之曰："敲字佳。"遂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举进士。愈赠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自此名著。时新及第，寓居法乾无可精舍，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皆琴樽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上有吟声，遂登，于岛案上取卷览之，岛不识，因作色攘臂，睨而夺取之曰："郎君鲜醲自足，何会此耶？"帝下楼去。既而觉之，大恐，伏阙待罪，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清官谪去者，乃授遂州长江主簿。后稍迁普州司仓。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当时谁不爱其才，而惜其命薄。岛貌清意雅，谈玄抱佛，所交悉尘外之人。况味萧条，生计岨峿。自题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今集十卷，并《诗格》一卷，传于世。

庄南杰

南杰，与贾岛同时，曾从受学。工乐府杂歌，诗体似长吉，气虽遒壮，语过镌凿，盖其天资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

张　碧

碧，字太碧。贞元间举进士，累不第，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咏，必见清风，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马长卿希蔺相如为人也。天才卓绝，气韵不凡，委兴山水，投闲吟酌，言多野意，俱状难摹之景焉。有《歌行集》二卷传世。子瀛。

朱　放

放，字长通，南阳人也。初，居临汉水，遭岁歉，南来卜隐剡溪、镜湖间。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尝著白接篱，鹿裘笋屦，盘桓酒家。时江浙名士如林，风流儒

雅，俱从高义。如皇甫兄弟，皎、彻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历中，嗣曹王皋镇江西，辟为节度参谋。有《别同志》曰："潺湲寒溪上，自此成离别。回首望归人，移舟逢暮雪。频行识草树，渐老伤年发。唯有白云心，为向东山月。"未几，不乐鞅掌，扁舟告还。贞元二年，诏举韬晦奇才，特下聘礼，拜左拾遗，不就，表谢之。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放工诗，风度清越，神情萧散，非寻常之比。集二卷，今行于世。

羊士谔

士谔，贞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顺宗时，累至宣歙巡官，为王叔文所恶，贬汀州宁化尉。元和初，宰相李吉甫知奖，擢为监察御史，掌制诰。后以与窦群、吕温等诬论宰执，出为资州刺史。士谔工诗，妙造梁《选》，作皆典重。早岁尝游女几山，有卜隐之志，勋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诗集行于世。

姚 系

系，河中人。贞元元年进士，与韦应物同时。有诗名，工古调，善弹琴，好游名山，希踪谢、郭，终身不言禄，禄亦不及之也。与林栖谷隐之士往还酬酢，兴趣超然。弟伦，诗亦清丽，有集，并传。

麴信陵

信陵，贞元元年郑全济榜及第。仕为舒州望江县令，卒。工诗，有集一卷，今传。

张 登

登，初隐居。性刚洁，幅巾短褐，交友名公。后就辟，历卫府参谋，迁廷尉平。久之，拜监察御史。贞元中，改河南士曹掾，迁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退居告老。尝晚春乘轻车出南薰门，抵暮诣宜春门入，关吏捧牌请书官位，登醉题曰："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老翁无品秩，三曾身到凤池来。"其狷迫如此。数年，坐公累被劾，吏议掊摭不堪，感疾而卒。有集六卷，权德舆为序云。

令狐楚

楚，字壳士，敦煌人也。五岁能文章。贞元七年尹枢榜进士及第。时李说、严绶、郑儋继领太原，高其才行，引在幕府，由掌书记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美之。宪宗时，累擢知制诰。皇甫镈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拜中书侍



郎、同平章事。楚工诗，当时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甚多。有《漆奁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称曰："白云孺子"。

杨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贞元五年刘太真下第二人及第。初为张弘靖从事，拜虞部员外郎，后迁太常博士、国子祭酒。大和中，为河中少尹，入拜礼部郎中。巨源才雄学富，用意声律，细挹得无穷之源，缀隽有愈永之味。长篇刻琢，绝句清泠，盖得于此而失于彼者矣。有诗一卷，行于世。

马　逢

逢，关中人。贞元五年卢项榜进士。佐镇戎幕府，尝从军出塞。得诗名，篇篇警策。有集今传。

王　涯

涯，字广津，贞元八年贾棱榜及第。博学工文，尤多雅思。梁肃异其才，荐于陆贽。又举宏辞。宪宗时，知制诰、翰林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长庆中，节度剑南，召为御史大夫，迁户部尚书，监盐铁使。进仆射。涯榷盐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祸起，就诛，悉诟骂，投以瓦砾，须臾成堆。性啬，不蓄妓妾，家财累钜万，尝布衣蔬食。酷好前古名书名画，充积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以取之。及家破，往来人得卷轴，皆剔取奁盒金玉牙锦，余弃道途，车马践踏，悉损污矣。惜哉！善为诗，风韵遒然，殊超意表。集十卷，今传。否泰递复，盈虚消息，乃理之常。夫物盛者，衰之渐也；散者，积之极也。有能终满而不覆者乎！况图书人变化之际，神物所深忌者焉。前修耽玩成癖，往往杀身，犹非剽剥而至也。王涯掊克聚敛，以邀穹爵，逼孤凌弱，以积珍奇，知己之利，忘人之害，至于天夺其魄，鬼瞰其家，一旦飘零，殊可长叹。孟子曰："死矣，盆成括。"《传》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亦宜哉。庶来者之少戒云。

韩　愈

愈，字退之，南阳人。早孤依嫂，读书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擢第。凡三指光范上书，始得调。董晋表署宣武节度推官。汴军乱，去依张建封，辟府推官。迁监察御史。上疏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中，为国子博士、河南令。愈以才高难容，累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奇其才，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裴度宣慰淮西，奏为行军司马。贼平，迁刑部侍郎。宪宗遣使迎佛骨入

禁中，因上表极谏，帝大怒，欲杀，裴度、崔群力救，乃贬潮州刺史。任后上表，陈情哀切，诏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卒。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时功曹张署亦工诗，与公同为御史，又同迁谪，唱答见于集中。有诗赋杂文等四十卷，今行于世。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善，二人引之谋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用，值叔文败，贬邵州刺史，半道，有诏贬永州司马。遍贻朝士书言情，众忌其才，无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同谪，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锡母老，具奏以柳州让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有为请者，遂改连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绝伦，文章卓伟，一时辈行，咸推仰之。工诗，语意深切，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司空图论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应物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厉靖深不及也。"今诗赋杂文等三十卷，传于世。

陈　羽

羽，江东人。贞元八年，礼部侍郎陆贽下第二人登科，与韩愈、王涯等共为龙虎榜。后仕历东宫卫佐。羽工吟，与灵一上人交游唱答。写难状之景，了了目前；含不尽之意，皎皎言外。如《自遣》诗云："稚子新能编笋笠，山妻旧解补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当门白鸟飞。"此景何处无之，前后谁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画图，非造次之谓也。警句甚多。有集传于世。

刘禹锡

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贞元九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时王叔文得幸，禹锡与之交，尝称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议，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判度支盐铁案，凭藉其势，多中伤人。御史窦群劾云："挟邪乱政。"即日罢。宪宗立，叔文败，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

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辞》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贬者，虽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用之，乃悉诏补远州刺史，谏官奏罢之。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余，与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咏诗，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权近闻者，益薄其行。裴度荐为翰林学士，俄分司东都，迁太子宾客。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公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适。善诗，精绝，与白居易酬唱颇多，尝推为"诗豪"，曰："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有集四十卷，今传。

孟　郊

郊，字东野，洛阳人。初隐嵩少，称处士。性介，不谐合。韩愈一见为忘形交，与唱和于诗酒间。贞元十二年李程榜进士，时年五十矣。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蓊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傍，命酒挥琴，裴回赋诗终日，而曹务多废。县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辞官家居。李翱分司洛中，日与谈宴，荐于兴元节度使郑余庆，遂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卒。余庆给钱数万营葬，仍赡其妻子者累年。张籍谥为贞曜先生，门人远赴心丧。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然好义者更遗之。工诗，大有理致，韩吏部极称之。多伤不遇，年迈家空，思苦奇涩，读之每令人不欢，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如《谢炭》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独有夜烛见，一纸乡书泪滴穿"，如《下第》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之类，皆哀怨清切，穷入冥搜。其初登第，吟曰："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议者，亦见其气度窘促，卒漂沦薄宦，诗谶信有之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李观论其诗，曰"高处在古无上，平处下顾二谢"云。时陆长源工诗，相与来往，篇什稍多，亦佳作也。有《咸池集》十卷，行于世。

戴叔伦

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师事萧颖士为门生。赋性温雅，善举止，能清谈，无贤不肖，相接尽心。工诗。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尝在租庸幕下数年，夕惕匪怠。吏部尚书刘公与祠部员外郎张继书，博访选材，日揖宾客，叔伦投刺，一见称心，遂就荐。累迁抚州刺史。政拟龚、黄，民乐其治，圜扉寂然，鞠为茂草，诏书褒美，封谯郡男，加金紫。后迁容管经略使，威名益振，治亦清明，仁恕多方，所至称最。德宗赋《中和节诗》，遣使者宠赐，世以为荣。还，上表请为道士，未几卒。叔伦初以淮、汴寇乱，鱼肉江上，

携亲族避地来鄱阳。肄业勤苦，志乐清虚，闭门却扫，与处士张众甫、朱放素厚，范、张之期，曾不虚月。诗兴悠远，每作惊人。有《述稿》十卷，今传于世。

张仲素

仲素，字绘之。贞元十四年李随榜进士，与李翱、吕温同年。以中朝无援不调，潜耀久之，复中博学宏辞，始任武康军从事。贞元二十年，迁司勋员外郎，除翰林学士。时宪宗求卢纶诗文遗草，敕仲素编集进之。后拜中书舍人。仲素能属文，法度严确。魏文帝有云："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此言得之矣。其每词未达而意先备也。善诗，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有未能虑及者。集一卷，及《赋枢》三卷，今传。

吕　温

温，字和叔，河中人。初从陆贽治《春秋》，梁肃为文章。贞元十四年李随榜及第。中宏辞。与王叔文厚善，骤迁左拾遗，除侍御史。使吐蕃，留不得遣弥年。温在绝域，常自悲惋。元和元年还，进户部员外郎。与窦群、羊士谔相爱。群为中丞，荐温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久不报。会吉甫病，夜召术上，群等因奏之，事见群传。上怒，贬筠州，再贬道州刺史，诏徙衡州，卒官所。温藻翰粗赡，一时流辈咸推尚。性险躁，谲怪而好利。今有集十卷，行于世。

张　籍

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也。贞元十五年封孟绅榜及第。授秘书郎，历太祝，除水部员外郎。初至长安，谒韩愈，一会如平生欢，才名相许，论心结契。愈力荐为国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时朝野名士皆与游，如王建、贾岛、于鹄、孟郊诸公集中，多所赠答，情爱深厚。皆别家千里，游宦四方，瘦马羸童，青衫乌帽，故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衔杯命素，又况于同志者乎。声调相似，况味颇同。公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自成机轴，绝世独立。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诗，为海内宗匠，谓之"元和体"，病格稍振，无愧洪河砥柱也。乐天赠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仕終国子司业。有集七卷，传于世。

雍裕之

裕之，蜀人。有诗名。贞元后数举进士不第，飘蓬四方。为乐府，极有情致。集一卷，今传。

权德舆

德舆，字载之，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称诸儒间。韩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复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德宗闻其材，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中间累上书直言，迁起居舍人。贞元十五年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宪宗初，历兵部侍郎、太子宾客。以陈说谋略多中，元和五年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舆善辩论，开陈古今，觉悟人生。主辅相，尚宽，不甚察察。封扶风郡公。德舆能赋诗，工古调乐府，极多情致。积思经术，无不贯综，手不释卷。虽动止无外饰，其酝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间，为荐绅羽仪。有文集，今传，杨嗣复为序。

长孙佐辅

佐辅，朔方人。举进士下第，放怀不羁。弟公辅，贞元间为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后卒不宦，隐居以求志。然风流酝藉，一代名儒。诗格词情，繁缛不杂，卓然有英迈之气。每见其拟古、乐府数篇，极怨慕伤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镜中相，言可尽而理无穷也。集今传。

杨　衡

衡，字中师，霅人。天宝间避地西来，与符载、崔群、李渤同隐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号“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云月遣怀。衡诗工，苦于声韵奇拔，非常格敢窥其涯涘。尝吟罢，自赏其作，抵掌大笑，长谣曰：“一一鹤声飞上天！”谓其响彻如此，人亦叹伏。试大理评事。往来多山僧道士，为方外之期。诗一卷，今传于世。

卷　六

白居易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



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元　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数上书言利害，当路恶之，出为河南尉。后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邸，仇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论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乐色皆诵之，呼为才子。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初在江陵，与监军崔潭峻善。长庆中，崔进其歌诗数十百篇，帝大悦，问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以瑕衅，举动浮薄，朝野杂笑，未几罢。然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除武昌节度使，卒。在越时，辟窦巩。巩工诗，日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及《小集》十卷，今传。夫松柏饱风霜，而后胜梁栋之任，人必劳饿空乏，而后无充诎之态。誉早必气锐，气锐则志骄，志骄则敛怨。先达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贺。况庆吊相望于门闾，不可测哉。人评元诗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况尤物移人，侈俗迁性，足见其举止斐薄丰茸，仍且不容胜己，至登庸成忝，贻笑于多士，其来尚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岂不闻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耶？古人不耻能治而无位，耻有位而不能治也。

李绅

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黄榜进士，与皇甫湜同年。补国子助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武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特有名，号“短李”。与李德裕、元稹同时，称“三俊”。集名《追昔游》，多纪行之作。又《批答》一卷，皆传。初为寿州刺史，有秀才郁浑，年甫弱冠，应百篇科，绅命题试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传。

鲍溶

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韦瓘榜第进士，在杨汝士一时。与李端公益少同袍，为尔汝交。初隐江南山中避地。家苦贫，劲气不扰，羁旅四方，登临怀昔，皆古今绝唱。过陇头古天山大阪，泉水呜咽，分流四下，赋诗曰：“陇头水，千古不堪闻。生归苏属国，死别李将军。细响风凋草，清哀雁入云。”其警绝大概如此。古诗乐府，可称独步。盖其气力宏赡，博识清度，雅正高古，众才无不备具云。卒飘蓬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传。

张又新

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应宏辞第一，又为京兆解头。元和九年礼部侍郎韦贯之下状元及第，时号为“张三头”。应辟为广陵从事，历补阙。为性倾邪，谄事宰相李逢吉，为之鹰犬，名在“八关十六子”之目。逢吉领山南节度，表为司马，坐田伾事贬官。李训专政，又新复见用。后竟坐事谪远州刺史。仕终左司郎中。善为诗，恃才多辅藉。其淫荡之行，卒见于篇。尝曰：“我少年擅美名，意不欲仕宦，惟得美妻，平生足矣。”娶杨虔州女，有德无色，殊怏怏。后过淮南，李绅筵上得一歌姬，与之偕老，其狂斐类此。喜嗜茶，恨在陆羽后，自著《煎茶水记》一卷，及诗文等行于世。

殷尧藩

尧藩，秀州人。为性简静，眉目如画。工诗文，耽丘壑之趣。尝曰：“吾一日不见山水，与俗人谈，便觉胸次尘土堆积，急呼浊醪浇之，聊解秽耳。”元和九年韦贯之放榜，尧藩落第，杨尚书大为称屈料理，因擢进士。数年，为永乐县令。一舸之官，弹琴不下堂，而人不忍欺。雍陶寄诗曰：“古县萧条秋景晚，昔时陶令亦如君。头巾漉酒临黄菊，手板支颐向白云。百里岂能容骥足，九霄终自别鸡群。相思不恨书来少，佳句多从阙下闻。”及与沈亚之、马戴为诗友，赠答甚多。后仕终侍御史。尧藩初游韦应物门墙，分契

莫逆。及来长沙，尚书李翺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语凄恻，因感而赋诗以赠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众客惊问之，果韦公爱姬所生女也，相于吁叹。翺即命削丹书，于宾馆中擢士嫁之。今有集一卷传世，皆铿锵蕴藉之作也。

清塞

清塞，字南卿，居庐岳为浮屠，客南徐亦久，后来少室、终南间。俗姓周，名贺。工为近体诗，格调清雅，与贾岛、无可齐名。宝历中，姚合守钱塘，因携书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异。见其《哭僧》诗云："冻须亡夜剃，遗偈病中书。"大爱之，因加以冠巾，使复姓字。时夏腊已高，荣望落落，竟往依名山诸尊宿自终。诗一卷，今存。

无可

无可，长安人，高僧也。工诗，多为五言。初，贾岛弃俗时，同居青龙寺，呼岛为从兄。与马戴、姚合、厉玄多有酬唱，律调谨严，属兴清越，比物以意，谓之"象外句"。如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凡此等新奇，当时翕然称尚，妙在言用而不失其名耳。今集一卷相传。

熊孺登

孺登，钟陵人，有诗名。元和中为西川从事，与白舍人、刘宾客善，多赠答。亦祇役湘中数年。凡下笔，言语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尽三湘数夜中。无奈子规知向蜀，一声声似怨春风。"又《经古墓》云："碑折松枯山火烧，夜台从闭不曾朝。那将逝者比流水，流水东流逢上潮。"类此极多。有集今传。

李约

约，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为兵部员外郎。与主客员外张谂极相知。每单枕静言，达旦不寐。尝赠韦况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郎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性清洁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初，汧公海内名臣，多蓄古今玩器，约愈好之，所居轩屏公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坐间悉雅士，清谈终日，弹琴煮茗，心略不及尘事也。尝使江南，于海门山得双峰石及绿石琴荐，并为好事者传闷。然亦寓意，未尝戛然寡情，豪夺吝与。复嗜茶，与陆羽、张又新论水品特详。曾授客煎茶法，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当使汤无妄沸。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畔泉涌，累累然；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此老汤之法，固须活水，香味俱真矣。"

时知音者赏之。有诗集。后弃官终隐。又著《东杓引谱》一卷，今传。

沈亚之

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初至长安，与李贺结交。举进士不第，为歌以送归。元和十年侍郎崔群下进士。泾原李汇辟为掌书记。为秘书省正字。长庆中，补栎阳令。四年，迁福建团练副使，事徐晦。后累迁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为判官。耆罢，亚之贬南康尉，后终郢州掾。亚之以文辞得名，然狂躁贪冒，辅耆为恶，颇凭陵晚达，故及于谪。尝游韩吏部门。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盖甚为当时名辈器重云。有集九卷，传世。

徐　凝

凝，睦州人。元和间有诗名。方干师事之。与施肩吾同里闬。日亲声调，无进取之意，交眷悉激勉，始游长安，不忍自衒鬻，竟不成名。将归，以诗辞韩吏部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知者怜之。遂归旧隐，潜心诗酒。人间荣耀，徐山人不复贮齿颊中也。老病且贫，意泊无恼，优悠自终。集一卷，今传。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忽自星沉，千载寥邈，后之学者，往往继踵芳尘，文华伟杰，义逼云天，产秀毓奇，此时为冠。至今有长吟高蹈之风，古碑石刻题名等，相传不废。揽辔徬徨，不忍去之。胜地以一人兴，先贤为来者重，固当相勉而无倦也。

裴夷直

夷直，字礼卿，吴人。元和十年礼部侍郎崔群下进士，仕为中书舍人。武宗立，以罪贬骦州司户。宣宗初，为江、华二州刺史。终尚书左司员外郎、散骑常侍。工诗，有盛名。集一卷，今传于世。

薛　涛

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惠，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往来车马留连。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意求访，府公严司空知之，遣涛往侍。微之登翰林，以诗寄之曰："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书郎。蜀人呼妓为校书，自涛始也。后胡曾赠诗曰："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知。"涛工为小诗，惜成都笺幅

大，遂皆制狭之，不以为便，名曰："薛涛笺"。且机警闲捷，座间谈笑风生。高骈镇蜀门日，命之佐酒，改一字惬音令，且得形象，曰："口似没梁斗。"答曰："川似三条椽。"公曰："奈一条曲何?"曰："相公为西川节度，尚用一破斗，况穷酒佐杂一曲椽，何足怪哉!"其敏捷类此特多，座客赏叹。其所作诗，稍欺良匠，词意不苟，情尽笔墨，翰苑崇高，辄能攀附，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匪其人而弃其学哉。大和中，卒。有《锦江集》五卷，今传，中多名公赠答云。

姚　合

合，陕州人，宰相崇之曾孙也。以诗闻。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贡举，有夙好，因拔泥涂，郑解榜及第。历武功主簿，富平、万年尉。宝应中，除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为金、杭二州刺史。后召人，拜刑户二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间，李商隐尉弘农，以活囚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合来代简，一见大喜，以风雅之契，即谕使还官，人雅服其义。后仕终秘书监。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洌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也。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所为诗十卷，及选集王维、祖咏等一十八人诗为《极玄集》一卷，《序》称维等皆诗家射雕手也。又摭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撰《诗例》一卷，今并传焉。

李　廓

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勋业，揽辔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困场屋中。作《下第》诗曰："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时流皆称赏，且怜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独孤樟榜进士，调司经局正字，出为鄠县令。累历显官，仕终武宁节度使，政有奇绩。工诗，极绮致。与贾岛相友善。集今传世。

章孝标

孝标，字道正，钱塘人。李绅镇淮东时，春雪，孝标参座席，有诗名，绅命札请赋，唯然，索笔一挥云："六出花飞处处飘，粘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李大称赏，荐于主文。元和十四年礼部侍郎庾承宣下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于长安将归家庆，先寄友人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适见，亟以一绝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孝标惭谢。伤其气宇窘急，终不大用。大和中，尝为山南道

从事，试大理评事。仕终秘书正字。有集一卷，传世。

施肩吾

肩吾，字希圣，睦州人。元和十五年卢储榜进士第后，谢礼部陈侍郎云："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不待除授，即东归，张籍群公吟饯。人皆知有仙风道骨，宁恋人间升斗耶？而少存箕、颍之情，拍浮诗酒，搴擘烟霞。初读书五行俱下，至是授真诠于仙长，遂知逆顺颠倒之法，与上中下精气神三田反覆之义。以洪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风，高蹈于此。题诗曰："重重道气结成神，玉阙金堂逐日新。若数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早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颇述初心，大行于世。著《辨疑论》一卷，《西山传道》、《会真》等记各一卷。述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住，为《三住铭》一卷，及所为诗十卷，自为之序，今传。

袁不约

不约，字还朴，长庆三年郑冠榜进士。大和中，以平判人等调官。有诗传世。

韩　湘

湘，字清夫，愈之侄孙也。长庆三年礼部侍郎王起下进士。落魄不羁，见趣高远，尤耽苦吟。公勉以经学，曰："湘所学，公不知耶？"因赋诗以述志云："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咀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沙。宝鼎存金虎，元田养白鸦。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去看仙葩。"公笑曰："子能夺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为开樽，湘聚土，以盆覆之，噀水，良久，开碧花二朵，花片上有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公甚异怪，未喻其意。曰："他日验之。"告违去。未几，公以谏佛骨事谪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见有人冒风雪从林间来，视乃湘也，再拜马前曰："公忆花上之句乎？"因询其地，即蓝关，嗟叹久之，解鞍酒垆命酌，足成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期衰朽送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赠诗曰："人才为世古来多，如子雄文孰可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萝。"湘笑而不答，献诗别公曰："举世都为名利醉，惟吾来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遂别，竟不知所终。

韩　琮

琮，字成封，长庆四年李群榜进士及第。大中中，仕至湖南观察使。有诗名，多清新

之制，锦不如也。《浐水送别》云："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骆谷晚望》云："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如此等皆喧满人口，余极多，皆称是。集一卷，今传。

韦楚老

楚老，长庆四年中书舍人李宗闵下进士，仕终国子祭酒。工诗，气既淳雄，语亦豪健。众作古乐府居多。《祖龙行》曰："黑云兵气射天裂，壮士朝眠梦冤结。祖龙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随鲍鱼辙。腐肉偷生二千里，伪书先赐扶苏死。墓接骊山土未干，瑞光已向芒砀起。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龙蛇撩乱入咸阳，少帝空随汉家马。"杰制颇多，俱当刮目。今并传。

张　祜

祜，字承吉，南阳人，来寓姑苏。乐高尚，称处士。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然不业程文。元和、长庆间，深为令狐文公器许，镇天平日，自草表荐，以诗三百首献于朝，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谨令缮录，诣光顺门进献，望宜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属元稹号有城府，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大过，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为诗自悼云："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杜牧时为度支使，极相善待，有赠云："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祜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乎？"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绝唱。同时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放行乐，或乖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涯尚义，有《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崖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晚与白乐天日相聚宴谑，乐天讥以"足下新作《忆柘枝》云'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乃一问头耳。"祜曰："鄙薄之诮是也。明公《长恨歌》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又非目莲寻母耶？"一座大笑。初过广陵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于丹阳隐居，人以为谶云。诗一卷，今传。卫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令狐公其庶几，元稹则不然矣。十誉不足，一毁有余，其事业浅深，于此可以观人也。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稹谓祜雕虫琐琐，而稹所为，有不若是耶？忌贤嫉能，迎户而噬，略己而过人者，穿窬之行也。祜能以处士自终其身，声华不借钟鼎，而高

视当代，至今称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岂若彼取容阿附，遗臭之不已者哉。

刘得仁

得仁，公主之子也。长庆间以诗名。五言清莹，独步文场。自开成后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仕，得仁独苦工文。尝立志，必不获科第，不愿儋人之爵也。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投迹幽隐，未尝耿耿。有寄所知诗云："外族帝王是，中朝亲故稀。翻令浮议者，不许九霄蜚。"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及卒，僧栖白吊之曰："思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有诗一卷行于世。

朱庆余

庆余，字可久，以字行，闽中人。宝历二年裴俅榜进士及第，授秘省校书。得张水部诗旨，气平意绝，社中哲匠也。有名当时。集一卷。今传。

杜　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大和二年韦筹榜进士，与厉玄同年。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为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拜侍御史，累迁左补阙，历黄、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尝以从兄悰更历将相，而已困踬不振，怏怏难平。卒年五十，临死自写墓志，多焚所为文章。诗情毫迈，语率惊人。识者以拟杜甫，故称"大杜""小杜"以别之。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妓绝色，牧恣心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箧。后以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为当时第一，宴朝士，以牧风宪，不敢邀。牧因遣讽李使召已，既至，曰："闻有紫云者，妙歌舞，孰是?"即赠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袖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异。大和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

余岁，约以十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结以金币。洎周墀入相，牧上笺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从人，两抱雏矣。赋诗曰："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此其大概一二。凡所牵系，情见于辞。别业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注《孙子》，并传。同时有严恽，字子重，工诗，与牧友善，以《问春》诗得名。昔闻有集，今无之矣。

卷　七

杨　发

发，大和四年礼部侍郎郑澣下第二人及第。工诗，亦当时声韵之伟者。略举一篇，《宿黄花馆》云："孤馆萧条槐叶稀，暮蝉声隔水声微。年年为客路长在，日日送人身未归。何处离鸿迷浦月，谁家愁妇捣寒衣。夜深不卧帘犹卷，数点残萤入户飞。"俱浏亮清新，颇惊凡听。恨其出处事迹不得而知也。有诗传世尚多。

李　远

远，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进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五彩成文。早历下邑，词名卓然。宣宗时，宰相令狐绹进奏拟远杭州刺史，上曰："朕闻远诗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是疏放如此，岂可临郡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以写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观之。"至，果有治声。性简俭，嗜啖凫鸭。贵客经过，无他赠，厚者绿头一双而已。后历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终御史中丞。初牧湓城，求天宝遗物，得秦僧收杨妃袜一裲，珍袭，呈诸好事者。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谈笑永日。群玉话及向赋《黄陵庙诗》，动朝云暮雨之兴，殊亦可怪。远曰："仆自获凌波片玉，软轻香窄，每一见，未尝不在马嵬下也。"遂更相戏笑，各有赋诗。后来颇为法家所短。盖多情少束，亦徒以微辞相感动耳。有诗集一卷，今传。

李敬方

敬方，字中虔，长庆三年郑冠榜进士。大和中，仕为歙州刺史。后坐事，左迁台州刺史。有诗一卷，传世。

许浑

浑，字仲晦，润州丹阳人，圉师之后也。大和六年李珪榜进士，为当涂、太平二县令。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为润州司马。大中三年，拜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尝分司朱方，买田筑室，后抱病退居丁卯涧桥村舍，暇日缀录所作，因以名集。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犹强弩初张，牙浅弦急，俱无留意耳。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早岁尝游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广于霏烟，蹑石桥于悬壁，登陟兼晨，穷览幽胜。朗诵孙绰古赋，傲然有思归之想，志存不朽，再三信宿，彷徨不能去。以王事不果，有负初心。后昼梦登山，有宫阙凌虚，问，曰："此昆仑也。"少顷，远见数人方饮，招浑就坐，暮而罢。一佳人出笺求诗，未成，梦破。后吟曰："晓人瑶台露气清，庭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题余姓名于人间?"遂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矣。"浑才思翩翩，仙子所爱，梦寐求之，一至于此。昔子建赋《洛神》，人以徒闻虚语，以是谓迂诞不信矣。未几遂卒。有诗二卷，今传。

雍陶

陶，字国钧，成都人。工于词赋。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有诗云："贫当多病日，闲过少年时。"大和八年陈宽榜进士及第，一时名辈，咸伟其作。然恃才傲睨，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钦之下第，归三峡，却寄陶诗云："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得诗颇愧赧，遂通向不绝。大中六年，授国子毛诗博士。与贾岛、殷尧藩、无可、徐凝、章孝标友善，以琴樽诗翰相娱，留长安中。大中末，出刺简州，时名益重，自比谢宣城、柳吴兴，国初诸人书奴耳。宾至，必佯佯挫辱。投贽者少得通。秀才冯道明，时称机捷，因罢举请谒，给阍者曰："与太守有故。"陶倒屣，及见，呵责曰："与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冯曰："诵公诗文，室迩人远，何隔平生?"吟陶诗数联，如"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闭门客到常如病，满院花开未是贫。"又"江声秋入峡，雨色夜侵楼"等句。陶多其慕己，厚赠遣之。自负如此。后为雅州刺史，郭外有情尽桥，乃分衿祖别之所。因送客，陶怪之，遂于上立候馆，改名折柳桥，取古乐府《折杨柳》之义。题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呼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甚脍炙当时。竟辞荣，闲居庐岳，养痾傲世，与尘事日冥矣。有《唐志集》五卷，今传。

贾驰

驰，大和九年郑确榜进士。初负才质，蹭蹬名场。来往公卿间，担簦蹑屐，莫伸其

志。尝人关赋诗云："河上微风来，关头树初湿。今朝关城吏，又见孤客人。上国谁与期，西来徒自急。"主司得闻，有怜才之意，遂放第。不甚显宦。诗文俱得美声。后来文士集中，多称贾先辈，其名誉为时所重云。有集传世。

伍 乔

乔，少隐居庐山读书，工为诗，与杜牧之同时擢第。初，乔与张泊少友善，泊仕为翰林学士，眷宠优异，乔时任歙州司马，自伤不调，作诗寄泊，戒去仆曰："俟张游宴，即投之。"泊得缄云："不知何处好销忧，公退携樽即上楼。职事久参侯伯幕，梦魂长达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逶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时谁伴出城游？"泊动容久之，为言于上，召还为考功员外郎，卒官。今有诗二十余篇，传于世。

陈上美

上美，开成元年礼部侍郎高锴放榜第二人登科。以诗鸣当时，间作悉佳制。论其骨格本峭，但少气耳。有集今传。夫矻矻穷经，志在死而不亡者，天道良难，无固必也。或称硕儒，而名偶身丧；或乃颓然，而青编不削。又若以位高金多，心广体胖，而富贵骄人，文称功业黯黯，则未若腐草之有萤也。今群居论古终日，其人既远，骨已朽矣，幸而照灼简牍，未必皆扬雄、班、马之流耳。于兹传中，族匪闻望，官不隆重，俱以一咏争长岁月者亦多，岂曰小道而忽之。设有白璧，人地不满尺，出土无肤寸，虽卞和憧憧往来其间，不失者亦鲜矣。幸不幸之谓也。

李商隐

商隐，字义山，怀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楚善于锴，奖誉甚力，遂擢进士。又中拔萃，楚又奏为集贤校理。楚出，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除待御史。茂元为李德裕党，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来京都，久不调。更依桂林总管郑亚府为判官，后随亚谪循州，三年始回。归穷于宰相绹，绹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谢绝殊不展分。重阳日，因诣厅事，留题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绹见之恻然，乃补太学博士。柳仲郢节度东川，辟为判官。商隐廉介可畏，出为广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赠，商隐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几，入拜检校吏部员外郎。罢，客荥阳，卒。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而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时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秾致相夸。号"三十六体"。

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斯言信哉。初得大名，薄游长安，尚希识面，因投宿逆旅，有众客方酣饮，赋《木兰花》诗就，呼与坐，不知为商隐也。后成一篇云：“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问姓名，大惊称罪。时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待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更生子，名衮师，聪俊。商隐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商隐文自成一格，后学者重之，谓“西昆体”也。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初自号玉溪子。又赋一卷，文一卷，并传于世。

喻凫

凫，昆陵人，开成五年李从实榜进士，仕为乌程县令。有诗名。晚岁变雅，凫亦风靡，专工小巧，高古之气扫地，所畏者务陈言之是去耳。后来才子，皆称“喻先辈”，向慕之情足见也。同时薛莹亦工诗。凫诗一卷，莹诗《洞庭集》一卷，今并传。

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会昌元年，崔岘榜第三人进士。调万年尉。未几，佐河中幕府。崔铉人相，引直宏文馆。历侍御史、尚书郎。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显布衣中，与刘瑑交，而文辞出逢下，常易瑑，及当国，有荐逢知制诰者，瑑猬言先朝以两省官给事、舍人治州县乃得除，逢未试州，不可。乃出为巴州刺史。初及第，与杨收、王铎同年，而逢文艺最优。收辅政，逢有诗云：“谁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衔之，斥为蓬、绵二州刺史。及铎相，逢又赋诗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出岳一毫轻。”铎怒。中外亦鄙逢褊傲。迁秘书监。卒。逢晚年岨峿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呵殿整然，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因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其人辟易。逢天资本高，学力亦赡，故不甚苦思，而自有豪逸之态，第长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浅露俗，盖亦当时所尚，非离群绝俗之诣也。夫道家三宝，其一不敢为天下先。前人者孰肯后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观逢恃才怠傲，耻在喧卑，而喋喋唇齿，亦犹恶醉而强酒也。累摈远方，寸进尺退，至龙钟而自愤不已，盏祸福无不自己求者焉。有《诗集》十卷，又《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今并行。

赵嘏

嘏，字承祐，山阳人。会昌四年郑言榜进士。大中中，仕为渭南尉。一时名士大夫极



称道之。卑宦颇不如意。宣宗雅知其名，因问宰相：“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进来！”读其卷首题秦诗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事寝。嘏尝早秋赋诗曰：“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杜牧之呼为“赵倚楼”，赏叹之也。又初有诗，落句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仕途屹兀，岂其谶也！嘏豪迈爽达，多陪接卿相，出入馆阁，如亲属。然能以书生令远近知重，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有自来矣。命沾仙尉，追踪梅市，亦不恶耳。先嘏家浙西，有美姬溺爱，及计偕，留侍母。会中元游鹤林寺，浙帅窥见悦之，夺归。明年嘏及第，自伤赋诗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帅闻之，殊惨惨，遣介送姬人长安。时嘏方出关，途次横水驿，于马上相遇，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嘏思慕不已，临终日有所见，时方四十余。今有《渭南集》及《编年诗》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今并行于世。

薛　能

能，字太拙，汾州人。会昌六年狄慎思榜登第。大中末，书判入等中选，补盩厔尉。辟太原、陕虢、河阳从事。李福镇滑台，表置观察判官。历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福徙帅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摄嘉州刺史。造朝，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为同州刺史、京兆大尹。出帅感化，入授工部尚书。复节度徐州，徙镇忠武。广明元年，徐军戍溵水，经许，能以军多怀旧，惠馆待于城中。许军惧见袭，大将周岌乘众疑怒，因为乱，逐能据城，自称留后。数日，杀能并屠其家。能治政严察，绝请谒。耽癖于诗，日赋一章为课。性喜凌人，格律卑卑，亦无甚高论。尝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时刘得仁擅雅称，持诗卷造能，能以句谢云：“千首加一首，卷初如卷终。”盖讥其无变体也。量人如此，非厚德君子。晚节尚浮屠，奉法唯谨。资性傲忽，又多佻轻忤世。及为藩镇，每易武吏。尝命其子属櫜鞬，雅拜新进士，或问其故，曰：“渠消弭灾咎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传焉。

李宣古

宣古，字垂后，澧阳人。会昌三年卢肇榜进士。又试中宏辞。工文，极俊，有诗名。性谑浪，多所讥诮。时杜悰尚主，出守澧阳，宣古在馆下，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悰不能忍，忿其戏己，辱之，使卧于泥中，衣冠颠倒。长林公主素惜其才，劝曰：“尚书独不念诸郎学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阳之誉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赋诗，谢曰：“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觱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劳。”杜公赏之。后悰二子

裔休、儒林皆中第，人曰："非母贤待师，不足成其子。"今诸集中往往载其作，有英气，调颇清丽，惜不多见。竟薄命无印绶之誉，落莫自终。弟宣远亦以诗鸣，今传者可数也。

姚　鹄

鹄，字居云，会昌三年礼部尚书王起下进士。多出入当时好士公卿席幕，然吏才文价，俱不甚超。一名仅尔流播，亦多幸矣。诗一卷，今传。

项　斯

斯，字子迁，江东人也。会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进士。始命润州丹徒县尉，卒于任所。开成之际，声价藉甚，特为张水部所知赏，故其诗格颇与水部相类，清妙奇绝。郑少师薰赠诗云："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交结净者，盘礴宇宙，戴藓花冠，披鹤氅，就松阴，枕白石，饮清泉，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余年。晚污一名，殊屈清致。其警联如"病尝山药遍，贫起草堂低。"如"客来因月宿，床势向山移。"《下第》云："独存过江马，强拂看花衣"。《病僧》云："不言身后事，犹坐病中禅。"又"湖山万叠翠，门树一行春。"又"一灯愁里梦，九陌病中春。"如"月明古诗客初到，风度闲门僧未归。"《宫人入道》云："将敲碧落新斋磬，却进昭阳旧赐筝"之类，不一而足，当时盛称。杨敬之祭酒赠诗云："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其名以此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马　戴

戴，字虞臣，华州人。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与项斯、赵嘏同榜，俱有盛名。初应辟佐大同军幕府，与贾岛、许棠唱答。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秋思》一绝曰："万木秋霖后，孤山夕照余。田园无岁计，寒近忆樵渔。"调率如此。后迁国子博士，卒。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优游不迫，沉著痛快，两不相伤，佳作也。早耽幽趣，既乡里当名山，秦川一望，黄埃赤日，增起凌云之操。结茅堂玉女洗头盆下，轩窗甚僻，对悬瀑三十仞，往还多隐人。谁谓白头从宦，俸不医贫，徒兴猿鹤之诮，不能无也。有诗一卷，今传。

孟　迟

迟，字迟之，平昌人。会昌五年易重榜进士。有诗名，尤工绝句，风流妩媚，皆宫商金石之声。情与顾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有诗一卷，行于世。



任蕃

蕃，会昌间人，家江东，多游会稽、苕、霅间。初亦举进士之京，不第。榜罢进谒主司曰："仆本寒乡之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取一第荣父母不得。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藩，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日也？敢从此辞，弹琴自娱，学道自乐耳。"主司惭，欲留不可得。归江湖，专尚声调。去游天台巾子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后复有题诗者，亡其姓名，曰："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才名类是。凡作必使人改视易听，如《洛阳道》云："憧憧洛阳道，尘下生春草。行者岂无家，无人在家老。鸡鸣前结束，争去恐不早。百年路傍尽，白日车中晓。求富江海狭，取贵山岳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想蕃风度，此不足举其梗概。有诗七十七首，为一卷，今传非全文矣。

顾非熊

非熊，姑苏人，况之子也。少俊悟，一览辄能成诵。工吟，扬誉远近。性滑稽好辩，颇杂笑言。凌轹气焰子弟，既犯众怒，挤排者纷然。在举场角艺三十年，屈声破人耳。会昌五年，谏议大夫陈商放榜。初，上洽闻非熊诗价，至是怪其不第，敕有司进所试文章，追榜放令及第。刘得仁贺以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早，须逢圣主知。"授盱眙主簿，不乐拜迎，再厌鞭挞，因弃官归隐。王司马建送诗去："江城柳色海门烟，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当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一时饯别吟赠俱名流。不知所终，或传住茅山十余年，一旦遇异人，相随入深谷，不复出矣。有诗一卷，今行于世。

曹邺

邺，字邺之，桂林人。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雅道甚古。时为舍人韦悫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张温琪榜中第。看榜日，上主司诗云："一辞桂岩猿，九泣都门月。年年孟春至，看花如看雪。"《杏园宴间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又云："匆匆出九衢，童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又云："永持共济心，莫起胡越意。"佳句类此甚多，志特勤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一卷，今传。

郑嵎

嵎，字宾光，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有集一卷，名《津阳门诗》。津阳，即华清宫之

外阙。询求父老，为诗百韵，皆纪明皇时事者也。

刘　驾

驾，字司南，大中六年礼部侍郎崔屿下进士。初与曹邺为友，深相结，俱工古风诗。邺既擢第，不忍先归，待长安中，贺成名，乃同归范蠡故山。时国家复河、湟故地，有归马放牛之象，贺献乐府十章，《序》曰："驾生唐二十八年，获见明天子以德归河、湟，臣得与天下夫妇复为太平人。恨愚且贱，不得拜舞上前，作诗十篇，虽不足贡声宗庙，形容盛德，愿与耕稼陶渔者，歌江湖田野间，亦足自快。"诗奏，上甚悦，累历达官。驾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意尽即止，为时所宗。今集一卷，行于世。

方　干

干，字雄飞，桐庐人。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阒，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徐凝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干有赠凝诗云："把得新诗草里论。"时谓反语为村里老，疑干讥诮，非也。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问浙东，礼邀干至，误三拜，人号为"方三拜"。王公嘉其操，将荐于朝，托吴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中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初李频学干为诗，频及第，诗僧清越贺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犹灌园。"咸通末卒。门人相与论德谋迹。谥曰玄英先生。乐安孙郃等缀其遗诗三百七十余篇，为十卷，王赞论之曰："镘肌涤骨，冰莹霞绚。嘉肴自将，不吮余隽。丽不葩芬，苦不癯棘。当其得志，倏与神会。词若未至，意已独往。"郃亦论曰："其秀也，仙蕊于常花；其鸣也，灵鼍于众响。"观其所述论，不过矣。古黔娄先生死，曾参与门人来吊，问曰："先生终，何以谥?"妻曰："以'康'。"参曰："先生存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生不美，死不荣，何乐而谥为康哉。"妻曰："昔先生国君用为相，辞不受，是有余贵也。君馈粟三十钟，辞不纳，是有余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遑遑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谥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韦布之士，生称高尚，死谥玄英，其梗概大节，庶几乎黔娄者耶!

李　频

频，字得新，睦州寿昌人。少秀悟，长，庐西山。多记览，于诗特工。与同里方干为师友。给事中姚合时称诗颖，频不惮走千里丐其品第，合见，大加奖挹，且爱其标格，即

以女妻之。大中八年，颜标榜擢进士，调秘书郎，为南陵主簿。试判入等，迁武功令。频性耿介，难干以非理。赈饥民，戢豪右，于是京畿多赖，事事可传。懿宗嘉之，赐绯银鱼，擢侍御史。守法不阿，迁都官员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则布条教，以礼治下。时盗所在冲突，惟建赖频以安。未几卒官下，榇随家归，父老相与扶柩哀悼，葬永乐州，为立庙于梨山，岁时祭祠，有灾沴必祷，垂福逮今。频诗虽出晚年，体制多与刘随州相抗，骚严风谨，惨惨逼人。有诗一卷，今行世。

李群玉

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亲友强之赴举，一上即止。裴相公休观察湖南，厚礼延致之郡中，尝勉之曰："处士被褐怀玉，浮云富贵，名高而身不知，神宝宁久弃荒途？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泽臣来京，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篇。休适入相，复论荐。上悦之，敕授弘文馆校书郎。李频使君呼为从兄。归湘中，题诗二妃庙，是暮宿山舍，梦见二女子来曰："儿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徽珮将游于汗漫，愿相从也。"俄而影灭。群玉自是郁郁，岁余而卒。段成式为诗哭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今有诗三卷、后集五卷行世。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仁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知我兮，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茶，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亡极，挹杜兰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故其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已曲尽羁旅坎壈之情。壮心千里，于方寸不扰，亦大难矣。

卷　八

李　郢

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铏榜进士及第。初居余杭，出有山水之兴，人有琴书之娱，疏于驰竞。历为藩镇从事，后拜侍御史。郢工诗，理密辞闲，个个珠玉。其清丽极能写景状怀，每使人竟日不能释卷。与清塞、贾岛最相善。时塞还俗，闻岛寻卒，郢重来钱塘，俱绝音响，感而赋诗曰："却到城中事事伤，惠休还俗贾生亡。谁人收得文章箧，独我重经苔鲜房。一命未沾为逐客，万缘初尽别空王。萧萧竹坞残阳在，叶覆闲阶雪拥墙。"其

它警策率类此。有集一卷，今传。

储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纬榜及第。与顾非熊先生相结好，大得诗名。苦思梦索，所谓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然皆尘外之想。览其所作，及见其人。警联如："绿毛辞世女，白发人壶翁。"又"片水明在野，万花深见人。"又"黄鹤有归语，白云无忌心。"又"蝉鸣月中树，风落客前花。"又"池亭千里月，烟水一封书。"又"鹤语松上月，花明云里春。"又"一酌水边酒，数声花下琴。"又"宿草风悲夜，荒村月吊人。"《哭彭先生》云："空阶鹤恋丹青影，秋雨苔封白石床。"《题闲居》云："鸟啼碧树闲临水，花满青山静掩门"等句，皆区区所当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传。

刘　沧

沧，字蕴灵，鲁国人也。体貌魁梧，尚气节，善饮酒，谈古今令人终日喜听。慷慨怀古，率见于篇。大中八年礼部侍郎郑薰下进士。榜后进谒谢，薰曰："初谓刘君锐志，一第不足取。故人别来三十载，不相知闻，谁渭今白头纷纷矣。"调华原尉。与李频同年。诗极清丽，句法绝同赵嘏、许浑，若出一绚综然。诗一卷，今传。

陈　陶

陶，字嵩伯，鄱阳剑浦人。尝举进士辄下，为诗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颇负壮怀，志远心旷，遂高居不求进达，恣游名山，自称"三教布衣"。大中中，避乱入洪州西山，学神仙咽气有得，出入无间。时严尚书宇牧豫章，慕其清操，尝备斋供，俯就山中，挥谈终日。而欲试之，遣小妓莲花往侍，陶笑不答。莲花赋诗求去曰："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送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陶赋诗赠之云："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宇见诗益嘉贞节。陶金骨已坚，戒行通体，夜必鹤氅，焚香巨石上，鸣金步虚，礼星月，少寐。所止茅屋，风雷汹汹不绝。忽一日不见，惟鼎灶杵臼依然。开宝间，有樵者入深谷，犹见无恙。后不知所终。陶工赋诗，无一点尘气。于晚唐诸人中，最得平淡，要非时流所能企及者。有《文录》十卷，今传于世。

郑　巢

巢，钱塘人。大中间举进士。时姚合号诗宗，为杭州刺史，巢献所业，日游门馆，累陪登览燕集，大得奖重，如门生礼然。体效格法，伏膺无斁，句意且清新。巢性疏野。两



浙湖山寺宇幽胜，多名僧，外学高妙，相与往还酬酢，竟亦不仕而终。有诗一卷，今传。

于武陵

武陵，名邺，以字行，杜曲人也。大中时，尝举进士，不称意，携书与琴，往来商洛、巴蜀间，或隐于卜中，存独醒之意。避地嘿嘿，语不及荣贵，少与时辈交游。尝南来至潇湘，爱汀洲芳草，况是古骚人旧国，风景不殊，欲卜居未果，归老嵩阳别墅。诗多五言，兴趣飘逸多感，每终篇一意，策名当时，集一卷，今传。

来　鹏

鹏，豫章人，家徐孺子亭边，林园自乐，师韩、柳为文。大中、咸通间，才名藉甚。鹏工诗，蓄锐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颇亦忿忿，故多寓意讥讪。当路虽赏清丽，不免忤情，每为所忌。如《金钱花》云："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夏云》云："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偶题》云："可惜青天好雷电，只能惊起懒蛟龙。"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韦岫尚书独赏其才，延待幕中，携以游蜀。又欲纳为婿，不果。是年力荐，夏课卷中献诗有云："一夜绿荷风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岫以为不祥，果失志。时遭广明庚子之乱，鹏避地游荆襄，艰难险阻，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逆旅，主人贤，收葬之。有诗一卷，今传于世。

温庭筠

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孙也。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与柯亭也。"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情绮丽，尤工律赋。每试，押官韵，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一韵一吟而已，场中曰："温八吟"。又谓八叉手成八韵，名"温八叉"。多为邻铺假手。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饮博。后夜尝醉诟狭邪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举进士，数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国书馆中，待遇甚优。时宣宗喜歌《菩萨蛮》，绹假其新撰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绹又尝问玉条脱事，对以出《南华经》，且曰："非僻书，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览古。"又有言曰："中书省内坐将军。"讥绹无学，由是渐疏之。自伤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徐商镇襄阳，辟巡官，不得志，游江东。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试于帘下，恐其潜救。是日不乐，逼暮先请出，仍献启千余言。询之，已占授八人矣。执政鄙其为，留长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于传舍，庭筠不识，傲然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流乎？"又曰："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后谪方城尉，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词曰："孔门以

德行居先，文章为末。尔既早随计吏，宿负雄名，徒夸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诗人争赋诗祖饯，惟纪唐夫擅场，曰：“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唐夫举进士，有词名。庭筠仕终国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汉南真稿》十卷，《握兰集》三卷，《金筌集》十卷，诗集五卷，及《学海》三十卷。又《采茶录》一卷。及著《乾臊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庶乎乾臊之义”等，并传于世。

鱼玄机

玄机，长安人，女道士也。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缛。咸通中及笄，为李亿补阙侍宠。夫人妒，不能容，亿遣隶咸宜观披戴。有怨李诗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与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诗筒往反。复与温庭筠交游，有相寄篇什。尝登崇真观南楼，睹新进士题名，赋诗曰：“云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观其志意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颇赏怜之。时京师诸宫宇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惟以吟咏自遣，玄机杰出，多见酬酢云。有诗集一卷，今传。

邵　谒

谒，韶州翁源县人。少为县厅吏，客至仓卒，令怒其不揹床迎待，逐去。遂截髻著县门上，发愤读书。书堂距县十余里，隐起水心。谒平居如里中儿未着冠者，发鬅髻，野服。苦吟，工古调。咸通七年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乃榜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曰：“前件进士，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辞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仍请申堂，并榜礼部。”已而释褐。后赴官，不知所终。它日，县民祠神者，持帻舞铃，忽自称“邵先辈降”。乡里前辈皆至，作礼问曰：“今者辱来，能强为我赋诗乎?”巫即书一绝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当时别故乡。惆怅不堪回首望，隔溪遥见旧书堂。”词咏凄苦，虽椽笔不逮，乡老中晓声病者，至为感泣咨嗟。今有诗一卷，传于世。

于　溃

溃，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鲁榜进士。患当时作诗者，拘束声律而入轻浮，故作《古风》三十篇以矫弊俗，自号“逸诗”。今一卷，传于世。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于溃、邵谒、刘

驾、曹邺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酞，而乍爽玄酒。所谓清清泠泠，愈病析酲。逃空虚者，闻人足音，不亦快哉。晋处士戴颙春日携斗酒，往树下听黄鹂，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者，岂徒然哉。于数子亦云。

李昌符

昌符，字若梦，咸通四年礼部侍郎萧倣下进士。工诗，在长安与郑谷酬赠，仕终膳部员外郎。尝作《奴婢诗》五十首，有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每般闲物要些些”等句。后为御史劾奏，以为轻薄为文，多妨政务，亏严重之德，唱诽戏之风。谪去，匏系终身。有诗集一卷，行于世。

翁 绶

绶，咸通六年中书舍人李蔚下进士。工诗，多近体，变古乐府，音韵虽响，风骨憔悴，真晚唐之移习也。后亦间关，名不甚显。固知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上，恶能施于后世哉。有诗今传。

汪 遵

遵，宣州泾县人。幼为小吏，昼夜读书良苦，人皆不觉。咸通七年韩衮榜进士。遵初与乡人许棠友善，工为绝句诗，而深自晦密。以家贫难得书，必借于人，彻夜强记，棠实不知。一旦辞役就贡，棠时先在京师，偶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行李索然，棠讯之曰：“汪都何事来?”遵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与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洛中有李相德裕平泉庄，佳景殊胜，李未几坐事贬朱崖，遵过，题诗曰：“平泉风景好高眠，水色岚光满目前。刚欲平它不平事，至今惆怅满南边。”又《过杨相宅》诗云：“倚伏从来事不遥，无何平地起青霄。才到青霄却平地，门对古槐空寂寥。”俱为时人称赏。其余警策称是。有集今传。汪遵，泾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夺誉文苑。家贫借书，以夜继日，古人阅市偷光，殆不过此。昔沟中之断，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当如是耶? 与夫朱门富家，积书万卷，束在高阁，尘暗签轴，蠹落帙帷，网好学之名，欺盲聋之俗，非三变之败，无一展之期，谚曰：“金玉有余，买镇宅书。”呜呼哀哉!

沈 光

光，吴兴人。咸通七年礼部侍郎赵骘下进士。工文章古诗，标致翘楚，大得美称。尝

作《洞庭乐赋》，韦岫见之曰："此乃一片宫商也。"又如《太白酒楼记》等文，皆仪表于世。有诗集及《云梦子》五卷，并传世。光风鉴澄爽，神情俊迈。后仕终侍御史云。

赵　牧

牧，不知何处人。大中、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有俊才，负奇节，遂舍场屋，放浪人间。效李长吉为歌诗，颇涉狂怪，耸动当时。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装染。其余轻巧之词甚多。同时有刘光远，亦慕长吉，凡作体效犹，能埋没意绪。竟不知所终。俱有诗传世。

罗　邺

邺，余杭人也。家赀钜万，父则为盐铁吏，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律诗。时宗人隐、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三罗"。隐雄丽而坦率，邺清致而联绵，虬则区区而已。咸通中，数下第，有诗云："故乡依旧空归去，帝里如同不到来。"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邺适飘蓬湘、浦间，崔素赏其作，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不得志，踉跄北征，赴职单于牙帐。邺去家逾远，万里沙漠，满目谁亲，因兹举事阑珊无成，于邑而卒。邺素有英资，笔端超绝，其气宇亦不在诸人下。初无箕裘之训，顿改门风，崛兴音韵，驰誉当时，非易事也。而跋前疐后，绝域无聊，独奈其命薄何！孔子曰："才难"，信然。有诗集一卷，今传。

胡　曾

曾，长沙人也。咸通中进士。初，再三下第，有诗云："翰苑几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闲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遨历四方，马迹穷岁月，所在必公卿馆谷。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尝为汉南节度从事。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后有拟效者，不逮矣。至于近体律绝等，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居中品，不过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颖脱，痛哉。今《咏史诗》一卷，有咸通中人陈盖注，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生平憎俗子，尚豪侠，虽箪食豆羹，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摅郁郁之气耳。后流寓河、朔间，依乐彦祯为魏博从事，不得众情，以陵傲之，故无所遇。尝有



《老将诗》曰："校猎燕山经几春，雕弓白羽不离身。年来马上浑无力，望见飞鸿指拟人。"此伤其蹇薄无成，时人怜之。后不知所终。山甫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今集一卷、赋二卷，并传。

曹 唐

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唐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唐尝会隐，各论近作。隐曰："闻兄《游仙》之制甚佳，但中联云：'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笑曰："足下《牡丹》诗一联，乃咏女子障，'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于是座客大笑。唐平生志甚激昂，至是薄宦，颇自郁悒，为《病马》诗以自况，警联如："尾盘夜雨红丝脆，头捽秋风白练低。"又云："风吹病骨无骄气，土蚀骢花见卧痕。"又云："饮惊白露泉花冷，吃怕清秋豆叶寒。"皆脍炙人口。忽一日昼梦仙女，莺服花冠，衣如烟雾，倚树吟唐咏天台刘、阮诗，欲相招而去者，唐惊觉，颇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忆之所致也。有诗集二卷，今传于世。人云：有德者或无文，有文者或无德。文德兼备，古今所难。《典论》谓文人相轻，从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矛盾之极，则是非锋起，隙始于毫末，祸大于丘山，前后类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谈，无益无损，每至丧清德，负良友，承轻薄子之名，乏藏疾匿瑕之量。如此，功业未见其超者矣。君子所慎也。

皮日休

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也。隐居鹿门山，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言已天地之间气也。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咸通八年礼部侍郎郑愚下及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时值末年，虎狼放纵，百姓手足无措，上下所行，皆大乱之道，遂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切谬政。有云："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惮也。"又曰："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等，皆有所指云尔。日休性冲泊无营，临难不惧。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毘陵副使，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踢踧欲死，未能劫。令作谶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衷恨必讥己，遂杀之。临刑神色自若，无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乡里，与陆龟蒙交拟金兰，日相赠和。自集所为文十卷，名《文薮》，及诗集一卷，《滑台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并传。夫次韵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见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乐天集

中，稍稍开端。以意相和之法渐废间作。逮日体、龟蒙，则飙流顿盛，犹空谷有声，随响即答。韩偓、吴融以后，守之愈笃，汗漫而无禁也。于是天下翕然，顺下风而趋，至数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敛之不盈握，散之弥八纮，遣意于时间，寄兴于物表，或上下出入，纵横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无拘缚涟漪之忌也。今则限以韵声，莫违次第，得佳韵则杳不相干，岨峿难人；有当事则韵不能强，进退双违。必至窘束长才，牵接非类，求无瑕片玉，千不遇焉，诗家之大弊也。更以言巧称工，夸多斗丽，足见其少雍容之度。然前修有恨其迷途既远，无法以救之矣。

陆龟蒙

龟蒙，字鲁望，姑苏人。幼而聪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属文，尤能谈笑。诗体江、谢，名振全吴。家藏书万卷，无少声色之娱。举进士一不中。尝从张搏游，历湖、苏二州，将辟以自佐。又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吏率官属就见，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论。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涝则与江通，故常患饥。身自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讥其劳，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龟蒙嗜饮茶，置小园顾渚山下，岁人茶租，薄为瓯蚁之费。著书一编，继《茶经》、《茶诀》之后，又判品张又新《水说》为七种。好事者虽惠山、虎丘、松江，不远百里为致之。又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棹鸣榔，太湖三万六千倾，水天一色，直人空明。或往来别浦，所诣小不会意，径往不留。自称"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汉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尝谓即已。后以高士征，不至。苦吟，极清丽。与皮日休为耐久交。中和初，遘疾卒。吴融诔文曰："霏漠漠，淡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今有《笠泽丛书》三卷，《诗编》十卷，赋六卷，并传。

司空图

图，字表圣，河中人也。父舆，大中时为商州刺史。图，咸通十年归仁绍榜进士。主司王凝初典绛州，图时方应举，自别墅到郡上谒，去，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门。后人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公谓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贡，图第四人捷，同年鄙薄者谤曰："此司空图得一名也。"公颇闻，因宴全榜，宣言曰："凝叨忝文柄，今年榜贴，专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名益振。未几，凝为宣歙观察使，辟置幕府。召拜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台劾，左迁光禄寺主簿。卢相携还朝，过陕虢，访图，深爱重，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就属于观察使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遂表为僚佐。携执政，召拜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丁黄巢乱，间关至河中，

僖宗次凤翔，知制诰、中书舍人。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昭宗在华州，召为兵部侍郎，以足疾自乞，听还。图家本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庐，遂隐不出，作亭榭素室，悉画唐兴节士文人像。尝曰："其宦情萧索，百事无能。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遂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伸志，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言涉诡激不常，欲免当时之祸。初以风雨夜得古宝剑，惨淡精灵，尝佩出入。性苦吟，举笔缘兴，几千万篇。自致于绳检之外，豫置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沾醉高歌。客有难者，曰："君何不广耶？生死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岁时祠祷，与闾里父老鼓舞相乐。时寇盗所过齑粉，独不入谷中，知图贤，如古王蠋也。士民依以避难。后闻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呕血数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先撰自为文于濯缨亭一鸣窗，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

僧虚中

虚中，袁州人。少脱俗从佛，虽然读书工吟不缀。居玉笥山二十寒暑，后来游潇湘，与齐己、顾栖蟾为诗友。住湘西宗城寺。长沙马侍中希振敬爱之，每其来，延纳于书阁中。虚中好炙柴火，烧豆煮茶，烟熏彩翠尘暗，去必复饰，初不介意。尝题阁中曰："嘉鱼在深处，幽鸟立多时。"益见赏重。时司空图悬车告老，却扫闭门，天下怀仰。虚中欲造见论交，未果，因归华山人寄诗曰："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稀。有时开御札，特地挂朝衣。岳信僧传去，天香鹤带归。他时周召化，无复更衰微。"图得诗大喜，《言怀》云："十年华岳山前往，只得虚中一首诗。"其见重如此。今有《碧云集》一卷，传于世。顾栖蟾者，亦洞庭人，以声律闻，今不见其作也。

周　繇

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郑昌图榜进士。调福昌县尉。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警联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飞白鸟，官俸请丹砂。"《望海》云："岛间应有国，波外恐无天。"《甘露寺》云："殿锁南朝像，龛禅外国僧。"又"山从平地有，水到远天无。"又"白云连晋阁，碧树尽芜城。"《江州上薛能尚书》云："树翳楼台月，帆飞鼓角风。"又"郡斋多岳客，乡户半渔翁"等句甚多，读之使人竦，诚好手也。落拓杯酒，无荣辱之累，所交游悉一时名公。集今传世。同登第有张演者。工诗，间见一二篇，亦佳作也。尝谓禅家者流，论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为第一义，出有无间。若声闻、辟支、四果，已非正也，况又堕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诗亦然。宗派或殊，风义必合。品则有神妙，体则有古今，才则有圣凡，时则有取舍。自魏晋以降，递至盛唐，大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时变，商其格制，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隐也。经云：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悟门洞开，慧灯深照，顿渐之境，各

天所赋。观于时以诗禅许周繇，为不入于邪见，能致思于妙品，固知其衣冠于裸人之国。昔谓学诗如学仙，此之类欤。

卷 九

崔道融

道融，荆人也，自号“东瓯散人”，与司空图为诗友。出为永嘉宰。工绝句，语意妙甚，如《铜雀妓》云：“歌咽新翻曲，香销旧赐衣。陵园风雨暗，不见六龙归。”《春闺》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满泥。佳人持锦字，无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寒食夜》云：“满地梨花白，风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独贮远乡情”等尚众。谁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人悉推服其风情雅度，犹恨出处未能梗概之也。有《东浮集》十卷，自序云：“乾宁乙卯夏，寓永嘉山斋，收拾草稿，得五百余篇，”今存于世。

聂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进士，与许棠、公乘亿同袍。时兵革多务，不暇铨注，夷中滞长安久，皂裘已弊，黄粮如珠，始得调华阴县尉，之官惟琴书而已。性俭，盖奋身草泽，备尝辛楚，率多伤俗闵时之举，哀稼穑之艰难。适值险阻，进退维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含蓄讽刺，亦有谓焉。古乐府尤得体，皆警省之辞，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其诗一卷，今传。

许 棠

棠，字文化，宣州泾人也。苦于诗文，性僻少合。既久困名场，时马戴佐大同军幕，为词宗，棠往谒之，一见如旧交，留连累月，但从事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客，命使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不喻其来，启缄，即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古人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绝异之姿也。咸通十二年李筠榜进士及第，时及知命，尝曰：“自得一第，稍觉筋骨轻健，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也。”调泾县尉，之官，郑谷送诗曰：“白头新作尉，县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贤尚此风。”后潦倒辞荣。初作《洞庭诗》，脍炙时□，号“许洞庭”，云。今集一卷，传世。



公乘亿

亿，字寿山，咸通十二年进士。善作赋，擅名场屋间，时取进者法之，命中。有赋集十二卷、诗集一卷，今传。

章　碣

碣，钱塘人，孝标之子也。累上著不第，咸通末以篇什称。乾符中，高湘侍郎自长沙携邵安古来京及第，碣恨湘不知己，赋《东都望幸》诗曰："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妍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后竟流落，不知所终。碣有异才，尝草创诗律，于八句中，足字平侧，各从本韵，如"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薄暮天。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逆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自称变体。当时趋风者亦纷纷而起也。今有诗一卷，传于世。

唐彦谦

彦谦，字茂业，并州人也。咸通末举进士及第。中和，王重荣表为河中从事，历节度副使，晋、绛二州刺使。重荣遇害，彦谦贬汉中掾。兴元节度使杨守亮留署判官，寻迁副使，为阆州刺使。卒。彦谦才高负气，毫发逆意，大怒叵禁。博学足艺，尤长于诗，亦其道古心雄，发言不苟，极能用事，如自己出。初师温庭筠，调度逼似，伤多纤丽之词，后变淳雅，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惟彦谦一人而已。自号"鹿门先生"。有诗集，传于世。薛廷珪序云。

林　嵩

嵩，字降臣，长乐人也。乾符二年礼部侍郎崔沆下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工诗善赋，才誉与公乘亿相高，功名之士，翕然而慕之，有诗一卷，赋一卷，传于世。

高　蟾

蟾，河朔间人。乾符三年孔缄榜及第。与郑郎中谷为友，酬赠称"高先辈"。初累举不上，题省墙间曰："冰柱数条搘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论不公，又下第。《上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风怨未开。"意亦指直马怜之。又有"颜色如花命如叶"之句，自况时运蹇窒，马因力荐，明年，李昭知贡，遂擢挂。官至御史中丞。蟾本寒士，

遑遑于一名，十年始就。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亦不受。其胸次磊块诗酒能为消破耳。诗体则气势雄伟，态度谐远，如狂风猛雨之来，物物竦动，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诗集一卷，今传。

高骈

骈，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孙。少闲鞍马弓发，善射，有膂力。更刬锐为文学，与诸儒交，硁硁谈治道。初事朱叔明为府司马，迁侍御史。一日校猎围合，有双雕并飞，骈曰："我后大富贵，当贯之。"遂一发联翩而坠，众大惊，号"落雕御史"。骈为西川节度，筑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以宴间咏风筝云："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明日诏下，移镇渚宫，亦谶之类也。仕至平章事，封渤海郡王。初骈以战讨之勋，累拜节度，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国家倚之。时巢贼日日甚，两京亦陷，大驾蒙尘，遂无勤王之意，包藏祸心，欲便徼幸。帝知之，以王铎代为都统，加侍中。骈失兵柄，攘袂大诟，一旦离势，威望顿尽，方且弃人间事，绝女色，属意神仙。鄱阳离侩吕用之会妖术，役鬼神，及狂人诸葛殷、张守一等相引而进，多为谬悠长年飞化之说，羽衣鹤氅，诡辩风生，骈事之若神。造迎仙楼，高八十尺，日同方士登眺，计鸾笙在云表而下，用之等叱咤风雷，或望空揖拜，言睹仙过，骈辄随之。用之曰："玉皇欲补公真官，吾谪限亦满，必当陪幢节同归上清耳。"其造怪不可胜纪。至以用之、守一、殷等为将，分掌兵将，皆称将军，开府置官属，礼与骈均。卒至叛逆首乱，磔尸道途，死且不悟。裹骈以破毡，与子弟七人，一坎而瘗，名书于唐史叛臣传，亦何足道矣。有诗一卷，今传。大顺中，谢蟠隐为之序。

牛峤

峤，字延峰，陇西人，宰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乾符五年孙偓榜第四人进士，仕历拾遗、补阙一尚书郎。王建镇西川，辟为判官。及伪蜀开国，拜给事中。卒。有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辄效之。"今传于世。

钱珝

珝，吴兴人，起之孙也。乾符六年郑谌榜及第。昭宗时，仕为中书舍人。工诗，有集传于世。

赵光远

光远，丞相隐之犹子也。幼而聪悟。咸能、乾符中称气焰。善为诗。温庭筠、李商隐

辈梯媒之。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邪，著《北里志》，颇述青楼红粉之事，及有诗等传于世。光远等千金之子，厌饫膏粱，仰荫承荣，视若谈笑，骄侈不期而至矣。况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荡，素少闲邪之虑者哉。故辞意多裙裾妖艳之态，无足怪矣。有孙启、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无退让之风。惟卢弼气象稍严，不迁狐惑，如《边庭四时怨》等作，赏音大播，信不偶然。区区凉德，徒曰贵介，不暇录尚多云。

周　朴

朴，字见素，长乐人，嵩山隐君也。工为诗，抒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时诗家称为月锻年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取重当时如此。贯休尤与往还，深为怜才。而朴本无夺名竞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贵，美价益超耳。乾符中，为巢贼所得，以不屈，竟及于祸，远近闻之，莫不流涕。林嵩得其诗百余篇为二卷，僧栖浩序首，今传于世。周朴山林之癯，槁衣粝食，以为黔娄、原宪不殄天物，庶足保身而长年。今则血染缊袍，魂散茅宇，盗跖不仁，竟嚼虎口，天道福善祸淫，果何如哉！古称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杀戮无辜，乱世之道。每读至此，未尝不废书抚髀欷歔也。

罗　隐

隐，字昭谏，钱塘人也。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乾符初举进士，累不第。广明中，遇乱归乡里，时钱尚父镇东南，节钺崇重，隐欲依焉。进谒，投素作，卷首《过夏口》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鏐得之大喜遇，以书辟曰：“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夫子乐为鲁司寇，衹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遂为掌书记。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鏐爱其才，前后赐予无数，陪从不顷刻相背。表迁节度判官、盐铁发运使。未几，奏授著作郎。镠初授镇，命沈崧草表谢，盛言浙西富庶。隐曰：“今浙西焚荡之余，朝臣方切贿赂，表奏，将鹰犬我矣。”镠请隐为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又为贺昭宗改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作者称赏。转司勋郎中。自号“江东生”。魏博节度罗绍威慕其名，推宗人之分，拜为叔父，时亦老矣，尝表荐之。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介僻寡合，不喜军旅。献酬俎豆间，绰绰有余也。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与顾云同谒淮南高骈，骈不礼。骈后为毕将军所杀，隐有延和阁之讥。又以诗投相国郑畋，畋有女

殊丽，喜诗咏，读隐作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由是切慕之。精爽飞越，莫知所从。隐忽来谒，女从帘后窥见迂寝之状，不复念矣。隐精法书，喜笔工苌凤，谓曰：“笔，文章货也。今助子取高价。”即以雁头笺百幅为赠，士大夫踵门问价，一致千金。率多借重如此。所著《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易》戒毋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罗隐以褊急性〔成〕(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以其事业非不五鼎也，学术非不经史也，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凋丧淳才，揄扬秽德，白日能蔽于浮翳，美玉曾玷于青蝇，虽亦未必尽然，是皆阙慎微之豫。阮嗣宗臧否不挂口，欲免其身。如滑稽玩世东方朔之流，又不相类也。

罗　虬

虬，词藻富赡，与族人隐、邺齐名，咸通间称“三罗”，气宇终不逮。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为从事，虬狂宕无检束，时雕阴籍中有妓杜红儿，善歌舞，姿色殊绝，尝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久慕之，至是请红儿歌，赠以缯彩。孝恭以为副戎所贮，从事则非礼，勿令受贶，虬不称意，怒，拂衣起，诘旦，手刃杀之。孝恭以虬激已坐之，顷会赦。虬追其冤，于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艳才德者，作绝句一百首，以比红儿，当时盛传，此外不见有他作。体固凡庸，无大可采。《序》曰：“红儿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妓等。余知红者，择古灼然美色，优劣于章句间。”其卒章云：“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情极哀切。初以白刃相加，今曰“余知红者”，虬实一狂夫也。且拘律之道大爽，姑录为笑谈耳。

崔鲁　或作橹

鲁，广时间举进士。工为杂文，才丽而荡。诗慕杜紫微风范，警句绝多。如《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又“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莲花》云：“何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清香尽日怜。”《山鹊》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嘴香。”又《别题》云：“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等，皆绮制精深，脍炙人口。颇嗜酒，无德，尝醉辱陆肱郎中，旦日惭甚，为诗谢曰：“醉时颠蹶醒时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陆亦谅之。悠悠乱世，竟无所成。鲁诗善于状景咏物，读之如咽冰雪，心爽神怡，能远声病，气象清楚，格调且高，中间别有一种风情，佳作也。诗三百余篇，名《无机集》，今传。

秦韬玉

韬玉，字中明，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少有词藻，工歌吟，恬和浏亮。慕柏耆

为人，然险而好进，谄事大阉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盐铁、保大军节度判官。僖宗幸蜀，从驾。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放榜，特敕赐进士及第，令于二十四人内安排，编入春榜，令孜引擢工部侍郎。韬玉歌诗，每作人必传诵。《贵公子行》云："阶前莎毯绿未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又潇水出道州九疑山中，湘水出桂林海阳山中，经灵渠，至零陵与潇水合，谓之"潇湘"，为永州二水也。清泚一色，高秋八九月，才丈余，浅碧见底。过衡阳，抵长沙，入洞庭。韬玉赋诗云："女娲罗裙长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岚光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由是大知名，号为绝唱。今有《投知小录》三卷，行于世。

郑　谷

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开成中为永州刺史。谷幼颖悟绝伦，七岁能诗。司空侍郎图与史同院，见而奇之，问曰："予诗有病否?"曰："大夫《曲江晚望》云：'村南斜日闲回首，一对鸳鸯落渡头。'此意深矣。"图拊谷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也。"光启三年，右丞柳玭下第进士，授京兆鄠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为都官郎中，诗家称"郑都官"。又尝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鸪"云。未几，告归，退隐仰山书堂，卒于北岩别墅。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与许棠、任涛、张蠙、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号"芳林十哲"。谷多结契山僧，曰："蜀茶似僧，未必皆美，不能舍之。"齐已携诗卷来袁谒谷，《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已不觉投拜，曰："我一字师也。"尝从僖宗登三峰，朝谒之暇，寓于云台道舍，编所作为《云台编》三卷。归编《宜阳集》三卷。及撰《国风正诀》一卷，分六门，摭诗联，注其比为君臣贤否、国家治乱之意。今并传焉。

齐　已

齐已，长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岁颖悟，为大沩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画牛背为小诗。耆夙异之，遂共推挽入戒。风度日改，声价益隆。游江海名山，登岳阳，望洞庭，时秋高水落，君山如黛，唯湘川一条而已。欲吟杳不可得，徘徊久之。来长安数载，遍览终南、条、华之胜。归过豫章，时陈陶近仙去，已留题有云："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至宜春，投诗郑都官云："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曰："善则善矣，一字未安。"经数日，来曰："别扫如何?"谷嘉赏，结为诗友。曹松、方干皆已良契。性放逸，不滞土木形骸，颇任琴樽之好。尝撰《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古人诗联，以类分次，仍别讽、赋、比、兴、雅、颂。又撰《诗格》一卷。又与郑谷、黄损等共定用韵为葫

芦、辘轳、进退等格，并其诗《白莲集》十卷，今传。

崔 涂

涂，字礼山，光启四年郑贻矩榜进士及第。工诗，深造理窟，端能竦动人意，写景状怀，往往宣陶肺腑。亦穷年羁旅，壮岁上巴蜀，老大游陇山。家寄江南，每多离怨之作。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娥》云：“江山非旧主，云雨是前身。”如：“病知新事少，老别故交难。”《孤雁》云：“渚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山寺》云：“夕阳高鸟过，疏雨一钟残。”又：“谷树云埋老，僧窗瀑照寒。”《鹦鹉州》云：“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爱才。”《春夕》云：“胡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陇上》云：“三声戍角边城暮，万里乡心塞草春。”《过峡》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等联，作者于此敛衽。意味俱远，大名不虚。有诗一卷，今传。

喻坦之

坦之，睦州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久寓长安，囊罄，忆渔樵，还居旧山。与李建州频为友。频以诗送归云：“从容心自切，饮水胜衔杯。共在山中住，相随阙下来。修身空有道，取事各无媒。不信升平代，终遗草泽才。”又“彼此无依倚，东西又别离。”盖困于穷蹇，情见于辞矣。同时严维、徐凝、章八元，枌榆相望，前后唱和亦多。诗集今传。

任 涛

涛，筠川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应数举，每败垂成。李常侍骘廉察江西，素闻涛名，取其诗览之，见云：“露抟沙鹤起，人卧钓船流。”大加赏叹曰：“任涛奇才也，何故不成名？会当荐之。”特与放乡里杂役，仍令本贯优礼。时盲俗互有论列，骘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役，岂止一任涛而已哉。”未几，涛逝云，有才无命，大可怜也。诗集今传。

温 宪

宪，庭筠之子也。龙纪元年李瀚榜进士及第，去为山南节度府从事。大著诗名。词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辞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上读表恻然称美，时宰相亦有知者，曰：“父以窜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厌公议，庶几少雪忌才之恨。”上颔之。后迁至郎中，卒。有集文赋等传于世。



李 洞

洞，字才江，雍州人，诸王之孙也。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然洞诗逼真于岛，新奇或过之。时人多诮僻涩，不贵其卓峭，唯吴融赏异。融以大才，八面受敌，新律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联'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麑。'绝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许。洞诗大略，如《终南山》云："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斸竹烟岚冻，偷湫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赠司空图》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忏射雕。"《归日本》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夜》云："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皆伟拔时流者。昭宗时，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帘前献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器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来，寓蜀而卒。初，岛任长江，乃东蜀，塚在其处，郑谷哭洞诗云："得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言死生不相远也。洞尝集岛警句五十联，及唐诸人警句五十联为《诗句图》，自为之序。及所为诗一卷，并传。

吴 融

融，字子华，山阴人。初力学，富辞，调工捷。龙纪元年李瀚榜及进士第。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天复元年元旦，东内反正，既御楼，融最先至，上命于前座跪草十数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皆中旨，大加赏激，进户部侍郎。帝幸凤翔，融不及从，去客阌乡，俄召为翰林承旨，卒。为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集四卷及制诰一卷，并行。

韩 偓

偓，字致尧，京兆人。龙纪元年礼部侍郎赵崇下擢第。天复中，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从昭宗幸凤翔，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尝与崔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论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去之。偓画策称旨，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以属卿。"偓因荐座主御史大夫赵崇，时称能让。李彦弼倨甚，因谮偓漏禁省语，帝怒曰："卿有官属，日夕议事，奈何不欲我见韩学士耶?"帝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卒与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恶之，乃构祸贬濮州司马。帝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偓自号"玉山樵人"。工诗，有集一卷。又作《香奁集》一卷，词多侧艳新巧，又作《金銮密记》

五卷，今并传。

唐　备

备，龙纪元年进士。工古诗，多极讽刺，颇于教化，非浮艳轻斐之作。同时于渎者，共一机轴，大为时流所许。备诗有“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又曰：“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又：“一日天无风，四溟波自息。人心风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别家》云：“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于渎《对花》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来稀，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旧”等诗，发为浇俗，至今人话间，必举以为警戒，足见之矣。余诗多传。

王　驾

驾，字大用，蒲中人，自号“守素先生”。大顺元年杨赞禹榜登第，授校书郎，仕至礼部员外郎。弃官嘉遁于别业，与郑谷、司空图为诗友，才名藉甚。图尝与驾书评诗曰：“国初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思至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复，若清流之贯远。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梦得、杨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则前所谓必推于其类，岂若神跃色扬而已哉。”驾得书，自以誉不虚己。当时价重，乃如此也。今集六卷，行于世。

戴思颜

思颜，大顺元年杨赞禹榜进士及第，与王驾同袍。有诗名，气宇盘礴，每有过人，遂得名家，岂泛然矣。有集今传。

杜荀鹤

荀鹤，字彦之，牧之微子也。牧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妾有妊，出嫁长林乡正杜筠，生荀鹤。早得诗名，尝谒梁王朱会忠，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王以为天泣不祥，命作诗，称意，王喜之。荀鹤寒畯，连败文场，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顺二年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鹤生朝也。王希羽献诗曰：“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记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荀鹤居九华，号“九华山人”。张曙拾遗亦工诗，又同年，尝醉谑曰：“杜十五大荣，而得与曙同年。”荀鹤曰：“是公荣。天下只知有荀鹤，若个知有张五十郎耶?”各大笑而罢。宣州田頵甚重之，常致笺问。梁王立，



荐为翰林学士，迁主客员外郎。颇恃势悔慢缙绅，为文多主箴刺，众怒欲杀之，未得。天祐元年卒。荀鹤苦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丁乱世，殊多忧惋思虑之语，于一觞一咏，变俗为雅，极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与太常博士顾云初隐一山，登第之明年，宁亲相会，云撰集其诗三百余篇，为《唐风集》三卷，且序以为："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芥蒂。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神游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贫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矣。"荀鹤嗜酒，善弹琴，风情雅度，千载犹可想望也。

卷 十

王 焕

焕，大顺二年礼部侍郎裴贽下进士及第。俄自左史拜考功员外郎，同年皆得美除，焕首唱感恩长句，上谢座主裴公，当时甚荣之。后以礼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见《睢阳五老图》。焕工诗，情极婉丽。尝为《惆怅诗》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怀感怨者，以崔氏莺莺、汉武李夫人、陈乐昌主、绿珠、张丽华、王昭君，及苏武、刘、阮辈事成篇，哀伤媚妩，如"谢家池馆花笼月，萧寺房廊竹飐风。夜半酒醒凭槛立，所思多在别离中。"又"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王信画工"等，皆绝唱，喧炙士林。在晚唐诸人中，霄壤不侔矣。有集今传。

徐 寅

寅，莆田人也。大顺三年蒋咏下进士及第。工诗，尝赋《路傍草》云："楚甸秦川万里平，谁教根向路傍生。轻蹄绣毂长相蹋，合是荣时不得荣。"时人知其蹭蹬，后果须鬓交白，始得秘书省正字，竟蓬转客途，不知所终云。有《探龙集》五卷，谓登科射策，如探睡龙之珠也。

张 乔

乔，隐居九华山，池州人也。有高致，十年不窥园以苦学。诗句清雅，迥少其伦。当时东南多才子，如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蠙、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十哲"，俱以韵律驰声。大顺中，京兆府解试，李参军频时主文，试《月中桂》诗，乔云："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遂擅场。其年频以许棠久困场屋，以为首荐。乔与喻坦之复受许下薛尚书知。欲表于朝，以他不果。竟岨峿名途，徒得一进耳。有诗集二卷，

传世。

郑良士

良士，字君梦。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昭宗时，自表献诗五百余篇，敕授补阙而终。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今有《白岩集》十卷传世。旧言诗，或穷人，或达人。达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为，诗何能与？过诗则不揣其本也。

张　鼎

鼎，字台业，景福二年崔胶榜进士。工诗，集一卷，今行。同时赵抟，有爽迈之度，工歌诗。韦霭，亦进而无遇，退而有守者。诗各一卷。及谢蟠隐，云是灵运之远孙，有清才，知天下之将乱，作《杂感诗》一卷。张为，闽中人，离群拔类，工诗，存一卷，及著《唐诗主客图》等，并传于世。

韦　庄

庄，字瑞己，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庄应举时，正黄巢犯阙，兵火交作，遂著《秦妇吟》，有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却重回。"乱定，公卿多讶之，号为"奏妇吟秀才。"乾宁元年苏检榜进士。释褐校书郎。李询宣谕西川，举庄为判官。后王建辟为掌书记。寻征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西江、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虎，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庄自来成都，寻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遂诛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俭，秤薪而爨，数米而饮，达人鄙之。弟蔼，撰庄诗为《浣花集》六卷，及庄尝选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诗为《又玄集》，以续姚合之《极玄》，今并传世。

王贞白

贞白，字有道，信州永丰人也。乾宁二年登第。时榜下物议纷纷，诏翰林学士陆扆于内殿覆试，中选，授校书郎，时登科后七年矣。郑谷以诗赠曰："殿前新进士，阙下校书郎"。初，兰溪僧贯休雅得名，与贞白居去不远而未会，尝寄《御沟诗》，有云："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后会，语及此，休曰："剩一字"。贞白拂袂而去。休曰："此公思

敏，当即来。”休书字于掌心，逡巡，贞白还曰：“‘此中涵帝泽’如何?”休以掌示之，无异所改，遂订深契。后值天王狩于岐，乃退居著书，不复干禄，当时大获芳誉。性恬和，明《易·象》。手编所为诗三百篇及赋、文等，为《灵溪集》七卷，传于世。卒葬家山。贞白学力精赡，笃志于诗，清润典雅，呼吸间两获科甲，自致于青云之上，文价可知矣。深惟存亡取舍之义，进而就禄，退而保身，君子也。梁陶宏景弃官隐居三茅，国事必咨请，称“山中宰相，号贞白。今王公慕其为人而云尔。

张　蠙

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宁二年，赵观文榜进士及第。释褐为校书郎，调栎阳尉，迁犀浦令。伪蜀王建开国，拜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见壁间题：“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爱赏久之，问谁作，左右以蠙对，因给笺，令以诗进，蠙上二百篇，衍尤待重，将召掌制诰，宋光嗣以其轻傲驸马宜疏之，止赐白金千两而已。蠙生而秀颖，幼能为诗，《登单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贫累下第，留滞长安，赋诗云：“月里路从何处上，江边身合几时归？十年九陌寒风夜，梦扫芦花絮客衣。”主司知为非滥成名。余诗皆佳，各有意度，过人远矣。诗集二卷，今传。

翁承赞

承赞，字文尧，乾宁三年礼部侍郎独孤损下第四人进士，又中宏词敕头。承赞工诗，体貌甚伟，且诙谐，名动公侯。唐人应试，每在八月，谚曰：“槐花黄，举士忙。”承赞《咏槐花》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甚为当时传诵。尝奉使来福州，见友僧亚齐，赠诗云：“萧萧风雨建阳溪，溪畔维舟见亚齐。一轴新诗剑潭北，十年旧识华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应笑乘轺青琐客，此时无暇听猿啼。”他诗高妙称是。仕王审知，终谏议大夫。有诗，以兵火散失，尚存百二十余篇，为一卷，秘书郎孙郃为序云。

王　毂

毂，字虚中，宜春人，自号临沂子。以歌诗擅名，长于乐府。未第时尝为《玉树曲》云：“璧月夜，琼树春，莺舌泠泠词调新。当时狎客尽丰禄，直谏犯颜无一人。歌未阕，晋王剑上粘腥血。君臣犹在醉乡中，一面已无陈日月”。大播人口，适有同人为无赖辈殴，毂前救之，曰：“莫无礼！我便是道‘君臣犹在醉乡中’者。”无赖闻之，惭谢而退。毂亦大节士，轻财重义，以乡里所誉。颇不平久困，适生离难间，辞多寄寓比兴之作，无不知

名。乾宁五年羊绍素榜进士，历国子博士，后以郎官致仕。有诗三卷。于是宦达，俱素餐尸位，卖降恐后之徒，毂因撰前代忠臣临老不变图一卷，及《观光集》一卷，并传。

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阳人也。乾宁五年礼部侍郎裴贽下进士。初未第时，道中尝逢一老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布衣，绿眉方口，神仙中人也。如学道，可以冲虚；不尔，垂大名于天下。"未几，兵马振动，大驾幸三峰，文圭携梁王表荐及第。时杨令公行密镇淮阳，奄有宣、浙、扬、汴之间。榛梗既久，文圭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慰判官、记室参军。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荐之。文圭后饰非，遍投启事公卿间，曰："于菟猎食，非求尸璧之珍；爰居避风，不望洪钟之乐。"俄为多言者所发，更由宋、汴驰过，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为诗有《登龙集》、《冥搜集》、《笔耕词》、《冰镂录》、《从军稿》等集，传世。唐季，文体浇离，才调荒秽，稍稍作者，强名曰诗，南郭之竽，苟存于从响，非复盛时之万一也。如王周、刘兼、司马札、苏拯、许琳、李咸用等数人，虽有集相传，皆气卑格下，负鱼目唐突之惭，窃碔砆韫袭之滥，所谓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见之患也。文圭稍人风度，间见奇崛，其殆庶几乎。

李建勋

建勋，字致尧，广陵人，仕南唐为宰相，后罢，出镇临川。未几，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年已八十，志尚散逸，多从仙侣参究玄门。时宋齐丘有道气，在洪州西山，建勋造谒致敬，欲授真果，题诗赠云："春来涨水凉如活，晓出西山势似行。玉洞有人经劫在，携竿步步就长生。"归高安别墅，一夕无病而逝。能文赋诗，琢炼颇工，调既平妥，终少惊人之句也。有《钟山集》二十卷行于世。

褚 载

载，字厚子，家贫，客梁、宋间，困甚，以诗投襄阳节度使邢君牙云："西风昨夜坠红兰，一宿邮亭事万般。无地可耕归不得，有思堪报死何难。流年怕老看将老，百计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诗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君牙怜之，赠绢十匹，荐于郑滑节度使，不行。乾宁五年，礼部侍郎裴贽知贡举，君牙之荐之，遂擢第。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画贽于威，威览之，连见数字触家讳，威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谢以长笺，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威激赏而终不能引拔，后竟流落而卒。集三卷，今传。

吕 岩

岩，字洞宾，京兆人，礼部侍郎吕渭之孙也。咸通初中第，两调县令。更值巢贼，浩然发栖隐之志，携家归终南，自放迹江湖。先是有钟离权，字云房，不知何代何许人，以丧乱避地太白，间入此阁，石壁上得金诰玉箓，深造希夷之旨。常髽髻，衣槲叶，隐见于世。岩既笃志大道，游览名山，至太华，遇云房，知为异人，拜以诗曰："先生去后应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云房许以法器，因为著《灵宝毕法十二科》，悉究性命之旨。坐庐山中数十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真人，乃能驱役神鬼。时移世换，不复返也。与陈图南音响相接，或访其室中。尝白襴角带，卖墨于市，得者皆成黄金。往往遨游洞庭、潇湘、湓浦间，自称"回道士"，时传已蝉蜕矣。有术佩剑，自笑曰："吾仙人，安用剑为？所以断嗔爱烦恼耳。"尝题寺壁曰："三千里外无家客，七百年前云水身。"后书云："唐室进士，今时神仙。足蹑紫雾，却归洞天。"又宿湖州沈东老家，白酒满瓮，瓷意拍浮，临去，以石榴皮画壁间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又尝负局奁于布，为贾尚书淬古镜，归忽不见，留诗云："袖里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又醉饮岳阳楼，俯鉴洞庭，时八月，叶下水清，君山如黛螺，秋风浩荡，遂按玉龙作一弄，清音辽亮，金石可裂。久之，度古柳别去，留诗云："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往来人间，乘虚上下，竟莫能测。至今四百余年，所在留题，不可胜纪。凡遇之者，每去后始觉，悔无及矣。盖其变化无穷，吟咏不已，姑此纪其大概云。

论曰："晋嵇康论神仙非积学所能致，斯言信哉。原其本自天灵，有异凡品，仙风道骨，迥凌云表。历观传记所载，雾隐乎岩巅，霞寓于尘外，崆峒、羡门以下，清流相望，由来尚矣。虽解化一事，似或玄微，正非假房中黄白之小端，从而服食颐养，能尽其道者也。不损上药，愈益下田，熊经鸟伸，纳新吐故，无七情以夺魂魄，无百虑以煎肺肝，庶几指识玄户，引身长年，然后一跃，顿乔、松之逸驭也。今夫指青山首驾，卧白云振衣，纷长往于斯世，遣高风于无穷，及见其人，吾亦愿从之游耳。韩湘控鹤于前，吕岩骖鸾于后，凡其题咏篇什，铿锵振作，皆天成云汉，不假安排，自非咀嚼冰玉，呼吸烟霏，孰能至此。宁好事者为之。多见其不知量也。吴筠、张志和、施肩吾、刘商、陈陶、顾况等，高蹈可数，皆颉颃于玄化中者欤。

卢延让

延让，字子善，范阳人也。有卓绝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进士。朗陵雷满荐辟之，满败，归伪蜀，授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让师许下薛尚书为诗，词意入僻，不竞纤巧，且多健语，下士大笔之。初，吴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时延让布衣，

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弟得延让诗百余篇，融览其警联，如《宿东林》云："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赠元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道》云："云间阔铎骒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又云："树上諏咨批頬鸟，窗间逼驳扣头虫"等，大惊曰："此去人远绝，自无蹈袭，非寻常耳。此子后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对，上曾举其'臂鹰健卒横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一联，虽浅近，然自成一体名家，今则信然矣。"遂厚礼遇，赠给甚多。融雪中寄诗云："永日应无食，终宵必有诗。"后夺科第。多融之力也。今诗一卷，传世。

曹　松

松，字梦征，舒州人也。学贾岛为诗，深入幽境，然无枯淡之癖。尤长启事，不减山公。早未达，尝避乱来栖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频，频卒后，往来一无所遇。光化四年，礼部侍郎杜德祥下，与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同登第，年皆七十余矣，号为"五老榜"。时值新平内难，朝廷以放进士为喜，特授校书郎而卒。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构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然别有一种风味，不沦乎怪也。集三卷，今传。

裴　说

说，工诗，得盛名。天祐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初年窘迫乱离，奔走道路，有诗曰"避乱一身多"，见者悲之。后仕为补阙，终礼部员外郎。为诗足奇思，非意表琢炼不举笔，有岛、洞之风也。弟谐，亦以诗名世。仕终桂岭假官宰。今俱有集，相传。

贯　休

休，字德隐，婺州兰溪人，俗姓姜氏。风骚之外，尤精笔札。荆州成中令问以书法，休勃然曰："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衔之，乃递人黔中，因为《病鹤》诗以见志云："见说气清邪不人，不知尔病自何来?"初，昭宗以武肃钱镠平董昌功，拜镇东军节度使，自称吴越王。休时居灵隐，往投诗贺，中联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肃大喜，然僭侈之心始张，遣谕令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休性躁急，答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裹衣钵，拂袖而去。至蜀，以诗投孟知祥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特特来。"知祥久慕，至是非常尊礼之。及王建僭位，一日游龙华寺，召休坐，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侍，休意在箴戒，因读

《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陵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小忉，然敬事不少怠也。赐号“禅月大师”。后顺寂，敕塔葬丈人山青城峰下。有集三十卷，今传。休一条直气，海内无双，意度高疏，学问丛脞，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虽尚崛奇，每得神助，余人走下风者多矣。昔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后少其比者，前以方支道林不过矣。

张　瀛

瀛，碧之子也。仕广南刘氏，官至曹郎。尝为诗赠琴棋僧云：“我尝听师法一说，波上莲花水中月。不垢不净是色空，无法无空亦无灭。我尝对师禅一观，浪溢鳌头蟾魄满。河沙世界尽空空，一寸寒灰冷灯畔。我又闻师琴一抚，长松唤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铿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师棋一著，山顶坐沉红日脚。阿谁称是国手人，罗浮道士赌却鹤。输却药葫芦，斟下红霞丹，束手不敢争头角。”同列见之曰：“非其父不生是子。”瀛为诗尚气而不怒号，语新意卓，人所不思者，辄能道之。绰绰然见乃父风也。有诗集，今传于世。

沈　彬

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学，属末岁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云阳山数年，归乡里。时南唐李昇镇金陵，旁罗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县起之。彬赴辟，知昇欲取杨氏，因献《画山水诗》云：“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昇览之大喜，授秘书郎。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归，徙居宜春。初经版荡，与韦庄、杜光庭、贯休俱避难在蜀，多见酬酢。彬临终，指葬处示家人窆，果掘得一空塚，有漆灯青荧，圹头立一铜版，篆文曰：“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终未灭，留待沈彬来。”遂窀穸于此。有诗集一卷。传世。彬第二子延瑞，性坦率，豪于觞咏，举动异俗，盛夏附火，严冬单衣，或遇崇山野水，古洞幽坛，竟日不返，时人异之，呼为“沈道者”，士大夫多邀至门馆。一日，邑宰戏问：“何日道成?”廷瑞即留诗曰：“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药苗人不识，体涵仙骨俗争知。”宰惊谢。后浪游四方，或传仙去也。

唐　求

求，隐君也，成都人。值三灵改卜，绝念鼎钟，放旷疏逸，出处悠然，人多不识。方外物表，是所游心也。酷耽吟调，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豪世虑之想。有所得，即将稿捻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短长，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锦江，望而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

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求初未尝示人，至是方竞传，今行于世。后不知所终，江南处士杨夔，亦工诗文，名称杰出如求，今章句多传。

孙　魴

魴，唐末处士也，乐安人。与沈彬、李建勋同时，唱和亦多。魴有《夜坐》诗，为世称玩。建勋尤器待之，日与谈宴，尝匿魴于斋幕中，待沈彬来，乃问曰：“魴《夜坐》诗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炉头之语，何足道哉!”魴从幕中出，诮彬曰：“何讥谤之甚?”彬曰：“‘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谁有此况?”一座大笔。及《金山寺》诗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当时谓骚情风韵，不减张祜云。有诗五卷，今传。

李　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尝第进士，为新涂、淦阳、吉水三县令，仕终水部郎中。孟宾于赏其工吟，绝似方干、贾岛，时复过之。如“暖风医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又“闲花半落处，幽鸟未来时”，又“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又“残阳影里水东注，芳草烟中人独行”，又“闲寻野寺听秋水，寄睡僧窗到夕阳”，又“香入肌肤花洞酒，冷浸魂梦石床云”，又“西园雨过好花尽，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惊人泣鬼之语也。有《碧云集》，今传。

廖　图

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湖南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学士。与同时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俱以文藻知名，赓唱迭和。齐己时寓渚宫，相去图千里，而每诗筒往来不绝，警策极多，必见高致。集二卷，今行于世。时有荆南从事郑淮，亦工诗，与僧尚颜多所酬赠，诗亦传。

孟宾于

宾于，字国仪，连州人。聪敏特异，有乡曲之誉。垂髫时，书所作百篇，名《金鳌集》，献之李若虚侍郎，若虚采猎佳句，记之尺书，使宾于驰诣洛阳，致诸朝达，声誉蔼然，留寓久之。晋天福九年，礼部侍郎符蒙知贡，宾于帘下投诗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得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蒙得诗，以为相见之晚，遂擢第，时已败六举矣。与诗人李昉同年情厚。后，宾于来仕江南李主，调淦阳令，因犯法抵罪当

死，会昉拜翰林学士，闻在缧绁，以诗寄之曰："初携书剑别湘潭，金榜名标第十三。昔日声尘喧洛下，迩来诗价满江南。长为邑令情终屈，纵处曹郎志未甘。莫学冯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为惭。"后主偶见诗，遂释之。迁水部郎中，又知丰城县。兴国中致仕，居玉笥山，年七十余卒。自号"群玉峰叟"。有集今传。

孟 贯

贯，闽中人。为性疏野，不以荣宦为意，喜篇章。周世宗幸广陵，贯时大有诗价，世宗亦闻之，因缮录一卷献上，首篇《书贻谭先生》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世宗不悦曰："朕伐叛吊民，何得有巢、无主之说！"献朕则可，他人则卿必不免。"不复终卷，赐释褐进士。虚名而已。不知其终。有诗集，今传。孟子曰："予之不遇鲁侯，天也。"至唐开元，孟浩然流落帝心，和璧堕地。孟郊之出处梗概苦难，生平薄宦而死。今孟贯坐此诗穷，转喉触讳，非意相干，竟尔埋没，与前贤俱亦相似，命也。孟氏之不遇，一何多耶！

江 为

为，考城人，宋江淹之裔，少帝时，出为建阳吴兴令，因家为郡人焉。为唐末尝举进士，辄不第。工于诗，有"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烟微"等句，脍炙人口。少游白鹿寺，有句："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后主南迁见之曰："此人大是富贵家。"时刘洞、夏宝松就传诗法，为益傲肆，自谓俯拾青紫。乃诣金陵求举，屡黜于有司。怏怏不能已，欲束书亡越，会同谋者上变，按得其状，伏罪。今建阳县西靖安寺，即处士故居，后留题者甚众。有集一卷，今传。

熊 皎

皎，九华山人。唐清泰二年进士。刘景岩节度延安，辟为从事。晋天福中，说景岩归朝，以功擢右谏议，竟坐累黜为上津令。工古律诗，语意俱妙。尝赋《早梅》云："一夜开欲尽，百花犹未知。"甚传赏士林，且知其心迥。今有《屠龙集》、《南金集》合五卷传世，学士陶谷序之。

陈 抟

抟，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炼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僖宗召之，封"清虚处士"，居华山云台观。每闭门独卧，或兼旬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试之，扃

户月余始启，抟方熟寐齁鮯。觉即辞去，赋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还山后，因乘驴游华阴市，见邮传甚急，问知宋祖登基，抟抵掌长笑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宗征赴，戴华阳巾，草屦垂条，与万乘分庭抗礼，赐号"希夷先生"。时居云台四十年，仅及百岁。帝赠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已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真宗复诏，不起，为谢表，略曰："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善从商皓。况性同猿鹤，心若土灰，败荷制服，脱箨裁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屦，苟临轩陛，贻笑圣朝。数行丹诏，徒教彩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咏嘲风月之清，笑傲烟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后凿石室于莲华峰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诗集，今传。如洛阳潘阆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钱塘林逋君复、钜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长，皆从学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诗名。大节详见之《宋史》云。



开天传信记

〔唐〕郑綮 撰

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动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听闻，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薄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筲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

上于藩邸时，每戏游城南韦、杜之间。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一饮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树下。适有书生延上过其家，家贫，止于村妻、一驴而已。上坐未久，书生杀驴拔蒜备馔，酒肉霧霈。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谘议合意，益亲善焉。及韦氏专制，上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也。”上遂纳琚之谋，勘定祸难。累拜为中书侍郎，实预配享焉。

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忧形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耶？”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或讲经义、论理道，间以球猎蒱博。赋诗饮食，欢笑戏谑，未尝怠惰。近古帝王友爱之道，无与比也。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驿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是时，刘晏年八岁，献《东封书》，上览而奇之，命宰相出题，就中书试验。张说、源乾曜等咸宠荐。上以晏间生秀妙，引宴于内殿，纵六宫观看。贵妃坐晏于膝上，亲为画眉总丱髻。宫中人投果遗花者不可胜数也。寻拜晏秘书省正字。

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元崇进曰：“臣闻《大田》诗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臣

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家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师古，用可救时，是朕心也。”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是岁，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缺）百（缺）余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

上将登封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之，谥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档椟，叠石为墓，在封禅坛北一里余。于今在焉。

车驾次华阴，上见岳神数里迎谒。上问左右，莫之见。遂诏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发紫衣，迎候陛下。”上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上至庙，见神櫜鞬，俯伏庭东南大柏树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上见。上加敬礼，命阿马婆致意，而旋降诏，先诣岳，封为金天王，仍上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余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比伦焉。

上为皇孙时，风表瑰异，神采英迈，尝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而惊异之，再三顾曰：“此儿气□，终当为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凉州习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天宝中，上以三河道险束，漕运艰难，乃傍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万人，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三四丈。皆凿坚石，匠人于石得古铁镤，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二字，皆篆文也。上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以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心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犯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

苏瑰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仆杂作。一日，有客诣瑰，候于厅所。颋拥篲趋庭，遗坠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曰：“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而瑰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稍亲之。适有人献瑰兔，悬于廊庑间。



瑰乃召颋咏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瑰大惊奇，骤加礼敬。颋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及上平内难，一夕间制诏络绎，无非颋出，代称小许公也。

上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路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酒食，与之话旧。故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戴，叩乞驻留焉。及车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齐，顾谓左右曰："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诏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骡驴、牛羊、骆驼、猫猴、猪犺四足之类，韦无忝主之。图成，时为三绝焉。

上幸蜀，车驾次剑门。门左右岩壁峭绝，上谓侍臣曰："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因驻跸题诗曰："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其诗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贾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别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 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

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请其名。上笑言："此曲名《紫云回》。"遂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弧矢射之。矢发，龙潜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尝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谏官上言，乃止。

上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识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言之曰："得宝，弘农得宝耶?"于今唱之。得宝之年，遂改天宝也。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舍

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曰："此胡腹中更有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无他物，惟赤心尔。"上以言诚，而益亲善之。

一行将卒，留物一封，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初不谕，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

罗公远多秘术，最善隐形之法。上就公远，虽传授不肯尽其要。上每与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每被宫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压杀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远于路，乘骡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耶?"

万回师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谓，愚而痴，无所知，虽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诚死，日夕涕泣而忧思也。万回顾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也。"父母曰："信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裴糗粮巾之属，悉备之，某将觐焉。"忽一日，朝赍所备，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谓之万回也。居常貌如愚痴，忽有先觉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其车骑，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灭亡之祸及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日夕侍奉，特敕于集贤院图形焉。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待焉。法善居玄真观，尝有朝客数十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忽有人叩门，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谓曰："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美措傲睨而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末席，抗声谈论，援引古人，一席不测，恐耸观之。良久，暂起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语辩如此，岂非魃魅为惑乎？试与诸公避之。"麴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失坠于阶下，化为瓶榼，一座惊慑。遽视其所，乃盈瓶醲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嘉。座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风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宽为河南尹。宽性好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旦夕造谒焉。居一日，宽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宾从，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声，云："一行天师至。"一行入诣作礼，礼寂之足。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顾云："无不可者。"语讫又礼，礼语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语讫，降价入南堂自阖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声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后寂灭度，宽复缞绖。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为缙绅所讥也。宽子谞复为河南尹，素好谈谐，多异笔。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谞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有妇人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猫儿，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猫儿。"谞大笑，判状云："猫儿不识主，傍我搦



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遂纳其猫儿，争者亦哂。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常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

无畏三藏自天竺至，所由引谒，上见而敬信焉。上谓三藏曰：“师自远而来，困倦，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国时，闻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诫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麄易，往往乘醉而喧，秽污细席。宣律颇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扑杀佛子！”宣律方知是神异人也。整衣作礼，投而师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顾视之，乃少年也。宣律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求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加也。上令采蓝田绿玉琢为器上进，簨簴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二金狮子，作拏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扶。其他彩绘缚丽，制作神妙，一时无比也。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于太常正乐库。

上所幸美人，忽梦人邀去。纵酒密会，任饮尽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忽忽。后因从容尽白于上，上曰：“此必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上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求之。异日，于东门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封，上每嘉之。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祈不言之。幡绰讯而进嘲曰：“可怜好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任文树面孔不似猢孙，猢孙强似文树。”上知其赂遗，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宅也。林甫于正堂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丽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必不存焉。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动，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牙钩爪三尺余，以击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中，善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軿送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惟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贺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凑。銮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镂鞍。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掐得女娲瓤，遮莫尔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虽短，伎艺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帝览而奇之，将加贺，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诗，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授以春宫卫上左焉。



北里志

〔唐〕孙棨 撰

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举。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海论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



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舁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天水仙哥

天水仙哥字绛真，住于南曲中，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蕴籍不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声价耳。故右史郑休范尝在席上赠诗曰："严吹如何下太清，玉肌无奈六铢轻。虽知不是流霞酌，愿听雷和瑟一声。"刘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间年郑赍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天水之齿甚长于覃，但闻众誉天水，亦不知其妍丑。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增所购，终无难色。会他日，天水实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缗不已。所由辈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终不至。时有户部府吏李全者，居其里中，能制诸妓。覃闻，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银榼可二斤许。全贪其重赂，径入曲，追天水入兜舆中，相与至宴所。至则蓬头垢面，涕泗交下，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

楚　儿

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锻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娘馆甚稀。每有旧识过其所居，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锻乃亲仁诸裔孙也，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每知，必极笞辱。润娘虽甚痛愤，已而殊不少革。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使郑光业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锻知之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遥视之，甚惊悔，且虑其不任矣。光业明日，特取路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已，持彩笺送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

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马上取笔答之，曰：“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乾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殊不减，始知昨日是蒲鞭。”光业性疏纵，且无畏惮，不拘小节，是以敢驻马报复，仍便送之。闻者为缩颈。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

郑举举

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眷。常有名贤醵宴，辟数妓，举举者预焉。今左谏王致君右貂郑礼臣夕拜孙文府、小天赵为山皆在席。时礼臣初入内庭，矜夸不已，致君以下，倦不能对，甚减欢情。举举知之，乃下筹指礼臣曰：“学士语太多，翰林学士虽甚贵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骘、刘允章、承雍亦尝为之，又岂能增其声价耶?”致君以下皆跃起拜之，喜不自胜致。礼臣因引满自饮，更不复有言。于是极欢，至暮而罢。致君以下各取彩缯遗酬。孙龙光为状元，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杜宁臣、崔勋美、赵延吉、卢文举、李茂勋等数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尽预。故同年卢嗣业诉醵罚钱，致诗于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砚，得志助花钿。徒步求秋赋，持杯给暮馆。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

牙　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故硖州夏侯表中相国少子，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牙娘批颊，伤其面颇甚。翼日，期集于师门，同年多窃视之。表中因厉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颙。”同年皆骇然。裴公俯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今小天赵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谓之郡君。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甚明悟，为山颇惮之。或亲姻中闻为山属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为山自外归，内子谓为山曰：“今日颜色甚悦畅，定应是见郡君也。”为山愕然久之，无言以答，亦终不敢诘其言之所来。

颜令宾

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后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四，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

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谓求赙。送于诸客，甚喜，及闻其言，颇慊之。及卒，将瘗之日，得书数篇，其母拆视之，皆哀挽词也。母怒，掷之于街中，曰："此岂救我朝夕也？"其邻有喜羌竹刘驼驼，聪爽能为曲词。或云尝私于令宾，因取哀词数篇，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是日瘗于青门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驼驼使唱，驼驼尚记其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輀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麇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或询驼驼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驼驼哂曰："大有宋玉在。"诸子皆知私于乐工及邻里之人，极以为耻，递相掩覆。绛真因与诸子争全相谑，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后有与绛真及诸子昵熟者，勤问之，终不言也。

杨妙儿

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本亦为名辈，后老退为假母。居第最宽洁，宾甚翕集。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及应举，自以俊才，期于一战而取，莱儿亦谓之万全。是岁冬，大夸于宾客，指光远为一鸣先辈。及光远下第，京师小子弟。自南院径取道诣莱儿以快之。莱儿正盛饰立于门前以俟榜，小子弟辈马上念诗以谑之曰："尽道莱儿口可凭，一冬夸婿好声名。适来安远门前见，光远何曾解一鸣？"莱儿尚未信，应声嘲答曰："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其敏捷皆此类也。是春莱儿毷氉，久不痊于光远。光远尝以长句诗题莱儿室曰："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莱儿酬之曰："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莱儿乱离前，有阛阓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人颇思之，不得复睹。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杨氏未尝优恤莱儿，因大诟假母，拂衣而去，后假母尝泣诉于他宾。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今相国萧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时，每知闻间为之致宴，必约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儿，既乏丰姿，又拙戏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王团儿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已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怪得清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应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风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肌，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无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刺蹙黄金线几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尚校数行未满，翼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予，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余因谢之曰："甚识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未及答，因授予笔，请和其诗。予题其笺后曰："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览之，因泣不复言，自是情意顿薄。其夏，予东之洛。或醵饮于家，酒酣，数相嘱曰："此欢不知可继否？"因泣下，洎冬初还京，果为豪者主之，不可复见。至春上已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缞麻，北座者遍通麻衣，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因于棚后候其女佣以询之。曰："宣阳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之所主也。"时街使令坤为敬瑄，二缞盖在外艰耳。及下棚，复见女佣。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诘旦诣其里，见能之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能之团红巾掷予曰："宜之诗也。"舒而题诗曰："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予览之，怅然驰回，且不复及其门。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语予："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给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

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犹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每遇宾客，话及此，呜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顷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贵主，许纳别室。于公尚广德公主，宣宗女也，颇有贤淑之誉。从子冒其季父。于公柄国时，颇用事，曾贬振州司户，后改名应举。左揆为力甚切，竟不得。后投迹今左广令孜门，因中第，遂佐十军。先通洛真而纳之，月余不能事。诸媵之间彰其迹，以告贵主，主即出之，亦获数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尽，吏不能给，遂复入曲。携胥一女，亦当时绝色。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郑右史常与诗曰："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犹得横波盼，又怕回筹错指人。"离乱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渥之弟，今改名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之，文远一见，不胜爱慕。时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戏文远，题诗曰："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挂户前。领取嫦娥攀得桂，便从陵谷一时迁。"予题于楣间讫，先回。间两日，文远因同诣南院。文远言前者醉中，题姓字于所诣，非宜也，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文远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约，耸辔而归。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因仓皇而回，遂乃奔窜。因与文远思所题诗，真谶词也。

王苏苏

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阮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后苏苏见王家郎君，辄询："热赶郎在否?"

王莲莲

王莲莲，字沼容，微有风貌，女弟小仙以下数辈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无王衍之嫌。诸妓皆攫金特甚，诣其门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盖无图者矣。



刘泰娘

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细询之，云门前一樗树子，寻遇暮雨，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过其门，恰遇犊车返矣，遂题其舍曰：“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

张住住

张住住者，在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挫姜果之类。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邻有庞佛奴，与之同岁，亦聪警，甚相悦慕。年六七岁，随师于众学中，归则转教住住，私有结发之契。及住住将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陈小凤者，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约其岁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球，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庸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妪为之地，妪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妪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谩寝所以遂平生。既而谓佛奴曰：“子既不能见聘，今且后时矣，随子而奔，两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图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愿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凤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负子矣，而子其可便负我家而辱之乎？子必为我之计。”佛奴许之。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复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时小凤为平康富家，车服甚盛。佛奴庸于徐邸，不能给食。母兄喻之，邻里讥之。住住终不舍佛奴，指阶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轻薄小儿，遇事辄唱，住住诳小凤也，邻里或知之。俄而复值北曲王团儿假女小福为郑九郎主之，而私于曲中盛六子者，及诞一子，荥阳抚之甚厚。曲中唱曰：“张公吃酒李公颠，盛六生儿郑九怜。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久之，小凤因访住住，微闻其唱，疑而未察。其与住住昵者，诘旦告以街中之辞曰：“是日前佛奴雄鸡因避斗，飞上屋，伤足。前曲小铁炉田小福者，卖马街头，遇佛奴父，以为小福所伤，遂殴之。”住住素有口辩，因抚掌曰：“是何庞汉，打他卖马街头田小福，街头唱‘舍下雄鸡失一足，街头小福拉三拳。’且雄鸡失德，是何谓也?”小凤既不审，且不喻，遂无以对。住住因大咍，递呼家人随弄小凤，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

视鸡足且良，遂以生丝缠其鸡足，置街中，召群小儿共变其唱住住之言。小凤复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见鸡跛，又闻改唱，深恨向来误听。乃益市酒肉，复之张舍。一夕宴语甚欢，至旦将归。街中又唱曰："莫将庞大作荍图，庞大皮中的不乾。不怕凤凰当额打，更将鸡脚用筋缠。"小凤闻此唱，不复诣住住。佛奴初庸徐邸，邸将甚怜之，为致职名，竟裨邸将。终以礼聘住住，将连大第。而小凤家事日蹙、复不侔矣。

附　录

胡证尚书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公尝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公潜遣一介求救于胡。胡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胡后到，饮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胡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胡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坐。胡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胡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北里不测堪戒二事

余顷年往长安中，鳏居侨寓，颇有介静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尝辞避，故胜游狎宴，常亦预之。朝中知己，谓余能立于颜生子祚生之间矣。余不达声律，且无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惩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尝闻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击其事，几罹毒手。实昭著本末，垂戒后来，且又焉知当今无之？但不值执金吾曲台之泄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国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状。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令狐博士滈，相君当权日，尚为贡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一旦，忽告以亲戚聚会，乞辍一日，遂去之。滈于邻舍密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瘗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及旦，归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载于明文耳。顷年举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游于一春，近不知谁何启迪？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惑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则鼓洪波遵覆辙者，甚于作俑乎！后之人可以作规者，当力制

乎其所志，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廪也；述误陷，所以警其轻体也；叙宜之，所以怜拯己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诫上姓之容易也；举令宾，所以念蚩蚩者有轻才之高见也；举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让之明心也；引执金吾与曲台，所以裨将来为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裴思谦状元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釭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光业补衮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杨汝士尚书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郑合敬先辈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　撰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衣殿听政，宰臣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从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故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觌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凡十有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能习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与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太子宫中，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其药，喜，尽去左右，独搆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時蛉之际，有神人长丈余，身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而无遗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火，又抉一剂，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见神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说又至，告其详，说降阶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经，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之与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垍，若亲戚昆弟云。芳本张说所引，说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及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答，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之

共决；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书，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士事，以吏部尚书宋璟门下过官。知古心衔之，思有以中之者。时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家君，或招顾请托。知古归，悉以上闻。它日，主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两人皆分司东都矣。其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动崇，而意崇私其子，或为之隐。及闻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从知之?”崇曰：“知古微时，是臣之所慰荐，以至荣达。臣之子愚，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于是明崇不私其子之过，而薄知古之负崇也。上欲斥之，崇为之请曰：“臣有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为幸大矣。而犹为臣逐知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臣矣，非所以俾元化也。”上久乃许之。翌日，以知古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力士语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无不感悦。

萧嵩为相，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陨涕。上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归，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也。”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终，贵全大义，亦国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柑子，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士。有张果者，则天时闻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与使偕至。其所为，变怪不测。又有刑和璞者，善算心术视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恶夭寿。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后召果与坐，密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臣愿得见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终莫能见。上谓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败其中，试饮以堇汁，无苦者乃真奇士也。”会天寒甚，使以汁进果。果遂饮，尽三卮，醇然如醉者，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其齿，已尽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铁如意以击齿，尽堕，而藏之于带。乃于怀中出神药，色微红，傅于堕齿穴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矣，而粲然洁白，上方信其不诬也。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三藏，善召龙致云之术。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无畏奏云：“今旱，数当然耳。召龙兴云，烈风迅雷，适足暴物，不可为也。”上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无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为陈请雨具，而幡幢像设甚备。无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独盛一钵水，

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如龙状，其大类指，赤色，首啖水上，俄复没于钵水中。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出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绝驰而去，还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西岩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风震雷以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驰至矣，衢中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时孟温礼为河南尹，目睹其事。温礼子皞，尝言于臣亡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亦云奉诏致雨，灭火返风，昭昭然遍于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桥有荷泽寺者，即高力士去请咒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于此地造寺，而名荷泽焉。寺今见存

玄宗善八分书，凡命将相，皆先以御札书其名，置案上。会太子入侍，上举金瓯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谁耶？射中，赐尔卮酒。"萧宗拜而称曰："非崔琳、卢从愿乎？"上曰："然。"因举瓯以示之，乃赐卮酒。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将倚为相者数矣，终以宗族繁盛，附托者众，卒不用。

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搆，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第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久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命，无有妓女。上为之动色，顾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嚣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选中。顷者，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讦曰："上始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方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有神人长丈余，介金操剑，谓妾白：'帝命吾与汝作子。'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肃宗验之于烛下，有若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吴操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符。

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幼体弱，皇孙体未舒，负媪惶惑，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非吾儿。"负媪叩头具服。上睨谓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一过其父。"及上起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吴溱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

肃宗为太子时，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兴庆宫，上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朝退，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时天下无事，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

羯胡犯阙，乘传遽以告，上欲迁，幸之，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张乐宫殿中，每尝置之别榻，以黄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假师取弹之。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调》。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出涕，顾侍者曰："谁为此词?"或对曰："宰相李峤。"上曰："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

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十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谓曰："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此乎?"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仅五十载，岂不由斯道乎？

天宝中，兴庆池小龙尝出游宫垣南沟水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及銮舆西幸，龙一夕乘云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将乘舟，有龙翼舟而进。上泫然流涕，顾谓左右曰："此吾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之，于是龙振甲而去。

玄宗于诸昆季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不遑，上顾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

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槅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在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明皇杂录

〔唐〕郑处诲　撰

卷上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得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殁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为谁，使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勅。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

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励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颈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

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璪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璪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璪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璪，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璪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璪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璪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璪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与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漫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旅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藉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瘗。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话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僮瘗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吾子。"裴拜谢而去。

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瘦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且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霅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霅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犹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

唐天后尝朝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命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朱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马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

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

王铁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人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七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准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勖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襁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卷　下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迴。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案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

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为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蒍》。《于蒍》，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人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人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弟也。

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均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各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



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

杨贵妃姊号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镘，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后复归韦氏。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承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骏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屡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视，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

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尝精于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通、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尝不析其详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能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尝闻同堇斟饮之者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也。"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堇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帖，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其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馔，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又奇之。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谴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视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若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

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居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瓌宝”。上寻读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

补 遗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唐天宝中，有孙甑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甑生善铸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杨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家甚殷富，奇一行，不惜金帛，常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徒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

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嗔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太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人，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颔云："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绖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康訔。"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訔，以为上之于訔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訔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訔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篲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

唐玄宗自蜀回，夜栏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

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清华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

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遇公主进食，方列于通衢，乃传呵按辔，行于其间。宫苑小儿数百人奋梃而前，华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与诸公主按舞于万岁楼下。上乘步辇，从复道窥见卫士食毕，以饼相弃水窦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杀之。上方震怒，左右无敢言者。宁王从容请上曰："从复道窥见诸卫士之小过而杀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勤俭爱物，恶弃于地，奈何性命至重，轻于残飧者乎?"上蹶然悟，遽命赦之。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因 话 录

〔唐〕赵璘 撰

卷 一

宫 部

玄宗柳婕妤，生延王玢。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柳氏乃尚书右丞范之女，睦州刺史齐物之妹也。

肃宗在春宫，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有龙见于殿之东梁，玄宗目之，顾问诸王："有所见乎?"皆曰："无之。"问太子，太子俯而未对。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

安禄山入觐，萧宗屡言其不臣之状，玄宗无言。一日，召太子诸王击球，太子潜欲以鞍马伤之。密谓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无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妆。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妆者，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俯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

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问诸从事，皆云；"自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汾阳曰："此事须得柳侍御裁之。"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掌汾阳书记，奉使在京，即以书急召之。既至，汾阳迎笑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君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汾阳曰："正合子仪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衔之首称："驸马都尉郭暧父。"其中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汾阳览之大喜。

其文列于左：

维某年月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伏惟德曜坤灵，明齐月魄，母仪万国，化洽六宫，光辅圣人，赞成阴教，载荣史策，式播讴谣。奄违圣日，上仙灵界，遐迩痛愤，宫闱哀慕。臣幸忝诸亲，男尚贵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钟，姻戚光荣，宗族咸戴。今园陵礼备，祖载及期，臣限守方镇，不获陪侍行宫，瞻望灵驾，不胜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国戚。许申祭礼，超越等夷，古今所绝，独开圣造，无任惶恐铭戴之至。谨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飨！

代宗以郭尚父勋高，兼连姻帝室，常呼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内人往来，必询其门内休戚。尚父二爱姬，尝竞宠争长，互论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娟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赐金帛及簪镮，命宫人载酒以和之。方饮，令选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发，遽引蒲。置觞于席前曰："酒尽不须歌。"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韩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俯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万年捕贼官李镕，使促求访。李尉伫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干事、所由于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使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者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教坊乐工也。上皇时，数登此。每来，鸱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鸱。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鸱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心知圣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闻。敕尽收此辈，却系教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

德宗尝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能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万方，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具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

德宗躬亲庶政，中外除授，无不留神。余伯父自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特授高陵县令。裴尚书武，亦自鄜坊监察宰栎阳。二人同制。后数日，因游苑中，有执役者，上问："何处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为汝拣得一好长官，知否？"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

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裴晋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语左右曰：“裴度终爱我切。”刘遂改授连州。

宪宗知权文公甚真。后权长孺知盐铁福建院，赃污盈积，有司以具狱奏。上曰：“必致极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舆族子。”上曰：“德舆必不合有子弟犯赃，若德舆在，自犯赃，朕且不赦，况其宗从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长流康州。

文宗将有事南郊，礼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赏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文宗欲以韦宣州温为翰林学士。韦以先父遗命，恳辞。上后谓次对官曰：“韦温，朕每欲用之，皆辞诉，又安用韦温?”声色俱厉。户部崔侍郎蠡进曰：“韦温禀其父遗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乱命也。岂谓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乱命而不改者，此则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换塔杪一柱，倾都奔走，皆以为神。上闻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当时匠者，岂亦有神?”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武宗时，李崖州尝面奏处士王龟志业堪为谏官。上曰：“龟是谁子?”对曰：“王起之子。”曰：“凡言处士者，当是山野之人。王龟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无以对。又将赐杜悰之子无逸衣，所司条列数目，其衫色未奉进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赐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难假其服色，但赐青衣无衫可也。”

宣宗朝，两省官对。上曰：“卿等皆朕诤臣，切须各务公道，但无私党。所论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虽直无益。”

大中七年冬，诏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璘时为左补阙，请权御宣政殿。疏奏之明日，闻上谓宰臣曰：“有谏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须罢否?”宰臣魏公謩奏曰：“元年大庆，正殿称贺，亦是常仪，况当无事之时。陛下肆觐百辟，朝廷盛礼，不可废阙。”上曰：“近华州奏，光化贼劫下邽县。又关辅久无雨雪，皆朕之忧。岂谓之无事？须与他罢。假如权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诏，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阳当亏，遂罢之。其后宰相因奏对，以遗补多阙，请更除八人。上曰：“谏官但要职业修举，亦岂在多？只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辈三数人足矣！使朕闻所未闻。”



卷　二

商部上　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寮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闻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无故走马，犯者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杀。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纵横之状，王叱而遣之。明日，对宾僚吁叹者数四。众皆不晓，徐问之，王曰：“某之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奶儿，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掌汾阳书记时，有高堂之庆。王每因军中大宴，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赵夫人板舆至，王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尝谓柳君曰：“子仪早亲戎事，不尽奉养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因呜咽不胜。又曰：“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爨，子仪自捧馔，具供养足矣！”而赵夫人以清素自居，终不一往。

司徒郑真公，每在方镇，崇树公家，陈设器用，无不精备。至于宴犒之事，未尝刻薄。而居常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无日无之，凡是礼物，皆经神虑。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细，俱住招国，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宪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

韩仆射皋为京兆尹，韦相贯之以畿尉趋事。及韦公入相，仆射为吏部尚书，每至中书，韦常异礼，以伸故吏之敬。又仆射为尹时，久旱祈雨，县官读祝文，一心记公之家讳，及称官衔毕，而误呼先相公名，公但惨然，因命重读，亦不之罪。在夏口，尝病小疮，令医傅膏药，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皋实是硬。”竟不以为事，得大贤体矣。初公自贬所量移钱唐，与李庶人不协。后公在鄂州，锜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其后公果移镇浙右焉。自黄门以来，三世传执一笏，经祖父所执，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归则躬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镇南又奏为从事。杜公入相，昭公复掌选。至杜出镇西川，奏宋相申锡为从事。数年，杜以南蛮入寇，贬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诬，谪佐开州。又数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铨衡，三领节镇，皆带府号，为尚书，惟不历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间未尝遇重疾，



异数寿考，为中朝之首焉。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太夫人，尽孝敬之道，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连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辇，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尝以毅颜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优泰者，不知其数。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殁，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虽箱箧刀尺微物，悉手自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闼。又与继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得人之盛，时论居多。

赵郡李氏，三祖之后，元和初，同时各一人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太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诸族罕有。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

大僚睦亲敦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马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国武都公宗闵，士大夫间罕俦。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语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人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

靖安李少师，虽居贵位，不以威重隔物。与宾僚饮宴谭笑，曲尽布衣之叹，不记过失。善饮酒。暑月临水，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尽则重饮。宴散，有人言昨饮大欢者，公曰："今日言欢，则明前之不欢，无论好恶，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太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

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

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刘公为尹，一皆穷治。至有匿军中，名目，自称百姓者。旬朔内，坊市奸偷宿猾，慑气屏迹。余尝与友生入市，市内有一军人，乘醉误突友生驴。过旁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敢近衣

冠耶?”人人似头上各有一刘尹，栗栗惴惧，不敢为非。而与属吏言，未曾伤气，不叱责一官。人常谓府县僚曰：“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游赏，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镇宣武，戎事之隙，以琴书为娱。自造琴，聚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则裁而胶缀；不中者，弃之，故所蓄二琴，殊绝，所谓“响泉”、“韵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筝声，惟二宠妓曰秀奴、七七，皆聪慧善琴，兼筝与歌，时令奏之。自撰琴谱。兵部员外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诗调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尝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旦，不俟外宾。与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处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诗韵，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虽不及见，每闻长属说其风格容仪，真神仙也。又传闻汧公徐夫人虽生二子，中年于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后，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于初。既得君于诸子之中，宝爱悬隔，天人降谪，信不诬矣。在官所得俸禄，付与从子，一不问数，惟给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礼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农公既为传，此不复书。君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君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陕州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

张弘靖三世掌书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杨巨源赠公诗云：“伊陟无闻祖，韦贤不到孙。”时称其能与张家说家门。巨源在元和中，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辍。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生。”其器抱弘达，皆此类。

沈吏部传师，性不流不矫，待物以和。观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公先君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公继世为史官，及出镇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人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尝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公名问已光，又在班列，往往宾客至门，值公方受杖责。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及因对

扬，宪宗正色诘公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打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决，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卷　三

商部下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武都公门下，时以为得人。惜其命运迍厄，不得在抡鉴之地。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笔继业，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澈、堂弟尚书绦，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标雅范，为后来所重。少卿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亦士林之美。

广平程子齐昔范，未举进士日，著《程子中謩》三卷，韩文公一见大称叹。及赴举，言于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下第，大振屈声。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李太师逢吉在相位，见其书，特荐拜左拾遗。竟因李公之累，迍厄而没。其立身贞苦，能清谭乐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与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书证，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镇河中，尚书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昭公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旗过乡关。"州里荣之。余宗侄橹，应进士时，著《乡籍》一篇，大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橹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橹著《乡籍》载之。

杨仆射於陵在考功时，与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座，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

李相公石，是庾尚书承书宣门生。不数年，李任魏博军，因奏事，特赐紫，而庾尚衣

绯，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

李相国武都公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尚书与族孙璟，开成中，同在翰林，时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来，奕世以文学居清列。舍人在名场淹屈，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性喜汲引后进，出其门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

开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员外郎纥干公，崔相国群门生也。公及第日，于相国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及为考官之前，假舍于相国故第，亦于此厅见门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继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头孙河南谷，先于雁门公为丞。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其首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宪宗平荡宿寇，数致太平，正当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勋，为章武佐命，观其辞赋气概，岂得无异日之事乎？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

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阌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缘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惟恐伤人；屋倒阌乡，常侍岂宜问马？”

新野庾倬，贞元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馔以饷其姊。始言所爱小男，以饷之。同官初甚鄙笑，后知之，咸嘉叹。倬生简休。

荥阳郑还古，少有俊才，嗜学，而天性孝友。初家清齐间，遇李师道渐阻王命，扶侍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迫，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也，妇道克备。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藏中物，虽妻之赀玩，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偿博，勿使别为债息，为恶人所陷误也。”弟感其意，为之稍节。有堂弟浪迹好吹觱篥，投许昌军为健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所知之为方镇者，求补他职。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惜也。

刘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尝出师经其本县，欲申桑梓之礼于令，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数筐，将遗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绢一



疋，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是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将校之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启诉于公者。其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作赤烘，羊羔儿作声尽是没益。"公览之而笑，各改署他职。

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其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兴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能，学赡辞逸，诙谐纵辩，盖东方曼倩之俦。与余外祖户曹府君，交契深至。外祖有笺事状，陆君所撰。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记识一复州老僧，是陆僧弟子。常讽其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颔之而去。有顷，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筋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叹。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裴澥为陕府录事参军。李汧公勉除长史充观察，始至官，属吏谒讫。令别召裴录事，坐与之语，面约云："少顷有宴，便请随判官同赴。"及宴，凡三召不至，公极怒。明晨召澥让之曰："某忝公之官长，以素闻公名，兼朝中新友，话公美事，思接从容。故超礼分，面约赴燕，遂累召不来。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细思之，未知谁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宾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过矣，请吾子归所止。"澥既退，汧公遽命驾访之，拜请置在宾席。澥之子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惭，遂特书上考。

崔相国群为华州刺史。郑县陆镇以名与崔公近讳音同，请假。崔视事后，遍问官属，怪镇不在列，左右以回避对。公曰："县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罢不治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瑱。公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省中无陆瑱名也。"其知大体如此。

柳元公善张尚书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去盖下马而拜，张止之不获。他

日张言于元公曰："寿郎相逢，其谦太过。"元公作色不应。久之，张起去。元公谓客曰："张正甫与公绰往还，欲使儿于街中骑马冲公绰耶？此人亦不足与语。"张闻之，拜谢。元公为西川从事，尝纳一姬，同院知之。或征出其妓者，言之数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谦侄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亩，在洛城之东，守道力田以自给，未尝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计百两，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内。临终，其妻李氏，以家贫子幼，身后冻馁为忧。崔屏人，语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记处。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卢郎中来，可告也。"未几，卢赴调，经洛中，吊崔氏之孤讫。李使婢传语曰："新妇有哀迫之事，须面见姑夫。"卢许之。既见，乃述亡夫之意。卢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谨厚者，持金付之。卢遂罢选，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复市南货入洛，为崔孤置田宅，兼为剖分家事，既毕而归。逾年方选。竟未尝言于人，惟密亲有知者。卢君生既字子严，清望重器，为世名臣，信阴德之报也。

有读《萧氏集》，问功曹是谁子孙，及有后否。余应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讳顺之，《齐书》有传。武帝受禅，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阳王，薨谥忠烈。恢生宜丰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将军夙。夙生雅州都督善义。善义生左卫录事参军元恭。元恭生密县主簿旻。旻生杨府功曹讳颖士，字茂挺，门人谥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谅直有功曹之风。时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恃恩奸佞，与张滂不叶。金部恶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以山水自娱，识者甚高之。终于检校仓部郎中。生三子，皆无禄早世，无后。惟次子东，从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县。功曹以其子妻门人柳君讳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拯之。或传功曹为李林甫所召，时在禫制中，谒见，林甫薄之，不复用。萧遂作《伐樱桃树赋》以刺。此盖不与者所诬也。功曹孝爱著于士林，李吏部华称其冒难葬亲，岂有越礼之事？此事且下萧公数等者不为。余尝闻外族长老说，林甫闻功曹名，欲见之，知在艰棘。后闻禫制已毕，令功曹所厚之人导意，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遂许之。林甫出中书至寺，自以宰辅之尊，意谓功曹便于下马处趋见。功曹乃于门内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与宰相故礼，竟不问。后余见今丞相崔公铉，说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孙也。柳夫人聪明强记，且得于其外族，可为实录。

余座主陇西公为台丞，奏今孔尚书温、丞相徐公商为监察。及孔为中丞，陇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朝。而孔徐二公并时为丞相，每宴集，时人以为盛事。亦可太息于宦途也。

唐尚书特，太和六年，尉渭南，为亦兆府试进士官。杜丞相悰时为京兆尹，将托亲知闻等第召公从容，兼命茶酒。及语举人，则趋而下阶，俯伏不对，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数年内皆及第无缺落者，前后莫比。

权实子范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者，事发，笞臀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罚异。权对曰："前吏所取者，名属左军。台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况凭禁军之势耶！彼受贿于此辈，且是知抑豪强，可以末减。后吏则挟台之威，恐吓百姓，杖背全命，犹为至轻。"

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先到台中。三院多张之亲友，为求马价，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权独先署，谓众曰："某向不与张君熟，且闻其在穷丧马，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且一缗何足为轻重？若使小生荐所不知之人，实不从众署状。"

刑部郎中元沛妻刘氏，全白之妹，贤而有文学。著《女仪》一篇，亦曰《直训》。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箓于吴筠先生，精苦寿考。长子固，早有名，官历省郎、刺史、国子司业。次子察，进士及第，累佐使府，后高卧庐山。察之长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进士及第，亦尚灵玄矣。

卷　四

角部　角，为人凡不仕者，皆以此部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田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吕侍郎渭、杨侍郎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祷不获，或请邀致先生。杨公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发弊衣，欣然就辇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黄箓坛场，法具已陈，而天阴晦。弟子请先生祈晴，先生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升坛，天即开霁。尝有村姥，持一碧绢襦来奉先生，先生对众便著之，在坐者窃笑，先生不以介意。杨公尝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先生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旁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使候先生，兼遗银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先生曰："报汝阿本郎，不久即归，勿忧也。"未几，杨果移杭州长史。良逸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记人官位姓名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抚其背曰："尔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良逸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小师"。尝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晨起见一虎在田媪

门外，走以告，媪曰："此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气，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后居九贞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语其故云："于山口见一猛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君，于田君即邻于入室。欧阳曾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君蜕去，蒋次之，欧阳亦逝。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也。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惊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举族悲念。洎水退而归，其婴儿在桑之交枝，无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为名。及长，聪慧简率，真气内充。自元和至大和，为供奉道士，朝野归向。

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

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名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

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进，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各因所业谈论，取本教所业，以符大德之目，此犹近于理。至有号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讹亦甚矣！有似昔岁，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亦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为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

有文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溆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元和中，僧鉴虚本为不知肉味，作僧素无道行。及有罪伏诛，后人遂作鉴虚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为之，置于鉴虚耳。亦犹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乐天，《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也。故其辞多鄙浅。



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垆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甚高洁，好事因说其先师，名彦范，姓刘，虽为沙门，早究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年八十，犹精强，僧行不亏。性颇嗜酒，饮亦未尝及乱。学徒有携壶至者，欣然而受之。每进三数杯，则讲说方锐。所居有小圃，自植茶，为鹿所损，人劝以垣隔之，诸名士悉乐为运石共成。穆兵部贽，事之最谨。尝得美酒，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累石之际，因白师曰："有少好酒，和尚饮否?"彦范笑而倾饮。满似酣，则语穆曰："不用般石，且来听书。"遂与剖析微奥，至多不倦。郑君更征其遗事，僧叹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无前辈之风。"因出一纸，穆兵部与书，倾寒暄之仪极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诱。自居班列，终日尘屑却思。昔岁临清涧，荫长松，接侍座下，获闻微言。未知何时复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岭上云，但驰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仅同婴儿，所饮或如少壮。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实怀忧恋。"其诚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门人姓名，状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当时嗜学事师，可谓至矣。又云，有耆宿僧总持，彦范之友也。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垦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归。若可惜者，则求而积之，召主以付，不至则置于路口，其独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皇崩问之状。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可则前后数逃归，辄为候者所得。蕃帅虽不杀，以皮鞭榜之，凡数百，竟得脱。凡在蕃六年，及归，诣阙自陈，敕付神策军前驰使。未及进用，为军中沙汰，因配在浙东，止得散将而已，竟无官。开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见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时冻损足。视其臂，一字尚存。译云："天子家臣。"可则亦细言河湟可复之状。听其语，犹微染戎音。

谐戏附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上又尝登苑北楼，望渭

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是年满令史。"上问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笑而止。上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坐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

周愿常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辔。路周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尚书选，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江西盐铁留后事，将至。李公戒从事曰："周生好诙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宴。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馔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李公遍问旧时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卖却。李责曰："郎君未官家贫，产业从卖，何至卖及书籍古画？"惆怅之久。复问曰："有一本虞永兴手写《尚书》，此犹在否？"其人惭惧，不敢言卖，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尚书》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谈谐之事，遂问曰："《尚书》何屯？"愿曰："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李公兴怒之意大开，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后，洪之属邑民产一子，有三首，李公览状恶之，久不怿，愿曰："留待长大，令试幞头。"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

京兆庞尹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对举匕筋。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预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

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仲，廉察陕郊。岘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否？"岘初犹俯首颦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卢尚书弘宣，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低头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辩之，皆大笑。

有人说李褒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褒生日，无饷遣，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褒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褒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腻脂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余尝读谢绰宗《拾遗录》云："江夏



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遇狗枷败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此颇与寰、恭相类耳。

衢州视事际，有妇人姓翁，陈牒论田产，称“阿公阿翁在日”，坐客笑之。因征其类。余尝目睹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辅，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卷　五

徵部　徵为事，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皆入此部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诸郎，久次者至此，心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东道，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人人相者，俗谓之“音声树”。祠部呼为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直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钥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柜初成，州戎时为吏部郎中，大书其上，戏作考词状：“当有千有万，忍俊不禁考上下。”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乃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迁向上，则又入推，益为劳屑，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畅适也。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玄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筋，皆绝谈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白杂端曰：“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若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

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所罚，亦悉免。御史历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鞫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两院为戏谑之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哈之曰：“著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篸端。”篸端有罚。殿中已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受除拜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长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立于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门，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大抵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烦却损。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上门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亦曰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寝于此多魇。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及上矣。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尚书休为谏议大夫，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对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或问东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将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后世反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则反害也。燧人钻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后世有咸阳焚烧宫室，三月不绝之毒?”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安知后世有假鬻文字，以市道欺诳时俗之弊？后稷播百谷，安知后世有榷酤闭粜茶盐求利之苦？轩辕制车服戎器，安知后世有华泽靡丽相尚，及穷兵黩武之弊，制宫室，安知后世有甲第别馆，凌云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后世有人金纳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别九州，安知后世有山林川泽之税，开津堰埭之难？周公制嫁娶之礼，安知后世以依炫姻援，而求富贵？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垂五常之教，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盗声华，叨尊显？凡此触类浇讹，流荡纪纲，大坏其本，岂圣人之过耶？其由圣人启之耶？其后世为治者，引而炽之耶？呜呼！马肝之说，余不忍言。所可叹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国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为法，尤可悲也。桀、纣、幽、厉，身遭放弑，常与万世之君，必为龟镜。则伊、周一时公忠，反误后世乱臣贼子；桀、纣、幽、厉，一时淫虐，而有益万世明君矣。善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当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则不任。故使人无弃无滥，天下无一人叹不遇而怀过望之事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传》

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班固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者也。’光武不许馆陶公主子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业之君，国朝列圣，躲亲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视，犹于小官小吏，一赏一罚，重慎如此。况辅弼之臣，岂得容易苟且哉？苻秦入寇，谢安石用其兄子玄为帅以拒之，郗超虽素与不善，闻而叹曰：‘安为重举亲，明也。玄心不负举，才也。’人皆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于淮淝，破苻秦百万之众。郗嘉宾之言，亦可谓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亲，无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无嘉宾之论，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阴贼，妒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名获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能解。召之与宴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无敢滥出入者，竟获其力。”

裴光德垍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执守如此。呜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养待贤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婴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滥讹弊，流荡可忧，不知谁之咎也。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为话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不知叶静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时，有道术者，乃法善也。谈话之误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误甚矣。

又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今人往往说旧云：“准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称令。称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误也。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今之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所任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其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飨君非礼也。”今之方镇刺史入本部，于令长以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

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阶之仪，昧于礼经，遂同僭拟，是不讲贯所致。又小人姑息讹谬相承，亦可笑且叹也。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大僚书，往往呼“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临修宰相书，呼“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遣问严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后人相传云：得织女支机石，持以问君平。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

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右、右台，则宪府未曾有东西台之称。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东都为东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又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门下黄裳。为当致敬，安得辄废？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觋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

有士人退朝，诣其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怿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贤愚，且觉其臭。”友生应曰：“毳褐之臭，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外其间，曾不嫌耻，反讥余与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鸣蒿莱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

下辈不通义理者，使之写文字，甚误。悉同一本，若宦字，多作官。荥字，多作荣，或多误著荧，髭须，多著宾，鬓发。又偏旁只较一点一画，而义全不通，若棹、掉、杨、扬、棒、捧、傅、傅、沐、沭、氏、氐、惟怅、帷帐、赐惕，又锡、锡、埸，若此者众

矣。辨文字者，勿以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庙讳炎，改两火相重。其偏旁言谈字已改为谭，淡改曾澹。其啖字，俗多不定，旧或书餤。餤音谭，《尔雅》训进，本非饭食名。世重饼啖，庖人以意相传。及下俚，凡关食物，偏旁尽从食。又啗字声不同，索前史及诸家并佛经，多作口边敢。其音与著两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韵》，啖字是正也，著两火俗也，并徒敢反，正合作啖不疑矣。啗马即合用啗字，音徒滥反。以义言之，以物自食，谓之啖。以物喂人，谓之啗。又案《汉书·高帝纪》云："使郦食其、陆贾往说，将啗以利。"颜监注曰："啗者本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则改变为徒滥反。今以利诱之，取实为辞也。"颜监讲啗字虽未分明，亦无口傍两火之说。则明是字俗相传，而后人为姓，亦因俗耳。近日书饼啖字，至有食边口边作覃，及口边作詹者，率意而为，其误甚矣。《切韵》是寻常文书，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卷　六

羽　部

南人长林中大树谓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则必神怒致祸。□□乃斧他人之树，为主所诉，官捕而鞫之，当以盗论。其家质田以赂狱吏，鬻衣以备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疮而归，此乃避祸而速祸也。

又有里人为邻巫所惑，而当有灾，宜谢神，乃杀家犊，酿酒，声鼓以祀。时官禁屠牛私酿，法甚峻。又当国忌，不合动乐。并犯三罪，为吏所擒。家长邻保，皆抵重罪，连及数十人，此及禳灾适所以致灾也。其愚如此。

洪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樯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宴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数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将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以名入。至呈伎之际，极为调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失序，人马皆毙于刃下。

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轻此囊，大有好物。"盗在侧闻

之。其夜，杀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开无获，投牒于水。盗为吏所捕，得其状。枢机之发，岂容易哉？此所谓不密而致害也。

进士郑翚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有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电雨，发洪，数家皆陷溺无遗，惟卢氏当中一家无恙。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受业村学，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墓，风雨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惟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力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此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荣达。

卢宾客贞白父曰老彭，有道术，兼号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简辞、弘正、简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节度使，可谓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锴，初举进士，就安邑所居谒之。谓锴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后十余年方得，勿以迟晚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锴至长庆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终庶子。

张昙为汾阳王从事，家尝有怪。召术者问之，言以大祸将至，惟休退则免。昙不之信。又方宴宾，席上见血，有巫者闻之，劝其杜门不纳宾客，屏游宴。昙怒杖之。其后昙言语乖度，公颇衔之。又屡言同列间事，每独候见，多值公方宴宠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门者令通。公谓其以武臣轻忽，益不平之。后因请公去所任吏，遂发怒，囚之以闻，竟毙于杖。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仆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凉公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晨至，惨然。公问其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是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窃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绰，少年豪侠，不拘小节，天宝中，有方士过其家，崔倾财奉之，亦无所望。方士临去，留药一丸为别，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燕蓟之乱，家人避贼，崔在后未去。忽见床下有菌，甚肥鲜，因煮而食之，杂以荤味，自此体腹轻健，至老更无疾病，月中视小字，夜食生彘。元和初犹在，年九十余卒。苏州刺史韦公集中所《赠崔都水诗》者是也。向得灵药，便能正尔服之，当已轻举矣。其次，食所化灵芝，不杂荤茹，又应反颜住世，寿不可量，盖玄中但以有寿无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苏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而相国奇章公带平章事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将相之位，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在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从刑部尚书除观察。明年冬，牛公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书一通示余曰：“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谮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数百，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言大使无恙。弘素与某熟，遂至卧内问之。王曰：‘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时，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常为予说。”

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馔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投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余按《广陵烈士传》曰：“刘隽，字幼节。迁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为吏民所亲。时县有友人相过者，主人欢喜为具，捕犬，因误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杀心，应当伏辜。’隽曰：‘闻许太子至孝，误不尝药，史官书弑君，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今主人与客，本无雠恨，但欢喜为供，有亲爱饮食之意，无伤害之心，不幸而死，当以《周礼》过误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时两杀不辜。’王法者，拘有常例不听。隽曰：‘界有失礼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绶去。”盖与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为之辩耳。

汉州开元寺，有菩萨像。自顶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洁腻可爱，雕琢极工，高数尺，会昌毁寺时，佛像多遭摧折刓缺，惟此不伤丝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宝而置放西廊。余与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从事扬仁赡同谒，扬深于释氏，好古之士也。赡敬弥日，而玄心精识多闻，话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异之，虔心镌刻，殆忘餐寝。有美女常器食给之。其人运思在像，都无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饥渴既逼，兼毒厉匝体，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谢切至，女复来，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尝有记录，因毁寺失其传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长庆中，两京闾巷间相见，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来，文宗俗崇树外戚，而诈称国舅者数辈，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说，果有验矣。

余年小，在江汉，尝与群儿戏。以竹竿为枪，鸟翎饰其上，裂纸为旌旗，作战斗之



像，相向云杀。俄尔立定，又云再杀。不数年，宪宗剪除群寇，蔡、齐二巨猾，相次夷灭，再杀之应也。

太和初，京师有轻薄徒，取贡士姓名，以义理编饰为词，号为“举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涂。是岁潜卒。此近马祸也。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入试食物，兼备晨食，请存偃息以候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流辈多已崇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当时韦氏先期举人，无周方之名者，益闷闷。太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景方居守，尚书族弟也。赴举过陕。尚书时廉察陕郊，诘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无义也。”遂更名周方，滂闻之，极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观察大夫郑常说此事。大夫，即滂之再从弟也。子溥又自说应举时，曾梦看及第榜，榜上但见大书“凤”字。大中元年冬，求解凤翔，偶看本府乡贡士纸之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缑山月闻王子晋吹笙诗，坐侧诸诗，悉有“凤”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郑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询侍郎以中书舍人知举。其登第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会，仓部李郎中蠙时在座，因戏诸进士曰：“今日极盛，蠙与贤座主同年。”时右司李郎中从晦，又在座戏蠙曰：“殊未耳！小生与贤座主同年，如何?”谓郴州柳侍郎也。众皆以为异。是日，数公皆诣宾客。冯尚书审，则又柳公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与坐嗟叹。侍读谏议漳说。

河南孔尹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取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孙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

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当时为大理司直，常叹滞淹。会张沓欲除太常博士，李公云：“郑司直久屈，必请举自代。”旋遇萧赞服阕，且要与官，诸坐遂以萧为博士。前此，有大云寺僧宝锐者，知人休咎。因问之，锐曰：“司直朝官终得，中间且合为数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历作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锐师说事，亦不常中，此又极验者，以阴骘要显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而赵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绣衣之拜矣。一日，偶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问早晚得官，僧曰：

“观君之色，殊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而归。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选，料卿袛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将状来。”公既出，逢裴延龄，进以度支次对。问公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对。延龄愠骂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请得行否？”既见上，奏事毕，因问曰：“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谙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复至，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阁，问云：“卿何心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谙熟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又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不行。蒙却归故林，而赵公薨于相位。后数年，连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眦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馔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之。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又闻动剪刀声。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栉焉有声。先是，谭生请好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甚痛。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坚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谭生立以状报淮南，崔相国复书云：“自发医后，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后数日，而征诏至金陵。嗟夫！向若杨君不遇，谭生不至，公心不断，九日不晴，征诏遽来，归期是切，碍其目疾，位当废矣，安得秉钧入辅，为帝股肱？此数事足验玄助。而公作相之后，谭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唐国史补

〔唐〕李肇 撰

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悚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

卷 上

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这。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

玄宗令张燕公撰《华岳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禅师所作，或云碑之文凿破，乱取之曰："巉巉太华，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见仙掌。"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请去官。"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刘迅著《六说》，以探圣人之旨。惟《说易》不成，行于代者五篇而已。识者伏其精峻。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

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顾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真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愧，不复射虎。

天宝中，天下屡言圣祖见，因以四子列学官，故有伪为《庚桑子》者，其辞鄙俚，非圣贤书。

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张垍、张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独赐珍玩，以夸于均。均笑曰："此乃妇翁与女婿，固非天子赐学士也。"

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立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矣。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及载。

绛州有碑，篆字与古文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而寝处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文是唐初，不载书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谓之"碧落碑"。

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将出。上遽曰："朕与卿戏耳！"遂令曳出，才至门外，产立杖杀之。俄顷有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王积薪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妇曰："诺。"媪曰："第几道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积薪暗记，明日复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

韦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延人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

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

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

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

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

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邱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妆龙驹岛，皆有奇效。

安禄山恩宠浸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

郭汾阳自河阳人，李太尉代领其兵，旧营垒也，旧士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之，精彩皆变。

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

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

肃宗以王屿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传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震至驿，而门扃不启，震乃坏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积资货，以贷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朝廷厚加慰奖，拜震商州刺史。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对山人李唐于便殿，顾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是时张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著论言龟卜可废，可谓深识之士矣。以失节贼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鲁山，极笔于权著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鲁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李赞皇峤，初与李奉宸回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令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越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

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惟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杨氏自杨震号为"关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结，天宝之乱，自汝渍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功。结，天宝中始在商余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玕山，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为"漫郎"。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也。"

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

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宅，延至晏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江左之乱，江阴尉邹待征妻薄氏为盗所掠，密以其夫官告托于村媪，而后死之。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傪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各遣笞臀而释之。

郄昂与韦陟友善，因话国朝宰相。陟曰："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出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此苍遑？"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顼，误云韦安石。"既而又失言。复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触犯三人，举朝嗟叹，惟韦陟遂与之绝。

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

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乃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

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大为一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则卢藏用外甥，不仕，乡里号曰"云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阁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宣示曰："西番频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对，而仓遑颇甚。给事中刘出班抗声曰："敕使反耶？屯兵无数，何不捍寇，而欲胁天子去宗庙！"仗内震声，朝恩大恐骇而退。因罢迁幸之议。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座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独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

柳相初名载，后改名浑，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捡。时路嗣恭初平五岭，元载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宝，是欲为乱，陛下不信，试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诏使至，嗣恭不虑，请待秋凉，以修觐礼。浑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为执政所中。今少迁延，必族灭矣！"嗣恭惧曰："为之奈何?"浑曰："健步追还表缄，公今日过江，宿石头驿乃可。"嗣恭从之。代宗谓载曰："嗣恭不俟驾行矣！"载无以对。

元载，擅权累年。客有为《都卢缘橦歌》，讽其至危之势，载览而泣下。

韩晋公闻径山，以为妖妄，肩舆召至庭中，望其状貌，不觉生敬，乃为设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愿乞一号。"径山曰："功德山。"后闻自杭至润，妇人乞号，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黄三姑者，穷理尽性。时径山有盛名，常倦应接，诉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试取鱼子来咬著，宁有许闹事！"径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四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

熊执易应举，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屡叹息者。问之，乃尧山令樊泽，将赴制举，驴劣不能进。执易乃辍所乘马，并囊中缣帛，悉与泽，以遂其往诘朝，执易乃东归。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

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僮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臾，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闻亲之丧，责其哭踊?"遂令扶出，闻者殒涕。

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及即位，征拜，炎有崖谷，言论持正，对见必为之加敬。岁余，颇倦。卢杞揣知，而阴中之。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曰："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属意于杞，悉听其奏。

五节度讨魏州，王武俊来救，引水以围，官军樵采路绝。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开路，当退军。"武俊曰："我不会诸将讨贼，不利而退，何词以见天子?"遂令决水。官军退三十里，复下军营。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州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人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而问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军逼神麃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壈而终，朝野惜之。

德宗初复宫阙，所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为首，浑侍中次之。

司徒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因问其地名，答曰："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至是果然。

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至发军食，常自负米一石登舟，大将已下皆运，一日之中，积载数万斛，后大修石头五城，召补迎驾子弟，亦招物议也。

张凤翔闻难，尽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钿钗枕镜，列于小厅，将献行在。俄顷后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镒，镒遂与判官由水窦得出，匿村舍中。数日稍定，会镒家僮先知之，走告军中。军中计议迎镒，遂遇害也。

韩晋公自江东入觐，气概杰出。是时刘玄佐在大梁，倔强难制。滉欲必致朝觐，结为兄弟，入拜其亲。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玄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汧公曰：“卢杞何处奸耶?”勉曰：“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

初，马司徒面雪李怀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由此李、马不叶。

李今尝为制将，将军至西川，与张延赏有隙。及延赏大拜，二勋臣在朝，德宗令韩晋公和解之。每宴乐，则宰臣尽在，太常教坊音声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李、马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则执金吾闻奏，俄顷必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矣?”

包佶自为陈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数代不与陈氏为婚媾。”

颜鲁公之在蔡州，再从侄岘家僮银鹿始终随之。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公答曰：“老夫所记，惟诸侯朝觐之礼耳!”临以白刃视之。晏然。尝草遗表，及自为墓志、祭文，以置坐隅。竟遇害于龙兴寺。

李怀光之反，高贞公陷于河中，与吕鸣岳、张延英谋诛之。事泄，二将遇害。怀光执之于庭，辞气不挠。又说怀光子璀，驻军四十七日。时李少保鄘，亦在险中。

窦参之败，给事中窦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闻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遂赐死。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流汗。节帅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复起输斋梵。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惟恐输货不及。乃令官为簿书，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门，曰：“佛汗止矣!”所入盖巨万计，悉以赡军。

德宗幸梁洋，惟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至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多图写之。

马司徒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系祖”也。

张建封，自徐州入觐，为《朝天行》，末句云：“赖有双旌在手中，镆邪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说。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奏曰：“臣不敢学交质罔上。”德宗从之。

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

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

钉，风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内，不能起。院僧迳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连衣为绳，久乃取之下，经宿乃苏。

李丹之弟患风疾，或说乌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酝以曲蘖，戛戛蛇声，数日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之，斯须悉化为水，惟毛发存焉。

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使军将谭弘受、王稹往岭南充使。向至桂林馆，为群乌所噪。王稹以石击之，乌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谭弘受忽病，头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逦相待，或先报我家，令人相接。寻裴中令梦谭弘受言："在道为王稹所杀，掠其钱物，委尸在竹林中。两日内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捶楚优法。旬日，弘受到，知击乌之事，乃是乌鬼报仇也。

韦丹，少在东洛，尝至中桥，见数百人喧集水滨，乃渔者网得大鼋，系之桥柱，引颈四顾，似有求救之状。丹问曰："几千钱可赎?"答曰："五千文。"丹曰："吾只有驴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与之。放鼋水中，徒步而归。后报恩，别有传。

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诚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闻之以为难，竟寝之。

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惟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上知众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则词头送以次人。是时吕渭草敕，皋忧恐问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皋劫之曰："与公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宰相。渭执之，夺其靴笏，恂恂至午后三刻乃止。

贞元中，度支欲砍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

李汶为商州刺史，渭南尉张弘毅过商州，汶意谓必来干我，以请馈食。须臾，吏报弘毅发去矣。汶曰："未尝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请为监察御史。于是弘毅有时望。

韦伦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群从甥侄，候于下马桥，不减百人。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

韩令为宣武军节度使，张正元为邕管经略使，王宗为寿州刺史，皆自试大理评事除拜。本寺移牒醵光寺钱，相次而至，寺监为荣。

贞元十五年，讨吴少诚，始令度支供诸道出界粮。元和十年，又加其数矣。



卷　中

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惟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阳再妆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公独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贞元中，杨氏、穆氏兄弟，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言，杨氏兄弟宾客皆同，穆氏兄弟宾客各殊，以此为优劣。

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拒而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

德宗幸金銮院，问学士郑余庆曰："近日有衣作否?"余庆对曰："无之。"乃赐百缣，令作寒服。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后坐贡院任情，责及前事，乃贬信州刺史。

阎寀为吉州刺史，表请入道，赐名"遗荣"，隶桃源观，朝端盛赋诗以赠之。戎昱诗云："庐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坛。"

国子司业韦聿，皋之兄也，中朝以为戏弄。尝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权相为舍人，以闻望自处，尝语同僚曰："未尝以科第为资。"郑云逵戏曰："更有一人。"遽问："谁?"答曰："韦聿者也。"满座绝倒。

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居，尝有客来求医，误造云逵门。云逵知之，延入与诊候曰："热风颇甚。"客又请药方。云逵曰："某是给事中，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客惊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热风"。或云即刘俛也。

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会冬至，需家致宴挥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并在座焉。儒亮食毕徐出，需细审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师自是呼为"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



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贞元末卒。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监军使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诺。”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复曰：“某有请。”监军曰：“惟。”却请崔膺。合座皆笑，然后得免。

江淮客刘圆，尝谒江州刺史崔沆，称“前拾遗”。沆引坐，徐劝曰：“谏官不可自称，司直、评事可矣。”须臾，他客至，圆抑扬曰：“大理评事刘圆。”沆甚奇之。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乱，得国工康昆仑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内。

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扬子留后徐粲杖杀之。

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

刘澭拔涿州，兵数千归朝，法令齐整，鸡犬无遗。授行秦州刺史，理普润，军中不置更漏，不设音乐，士卒疾者，策杖问之，死者哭之。时人疑其奸雄，后拜节度而卒。

李惠登，自军校授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识惠字，不识登字。”为理清俭，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阖境大化。近代循吏，无如惠登者。

国子监诸馆生，洿杂无良。阳城为司业，以道德训喻，有遗亲三年者，勉之归觐，由是生徒稍变。

自天宝五年置广文馆，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积，主者或盗用之。

李实为司农卿，督责官税。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尝秉笔者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面荐。德宗闻居丧礼，屈指以待。及释服，明日以处士拜拾贵。祐虽工文章，善书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军宴后至，当饮觥酒，军吏误以醋酌。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严暴，发之则死者多矣，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闻者皆感泣，后景略因为之省刑。及景略卒，军中请以为主。自卫佐拜御史中丞，为军使，后至易定节度使。时人呼为“呷醋节帅”。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登惨然曰：“愿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

下不足以独当也。”

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两头置标，号曰：“排公”，以中不中为胜负也。

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曰：“此恶诗，马用进！”时呼为“准敕恶诗”。

司马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姚南仲，滑州苦于监军使薛盈珍，遣部将曹洽奏论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尽言于上，至滋水驿，夜半先杀小使，乃自杀，缄遗表于囊中。

于司空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頔用数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而归，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绫彩，尚衍颔之而已，亦不形言。頔叹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祥”。及于司空頔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郑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韦执谊遽起，延入阁内。珣瑜叹曰：“可以归矣！”遂命驾，不终食而出，自是罢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设食于翰林中，大会诸阉，袖金以赠。明日又至，扬言圣人适于苑中射兔，上马如飞，敢有异议者，腰斩。其日乃丁母忧。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召学士郑细于小殿，令草立储诏。细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宪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启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谋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之记。初，刘辟有心疾，人自外至，辄如吞噬之状。同府崔佐时，体甚肥硕，辟据地而吞，背裂血流。独卢文若至不吞，故后自惑为乱。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锁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惟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

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



洛，匾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迈。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罗浮王先生，人或问：“为政难易?”先生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道否?”先生曰：“直则同。”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沈。每昼夜十二沈，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

旧百官早期，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京辅故老言：每营山陵封辄雨；至少霖淫，亦十余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将化为虎，群众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问苕谿子：“是何谓也?”答曰：“阳极而阴，晦极而明，为雷为电，为雪为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窍者卵，九窍者胎，推迁之变化也。燕雀为蛤，野鸡为蜃，虾蟆为鹑，吞蛹为蛾，蚯蚓为百合，腐草为萤火，乌足之根为蛴螬，久竹生青蜓，田鼠为駕，老狳为猿，陶蒸之变化也。仁而为暴，圣而为狂，雌鸡为雄，男子为女人，为蛇为虎，耗乱之变化也。是必生化而后气化，气化而后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惟道德者穷焉。”

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茯苓千岁为琥魄，琥魄千岁为瑿玉，愈久则愈精也。鹦鸟千岁为鸩，愈老则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鹦鸡，及生可疗之草。

张氏嘉贞生延赏，延赏生弘靖。国朝已来，祖孙三代为相，惟此一家。弘靖既拜，荐韩皋自代。韩氏休生滉，滉生皋，二代为相，一为左仆射，终不登廊庙。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苗夫人，其父太师也，其舅张河东也，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近代衣冠妇人之贵，无如此者。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锜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铦锜之从父兄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量其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闻而愍之，薄贬而已。

裴相垍尝应宏词，崔枢考不中第。及为相，擢枢为礼部侍郎，笑而谓曰：“此报德也。”枢惶恐欲坠阶，又笑曰：“此言戏耳!”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中大尹，二员少尹。"时人谓之善对。

独狐郁，权相子婿，历掌内职纶诏，有美名。宪宗尝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

韦相贯之，为尚书右丞，入内，僧广宣赞门曰："窃闻阁下不久拜相。"贯之叱曰："安得不轨之言！"命纸草奏，僧恐惧走出。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尝抱终身之戚。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儿。"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来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庙，日夜悲泣。忽睹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后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询之。"羔号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岁余，指其邱垅，因得归葬。羔至工部尚书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雠，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雠"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垍当国，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江淮海味，无堪道路扰人，并其类数十条上。后欲用戣，上不记名，问裴晋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岭南节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子女皆为嫁之。

李逊为衢州刺史，以侯高试守县令。高策杖入府，以议百姓，亦近代所难也。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上为之启齿。

郑阳武，常言欲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玄义之有庄周，犹禅律之有维摩诘，欲图画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经》，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一卷，故得物议所嗤。

陈谏者，市人，强记。忽遇染人岁籍，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不忘。

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有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逢笑曰："适有人走马呼医，立可待否？"

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

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绝千匹。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锁。守陴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山积，有旧客诫锷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教，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请问其目？”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张圆者，韩弘旧吏。初，弘秉节，事无大小委之。后乃奏贬，圆多怨言，乃量移，诱至汴州，极欢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杀之，尽收所赂而还。

于頔任高洪，苛刻剥下，一道苦之。小将陈仪，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群胥奔溃。洪走案库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惟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贼张晏辈。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捍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议谥，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曰：“吉甫议信不著，又兴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谥。”其子上诉，乃贬仲方。

李载者，燕代豪杰，常臂鹰携妓以猎，旁若无人。方伯为之前席，终不肯任。载生栖筠，为御史大夫，磊落可观，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国八年，柔而多智。公惭卿，卿惭长，近之矣。吉甫生德裕，为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真无党。

李司空愬之讨吴元济也，破新栅，擒贼将李祐，将斩而后免之，解衣辍食，与祐卧起帐中半岁，推之肝胆，然后授以精甲，使为先锋。虽祐妻子在贼中，愬不疑也。夜冒风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缚元济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皆四月晦，谈者为异。及元和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岂偶然耳！

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城中言鉴虚煮羊胛，传以为法。

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承之。御史中丞孟简案鞫旬月，乃得而进。宪宗召市人估其价直，或云：“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

也。”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郝玼镇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惧。宪宗召欲授钺，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为盩厔镇将，清苦肃下，有军士犯禁，杖而枷之，约曰：“百日而脱。未及百日而脱者有三：我死则脱，尔死则脱，天子之命则脱。非此，臂可折，约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上御通化门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公主驻车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将命出幕，答拜而退。

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

田令既为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与之举哀，而授魏博节度。布乃尽出妓乐，舍鹰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发而入。后知力不可报，密为遗表，伏剑而终。

韦山甫，以石流黄济人嗜欲，故其术大行，多有暴风死者。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箓。”以为神仙之俦。长庆二年，卒于余干。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无小异于人者。”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主从之。僧每食毕，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椓其间，未逾月，阁柱悉正。

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数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彦伯自言医道将行，时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少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皆饮之而去。翌日，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人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其后有奴告其谬妄，所输面乃常麦，非白麦也。群从诸宅，一时暴热皆发。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坊曲必有大署其门，以烙黄为业者。灞浐水中，常有昼至暮去者，谓之“浸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茶为之也。

凡射知雉兔头脚之法，云：先以加其头，次减其脚，以见脚除头，以本头除脚。飞者



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为牖，东为户。故今语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当户。"

或说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鞫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尔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二子喉而去。

卷 下

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德宗朝，则崔太傅尚用，杨崖州尚文，张凤翔尚学，韩晋公尚断，乃一时之风采。其后贞元末年，得高贞公郢门下，亦足坐镇风俗。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问疾，有司就私第设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外郎、御史、遗补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惟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两省谑起居郎为"螭头"，以其立近石螭也。中书、门下官并于西省上事，以便礼仪。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并廊参。

长庆初，上以刑法为重，每有司断大狱，又令中书舍人一员，参酌而出之。百司呼为"参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仆射上，宰相皆送，监察御史捧案，员外郎捧笔，殿中侍御史押门，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事主，仪注太重，元和已后，悉去旧仪，惟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故房梁公言李纬好髭须，崔日知有望省楼，张曲江论牛仙

客，皆其事也。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自是杨于陵任尚书，其子嗣复立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数家。

自开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卖之。"于是放选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裴仆射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东市西街。时人以为盛事。

长庆初，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亦速毕也。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举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紫县。既罢又集，乃尉两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历试。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下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贞元已后，方有使额也。

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惟下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乃出官。

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军紫"。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惟刑部郎官得终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崔薳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奏，立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军也。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券。

元和中，元稹为监察御史，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因为定制。

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知匦使、宫苑使、闲厩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监察使、馆驿使、监仓使、左右街使；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蕃使、防御使、经略使、镇遏使、招讨使、榷盐使、水陆运使、营田使、给纳使、监牧使、长春宫使、团练司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复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籴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

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燕公、曲江、太尉、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兖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颜鲁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二人连言者，岐薛、姚宋、燕许、元王、常杨、萧李；又有罗钳吉网，员推韦状。又有四夔、四凶。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常手写九经，以谓"读书不如写书。"

熊执易类《九经》之义，为《化统》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献，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写进，其妻薛氏虑坠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贞公郢之子也。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年七岁，读书至《牧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年二十三，为京兆府参军，卒。

董和，究天地阴阳历律之学，著《通乾论》十五卷成。至荆南，节度裴胄之问，董生



言曰："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楚僧灵，律行高洁，而能为文。吴僧皎然，亦名昼，盛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遗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坐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以还，各得其风韵。

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同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

近代有造谤而著书，《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皆文之妖也。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张睢阳、元鲁山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成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至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犹以广文生登第，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由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草，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将军裴冀曰："若使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

崔元翰为杨崖州所知，欲拜补阙，恳曰："愿得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亦不晓呈试，故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侍郎曰："若试《白云起封中赋》，傲请退。"侍郎为其所中，愕然换其题。是岁二崔俱捷。

熊执易通于《易》理，会建中四年试《易》、《知险阻》论，执易端坐剖析，倾动瑒中，乃一举而捷。

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

宋沇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沇乃考钟律而得之。

李汧公，雅好琴，常断桐，又取漆桶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京师人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张相弘靖，少时夜会名客，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商则商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

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而善歌妙绝。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有怨叹悲泣之声。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知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

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给言表弟，请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于頔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独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言虽诙谐，一时亦有谓也。頔又令女妓为六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相承不改耳。"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人呼"提"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莝"，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谿、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蒲、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谐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纡，隐语有张著，有警有李舟，张彧，歇后姚岘、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饮酒，有杯盘狼籍、杨觯绝缨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璧州刺史邓弘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梢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有长



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又有击球、畋猪之乐，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而不胜，召狄梁公说之。梁公对曰："宫中无子之象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乃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一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

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摴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谿、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故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众婢仆，以据舵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舟人言：鼠亦有灵，舟中群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说气也。

南海人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飓风将至，则多虹霓，名曰"飓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见。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彘。又与黄鱼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为禁药。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旧语曰："五月下峡，死而不吊。"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旧言：春水时至，鱼登龙门，有化龙者。今汾晋山穴间，龙蜕骨角甚多，人采以为药，有五色者。

剑南元无蝎，尝有人任主簿，将蝎之任，而有之，今呼为"主簿虫"也。

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树，实类楷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空壳矣。

剑南人之采猓獠者，获一猓獠则数十猓獠可尽得矣。何哉？其猓獠性仁，不忍伤类，见被获者，聚族而啼，虽杀之，终不去也。噫，此乃兽之状，人之心也。乐羊食其子，史牟杀其甥，则人之状，兽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与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骂曰："诱我也！"乃绝走远去，久而复来，稍稍相劝，俄顷俱醉，其足皆绊于屐，因遂获之。或有其图而赞曰："尔形惟猿，尔画惟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卧养真。"

罗浮甘子，开元中方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常资进贡。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曰："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近多重台荷花，花上复生一花，藕乃实中，亦异也。有生花异，而其藕不变者。

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文彩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水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浣。开元中，日以骆驼数十，驮入内以给六宫。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



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俎库。”诸俎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洲，遇海岛，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携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雨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问之，乃莱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惟李汭为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

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常惜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

西蕃呼赞普之妻为“朱蒙”。

奉天录

〔唐〕赵元一 撰

序

缅寻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略，不同浮华，虽垂不载。至轩辕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绥定万邦。逮乎三王则吊人伐罪，暴秦则兼并天下。汉高夷凶静难，光武讨叛惩奸；魏武破袁绍，晋武灭苻坚。宇文氏破高欢，普六茹平陈国；太宗擒王、窦，肃宗定安史。故曰：乱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诛，《春秋》书而贼臣惧。建中四祀，朱泚作乱，居我凤巢。忠臣义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载之，使后来英杰贵风义而企慕。乘危伺隙与时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备书，故不复赘录，志怀问鼎者不敢漏网，失简书。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欲使朱蓝各色清浊分流，质而不文，焉敢润色，恐史笔遗漏，故备阙也。李忠臣三朝名将，忽为叛主之臣；洪经纶累代通儒，乃作趋时之士。其余源休、蒋镇之辈，敬忠、日月之徒，盖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笔，班马之作，莫不废食仰叹，且洪流壤堤犹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扑也，逆臣贼子难可迩也。睹此妖孽，摇动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书之简素，使好我者慕，恶我者惧。元一代居关右，世业三秦，亲睹欃枪，媸妍必记。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圣恩。每览嵇绍、纪信之高义，感千载而仰慕；寻淖齿、王敦之遗迹，思奋剑而誓心。疾恶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复神都。于中可否，总纪其事也。夫史官之笔，才、识、学也；苟无三端，难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窃凤皇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独学而无知，孤陋而寡闻，迹不践于邱门，文有惭于先哲。轻尘罕增于巨岳，坠露无益于广川。辄中萤烛之光，将助太阳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革前非，用警来祀云尔。

卷　一

建中四祀，先是，襄阳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梁崇义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宫，情深愤惋，及登宝位，有诛四凶之志焉，诏剑南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张延赏、东川节度御史大夫王邕、梁洋节度御史大夫贾耽、江陵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张伯仪、淮扬节度司徒陈少游、淮宁节度同平章事汉南汉北招讨使李希烈，充都统诸军平襄大总管。王命颁行，分路齐进，兽奋龙骧，谋臣盈幕，武族云萃，旗鼓才施，凶徒瓦解。乘胜逐北，如巨海之沃荧光；汉水浮尸，似秋风之吹落叶。崇义之首悬于朝矣。世祖昆阳，谢安淝水，各一时也。《诗》云："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斯之谓矣。

都统李希烈自谓有克敌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诏勒归本镇，然生不逮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归淮宁。凡掠良家子姓，悉为贱隶；六畜资财，扫地而尽。昔太武瓜步，回师六州，无鸡犬之响；游子望舍，不识旧庐。元凶之拔襄阳，甚于斯酷。遂纵师陷我汝州，河南尹郑叔则表奏之。上命工商尚书兼右仆射哥舒曜，总禁兵五万而讨之。师谋士锐，所向莫敢有争衡者，长驱筑垒于襄城县焉。

时国家多故，河北幽冀，猥毛蜂起；三辅两畿，征兵日继。皇赫斯怒，爰整其族。诏河阳节度御史大夫李芃、太原节度检校工部尚书马燧、泽潞节度检校工部尚书李抱真、朔方节度太子少师李怀光、神策制将御史大夫异姓王李公晟、华原镇遏使御史大夫赵令珍，分路长驱，深入贼境。虽王师频胜，而寇亦未衰；胜负相参，杀伤万计。时军用既多，不遑远略。户部侍郎赵赞上封事，请税三辅、两畿居宇间架，及取两市富商大贾，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检纳。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及泚称兵，乃是泾原节度姚令言为谋主也。

时哥舒曜孤军无援，粮储不继。贼得其便，重围数周，甲士日惟半菽，马淘墙皮而刍焉。潜表请济师。诏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刘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马步共一十万，来救襄城。敕大梁节度司徒李公勉发师，犄角而攻之。军书往来，同会于汝州之薛店。军令不严，为伏兵所败，三将之师望旗大溃，戎器委数百里，铁马一万蹄没焉。洛阳士庶惶骇，北走河阳，西奔崤黾，东都尹郑叔则入保西苑。唐汉臣奔于大梁，高秉哲、刘德信收离集散，驻军于汝州。

诏泾原节度姚令言赴援，总师五千，东至浐水。时京兆尹王翃属吏置顿，牛酒俭薄，将士色厉，遂传箭而回。十月三日巳时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枢密，并赐赉金帛。时御史壶左巡奏云："泾原士马，违命回戈。"令言星驰至长乐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拥令言而回。上又使使劳问，贼已列方阵于通化门，门卫欲拒使者，强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顺。上又诏普王及诸王侍书等宣尉劳之，许以重赏。又载金银帛绣等二十余车，普王才出禁城门，贼已至于丹凤门。诏

召六军，久无至者。

时关东、河北频战不利，屡发禁兵相次东征，警卫遂虚。上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上与储宫经略不遑，而贼已犯禁门，遂以普王为先驱，皇太子为殿，韦淑妃、唐安公主、亲王、贵妃等一百余人，策骑而去。乘舆次于咸阳，咸阳令李衡俯集其妻亲奉御膳。上命贵妃以下接以恩礼，传食而过，神策军使御史大夫白志贞等十数人扈从，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中书侍郎平章事关播、御史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右领军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翃、驾部郎中郭雄、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悉于咸阳而及焉。

郭曙与家仆数十人于苑中猎射，闻跸，伏谒道左。上宣劳之，志愿翊从，上从之。

驸马郭暧先与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内，隔绝经年。及此，暧驰往觅得公主，策骑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骆驿，奔及乘舆。

四日平明，至于奉天，丞、尉惶惧，拜舞于县门。其日，上幸县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时右金吾将军御史大夫浑公瑊讨贼之回戈也。浑公与家仆数十骑自夹城入北门，收集后殿与敢死之士欲击贼。乘舆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浑公为工部尚书、行在兵马使。浑公有胆略，泚素惮之，既而乘舆乃安。时奉天备御防守皆浑公之谋也。君子曰："高祖困于彭城，而用陈平之策，汉祚兴焉。晋武得谢安石，晋室无替。古之君子，亦有是夫!"

浑公虽武勇绝伦，而谦让无匹，乃以令狐建为行在中军鼓角使，嗣滕王湛然为金吾大将军，嗣郇王寓为右卫大将军，前神策军京西都虞候侯仲庄为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厢兵马使。仲庄有刚勇，善谋略，保卫之功，次瑊之勋也。

初，建中之始，卫士桑道茂奏云："国家不出三年，暂有离宫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制度为垒，以备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数验，遂令京兆尹严郢充筑城使，具畚锸，抽六军之士督策之。时上初即位，刑清俗泰，盛夏而士功大兴，远近不知其旨，及此都焉。

上初幸凤翔，依都府而谋克复。或曰："张镒虽陛下信臣，莅职日浅，所管劲卒皆朱泚部曲，本渔阳突骑凶众。城中既立朱泚，本军必生大变，以臣度之，非万全之计也。敢以死请!"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杀张镒而归朱泚。

初，令言阵于五门，禁兵不出，百姓观者巨亿，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锋自龙尾道上，于中间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贵!"凶徒大呼。有顷，入宜春院及诸宫。时仓忙之际，本朝禁卫骑士及坊市百姓担负财帛，填街塞陌，连日竟夜。既而群盗与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遂于招国里，以礼迎之。泚畜奸伺隙，久怀非望，群盗既至，伪让不从，而命为使者设食。久之，以观众心。于是火烛星罗，观者万计。

泚人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权临六军，国家有事东郊，征泾原师旅



衔命赴难。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军惊御驾，乘舆已出。应定见神策六军、金吾、威远、英武并百司食粮者，三日内并赴行在。不去者，即于本司著到。如三日后移牒勘，彼此无名，当按军令，义无容贷。"

泚移居白华殿，朝臣见者悉劝迎驾，泚顾望错愕，知未得众心。源休入，移时筹之，言多不顺，劝以僭伪。泚甚悦之，犹尚未决。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后乃知。源休既陈矫计，切勒十城门不许出入。时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凶徒必来攻城，请为备御。门下侍郎卢杞切齿言曰："太尉忠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伤大臣之心！安可令泚闻之，请以百口，保泚不反。"后三日，泚变枭獍，至于城下。

上料近藩兵马可以赴难者，颁下手诏谕之，皆如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劝迎，且令诸道军士三十里下营。时京兆府功曹姜公辅赴行在，拜门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严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翊卫未备，若泚忠孝奉国，固不以兵多为虑；若狼心已变，则有备无患。今士马在外，深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严矣。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泚以段秀实为心膂，发锐卒三千奉迎乘舆，阴起逆谋。秀实潜谓刘海宾曰："朱泚是蓟门一卒，去逆效顺。先帝嘉之，位登台辅，不能见危授命，而乃宴安凶丑。吾位历司会，策名九寺，雪国之耻，虽死犹生。尔能从乎？"海宾曰："忠臣节义，死而不亡，敢不惟命是听！"因择能行者追贼兵，曰："城中有变。"使者六日一更行，及骆驿，虏劫而回，验符乃秀实诈为贼帅姚令言帖，用司农寺之印也。

贼泚用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以御王师，用异姓王李日月为西道诸军事先锋经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杰为平虏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时与李日月频战，官军大捷，后被伏兵死于锋刃。朱泚出榜两市及置两坊门，曰："奉天残党，蚁聚京畿。重杰等仍敢执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师小将，果复败亡。观此孤城，不日当破。云罗布网，无路鸟飞；铁釜盘鱼，未过瞬息。宣布遐迩，各使闻知。"伪兵部员外古之奇词也。

初，重杰纵骑追贼，独出于三军之首。凶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凶徒生擒。亲事数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躯而夺之。凶渠虽众，追者气锐志坚，奋然不顾，遂被逆党斫重杰头而弃其身。亲事收其神柩，入奏于奉天。帝见之，抚尸而哭。或谏曰："裨将死，抚尸而哭，越礼也。"帝曰："大礼，非卿所知也。艰虞之际，死于王事，憖恻岂拘常论！"遂尽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头安之颈而埋之。朱泚得高重杰头，又集伪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义于此。为朕之无礼，杀我忠臣。"又命伪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



品葬之。皇帝再克京师，诏有司发旧二茔，取其首，别为封树，赠工部尚书，丧葬官给。

时李日月凶威甚锐，烧热陵庙，帝甚患之，谓浑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克平多难，致使六合沸腾，宗庙失主，焚我陵阙，凶威转炽，应是殷忧之时，代终百六。唐尧禅舜，虞舜禅禹。自古有德者进，无德者让，有自来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摇荡，幽冀蜂起，万方震惧。请从禅代，以救苍生，卿等如何？"浑公泣涕如雨，身被铁甲，举身自扑。君臣悲泪久之，浑公奏曰："夫圣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项籍，世祖窘于昆阳，隋帝厄于雁门，魏武保于南郡。三王五帝，其犹患诸，况陛下承百王之末，威灵迈往古，小有迍否，而怀扼腕，臣下之罪也。愿陛下以社稷为念，无以小贼为忧。臣请自出一行，枭逆贼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尧垂拱。臣之愿足矣！"上曰："朕在蒙尘，卿为肺腑，别募裨将，卿不可也！"浑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频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凶威转甚。"上许之。

浑公先以数十骑从西门出，埋伏于漠谷之隅。公自将数十骑从东门而出，直抵朱泚营垒。泚惊，不觉坠榻，群盗大溃。公以骑少，不足逞锐，遂引而西。李日月纵骑追之，至城西门。浑公谓家仆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与卿此捷，何不取之！"仆人弯弧射之，李日月应弦而毙。朱泚锋刃十亡八九焉。家仆者，即浑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诏令公赐姓李氏，封异姓王，以赏飞矢之捷，用旌武劝也。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备礼送于长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克而不哭，厉声骂曰："奚奴，国家负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犹晚矣！"朱泚备礼而葬之，母氏始终不哭一声。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长安，诸党并从夷戮，惟李日月母存而不问。君子曰："马服君妇，有知子之鉴而免祸；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义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风。"

初，朱泚谋变大事，李忠臣、源休等并皆同坐，司农卿段秀实与刘海宾伏匕首于靴中，内官觉之。时圣上行幸，群臣疑贰，草乱之间，段公以戎服见泚，共议匡复，往返三四焉。泚情泄于言，段色厉夺休之笏，击泚之首，群凶骇愕，溅血数步，凶党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群凶曰："义士，勿杀之。"声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义侯，以三品礼葬之。海宾因兵乱而逸于通化门外，被役驴者败之，并见害。故京师号朱泚为"热热尧舜"，号希烈为"当年桀纣"。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赐实封五百户，庄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员官，诸子各授五品正员官，旌其门闾，丧葬官给，为立庙，御制碑铭。君子曰："昔臧氏劝事君之节，空传其名，不睹其人。千载之后，见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节，钟雅咄嗟，有是哉！《诗》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谓乎！"

八日，泚于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卫者多是军人，周行不过数十。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伪赦书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

彭偃之词，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药而卒。故严巨川诗，诗曰："烟尘忽起犯中原，自古临危贵道存。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虏将醉西园。传烽万里无师至，累代何人受汉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并为侍中，仍以令言为关内副元帅，以光禄卿源休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蒋镇同平章事，蒋炼为御史中丞、太党卿，敬钉为御史大夫，洪经纶为中书舍人、礼仪使。

是日夜三更，歌舒曜拔襄城，保于洛阳。初公援东郊也，上谓公曰："卿行师出阵，与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对曰："先臣，臣不敢比也。只如斩长蛇，殪封豕，静氛雾，扫欃枪，然后待罪私室，则臣之愿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殁而武王兴。卿父在开元，无西面之忧。朕今得卿，无东郊之虑。"及发师之日，上亲送于通化门，百官翼戴，观者万计，则曰："茫茫楚塞，遥瞻上将之星；霭霭秦郊，自有登坛之客。岂惟汉称定远，晋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师于通化门外，无故门枪自折，识者卜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宝之末，师至乎北门，无故门旗自折。翰遂斩门旗官而发师旅，终有火拔控訾之难。公此行踵父之征，遂有襄城重围之难矣。

初，公驻军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慑惧焉，有枝梧之象。时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实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国军多故，粮尽援绝，三将败绩于薛店，城中战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凶众中，飞矢抛木者，壕堑俱满。公坚守孤城，粮竭于内，援绝于外，军志曰："设有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诗》曰："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时希烈兵势渐盛，南破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攻汴州。都统司徒李公勉弃城而逸，拥众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惧，贼既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长安以东，飞书不遂。南方朝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江西节度嗣曹王皋，严邮驿，厚其供亿，虽有深溪绝桥，而驿骑不病，四方赖焉。司徒李公既以败绩，诏以宋汴节度刘公洽，充河南道都统诸军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隶焉。

司徒公制将曲环，前后数陈行列军事，司徒公多不从其计。环以司徒公行军司马陈履华、兵马使唐汉臣、李载等用事，多阻环计，及与诸将同语，司徒公以不从其策，自惟败绩，但唯唯然。环因叱履华曰："都统置公腹心，遂辱吾军!"命左右掣之下马，极加责让。司徒李公、大夫刘公皆释詟错愕，司徒深自抑退，以爱憎不明，无所逃于国典。大咎在勉，非陈中丞之过也。大夫刘公谓环曰："军有利顿，时有否泰，昔孟明三败以成功，良史称其美也。曲大夫岂得失礼于上公?"环乃止。司徒公以军败失土，上表请罪。上已出宫，览表潸然，谓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庙，越在畿甸。军国之事，一胜一负。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将刘德信、高秉哲闻帝蒙尘，遂拔汝州，星夜兼驰于沙苑监，取官马五百匹。先收东渭桥，于是天下转输食粮在此焉。军次昭应，列阵于见子陵之西隅，二将执

爵，号令三军，曰："今主上蒙尘，神器无主，长蛇逸网，鱼脱于泉，临难成功，冀在忧危之日。翦除凶讐，克复乘舆，勋流子孙，万代之贵。"言讫，左右戒严，三军贾勇，鼓声一振，奋戟前冲，三覆其军，王师大捷。乘胜筑垒于东渭桥。时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统众攻奉天，率群不逞；蚁聚之众，军势渐雄。以姚令言为伪元帅、伪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光晟属焉。以李忠臣为京都留守。

十二日，贼次骆驿，上使中使翟文秀追论惟明邠宁留后兵马使，韩游环士马三千八百人。二将受诏，夕而奔命，夜到泥泉，迟明即路。游环等命其军士分部巡探，东道游奕人为贼所获，将送泚。泚问："救军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赐衣一副，付伪诏书，宣尉先归者，待以高爵厚赏。游奕人驰还，当夜发，至四更，关门纳之。惟明、游环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见。上膝之前席，谓惟明曰："凶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贞之节，见于艰危。卿等急于国难，朕无虑也！"二将宣布圣旨，将士莫不感激。

时泾原都知兵马使冯河清，进戎服甲楯垂十万焉。上大悦，立颂将卒，军声遂振。

十三日辰时，贼军大合城下交战。自辰接战，至于申酉之间，贼徒大败，杀伤万计。是夜贼于城东三十里下营，周遍原野，击柝之声，相闻广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战楼，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丰其用。若乘城而战，贼多败衄；若出师战，王师少利。

十七日，灵盐节度留后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节度工部尚书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趋奉天。贼气方锐，设伏于漠谷，三军深入，探候失备，奸人得便，夹而击之，为贼所败。希全等收离集散，再振其军。

初，泚于奉天城东南隅下营，立表高百尺，造木槛，人藏其身，缒而上之，窥我城阙。帝患之，召善走抛者，拜御史中丞，实封三百户。有崇福寺僧昭悟应召而中之，人槛俱碎。泚不复更置，遂白日移帐于乾陵。上南望之，遂有云梯之役。车驾还京，与昭悟官爵。昭悟恳辞不受，请充别敕崇福寺主，有诏"依请"。

时刘德信、高乘哲因守渭桥，往往出师游奕，于望春楼下，贼设伏，皆败绩。伪皇城留后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请救兵。时姚令言等士马败绩，伤者众，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将士皆匿刀箭，夜行昼伏。泚既迫急，召机巧之匠，设以云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阔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骇。上深怀忧，顾问百官。时神武军使御史大夫韩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剑南西山八州，防守战具，备谙云梯小伎，不足上劳神虑，请御之。"上曰："昔沛公困于项籍，而得韩信；寡人迫于重围，上天以卿赐朕。千载一时，卿其勉之。"时韩澄亲受圣策，潜穿地道，向彼来路，布干马粪二百车，以为火备。城上更广城墙，当去梯相对三十步，以大镬十口，各煎膏油，散布城墙之上。细剉松脂五十车，内库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鳞。城外群凶，三军齐叫，云梯既动，锋镝雨集，城中木石，飞声雷震。俄顷之间，去梯脚陷，前不得进，后不得退。初，梯上有湿毡，矢不得入。梯脚将陷，烟火焰然，从地而出。去梯之上，人自去毡。于是苇缚云飞，松脂乱下，热膏雨散，中者逼人，脂傍流。凡数百步，烘焰千尺，白

日为之韬光；沸声若雷，知汉将之谋也。纵田单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陆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韩澄之计也。拜盐夏节度、左三统军。

初，云梯之动也，风势不利，咸以为忧。浑公亲率列将，酹酒临火坑而咒曰："天道助顺，志诚感神。贼泚凶悖，围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罚。"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讫，须臾，大风起，吹贼军，势益加（缺一字），泼油下脂，鼍鼓齐震，王师大捷，贼败衄焉。时十一月上旬也。

城中虽有云梯之捷，素无稿草，粮储罄竭，贼围益急，战士多损伤。皇太子亲为封裹，巡城尉劳。有顷，贼射百张弩，于上前三步而下。上大惊，谓浑公曰："云梯虽捷，贼势尚强。位历之数有穷，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无德，上失天心，请从禅代，则百姓免涂炭之苦，战士无伤夷之患。朕之愿足。"浑公雨泪而奏曰："昔皇帝战于涿鹿，帝舜征于有苗，沛公于项氏争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克平多难，况陛下承丕业之余庆，握皇图而受箓，万方同轨，八表恃赖。岂以一小竖，厌弃皇家？百六之灾，得为天谴，而系圣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请更三五日间，若不枭泚首献捷，则臣等甘受鼎镬之罪。"上曰："张陈尚在，吾其困哉?"君子曰："临大难而不困者，其惟圣人乎？百度惟贞，始终无替者，其惟良臣乎？《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浑公之谓乎?"

卷　二

时李怀光自魏博练精兵五万，越太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晋、绛、蒲、陕、慈、隰、同、华等州，并补授郡牧，顿军于泾阳，子父相继可十五万。朱泚闻泾阳战鼓，不觉坠榻，遂抽军却守长安。时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围我奉天四十余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劳我百姓，三辅两畿，转无投义者。惟李楚琳，先事朱泚，独为外应。余四镇将帅，尽是王臣。及泚抽军江东、剑南，贡赋山积，争功效死，如百川之赴沧海。《诗》云："趯趯毚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

初，怀光至泾阳，自以为君父之仇，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将用表成，被门下侍郎卢杞阴中之，便令赴咸阳顿军。怀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发赴泾阳，军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阳，夜造浮桥而济，筑垒于九子泽城，周回四十里。中使相继于路，金帛、宝贝、美人相望，继踵加宰相中书令、收城都统。

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将御史大夫异姓王李公晟，自赵州拔城，从飞狐口，越白马津，闻难骏奔，军次栎阳县。有诏加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驻军于东渭桥。斩刘德信，而并其军。公身与士卒同甘苦，家无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寒不备裘；军气益盛，三札之将也。初，刘德信军礼不备，失仪于公，公斩之。孔子曰："何以为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信之。"犯此先诫，其刘公之谓

乎？

时李希烈兵威大盛，南败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下汴州也。都统司徒李公勉不能抗，即弃城而遁。郑滑节度李澄谓诸将曰："乘胜之军不可敌，今以诡计羁縻而取之，以图万全。"遂飞表行在，送启元凶。

时李纳号齐王，田悦号魏王，王武俊号赵王，朱滔号燕王。

时神策军兵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邓收蓝田而入。同华节度骆元光，领锐卒五千自昭应长驱而入。河东节度马燧，使行军司马御史中丞王权，率卒三千，镇于中渭桥，与贼相持。泚惟据城，重赐金帛，而四隅之外，尽是王师。泚初据乾陵，使一骑于城下招公卿，士庶以为不识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时驸马都尉郭暧守东北角，手射杀数十人，无不应弦而毙，贼众披靡而退。暧即汾阳王尚父子仪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凤翔，有猫乳鼠，表奏称境有祥。诏下中书详议可否，欲编青史。众议皆以为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为窃盗，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服下之义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贼之征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难矣。

以其年，剑南西山节度都知兵马使张沛，举镇五千人，叛张延赏而攻成都，纵兵至于石笋街。延赏无备，不暇枝梧，弃城而遁，投于东川。沛以温据为谋主，据素无才略，三军酒色而已。延赏使谍者察其不虞，知其无备，假东川之师，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叶皆伏诛。君子曰："颜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张沛当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骑将之张沛，所帅奴才之温据，攀危辅朽，不败何待！"

贼泚初至奉天，凤翔节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韦皋领陇州留后。时所在阻绝，未知适从。皋密谋将帅，励以忠诚，览其雄心，皆愿效死。贼将王文奖赍伪牒诱皋，皋欲斩之，虑其速祸，乃礼而遣之。因令其将高光仪往观形势。既还，具扬奸计。郝通等寻破汧阳县，义宁军使李旻以兵会之。新兴二州将王震，举镇归皋，皋军容益壮。

朱泚以卢龙旧卒五百人在陇州，兵马使牛云光伪有疾，邀皋将谋大变。皋兵马使翟晔以白皋，云光之党张月桂、刘原长驰入告变，云光乃领其众赴泚，次于汧阳。逢泚伪中使苏玉赍伪诏，以皋为御史中丞。玉谓云光曰："太尉已登宝位，韦侍御已拜中丞，便为吾党，可于此还。"遂卷甲而回。皋伪托心膂，迎而劳之，因谓之曰："皋受新命，更无猜阻。若先纳器仗，方见赤心。"云光素以书生待皋，遂敛戎器付皋。皋纳之于库，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赏。明日，密召队仗人，引众就马坊，而悉斩之。次引诸贼就席，酒未行，而伏军发，凶党无遗，上深赖之，拜皋御史大夫、陇州刺史，特置奉义军节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众闻之，咸增勇气，不复有西面之忧。皋又命堂兄弇，间道陈请。朝廷以为虽有诛云光之举，贼忽并来，终恐后败。皋使继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赐金印紫绶，军中功赏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许承制授之。皋虑奸人反间，以阻忠诚，乃筑坛刑牲刺血誓众，吏不拒焉。叶番闻之，使赠名马并及珍异等，寻加皋检校礼部尚书。

时伪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团练，人心大扰。泚自奉天行回，悉令废置。经三五日间，



即使人伪从城外来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闻者，莫不饮泣焉。

初，泚自号其宅为"潜龙宫"，移琼林库国宝以实之。识者曰："《易》称：'潜龙勿用'，此败之征也。"未几百姓劫其珍异，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备。宦竖朱重曜白泚曰："可将家属往城下，使其招百官来。若不来，并对彼夷戮。"伪中使孙知古谏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宝位，当以柔服为心，使远近忻戴。若将彼妻子对之残害，是绝万方向慕之心，人人与之为仇。窃谓不可。"于是并获安全。贼党既败，城内称庆。

时淮南节度陈少游，领卒戍于盱眙，闻难即日还广陵，深沟高垒，缮甲完守。镇海军浙东西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驴马出境。以战舰三十艘，舟师五千人，自海门扬威武至于申浦而还。拆上元县佛寺观宇四十六所，造坞壁，自建业，抵京岘，楼雉不绝。穿大井，深数十丈，下与京江平，凡数百处。滉将邱岑，严酷士卒，日役数千人，去城数百里内先贤邱墓，多被侵毁。故老以为自孙权、东晋、宋、齐、梁、陈，兵垒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即日追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置营垒，部内佛寺铜钟并铸戎器。本司取处分，韩公判云："佛本无形，有形非佛。泥龛塑像，任其崩颓；铜铁之流，各还本性。"既而并付炉焉。

少游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与滉境会。滉亦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以楼船金帛交聘于江中。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与大汉之酂公各一时也。

时少游出军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扬子，鸡犬无遗。盐铁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财帛一百八十万匹转输入京，少游尽取之。佶自诣少游止之。少游长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责佶扬子院财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游隶焉，又加何隙，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于案牍中。佶使使飞表于蜡丸中，论少游收财事。上深不平，信宿，少游使继至，上问使者，少游收包佶财帛有之乎？对曰："臣发扬州则无，臣发来后，非臣所知也。"上以国步多艰，恐更生一秦，但从容谓使者曰："少游是国家之守臣，或防他盗，不尔，实军府，收亦何伤！"时方隅阻绝，国命未振，远近闻之大惊，咸以睿情达于通变，明见万里之外。少游闻之乃安。

时诸方闭境自守，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东拒李希烈，身在蕲阳，数遣赍珍异间道进献，故当时推重焉。上寻命盐铁使包佶自扬州达荆襄，转输东南征赋。舟船万计，到蕲口，希烈贼众二万掩至。嗣曹王皋与骑将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战于永安栅，大破之，杀伤殆尽。是日，若微皋、慎之功，佶之所统，并为盗资。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书侍郎卢杞贬夷州司马；白志贞以宿卫不警，贬恩州司马；户部侍郎赵赞贬播州司马。寻免间架之赋，而下罪已己躬诏，去"圣神文武"之号。于是李希烈、李纳、田悦、王武俊及所管将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尉，海内忻忻，若登春台

矣。其扈从奉天将士，并赐名“定难功臣”；身有过犯，罪减三等。升奉天为赤县，给复五年；在县城者，给复十年；京城减收两税之半。即兴元元年在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伪号曰“天皇元年”，国号“大汉”。泚以国家府库之殷，重赏应在京城公卿家属，皆月给俸料，以安众心。泚外赐军士，中抚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备，费用巨万计。洎泚之败，而府藏不竭。识者以前后主计大臣，不思万姓之殚竭，而转辗相资，务损于人；为国生患，皆是庙算无良，陷君之罪也。

时赦令既行，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车不改，以蓝染滑石为玉玺，以折车釭为瑞，诳惑其众。年号“武成”，国号“大楚”。以张鸾子为宰相，孙广为中书令，郑贲为侍中、充汴州留后，司徒刘公下汴州，并从夷戮。希烈以蔡州为宫，广设门额，分其境内为四节度，以安州为南关，外生刘诚虚为南关都统。诚虚武勇绝伦，希烈凭之而反，后被嗣曹王皋骑将徐诚生获，送于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矫趫捷者，曰驰数百里，送书于朱滔。书曰：“昔文王囚于羑里，终王八百之基；殷汤系于夏台，后有解网之颂。吾顷典郡四镇，藩夷战慑。唐王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何期天道盈虚，五运更代，物极则返，忧极欢来。历数在躬，以登宝位。泾原四镇士马争驱，陇右凤翔献书继至。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吴蜀之间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诱之，悬爵赏而招之，张皇威而逼之，驱铁骑以临之。横行洛阳，与卿大会于定鼎。”朱滔得书，西向拜舞，宣示伪诏，晓谕三军，使令有司，条流移牒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宝位，关西四镇应时款附，请为臣妾。惟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废也，将何以兴？今披谶应图，则鼎新之兆先也；同天夏俗，待我后以来苏。今发突骑元戎四十万，奋剑与夕火争光，挥戈与秋月竞色。长驱河北，至洛阳与皇帝会晔于上阳宫。牒魏博、恒冀等州将士，即宜拥节归朝，达于先觉，必使勋流奕叶，荣及子孙。如或固守穷城，不识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请看今日之长安，竟是谁家之宫阙？太山如砺，可知非石之言；秋日丽天，不易勤王之意。”

兴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发兵临河北地，士马宏壮，有骄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悦之功，希为内应，谓悦开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势。相魏若下，河北悉为朱氏所有。王武俊机谋者，料彼敌情，防其不意，闭垒清野，驰使往来，身且不与滔相见。滔亦戒严，秋毫无犯，军次魏境，卒惰将骄，欲有城下之意。时贝州刺史刑曹俊，武勇绝伦，英威自若，励兵秣马，固敌是求。朱滔围城，日夜攻战。时武俊致书于昭义、魏博等，书曰：“自古通贤，见机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孙。吾徒顷因谗臣罔上触藩之际，遂惧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窃据于宫阙，朱滔长驱于河北；圣上巡狩于畿甸，希烈侏张于淮楚。昔班彪之智，知汉祚之未衰；马援书生，识光武之可辅。今请转祸为福，以过为功，戮力勤王，共匡时难。牒昭义、魏博、沧景等州，即请部署，四镇齐驱：魏博击其前，沧景掩其后，易定乘其左，昭义夺其石。扫荡妖孽，廓清寰



宇。然后奉表紫宸，献书北阙，荣家荣国，岂不休哉！”诸军得书，各进表行在。有诏令魏冀、昭义进军击朱滔也。诸将受诏，各遂攻敌。武俊谓二将曰：“仆才非廉、蔺，今遇时来，请效先锋。诸公勒辔，一观成败。”二将勒兵据险，为武俊军援。朱滔与武俊自辰交兵，至于午未之间，气色两衰。武俊为流矢所中，遂各抽军归营垒。武俊谓二将曰：“军势两衰，各请骑士。”昭义、相魏各率精骑五千，昭义节度李抱真使马军兵马使御史大夫来皓为军正，皓令三军曰：“今以骑士一鼓而摧之，其势必败。贼营若动，便请三军齐驱，如覆巢之破卵，百战百胜之情也。”晓示讫皓，领三军骑士一万，当锋而冲之，乍聚乍散，军势弥盛。贼恍忽草测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军司马卢元真勒兵一万，袭其营垒。滔闻后军有变，左右顾望，军势不安，遂抽军奔垒，军势亦动，被王师追逐，军遂大溃，弃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诛斩略尽。三十万之突骑，随霜剑而星飞；数百里之浮尸，有长平之冤气。朱滔挺身奔于幽州，天丧渠魁，遂发背而死。于戏！天道恶盈，其朱滔之谓乎？于是河北诸帅，献书行在，悉为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诗》云：“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初，田悦叛王命，有表请贷绢八万匹，赐赉三军。此为不道之萌矣。圣上以天鉴孔明，无幽不烛，谓悦使者曰：“君臣父子，义无贷假；四海之内，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为臣妾。卿彼将士，即朕股肱。若信贷假，切伤物议。今遣将绢八万匹，以充三军牛酒之贶。”便令宣示晓喻三军，三军愕然知有逆顺。田悦不遂其谋，矫诈遂息。旋因于邵、令孤峘、鲜于叔明等上封事，拣练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悦因此得展逞谋，伪称恩制，拣点三军，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谤焉。田悦遂调说三军，拒我王命，全军围我临洺。守将张丕练卒三千，坚壁深垒，号令严肃，甘苦皆同，吏士莫不效其死节。围迳五月，粮储罄竭，贼围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马用充军食，三军莫不感激焉。千牛韦弓，并充军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

时太原、昭义、河阳并顿军于狗、明二山。时田悦壁垒严肃，马公不果前进，问乡老曰：“按《图经》此山有名否？”乡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顿军，必胜之地！”谓田悦是兔相也。丕已粮竭，计无所出，晨夜举火与马公相应，飞书不遂。有东风形势甚便，遂作纸老鸱而致书焉。直放上高数百尺，风势愈急，直上至马公中营。田悦命善射者数人，射之不及。马公三军大叫呼，击鼓迎之，马公得书。书意甚急，如三日内不救，全军必陷。马公见危赴难，遂进军救临洺。田悦丧师十有六七焉，遂奔洺州。马公与诸军进围洹水，于城西南列三大营。悦自洺州拔归，南至顿邱县也。

卷　三

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实救雁门之急，功无与议也。然而大驾再迁，亦怀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烬；阻兵颉颃，臣节遂亏。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参伊吕

而不能全。何终始之不一也？怀光既招朝议，自居反侧，降吴不可，归蜀无路。谓三军曰："吾进无王翦益兵之过，退无李广失利之僁。吾心惟勤王，而圣主见疑，锡之铁券。吾骑虎捻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为盟主，今是时也。吾观兵河中，晋之旧壤；秣马训士，以候天时。看其形势，见机而取之。卞庄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军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阳城，掠三原等十二县，鸡犬无遗，老少步骑百余万。时上幸梁洋，关中四镇各屯兵戒严，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适从。

时检校右仆射李公晟，以怀光进军于东北，李公晟严于西南，以卒五千广张旗帜，列阵于浐水之阳，灞水之阴，游骑至于望春楼下。泚闭垒而守，不敢枝梧。

李公又使大将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袭怀光辎重。骑将阳重问等五千余人，悉来款附。李公谓诸将曰："公等久著勤劳，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节，何也？公等若执迷不返，则功劳并弃，颠而不扶，焉用彼相！龟玉之毁，谁之过欤？用兵之害，犹豫为大；合杀不杀，天赋乃发。诚能见机，转祸为福，谅可嘉也！请去戎器，方表素心。"诸将士等喜跃，并弃戈矛，器仗山积，以礼见。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杰，军容日盛。关中四镇知忠义而归附也。则东北之役，不战而成功；西南灵旗，丑虏以丧魄。断二凶之势，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谋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二凶之间，两面受敌，遂密表行在，论怀光不臣之状，陈孤军腹背用军之谋。臣请死节王事，愿陛下天威远借，死日生年，臣之愿也。上览表潸然，谓公使者曰："晋帝北伐刘元海，公私单乘以从行役，曲三十饼以充御食。寻览史册，莫不潸然为之流涕。朕今此行，备尝斯苦。卿独存臣节，无物申得朕怀。今将先帝血脉与卿为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发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将命，具宣圣旨。公举身自扑，溅血洒地，三军恸哭，山震兽惊。陈云横冲，鱼跃沸渭；将士拔距，争效死节。公谓三军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调而不射；吴起善战，兵不教而不战。今飨士练师，然后可用。夫中国者，天地之秀气也，明主之所化也，圣贤之所聚也。千官跄跄，百辟翼翼。皇上行幸，为贼所乘；周鼎未轻，臣死君难。司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客，终闻颖脱。"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先声一吐，威名震于贼庭；号令既行，逆命悬于鬼录。三军贾勇，若赴私仇。公知士卒可用，以行军司马郑云达为军正，察军情焉；用张彧侍郎为都知粮料使，知转输焉；军帅孟日华、王赍等为心膂，搜乘补卒，各有司存焉。军容大盛，与亚夫柳营各一时也。

坊州刺史窦觎，征召百姓防城，拟充行役，管内铁钟铸为戎器。临者盗其钟铁用充铸铧，及铧成而作钟鸣响，人谓之妖怪。遂闻其州县，鞫问其故，乃钟铁也。觎自忖为发机之首，遂取铧置于净室，焚香礼拜供养焉。

时蔡人纵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吴股栗，其游骑达于襄邑县。宣武军先锋、宁陵襄邑两城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统卒一万固守襄邑，有转输之粟，利器山积，为贼所乘，不逾旬日，军败城陷，戎装委粟，悉为盗资矣。襄邑为蔡人所有。高翼有

勇无谋，不思孟明之败，遂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谋大。斯言信矣。"

蔡人侥幸，遂欲长驱，自谓莫敢有争衡者。时都统副使、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宋亳节度刘公洽，幽陇兵马使、御史大夫曲环，淄青兵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永平、同华等军，有诏以刘公为都统诸军事，五军步骑十五万大会，决战于汴水之阳，白塔之地。自辰至于申酉之间，胜负相半。贼益生兵，我师不利，夜后抽军，各不相救。都统刘公宵迷细柳，纵骑奔于敌营也。去贼稍近，步卒桓少清谓刘公曰："仆射是万里长城，国家天柱，军有先虚而后实。今少有不利，纵骑奔敌，以愚度之，恐非计也。"便逼刘公而控其辔。刘公谓少清曰："若审尔者，终不相负，假我戎器，意乃决也。"少清以戎器授于刘公，遂控辔而回，三更达于宋州。刘公收离集散，保守城池，秣马厉兵，以俟后举。

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纵兵攻宁陵。自襄邑达于宁陵，路经七十里外，水陆荐至。楼船河中，鱼贯相次；步骑两岸，猬毛蜂起。蔡人骁捷，自谓功在顷刻。时宁陵两城都知镇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彦昭，宣武军马步都虞候、先锋救援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刘昌，御史端公张昌等，筑垒清野，秣马训兵，愤气填胸，誓雪国耻。蔡人恃众，攻逼城邑。自秦汉出师，攻战之具未足多也。公等御之，九攻九拒，百战百胜。元凶使道术之士，置士坛，祈诸风伯，承风放火，焚爇战棚。凡数百步间，烟焰冲然，风势逾急。凶徒顺风上城，攻掘女墙，百堵皆尽，战士多难之。高公按剑，登陴而望之，见凶丑方盛，将士不安，乃仰天而叹曰："今逆竖冯陵，凶威转甚，皇天后土，岂无灵应者哉！昔吕光伐龟兹也，尚感神兽呈质，而军师大兴；宋祖之伐慕容，苍鹅入幕。今仗皇天之威，为国除残去害，若运数有终，彦昭请死于此城，以励臣节。如其国祚再昌，上天降鉴，便请回风，知神理之幽赞也。"言讫而风回，三军贾勇，请求死斗。女墙高处，公令旋立木棚，与贼交锋。狂虏奸谋，一夕万变，公皆随而应之。棚上乌衣者，如光武之鸦路焉。

时中丞刘昌潜谓左右曰："乘胜之军不可敌，况彼众我寡，倍兵不战，军机所诫。不如拔城以示弱，东至宋州与仆射连辔，出其不意，攻必易成。"遂令厮养之卒策骑而备焉。高公知之，敕诸守人各固封界，无令失机。遂自往下城，先谓公曰："顷为女墙战棚，未得用机。今战棚已烧，女墙又尽，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勋，在此城取之。"刘公有所惧，强请高公曰："淮节昌取之，中丞勋业何啻淮西也。"二将言讫，高公登城，号令三军，曰："刘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军，彦昭是两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将士身中刀箭者，并于诚内养之。彦昭弃城而遁，则伤者死于内，逃者死于外，何以能安三军？忝与儿郎为主，不能坚守城池，忍遣儿郎颈犯白刃，吾不为也。且军令在，和不在众；谋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敌也。昔谢安石以羸兵七万，败苻秦百万之师；鲁姑女子之义，尚能罢齐军之众。况丈夫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确乎不拔，臣节有在！"三军将士，或号或泣，喜跃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儿郎等死日生年于是！"距跃曲踊，请求死战。

自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后，并皆上城。三军同心，万人一德。刘公见公色多愧赧，高公谕曰："昔贤之用兵也，任贤才，布德政，不战而胜，不攻而取。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权谋，守必全，战必胜。今以国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盗移都，且须散金帛，犒师旅，使闻鼓而蹈汤赴火，闻金而星布云合。赏给之备，请中丞条流。城外小虏，不足为虑。"

时围益急，西北角女墙悉尽贼居。平坐顾视，城中无不委悉，军士皆有难色。高公精贯白日，神情自若，谓三军曰："今是壮士封侯之始，忠臣效节之秋。明主立赏以待贤，悬爵以锡功。彦昭身先士卒，有异议者，当按军令。"言讫，按剑前进，慷慨咄嗟。畏我忠诚，贼军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马，大会将士，肉山酒池，三军皆醉。高公为三札之将，战士为万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兹日。贼虽小退，兵众尚强。高公命幕佐修状，请益兵。判官尚华状称："贼于西北垒道更高，左击右攻，平视城内。日夜交战，以棚为墙；锋刃相持，不逾咫尺。伏惟仆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游魂之年，返骸之日。谨录状上，伏听处分。"判官将呈高公，高公见之为尚华曰："判官轻我军士，卑我将帅。若值六国争衡，吾则与廉、蔺齐驱；如逢佐汉开基，吾则与韩、彭并进。今城外小虏，可以权道取之。尚华未尽深意，焉得壮贼凶威，易我王师乎！"索纸自修其状，高公状云："看此贼势，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频日出师，乘其不意，生擒大将等三十五人。今见令所由，锢身送上，斩首三千二百级。贼徒胆破，军势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远忧。谨录状上。"刘仆射得状，忻然慰怀，谓将士曰："良将在西，吾无患矣！"选骁雄之士八百人，重加锡赍，戎械鲜洁，令赴宁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万矢在弦；鸣笛一吹，千弩齐发。凶徒瓦解，何牧野之类焉；遍野积尸，岂昆阳之可匹！蔡人谓我救军从天上来，遂亡旗而遁。高公练其骑士追之，俘斩万计。自宁陵至于襄邑，楼船宝贝悉为我有，仓痍辎重实我资粮。汴河之阴，枕尸数十里，皆高以义勇之功也。

时刘公书与高公劳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国家之襟带。元凶杰逆，窃弄神器，洽与五军大战，几落奸便，走马奔驰，分为擒虏。昔燕昭王收燕之余人，欲报强齐，雪先人之耻，折节下士卒，招贤俊，筑坛拜节，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而至，燕国既安，人民乐为用也。以乐毅为上将军，纠合诸侯，共伐齐，下其七十城。今洽为国除残去害，天借贼机，官军不振，赖中丞异代间生，夷凶翦暴。心贯白日，功高一时。请回洽官爵，并与中丞。"事甯，刘公表奏焉。诏拜公御史大夫，实封一百五十户。

公英谋独断，为天下纪纲；武略雄图，有济世之策。变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测奇谋。拔濮阳，则齐鲁亡魂；守宁陵，则独正王室。赵魏燕齐之列将，争来款附。呜呼！天降凶孽，祸乱相寻，蚊虻乱飞，处处皆有。高公独守孤城，奋不顾命。徘徊叹息，嗟汉祚之暂衰；慷慨怀忠，知唐运之复振。烈士临难而尽节，忠臣见危而致命。力竭弓剑，血殷朱轮，杖戟咄嗟，懦夫增勇。积尸成观，岂宁陵之足高；流血为池，嫌汴河之不广。元凶遁

走，江淮乂安，千载之后，寻巨唐良臣传，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内，酂侯关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质有余也。"公之元勋硕德，巧思奇谋，随机应敌，战必胜，守必全，实旷代罕俦也。

时寿州刺史、御史张建封，总师五千，屯于霍邱。时希烈兵威大盛，一战而伯仪弃甲，再战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自守；维扬巨防，屡申款附。公用轸于怀，谓三军将士曰："今大盗移国，京师不守，公私涂炭，皇帝蒙尘。未见申包胥恸哭于秦庭，但见姚令言称兵于肘腋。希烈屡胜，胜则必骄，骄则可图也。军虽小，仗顺可立大功，在于此时也！"

公虽外示威武，而内攻守之计，未知所出。百姓李通，耽玩之士也，闻之，谓之弟曰："吾闻君侯勋庸久著，才业甚高，众所具瞻，远近景慕。今以西邻杰逆，密迩封疆。有勤王报国之心，无曹翙、蒯通献奇之士。于是策蹇足，造军门，请谒于公。将吏问其故？通以情告谒者，乃见之。公谓通曰："来我辕门，有异见乎？"曰："然。"公曰："子试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挥洗，玄德三诣亮庐，韩信请计于左车，此数者求贤之谓也。夫决安危之策，定理乱之机；佐造化之功，揽英雄之士；除天下之祸，议万全之计。不在思贤，而在知贤。今天下安危，在于淮楚。师律振，则三吴安；三吴安，则国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礼遇豪杰，阅子房、黄石之书，披淳风、卫公之术。夺贼马以益骑，收贼粮以益储。殄灭元凶，致君尧舜。若不然，则闭壁深垒，按甲养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内修文德；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如是纵不能牧马申蔡，岂使虏人封境哉！"张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万，日费千金。'又曰：'师克在和不在众。'昔者李陵提步卒五千，深入绝漠，当单于莫量之众。吾今兵数不减于陵矣，贼又擅帝王之号，假诸侯之力。已下襄阳，而令若秋霜；尽归本镇，而飞走无遗。杀戮不辜，过于赤眉黄巾矣。及攻州郡，剥丧黎元，涂炭士女；夺人之妻，离人之亲；劫人之财，孤人之子。王孙之室，翻为原宪之贫；糜竺之家，乃作邓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当图万全之计，不知一战之策也。张公深识远虑，潜图密谋，人所不测也。知本道必有与贼通好之事，贼必有往来传命之使。欲因斩之，以建功业；大兴师旅，以成其勋。是以匿锐沈精，通不之知也。"

未几，本道扬州节度司徒陈少游，见元凶兵威日盛，谓三军将士曰："扬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宁凶勇，难与争锋。今可以权计，羁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讨击副使温术于元凶，涂出寿阳。张公知之，乃縶术于官舍，而搜其行旅，果获款状，使使上进。有诏追术，帝亲问其故。温术虽即言之，犹为鲁讳。帝谓术曰："张建封据一州之地，驰半县之卒，当贼大冲。少游居维扬雄藩，脂膏之地，十万之师，吟啸可致。窦融河西乏节，应为汉网疏也。"帝居行在，且复含垢而已。

寻元凶使、伪殿前散将兼衙前虞候杨丰，送伪赦书于扬州。张公察知而获之，乃集三军将士、百姓士庶等，谓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骤迁台鼎，素无才行，偶遇时来，而

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祸。物极则返，木秀则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杨丰敢与凶谋，构我节使。昔汉将寇恂斩隗嚣使，而下其城。今是时也。”斩丰而表闻。帝览表大悦，加公御史大夫、濠寿庐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敕书手诏继踵而至，军声大振。

公于是敞大幕，立义旗，赏英贤，练士马。大豪杰俊，争来效节。公皆随其才而用之，君予小人，咸尽其能。幕府无遗才矣。远近向慕，元凶慑气，将士皆乐死战。公乃搜三军之实，听舆人之颂。少长有礼，知其可用。因元凶北下汴州，东破襄邑，全师攻逼宁陵，土山垒道，瞰临城内。公乃悉锐蹑其后，师次固始。贼顾望宁陵，返旆至于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驰，以赴固始之急。张公既解宁陵之围，复全军归保于霍邱，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武之善经也。既而饮至策勋，庆赏遂行，无不忻然。元凶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败，后寻亦愤恚而卒。诏拜公检校右仆射兼徐泗濠节度观察处置使，锡赉继至，御札盈箱。其见宠遇如此。

卷　四

上初拔奉天，而车驾至宜寿县北，渭水之阳，谓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因潸然流涕。时工部尚书浑公瑊訾而对曰：“《易》称：‘先号咷而后笑，’素王之至言。肃宗幸灵武，代宗幸陕郡，尼父遭匡人之难，弦歌不辍其声。故曰：‘临大难无忧惧者，圣人之勇也。’”言讫济河，六师巡狩，驾次骆谷。青山有八十四头盘，直上千仞，山势岧峣。攀萝登陟。见蓬莱之远岫；遥望五峰，似一拳之培塿。山顶无草木，直下望烟霞。时闻春莺关关，往往山鸟叫啸。日旰，万乘思食，前路尚遥，踌躇之间，忽有一径，不容乘骑，人可才通。循此而行，过数百岁，忽见僧房严肃，廊宇清闲，石砌散花，金铺曜日。彩素丹臒，楼殿遍豁；宝铎喧空，和铃杂吹。地逾高胜，境界难思；池沼澄虚，下含烟雾。异果呈实，殊香满空；千叶莲开，万年花发。芬芳菡萏，相映林泉。又见老僧，年逾八十，貌古神秀，气清体闲。先驰稽首，谓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岖，豁谷万重，杉松拂汉。修途尚赊，日旰须食。帝将憩驾，御膳如何?”老僧曰：“圣人行幸，回驾在近。左右扈从，其数几何?”先驱曰：“若在路从驾，其数莫量。今在左右，才有千数。”老僧曰：“千数之膳，何足介意。”先驱见山中人物既少，虑难修办。老僧心知，谓先驱曰：“昔左慈，术士也，尚卮酒片脯，犒劳三军醉饱。况香积之饭，戒定慧之薰修，百万人天，尚犹不尽，况乎一千人数，何足多矣?”于是饭莹殊光，羹鲜玉液，明逾丽雪，香夺芳兰。扈从千人，无不饱足。圣人憩驾，欢情见容。心思圣言，“载忻载跃。”食此饭者，身安体轻，皮光色润。知是圣人无作，作则感动天地灵祗。百应（缺字）是亡机，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径，路僻人稀；山顶孤峰，惟闻猿啸。清风明月，空伴经行之时；流水行云，岂知坐禅之劫。”圣上回驾，循路南征，俄忽之间，回首返顾。但见空山万仞，石壁千寻，草木不生，罕逢人迹。皇帝倍生惊异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

诸佛圣化也，国祚之所恃，苍生之所仰。愿朕早克京师，天下通流，必无留难。”言讫，循此数百步，南望汉江；仲春草青，俯临细水。目送归鸟，心怀汉宫。皇帝潸然不觉挥涕，百官扈从强笑含哭。从此南行，不过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万寻。风水潺潺，似鸣琴之逸韵；云萝蓊郁，状仙洞之幽栖。石壁红崖，自然锦障；猿声鹤唳，过客伤心。于时三秦遗老，雪涕而望乘舆，行路咨嗟，相视而思汉德。赵魏之将，返旆而讨贼臣；恒冀诸侯，携手而归德化。三吴、三楚，稽首而捧纶言；三蜀、三秦，罄节而宣王命。驾次汉中，梁洋节度严震，草创朝廷，尽忠社稷，位兼中外，铨叙群材。行在肃然，远近忻慕。四方贡赋，如百川之奔东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阳之辐辏焉。

上以伪号未翦，志复中原。尽礼接垂钓之宾，罄恩感拔山之将。皇帝曰：“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缅思七庙无主，八陵绝飨，莫不痛心疾首。今须择名将，拣良臣，授钺专征，谁可任者?”朝廷众议，以工部尚书浑公可充此役。乃择日斋戒，设坛场。皇帝先居正位，浑公北面而立。帝亲操钺，授公曰：“上至于天，下至于泉，将军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退而丧躯。审候敌情，善观时变。务在全军济众，顺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备军仪，凿凶门而出师。帝自推毂，乃辞而行。是日，军中不闻天子诏，但听将军令。介胄之士，愕然相谓曰：“万国苍生之命，悬于将军矣!”

浑公身擐黄金甲，领步骑三万，从斜谷出师。李楚琳虽与朱泚通好，畏我奇谋，不敢出战。浑公自渭桥（缺一字）水之阳，引师东上，至武功县。会泚以步骑四千人，玉帛三千驮，自长安而来，欲往凤翔、泾原充三军结好，共拒天命，会公于武亭之川。泚卒素丰金革，先来挑战。浑公以士马远来，未（缺一字）遂，抽军于武功西陂下营，以挫其锐气。浑公先与羌军和好，使其游骑引之，取路于东原而入。浑公自将麾下，从西陂而进，合势蹙之，贼军大败，斩获殆尽，积尸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骁卒四千一无遗脱。所获金帛，并充羌军赏给。礼而退之，公一无所取。然后引军入奉天城，移牒诸道。渭北、灵盐、邠宁、泾原、凤翔等诸道继至，中原克复，自此而始。《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则宁。”又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浑公之谓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仆射李公晟、金商节度尚可孤、同华节度骆元光、神策制将高秉哲、潼关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东渭桥至终南山，百有余里，南北布兵。骑士行列，前后如鱼鳞焉。李公从苑东北角坏垣而入，泚不之觉。泚用张光晟为门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势穷，因为内应。李公纵骑至于白华殿，泚方知官军大入，不敢枝梧，策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然后使之号令，都人不知，军令肃如也。

浑公使河东节度兵马使王权，从中渭桥而入，公与李建徽、韩游环、戴休颜、张献甫等，西至茂陵，东至周市坡，夜半下营，迟明就路，逮乎日出，连骑齐驱。朱旗焰天，元甲鳞地，咸阳孤城，一鼓而下。

浑公使先锋游骑东入长安，然后大军继至，与李公同枭凶党。先锋至三桥，逢李公使者赍牒与浑公。令取北路追泚，浑公却入咸阳，与诸将计会。诸将皆云：“李公使者言从

东面收城，国家金帛宝贝，三军丰足。而我诸军，跋涉山川，侍卫乘舆；草创建朝廷，返旆破残贼。李公下长安，赖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贼，移牒此军，是轻我也！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见机不取，更欲何为？且李公士马，不过十五万。金帛既丰，必有骄伐之色；宫苑彩女，悉为仆妾。各自顾金帛，守妻子，谁为战者？今我此军，且有朔方、神策、幽陇，宿卫不下二十万，若卷旗而取之，如饿狼之逐跛兔，鹰隼之擒困雀也，骐骥之逐驽骀也。今若不取，后难图也。”浑公愕然而谓三军曰：“将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昔蔺相如驻军避廉颇，分路而行，车下之人请归穑养。相如问其故，对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颇，有不强之色。臣下无依，请归田里。’相如谓从者曰：‘廉颇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惧秦昭王，岂难于廉颇耶？今诸侯不敢加兵于赵者，为吾与廉颇。若我与廉颇相得失，势不两全，诸侯乘危而进军，赵必危矣。吾是以避路，为赵国社稷，非难于廉颇也。’从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颇闻之，负荆请罪，为刎头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卫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凶之势，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窃号于梁国，怀光不宾于晋府；圣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进军。怀光得志于蒲晋，希烈侵淫于河洛，齐魏抗兵于封境。即人臣道丧，圣主何安？根本未宁，枝叶何寄？吾是用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将士，优赏至高，足丰其用。公等父母妻子，并在长安。今若与驰逐，则白刃之下，孰辨贤良；黄尘之中，宁分贵贱？昆山纵火，玉石俱焚；霜飞上林，芳兰同陨。流血积尸之地，宁分父母之容；千军万马之中，孰察妻孥之状。公等血属岂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诛斩凶党，献捷王朝；子孙荣庆于前，恩光更流于后。岂不休哉！”三军将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师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宁州官屯。从者枭首，送于汉中。浑公拥节与诸将返旆迎驾，而归于国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岂不然乎！

李公晟，电扫关中，欃枪已灭，风行草靡；车轨攸同。凶党伏诛，枝叶皆尽；逆人之迹，并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称万岁。李公军政郑云逵，时为行军司马，收长安为前驱焉。畜锐被坚，拔距摧敌。上知文武绝伦，深谋迈古，屡有诏旨，宠锡殊常。初收京师，充搜获宫殿、斩决解补皇城留后、洒扫禁卫如此等使，逾三旬焉。车驾归复京师，寻迁给事中、卫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声名藉甚。执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谓诸执事曰：“晟有渭桥之捷，并是郑云逵之功。今天下无为，方欲指陈得失。莫见皇帝还京，有乖雅意？”众俱芒然，惟称“不敢”。其见推功之切如此。张彧侍郎，令公子之婿也，见机之士也。请固守渭桥仓，转输诸军，粮储有继。秘略元勋，忠诚决命，赞令公义勇。参佐帏幄，大兴王师，扫清宫掖，可谓佐略之雄也。王贲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气雄，酷似其舅。佐渭阳而主定大业，功冠乎时；统师旅而雄勇绝伦，忠义宏代。累受诏旨，谁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谓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矣！军帅孟日华，



胆勇殊伦，谋猷罕匹，以战必胜，所谓兴王以守必全，所谓宁国七擒七纵。深知敌情，负戟前驱，当锋瓦解。帝嘉其诚节，宠锡殊常，寻拜工部尚书，渥恩屡至，可谓中兴之良将也！令公辅天地，正星辰，实此四公之力也。虽古用贤，不啻过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贷。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光晟临死而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贼臣之词，君子曰："神策秘算，岂昔智而今愚？俱为汉臣，何前忠而后乱？二心事主，豫让之不为；三思而行，季孙之善志。李公一清宫掖，德比伊、周；再殄凶渠，功超卫、霍。社稷立，宗庙安，命有记言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诏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诸镇，各量功补授，其廊庙资格，制于行在。

工部尚书浑公自下咸阳，追捕逆党，与四镇节度迎驾于梁洋。大驾还京，威仪辇毂。前后部伍，兼四镇、六军，神策、威远，并浑公为总政，而归于长安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浑公有焉。

皇帝发自南朝，来归凤阙；雨师洒润，风伯清尘。玉柱金绳，御路星布。金吾、六军，神策、四镇，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卫将军，省阁郎署，先驱后殿，旌旗蔽野，雅兵喧空，丽日披云，绿山被谷。驾次陈仓县，凤翔节度李楚琳与九县官吏、耆老第五千余人，拜舞于上前。上令中使宣劳官吏耆老等，楚琳一无所问，以其贰于我也。

初，楚琳与张镒腹心，见泚僭伪，遂贼杀镒而归泚。泚授楚琳凤翔节度。泚攻奉天，楚琳供应，及李怀光救援，军次泾阳，泚却守长安，楚琳势穷，遂进节奉天。帝不悦，命左右焚之，即欲（此缺一字）议。上以天步犹阻，含垢匿瑕，且为容忍，遂发使赐楚琳节，羁縻而取之。后怀光阻兵，帝幸梁洋，楚琳又与泚通耗，帝闻之，深不平。皇帝还京，楚琳从驾至长安，诏授右卫将军，表请出家。有诏"依请"。遂不得志，愁愤而卒。

上至咸阳县，李公以金商、同华、神策等军马，自丹凤桥至于便门六十余里，御路两旁，前后鱼贯；锦绣交错，朱紫相辉。铁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书浑公、嗣郇王寓、京师都防城使侯仲庄、灵盐节度杜希全、渭北节度李建徽、驸马都尉郭暖、邠宁节度韩游环、羽林军使令孤建、金吾将军论惟明等五十余人，并是柳营上将，麟阁功臣，为前驱焉。

上发自咸阳县，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驾于路。宝幢幡盖，金炉辇舆，排空塞野。驾至三桥，中书令李公与同华节度骆元光、金商节度尚可孤、潼关节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将高秉哲等，奉迎于乘舆。李公见上，自扑于地号哭，良久气绝。上亦悲不自胜，诏令左右洒水救之，方得苏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

朔方与河北叛将，锋刃交驰，将必清宇宙之沴气，洗朝坤之瑕垢。然后返旆归朝，致君尧舜。不期事在萧墙，祸生不意，泾原作难，朱泚乱常。大驾播迁，宗庙无主。此则国无谋臣，致有期祸。”言讫哽咽，举身自扑，流血洒地。亿兆之众，莫不潸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复神京。百姓衣冠，或号或泣，或喜或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灯，状婴儿之逢慈母。是知龙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居；麟穴凤巢之场，岂鸺鹠之所止。庆云腾而万方喜，丽日升而六合明。散宝玉以赍功臣，改秦科而用汉法。吴山楚岫，云雾廓清；碧海沧溟，波澜肃静。文无不尽，武无不甄。尧风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万方泰。于是议封赏，礼山川，蒲轮结辙于幽岩，茅士分封于将相。皇帝巡狩，知稼穑之艰难；大驾亲征，悉军旅之劳苦。玉移荆岫，阴德潜通；桂馥幽林，芳香更远。

于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鸿恩于大赦。率土大同，群生遂性。然后圣上坐紫极而问政，考青史以求贤。千官指日以献诚，万方重译而来贡。旧梁污俗，咸与维新。雷霆息怒，明煦妪而为心；日月所临，知圣德之光大。修神农之播植，垂尧舜之衣裳。凡在生人，孰不庆幸。方复责躬，克让庶绩。咸熙协和万邦，平章百姓。察璇玑而齐七政，调律吕以畅八风。疏山奠川，任土作贡；休征允集，惟德动天。《书》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时太极殿前紫荆树，直下数仞，偃盖盘旋，枝叶蔓延，傍荫百驷。群凶窃据，磨牙喷毒。物由人感，其树劲死。皇帝归复，荣茂如初。则知圣泽滂流，恩沾草木。时金吾将军论惟明上诗曰：“豺狼暴宫阙，叛徒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群凶亦自疑。既为皇帝枯，亦为皇帝滋。草木尚多感，报恩须及时。”皇帝披玩久之，龙颜大悦，令中官马钦溆宣旨劳尉，赐绢一百匹，杂彩二百段，金盘一。信宿，帝谓惟明曰：“朕心即终南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变。不惟吾答卿勤王，别有茅土报卿志义。”寻除渭北观察，惟明受旨而色不畅。帝知之，谓惟明曰：“卿家有讳，所以受卿此任也。”惟明受诏赴任，续有诏旨谓惟明曰：“卿父成节，但讳‘成’，不须讳‘节’。寻加渭北节度兼观察处置等使。中使继踵，其宠遇如此。”

时洛阳定鼎，肃穆而禁苑生风；西汉秦宫，垂拱而神光满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兴，万姓千官接袂而沾圣化。方且大引时望，广树腹心。兰菊无遗，幽滞必举；远安迩肃，俗阜民康；分建诸侯，维城作镇。浑公殄怀光而镇河中，李公抚泾原而镇凤翔。然后知邦国有难，忠义挺生。则天欲崇武氏，狄公为死谏之臣；韦庶人构祸宫闱，刘幽求定策枭戮。安史继逆，汾阳王功济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扫定妖沴，而清帝室美矣哉！松筠之节，经寒霜而转秀；英雄之士，对白刃而弥坚。凌风守义，破胆隳腹；不吝平生，志神主辱。故能使凶徒瓦解，不忘战将之功；丑类殄歼，足表濮皇之德。美矣，善矣，实社稷之臣也。

唐阙史

〔唐〕高彦休 撰

序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滋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代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卷 上

丁约剑解

大历初，韦行式为西川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常耽玩道书，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尝少惰，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慄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辕门，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阓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食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

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亦复遐寿。后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师，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哗，询其由，曰：“刘悟执逆帅李师道下，将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丛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约则已见矣，微笑遥谓子威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载矣。幸且相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则散絷于邮舍，壁间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相见之期，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剑解、火解、水解，惟剑解实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道耶？”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以进，亦愧领之。子威又曰：“某得亲朋书，促令著鞭，以为明晨藁街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再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饫仆饱马，诘旦往棘场候焉。停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到，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颔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及之，次丁囚，跃出而南，广众之中，蹑足以进。又登酒肆，言当之蜀，脱衣换觞，与子威对饮，云：“某自此遐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归奉候于昆仑石室。”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

荥阳公清俭

荥阳公尚书郑澣，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尹正圻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尔，未尝干谒，拜揖甚野，冠带亦古。郑公之子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公心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故乡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致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将脂辖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而为饼者，郑孙搴去其皮，然后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与中，何以异耶？仆常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返朴，敦厚风俗，是独怜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艰难于稼穑，奈何器浮有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饼表，郑孙错愕失据，器而承之，公则尽食所弃，遂揖归宾闼，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郗尚书鼠妖

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鞾，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鞾中，珠目锦身，长笑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

裴晋公大度　皇甫郎中福直附

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褊而直。为郎南宫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温洛，时相允之。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庖突无烟。晋公时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卑辞厚礼，辟为留守府从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礼，公优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诛，其无玉石俱焚者乎！"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慄。公婉词敬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非敢望也。"正郎赪怒稍解，则请斗醖而归。至家，独饮其半，寝酣数刻，呕哕而兴，乘醉挥毫，黄绢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馀缗，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馀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跃马而归。公门下之僚属列校，咸扼腕切齿，思脔其肉。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羁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正郎领受之，无愧色。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获及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烂于砧机杵臼，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讦之性，率此类也。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

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未尝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则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亹亹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专局北司，则飞龙庄宅，内园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潜图不轨，籍没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丞相河南公妻晋国夫人，京兆□□才辨强明，资质瑰秀。尝登楼轴帘，俯瞰阡陌，轩车簪绂，经过楼下，俯盖揖马，若不自安，而晋国冶态自恃，无羞避色。一日，命妇朝觐皇太后，仗鼓才下，晋国出宅，将升步辇，执烛者双前步引。晋国怒不乘马，傍有中书绯衣吏二人，方请事于丞相门，晋国谓曰："第持炬前导!"绯衣吏辞以前无规，晋国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则以自我而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骑。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书朱绂吏为驺导。

沧州钓飞诏

大和末，司空陇西公之镇横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诏北渡。于时寒气方隆，河冰层合，以诏北渡。公急击冰令截舟中流，水胜舟覆，舟人尽溺，诏书随没。守者以状闻，水工大恐，失脚捽地，走东西阶。乃连使飞令，鞭策相沓，以必复为命。守吏持众击冰抉诏，搜索六日，竟不得。浑河奔湍，崩腾东走，度其泛去，不啻千万里也。水工又谓津吏曰："王命莫大，尔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诏，吏无大小一死之。"吏辈得令大怒，于是相与言曰："吾帅信于用刑，今不得诏，吾百族之血，当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阴骘，遽敢没天子之书，而忍嫁祸于吾辈哉!"请帅祷祭，冀凭肸蚃而有以复也。水工乃命具蠲洁版词而祝之。词卒，酒沥划然有声，若飞雳横霆，地动水响，倏而视之，则河冰中断二十馀丈，间阔三四步，沉丝一钓，随钩而出，第印微湿，封角不败

议者曰："黄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轻止半升，长水之下，六日之久，复与一缕相遇，斯盖水神、河伯以芝泥缄敕蛟鱼辈，推鳞翼总而归之。时有从事掾宋藩为记甚备，然多归美于水工，议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对扬

文宗皇帝自改元开成后，尝郁郁不乐，驾幸两军，毬猎宴会，十减六七。宠锡之命，左解于右，盖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风痹稍间，延英初对宰臣，时以药饵初平，台座略奏事后，诸司及待制官并不召对，盖虑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后，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卫者屏息不敢进。上徐谓曰："今日直翰林者为谁?"学士院使奏曰："中书舍人周墀。"上曰："试命名来。"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赐酒三器。问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阶再拜而称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尧之圣，虞舜之明，殷汤之仁，夏禹之俭。"上曰："卿爱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所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尔?"汝南公震惧惶骇，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诞敷文教，销偃武功，蛮貊怀柔，车书顺轨，臣窃谓羲、昊、轩、顼才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曾不足比数，岂可以赧、献亡国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愿陛下无执㧑谦之小节，以为社稷之大幸也。则天下幸甚，生灵受福，非独臣之愿也。"上又曰："朕自以为不及也。周赧、汉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臣，固以为不及也。"既而龙姿掩抑，泪落衣襟，汝南公陨越于前，不复进谏，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尔不复视朝，以至厌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有李处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颇中，一郡肃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声谓曰："仲尼大圣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父耶?"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致鬼神见乎！且公骨肉间，朝夕当有遘病沉困者，宴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于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将痛鞭其背。果哕食昏瞑，百刻不椮，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数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且归罪于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俪义重，息胤情牵，不得已解缧绁而祈叩之。则曰："第手翰一状，俟夜祷之，某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椠，他无所须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词祝，洁手书之。性褊，札写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烛灺更深，疲于毫研，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闻呻吟顿减，阖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可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向写数本，悉以涂改，不忍自欺。就焚之书，颇为精谨，老夫未尝忘也。"生曰："谭何容易，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日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从，病亦渐间。

路舍人友卢给事

路舍人群与卢给事弘止性相异，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紫微日谋高卧，有制诏则就宅草之；夕拜未尝乞告，有宾客则就省谒之。虽秦吴所尚，而埙篪其友。一日，雪满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将欲晏入，先及路门，紫微寓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鹤氅，手卷膝琴，篝火于炉，酌杯于机。忽闻卢至，曰："适我愿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华焕，意气轩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台庭，以图外任。"紫微貌惨曰："驾肩权门，所不忍视，且有夙分，徒劳汝形。腊瞢一壶，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诣省之计决矣。"紫微又呼侍儿曰："卢六，待去早来，药糜宜洁匀，越中二饮器，我与给事公俪食。"夕拜振声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达，各尽其性。

李丞相特达

丞相陇西公之秉钧衡也，以特达自负，鱼服民间。时尝旅游覃怀，寓王氏别野，王氏先世薄宦，子不以力稼自赡，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之赍逾限官□来谒，蹇驴村仆，不得与鸣珂武卫者较进，则隐于执金挝坎舍，伺板舆出，拜于道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刍饩之。逾旬，以前衔除大理寺评事，且赪吉钿，轴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狱寺有新莅官者，必寺寮旧委，微此，则在朝五品以上清资官为识。"盖国家慎刑谳也。王氏子罢耕客长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莅，复谒相门。机务方繁积于外，无肯为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谒，候坎舍如前，步辇始过，则凫趋以进，具道前事。相君问曰："有状乎？"对曰；"无"。又曰："有纸乎？"亦曰："无。""襟袖何贮？"则遽探轴以进。丞相舁中尝置毫砚，遂拥百骑，批绫纸曰："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仍语廷评曰："寄谢棘寺诸曹长，此亦五品以上清资朝官也。"时议许以特达称。

杨江西及第

祭酒杨尚书敬之任江西观察使，载江西应科，时成均长年，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钟陵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色目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符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舍有秣马伺仆，如自远来

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侦所自，曰：“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亟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秀。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休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曰：“不然。”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与之同处。杨公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尤自得者，《华山赋》五千字唱在人口。是后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谓升第必矣。试期有日，因食面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中。仍谓江西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则江西中选，而同年无氏濮阳者，固不可谕之。夏首将关送于天官氏，时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今则不然。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榜，因以望题。题毕，杨公闲步塔下，仰视之，则曰弘农杨载、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

崔相国请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庄严宏厚，清雅公忠，善诱后来，有佐时许国之志。时以艺学进者，一参讲席，如登龙门。初诏以绣衣自洛朝觐，访别承国寺僧神照。照亦近岁名僧，无出其右者。谓曰：“弟子忝官西上，师有何言赠别？”僧笑曰：“大哉，临别之问！”公避席以请，则曰：“恶事不为贤人也，善事不为圣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与众共之，无或独擅，无或多取。独善多取，祸生其中矣，孔、孟其犹病诸！”言既而别。崔公不谕，祥鸾威凤，游于青云。爰立作相，时宣宗景化维新，求理方切，将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誉望云高，朝野人情，谓可以继汾阳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备顾问于便殿，宰臣齐进。上曰：“朕以时和岁丰，万方无事，欲御楼肆赦，以答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楼所费至多，宜下须有名目。次则频行赦宥，实启幸门。今边戍衣赐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议。俟至中书，召有司计度，续具申奏。”上不悦曰：“遣朕何处求御楼名目？”太保奏曰：“臣闻太子是天下之本，实系万国之心，七鬯是司，国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礼，则岂惟肆赦，兼可郊天。”时上方饵金石药，求长生之术，遂致躁渴不康，内外无人知者。疑忌方切，恶聆斯言，俯首久之，不复顾问。后旬日，罢知政事。时同列恶其太劲，有以飞语巧中者，所赖自居台席，人情攸归，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动摇，不尔则忧在意表。老僧赠别，于斯验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东公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宰字于曲阜者。耕人垦田，得古铁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厚古丑，蠹蚀于土壤者。既洗涤之，复磨砻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善八体书，子男召致于邑，

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邱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致于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为古矣，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枝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辇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文学柄，得士之后，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生，器出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赞。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乃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邱明之书，齐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会是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既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邱之会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之，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击碎，然后举爵尽欢而罢。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睆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许道敏同年

贡士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丞相大称其文学精臻，宜在公选，主文加简，揖额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厉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傧赞。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珮高谈，极欢而罢。居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骇，主文不敢第于甲乙。尔后晦昧坎壈，不复闻达，继丁家故，垂二十载。至柘国小兵部知举年，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侍郎读，一举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



冬，傧导外郎鹊桥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厘，何啻千里！

韦御史铛怪

故山北从事韦某殿中，尝话幼年在痒序，甫书云节，逮夜自学舍捧书以归。及堂寝，阒其无人，独狭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潞豸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宇下营时尊之具，潞豸神色惨白，且告之故，即众訾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偕人，其主庖青衣，就铛蒇事，仍贮婴孩子怀抱间。婴涌身须食，因误坠于铛中，沸油浪涌，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益炽，盖膏水相反也。乃杂掷罂瓯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灭后视婴，已焦爇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废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终。

郑相国题马嵬诗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秕颜、谢，笞挞曹、刘。为渭南县尉日，尝有《题缑山王子晋庙》诗，尤为绝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晓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红丝瑟，秦郎白管箫。衣从星渚浣，丹就日宫烧。句曲觞金洞，天台啸石桥。雾垂鸦翅发，冰冻虎章腰。"议者以为傥遇评于精鉴，当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行人书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盖先兢慎诚信，四方宾贾慕之如归，岁获美利，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书，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且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祸，履校灭趾，故先觉耳。然吾已请于阴骘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夕于春明门外逆旅，仍备缣之随龄者三十有五，橐帕韬之，候夜分，则往灞水横梁，步及石岸，见有黄其衣者，乃置于前，礼祝而进，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善计家事，急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阖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宵出青门之外，俨若不寐。恭候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横梁，怯于无觌。至则果睹一物，形质恢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载惊载喜，捧素于前，祈祝设拜，无敢却顾，急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独有仆之司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铜壶始漏，复有掷书者，厩皂立擒之，乃邻宇集痒序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札如上，词曰："汝灾甚大，曩

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状始末，诉于县官，诘问伏罪，遂置桔木。时故桂府李常侍丛制锦万年讼牍，数年前尚在，往往为朝士取去。

齐将军义犬

禁军大校有瑛名而齐姓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史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尝畋迴广中，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罄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敕仆伺其所往，则圮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斋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而归，以败茵席温之，馀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感激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齐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弥加勤。又更律琯，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襄事于邱陇，则留四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斯犬独举足，踣土成坳，俯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

真陵开山

丞相夏侯公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弥月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醯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于柏寝之上，得折钗半股，其长如掌，衔于顽石间，匠者抉取，以献夏侯公，公以园陵甫及，圣情哀慕，寝而不奏。上古已前，宁无妆牖，桑海陵谷，其可谓诬?

郑侍郎判司勋检

吏部郑侍郎薰介洁方廉，以端劲自许，朝右畏惮。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阶至朝散大夫者，许追荣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议大夫者，用勋荫子。至光禄大夫者，得衮服庙祭，设棨戟。”一日，内侍省牒言：“弓箭库使正议大夫内谒者监某乙，请少恩例，用阶荫子。”吏部牒司勋刺检云：“大历中，鱼朝恩曾有是事。”郑公怒，吏判其后云：“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在司具以此牒，自是无敢复请者。后以聚食百口，困于朝俸，白执政以外任为请。时宰以公清望耆德，议假端揆，出刺华州，拟状留中不出，论者或以为尝失律于宛陵，上意迟于再委分阃，而仆射李公亦尝不利于镜水，何三拥朱轮于莲华峰下哉！盖以三峰且无戎机，不侔藩府，止类关辅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实以刚简为宰臣所忌。

赵江阴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赵宏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由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



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伪辨之。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矣，且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邑宰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辨。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之善政，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越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则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吾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焉敢厚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乃召捕盗之干事者数辈，至淮壖，曰："有聚啸而寇江者，按验已具，且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居处。"名姓形状，俱以西邻指言，请械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刃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西邻自恃无迹，未甚加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励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号呼与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辨证甚明，且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率多金银锦绣，非农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囚意稍开，谓皆非所贮者，且不疑东邻之越讼也，乃言：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复谓曰："汝果非寇江者，何为讳东邻所赎八百缗？"导引诉邻，令其偶值，于是惭惧灰色，祈死厅前。赵令桎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单进士辨字

进士单长鸣者，随计求试于春官日，袖状诉吏云："某姓单（音丹）为笔引榜者易为单（音善），单诚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实贻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谕，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异耶？"长鸣厉声曰："不然。梯航所通，声化所暨，文学之柄属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书，则台州吴儿乃"吕"州"矣"儿也。"主文者不能对，词场目为举妖。

李仆射方正

三峰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长安修行里。有密邻，即故日南阳相也。丞相早岁与之有旧，及登庸，权倾天下，相君选妓数辈，以宰府不可外馆，栋宇无便事者，独书阁东邻，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迟迟于发言。忽一日，谨致一函，以为必遂。及睹覆札，大失所望。又逾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愿以厚价购之。或曰："水竹别墅交质。"李公复不许。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动初意，竟无回命。有王处士者，

知书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与之同处。丞相密召，以诚告之，托其讽谕。王生抃捧其旨，勇于展效，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间，公遘疾，生独侍前。公谓曰："筋衰骨弱，风气因得乘间而入，所谓空穴来风，枳枸来巢也。"生对曰："然向聆西院枭集树杪，某心忧之，果致微恙。空院之来妖禽，犹枳枸来巢矣。且知赍器换缗，未如鬻之以赡医药。"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发上植，厉声曰："男子寒死馁死，鹏而死尔，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庐，不忍为权贵优笑之地。"挥手而别。自是王生及门，不复再接矣。

卷　下

郑少尹及第

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今复有前定卓异之说，且非诞妄，故附于此。长安鼎甲之族，有荥阳郑氏，尝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讳复礼，应进士举，十不中所司选，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昼则平居，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亚不胜其蹇踬愤惋，则择日斋沐候焉。颇容接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知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之不能隐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颇异，不可名也。"蒲亚拜请其期，宏道曰："唯君无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蒲亚愕眙不谕。复再拜请语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是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蒲亚虽大疑其言，然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唯敬谢而退。至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姓名于主文者，蒲亚以其非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之二年，新昌杨相国再司文柄，蒲亚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蒲亚奇叹且久，因记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宏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其可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讳宪应举，太和二年，颇有籍籍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太和九年，九举年年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辖私异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书于小书之杪。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时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讳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二年，礼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举，第二人姓张，同年有郭八郎。阴骘驱驾，须及于斯，非兔楮可以尽述者。尔后荥阳之弟侄就

试，如破竹之势，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异，故书。

卢员外题青龙寺

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于僧院，气凄惨如蓄甚忧者。吁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人辄话其异。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雍起居誉望清举，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尝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麽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羽檄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掠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徒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踪，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

崔尚书雪冤狱

尚书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结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构逆，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胤之属，妻尝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内，四裔竟无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戕于巨盗而帑其财贿矣。"洛城有杨乾夫者，以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于事，且利其色，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清旭，更垂访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缞服髽发，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积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夜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据优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返洛，疥痒瘠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所从，辗转饥

寒，循路号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詈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胜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皆厚贿以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辩奸，于是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校强。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禄未绝，洛尹更任，则衔血赍冤，诉于新政。新政亦不能辩，其所鞫吏得以肆堇毒于篑言，且曰："以具狱讼旧政者，有汉律在，则又列夤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洒血而目枯焉。时博陵公伊大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化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弃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沴，黰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至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李可及戏三教

优孟师曾见于史传，是知伶伦优笑，其来尚矣。其开元中黄幡绰，玄宗如一日不见，则龙颜为之不舒，而幡绰往往能以倡戏匡谏者。漆城荡荡，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梦神医病者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不详谁氏笔迹，而精妙如动，祈请辐辏，传有神异。尝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视之燕宋也。母氏啜泣，遍访医巫，竟无能原其病状。一日，自言欲从释氏，且不能破倚，其可髡首而缁体乎。母徇其欲，肩致绘壁之下，厚施主僧，眼食于寺庑。逾旬喜寐，梦有人魁形铠服，焰加于肩，弓梏其臂，持筋类鲙，以食病者。复若严悸，促迫咀嚼，坚韧不堪其忧。所食袤丈，蘧然而觉，绵骨木强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弧矢之六石者于门，且示曰："能引其半者，骈粮以赐之，满者倍

斯。”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

渤海僧通鸟兽言

公冶长通鸟语，介葛卢辨牛鸣，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萨多罗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鸟兽之言，往往闻鸟鹊燕雀啅噪，则说休咎及闾巷间事如目击者，佛图澄之听铃语，不是过也。一日，秋暑方炎，与小朝客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路遇牝豕引诸豚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曰：“此猪有语否?”对曰：“有之，人自不能谕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吃奶。’料其不远当遇官槐而止，且饲郡子矣。”诸朝士颇奇之，因缓辔以侦，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荫，踞乳诸子尔。后贵臣宅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中官主禁旅者，将籍名于军寺，蕃僧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

御楼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岁，上以年和时丰，思减徭免罪，乃下诏，以其冬御丹凤楼，申眚灾肆赦之命，有司择用十月十日。近岁以知星食禄者，止能胶柱选日，不克风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蒇事向毕，巳时风雨暴作，上仁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霁，人心甚悦，诏有司令市良土，以夷楼前坳潦之所。时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于是严令两邑召载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只轮载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钱，至是幸时之急，遂高其价，逾倍方止。两邑官吏有司捕盗者，专其事，虑价不廉，惧未敢发。李公以羲驭向晚，闵事不集，坐退朝别馆，其桎梏鞭扑于前，援毫以伺督责，骑步旁午于道。二县僚不得已，趋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轮十数及三，今则幸其急，骤加十至七，愿立毙其首，以衄其价。”李公谓曰：“事非舒缓，安以价为。”遂令每乘加钱至百二，官吏奉命大喜，只轮云集。至暮，夷坳燥潴俱毕。役夫乐其善价，继来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诘旦，上御楼宣赦，百官毕集，乐悬具举，兵仗罗列，建鸡免囚，楼观之下，纤埃不生，圣颜甚悦。后一日，鬻土者诣府请直，则复给五十钱。

王居士神丹

有长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尝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馀口，丰俭适其中。一日，游于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栾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终南山佛

屋足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馀，遘病甚危，众医聚药，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笺，期于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持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语，女则物化。其家始营丧具，居士仗策而回，乃诟骂囚拘，将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迩。中平一榻，籍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中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与众伺之。及晚，烟烬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温水置于心。及夕，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嘘，又数刻，心水微滟，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苏，黎明则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依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

辛尚书神力

邕府辛谠尚书传有神力。尝与故滑台杜仆射为泗上郡职，时属丰沛兵起，浮磬雉堞围于贼锋，其不抵于偷儿之手者，数板而已。杜公将有包胥乞师之请于邻封，以劘垒方严，募辕门勇士，无敢应者，独谠请行。岸列霜锋，河浮战舰，裸身宵度，胜舟而济，获告邻部，果解重围，贼锋遂衄。朝廷录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团练于泗州，节度于邕州。尝言微时力田自粒，三伏甚暑，与邻庄老农纳凉于山之阴。山上有巨牛怒斗者，哮吼争力，声达数里。邻人虑其奔北退走，则有蹂践冲触之患，相谋备钩索，为制拒之针。辛曰：“众力非及，某能当之。”俄顷有牛果北而下，狞蹄踣土，凶角以奔。辛则正立中逵，俟其欲至，两执其角，牛不能前。旁观移时，如不置力，牛怒滋甚，退身数尺，养力而冲。如是三四，划然有声，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壮观，则命持斫斧断角，坚不可刈，辛复拉之，应手而碎。时谠侏儒瘠瘁，如不胜衣，至官崇体腯，力亦随灭。

贱买古画马

荥阳外郎蕖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市马画。外郎奇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罽裁标，斑黾鼍轴之。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隙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以七万购献牢盆者，得署渭渠横梁，梗船碎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于是卑价市之，为妓主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外郎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至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外郎以其异奸盗，非愿荷留，因并画桎送，后永亡其耗。



韦进士见亡妓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雕落，韦悲咽痛悼，不能悦情。茹蔬甚羸，弃事而寐，意其梦睹。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尝视妓妖蛊，时则牵于相念，促命见之。乃妙选良辰，斋除堂室，舒帏于壁，穗香于炉，仍须一经身之衣，以导其魂。韦自喜自叹，搜衣尽箧，皆换福于梵王家矣，唯馀一裙之金缕者。任曰："事济矣。是日，宜绝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为诫，设灯炬于香前，曰："观后烬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长啸，香裙在手，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嗟之声，俄顷映帏微出，蒨服少选，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拜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坐，无异平生，或与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烛跋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仿佛衣香泛于坐侧。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因来奉救。沤珠槿艳，不必多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没。

卢尚书庄隋雷公

洛城建春门外有信安卢尚书庄，竹树亭台，芰荷洲岛，实为胜境。乾符乙未岁，有乡荐之士，相与避暑，坦率于西亭。钓罢弈棋之际，阴云暴兴，雷霆击空，食顷大雨，未可整归骑，第临轩观霖霪之势。忽有一物，堕于檐下，臆胖其状，而祟角奢足，随陨偃于弈榻之前，如伤困者。众咸惊异，相与环观，危轩跨池，少顷则泅转于水中矣。柔毛雨渍，印于碧砌，积久不灭。相与逼视，馀腥薄人，命仆搜池，竟不复得。

泗州风狂尼

丞相陇西公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状，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将祈礼者，睢盱顾视。女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更变，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迹其来，释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堕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火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今上即位，是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岁，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宪宗命取到京，时韩吏部上疏极谏，以为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顶者，刃其臂者。当时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及到京，则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楼，降万乘之尊，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不可胜纪，皆言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辈何所恡哉！此乃上之风行，下则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鹤盘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诏归本寺，肩舁陌上，粗备香梵。去岁徒众，万无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顶莹蹄，亦不复至。所异者，桃林之兽，青田之禽，岂能时其盛衰，改柯易叶，浮沉于世态耶！

丞相兰陵公晚遇

丞相兰陵崔公，清誉俭德，时所推服。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今上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岁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为上相公，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贤哲，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再兴不憖遗之叹，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美焉。议者曰："高位厚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者，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世传太公晚达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钓渭之年一纪，乃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

寿安山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圮，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亙之，木见风揉而成尘，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汨于水，粉腻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戴记》云：夏后氏用堲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椁。郑玄注曰：堲周以土为之也。"岂锡玄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卢相国指挥镇州事

丞相范阳公携清苦律身，钊断无滞，代天理物，必先鹑衣觳食，遐陬远裔，以是四方之誉，翕然归之。乾符于酉岁，因与同列廷诤机务，词气相高，朝廷两解之，偕授宾翼储闱，分秩洛汭。河朔三镇屡贡表词，且以弃瑕擢用为请。先是，常山帅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袭继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时每律琯三周，则各隆品爵，仍与幽魏并制。幽魏继有更

变，景崇时独得军情，以是爵位相悬，镇至剧品。景崇时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户，实食袭三百户，穷极勋赏，无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镇州故，未行册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泽，怀抚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饷挽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当道与卢龙、魏博往列，三载考绩，咸蒙宠荣。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两镇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景儒，自委郡符，亟闻美政，诚惭内举，堪委外藩。请回臣官荣，授景儒一镇。"意图易定。时内臣秉权者，固欲与之。一日，枢密使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乃曰："相公为国择帅，尝难其人。令或能教战抚民，袭守政化，即良将也，何必拒常山之请耶？况某知景儒恪居官次，若别选用，未必及之。适奉圣旨，便委中山，以收后效。"诸相无言，独崔公沆曰："开府固昧远大之计矣。国朝自蒯胡作乱，于今三道止类国宾，尝贻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机，噬脐无及。始则入充贡赋，终尔渐紊彝章，疆界接连，既以与之，复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军意请立子孙。傥未议加兵，即立须降节，然后魏博岂无骨肉，必俯瞰洛城，显然卢龙，坐邀青社，开府此际何术枝梧？"二内臣呿颐结舌者久之，且曰："适奉圣旨，遣与相公商量，所仗者庙谟，非敢参以末议。"崔公遂草诏意进曰："卿世袭忠贞，材兼文武，即竭事君之节。必先体国之诚。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卫齐勋，龚黄让政，至于擢用，自贮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须经久，易定既为恩赏，幽魏何以酬劳？辍食再思，难允诚请，临轩注想，宜悉朕怀。"望付翰林如此赐诏。诏书再往，勤请愈坚，表云："愿得手足之荣，共竭股肱之效。"圣上为之旰食，乃诏范阳公以兵部尚书入觐。到京旬日，拜特进、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三镇有表贺宰辅得其人。时公以步蹇，未任衙射，上因命中书官就宅问计。对曰："臣待罪台司，五环星岁，前后三镇，以甘言佞臣，美贶饵臣，臣皆拒而不纳。或所论奏，不违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水将显皇恩，且诫曰：'事出此口，言归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来，无为哃妄于其间也。前日驿书，已告尔帅矣，宜以覆族为。'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请与书谕以是非祸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进书草。卢公才辨词藻，尤工于指谕事理，上览书色动，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赍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辕，令望加官，勤留当道。且言臣滥分茅土，曾乏内劳，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让爵，不敢贪荣。幽魏加官，请循往例。"上大悦。

太清宫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人仕者，岁岁有之。诏天下州府立紫极宫，度道流，为三元朝醮之会，长安重建太清宫，琢玉石为玄元皇帝真像。雕镌之丽，不类人工，列太常乐悬，服天子兖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肃宗二圣真容于殿之东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陈希烈于东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为言者曰："陈、李二相，阴狡险

诈，常欲动摇东宫，将有不利于先帝者数四，赖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尔则宗庙有缀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铸金肖形之像也。”寻诏除去，瘗于殿阴，尔后人无知者。至广明庚子岁，丞相范阳公为太清宫使，因命葺修颓废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涤去泥壤，则簪裾端简如龙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状白公。公命寻究之，则林甫官衔铭于其背。丞相公忠肃直者，大以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险巧罪迹，不宜获保首领，请辇送京兆府击碎之。”议者以为李林甫、陈希烈辅佐明皇，骄奢贪狠，而又益憎蓄怨，摇动储君，信是一乱臣贼子也。然礼经云：“刑不上大夫。”而况琢石之像，且异戮尸之责，况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门，君子谓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传丞相奏章云：“臣闻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宠异之命，冠于人臣，枭獍之心，勃于君上。像已辇送京兆府，集众击碎讫。其徒伴陈希烈，见搜擒次，候获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闻之，无不掩笑。辇碎林甫、搜寻希烈之事，则实有之，至于徒伴擒获之语，斯又妄也。

卢左丞赴陕郊诗

卢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乾符初，服丧纪于洛下，先终制，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郊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县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授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前畿尉迁监察御史。鸣珂珮玉，纡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城为之一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槚之日，填咽临都驿，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左辖始舍辔居首筵，则为川尹邀去，乃大合乐于旧相之座，而诸朝容已携酒馔出城者，散于田野，选胜聚饮，歌乐四起，飘飘然若澧州上巳、会稽禊事也。无贵无贱，及暮醉归。有白鬓驿吏声指曰：“某自拥篲清邮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辖有诗题在嘉祥驿云：“交亲荣饯洛城空，秉钺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衔棠树有遗风。”此诗为牌子，后为易定帅王处存碎之。

杨尚书补吏

青州杨尚书损观风陕郊日，政令颇肃，郡人戎校缺，必采于舆论而升陟之，缕及细胥贱卒，率用斯道，以是莅政累载，无积薪叹燥请托之源。一日，使院有专兵籍者阙，局司颇重，选置惟难。有吏两人，众推合授，较其岁月职次，功绩违犯，无少差异者，从事掾不能决，请裁于长，长或臆断，谁曰无私。杨公俯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谓曰：“为吏之最，孰先于书算耶？姑听吾言。有夕道于丛林间者，聆群跖评穷贿之数，且曰：‘人六匹则长五匹，人七匹则短八匹。’不知几人复几匹？”顾主砚小吏著于纸，令俯阶筹

之，且曰："先达者胜。"少顷，一吏果以状先，遂授良晒，侪类则眙伏而退。以其类亥二首六身之说，故书。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有河东薛氏子二，野居伊阙，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书，皆务修进。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腊婚嫁之资。一日，木阴初成，清和戒候，偶有击扉者，启而视之，则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屐霜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则延人宾位，雅谈奥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因愿少驻。"二子则留连之。坐之，复曰："舍此东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内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某寻之久矣。丰狱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赡。亲属之甚困者，唯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薛大惊，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辈，悉命具畚锸之类，俟择日发土，须臾可以目验矣。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翦方为墠法，步水噀之，不能遁也。"且诫僮仆无得泄者。又问结坛所须，则曰："须徽缨三百尺随方缗彩缣素甚夥，暨机案炉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矣，假以为法，不毫触耳，所费者祭膳十座，酮茗随之，器以中金者为首。"二子则竭产以经营，其所缺者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术，以是粪睨金玉，常以济人危急为务。今有橐装寓太微宫，欲以奉寄。"二子许诺，乃召人负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胜，缄鐍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第，封门而俟，且诫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或为人窥，则福移祸至。俟行法毕，当举燧以呼。炬兴，可与僮役偕来矣。俟扶桑未烛，聚力以发，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敬依此教，严戢舆皂，无得妄行。自夜分危坐，系望烛光，杳不见举，伺久则鸡晨树杪矣。二子虑太阳东上，觉于行人，不得已辟户遐侦之，默无影响，步于松下，则掷杯覆器，似数辈纵食于其间者。炉香机案，倾侧左右，缗彩器皿，悉已携去，轮蹄印迹，错于短墙，疑用徽缨萦固以遁。因发四篋，瓦砾实中。自是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敢诉，而骇谈非论，夕遍京洛。

军中生饩

寇陷钟陵毒，逋岁诏会诸侯之师讨之，未格苗间，统兵者带绕于贼堞，王人督军，日月而至，宴犒迎饯，旬日无虚时。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浅源，宝视肥羜，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犹傲价于雾市，逾月复罄。一日，上命内臣之贵显者，慰抚于柳营。有军帅置生饩于皇华，发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华喜为珍贶，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则命启器，乃刑刖一足，屈于椟中，缣袮麻屦，亦不削去。皇华大哕，终日不食。

虎食伊璠

巢偷污踞官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者，各为好事传记。冠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祸患之来，其可苟免！

蓝田贡冰

蓝田县岁贡冰，常在冬杪，有腊候尚怒，蓝水不冰，则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础，方尺数之，三，厚寸数之十，乃镌额求中矩者，亦艰难以具美。至于清虚明洁，如椎骊颔而劀蚌腹也。或有粟砂线叶黏于其中，则命镌取，以跃汤补之，汤澄蓝水沸于中，金器赫天不辍，以傒其用。或沃以冷，则冻敛不固，寻复脱去。用火泉填之，乃水纹丝散，交涯如织，磨砻以平。他邑亦贡，其数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蓝冰也。中和辛丑，翠华在蜀，优诏以云栈岩险，罢贡洞庭丹，实是年木奴之属，既醯且瘠。有鸡林僧亦言：本国濒海岛上，其不多卤，或有如铚蘖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彼国或一岁息于朝贡，则淮水为之不至，且多群疫，水旱作厉，与冰橘之说符。

东都焚寺

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乾符初，尝有估客沥愿帚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万以埏埴，叠脊峻十有三尺，每瓦邱铁贯之具，率以木者，神功异绩，不可殚记，咸此类也。巢贼陷洛之前年，寺僧见东鸱鸣吻上有青碧霏烟，径冲天汉，如筒如幛，其围合抱。是日秋霁，天无纤云，斯气也自卯至酉，而后销散，烟中隐隐如有物上下，观者如堵，竟不能谕。粤二年，烬灭于贼燧。

逸　文

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公随计宣州，母因忧愤发狂，以苇刀自刭，人救之得免。后遍访医药，或发或瘳，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坐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



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庭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凡曰坠井，必恚恨也，陨获也；凡曰看花，必怡畅也，闲适也。安有怡畅闲适之际，遽致颠沛废坠之事？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因欲黻藻其罪。又验《新井》篇，是尉周至时作，隔官三政，不同时矣。

广 异 记

〔唐〕载孚 撰

予欲观天人之际，变化之兆，吉凶之源，圣有不知，神有不测。其有干元气、汩五行，圣人所以示怪力乱神，礼乐刑政，著明圣道以纠之。故许氏之说天文垂象，盖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语此”，大破格言，非观象设教之本也。大钧播气，不滞一方，梼杌为黄熊，彭生为大豕，苌弘为碧，舒女为泉，牛哀为虎，黄母为鼋，君子为猿鹄，小人为虫沙，武都妇人化为男，成都男子化为女，周蛾殉墓十载却活，嬴谍暴市六日而苏，蜀帝之魂曰杜鹃，炎帝之女曰精卫，洪荒窈窕，莫可纪极。古者青乌之相冢墓，白泽之穷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汤之问革以语怪，音闻鲁壁，形镂夏鼎，玉牒石记，五图九篇，说者纷然。故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刘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遗》，东方朔之《神异》，张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之《洞冥》，类黄门之《稽圣》，侯君素之《精一作旌异》，其中神奥。顾君《真诰》，周氏之《冥通》，而《异苑》，《搜神》、《山海》之经，《幽冥》之录，《襄阳》之耆旧，《楚国》之先贤，《风俗》所通，《岁时》所记，《吴兴》、《阳羡》、《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辞襟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陆道瞻等，诸家之说，蔓延无穷。国朝燕公《梁四公传》，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谯郡戴君孚，幽赜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后，邈为晋仆射，逵为吴隐士，世济文雅，不陨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一科。君自校书，终饶州录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

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致，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徒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村，县尉严正海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

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走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觏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傧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筝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筝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筝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挡筝，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

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噀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竞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瑇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猡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谓贼曰："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猡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

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诠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

石　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蹔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檽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檽，人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阼。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室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

王　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素，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倾，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讫，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列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任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云。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籍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辿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辿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辿："何以污群龙室?"辿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辿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辿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辿出水上，辿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郎多赍乾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

边洞玄

唐开元年，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



上，久之方灭。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堕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胁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

郑相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洲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

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汙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

卢　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至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



"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太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坐，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人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窦上，水拥阙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窦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

王 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

田 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征命。顷之，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部参军，秩满北归，过五

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螟，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舡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舡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橹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橹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

孙 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荫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论明念诵勤恳，请延二十载。"乃知修道不可思议，所延二十载，以偿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报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吏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刽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刽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著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 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

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乃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谓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论。府君令问已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徒。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直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径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

张喜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慰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

《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瘠去。

魏　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将挞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覆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

杜思讷

唐潞州铜锟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觌神光。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掴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

陈　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谷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

极清净，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未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

成 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杨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搆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镍镍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墓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镍，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我何?"觐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觐既失珪，一时溃散。觐因此亦出家焉。

王 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谲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毬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馔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

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灭。俄有铁锤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镖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镖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异珍馔，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膵胀，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

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洎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驱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馔，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

载寿。”便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馔，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成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鄔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人，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羡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

得非苞藏祸心乎?”舡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洎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鼾。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砍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人,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罚。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

席　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

外白肝至，见肝在盘中遥动不息，豫颦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绢，为羊铸佛。半日许，豫暴卒，随吏见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

苏　颋

唐尚书苏颋，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觋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颋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颋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颋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

张　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使："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寸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髆。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

杜　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人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襆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

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杨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杨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

破山剑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

顾 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后至宰相。



玄　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吕　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适。”王曰：“蒯适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既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适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以为欢笑。适月余罢职，修第于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人，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适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适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适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适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

楚　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写药，饮皆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寔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

薛　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疟，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鬼。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痁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毦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疟。”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

召　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殛，及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罪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胄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乾贞。乾贞介胄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乾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遂充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

李叔霄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去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查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圹，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只。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

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知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謗词赋，或诋呵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托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裩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裩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二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

阎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果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

下，果有百千纸钱也。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取三十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竟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士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

李　播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视官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戴，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宗俨惊曰："此端竿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己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倾，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

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当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

三　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人。"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候。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镪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华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看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眄，迨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

李　湜

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

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瑧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佩清泠，香风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欢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湜既悟，形貌流浃，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观之，见一女子，嘉祐问："女郎何神?"女云："已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祐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选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宰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殚，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衔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傥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祐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年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

荒涧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郎下车。延入别室，帏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飙，珠翠璀错，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映四壁。大设珍殽，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宜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所闻见。又授筝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缨之笑，如何？"因顾令彻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帻，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纛。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赡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崔敏壳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壳祈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



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阙，轻侮鬼神，卒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傍，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人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鞫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抉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以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干净室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人，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晓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

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乃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

王　僩

王僩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僩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僩，僩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不久，至华岳神庙中，使置僩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僩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僩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僩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妇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僩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僩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僩命开棺，其妻已活。谓僩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髣髴尤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 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

王　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使，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作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王将军尔。"即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

颍阳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驰，其人抱某上驰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作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尔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至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人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飏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蹀躞。"又嘱法智弟与锋献酬数百言，乃去。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己在哀制，如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窦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祗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的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馔。佐时食雉臛，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

张　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榇，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徇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覆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

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令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傍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榇，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

阎 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贽。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

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

李暠

唐兵部尚书李暠，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暠，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暠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暠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暠贞正，故鬼神惧焉。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

杨瑒

开元中，洛阳令杨瑒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瑒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瑒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瑒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具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东院亭中，令瑒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已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馅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馅，，君其无忧，不然，寔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予之策尽于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馅将罄，而皂裘不至，

瑒深以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袭欣然，累有所进。瑒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馔相待。"言讫不见。明日，瑒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瑒："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瑒如其言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瑒遂获免。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瘗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色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浃，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瘗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妆梳，无汙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觑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克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

华　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处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软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

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傍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帏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午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末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往。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骋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

薛　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

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已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妆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妪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恸久之。遂送还家焉。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

李　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栗。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率以五束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

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匹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匹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匹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飨。飨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曰，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蘩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踧。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侯。久之，曰：“我来矣。”命卷帏。忽见霸，头大如瓮，眼赤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傍一家，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遂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

裴　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

见路傍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殽，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人，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人，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燋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酹，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阇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颇不怿。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阇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榇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



裴　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靓艳泆。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祠相调，妇人初不易色，亦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顷，老婢出，见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芬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器，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裹剑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

李　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陬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绐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觇，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经殡宫过。有小婢随后，云："女郎欲

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赞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时，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

杨 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尔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谓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绩，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

王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己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

韦 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与之，少年与漆背金花

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粟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粟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粟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榇边案上，检失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殡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绣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衬，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绣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殡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柩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

朱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纩，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人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泆，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为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净，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枥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优，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

裴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苦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知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

赵佐

赵佐者，天宝末补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

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圹中。遂开圹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馔，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秾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令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像。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洲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遽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傧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赙马氏钱五百万。又敕彭州赙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

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娣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赍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匹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殁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着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贼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令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

姚萧品

姚萧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去。至此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

常　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冈，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



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傥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末，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禀，幸蒙殊顾，欣感实多。”因就坐，啖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尘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大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已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宫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辨，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期，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傥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傥有求不致者，幸相会。”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

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绐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觇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骴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欷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搆，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

李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致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镍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娣别。娣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殡在海盐，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

宇文觌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觌、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阙，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觌、稷等意是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觌、稷行树下，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冢，冢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顾二人取之。初缒，然画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缒夹等物，泄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令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已是晋将军契苾锷，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冢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



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棕，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棕，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侯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觌家在岐山，久之，锷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今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可无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觌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觌，觌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绝气者数矣。忽闻锷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埋，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觌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觌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觌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锷复至觌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锷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觌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点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觌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觌者。崇贲奏觌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遂绢百疋。敕至，觌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作锷灵语，叹息久之，谓觌：“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觌云：“今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觌遇疾卒。初女巫见锷，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

裴　晠

河东裴晠。幼好弹筝。时有弹筝师善为新曲，晠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晠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晠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晠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筝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

李　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幞头布掩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共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镬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已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踅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磬呼之，夫磬声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秖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

范 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

李 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玘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南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

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

萧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婢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

商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浐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柴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导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因谓之曰："我死，地下见先妻，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

高　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黏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黏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黏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甚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

朱自勤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欷，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袴，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祗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某乙。"其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惬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于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于庭中

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觇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趠之捷若猿玃。家人闻之，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于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于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椁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

杜　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瘗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敛。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嘑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嘑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云："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晷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



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而卒。

苏　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恁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佑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

李　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

又

盗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

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

张　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蹭蹋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傍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遗失。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裈，鼓唇睚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使者。"请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

韦　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淀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

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妒，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魘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彩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彩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云婢魇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龛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闲鬼，无宜相惊。"于是窣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

韦　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匐匍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圹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

蔡　四

颍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圹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

李　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闻。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

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大加惭恨。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

郑 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觇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妳"，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妳，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谷树皮作线。挛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挛凑毕，体渐温。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

王 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炅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砟穆颈，殪而陨地，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炅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炅以穆名家子，兼身徇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卒于官。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之。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双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作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傧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若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嘱王侯，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致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尔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磬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已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

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竟亡也。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针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作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颠于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胁，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算未尽，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为相谕：己由不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马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于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于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于头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迳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

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墼修方丈室。有绯衫吏，呵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墼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入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入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题，仍于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既出，忽于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状。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处。明达窃见籍有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问明达得窥也，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贶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于市致凿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于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颔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鄠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备马，无应之者。仓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 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引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记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



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云："君于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己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

梅 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令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魏 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有叔为僧而止盗赃。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命靖仗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殓已毕，将冥婚舅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惧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戟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入。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今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间相□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



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于中书厅记之云。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襕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于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镣或[illegible]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

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会寮长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云："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于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狄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座。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适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尔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己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陁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散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痈，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

裴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已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迳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谓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录，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飏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迩，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

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恡也。”以此求哀。丞人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

薛　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贴云：“王使追。”押帖作“祜”字，涛未审是何王，鞴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闼便人。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人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为君写经像，使皆托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 人，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

邓　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人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于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

者，唯一驴频来踢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拔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于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平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

张　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傧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合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随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诫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

周　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王。门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颂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隳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追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

卢　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宿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若痛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灭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李　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错追己，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

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挞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

阿　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忻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推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

郜　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驱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人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廪小胡，头冠毡帽，著廳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

将千余人西山打猎，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

王勋

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蛊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馔，于神前鼓舞。久之放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琵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己于车中，适缱绻，被望舒弹琵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

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帏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遂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毅，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

孙缅家奴

曲沃县尉孙缅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缅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袢襦，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塚，狸于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送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

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

奴官冢

鄮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穟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

雷　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

张须㴲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仓督张须㴲，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㴲与沙门子邻，同入义堂。须㴲驱驮人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绸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嚚纵佚，每诲辱之，而母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

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诃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以诟辱。母命释之，非当詈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锵，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

成　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至此，无德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燕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中。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颌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



示百姓。额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蹔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国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宝　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扑，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

紫羖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羖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彄，施于孔所。给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

齐　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使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如常龟。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



苏　颋

唐苏颋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霅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颋乘醉步行，还自骆陁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颋遂得济。

斗　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

巴　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

费　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薮。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颈。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快，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

老人得皮，从后脚人，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

虎　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

稽　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人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

碧　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伥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

斑　子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

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刘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为妖鬼。山魈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魈乃笑曰：“刘判官，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屯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

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

笛　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后，不見笛師，因大懊嘆雲："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余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雲："適有吹笛小兒，乘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后復來，皆人語雲："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顧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兹。"遂率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集，笛師乃得隨還。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之側有別濾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結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見之。魚舟驚懼，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魚舟，魚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魚舟視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㴽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腯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㴽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送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

王　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

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追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

刘　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

虎　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有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己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戆,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

其事云。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祐，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

范　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任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若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俛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躩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观虎死，乃谔喜跃。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鸷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搏噬猛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扶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迳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己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坌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直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

姚　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

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扶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

杨　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有。”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绿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馔。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翌日，

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当何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

李　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沈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沈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

天宝沪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沪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

毕　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士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杭以事不克，一门遇害。

崔怀嶷

崔怀嶷，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嶷外孙王汶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挼，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绍介，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躩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阆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骋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迥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台，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

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躩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人，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卢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蹋，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枥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

又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

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馔。"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为狼而死。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鸺鹠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鸺鹠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暗，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侍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其子常昼日独坐合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迫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蹂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缒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



张　铤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铤即随之，入山径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赑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铤既见，大惊，即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

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从绝其患也。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长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旄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足之不及。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

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缞绖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 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长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迳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

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裹，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

刘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孔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云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暎，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



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迳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制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瘗，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锢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仗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遂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箓，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笑。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

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士人敬事之。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复引一人至，云善弹琴，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猯貉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

李　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



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

韦明府

唐开元中，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觊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傧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绐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寔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儿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知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

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藉。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扃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扃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耶?”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

王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驩，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妇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寘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檻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迳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请降止。久之方下，坐其

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请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

严　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鹘、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尔怪绝。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

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

薛　迥

唐河东薛迥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迥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审，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窦中出去，其钱亦留。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

冯　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



崔　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有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净，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

王　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迳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觇见一物，伏地窥网，因尔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沤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

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觔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嘱瓶，候炙冷，复下两脔。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带之，大为其失所贵。

王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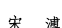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枥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寘黯于屋西北陬，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已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以厚利，万计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

孙甑生

唐道士孙甑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甑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与，竟而伏法。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宋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极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极，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已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

李黁

东平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共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邨，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常呼李为野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

李苌

唐天宝中，李苌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苌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苌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苌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是日至苌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苌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

"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苌云："已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苌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苌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禳之。"翌日，苌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苌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苌依行之，其怪遂绝。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径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遂绝。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伥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吾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怗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变，

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蟺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缆，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是清远县界，属南海。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士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身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

张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革，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蟺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碗。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不免死，因仗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蟺，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传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

檐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之，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何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遭，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

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吏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劲，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人，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做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久之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

卢　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鹗，目大如杯，觜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

王　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觜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

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尔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

鲸　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

鲤　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鬐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用鳞鬐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船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尔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盘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舟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

谢　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

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迳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人。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鼋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鼋大小数十头。末得一鼋，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癞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寿一千岁。”使君谢己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溢，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己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蹋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珗，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

兼明书

〔唐〕丘光庭　撰

卷　一

诸　书

三　皇

郑康成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明曰：“女娲、燧人、祝融事，经典未尝以帝皇后言之，又不承五行之运，盖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颛顼之代火官之长，可列于三皇哉？则知诸家之论，唯安国为长。”

五　帝

郑康成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马迁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娲为皇，轩辕为帝。按：轩辕之德不劣女娲，何故不为称皇，而沦之人帝，仍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为允当者也。司马迁近遗少昊而远收黄帝，其为疏略，一至于斯。安国精详，可为定论。”

皇帝名义

郑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称皇者，皆得天皇之气。”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举其边，未为通论也。今按《尚书》说，‘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谛也，公平通达举事审谛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优者谓之皇，其次谓之帝’。然则皇者、帝者，皆法天为名，非取星为号也。”或曰：“子以轩辕为皇，何故谓

之黄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则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则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则伏羲亦谓之帝也;《吕刑》云:‘皇帝清问下民’,则尧亦谓之皇也。”

放勋重华文命非名

司马迁《史记》以“放勋”为尧名,“重华”为舜名,“文命”为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尧典》云:‘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孔安国曰:‘勋,功也。钦,敬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钦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字也’。《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叶于帝’。孔安国曰:‘华谓文德,言其文德光华,重合于尧,俱圣明也’。《大禹谟》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孔安国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也’。据安国所言,当以‘放勋’、‘重华’、‘文命’皆谓功业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问曰:“子何知安国之是而司马之非乎?”答曰:“以《尚书》经文知之也。经文上曰‘是帝尧之位号’,下曰‘是帝尧之功德’,‘若放勋’是尧之名,则经当云‘若稽古帝尧放勋’,则放勋当其名处。今‘放勋’乃在‘曰’之下,连于‘钦明文’,思岂名不属于位号,而乃冠于功德乎?又《舜典》云‘重华叶于帝’,若‘重华’为名,将何以叶于帝?又《大禹谟》云‘文命敷于四海’,若以‘文命’为名,将何以‘敷于四海’?又《皋陶谟》曰‘允迪厥德’,岂‘允迪’为皋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为之名。今‘放勋’、‘重华’、‘文命’之义,皆谓圣明功业,岂此三帝即位之后,始为名乎?且舜之父母顽嚚,岂知舜之德可继于尧,而名之重华乎?若是舜自作,于理固不当如此。验斯枝节,即‘放勋’、‘重华’、‘文命’非尧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马迁之非,安国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独称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统领四行,故称君也。”或问曰:“据此,后土是五行之神,汉代立后土祠于汾阳,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无此礼,盖出一时之制耳。其祀当广祀地神,即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傅》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子生为五行之官,死后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问曰:“郑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颛顼之子黎兼后土官’,孔颖达曰:‘勾龙初为后土,后转为社神。后土有阙,黎则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于前,颖达徇之于后,皆非也。按《左传》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则是勾龙一人而配两祭,非谓转为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勾龙配之,正与左传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

谬。”又问曰：“《楚语》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职尔，非有功于土也。若谓黎可配土，则重亦可配天乎？且黎为火正，而康成犹用兼之配土，岂勾龙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龙配于两祭，不亦宜乎?”又问曰：“勾芒、祝融之类，皆是五行之名号，为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与之同称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与鬼神相似，故得与之同称也。亦犹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称皇帝，此其义也。”

社　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五者，则都邑之土，人不赖之乎？且邑外之土，分为五事，之外无馀地也，何必历举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问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礼非乎?”答曰：“按，《周礼·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为社也。”又问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国、乡原之土神也。”

社　位

《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经云：“库门内雉门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礼》云：‘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门向堂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东也。凡堂及门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庙者，则社稷在门东，宗庙在门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东方阳之发生；宗庙主死人之祭，西方为阴，阴主死云者，各从类也。闵二年《左传》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间于两社’者，周社与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谓之亳社，即《礼记》所谓‘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者也，立之于庙门外，以为后王戒，亦从阴类也。然则雉门之外，东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间，朝廷执政之所。故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也。”

社　名

或问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盖以土地人所践履而无崇敬之心，故合其字从氏，其音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　配

明曰：“昭二十九年，《左传》曰：‘共工氏之子勾龙为后土，为社’，是勾龙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勾龙也。”

社　日

或问曰："《月令》云'择元日命民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后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与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诰》云：'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则是今注《月令》，取《召诰》为义也。不取《郊特牲》为义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属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属土也。《召诰》周书，则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当是异代之礼也。"

社　始

或问"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穴居之时也。故《礼记》云'家主中溜，而国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开中取明，雨水溜人，谓之'中溜'，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为中溜，在国为社也。由此而论，社之所始，其来久矣。"

社　树

《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随其地所宜而树之。宰我谓欲使人畏敬战慄，失其义也。"

稷　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谷之神，郑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郑义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别祭之乎？又稷之名义不与原隰相侔，纵令郑义有征，亦是不分真伪。诸儒所识，可谓不一。"

稷　名

或问曰："稷既百谷之神，不言谷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属土，而为诸谷之长，故《月令》谓之首种。首种者，种最在前也。诸谷不可遍举，故举其长而为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谷言之，则为人所亵慢也。"

稷　配

明曰："有能播百谷者，谓之曰正。正，长也，为谓农之长。死后以配祭于稷，谓之后稷。后，君也，谓为谷之君也。《左传》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已来祀。祭稷配以后稷者，周弃也。'"

稷　日

或问曰："祭稷不别日，与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谷生于土，戊属土，故可与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问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时也。故《祭法》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厉山，神农之号，则神农之时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黄帝、苍颉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来，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经》云：'凤凰首文曰德，背文曰义，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岂凤凰乃生于苍颉之后乎？《韩诗外传》云：'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百馀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仲对齐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记号以识，十二而已。'其首有无怀氏，则夷吾不识者六十家，又在无怀氏前。由此而论，则文字之兴，其来远矣。假令苍颉在黄帝之前，亦不始于苍颉矣。盖广而论之，故得寻其名也。"

隶书所始

代人多以隶书始于秦时程邈者。明曰："非也。隶书之兴，兴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传》史赵算绛县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盖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状。按古文'亥'作'亢'，全无其状。虽春秋之时，文字体别，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则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画，竖置身傍，'亥'作'豕'，此则二万六千六百之数也。据此'亥'文，则春秋之时有隶书矣。又郦善长《水经注》云：'临淄人有发古冢者，得铜棺。棺外隐起为文，言齐太公代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古文，余同今书。'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隶书兴于周代明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秦程邈已来，乃废古文，全行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造也。

土牛义

《礼记·月令》曰："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别加彩色。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弃者。明曰："古人尚质，任土所宜，后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县不知本意，率意而为。今按《开元礼》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随其方。则是王城四门，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县，即如分土之议。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坛，用五色之土。封东方诸侯则割坛东之青土，以白茅包而赐之，令至其国，先立社坛，全用青土，封南方诸侯则割赤土，西方则割白土，北方则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效彼社坛。"或问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农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谓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谓示农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后，示其农晚也。"又问曰：

"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阳已动，土脉已兴，故用土作牛，以彰农事。今立春方出，农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后也？斯自汉朝之失，积习为常。按《汉书》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又按营缮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诸州县门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书示农之义也。"又问曰："几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盖欲农人之遍见也。今人打后便除，又乖其理焉。"

乡饮酒乐

今州府贡士陈乡饮酒堂上，堂下乐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丝竹。明曰："如此则尊卑无别，何为分居上下哉？按《乡饮酒礼》及《燕礼》事，皆云升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人立于堂下，奏《南陔》、《白华》、《华黍》如是堂上乐，有人歌，以琴瑟和之，并无竹器。乐工皆坐堂下，无人歌，但吹笙播诗，亦无琴瑟，吹笙者皆立。故《效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言贵重人之声，故令歌者在上；轻贱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并无等级，有司不辨故也。"

卷　二

《周易》

云从龙

《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说者以为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明曰："非也。夫风云者，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生。安有虫兽声息而能兴动之哉。盖云将起而龙吟，风欲生而虎啸。故《传》曰：'龙从云，蛇从雾，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先天不违者也。"

苋　陆

《夬》九五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苋陆，草之柔脆者。"《子夏传》云苋陆木根草茎，刚下柔上。马、郑、王肃皆云苋陆一名章陆。明曰："如诸儒之意，皆以苋陆为一物，直为上六之象，今以苋陆为二物。苋者白苋也，陆者商陆也。苋象上六，陆象九三，上六象阴，苋亦全柔也。九三以阳应阴，陆亦刚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阳共决一阴之卦，九五以阳处，既刚且尊，而为决主。亲决上六，而九三应之，亦将被决。故曰'苋陆夬夬'，重言之者。决苋，决陆也。由此而论，苋陆为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

商陆一名募根，一名呼夜，一名章陆，一名乌椹，一名六甲父母’。殊无苋之号，盖诸儒之误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义如何?”答曰：“九三以阳应阴，有违于众，若君子能决断已意，与众阳共决上六，则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云不雨

王弼云：“凡云雨者，阴气布于上而阳薄之，不得通则蒸而为雨。”明曰：“此说未穷其理。何者？夫阴阳二气，生于黄泉，氤氲交结，出地为云，二气力均，则能为雨。或阴气少而阳气多，或阴气多而阳气少，皆不能为雨也。《小畜》不雨者，阴气少也。☳《小过》不雨者，阳气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处者，阳极则阴也。故《礼记》孔子曰：‘天作时雨，山川出云。’云也者，非一气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无火，有火而无水，皆不能生气。必须水火备而蒸气生，气生本于釜中，非结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论，云必结于地中，阴阳相将而出，若阴先而阳后，尚不能为云，岂能为雨乎?”

天地氤氲

《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论者以为氤氲，天中之气。明曰：“氤氲，未散之名也。其气结于黄泉，非在天之谓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万物？直由气自黄泉而生，万物资之以化。万物者，动植之总名也。动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万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称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岂氤氲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黄钟’，黄者，地中之色也。钟者，种也，言十一月阳气种于黄泉也。故知浑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气，气之下有天，天之元气自水而升地，自地而升天，自天而回还水下，所谓一阴一阳而无穷也。故《复》《象》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阳气在下，即知氤氲之气所存焉。”

枢　机

《系辞》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孔颖达曰：“枢，户臼。机，弩牙。”明曰：“枢是门关，非户臼也。何以知之？机是弩牙，牙发则前去；枢是门关，关发即扉开，则是门之开闭，由关不由臼也。且臼非能动转，安得谓之发乎？道书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盖以门关来去，故不蠹败。户臼何谓不蠹乎？是知颖达之说谬也。”

《尚书》

三江既入

《禹贡·扬州》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曰：“震泽，吴南太湖名。言三江



既入，致定为震泽也。”郑玄云：“江自彭蠡分为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国之意，以为三江之水入于震泽，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时，包山襄陵，震泽不见。三江之水既入，然后方为震泽。康成以既入为海，可谓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后平陆出。平陆出，然后震泽致定也。”

包匦菁茅

《禹贡》扬州所贡，“包匦菁茅”。孔安国曰：“包，橘柚也。匦，匣也。菁以为菹，茅以缩酒。”僖四年《左传》称齐侯责楚云：“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杜元凯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禅书》云：‘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状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诸土不生，故楚人特贡之也。孔云菁可为菹，是谓菁为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须事楚国匣盛而贡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国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当为‘杆’字之误也。按《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郄至举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则是古人读‘干’为‘汗’。杆一名楯，一名橹。《汉书》云：‘血流漂橹’，橹即杆俗呼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书·顾命》云：“用敬保元子钊”。孔安国曰：“钊，康王名也。”诸儒皆读‘钊’为‘昭’。明曰：“读者非也。‘钊’当音‘枭’。按字书六体，一曰谐声。此‘钊’字谐声字，口边着斗，是‘叫’字，即金边着斗当音‘枭’明矣。今人依钭从刀者，讹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岂有子谥父讳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读为‘枭’。今人误读‘昭’字矣。”或曰：’礼不讳嫌名，‘钭’、‘昭’音同而字异，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语之间《诗》、《书》之内，有音同字异者，即不为之讳。岂父讳子谥，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读之非也。”

《毛诗》

序

先儒言《诗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苌所作。明曰：“非毛苌作也。何以知之？按《郑风·出其东门》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经》曰：‘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毛传》曰：‘愿其室家得相乐也’。据此《传》意，与《序》不同，是自又一取义也。何

者？以有女如云者，皆男女相弃，不能保其室家。即‘缟衣綦巾’，是作诗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愿更得聊且与我为乐也。如此则与《序》合。今毛以缟衣綦巾，为他人之女，愿为室家，得以相乐。此与《序》意相违，故知《序》非毛作也。此类实繁，不可具举。“或曰：“既非毛作，毛为《传》之时，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无烦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此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论诗，一何狂谬！虽《诗》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关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为文语事，莫不从微至著，自家形国。故《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经》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论，则《关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则孔子以《关雎》为首。训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则《关雎》居《周南》先矣。且诗有四始，一曰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颂。《周南》实国风，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则失四始之伦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则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宜置关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

雎　鸠

颜氏《匡谬》云：“雎鸠，白鹭。”明曰：“按《左传》云：‘雎鸠氏，司马也’。《尔雅》云：‘雎鸠，王雎’。郭璞曰：‘今江东呼为鹗’。毛苌云：‘雎鸠挚而有别’。然则雎鸠之为鹗，不可易也。《尔雅》‘又扬鸟，白鹭’。是白鹭一名扬鸟，则雎鸠非白鹭明矣。”

美目扬兮

《齐风·猗嗟》篇云：“美目扬兮。”《毛传》曰：“好目扬眉也，”孔颖达曰：“眉毛扬起，故名眉为扬。”明曰：“《经》无‘眉’文，毛何得以为扬眉？孔又以为眉毛扬起，是其不顾经文，妄为臆说。盖扬者，目之开大之貌。《礼记》云‘扬其目而视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传》曰：“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卫风》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为清，盼当复在何所？”



曷又从止

《齐风·南山》刺襄公鸟兽之行也。《经》云："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孔颖达曰："以意从送，与之淫耳，非谓从至鲁也。"明曰："按《左传》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送姜氏于欢，鲁地。然则诗言'曷又从止'，是谓从送至欢，人于鲁地，则颖达之言失也。"

硕　鼠

《魏风·硕鼠》刺重敛也。孔颖达曰："硕，大也。其鼠头似兔尾，黄色。"又引许慎云："硕鼠有五伎，皆不长。"陆玑《虫鱼疏》云："今河东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谓之雀鼠。"明曰："经文坦然，义理无隐，何为广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传》曰：'鼠昼伏夜动，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则此寻常鼠也。言其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犹如封豕、长蛇之类焉。亦如《硕人》，闵庄姜也。人即寻常人，以其指斥庄姜，故云'硕人'。斯类甚明，不烦多说。诸儒所见，别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风·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笺》云："道东也。日之热常在日中之后，道东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阴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后，树阴过东，杜生道左，阴更过东，人不可得休息也。诗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泽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适我也。亦如树既寡特，而阴更过东，无休息之所，故人不来也。郑言'人所宜休息'，于义何安?"

其带伊丝

《曹风·鸤鸠》云："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弁骐。"《笺》云："刺不称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序》云：'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无君子'。诗人思时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谓今在位无此君子也。非谓刺不称其服。且经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称其服耶?"

鹳鸣于垤

《东山》云："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毛苌云："垤，蚁冢也。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明曰："据诗之文势，此垤不得为蚁冢。盖是土之隆耸，近水者也。按《左传》云：'屦及于垤皇'，谓寝门阙也。又云'葬于垤皇'，谓墓门阙也。凡阙者，聚土为之，故知此垤谓土之隆耸近水者，若坻沚之类也。鹳，水鸟也。天将阴雨，则鸣于隆土之上。妇人闻之，忧雨思夫，故叹于室。若以'于垤'是蚁上于冢，则鹳鸣竟于何处?岂文章之体，

当如是耶？且经无‘蚁’文，何得凿空生义？”

莎　鸡

《豳风》云：“六月莎鸡振羽。”毛苌云：“莎鸡羽成而振讯之。”孔颖达曰：“莎鸡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明曰：“二说皆非也。按诸虫之鸣，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胁鸣者，有脰鸣者，有股鸣者，有羽鸣者。胁鸣者蜩蝉也，脰鸣者蝼蝈也，股鸣者斯螽也，羽鸣者莎鸡也。若以飞而有声为羽鸣者，则蝇蚊之类皆是，何独莎鸡也？且《豳风》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鸡斯螽之事，皆阳虫也。阳气出则此虫鸣，阳气人则此虫尽，著其将寒之有渐，劝人早备于寒也。今验莎鸡，状如蚱蜢，头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须，其羽昼合不鸣，夜则气从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声有上有下，正似纬车，故今人呼为络纬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树枝之上，候其鸣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谬。孔云‘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是其不识莎鸡，妄为臆说。”

鸱　鸮

《豳风·鸱鸮》序云：“周公救乱也。”经曰：“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毛苌云：“鸱鸮，鸋鴂也。”孔颖达曰：“鸱鸮，巧妇，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锥。”明曰：“颖达之妄也。按郭璞注《尔雅》云：‘鸋鴂，鸱之类也。’《鲁颂》曰：‘翩彼飞鸮，集于泮林。’毛苌《传》曰：‘鸮，恶声鸟也。’又贾谊《鹏鸟赋序》云：‘鹏似鸮，不祥鸟也。’又《吊屈赋》曰：‘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颜师古注曰：‘鸱、鸺、鹠，怪鸟也。鸮，恶声鸟也。’据毛苌、郭璞、颜师古诸儒之说，则鸱鸮，土枭之类，非巧妇矣。‘无毁我室’，我，巧妇也。然则此诗之内有鸱鸮毁室之言，盖周公之意，以鸱鸮比管蔡，巧妇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属党，不可更夺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如此则当是鸱鸮欲毁巧妇之室，巧妇哀鸣于鸱鸮，而康成、颖达直以鸱鸮为巧妇，非也。”

补新宫并序

昭二十五年《左传》叔孙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赋《新宫》”。又《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今诗《序》无此篇，盖孔子返鲁之后其诗散逸，采之不归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删定，子夏从而序之，其序不冠诸篇，别为编简。从其辞寻逸，则厥义犹存。若《南陔》《白华》之类，故束皙得以补之。惟此《新宫》，则辞义俱失，苟非精考，难究根源。按新者，有旧之辞也。新作南门、新作延厩是也。宫者，居处燕游宗庙之总称也。士芳城绛，以深其宫。梁伯沟其公宫，居处之宫也。楚之章华，晋之虒祁，燕游之宫也。成三年，新宫灾，祢庙之宫也。然则正宫、新宫，居处之宫也。盖文王作丰之时，新建宫室，宫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宾客，谓之为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类是也。亦谓之落，落者，以酒浇落之也。若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类是

也。因此之时，诗人歌咏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为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宫为文王诗者，以《燕礼》云“下管新宫”，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诗也。《乡饮酒礼》云：“工升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歌讫笙人，立于堂下，奏《南陔》、《白华》、《华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德。《新宫》既为下管所奏，正与《南陔》事同，故知为文王诗也。知非天子诗者，以天子之诗，非宋公所赋、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诸侯诗者，以诸侯之诗，不得人雅，当在国风故也。知非祢庙诗者，以祢庙之诗，不可享宾故也。知非燕游之宫诗者，以燕游之宫，多不如礼，其诗必当规刺。规刺之作，是为变雅，享宾不用变雅故也。由此而论，则《新宫》为文王之诗，亦已明矣。或问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诸侯，为何事也?”答曰：“周室本为诸侯，文王有圣德，当殷纣之代，三分天下之众二分归周，而文王犹服事纣。武王克殷之后，谥之曰文，追尊为王。其诗有风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鸣》《南陔》之类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朴》之类是也。有颂焉，《清庙》《我将》之类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诗者，以其国为诸侯，身行王道，薨后追尊故也。《新宫》既为《小雅》，今依其体，以补之云尔。”

小　序

《新宫》，成室也。宫室毕，乃祭而落之。又与朝臣宾客燕饮，谓之成也。奂奂新宫，礼乐其融，尔德维贤，（阙三字）忠，为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与我延宾。奂奂新宫，既奂而轮，其固如山，其俨如云，其寝斯安，（阙三字）分，我既考落，以燕群臣。奂奂新宫，既祭既延，我（阙二字）镛，于以醉贤，有礼无愆，我有斯宫，斯宫以安，康后万年。

《新宫》三章八句

补茅鸱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传》：齐庆封奔鲁，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讽《茅鸱》。杜元凯曰：“《茅鸱》逸诗，刺不敬也。凡诗先儒所不见者，皆谓之逸，不分其旧亡与删去也。”臣以茅鸱非旧亡，盖孔子删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时年八岁，《记》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习诗舞。”《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则庆封奔鲁之日，与孔子就学之年，其间相去不远，其诗未至流散。况周礼尽在鲁国，孔子贤于叔孙，岂叔孙尚得见之，而孔子反不得见也？由此而论《茅鸱》之作，不合礼文为依，孔子删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宫》不为删去耶?”答曰：“《新宫》为周公所收，燕礼所用，不与《茅鸱》同也。”曰《茅鸱》为风乎？为雅乎?”曰：“非雅也，风也。何以言之？以叔孙大夫所赋多是国风故也。今之所补，亦体风焉。

小序

《茅鸱》，刺食禄而无礼也。在位之人，有重禄而无礼度，君子以为茅鸱之不若，作诗

以刺之。茅鸱茅鸱，无集我冈，汝食汝饱，莫我为祥，愿弹去汝，来彼凤凰，来彼凤凰，其仪有章。茅鸱茅鸱，无啄我雀，汝食汝饱，莫我肯略，愿弹去汝，来彼瑞鹊，来彼瑞鹊，其音可乐。茅鸱茅鸱，无搏鷚鷃，汝食汝饱，莫我为休，愿弹去汝，来彼鳲鸠，来彼鳲鸠，食子其周。茅鸱茅鸱，无啜我陵，汝食汝饱，莫我好声，愿弹去汝，来彼仓鹰，来彼仓鹰，祭鸟是徵。

《茅鸱》四章八句。

卷　三

《春秋》

刘子玄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刘子玄《史通》云："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仪，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所纪书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妄为解释。"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杜《注》云："郑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鲁庄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鲁史，妄斥先儒说经典之玷，不可以训。或曰："《春秋后序》是杜因晃所书，(阙三字）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所书是魏国《史记》，魏本周之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国之兴，在周之末，时称战国。鲁不臣周，自造史书，追书前代称王，改朔用夏正。而子玄执战国之史，而论春秋之制，以末正本，无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隐六年《左传》云："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薙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明曰："'信'当读为屈伸，古者多用'信'字为'伸'。《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类焉。《传》言善者信，善者谓嘉谷之苗也。恶者常盛，则嘉谷之苗屈；恶草除，则嘉谷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卫桓公名

隐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即桓公也。诸儒读皆如字，明曰："非也。'完'当作



'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实，终将讳之，故既葬而为谥，若卫侯名'完'，岂得谥之'桓'乎？故知'完'当作'皃'。按字书容貌之'皃'从白下八，俗书'完'作'皃'与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皃'，传写误为'完'也。"

荆败蔡师于莘

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贬之若荆州之夷然也。"《谷梁》曰："荆，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解。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谭、赵取《公》、《谷》为解。"明曰："杜说是也。且一国两号，其国有三。殷商，唐晋，并此楚荆，著在经典，坦然明白。按《礼记》云：'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又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已明矣。故庄四年《传》称'荆尸而举'，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谓举其先代之军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国贬曰'荆'，则狄人卫、吴入州来，何故不举州名以贬之乎？按禹四海之内都署九州，而执玉帛万国。则是州大而国小也，岂加大于小而为贬乎？且庄二十三年'荆人来聘'，又何罪而曰'荆'？楚败徐于娄林，又何功而书'楚'?"但当时史官，承告而书，不以此为褒贬也。按《春秋》之例，但举国不称人，即为贬，未有去其国号而举州名为贬者也。或曰："既不以荆为贬《经》书'荆'而《传》称'楚'何也?"答曰："当此之时，楚国实名'荆'。左氏为《传》之时，近书之为'楚'耳。推此诸文，则记事之义，为得其实矣。"

金鼓以声气也

僖二十二年《左传》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杜元凯曰："金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军以利用'，下文云'声盛致志'，则是金鼓所以佐士众之气。若谓佐士众之声气，则于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杜《注》云："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荫之多也。且庇荫者，自上及下之辞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　马

宣二年，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杜《注》曰："画马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说非也。文马者，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难得。若画为文，乃是常马，何足贵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传》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

孙必藩。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论'姞'字之义。义即当时'姞'从人作佶，后代改之从女。若当是从女，安得吉人之语乎？故是知从女者，失其义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曰："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杜《注》曰："言完全之时，尚不敢违晋，今若不幸，即从命也。"明曰："杜《注》误也。今寻其辞意，言背城一战，战若幸胜，尚当从晋命；若不幸而败，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战而获胜，非谓完全之时也。"

两　观

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赵子曰："复作两观，讥仍旧也。其意言诸侯无两观，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灾，宜废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诗》、《礼记》，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灵台者，别地为之，观台者，因门为之。凡台望云物，如灾祥、水旱，逆为之备，不可无也。《左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礼运》曰：'天子诸侯台门，大夫不台门'，此以崇为贵也。台门即两观也。由此言之，诸侯之有两观，亦以明矣。"或曰："鲁以周公，故得有两观。其馀诸侯，不当有也。"答曰："若后者复作是也，又何讥乎？"又曰："非讥何以书也?"答曰："《春秋》之义，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者，非褒贬讥而书者，有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即此新作雉门及两观'，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之类也，于法自当书，非由讥也。且两观与雉门同文，岂雉门亦不当作邪？据此诸文，则赵子言非也。"

《礼记》

宿离不贷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历，候日月星辰，宿离不货。"孔颖达曰："'离'读为'俪'，犹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冯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觉天文之变异。"孔颖达之解谬之甚也。且经云"日月星辰宿离不货"（阙四字），字不当系于冯相、保章也。且冯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将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谓二十八宿也，辰谓日月之舍也；宿、留、止、离经历，言天子命太史之官，历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经历为祥为灾，无令差贷。《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书》云："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其此之谓乎？而颖达以宿离为冯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顾经文，妄为穿凿。

占兆审卦

《月令》曰："命有司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孔颖达曰："有司，太史之官。杀牲以血涂之曰'衅'，使之神也。策，蓍也。占兆，谓卜兆之书也。非但衅其蓍龟，兼衅此占兆之书。不言衅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审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龟长，贱于龟兆故也。"明曰："按《周礼》，'龟人上春衅龟'，无'衅占兆'之文，而颖达解《月令》言兼衅占兆之书，非也。且兆词存于竹帛，何容以血涂之哉？《博雅》云：'占，瞻也'。《尔雅》云：'占，视也'。则是'占'之为言，系人不系兆也，正与'审'字义同。以兆卦各有吉凶，虑其差谬，故因衅龟策之时，占视其兆，审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系总以吉凶结之也。云筮短龟长，此《左传》文也，颖达既误解衅兆不衅卦，故引《左传》证之。按僖五年《左传》云：'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按《易》之为书，《河图》出文，经三圣人，有天道广大悉备，未有龟卜之书，若斯之盛也，岂短贱于龟乎？"或曰："既不短于龟，何以故立骊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应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谓之为吉耳。亦犹穆姜初往东宫而筮之，遇《艮》之《随》，史、曰：'随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其后穆姜竟卒于东宫。又南蒯将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其后南蒯果不克，奔齐。此皆卦告之凶而误占之为吉，非短于龟也。"

苦　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颖达曰："菜似马蘼而花白，其味极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小正》为本，改王萯为苦菜也。《诗·幽风》'四月莠葽'，郑康成疑'葽'为'王萯'。今验四月秀者，野人呼为'苦葽'，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饼食之。四月中茎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气生，胡苦葽秀。则一岁物成，自苦葽殆。《月令》所书，皆应时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颖达所见，别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蝼　蝈

《月令》"立夏之日蝼蝈鸣。"孔颖达曰："蝼蝈，虾蟆也。"明曰："非也。按虾蟆一名蟾蜍，不能鸣者蛙也。故（阙四字）牝鞠殪蛙，然则蝼蝈，蛙之类也。《尔雅》云：'鼁犹黾，在水者黾'，黾即蛙也，蟾蜍即虾蟆也。郭璞曰'虾蟆'，非也。按蛙形小而长，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边，相对而鸣者也。虾蟆形阔而短，色黄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医方用之治甘虫狗毒。是今人悉呼虾蟆者，相承误也。按蛙鸣始于二月，验立夏而鸣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浅水而鸣，其声如自呼为'渴于'者，是蝼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后十日王瓜生。”诸儒及《本草》多不详识。明曰：“王瓜即栝楼也。栝楼与土瓜形状藤叶正相类，但栝楼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于土瓜，故以王字别之。《尔雅》诸言王者，皆此类也。今验栝楼，立夏之后其苗始生，正与《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说皆非也。”

正鹄

《射义》曰：“失诸正鹄而反求诸身。”先儒皆以鹄鸟小鸟，画于射侯之上。明曰：“鹄有二音，其鸟亦别。鸿鹄即胡木反，正鹄则古笃反。《广雅》曰：‘鸦鹄，鹊也’。然则鸦鹄是鹊，鹊即是鸦。鸦性惊黠，射之难中，故画于射侯之上，非小鸟也。小鸟无名鹄者，先儒未之详也。今射垛之上画乌珠者，是正面画乌鸦也。”

《论语》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皇侃曰：“犯上谓犯颜而谏，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颜而谏。”明曰：“犯上谓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长兄能悌，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于君上也。既不犯上，必无作乱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谓或人言知禘礼之说者，于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当时状，非谓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国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国曰：“谓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传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谓两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叹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与貌耳。如此则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盖此‘而’亦当作‘不’，

传写误也。”

饭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经典言‘疏食’者，皆谓粗饭，非菜食也。音‘嗣’，谓饭粗饭者，吃粗饭也。上‘饭’音扶晚反。”

唐　棣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孔安国曰：“唐棣，棣也。”明曰：“《尔雅·释木》云：‘唐棣，移’，郭璞注曰：‘白移似白杨树，江东呼为扶移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树，子如樱桃，可啗’。则唐棣是移，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厌精

皇侃曰：“食粗则误人生疾，故调和不厌精洁也。”明曰：“‘食’音‘嗣’，谓饭也。言舂米作饭，不厌精凿也。’”

食饐而餲

皇侃曰：“谓经久味恶，如乾鱼肉久而味恶也。”明曰：“‘食’音‘嗣’谓饭也。饐，餲也，饭馊败也。《尔雅》云：‘食饐谓之餲’。郭璞云：‘饭饖臭也’，则为得其义焉。”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皇侃曰：“‘食’谓他馔。”明曰：“音‘嗣’，谓饭也。言孔子吃肉常令少于饭也。”

迅雷风烈必变

孔安国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变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阳盛之声也，位在东方，发于二月。风者，发生之气也，在卦属《巽》，于星属箕。《易》曰：‘雷风恒，风雷益’。又曰：‘动万物莫疾乎雷，挠万物莫疾乎风’。由此观之，风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诗》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何也？”答曰：“怒非风雷之谓也。其谓天福善祸淫，故无敢戏豫，虑其加祸尔。盖以祸淫为怒，岂谓风雷邪？”又难曰：“《左传》云：‘为刑罚威狱，以类其震曜杀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杀戮在夏，刑罚威狱在秋，若圣人法雷而立刑，则当盛夏而决罪也。”又难曰：“雷风不为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庙’，《左传》曰‘展氏有隐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记异耳，《左传》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为天所震，则楚子商臣、单于冒顿何不震之？盖夷伯之庙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难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气，能生人亦能杀人，非独雷霆也。故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则雷之为物，与夫水火无以异也。”又难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从雾，龙从云’。云既兴而龙神从之，或害物耳。

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但人禀阴阳之变，岂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

先儒皆言请其车卖之为椁也。明曰：“经止言为椁，是欲毁其车作椁耳，非将卖之也。若卖车买其为椁之木，可以请于他财，何故特请其车也？且经无‘卖’之文，何为妄说？”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明曰：“视其文势无‘子’字，后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党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证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经》

仲　尼

今人读仲尼之“尼”与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当音‘夷’，古‘夷’字耳。按《尚书》古文隅𡰥、岛𡰥、莱𡰥并作‘𡰥’，今文皆作‘夷’，然则‘夷’、‘𡰥’音义同也。又按《左传》鲁哀公诔孔子曰：‘乌呼哀哉，𡰥父’！晋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汉有谏𡰥，晋有潘𡰥，犹用古字。按字书仲𡰥之‘𡰥’，从尸下二，僧𡰦之‘𡰦’从尸下工，文字不同，音义亦别。代人不能分别，乃一概而呼，实乖圣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经》，可谓不刊之典。颜闵无问答，独与曾参论者，诸儒之说颇有不同。且六亲不和有孝慈。颜闵之父和，而孝不显，曾参父严，而孝道著。所以孔子与之论孝，兼亦虑其心不固，因以勖之也。”或曰：“何知曾参之父严者？”答曰：“孟子云曾参之事父也，训之以小杖则受、谕之以大杖则走者，恐亏其体，非孝之道。常锄瓜，误伤蔓，乃以大杖殴之。是其严也。”

《尔雅》

菟　字

《释草》云“蒹，菟荄”、“蘩，菟蒵”、“黄，菟瓜之类，“菟”字皆从草。明曰：“‘菟’字不从草。按草菜之号，多取鸟兽之名以为之。至如葝鼠尾、孟狼尾、葖雀弁、

蘱乌蘋、芹马帚、茭牛蘄、藰鹿藿之类，其‘鼠’、‘狼’、‘雀’、‘乌’、‘马’、‘牛’、‘鹿’等字，皆不从草，兔亦兽名，何独从草？盖后人妄加之耳。”

蜚蠦蜰

《释虫》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负盘，臭虫也。”明曰：“按《春秋》书‘秋有蜚’，杜注云：‘蜚，负蠜也’，然杜预以虫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虫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证之，即郭解误也。”

桑扈窃脂

《释鸟》云：“桑扈窃脂。”郭璞云：“俗谓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盗脂膏食之，因以为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岂诸扈皆善为盗而偷窃玄黄丹蓝者乎？盖窃之言浅也。‘窃玄’者，浅黑色也’‘窃蓝’者，浅青色也’‘窃黄’者，浅黄色也’‘窃丹’者，浅赤色也’‘窃脂’者，浅白色也。今三四月间，采桑之时，有小鸟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鸩鸟是也。以其采桑时来，故谓之桑扈。而敦注谓‘窃脂’为盗脂肉，一何谬哉！”

卷　四

《文选》

五臣注文选

五臣者，不知何许人也，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将欲从首至末，搴其萧根，则必溢帙盈箱，徒费笺翰。苟蔑而不语，则误后学。刁是用略举纲条，余可三隅反也。

吴都赋

《吴都赋》曰：“且有吴之开国，造于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臣延济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弃其位，以存让体，是兴高节也。”明曰：“据赋文，是双关覆装体。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节所兴’覆延陵，宜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兴’下注延陵之德，释高节之文。不宜将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释端委之意，殊非经典。按《左传》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杜元凯《注》曰：‘端委，礼服也’。颖达曰：‘端，玄也。委者，长垂于地也’。赋言太伯造成国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礼，彰显先王之风化于吴国也。《左传》又曰：‘公子光弑王僚，以国让延

陵季子。季子曰：圣达节，次守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达，敢失守乎？弃其室而耕于野，遂舍之’。赋言延陵以此高尚之节，宣播谦让之风，以兴盛吴国。非谓自兴高节也。”赋又曰：“建至德以创鸿业，世无得而显称。”臣延济曰：“言我吴都后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创大业，代无得而称美者。”又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屣于千乘。”臣周翰曰：“言吴能建太伯延陵让节，以成风俗。盖谓让千乘之重，如脱屣也。”明曰：“此文亦双关体。云‘建至德以创鸿业，世无得而显称’者，此独论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开创吴国之大业。其德浩大，故代人无可得而称。《论语》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是也。且延陵非创业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屣于千乘’，此则论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让国而耕于野，是其克让轻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赋又曰：“外失辅车唇齿之援。”臣向曰：“辅，陪乘也。吴蜀相资犹陪乘，以唇齿为内外。”明曰：“按《左传》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先儒皆以‘辅’为颊辅，‘车’谓牙车。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诗》云‘其车既载，乃弃尔辅’，则是车之与辅，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说乎?”“《易》云：‘咸其辅颊舌’，孔颖达曰：‘辅颊俱为口旁之肉，辅是口旁之肉’。则为牙车唇齿，四者同类，相依而存，阙一不可。以喻二国更相表里，乃得俱全。若以辅为陪乘，则车为载物之事，辅为御车之人也。人之与车非相类，不可以喻二国，故陪乘非也。”

支楶藻棁

《灵光殿赋》曰：“云楶藻棁。”臣向曰：“‘楶’，梁上柱。‘棁’，义手也。”明曰：“按《尔雅·释宫》云：‘栭谓之楶’，郭璞曰：‘薄栌也薄，柱头也；栌，斗也’。又云‘宲廇谓之梁，其上楹谓之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尔雅》之文，臆为其说。且上文‘枝撑杈枒而邪据’，周翰曰：‘枝撑，梁上交木’。‘交’即义手也，何得更以‘棁’为义手？违经背义，乖谬之甚。”

滥　觞

《江赋》云：“初发源乎滥觞。”周翰曰：“‘滥’谓泛滥水流貌，‘觞’，酒杯也。谓江之发源，流如一杯也。”明曰：“周翰以‘觞’为酒杯则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杯之多，则非也。何者？且‘滥’非水流之貌，‘监’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杯耳。”

岂鲜辉于阳春

《雪赋》云：“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辉于阳春?”臣铣曰：“‘鲜’，寡也。雪之光辉，岂寡于阳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阴凝沍，不昧其洁，太阳辉耀，不固其节’，则‘鲜’谓鲜明也，言雪当见日而消，不能鲜明光辉于阳春也。”

畴德瑞圣

《赭白马赋》云：“实有腾光，吐畴德瑞圣之符焉。”臣良曰：“‘畴’，昔也，言昔帝之

德，有瑞圣之符焉。”明曰：“‘畴’，等也，言焉可以等齐君子之德，祥瑞圣人之道也。”

珪璋特达

郭璞《游仙诗》曰：“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臣延济曰：“‘特达’，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礼，有珪璋璧琮。璧琮则加束帛，然后能达。而珪璋德重，可以独行，故曰特达。《聘礼》云：‘圭璋特达，德也’。此诗之意，言君子虽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于乱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闻东陵瓜

阮籍《咏怀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臣延济曰：“故秦时东陵侯邵平，种瓜于青门外。其瓜甚美，以供宾也。”明曰：“按嗣宗此诗，是遭乱代，思深居远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种瓜，不能深远，近在青门之外，又色妍味美，遂为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意言人遭代乱，苟逞才露颖，必为时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丧矣。而延济不喻此义，‘种瓜以供宾客’，何其谬欤！”

布衣可终身

其诗又云：“布衣可终身。”臣铣曰：“‘布衣，谓邵平。”明曰：“此诗取瓜喻，不专指邵平。言人当乱代，但服布衣，自可终身，何必纡朱拖紫也。”

施己惟约

陆士龙《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其末章云：“施己惟约，于礼斯丰。天锡难老，如岳之崇。”臣向曰：“‘约’，薄，‘丰’，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礼且厚，是天赐我难老之惠，如山岳之崇也。”明曰：“观士龙之意，是祝王之辞。言王于身俭约，于礼则丰厚，所以天赐王难老，如岳之崇，非士龙自谓也。”

霜降休百工

谢宣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云：“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济曰：“季秋凉风至，始授衣也。霜降胶漆坚，可以为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则百工休’，注曰：‘谓胶漆之作停也’。宣远亦用此义，言岁将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谋饮宴、饯宾客也。而延济训‘休’为‘美’，言霜降胶漆坚可为器物，若如此，则既兴百工，是其劳苦，何欢宴之有？且时方寒凛，非用胶漆之日，翻覆寻绎，理无所通。”

尚席函杖

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曰：“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观此诗文势，非谓儒席也。‘尚度’谓设席之吏也。设此太子之席，其间相去容杖，以

指书讲书也。知‘尚席’为设席之吏者，以其诗云：‘尚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称辞，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属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凤　吹

丘希范《侍宴会乐游苑送徐州应诏诗》云：“诘旦閶阖开，驰道闻凤吹。”臣延济曰：“‘凤吹’，笙也。笙体象凤，故比之也。”明曰：“‘吹’者，乐之总称。‘凤’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众乐，岂独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乐工习吹，大享帝于明堂’，是谓众乐为‘吹’也。”

细草藉龙骑

其诗又云：“轻荑承玉辇，细草藉龙骑。”臣良曰：“‘藉’犹铺也。”明曰：“‘藉’犹荐也。草在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　曰

陆士衡《赠冯文罴诗》云：“借曰未给，亦既三年。”臣铣曰：“‘借曰’，假日也。‘给’，犹足也。言王事无暇，常假日而游，尚未为足也。”明曰：“此本出于《毛诗》。按《大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郑玄曰：‘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长大矣，亦不幼小也’。据《毛诗》之义，则以‘曰’为语辞，今臣铣此注，以‘曰’为日月之‘日’，则与《毛诗》之义大乖，士衡之意不合矣。”

项　领

其诗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项领。”臣良曰：“‘项领’者，驾木项上也。”明曰：“按《毛诗·节南山》篇云：‘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毛苌曰：‘项，大也。言四马之肥，其领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罴之行。亦宜训‘项’为大，而云‘驾木项上’，其义安在?”

涕交缨

陆士衡《赠弟诗》云：“寤言涕交缨。”臣铣曰：“‘缨’，衣领也。”明曰：“‘缨’，带也。虽文章用字与经稍疏，诂训释名，安可臆断?”

西　陵

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臣良曰：“‘西陵，盖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东之西陵驿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诗云，‘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谢灵运《初发石头城诗》云：“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臣铣曰：“《易》《中孚》

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挛如，无咎’。其义言九五居尊，为中孚之主，为信不可暂舍，而挛系不绝，故得无咎。此为王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辞义不当。今寻灵运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其义言九二处重阴之下，履不失中，立诚笃志，虽在暗昧，物亦应焉。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不私权利，唯德是与，故曰‘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灵运常抱此道，尚为孟觊诬奏，故曰‘犹劳贝锦诗’。而张铣以为九五爻，何义也?”

瓜田不纳履

古诗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当为‘屦’字之误也。文章之体，不应两句之内，二字同音。又诸经傅无‘纳履’之语。按《曲礼》曰：‘俯而纳屦’，《义》曰：‘俯’，低头也。纳，犹著也”。低头著屦，则似取瓜，故为人之所疑也。履且无带，著时不必低头，故知‘履’当为‘屦’，传写误也。”

错陶唐之象

张景阳《七命》云：“错陶唐之象。”臣铣曰：“‘错’，杂也。陶唐，尧也。‘象’，法也。言晋德杂于文法也。”明曰：“‘错’音苍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画其衣冠，谓之象刑。言今晋德之盛，人无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错置而不用也。”

辞远游

曹子建《求通亲亲表》云：“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臣锐曰：“‘辞’，辞国；‘远游’，谓出征也。”明曰：“‘远游’亦冠名也。‘辞’者，脱去之名也。言脱去远游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组、佩青绂，组、绂皆绶也，故知远游、武弁皆冠也。臣锐也‘远游’谓出征，一何乖谬!”

卷　五

杂　说

辛壬癸甲

《史记》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启。”明曰：“司马迁约《尚书》之文而为《史记》，其于经义多不精详。按《虞书·益稷》篇云：‘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国曰：‘禹言我惩丹朱之恶如此，故辛日娶涂山氏之女，甲日复往治水。复往之后，而启生焉。启生之后，或从东往西，或从南徂北，经过其门，

闻启泣声而不暇入子爱于启。以其水灾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马迁以涂山之女聘禹之后，四日之内而生启，故闻其呱呱泣声，而不入爱子之，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于治水而不顾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马迁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恶其子，何勤劳之有焉？”

地　震

《庄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则地震。”明曰：“庄子之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时地震者五，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遂，于是有地震’。其意言阴气盛于上，阳气衰于下，阴迫于阳，而阳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庄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则可谓之海水相薄，而为地震之时不同，率土或秦宁而楚震，或蜀动而吴安，由是而论，则水非而气是也。”

日远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儿争论日之远近。其一儿曰，日初出近，日中远，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大而远小乎？其一儿曰，初出远，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凉，日中热，非远凉而近热乎？各以此理质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弹丸，阳城土圭得地之中，则日之初出，与日之中远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视之则大，仰视之则小，此乃视之有异耳。初出凉、日中热者，天气不施故也。初出之时，中国在日之西，故凉也；日中之时，中国当日之下，故热也。《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则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为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道大德尊，岂与小儿街谭巷议乎？又六合之外，非关教化者，仲尼弃而不论，故子路问事鬼神与死，皆不答也。且孔子纂《易》道以黜《八索》，而不知日之远近乎？以其轻问，故笑而不答。”或问曰：“子云‘阳城土圭得地之中’，何为东海近而西海远也？”答曰：“地倾东南，垂入于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际，以人之所见谓之近耳。”

月　桂

代人谓及第人为“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郄诜射策登第，天子问之曰：‘卿自以为何如’？对曰：‘臣以为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今人谓为‘折月桂’，何其谬欤？且月中无地，安得有桂？盖以地影入于月中，似树影耳。”

江　东

今人言项羽起于江东者，多以为浙江之东。明曰：“按古人称江东，皆谓楚江之东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东随江所向而呼也。项羽起于江东，即苏州也。故《汉书》称项羽避仇于吴中，其论用兵之道，吴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寻羽之行止，无入浙东之文也。”

或曰："羽杀会稽守贾守通，会稽非浙东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东为会稽郡，其治所在吴，吴即今苏州也。羽杀贾守通之后，起吴中子弟八千人，非苏州而何?

江　左

晋、宋、齐、梁之书，皆谓江东为江左。明曰："此据大约而言，细而论之，左当为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随流所向而言之。水面流，则左在东而右在西；水东流，则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则左在西而右在东。昔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洞庭在西彭蠡在东，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传》云：'晋赵简子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夜行迷道，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时河转北流，故谓河东为右也。又《曲礼》云：'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门以向堂为正，故左在西而右在东，亦其义也。按建业之西，江水北流，则当左在西而右在东。今以江东为江左，则是史官失其义也。若非史官失其义，则后人之传写误也。"

我承其弊

《史记》宋义云："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弊。"明曰："'承'字奉上之义于理不安，当作乘陵之'乘'，与乘胜逐北、以刚乘柔其意同也。"

徒　行

范晔《后汉书》蔡琰见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车者谓之'徒行'，不履袜者谓之'徒跣'。今文姬盖'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与之巾袜'。"

象　傲

《后汉书》刘表《与袁谭书》曰："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明曰："按《虞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然则'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称，非两字名。"

潇湘逢故人

柳文畅《江南》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近代词人皆以为二人旧是往人，忽于潇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据其题称《江南曲》，是乐府闺情之诗也。诗述妇人夫婿出行之后，于春月采苹，次见洞庭湖上有人为客而归。妇人因问其夫，其人答言于潇湘之上逢见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妇人言'故人去不返，春华复将晚'，言己之年貌渐衰也；'不道新知乐，祇言行路远'者，此妇人忆其夫在外恋新人而不归，托言行路远耳。妇人谓夫为故人，非谓往人逢遇也。"或问曰："今湖州有白苹洲，题此诗于庭内，则所言洞庭，得非具区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题称《江南曲》，其诗云

‘潇湘逢故人’，洞庭当与潇湘接，非具区中之洞庭山。又《尔雅》云：‘水中可居曰州’，然则水中洲渚，所在有之。盖文畅曾守吴兴，后人遂题其诗于吴兴之洲，因为名耳。”

白　苹

明曰：“经典言苹者多，先儒罕有解释。《毛诗草木疏》亦未为分子，而《湖州图经》谓之不滑之莼，大谬矣。按《尔雅·释草》云：‘苹，大萍’，《左传》云：‘苹蘩蕴藻之菜’，然则苹为萍类，根不植泥，生于水上，今人呼为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谓之白苹。”或曰：“苹花夏生，而柳恽诗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苹花色白，故通无之时，亦可呼为白苹也。”

蔓　菁

今人呼菘为蔓菁，云北地生者为蔓菁，江南生者为菘，其大同而小异耳，《食疗本草》所论亦然。明曰：“此盖习俗之非也。余少时亦谓菘为蔓菁，常见医方用蔓菁子为辟谷药，又用为涂头油，又用之消毒肿。每讶菘子有此诸功，殊不知其所谓。近读《齐民要术》，乃知蔓菁是萝菔苗，平生之疑涣然冰释，即医方所用蔓菁子、皆萝菔子也。汉桓帝时年饥，劝人种蔓菁以充饥；诸葛亮征汉，令军人种萝菔。则萝菔蔓菁为一物，无所疑也。然则北人呼菘为蔓菁，与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盖鼎峙之世，文轨不同。魏武之父讳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为之讳也。亦由吴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为念，而北人不为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为萝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异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芎穷苗名蘼芜，藕苗名莲荷，亦其类也。斯例实繁，不可胜纪，何独蔓菁萝菔不可异名乎?”又曰：“今北人呼为蔓菁者，其形状与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药草、果实、蔬菜，逾境则形状小异，而况江南北地乎?”

杞　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为大材，可为栋梁之用。明曰：“杞梓小材木，可为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传》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与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释木》云：‘杞，枸檵’。郭璞曰：‘今枸杞也’。《尚书·梓材》云：‘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孔安国曰：‘梓，漆也’。《诗》云：‘椅桐梓漆’，然则梓非漆之别名，可以为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与梓，皆柔软之木。杞则可为杯棬，梓则可为漆器，其非栋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为货之时，析而断之为小材耳。”

七　夕

明曰：“古书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谓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询其所自，则说有异端，静而思之抑有由也。盖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时，南北异文，车书不一，

必北朝帝王有当七日而崩者，故其俗间用六日之夕，南人不为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论，昭然可见。”

杨　沟

崔豹《古今注》云：“长安御沟谓之杨沟，植杨柳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触垣墙，作沟以隔之，故曰羊沟。”明曰：“凡沟有露见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谓之阴沟，露见其明者谓之阳沟。言阳以对阴，无他说也。”

化　鸡

《风俗通》云：“鸡，朱氏之所化，故呼鸡作朱朱声。”明曰：“万物之生，始于开辟。轩辕之世，已知十二属之所配。岂朱氏之姓，兴于轩辕之前乎？按朱氏出于邾国之后，春秋之时，未有朱氏，岂春秋之后方有鸡乎？《风俗通》以呼鸡作朱朱声，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鸭作与与声，又是谁氏之化邪？”

脾　磨

世上医人见人病不能饮食，即云“脾不磨”者。明曰：“按凫、鹜、鹅、鸡之类，口无牙齿，不能嚖嚼，须脾磨之，然后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坚厚。若人则异畜兽，既有齿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虚软，惟用气化耳。病人脾胃气弱，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语》云：‘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龉者九窍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别。而医人不喻斯理，一概而言，历代虽多，曾无悟者。”

丘　氏

孔缅《唐韵》引《风俗通》云：“丘氏鲁左丘明之后也。”明曰：“丘明出自齐太公之后，不因丘明得姓。按《艺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传》称《左氏传》，岂其子孙以父祖之名而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则左氏为传之时，已有丘氏，则非丘明之后也明矣。《风俗通》之妄，《唐韵》之疏也。”

字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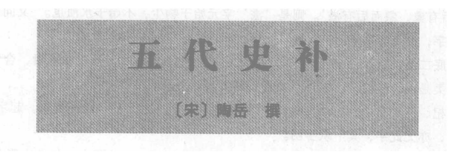
兹、茲、滋。三字《说文》孳，一字《字样》。明曰：“《字样》言讹者即是正也。按《书》云：‘树德务滋’。又云‘名言兹在’。‘兹’古文并作‘茲’，上从草，下从二幺。盖以隶书草之其画直过竖书直下，即今文作‘兹’，雅当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貌，故兹、几、孳、幽之字，皆从二幺。文义交通，音韵相近。是知兹盖、兹此、兹黑等字皆从二幺，别有转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问曰：“安知《左传》水兹之字，不从水乎？”答曰：“按杜注《左传》云：‘滋，浊也’。不训为黑。假令‘兹’训为黑，则幺是物之初生，自得为黑，不必要从玄也。且玄字亦从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礼记》‘夏后氏尚黑’，

《义》曰：‘夏以建寅为人正，物生色黑。《诗》云‘何草不玄，是也’。又《左传》云：‘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则是‘滋’字元始于物生，不始于水浊也。”又问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传水滋之字，皆从水何也？”答曰：“后人加之耳。”

氐、底二字，《说文》及《字样》。明曰：“按氐字氏下一，凡声相近者，合皆从氐，羝、衹之类是也。《说文》、《字样》‘底’字独无下一，非。”

起、杞、芑三字，《说文》。明曰：“按《说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检《说文》手部，亦无此字，其下从手明。”

协。明曰：“‘协’字训和，宜从心也。且协音嫌膈反，心边著力，与口边著十，皆是谐声，何得协字更从十乎？”



五代史补

〔宋〕陶岳 撰

序

五代之相承也，其辟土则不广，享祚则非永，干戈尚被于原野，声教未浃于华夏，虽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军旅，势不两立，故其史书漏落尤甚。近年以来，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廓清区宇，万邦福辏以入贡，九流风动而观政，五代之书，必然改作。岳自惟浅陋，久居冗散，一札诏下，恐非秉笔之数，因思自幼及长，侍长者之座，接通人之谈，至于诸国窃据，累朝创业，其闲事迹，颇曾寻究，因书其所闻，得百余条。均其年代，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补》。虽同小说，颇资大猷，聊以备于阙遗，故不拘于类例，幸将来秉笔者，览之而已。时皇宋祀汾阴之后岁在壬子序。

卷一　梁二十一条

太祖应识

太祖朱全忠，黄巢之先锋。巢入长安，以刺史王铎围同州，太祖遂降，铎承制拜同州刺史。黄巢灭，淮蔡间奏宗权复盛，朝廷以淮蔡与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未几灭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间传谶曰《五公符》，又谓之《李淯风转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识者以八牛乃朱字，则太祖革命之应焉。

太祖文健儿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返者，其余皆斩之，谓之拔队

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裨赞

敬翔应《三传》，数举不第，发愤投太祖，愿备行阵。太祖问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为战，欲效春秋时，可乎？"翔曰："不可。夫礼乐犹不相沿袭，况兵者诡道，宜其变化无穷。若复如春秋时，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悦，以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军事，竟至作相。

王彦章入军

王彦章之应募也，同时有数百人，而彦章营求为长。众皆怒曰："彦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辈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彦章闻之，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我天与壮气，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长耳。汝等咄咄，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死则未暇，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众初以为戏，既而彦章果然，众皆失色，无敢效之者。太祖闻之，以为神人，遽擢用之。

杨凝式佯狂

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冠，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乃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群议，搢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

杨行密钱塘侵掠

杨行密尝命宣州刺史田頵领兵围钱塘，钱镠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风神俊迈，行密见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頵罢兵。初，頵之围城也，尝遣使候钱镠起居，镠厚待之。将行，复与之小饮。时罗隐、皮日休在坐，意以頵之师无能为也，且欲讥之。于是日休为令，取一字四面被围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为萁菜，下加"石"为碁子，左加"玉"为琪玉，右加"月"为期会。"罗隐取"于"字，上加"雨"为雩雩，下加"皿"为盘盂，左加"玉"为玗玉，右加"邑"为邘地。使者取"亡"字，讥钱镠必亡，然亡上加"草"为芒，下加"心"为忘，右加"邑"为邙，左加"心"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惭而去。未几，頵果班师。先是，行密与镠势力



相敌，其为愤怒，虽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尝命以大索为钱贯，号曰“穿钱眼”。镠闻之，每岁命以大斧科柳，谓之“斫杨头”。至是，以元璙通昏，二境渐睦，穿眼斫头之论始止。

杨行密诈盲

杨行密据淮南，以妻弟朱氏众谓之朱三郎者，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泗州素屯军，朱氏骁勇，到任恃众自负，行密虽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居无何，行密得目疾，虽愈且诈称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尔则触墙抵柱，至于流血，姬妾仆隶以为实，然往往无礼。首尾仅三年，朱氏闻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计必中，谓妻曰：“吾不幸临老两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讳，则国家为他人所有。今昼夜思忖，不知召泗州三舅来，使管勾军府事，则吾虽死无恨。”妻以为然，遽发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谒，行密恐其觉，坐于中堂，以家人礼见。朱氏颇有德色，方设拜，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正中其首，然犹宛转号呼，久而方毙。行密内外不测，即时升厅，召将吏等谓之曰：“吾所以两目失明者，盖为朱三。此贼今已击杀，两目无事矣，诸公知之否?”于是军府大骇，其仆妾尝所无礼者，皆自杀。初，行密之在民闲也，尝为合肥县手力，有过，县令将鞭之，行密惧且拜。会有客自外入见，行密每拜，则厅之前檐皆叩地，而令不之觉。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厅，揖令于他处，告以所见。令惊，遂恕之，且劝事郡以自奋。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骈。骈死，秦彦、孙儒等作乱，行密连诛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战马

瑾之奔淮南也，时行密方图霸，其为礼待加于诸将数等。瑾感行密见知，欲立奇功为报，但恨无入阵马，忽忽不乐。一日昼寝，梦老叟眉发皓然，谓瑾曰：“君常恨无入阵马，今马生矣。”及厩隶报，适退槽马生一驹，见卧未能起。瑾惊曰：“何应之速也!”行往视之，见骨目皆非常马，大喜曰：“事办矣。”其后破杜洪，取钟传，未尝不得力焉。初，瑾之来也，徐温睹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预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温与张镐争权，袭杀镐，自是事无大小，皆决于温。既而温复为自安之计，乃以子知训自代，然后引兵出居金陵，实欲控制中外。知训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训欲得瑾所乘马，瑾怒，遂击杀知训，提其首，请溥起兵诛温。溥素怯懦，见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儿不足为计。”亦自杀。中外大骇且惧，温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时盛暑，肌肉累日不坏，至青蝇无敢辄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尸处取土，煎而服之，无不愈。

钱镠弭谤

钱镠封吴越国王后，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潜用

白土大书于门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镠一见欣然，遽命书吏亦以白土书数字于其侧曰："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时人以为神辅，自是怨嗟顿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许下时，尤不逞，尝坐事遭徒，但无杖痕尔。及据蜀，得冯涓为从事。涓好诋讦，建恐为所讥，因问曰："窃闻外议，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对曰："有之。"建恃无杖痕，且对众，因袒背以示涓曰："请足下试看，有遭杖责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诈，乃抚背而叹曰："大奇，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宾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王建礼待翰林学士

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论者多之。

钟传重士

钟传虽起于商贩，尤好学重士，时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曰英明。诸葛浩素有词学，尝为泗州管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其激劝如此。

罗隐东归

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时钱镠方得两浙，置之幕府，使典军中书檄，其后官给事中。初，隐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邺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



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旆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郑准作归姓表

郑准，不知何许人。性谅直，能为文，长于牋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雠杀人，惧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为荆南节度使，命准为表乞归本姓。准援笔而成，其略云：“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霸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又云：“成为本姓，郭乃冒称。本避犯禁之辜，敢归司寇；别族受封之典，诚愧诸侯。伏乞圣慈，许归本姓”云云。其表甚为朝廷所重。后因汭生辰，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仍贶《初学记》一部。准忿然以为不可，谓汭曰：“夫《初学记》盖训童之书尔，今敌国交聘，以此书为贶，得非相轻之甚耶！宜书责让。”汭不纳，准自叹曰：“若然，见轻敌国，足彰幕府之无人也，参佐无状，安可久！”遽请解职。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杀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为大小《游仙诗》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极纪胜之事。其《游仙》之句，则有《汉武帝宴西王母》诗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树声深锁九门霜。”又云：“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皆为士林所称。其后游信州，馆于开元寺三学院。一旦卧疾，众僧忽见二青衣缓步而至，且四向顾视，相谓曰：“只此便是，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言讫，直入唐之卧室。众僧惊异，亦随之而入，逾阈而青衣不复见，但见唐已殂矣。先是，唐与罗隐相遇，隐有《题牡丹》诗云：“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唐因戏隐曰：“此非赋牡丹，乃题女子障耳。”隐应声曰：“犹胜足下鬼诗。”唐曰：“其词安在?”隐曰：“只‘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得非鬼诗?”唐无言以对。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寻卒，则隐之言岂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曰：“臣观两街之众，道听途说，一时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

识远，且困于风尘，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为天师。光庭尝以《道》、《德》二经注者虽多，皆未能演畅其旨，因著《广成义》八十卷。它术称是，识者多之。

尔朱先生上升

尔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异人，与药一丸，先生欲服，异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见浮石而后服之，则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是者殆一纪，人皆以为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坚。居无何，因游峡上，将渡江，有叟舣舟相待。先生异之，且问曰：“如何姓氏?”对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异人浮石之言，斯其应乎!”遂服其药，即轻举矣。

上蓝遗钟传偈

上蓝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蓝院。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一旦疾笃，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谓无间矣。和尚或不讳，得无一言相付耶?”上蓝强起，索笔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来年二三月，柳条堪作打钟槌。”偈终而卒。传得之，不能测。洎明年春，淮帅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为杨氏有。打钟之偈，人始悟焉。

僧贯休入蜀

僧贯休，婺州兰溪人。有逸才，长于歌诗。尝游荆南，时成汭为荆南节度使，生日有献歌诗颂德者，仅百余人，而贯休在焉。汭不能亲览，命幕史郑准定其高下。准害其能，辄以贯休为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称藩，因献之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建大悦，遽加礼待。洎僭大号，以国师赐，号曰禅月。

贯休与光庭嘲戏

贯休有机辨，临事制变，众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锋，每相见，必伺其举措，以戏调之。一旦，因舞辔于通衢，而贯休马忽坠粪。光庭连呼：“大师大师，数珠落地。”贯休曰：“非数珠，盖大还丹耳。”光庭大惭。贯休有文集四十卷，吴融为之序，号《西岳集》，行于世。



陈黯善对

陈黯，东瓯人。才思敏速。时年十三，袖卷谒本郡牧，时面上有斑疮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戏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咏歌？"黯应声曰："瑇瑁宁堪比，班犀讵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与装花。"

卷二　后唐二十条

太祖号独眼龙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朱，以爷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长而骁勇，善骑射，所向无敌，时谓之独眼龙，大为部落所疾。太祖恐祸及，遂举族归唐，授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长安，自北引兵赴难。功成，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

淮南写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东也，威声大振，淮南杨行密常恨不识其状貌，因使画工诈为商贾，往河东写之。画工到，未几人有知其谋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亲谓曰："且吾素眇一目，试召亟使写之，观其所为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厉声曰："淮南使汝来写吾真，必画工之尤也。写吾不及十分，即阶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笔。时方盛暑，武皇执八角扇，因写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谄吾也。"遽使别写之。又应声下笔，画其臂弓捻箭之状，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赂金帛遣之。

庄宗能训练兵士

庄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东地狭兵少，思欲百练其众，以取必胜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师，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或步骑前后已定，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其分路并进，期会有处，不得违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斩之。"故三军惧法而戮力，皆一以当百，故朱梁举天下而不能御，卒为所灭，良有以也。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

庄宗为县令所谏

庄宗好猎，每出未有不蹂践苗稼。一旦至中牟，围合，忽有县令忘其姓名，犯围谏曰："大凡有国家者，当视民如赤子，性命所系，陛下以一时之娱，恣其蹂践，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为民父母，岂若是耶？"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叱退，将斩之。伶官镜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齐进，挽住令，佯为诟责曰："汝为县令，可以指麾百姓为儿，既天子好猎，即合多留闲地，安得纵百姓耕锄皆遍，妨天子鹰犬飞走耶？而又不能自责，更敢咄咄，吾知汝当死辜。"诸伶亦皆嘻笑继和。于是庄宗默然，其怒少霁，顷之恕县令罪。

明宗入仓草场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辜，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仓粮起自此也。

秦王掇祸

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对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高辇知其谋，因劝秦王托疾："此辈以所就之间须来问候，请大王伏壮士，出其不意皆斩之，庶几免祸矣。"从荣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无危乎？"辇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尔，不然则悔无及矣。"从荣犹豫不决，未几及祸，高辇弃市。初，从荣之败也，高辇窜于民家，且落发为僧。既擒获，知训以其毁形难认，复使巾帻著绯，验其真伪，然后用刑。辇神色自若，历声曰："朱衣才脱，白刃难逃。"观音壮之。

高季兴据荆州

高季兴，本陕州硖石人。为太祖裨将，出为郢州防御使。时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兴为荆南留后。到未几，会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乱，季兴破之，遂以功授荆南节钺。庄宗定天下，季兴首入觐，因拜中书令，封南平王。初，季兴尝从梁太祖出征，引军早发，至逆旅，未晓，有妪秉烛迎门，具礼甚厚。季兴疑而问之，对曰："妾适梦有人



叩关，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来。'及起盥漱毕，秉烛开门，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谓王者耶，所以不敢亵慢尔。"季兴喜。及来荆南，竟至封王。

王氏据福建

王潮之来福建也，值连帅陈岩卒，子婿范晖自称留后，潮攻拔之，尽有其地，遂为福建观察使。至其弟审知立，虽天下多事，犹能修其职贡。朝廷嘉之，封闽王。审知卒，子延钧嗣，无识，辄改审知制度，僭称大闽，改元龙启，其后为子昶杀。昶多行不道，闽人杀之，立从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国乱，为其将连重遇所杀，王氏之族遂灭。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远祖，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时爱二皂荚树，因其下筑坛，为朝礼之所。其后丹成，冲虚而去。霸尝云："吾之子孙，当有王于此方者。"乃自为谶，藏之于地。唐光启中，烂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坛东北隅取土，获其词曰："树枯不用伐，坛坏不须结。不满一千年，自有系孙列。"又曰："后来是三王，潮水荡祸殃。岩逢二乍闲，未免有销亡。子孙依吾道，代代封闽疆。"议者以为潮荡祸殃，谓王潮除其祸患以开基业也；岩逢二乍闲，谓陈岩逢王潮未几而亡，土地为其所有也；代代封闽疆，谓潮与审知也；代代，盖两世之称，明封崇不过潮与审知两世耳。初，王潮尝假道于洪州，时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诛之。有僧上蓝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大为钟所重。因入谒，察传词气，惊曰："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传不敢隐，尽以告之。上蓝曰："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杀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传加以援送。及审知之嗣位也，杨行密方盛，常有吞东南之志气。审知居常忧之，因其先人常为上蓝所知，乃使人赍金帛往道之，号曰送供，且问国之休咎。使回，上蓝以十字为报，其词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钱入腹。"审知得之，叹曰："羊者杨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杨行密而在钱氏乎？今内外将吏无姓钱者，必为子孙后世之忧矣。"至延羲为连重遇所杀，诸将争立，江南乘其时，命查文徽领兵伐之，经年不能下。会两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敌，遂大败。自是福州果为钱氏所有，入腹之谶始应。盖国之兴衰，皆冥数先定矣。

孟知祥两代谶

孟知祥之入蜀，视其险固，阴有割据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憩于郊外，有推小车子过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见问曰："汝车所胜几袋?"答曰："尽力不过两袋。"知祥恶之，其后果两世而国灭。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将据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属。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拒其请。知祥曰："吾

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两为赂，重诲喜而为敷奏，诏许之。及家属至，知祥对僚吏笑曰：“天下闻知枢密，将谓天地间未有此，谁知祗销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险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与董璋有隙，举兵讨之。璋素勇悍，闻知祥之来也，以为送死。诸将两端，季镐为知祥判官，深忧之。及将战，知祥欲示闲暇，自书一字以遗董璋。无何，举笔辄误书“董”为“重”字，不悦久之。镐在侧大喜，且引诸将贺于马前。知祥不喻，曰：“事未可测，何贺耶？”镐曰：“其‘董’字‘艹’下施，‘重’，今大王去“艹”书‘重’，是‘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于是三军欣然，一战而董璋败。

钱镠患目

钱镠末年患双目，有医人不知所从来，自云累世医内外障眼，其术在于用针，无不效者。镠闻，召而使观之。医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与之，若医，是违天理也，恐无益于寿，幸思之。”镠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贵足矣，但得两眼见物，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应手豁然。镠喜，所赐动以万计，医人皆辞不受。明年，镠卒。

房知温从事入冥

房知温为青州节度，封东平王，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从事张泽者，素好嗜鳖，忽暴卒，但心头微暖，家人未即殓。经宿而活，自云为泰山所追，行未几，过一公宇，门庭甚壮。既见有人衣紫，据案而坐，自谓之府君，叱泽曰：“何故食鳖过差耶？”言讫，有执笔挟簿引群鬼，皆怪状，携以鼎镬刀机之具至，擒泽投于沸鼎中。移时，复用铁叉拨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后烹饪，大抵亦如治鳖之状。既熟，诸鬼分啖，凡出自鼎镬，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其于惨毒苦痛之状，皆名状所不及。如此者近数十度，府君始恕之，且问曰：“汝受诸苦如何尔，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将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泽曰：“为吾将此物与房知温，不法之事宜休矣。”泽领而寘于怀，遂觉。知温闻知泽复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问之，泽备以所受之苦对，仍于怀中探取封物付温，即锦被角也。知温大骇曰：“吾昨觉体寒，如中疟，拥被就火，忽闻足下无疾而卒，遂惊起，不虞一角之被为火所烧，此其是乎？”遽取被视之，不差豪厘。知温颤栗，不知所措，谓泽曰：“足下之过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温稍稍近理。



宋齐丘投姚洞天

宋齐丘，豫章人。父尝在钟传幕下，齐丘素落魄，父卒，家计荡尽，已在穷悴，朝夕不能度。时姚洞天为淮南骑将，素好士，齐丘欲谒之，且囊空无备纸笔之费，计无所出，但于逆旅杜门而坐，如此殆数日。邻房有散乐女尚幼，问齐丘曰："秀才何以数日不出?"齐丘以实告，女叹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数缗，齐丘用市纸笔，为诗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学武无成，攻文失志，岁华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万仞青山，压低气宇；头上之一轮红日，烧尽风云。加以天步陵迟，皇纲废绝，四海渊黑，中原血红，挹飞苍走黄之辨，有出鬼没神之机。"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见。齐丘窘急，乃更其启。翌日复至，其略曰："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又云："其为诚恳万端，只为饥寒两字。"洞天始悯之，渐加以拯救。徐温闻其名，召至门下。及升之有江南也，齐丘以佐命功，遂至将相，乃上表以散乐女为妻，以报宿惠，许之。

黄损不调

黄损，连州人。少有大志，其为学务于该通。尝上书三书，号曰《三要》，大约类《阴符》、《鬼谷》。同光初，应进士，以此书投于公卿间，议者以为有王佐才。洎登第归，会王潮南称霸，损因献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权要，由是众疾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废，逾年始授永州团练判官。未几，又得足疾，遂退居于永州北沧塘湖上，以诗酒自娱。先是，损尝学于庐山，与桑维翰、宋齐丘相遇，每论天下之务，皆出损下，损亦自负。居无何，同游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憩歇。顷之，有叟长啸而至，亦憩于侧，损等皆不悦。既而叟指桑维翰、宋齐丘曰："公等皆至将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损曰："此子有道气，可以隐居，若求名宦，不过一方州从事尔，宜思之。"损甚怒，叟曰："休戚之数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异之。将再问其事，此叟不顾而去，其后皆然。

何仲举及第

何仲举，营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迈绝伦。时家贫，输税不及限。李皋为营道令，怒之，乃荷项係狱，将槚楚焉，或有言于皋曰："此子虽草，能为诗，往往间立成，希明府一察之。"皋闻，遽召而问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点，为一篇以自述，吾当贷汝。"仲举援笔而成曰："似玉来投狱，抛家去就枷。可怜两片木，夹郤一枝花。"皋大惊，自为脱枷，延上厅，与之抗礼，自是仲举始锐意就学。天成中，入洛。时秦王为河南尹，尤重士，仲举与张杭、江文蔚俱游其门。及其东荐也，公举数百人，独以仲举为擅场。仲举因献诗曰："碧云章句才离手，紫府神仙尽点头。"秦王大悦，称赏不

已，故一举上第。及归，遇文昭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策府置十八学十，以皋为学士之首，且执政柄，而仲举自以出于皋之门下，虽策名中朝，事皋未尝暂懈。皋感悦，遂加引用，未几与之同列。及出，又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诗人，其最显者有沈彬、廖凝、刘昭禹、尚颜、齐己虚中之徒，而仲举在诸公间尤为轻浅。惟李皋独推许之，往往对众吟《秋日晚望》诗曰："树迎高鸟归深野，云傍斜阳过远山。"以足扣地，叹曰："何仲举乃诗家之高逸者也，诸官见取舍其余奴岳，乃间气尔。"故仲举感皋之见知，卒能自奋，至于名节，亦终始无玷，论者以皋有知人之鉴。

徐寅摈弃

徐寅登第归闽中，途经大梁，因献太祖《游大梁赋》。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仇敌，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几，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见而大怒。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王审知在闽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问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隐，以无恙对。庄宗因惨然曰："汝归语王审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闻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审知曰："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今杀则未敢奉诏，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

黄滔命徐寅代笔

黄滔在闽中，为王审知推官。一旦馈之鱼，时滔方与徐寅对谈，遂请为代谢笺。寅援笔而成，其略曰："衔诸断索，才从羊续悬来；列在琱盘，便到冯驭食处。"时人大称之。

敬新磨狎侮

敬新磨，河东人。为伶官，大为庄宗所宠惜。庄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为左右侍卫，高鼻深目者甚众，加以恃势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扬言曰："此辈虽硬弓长箭，今天下已定，无所施矣。惟有一般胜于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数也。"众皆切齿，相与诉于庄宗，其间亦有言发而泣下者。庄宗不悦，召新磨责之曰："吾军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尝为我避讳，更辱骂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对曰："陛下妄矣。此辈泪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岂能见之也。"庄宗素好俳，不觉大笑。时殿上常有恶犬，及新磨退，一犬奋起，似欲肆噬。新磨意庄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纵男女咬人。"庄宗色变，索弓箭，新磨遽抗声曰："臣虽贱，与陛下一体，杀之不详。"问其故，对曰："陛下改元，以同光为纪年，天下谓之同光帝。且同者铜也，不得敬新磨，铜光何以见耶？"庄宗又欣然。其谑浪狎侮，应机而发，皆此类也。

僧昭说踏钱

僧昭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塘钱镠所礼，谓之国师。一旦谒镠，有宫中小儿嬉于侧，坠下钱数十文。镠见，谓之曰："速收，虑人恐踏破汝钱。"昭师笑曰："汝钱欲踏破，须是牛即可。"镠喜，以为社稷坚牢之义。后至曾孙俶举族入朝，因而国除。俶年是丑为牛，可谓牛踏钱而破矣。

卷三 晋二十条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宫中谓之石郎。及将起兵于太原，京师夜间狼皆群走，往往入宫中。愍帝患之，命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谓之射狼。或遇诸途，问曰："汝何从而来?"对曰："看射狼。"未几高祖至，盖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维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广辱其使，契丹怒，举国南侵。以驸马都尉杜重威等领驾下精兵甲，御之于中流渡桥。既而契丹之众已深入，而重威等奏报未到朝廷。时桑维翰罢相为开封府尹，谓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钳口之时。"乃叩内阁求见，欲请车驾亲征，以固将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后苑调鹰，至暮竟不召。维翰退而叹曰："国家阽危如此，草泽逋客亦宜下问，况大臣求见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几，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迁。

桑维翰责张彦泽

桑维翰形貌甚怪，往往见之者失次。张彦泽素以骁勇称，每谒候，虽冬月未尝不雨汗。及中渡变生，彦泽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领众突入开封府，弓矢乱发，且问："桑维翰安在?"维翰闻之，乃厉声曰："吾为大臣，使国家如此，其死宜矣，张彦泽安得无礼!"乃升厅安坐，谓彦泽曰："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戎狄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吾不知桑维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当维翰之缢也，犹瞋目直视，嘘其气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

三嘘之外，火尽灭，就视则奄然矣。

李涛纳命

李涛常忿张彦泽杀邠州幕吏张式而取其妻，涛率同列上疏，请诛彦泽以谢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从。未几，契丹南侵，至中渡桥，彦泽首降。戎主喜，命以本军统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师。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涛闻之，谓亲知曰："吾曾上疏请诛彦泽，今国家失守，彦泽所为如此，吾之首领庸可保乎！然无可奈何，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耶！"于是自写门状，求见彦泽。其状云："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随状纳命。"彦泽览之欣然，降阶迎之。然涛犹未安，复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彦泽曰："览公门状，见纳命二字，使人怨气顿息，又何忧哉！"涛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戏为伶人词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将压惊绢来！"彦泽大笑，卒善待之。

马希范奢侈

马希范，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几，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属，于是擢从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统判官李铎、静江府节度判官潘玘、武安军节度判官拓拔坦、都统掌书记李皋、镇南节度判官李庄、昭顺军节度判官徐收、洋州观察判官彭继英、江南观察判官廖图、昭顺军观察判官徐仲雅、静江府掌书记邓懿文、武平军节度掌书记李松年、镇南军节度掌书记卫㷉、昭顺军观察支使彭继勋、武平军节度推官萧铢、桂管观察推官何仲举、武安军节度巡官孟玄晖、容管节度推官刘昭禹等十八人，并为学十。其余列校，自袁友恭、张少敌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兴土木，以建兴府庭。其最为壮丽者，即有九龙、金华等殿。迨殿之成也，用丹砂涂其壁，凡用数十万斤石，每僚吏谒见，将升殿，但觉丹砂之气，蔼然袭人，其费用也皆此类。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顾忧色。居无何，东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闻其事，以为希范非常人，遽使册为尚父。希范得册，以为戎虏推奉，欣然当之矣。

丁思仅谓马希范起义兵

丁思仅素有才略，为马氏骑将。以希范受契丹册命，深耻之，因谓希范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使驰檄四方，引军直趋京师，诛犬戎，天子反正，然后凯旋，如此则齐桓、晋文不足数矣。时不可失，顾大王急图之。"希范本无远略，加以兴作府署未毕，不忍弃去，遂寝思仅之谋。思仅不胜其愤，谓所亲曰："古人疾没世而名不称，今曹逢扰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顾恋数间屋子乎，诚可痛也！"自是思仅常怏怏。

马希范杀高郁

高郁为武穆王谋臣，庄宗素闻其名，及有天下，且欲离间之。会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觐，庄宗以希范年少，易激发，因其敷奏敏速，乃抚其背曰："国人皆言马家社稷必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范居常嫉郁，忽闻庄宗言，深以为然。及归，告武穆请诛之。武穆笑曰："主上战争得天下，能用机数，以郁资吾霸业，故欲间之耳，若梁朝罢王彦章兵权也。盖遭此计，必至破灭，今汝诛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范以武穆不决，祸在朝夕，因使诬告郁谋反而族灭之。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初，郁与武穆俱起行阵，郁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里"。其奉养过差，皆此类也，故庄宗得以媒蘖。自后阴晦中见郁，后竟为患尔。

李昪得江南

李昪本为徐温所养。温杀张镐，权出于已，自称大丞相、中书令、都统。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训为丞相，昪为润州节度。昪始为宣州，忽得润州，甚怏怏，将白温辞之。宋齐丘素与昪善，因谓昪曰："知训骄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损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远，难为应，润州方隔一水尔，有急则可以立功，慎勿辞也。"昪闻之释然，遂行。至润州，未几，知训果为朱瑾所杀。是夜江都乱，火光亘天，昪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军渡江，尽诛朱瑾之党。后解甲去备，以待徐温。温至，且喜且怒，谓昪曰："犹幸汝在润州，不然吾家大事将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昪为左仆射，知政事，以代知训。昪善于抚御，内外之心翕然而归之。故徐温卒未几，而江南遂为昪所有。先是，江南童谣云："东海鲤鱼飞上天。"东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鲤也，盖言李昪一旦自温家起而为君尔。初，昪既畜异志，且欲讽动僚属。雪天大会，酒酣，出一令，须借雪取古人名，仍词理通贯。时齐丘、徐融在座，昪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齐丘曰："著屐过，必须雍齿。"融意欲挫昪等，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萧何。"昪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与谋者惟齐丘而已。

李瀚作钱镠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则笔不停辍，而性嗜酒。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饮，俟其酣，且使代笔。经宿而成，凡一万五千字，莫不词理典赡，凝式叹伏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冯道等至镇州，戎主皆放还。瀚时为翰林院学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其后人有得其文集者，号曰《丁年集》，盖取苏武丁

年奉使之义。

冯道修夫子庙

冯道之镇同州也，有酒务吏乞以家财修夫子庙，道以状付判官参详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绝书之判后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道览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创之。

欧阳彬入蜀

欧阳彬，衡山人。世为县吏，至彬特好学，工于词赋。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无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岁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时湖南自旧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阳，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时使歌之，实欲感动武穆。既而竟不问，彬叹曰："天下分裂之际，厮徒负养，皆能自奋，我贫而至此耶!"计无所出，思欲窜入邻道，但未有所向。居无何，闻西蜀图纲将发，彬遂谋入蜀，且私谓瑞卿曰："吾以干谒不遂，居于汝家，未尝有倦色，其可轻弃乎！然士以功名为不朽，不于此时图之，恐贻后悔。今吾他适，庶几有成，勿以为念。"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谓之无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滞，割爱而去，得非功名之将至耶！妾诚异之，家财约数缗，虽不丰，愿分为半，以资路途。"彬亦不让，因以瑞卿所赠尽赂纲吏，求为驾船仆夫，纲吏许之。既至蜀，遂献《独鲤朝天赋》，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后官至尚书左丞相，出为夔州节度使。既领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范继立，因致书于希范，叙畴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为托。希范得书大惭，彬之亲友悉免其赋役，下令搜访草泽。由是士无贤不肖，参谒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风仪，其为文辞近而理真，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然晓之，竟以此遇。

戴偃摈弃

戴偃，金陵人。能为诗，尤好规讽。唐末罹乱，游湘中，值马氏有国，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搆九龙、金华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偃非之，自称玄黄子，著《渔父诗》百篇以献，欲讥讽之，故其句有"才把咽喉吞世界，盖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须抛却便抛却，莫待风高更水深。"文昭览之怒，一旦谓宾佐

曰："戴偃何如人？"时宾佐不测，以偃为文昭所重，或对曰："偃诗人，章句深为流辈所推许，方今在贫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参短簿之间足矣。"文昭曰："数月前献吾诗，想其为人大抵务以鱼钓自娱尔，宜赐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优贤之道也。"即日便迁居湖上，乃潜戒公私不得与之往还。自是偃穷饿日至，无以为计，乃谓妻曰："与汝结发，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挤于沟壑，亦恐首领不得完全。宜分儿遁去，庶几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举骰子，与妻子约曰："彩多得儿，彩少得女。"既掷，偃彩少，乃携女，相与恸哭而别。偃将奔岭南，至永州，会文昭薨，乃止。其后不知所终。

安重荣叛

安重荣出镇，常怀不轨之计久矣，但未发。居无何，廐中产朱鬃白马，庭鸦生五色雏，以为凤，乃掀然谓天命在已，遂举兵反，指挥令取宗岭路以向阙。时父老闻之，往往窃议曰："事不谐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稳，何不取路贝州？若由宗岭，是安及于鬃，得无危乎！"未几，与王师先锋遇，一战而败。

杨光远叛

杨光远灭范延光之后，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节度，封东平王，奄有登、莱、沂、密数郡。既而自负强盛，举兵反。朝廷以宋州节度李守贞尝与光远有隙，乃命李讨之。李受诏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远见而惧之，度不能御，遂降。初，光远反书至，中外大震。时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扬言于众曰："杨光远欲谋大事，吾不信也。光远素患秃疮，其妻又跛，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顿安。未几，光远果降。

彭夫人怒报恩长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国夫人，常往城北报恩寺烧香。时僧魁谓之长老，问曰："夫人谁家妇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驱而归。文昭惊曰："何归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没兴，被个老秃兵问妾是谁家妇女，且大凡妇女皆不善之辞，安得对妾而发！"文昭笑曰："此所谓禅机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马家妇，然则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负才智，耻不能对，乃曰："如此，则妾所谓无见性也。"于是惭赧数日。

罗邺王戏判

罗邺王绍威俊迈有词学，尤好戏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鞴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殴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邺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

之。

石文德献挽歌

石文德，连州人。形质矬陋，好学，尤攻诗。霸国时，屡献诗求用。文昭以其寝陋，未尝礼待，文德由是穷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门下。其后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无何，秦国夫人彭氏薨，文昭伤悼，乃命有学文者各撰挽词。文德乃献十余篇，其一联云："月沈湘浦冷，花谢汉宫秋。"文昭览之，大惊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寝陋而轻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贤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谢之。未几，承制授水部员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遗事，词虽不工，事或可采，时以多闻许之。

赵在礼拔钉钱

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莫不公行督责，有不如约，则加之鞭朴，虽租赋之不若去。是岁，获钱百万。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许人，通内外学，道行尤高，大为时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镇山谷中。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闻其名，召于府，使于报慈寺住持。洪不应命，文昭坚欲致之，督责州县，忧惧，计无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拥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数辈转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离旧居抵于山岩下，则众鸟千万，和鸣而随之。州县虽失其踪，或有相谓曰："且深山之中，众鸟何故而鸣，又声韵优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试寻，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遗众生愿，今大王崇重，要与和尚相见，辄不应召，窜入山林，于是和尚即得计矣，而州县与乡村得无劳扰，而和尚忍不为之开慈悯耶?"洪道于是始点头曰："如此，则吾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国师待之。未几，坚乞归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许焉。其后竟不知所终。初，洪道之入岩也，见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骇。洪道叱曰："无惧，彼当移去。"言讫，虎衔二子趋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僧齐己

僧齐己，长沙人。长沙有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七岁，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然天性颖悟，于风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画牛背为篇什。众僧奇之，且欲壮其山门，遂劝令出家。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谡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其后居于长沙道林寺。时湖南幕府中能诗者，有如徐东野、廖凝、刘昭禹之徒，莫不声名藉甚。而徐东野尤好轻忽，虽王公不避也，每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尝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东野亦常赠之诗曰："我唐有僧号齐己，未出家时宰相器。爰见梦中逢武丁，毁形自学无生理。骨瘦神清风一襟，松老霜天鹤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闷见唐风雅容缺，敲破冰天飞白雪。清塞、清江却有灵，遗魂泣对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谁知主。混沌凿开鸡子黄，散作纯风如胆苦。意何新，织女星机挑白云。真宰衣来调暖律，声声吹出嫩青春。词何雅，涧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里学《步虚》，桂风吹落玉山下。语何奇，血泼乾坤龙战时。祖龙跨海日方出，一鞭风雨万山飞。己公己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独自。一簟松风冷如水，长伴巢山伸脚睡。"其为名士推重如此。及将游蜀，至江陵，高从诲慕其名，遮留之，命为管内僧正。齐己不获已而受，自是常怏怏。故其友虚中示之诗云："老负蛾眉月，闲看云水心。"盖伤其不得志也。竟卒于江陵，有诗八百首，孙光宪序之，号曰《白莲集》，行于世。

卷四　汉二十条

上蓝寺石榴谶

高祖尝在晋祖麾下。晋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号上蓝者，精于术数，自唐末著谶云："石榴花发石榴开。"议者以石榴则晋、汉之谓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过二世矣。

苏逢吉际会

高祖在河东幕府，阙书记，朝廷除前进士丘廷敏为之。以高祖有异志，恐为所累，辞疾不赴，遂改苏逢吉。未几，契丹南侵，高祖仗顺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

功，自掌书记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选授凤翔麟游县令。过堂之日，逢吉戏之，且抚所坐椅子曰："合是长官坐，何故让与鄙夫耶?"廷敏遂惭悚而退。

枢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为枢密。凤翔、永兴、河中三镇反，高祖带职出讨之。回戈路由洛阳，时王守恩为留守，以使相自专，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遥见大怒，且疾驱入于公馆。久之，始令人传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时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谓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诚无礼也，安可久为留守，汝亟去代之。"文珂不敢违，于是即时礼上。顷之，吏驰去，报守恩曰："白侍中受枢密命，为留守讫。"守恩大惊，奔马而归，但见家属数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观，其亦有乘便号叫，索取货钱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数，立命偿之，家财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为理。

武行德察冤狱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国家方设盐法，有能捉获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赏。时之逞之徒，往往以私盐中人者。常有村童负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阳来，与之偕行。去城近，尼辄先入。既而门司搜阅，于菜篮中获盐数斤，遂系之以诣府。行德取其盐视之，裹以白绢手帕子，而龙麝之香袭人，惊曰："吾视村童弊衣百结，褴褛之甚者也，岂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为之尔。"因问之曰："汝离家以来，与何人同途?"村童以实对。行德闻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与门司启幸，以来求赏也。"遽问其状，命信捕之，乃即日而获，其事果连门司，而村童获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肃然。先是，行德以采薪为业，气雄力壮，一谷之薪，可以尽负，乡里谓之武一谷。高祖在河东见之惊异，因召置麾下，攀鳞附翼，遂至富贵。然听讼甚非所长，至是明辨如此，论者异之。

马希范见高郁为祟

马希范常重一僧，号报慈长老，能入定，观人休咎。希范因问之曰："吾于富贵，固无遗恨，但不知者寿耳，吾师以为如何?"报慈曰："大王无忧，当与佛齐年。"希范喜，以为享寿穷。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范常嫉高郁之为人，因庄宗言而杀之，至是方临江观竞渡，置酒未及饮，而希范忽惊起，顾其弟曰："高郁来!"希广亦惊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范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张少敌抗议嫡庶

马希范卒，判官李皋以希范同母弟希广为天策府都尉，抚御尤非所长。大校张少敌忧

之，建议请立希广庶兄武陵师希萼，且曰：“希萼处长负气，观其所为，必不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蛮通好，往来甚欢，若不得立，必引蛮军为乱，幸为思之！”李皋忽怒曰：“汝辈何知！且先大王为都尉，俱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儿，可乎？”少敌曰：“国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变而能通，所以国长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当妙设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动。乃可。不然，则社稷去矣。”皋愈怒，竟不从少敌之谋。少敌度无所奈何，遂辞不去。未几，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蛮，数路齐进，遂之长沙，缢希广于郊外，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乱，未逾年而国灭，一如少敌之言。初，希萼之来也，希广以全军付亲校许可琼，使遂击之。可琼睹希萼众盛，恐惧，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于是兼可琼之众，长驱而至。希广素奉佛，闻之，计无所出，乃被缁衣，引群僧念“宝胜如来”，谓之禳灾。顷之，府廨火起，人忽纷扰，犹念诵之声未辍，其戆如此。少敌忧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种槐，其柳即无十一二。至是内外一变皆种柳，无复槐矣。又居人夜间好织草鞋，似槌芒之声，闻于郊野。俄有童谣云：“湖南城郭好长街，尽载柳树不栽槐。百姓奔窜无一事，只是槌芒织草鞋。”人无长少皆诵之。未几，国乱，百姓奔窜，死于沟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议者始悟。盖长街者，通内外之路也；槐者，为言怀也；不栽槐，盖兄弟不睦，以至国亡，失孔怀之义也；草鞋者，远行所用，盖百姓远行奔窜之义也。

马希萼囚于衡阳

马希萼既立，不治国事，数与僚吏纵酒为乐。有小吏谢廷择者，本帐下厮养，有容貌，希范素宠嬖之。每筵会，皆命廷择预坐，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众怒，往往偶语曰：“此辈旧制，有燕会，唯用兵守门，以防他虞，今与我等齐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众怒咄咄，与其党窃发，擒希萼，囚之于衡阳，又自立。未数日，江南遣袁州刺史边镐，乘其乱，领兵来伐，希崇度不能敌，遂降。先是，长沙童谣云：“鞭打马，走不暇。”未几，果为边镐所灭。初，镐尝为僧，以觇湖南，尤能弄钹，每侵晨，必弄钹行乞，遇城往往掷起钹以度门之高下。及来湖南，士庶颇有识之者。

高从诲母梦

高从诲，季兴之庶子而处长，为性宽厚，虽士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兴叛，从诲力谏之，不从。及季兴卒，朝廷知从诲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兴之事梁也，每行军，常以爱姬张氏自随。一旦军败，携之而窜，遇夜，误入深涧中。时张氏方妊，行迟，季兴恐为所累，俟其寝酣，以剑刺岸边而压杀之，然后驰去。既而岸欲崩，张氏且惊起，呼季兴曰：“妾适梦大山崩而压妾身，有神人披金甲执戈，以手托之，遂免。”季兴闻之，谓必生贵子，遂挈之行，后生从诲。

慕容彦超擒盗

慕容彦超素有钩距。兖州有盗者，诈为大官从人，跨驴于衢中，市罗十余疋，价值既定，引物主诣一宅门，以驴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为汝上白于主以请直。"物主许之。既而声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门呼之，则空宅也，于是连叫"贼"，巡司至，疑其诈，兼以驴收之。诣府，彦超悯之，且曰："忽忧，吾为汝擒此贼。"乃留物主府中，复戒厩卒高系其驴，通宵不与水草，然后密召亲信者，牵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盗者之驴耳，自昨日不与水草，其饥渴甚矣，放之必奔归家，但可蹑踪而观之，盗无不获也。"亲信者如其言，随之，其驴果入一小巷，转数曲，忽有儿戏于门侧，视其驴，连呼曰："驴归，驴归。"盗者闻之，欣然出视，遂擒之。

安审琦恶释氏

安审琦素恶释氏，凡居方镇，僧凡有过，不问轻重杀之。及镇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锡直上厅事。审琦赫怒连叱，是僧安然不顾，纵步而踵内室。至中门，审琦仗剑逐之，将及而灭，但闻锡杖声铿然，入在卧所。审琦惊惧之际，有小苍头报曰："国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锡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审琦稍稍信重。

梁震裨赞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后，寓江陵，高季兴素闻其名，欲任为判官。震耻之，然难于拒，恐祸及，因谓季兴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禄。若公不以孤陋，令陪军中末议，但白衣从事可矣。"季兴奇而许之。自是震出入门下，称前进士而已。同光中，庄宗得天下，季兴惧而入觐，时幕客皆赞成，震独以为不可，谓季兴曰：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季兴不从。及至，庄宗果欲留之。枢密郭崇韬切谏，以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诸侯虽相继称庆，然不过子弟与将吏耳。惟季兴而躬自入觐，可谓尊奖王室者也。礼待不闻加等，反欲留絷之，何以来远臣？恐此事一行，则天下解体矣。"庄宗遂令季兴归。行已浃旬，庄宗易虑，遽以诏命襄州节度刘训伺便囚之。而季兴至襄州，就馆而心动，谓吏曰："吾方寸扰乱，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杀吾耶？梁先辈之言中矣，与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弃辎重，与部曲趫健者数百人南走。至凤林关，已昏黑，于是斩关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递果至襄州。刘训料其去远，不可追而止。自是季兴怨愤，以兵袭取复州之监利、玉沙二县，命震草奏，请以江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则师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兴怒，卒使为之。既而奏发，未几，朝廷遣夏鲁奇、

房知温等领兵来伐。季兴登城望之，见其兵少，喜欲开城出战。震复谏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兵虽少而势甚大，加以四方诸侯各以相吞噬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战胜，则朝廷征兵于四方，其谁不欲仗顺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则社稷休矣。为大王计者，莫若致书于主帅，且以牛酒为献，然后上表自劾，如此则庶几可保矣。不然，则非仆之所知也。"季兴从之，果班师。震之裨赞，皆此类也。洎季兴卒，子从诲继立。震以从诲生于富贵，恐相知不深，遂辞居于龙山别业，自号处士。从诲见召，皆跨黄牛直抵厅事前下，呼从诲不以官阀，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咏，与僧齐己友善，贻之诗曰："陈琳笔砚甘前席，角里烟霞忆共眠。"盖以写其高尚之趣也。

赵惟则廉介

赵惟则官至正郎，以廉介自处。乾祐中，于京师赁一故宅。居岁余，有叟叩门，见之，自言尝为此宅阍吏，契丹犯阙时，故主与之深夜掘地藏金银几瓮。兵火之后，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识其处，公取这，以少许见赐，用救朝夕。惟则初闻愕然，欲诟责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择一吉日，召汝取之，可也。"叟以为然。既出，惟则谓家人曰："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为是亵渎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复居。"翌日遂迁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赣县人。有子三人，伯曰图，仲曰偃，季曰凝。图、凝皆有诗名，偃跅勇绝伦，由是豪横，遂为乡里所惮。江南命功臣钟章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图为凝等议曰："观章所为，但欲灭吾族耳，若恋土不去，祸且及矣。"于是领其族暨部等三千余人，且铠仗号令而后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时武穆王在位，见其众盛，恐难制，欲尽诛之。或者曰："大王姓马，而廖来归，廖者，料也，马得料其势必肥，实国家大兴之兆，其可杀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为永州刺史，图为行军司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赐庄宅于衡山，自称逸人。偃能于马上挺身而立，取湿衣振校而服之，以示轻捷。荆南高季兴次子，忘其名，管亲军云猛都，谓之"云猛郎君"，闻偃名，因两境交兵，请与偃斗，偃欣然而往。云猛能用枪，见偃瘦小，心轻之，驰骑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马，云猛势未及止，偃自后备戈，一击堕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终世不为邻境所轻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范嗣位，九溪蛮叛，命偃率兵讨之，为流矢所伤，死于蛮中。凶讣至，希范使人报其母张氏，张氏不哭，谓其使曰："为妾谢大王，举家三百余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赐，虽尽死未足以上报，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为念。"希范闻而叹曰："廖氏有此母，欲不兴，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为从事。至希

范蕘，国乱，为江南所灭，遂迁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员外郎，为洪州连昌县令。未几，又迁江州团练使。凝为人不羁，好诙谐。尝览裴说《经杜工部墓诗》曰："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说乃劫坟贼耳。"闻者大笑。及在江州，盛暑尝患体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间，或至终日，虽宾友谒见，出露其首，与之谈笑，其简率如此。先是，凝尝梦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际，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测。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盖偏裨之象也。团练副使，不亦宜乎！"时人异之。

李皋草谢马表

李皋与弟节，俱在湖南幕下，节亦有文学。同光初，马氏武穆王授江南诸道都统，诏赐战马数百匹。皋为谢表，百余字后，思意艰涩。时节在侧，皋顾谓之曰："尝闻马有旋风之队，如何得一事为对？"节曰："马既有旋风队，军亦有偃月营，何患耶？"皋欣然下笔云："寻当偃月之营，摆作旋风之队。"表遂成，论者以此对最为亲切。

沈彬石椁

沈彬，宜春人。能为歌诗，格高逸。应进士不第，遂游长沙。会武穆方霸，彬献《献德诗》云："金翅动身摩日月，银河转浪洗乾坤。"武穆览而壮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来衡湘间，自称进士。边镐之伐湖南也，后主闻其名，召归金陵，令为县宰。彬辞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营别业于钟山。庭有古柏，可百余尺，一旦为迅雷所击，仆于地，自成四片。彬视之，欣然谓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赐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击之木，恐非祥，不宜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违之耶？"庭瑞惧，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余，又得石椁，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椁。"其制度大小，与棺正相称，遂葬之，时人异焉。

李中令好戏

李曮，岐王之子，昆仲间第六，官至中书令，世谓之"六令公"。情性好戏，为凤翔节度，因生辰，邻道持贺礼使毕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妇人，秦凤使矬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曮因曰："二使车一妍一丑，何不相嘲，以为乐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席。"秦凤使徐起，应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损轻薄

李知损官至谏议大夫，好轻薄，时人谓之"李罗隐"。至于亲友间往还简牍，往往引

里巷常谈，为之偶对。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为赠，其意犹望却回。知损觉之，且贻书谢之曰："在小子一时间却拟送去，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将来。"乾祐中，奉使郑州，时宋彦筠为节度使。彦筠小字忙儿，因宴会，彦筠酒酣，辄问曰："众人何为号足下为罗隐?"对曰："下官平素好为诗，其格致大抵如罗隐，故人为号。"彦筠曰："不然，盖谓足下轻薄如罗隐耳。"知损大怒，厉声曰："只如令公人皆谓之宋忙儿，未必便能放牛。"满座皆笑。

王仁裕贼头

王尚书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为诗云："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动毛羽轻。掷金换却天边桂，凿壁偷将榜上名。"陶谷为尚书，素好诙谐，见诗，佯声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贼头也。"闻者皆大笑。

冯玉为马承翰所议

冯玉尝为枢密使，有朝使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来谒玉，玉览刺辄戏曰："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应声曰："明公姓冯，可为死囚逢狱。"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谢之。

裴长官捕蝗对

乾祐中，有裴长官为新郑县令。时蝗虫为灾，新郑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农掩扑，无令散入别县。居无何，蝗虫飞散，触处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长官素滑稽，其对状曰："伏以前件蝗虫，背上有翅，肚底无粮，来时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难留止。"闻者皆笑。

卷五　周二十三条

高祖徵异

高祖之为枢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睹人前导，状若台省人吏，其服色一绯一绿，高祖以为不祥，深忧之。及河中、凤翔、永兴等处反，诏命高祖征之，一举而三镇瓦解，自是权倾天下，论者以为功高不赏，郭氏其危乎！高祖闻而恐惧。居无何，忽睹前导者服色，绯者改紫，绿者改绯，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见其升，不见其降，吉兆也。"未几，遂为三军所推戴。

高祖征李守贞

高祖征李守贞，军次河上，高祖虑其争济，临岸而谕之。未及坐，忽有群鸦噪于上。高祖退十余步，引弓将射之，矢未及发而岸崩，其衅烈之势，在高祖足下。高祖弃弓，顾群鸦而笑曰："得非天使汝惊动吾耶，如此则李守贞不足破矣。"于是三军欣然，各怀斗志矣。

高祖以谶杀赵童子

高祖之入京师也，三军纷扰，杀人争物者不可胜数。时有赵童子者，知书善射，至防御使，睹其纷扰，窃愤之，乃大呼于众中曰："枢密太尉志在除君侧以安国，所谓兵以义举，鼠辈敢尔，乃贼也，岂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据床坐，凡军人之来侵犯者，皆杀之，由是居人赖以保全者数千家。其间亦有致金帛于门下，用为报答，已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见而笑曰："吾岂求利者耶！"于是尽归其主。高祖闻而异之，阴谓世宗曰："吾闻人间谶云：'赵氏合当为天子。'观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与汝其可保乎！"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洎高祖厌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赵氏之谶，乃应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围兖州梦文宣王

高祖登极，改乾祐为广顺。是年，兖州慕容彦超反，高祖亲征。城将破，忽夜梦一人，状貌甚伟异，被王者之服，谓高祖曰："陛下明日当得城。"及觉，天犹示晓。高祖私谓徵兆如此，可不预备乎，于是躬督将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车驾将入，有司请由生方鸣鞘而进，遂取别巷。转数曲，见一处门墙甚高大，问之，云夫子庙。高祖意豁然，谓近臣曰："寡人所梦，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马观之。方升堂，睹其圣像，一如梦中所见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谏，以为天子不合拜异陪臣。高祖曰："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庙侧数十家为洒扫户，命孔氏袭文宣王者长为本县令。

慕容彦超铁胎银

慕容彦超之被围也，乘城而望，见高祖亲临矢石，其势不可当，退而忧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为吾尽命，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吾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顷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于是诸军闻之，稍稍解体，未几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阅其库藏，其间银铁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彦超尝令人开质



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遂言之于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劄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连皆藏匿，仍乱撒其余，以为贼践，后申明，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于是彦超下令曰："吾为使长典百姓，而又不谨，遭贼劄去，其过深矣。今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状，明言物色，自当倍偿之，不尔者有过。"百姓以为然，于是投状相继。翌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

世宗问卜

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至江陵，见有卜者王处士，其术如神，世宗与颉跌氏同往问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跃出，卓然而立，卜者大惊曰："吾家筮法十余世矣，常记曾祖以来遗言，凡卜筮而蓍自跃而出者，其人贵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虽佯为诘责，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与颉跌氏半酣，戏曰："王处士以我当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请言之。"颉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来，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见税官坐而获利，一日所入，可以敌商贾数月，私心羡之。若大官为天子，某愿得京洛税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后践祚，颉跌犹在，召见，竟如初言与之。

世宗诛高平败将

世宗之征东也，驻跸于高平，刘崇兼契丹之众来迎战。时帅多持两端，而王师不利，亲军帅樊爱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跃马入阵，引五十人，直冲崇之牙帐。崇方张乐饮酒，以示闲暇，及其奄至，莫不惊骇失次。世宗因以奋击，遂败之，追奔于城下。凯旋，驻跸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诛退衄者，乃置酒高会，指樊爱能等数人，责之曰："汝辈皆累朝宿将，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无他，诚欲将寡人作物货卖与刘崇耳，不然，何寡人亲战而刘崇始败耶？如此，则卿等虽万死不足以谢天下，宜其曲膝引颈，以待斧诛。"言讫，命行刑壮士擒出，皆斩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赏，自行伍拔于军厢者甚众，其恩威并著，皆此类也。初，刘崇求援于契丹，得骑数千，及睹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观周师易与耳，契丹之众宜勿用，但以本军攻战，自当万全，如此则不惟破敌，亦足使契丹见而心服。一举而有两利，兵之机也。"诸将以为然，乃使人谓契丹主将曰："紫氏与吾，主客之势，不烦足下余刃，敢请勒兵登高观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谋，从之。洎世宗之阵也，三军皆贾勇争进，无不一当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败。论者曰：世宗患诸将之难制也久矣，思欲诛之，未有思衅，高平之役，可谓天假，故其斩决而无贷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谕江南使

世宗既下江北，驻跸于建安，以书召伪主。主皇恐，命锺谟、李德明为使，以见世宗。德明素有词辩，以利害说世宗，使罢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陈兵师，排旗帜戈戟为鹿项道以凑御，然后引德明等人见。世宗谓之曰："汝江南自以为唐之后，衣冠礼乐世无比，何故与寡人隔一带水，更不发一使奉书相问，惟泛海以通契丹，舍华事夷，礼将安在？今又闻汝以词说寡人罢兵，是将寡人比六国时一群痴汉，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当速归报汝主，令径来跪寡人两拜，则无事矣，不然，则寡人须看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等得无悔乎！"于是德明等战惧，不能措一辞，即日告归。及见伪主，具陈世宗英烈之状，恐非四方所能敌。伪主计无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庙，修职贡，其词甚哀。世宗许之，因曰："叛则征，服则怀，寡人之心也。"于是遣使者赍书安之，然后凯还。论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不独临之以威，抑亦谕之以礼，可谓得大君之体矣。

世宗诏陈抟

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隐居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弘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薄，庶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即陶谷之词也。初，抟之被召，尝为诗一章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

世宗问相于张昭远

世宗以张昭远好古直，甚重之，因问曰："朕欲一贤相，卿试为言朝廷谁可。"昭远对曰："以臣所见，莫若李涛。"世宗常薄涛之为人，闻昭远之举，甚惊，曰："李涛本非重厚，朕以为无大臣体，卿首举此，何也？"昭远曰："陛下所闻止名行，曾不闻才略如何耳。且涛事晋高祖，曾上疏论邠州节度使张彦泽蓄无君心，宜早图之，不然则为国患。晋祖不纳，其后契丹南侵，彦泽果有中渡之变，晋社歼焉。先帝潜龙时，亦上疏请解其兵权，以备非常之变，少主不纳，未几先帝遂有天下。以国家安危未兆间，涛已先见，非贤



而何？臣所首举之者，正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终不可于中书安置。”居无何，涛亦卒。涛为人不拘礼法，与弟澣虽甚雍睦，然聚话之际，不典之言，往往间作。瀚娶礼部尚书窦宁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窦氏出参，涛辄望尘下拜。澣惊曰：“大哥风狂耶？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仪。”涛应曰：“我不风，只将谓是亲家母。”澣且惭且怒。既坐，窦氏复拜涛，又叉手当胸，作歇后语曰：“惭无窦建，缪作梁山，喏，喏，喏！”时闻者莫不绝倒。凡涛于闺门之内，不存礼法也如此，故世宗以为无大臣体，不复任用，宜哉！

世宗问王朴运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后自瓦桥关回戈，未到阙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盖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龙台

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车驾至瓦桥关，探逻是实，甚喜，以为大勋必集，登高阜，因以观六师。顷之，有父老百余辈，持牛酒以献。世宗问曰：“此地何名?”对曰：“历世相传，谓之病龙台。”默然，遽上马驰去。是夜，圣体不豫，翌日病亟，有诏回戈，未到关而晏驾。先是，世宗之在民间，已常梦神人以大伞见遗，色如郁金，加《道经》一卷，其后遂有天下。及瓦桥不豫之际，复梦向之神人，来索伞与经。梦中还之而惊起，谓近侍曰：“吾梦不祥，岂非天命将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后事。初，幽州闻车驾将至，父老或有窃议曰：“此不足忧，且天子姓柴，幽者为燕，燕者亦烟火之谓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彦卿之女。时有相士视之，大惊，密告魏王曰：“此女贵不可言。”李守贞素有异志，因与子崇训娶之。礼毕，守贞甚有喜色。其后据河中叛，高祖为枢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与其父有旧，城破之际，据堂门而坐，叱诸军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与枢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无礼。”于是诸军耸然引退。顷之，高祖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纷击之际保全，可谓非常人也。”乃归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纳

为皇后。既免河中之难，其母欲使出家，资其福寿。后不悦曰："死生有命，谁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贤，又闻命不以出家为念，愈贤之，所以为天下母也。

郭忠恕责冯道

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富有文学，尤工篆隶。尝有人于龙山得鸟迹篆，忠恕一见，辄诵如宿习。乾祐中，湘阴公镇徐州，辟为推官。周祖之入京师也，少主崩于北岗，周主命宰相冯道迎湘阴公，将立之。至宋州，高祖已为三军推戴，忠恕知事变，乃正色责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诚信著于天下，四方谈士无贤不肖，皆以为长者，今一旦返作脱空汉，前功业并弃，令公之心安乎？"道无言对。忠恕因劝湘阴公杀道以奔河东，公犹豫未决，遂及于祸。忠恕窜迹久之，晚年尤好轻忽，卒以此败，坐除名配流焉。

举子与冯道同名

冯瀛王道之在中书也，有举子李导投贽所业。冯相见之，戏谓曰："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导，于礼可乎？"李抗声对曰："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矣。"了无怒色。

李谷修陈州夫子庙

李相谷尝为陈州防御使，三日谒夫子庙，但见破屋数间，中有一像巍然而已，谷叹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开趋进而前，献口号云："破落三间屋，萧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谷惊，以谓伶人之词趋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为临刑赋诗

江为，建州人。工于诗。乾祐中，福州王氏国乱，有故人任福州官属，恐祸及，一旦亡去，将奔江南，乃间道谒为。经数日，为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边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为与奔者，俱械而送。为临刑，词色不挠，且曰："嵇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闻者莫不伤之。

张昭远疑太玄经

张昭远特好学，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时谓之书楼。张公家尝谓所亲：《太玄经》

见黄钟不在戊已之位，使律本从何而生乎？杨子云本通历象，尝著是书，严君平为之下星纬行度，凡二十八宿于参觜牛颇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学止于是耶，后人传之误也，未可知也。”其探讨如此。

冯吉好琵琶

冯吉，瀛王道之子。能弹琵琶，以皮为弦。世宗尝令弹于御前，深欣善之，因号其琵琶曰绕殿雷也。道以其惰业，每加谴责，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与客饮，必使庭立而弹之，曲罢，或赐以束帛，命背负之，然后致谢。道自以为戒勗极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无可奈何，叹曰：“百工之司，艺而身贱，理使然也，此子不过太常少卿耳。”其后果终于此。

韩熙载帷箔不修

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延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熙载始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复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伪主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

何承裕诙谐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泽，尝为岭南刘隐从事。承裕有逸才，为小词尤工，娼楼酒肆，往往流布。与翰林陶谷素不叶。世宗之征河东也，书诏填委，陶独当之。时何以通籍，亦预扈从之数。世宗欲擢用，问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诰否?”奏曰：“承裕好俳，发挥润色，恐非所长。”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铨，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陶甚惊骇，承裕曰：“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幸甚无恙，闻其一两曲，又何妨?”陶无以抗。及知商州，有举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览其诗，有“日暮啼猿旅思凄”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对属未切，奉为改之，何不云，晓来犬吠张三妇，日暮猿啼旅思凄。”举人大惭而去。其放荡不羁，动以滑稽为务也如此。

僧赋牡丹诗

僧谦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辩，江南国主以国师礼之。然无羁检，饮酒如常，国主无以禁制，而又于诸肉中尤嗜鹅、鳖。国主常以从容语及释氏果报，且问曰：“吾师莫有志愿否，寡人固欲□之。”谦光对曰：“老僧无他愿，但得鹅生四只腿，鳖长两重裙，足矣。”国主大笑。显德中，政乱，国主犹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赏花，命谦光赋诗，因为所讽。

诗云："拥衲对芳丛，由来事不同。鬓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晓风。何须对零落，然后始知空。"

契盈属对

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国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逸　文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前言刊之。





王







千古一帝秦始皇

置酒焚书

秦始皇在咸阳宫中摆下酒宴。仆射周青臣走上前去，颂扬秦始皇说："陛下平定了海内，把原来的诸侯国改为郡县，这是上古的帝王远远赶不上的。"秦始皇听说后，非常高兴。博士淳于越说："殷朝、周朝立国长达五千年，都封自己的子弟、功臣，来作为国家的枝叶、辅助。现在，陛下占有四海之地，可是子弟们都是普通平民，如果突然发生齐国田恒、晋国六卿篡夺国家权力的事情，陛下该怎样救助自己呢？做事情不效法古代，而能够长久的，这是我没有听到过的。"秦始皇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众臣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做过的事，不能再重复，三王做过的事，也不能再承袭。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又怎么能够效法呢？在过去，诸侯相互征伐，优待到处游说的士人。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下来，法令统一了，但是，这些学士们不能注重现实事务，却要效法古代；听到国家颁布的法令，就要按着他们学过的东西加以非议；到朝廷上，他们心中不满，就在内心里加以非议；回到街巷里，就要说三道四。他们夸奖皇上，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率领自己的下属诽谤朝廷。像他们这样的，而不加以禁止，那么，势必使皇上的势力下降，使手下的群臣结党营私。臣下请求，凡不是秦国的历史，全都烧掉；不是博士官掌管，在全国私人中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的书，都让各地的郡守、都尉，把它们收集起来烧掉；敢相互谈论《诗》、《书》的，一定要处死；拿古代的事来非议今天时政的，一定要处族刑，官吏们发现这样的人，有不举报的，就同犯罪的人同样处置。"秦始皇立即下达命令，让全国各地烧书。如果在三十天中有不烧书的，就处罚为城旦。所谓城旦，主要是一早起来修筑城墙的刑徒，刑期为四年。不烧的书，只有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准备学习法令的人，就以官吏做老师。秦始皇下制说："可以。"

阿房筑宫

秦始皇以为咸阳的人口太多，而先王修建的宫殿太小，因此他就在渭水南岸修建朝宫。他在上林苑中，先修建前殿阿房宫。阿房宫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万人，下面可以建五丈的旗。在阿房宫四周都修起阁道，从宫殿一直抵达南山，以山巅作为阙，复道越过渭水，一直到达咸阳。秦始皇役使隐宫刑徒七十万余人，分别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在关中修建了宫殿，有三百余所；关外有宫殿四百余所。秦始皇迁徙囚徒四万家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庐生告诉秦始皇说，让他暗中行走，这样，可以躲避恶鬼；他居住的宫殿不要让人知道，这样，才能够得到长生不死的药物。秦始皇于是让咸阳附近三百里内，宫殿楼阁复道相连，设置帷帐钟鼓。每座宫殿中，都住满宫女，这些宫女都不能随意迁移她们的住处，如果有说出她们自己住处的，立刻处死。这样，君臣没有一个人知道秦始皇的住处。要决定重要的事务，都在咸阳宫中。秦始皇曾经从梁山宫中，看到丞相的车骑特别多，他对此很不满意。有人告诉了丞相，丞相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秦始皇发怒说："这是宫中的宦官泄漏了我的话。"他就把他身边的宦官全都杀掉。秦始皇就是这样的残暴，他的王朝二世灭亡，是应该的。

太子自杀

秦始皇生了二十多个儿子，他最喜爱少子胡亥。秦始皇到外地巡游时，胡亥要求随从，秦始皇答应了他。当秦始皇西行至平原津时，他就病倒了。秦始皇讨厌说死字，丞相李斯、宦者赵高等人，也不敢向秦始皇提起死的事。秦始皇的病越来越重，他就让中车府令代理掌管符玺事，赵高代他给太子扶苏写信。信中说："来咸阳参加丧礼，然后安葬我。"但是，秦始皇给扶苏的信没有交给使者。这年七月，秦始皇在沙丘病故，丞相李斯害怕诸公子和天下出现变乱，所以秘不发丧。他命令随从把秦始皇的棺材载在温凉车中，每天都像平时一样给秦始皇进献食物，向他奏事。只有胡亥、赵高以及秦始皇所亲幸的宦官五六人知道秦始皇死了。起初，秦始皇尊宠蒙氏。蒙恬在外为将，蒙恬的弟弟蒙毅常在始皇内庭中参预谋议，他们对始皇非常忠诚。赵高生下来时，就失去了生殖能力，秦始皇听说赵高力量大，并且懂得法律，所以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让他教胡亥如何判决案件。赵高曾经犯了罪，秦始皇让蒙毅处理，蒙毅按照法律，要处死赵高，而秦始皇却赦免了他，又恢复了他的原职。赵高受到胡亥的宠幸，他又对蒙氏家族非常怨恨，于是，他同胡亥一起商议，准备假冒秦始皇的命令，杀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对赵高的密谋很赞成。赵高说："不与丞相一起商议，恐怕办不成这件事。"赵高因此去见李斯，他说："皇上赐

给长子书信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现在，要定下谁是太子，就靠你和我赵高的嘴和耳朵了。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李斯说：“你怎么能说出亡国的话来呢？这不是作臣下应当议论的。”赵高说：“你有才能，又能全面考虑问题；你功劳很高，又没有怨言。长子扶苏是信任你，还是信任蒙恬呢?”李斯说：“我不能超过蒙恬。”赵高说：“长子扶苏即皇帝位后，一定要任用蒙恬作丞相。你最多不过带着通侯的印信，回到自己的故乡罢了。胡亥为人仁慈宽厚，可以作皇帝的继承人。我希望你能好好地考虑一下，把这件事定下来。”李斯认为赵高讲得很有道理。因此李斯和赵高二人合伙伪造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更改始皇给扶苏的书信。信中斥责扶苏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多次上书诽谤始皇，可是蒙恬却不能告诫扶苏改正过错，因而将二人都赐死。扶苏接到来信，读过之后，哭泣着准备自杀，蒙恬说：“陛下使臣率领三十万大军防守边塞，长子扶苏做监军，这是天下重任。如今，只来了一位使者，怎么能够知道其中有没有诈，我们再向皇上请求一下，再死也未必迟。”扶苏说：“父亲赐儿子死，做儿子的，怎么敢再请求呢?”说完，扶苏拔出宝剑就自杀了。

珍奇之墓

秦始皇死后，修筑坟墓，与平常完全不同，冶铜紧锢墓口，深至三重泉水。墓中藏满了各种奇器珍怪。又命令工匠制造弩机，有靠近坟墓的人，弩机就会射死他。在墓中，又注满水银。象征百川江河大海。在墓上，有象征日月星辰的；在墓下，有象征大地高山的。后宫中的宫女没有生子的，都命令她们为秦始皇殉葬。埋葬秦始皇完毕后，制造墓坟机关的工匠都关闭在墓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来。

昏馈暴虐秦二世

宫廷斗争的幕后秘谋

秦二世杀戮骨肉手足

胡亥和赵高二人靠阴谋、权术，靠杀人、流血，一个当上了二世皇帝，一个掌握了宫中的实权，真可谓是各得所求，各遂己愿。但两个人的内心却并不安稳轻松，总有一种不安之感。东巡回到咸阳后，胡亥百无聊赖，不知该做什么，本来是春意融融，鸟语花香的季节，但胡亥的心中却烦躁不安，时常对身边的人滥施淫威，搞得人人自危。

有一天，秦二世在宫中闲着无事，就命令人把赵高叫来。他对赵高说“人生在世是多么的短暂，就如同驾驭六匹骏马从缝隙前飞过一样。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做了皇帝，就想全部满足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使国家安宁，百姓欢乐，让我长有天下，以享天年。我的这种想法能行得通吗?”赵高稍思片刻，回答说：“这对贤明的君主来说是做得到的，但对于昏乱的君主来说却是应该禁止的。”然后，赵高狡诈地将话锋一转，说：“我想冒斧钺之诛，杀头之祸，大胆地向陛下进一言，恳请陛下能稍加留意。对于沙丘的密谋筹划，各位公子和大臣心中都抱有怀疑，而这些公子都是陛下的兄长，这些大臣又都是先帝所安置的。现在陛下刚刚即位，这些公子和大臣心中正怨恨不服，恐怕会发生变乱，我为此而战战兢兢，害怕会有不好的结果，沙丘谋划的大事不得善终，此时陛下怎么能光考虑行乐呢?”赵高所说的事情，正是胡亥最担心害怕的，马上惊惧地问道：“大臣不服，官吏又很有力量，诸位公子要与我争夺帝位，那我该怎么办呢?”

奸臣赵高说：“有些话我本来想说却一直未敢说，先帝留下的这些大臣，都是天下累世有名望的贵人，建功立业，世代相传，已经很久了。如今我赵高本来出身卑贱，幸蒙陛下提拔，使我身居高位，掌管宫中事务，但对此大臣们心中怏怏不满，虽然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在内心深处却不服。”

可以明显看出，赵高与胡亥二人实在是同病相怜。胡亥因自己是少子，惧怕诸公子夺自己的帝位；赵高因自己出身卑贱，担心那些累世功勋重臣不服自己擅政专权。为了保住



各自的权位，为了卑劣的私利，他们二人又一次勾结在一起，在宫闱中又一次刮起腥风血雨。赵高建议秦二世把从中央朝廷到地方郡县官吏中的有罪者，统统杀掉。他认为这样干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上面，可以使皇帝的威严震慑全天下，二是从下面说，可以除掉皇上一向所不满意之人。一语道破天机，不是诛杀有罪，而是以有罪掩天下人耳目，实际是诛杀异己。

奸臣赵高又对秦二世说："眼下不能师法文治而应取决于武力，希望陛下能顺应这种形势，千万不可以犹疑，那样群臣就来不及谋划了。"赵高不但让秦二世诛杀异己，而且主张要严刑峻法，株连亲族。他说："严法而刻刑，把犯罪者及有牵连的人统统杀死，直至灭族。诛灭大臣，疏远您的骨肉兄弟，让贫者富之，贱者贵之。把先帝留下的旧臣全部铲除，重新任命您所信任的人，让他们守护在您的身边。这样他们会从心底对您感恩戴德，除去了祸害，断绝了奸谋，君臣感受恩泽，均承厚德，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我看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杀宗室，诛大臣，尽除股肱手足。赵高的话纯属灭国之计，乱天下之策。但胡亥是唯赵高之言是听的，对于赵高这套充满了杀气的狠毒计策，他认为非常对，并立即开始实行。二世下令立即更定律条，并让赵高直接参与其中。新更定的律条非常有"学问"和"水平"，按照新更定的律条衡量，群臣与诸公子正好触犯律令，于是诸大臣与诸公子接踵被捕入狱，他们被交付给赵高，二世让赵高对这些人审讯、法办。当然，这并不费什么事，因为这些人的"罪行"不查已清，对他们的判决不审已定。

于是，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大杀戮，共有12个公子被诛杀于咸阳，并于街市斩首示众。有六个公子被杀于杜，胡亥和赵高对于公主们也丝毫不放过，共有十个公主在杜被矺死。矺是当时一种酷刑，即分裂肢体。这些公子、公主们的财物被全部没收，统统归了二世皇帝所有。因与公子、公主们有牵连而被治罪者比比皆是。

公子将闾兄弟三人，一向恪守封建的礼仪道德，此时被囚禁在内宫之中，正在被单独审定罪行。二世派使者向将闾兄弟三人传达诏命说："你们三人不尽为臣之道，理当判处死罪，官吏依法前去行刑。"

公子将闾满腹冤屈，自我辩护说："就宫廷的礼节而言，我从来不敢不听从司仪官的宾赞；就朝廷的位次而言，我从未敢疏忽有失；就奉命对答而言，我从未说错过话。怎么说我不尽为臣之道呢！希望能知道罪名再死。"从公子将闾临死前的这些言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厚耿直之人，而且过于认真，同使者辩白这些事情，其实像他这样一个生活于宫廷之中的公子，应了解不少宫廷内部斗争的阴狠残酷，应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

使者果然没有理睬他的申辩，只是说："我没有参加这件事，只是奉命办事。"

公子将闾仰天大叫，一遍又一遍反复呼喊道："天啊，我没有罪！""天啊，我没有罪啊！"使者不再说什么话，只是等待。结果，公子将闾和他的两个同胞弟弟流着泪，满腹

冤屈又无可奈何地拔剑自杀了。

一个又一个公子、公主被戮、被矺，使得整个皇族为之震恐。此时，公子高尚未被杀，被抓，但他知道自己最终也难逃一死。他曾经想到要逃走，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那样必然会牵连家里的亲人，会遭到满门抄斩，还不如走一条以自己一人之死而保全家人性命的道路。于是他给秦二世写了一封上书，书中说："先帝在世之时，臣深受恩泽。入宫则受赐食，出宫则赐乘舆。皇帝御府中的衣服，先帝赐与我，宫厩中之宝马，先帝也赐与我。我受如此皇恩，本当与先帝同死，但当时却未能，这是我做人子的不孝，做人臣的不忠，而不忠不孝之人是无法立身于世的。请陛下允许我为先帝殉葬，希望能把我埋在骊山脚下。求陛下哀怜我，答应我的请求。"

公子高的这一行动，使秦二世大吃一惊，看了这封自己主动请求殉葬的上书，他又是惊喜，又是疑惑，立即派人把赵高找来，把公子高的上书拿给他看，并担忧地说："这是不是窘迫无奈，狗急跳墙啊?"赵高边摇头边狡诈地笑道："现在大臣们整天担心自己的死亡都来不及，怎么会图谋造反呢!"

事无大小巨细，二世全无主意，均要依靠赵高的谋划。此时听赵高如此说，也就打消了疑虑，诏令准许公子高的请求，并且赐给他十万钱，作为死后的安葬费。

为了争夺继嗣之权，兄弟之间，甚至同胞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在宫廷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像秦二世这样，一气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共计 33 人全部诛杀或逼迫自杀，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反映出秦二世的昏庸残暴和这场斗争的残酷。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下的距今 2200 年前的这场宫闱之中的血腥斗争情况，已被 2200 年后的考古发现完全证实。

子婴身世之辩

秦始皇死，二世胡亥即位；赵高又杀二世，立秦王子婴；子婴不满赵高专权，杀赵高；随后，刘邦攻咸阳，子婴投降；项羽入咸阳，杀子婴。在秦朝的历史上，子婴其人还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他的身世却一直没有弄清。最早记载子婴事迹的《史记》，对子婴其人，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二世之兄子"说，《秦始皇本纪》："立二世之兄子婴为秦王。""二世兄"说，《六国年表》："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始皇帝"说，《李斯列传》："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帝，授之玺。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这三说当中，"二世兄子"一说较为流行。从东汉班固一直到近现代，多采用这一说者。就连近几年修订出版的《辞海》和《辞源》这两部著名的大辞书，也都一致认为子婴是二世兄子，并指明是扶苏之子。

看来，"二世兄子"一说大势所趋，已成定论。细究史实，其实不然。这是因为，第

一，从年龄上推算看，是不可的。如果子婴为二世兄子，即二世的侄子，也就是秦始皇长子扶苏的长子。秦始皇只活了51岁，假设他18岁生扶苏，扶苏18岁生子婴，到秦始皇死时，子婴也只14岁。胡亥在位3年，到子婴继胡亥为秦王时，最大也不过17岁而已，而《史记》却有几处记载着子婴被赵高立为秦王时，曾与其子商量诛杀赵高事。如《秦始皇本纪》记赵高立子婴为秦王时说："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从这条材料可见，子婴不仅有两个儿子，而且年龄已不在小，已能参与一道商量诛杀赵高之事。如此看来，子婴为秦始皇孙，是"二世兄子"这一说只能予以否定。第二，从社会地位观照也不相称。如果子婴是秦始皇之孙、二世兄子，顶大不过17岁，一个17岁的少年，在社会上决不会如子婴那样颇有声誉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在谋杀二世另立新君时说："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在这里，赵高的话可能有夸大之处，不可全信。但是如果没有一点根据，恐怕也不能凭空那么说。"百姓皆载其言"，虽不必然，但是子婴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是具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物，似乎是可信的。第三，从对文字记载的正确理解来看，也不足证。明确记载子婴为二世兄子的，只有《史记·秦始皇本纪》那一条材料，别处未见有相同记载，至于《六国年表》所记："赵高反，二世自杀，高立二世兄子婴。子婴立，刺杀高，夷三族。"在这段话中，把"二世兄子婴"理解为"二世兄的儿子名婴的"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此，"子婴"是作为一个人名提出来的，而不能把"子婴"二字拆开，分别作"儿子"和"名婴"讲。因为从上下文看，"立二世兄子婴"和"子婴立"是紧接着的，显然"子婴"在文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又如《史记·李斯列传》始皇弟条下，《集解》徐广说："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婴，授之玺。'"在这里，徐广之要引"一本曰"，就是认为另一种本子提供了弟的名字。可见，在文字记载中也只有一条孤证说子婴是二世兄子，其它记载都不能作为该说的凭证。通过上面的分析，子婴决不可能是秦始皇之孙、二世兄子，所以第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看子婴为"二世兄"说。《史记·六国年表》记子婴为二世兄是比较明确的，但是仅此一条材料而已，还未见其它相同的记载。所以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肯定它就是正确的。结合其它有关的情况分析，这一说也值得推敲。虽然，从年龄来说，如为二世兄，必在20岁以上，最大可达30岁左右，可能有10多岁的儿子，与其子谋杀赵高的事，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二世当政后排斥异己大肆杀戮自己的诸兄来看，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秦始皇在世时并没有确定皇位的继承人。根据嫡长子继承制，长子扶苏应当是法定的继承人，然而由于秦始皇对扶苏的某些不满，把扶苏打发出去作监军，因而并未明确宣布扶苏为法定的继承人。只是到了病危之时，非要确定继承人不可的时候，秦始皇才勉强决定扶苏为继承人。然而由于秦始皇仓猝在沙丘病死，赵高、胡亥与李斯合谋改变秦始皇的遗诏，另外伪造遗言，立胡亥为太子。这样胡亥就夺得了帝位，做了二世皇帝。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秦始皇有二十余子，扶苏是长子，胡亥

是少子。在少子胡亥条下，《集解》云：“骃案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

这说明胡亥乃始皇第十八子，不一定是最小的。他之上有十七兄，如果按照辈分次第当权的话，那是轮不到他的头上的。于是他只有通过阴谋的手段，以达到夺取皇位的目的。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加剧争夺权力的斗争。面对这种政治形势，胡亥听信赵高之意，对诸公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请求给秦始皇从死，胡亥可其书。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二世最后还是逼他们自杀了。这 23 人中，胡亥的十七兄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其他或是小于胡亥的公子，或是较疏一层的亲属，就难以确定了。那么，秦始皇的儿子、二世的兄弟，尤其是兄长，虽不能肯定是全部，应该说绝大部分都被二世除掉了。子婴如果是二世之兄的话，他又何能幸免！甚至在二世诛杀大臣之时，他不能向二世进谏，而后平安无事，这不是很奇怪的吗？因此，子婴为二世之兄一说，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矛盾的，因而也不能成立。

关于子婴身世又一种说法，“二世兄子”说及“二世兄”说已如上述，是应该否定的。余“始皇弟”一说，究竟如何？从现有材料看，此说比较合乎情理，因而是可信的。虽然这一说法也仅见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结合其它材料一起分析，看不出有什么大的矛盾，总的来说比较可靠。首先，从年龄看，既为始皇弟，有比较大的儿子，可以一起商量谋划诛杀赵高之事，这是情理中之事。其次，关于向二世进谏之事，他作为二世的叔父，自然可以提出不当杀蒙氏的问题，虽然是臣子之属，但毕竟是长辈，所以从谏辞的口气看，也是一致的。从觊觎皇位来说，在当时传位的父死子继的情况下，作为始皇的弟弟，是没有资格参加争夺的，因而对胡亥不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他就敢于进谏，而不会冒很大的风险。虽然二世在“灭大臣而远骨肉”的情况下，也会杀戮一些较疏的反对他的亲属，但那毕竟不是注意力所在。因为他所特别要除掉的，就是那些与他争夺帝位的人，也即是他的兄长辈诸公子。最后，赵高逼死二世以后，把子婴抬出来继承王位，说明子婴在当时的统治者中间，还多少有一些号召力，可以起到赵高所不能引起的作用。赵高逼死二世以后，本想自己就登帝位而直接掌权，但是得不到百官的拥护，只好立子婴，而自己仍退居辅佐之位而掌握实权。子婴不愿做赵高的傀儡，又看出赵高在整个统治集团中并不是很得人心，而是比较孤立的。因此，他就毅然设谋杀死赵高，夺回了全部统治权力。可见，子婴的谋略和胆识，远超常人，也可以说明他的身世和地位，作为秦始皇的弟弟还较适宜。

秦二世巡游疑点解秘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九月，秦二世将秦始皇隆重地安葬在了骊山。这是

全天下的大事。既轰轰烈烈，也哭天叫地。葬父骊山后没几天，就进入了十月。秦朝实行的历法，是以十月为首，所以秦二世诏令天下改元，即为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这一年他22岁。

同时，诏令大赦天下。大赦是对那些曾因犯罪被判服刑的罪犯宣布免罪释放或减罪减刑一项特别法令。不论古今中外均有实行，但都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事情，多是在国家有特别重大的喜庆时刻，颁布大赦令。如新朝立国，新帝即位，祥瑞出现，改元等等。但秦二世的大赦天下，不过是例行公事，滑天下之大稽。他在发布大赦令之后，马上接受赵高的计策，“更改法律，务益刻深”，“诛灭大臣及宗室”，咸阳宫城内外血腥气熏天。同时，秦二世即位之后，非但不能缟素以正先帝之过，反而如大史学家班固所说：“极愚”，“人头畜鸣”，“肆意极欲”，在天下危机的情况下，愚蠢没有头脑地效法秦始皇，率领文武大臣，浩浩荡荡地东巡郡县，又下令增加始皇寝庙的祭祀牺牲及山川祭祀礼仪。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重了秦王朝危机。

秦二世的帝位，得之于赵高，也惠之于赵高。他即位之后，丞相以下，文武百官基本是俱守原职，没有什么升迁、赏赐，但唯有赵高例外。秦二世元年，胡亥正式下诏任命赵高为郎中令，官居九卿之一，郎中令的职责是负责宫廷守卫，但赵高的实际职权却远远超过郎中令的职责范围。他是秦二世的心腹，是天下大事的决策者，是宫廷中事实上的掌权者。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均是有才华、有经验的老臣，但胡亥什么事情都不同他们商量，也不理睬他们的意见，事无巨细均请教赵高，成了赵高傀儡。

一次，朝廷上正在召开大臣会议。二世于会上宣布自己的又一道诏令：增加始皇帝寝庙里用来祭祀的牺牲数量，增加山川各种祭祀的礼仪。他命令群臣对尊崇始皇的庙号问题进行讨论。大臣们叩头说：“古时候天下的祖庙是七庙，祭祀七代祖宗，诸侯是五庙，大夫是三庙。即使是万世以后也不能祧迁迭毁。如今始皇庙是至高无上的庙，普天之下的人都要贡献祭品赋税，增加祭祀用的牲畜，礼仪最为完备，不能有比始皇庙再高的。赢秦先王之庙，有的在西雍，有的在咸阳，天子按照礼仪规定，应当单独捧着经多次酿制、质地醇香的酎酒祭祀始皇庙。从襄公以下的庙都迭毁，所置共七庙。大臣们均依照礼仪进献祭祀，推尊始皇庙为秦皇帝祖庙，皇帝仍自称为‘朕’。”这是与皇帝制度建立相适应的宗庙礼仪制度的改革，目的是要突出秦始皇的始祖地位，永远至高无上、独尊无二的地位。秦二世照准。

秦二世年纪比较轻，又为父皇宠爱的少子，吃喝玩乐比较在行，但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识见。现在像做梦一样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非常害怕人们小视他年轻，嘲笑他愚昧无能，就想办法建立自己的威严，那么，如何去建立呢？在他的大脑信息库中，虽说存储的信息微不足道，但也还有一点。他想起了父皇在世时，为了震慑刚刚统一的天下，曾经五次巡游天下，就连死都是死在巡游的途中。至于巡游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胡亥低下的的智商使他认识不清，况且他也不想去思索，他只是想效法父皇，巡行郡县，震慑

天下。于是有一天，他对赵高说："我年纪轻，刚刚即位，百姓尚未归附。先帝在世时巡视郡县，以显示他的统治强有力，以威势震服海内。现在我悠闲地呆在皇宫中，不到各地去巡行，就会被人认为软弱无能，就会无法统治天下。"赵高极力逢迎、附和胡亥的想法，支持他效法父皇的东巡郡县。

春日里，秦二世在文武官员的护卫之下，离开都城咸阳，东巡天下。与前一年同样的车驾仪仗，与前一年同样的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所不同的只是銮驾中的人物。这次随二世出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李斯和冯去疾。史书中虽然没有明言，郎中令赵高作为心腹重臣，在护驾东巡的行列之中自不用说。

关于秦二世此次东巡的情况，史书中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可见，秦二世君臣东行后，先奔东北，到了辽西郡的碣石，碣石就是碣石山。六年前，秦始皇第四次巡行天下时曾到过这里。碣石山位于今天河北省昌黎县城以北约40里。南临渤海，垂直距离大约四五十里。在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尚书》中，就有关于碣石山的记载："异岍及歧……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人于海。"碣石山应属于燕山的余脉。它群峰崛起，东西横列，势如屏障，矗立于勃海之滨。碣石山的主峰为仙台顶，又叫娘娘顶，海拔695米，是碣石山50座山峰之中心和最高峰，自古以来就是观渤海的最佳胜地。记不清是哪一位古人，在哪一部古书写下了诗句。碣石山最高峰不足700足，着实不算太高，但由于山势突兀，又立于平坦的海滨，所以从海上远望，宛如山在海中一样，后人曹操有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句。

二世到达碣石后，登山观海，游山玩水。此外也效法始皇刻石留念，不过二世不是另外立石刻辞，而是在秦始皇六年前所立的刻石增刻文辞。

仅仅在六年前，秦始皇在此留下了著名的碣石门刻石，刻辞的大意是：皇帝兴师用兵，诛灭无道之君，又把反叛平息。武力消灭暴逆，依法为良民平反，民心全都归附。论功赏赐众臣，恩泽施及牛马，皇恩遍布全国。皇帝振奋神威，以德兼并诸侯，天下太平一统。拆除山东旧城，挖通河川堤防，夷平四处险阻。地势既已平坦，众民不服徭役，天下均获安抚。男子愉快耕作，女子安心女工，诸事井然有序，皇恩覆盖百业，合力勤勉耕田，无不安居乐业。群臣颂扬伟大。敬请镌刻此石，永留典范规矩。

一眼能看到，刻石上的刻辞都是对秦始皇的统一天下的功绩，从笼统到具体的歌颂。秦二世对随行的大臣们说："这些刻石均是始皇建造的，现在我承袭了皇帝的名号，可是刻石上没有称始皇帝，以后年代久远了，就好像后代子孙建造的，这样不利于颂扬皇帝的功德。"

胡亥这么一说，丞相李斯、冯去疾以及御史大夫等大臣逢迎道："我们请求把陛下这段诏令全部刻到刻石上，这样就明白了。"胡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在秦始皇所立碣石门刻石的刻辞的旁边又刻上了秦二世说明该石为始皇帝所立的诏书以及随行大臣的姓

名。

胡亥君臣离开碣石后，沿着海滨南行，最南到达会稽山，中间都到达了哪里，虽然太史公没有明言，只是在《史记·封禅书》中说："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从这段话看，南行之中到过泰山，在《秦始皇本纪》之中却没有提到，但从前面所引《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二世巡行天下的那段文字中"尽刻始皇所立刻石"这一句话看，秦二世君臣们不但到了泰山，还到了秦始皇原来巡行海边时到过的所有地方。尤其是立过刻石的地方，否则无以"尽刻"当年始皇所立的刻石。

始皇巡游，有四次到达了东方的海滨。在第二次巡游中，他曾在峄山、泰山、琅邪三处留下刻石。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录了泰山刻石和琅邪刻石的刻辞，却未载峄山刻石的刻辞。峄山刻石曾于唐朝时被火烧毁，但当时已有复刻和传刻本。此残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现在商务印书馆及有中华书局石印明拓本。

峄山刻石歌功颂德说，在皇帝以前，君主嗣立均称王，而皇帝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灭了六个强国，于二十六年改王称帝，之后巡行天下，普施恩泽。登上峄山，从臣们浮想联翩，往昔分邦建国，诸侯相互攻伐，血流成河，即使是五帝也不能禁止，只有皇帝才统一了天下，使兵不复起，百姓安居。君臣略诵皇帝恩泽，刻石以明统一的纲纪。峄山刻石反映了秦始皇一统天下踌躇满志之情。

泰山刻石历经千余载的风雨沧桑，到明代时仅存29个字，到清乾隆五年，又惨遭火焚，残石上的刻字仅存10个，其中还有3个是半字。

琅邪台刻石，清朝时存放在诸城县治东南160里的海神祠西南角，到清末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大雷雨，此石突然失踪。1920年才在琅邪台荆棘丛中发现，但已断成数块，后经粘合嵌置，保存在诸城县民众教育馆。

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留下了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第四次巡游时立了碣石门刻石。第五次巡游地，在会稽山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的刻辞，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都有载录，但刻石本身却早已遗失了。

现在所见的峄山、泰山、琅邪台、芝罘、碣石门的刻石拓本，均有"皇帝曰"（即秦二世胡亥的诏书）和随行大臣的名字。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秦二世离开碣石山，南行到会稽山的中间，还到了峄山、芝罘、泰山、琅邪等地。

秦二世东巡质疑

从司马迁有关秦二世东巡的十分简略的记载看，秦二世君臣离开会稽山后，又返回了东北，到了辽东，然后从辽东西归。并且在接下去的记载中说："四月，二世还至咸阳。"这里面有两个颇大的疑点。

第一，浩浩荡荡的巡行大军为什么要在同一条巡游路线上来回往返？秦二世此次东巡的目的，一是立威，二是游玩，不论是立威也好，还是游玩也好，都应尽量避免往返走同一条路，所到之处越多越好，皇帝覆盖面越大越好。而按《史记》记载却恰好相反。从碣石所在的辽西郡南下到会稽，然后又北上返回辽西，再至辽东。这似乎是无任何意义的重复。这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禁不住怀疑“遂至辽东而还”几个字是否是错简衍文？但是这却没有丝毫的根据。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可见，没有根据的怀疑似乎还不如阙如不言。

第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是在元年的春天从咸阳出发东巡的，四月又返回了咸阳，这样算来，此次巡游满打满算是三个多月。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世君臣们从咸阳到碣石，从碣石到会稽，从会稽又返至辽东，从辽东又回到咸阳，加之中间还要登山观海，刻石颂功，游山玩水，秦朝那古老的车驾是否有如此的速度，三个多月辗过如此漫长的行程。这里我们可以同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作个对比。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是十月从咸阳出发，先到云梦，然后顺江东下至会稽，从会稽北上，最远到芝罘，然后西归，至沙丘驾崩，是七月份。这条路线明显短于二世东巡路线，但秦始皇却走了十个月，而胡亥仅用三个多月，着实让人生疑。

秦二世的效父巡游，耗费了巨大的资财，严重地骚扰了天下百姓。本来天下已危机不安，干柴遍置，秦二世此行无疑加剧了危机，犹如在遍置的干柴上淋了一层油，自己消灭自己是肯定的。



楚王铸剑记

楚国的干将莫邪，为楚王制造宝剑，用三年时间才完成。于是楚王大怒，想把他杀掉。

干将莫邪制成的剑，分雌雄两种。当要去献剑时，正赶上妻子临近产期，走前嘱告妻子说："我为楚王制造宝剑，用三年时间才完成，楚王已经忿怒了。我到他那里，一定会把我杀掉。你临近产期了，假如生的是男孩，长大时你就告诉他说：'出门后，望着南山的方向，找到那棵长在石头上的松树，宝剑就藏在树的背面。'"于是就带着雌剑去见楚王，楚王大怒，令人察看宝剑，察知剑是两把，一雄一雌，雌剑带来了，雄剑没带来。楚王更怒，立即将莫邪杀掉。

莫邪的儿子赤比，长大后有一天问他母亲说："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你父亲为楚王制造宝剑，三年才完成，楚王大怒，把你父亲杀了。你父亲离家时嘱咐我告诉你：'出门后，望着南山的方向，找到那棵长在石头上的松树，剑就藏在树的背面。'"

赤比走出门后，南望却不见有山，只见堂前石基上面立有松柱，便立即用斧子把松树背面破开，果然得到宝剑。

赤比天天想着去找楚王报仇。楚王梦见一个少儿，两眉之间宽约数寸，说要找他报仇。于是楚王立即下令："谁能把这个少儿找到就送他千金。"赤比听到此事，便从家逃出，进入山中，边走边唱悲歌，有一个过路客人。对他问道："你很年轻，为什么悲痛得这么严重呢?"赤比说："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把我的父亲杀了，我想找楚王报仇。"客人说"我听说楚王用千金购买你的头，请把你的头与宝剑都交给我，我替你去报仇。"赤比说："太幸运了!"于是立即自杀，两手捧着头以及宝剑一齐送给客人。然后尸体僵直地站着不动。客人说："我说话是算数的，绝不亏负于你!"于是尸体才倒在地上。

客人手持赤比的头去见楚王，楚王大喜。客人说："这是勇士的头啊，应当用汤锅煮上。"楚王同意了，便用汤锅把头煮上。可是煮了三天三夜，头不仅不烂，还从汤锅里跃出，现出大怒的样子。客人说："这个小子的头煮不烂，大王你应当亲自到那里去看看，这样，自然就能烂了。"楚王立即来到汤锅前察看，那个客人见楚王来了，便用雄剑刺杀楚王，王头随剑掉入汤锅里。客人又用剑把自己的头割入汤锅中，三个头同时都烂了。无法区分哪个头是谁的，只好把汤肉分成三份埋葬起来，所以通称"三王墓"。墓在今天汝南北部，宜春县界内。

布衣皇帝汉高祖

悦服群臣

汉高祖刘邦平定了天下，他与群臣在南宫宴会。当刘邦喝得半醉的时候，对群臣说："各位列候、将领不要隐瞒朕，都要为我讲出实情。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呢？项羽丧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就把这些地方封给各将领，与天下的人同享此利。可是项羽则不然，有功劳的人，他把这些人害死；有才能的人，他怀疑这些人；对打胜仗的人，他不给他们记功，对夺取土地的人，他不给他们好处。这正是项羽丧失天下的原因。"刘邦对王陵说："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如果在帷幄中运筹，就能够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转运粮食，保证军队供给，我比不上萧何。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必然获胜，攻城一定能攻克，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够任用他们，这正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加以任用，这正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群臣听了，都对刘邦的这番议论感到心悦诚服。

未央取乐

未央宫是由萧何监督修建的，它周围有三十八里，由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构成。刘邦看到未央宫修建得十分壮丽，就显露出愤怒的面容。他对萧何说："现在，天下百姓已经劳苦了好多年，还不知道是胜利，还是失败，为什么要把宫殿修得这样富丽堂皇呢？"萧何说："天下虽然没有平定，但是，可以建立起像样的宫室。况且，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不把宫室修壮丽，就无法体现出天子的威风。这样修建，也使后代不必再增加宫室了。"刘邦听萧何这么一说，就很高兴了。于是，他把都城从栎阳迁到长安，在未央宫前殿设置酒宴，刘邦站起来，捧起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起初，大人常认为臣是一个无赖，不能治理产业，不知刘仲得力。如今臣的产业同刘仲比较起来，谁的多呢？"在殿上的君臣都高呼万岁，笑声充满了宫殿中。

宠姬夜泣

戚姬受到刘邦的宠爱，她曾随从刘邦到关东。戚姬日夜在刘邦面前啼泣，要立她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吕后年老色衰，所以很少能见到刘邦。刘邦认为太子太仁慈软弱，而如意却很像他。当时如意已立为赵王，刘邦却把他留在长安，他打算废掉太子而立如意。大臣们都为太子说情，但是，刘邦拒不采纳。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廷中为太子争辩，刘邦让周昌谈一谈理由，可是周昌口吃，加上他又非常生气，他只能结结巴巴地对刘邦说："臣下口吃，可是臣下知道废太子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如果陛下打算废掉太子，臣下是坚决不能尊奉诏令的。"刘邦听过后，欣然地笑了，他只好作出了不废太子的决定。吕后听说了这件事，就跪着答谢周昌说："如果没有您，太子就要被废掉了。"

群谏废嫡

汉高祖自从返回长安后，他的病越来越重了。可是，当他的病痊愈，他又要改换太子。张良进谏，刘邦就是不听。他称自己有病，不能料理事务。叔孙通进谏说："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而废掉太子，国家混乱了数十年，秦朝也因为没有早立扶苏为太子，自己使国家灭亡。现在，一定要废嫡长子而立少子，臣下就在这里自杀，让我脖颈上的血，染满朝廷的地上。"刘邦说："你不要这样做了，就当我说笑话吧！"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根本动摇，那么天下就要震动，怎么拿天下的大事当做儿戏呢?"这时，为太子争辩的大臣很多，刘邦知道群臣都不服赵王如意。这时，又有四位老人赶来，他们的年龄都八十多岁了，头发和胡须全白了，但他们穿着的衣服和帽子却非常整齐。四位老人对刘邦说："陛下看轻士人，动辄骂人。臣下却不怕受污辱，前来这里，就是为太子事。我们听说太子仁慈孝顺，恭敬爱士，天下的人都愿意替太子去死。正因为如此，我们赶到这里。"刘邦于是把戚夫人召来，指着四位老人说："我打算换太子，可是有这四位老人辅佐，他的羽翼已经丰满，很难动摇了。"戚夫人听刘邦这么一说，就哭泣起来。刘邦说："你为我跳楚国的舞蹈，我为你唱起楚国的歌曲。"歌中唱道："鸿鹄高飞，一跃千里。它的羽翅摆动，就能横绝四海。横绝四海，该怎么办呢？就是有弓箭，也不能施展。"刘邦唱了数阕之后，戚夫人痛哭流涕不止。刘邦站起来，停止喝酒。这样，太子才没有改换。

宦者共寝

刘邦有病，他讨厌见人，不允许群臣去看他。舞阳侯樊哙闯入宫中，众大臣随在他的

后面。只见刘邦枕着一位宦官躺着睡觉，樊哙等人哭泣着说："当初，陛下与臣等一起在丰、沛起兵，平定天下，当时，身体是多么的强壮。现在，天下已经平定，陛下的身体怎么会糟成这样子。陛下病重，大臣们都感到震惊恐惧。陛下不见众臣，不同他们一起商议国事，只同一位宦者躺在一起，难道陛下就没有看到赵高亡国的事么?"汉高祖刘邦听樊哙这样说，就笑着站起来，又入朝听政。

故乡行乐

沛公称帝后，过了几年，途径沛县，他就留在沛宫设置酒宴，把原来的乡亲们都召来，陪他一起喝酒。他征召沛中的人，得到了一百二十人，教他们唱歌。他的酒意正浓时，便亲自击筑，亲自歌唱，歌词中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震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然后，他让众人都跟着他一起唱。刘邦于是跳起舞来，慷慨感怀，他止不住眼泪向下流，他对沛的父兄们说："在外地的游子是思念故乡的。我虽然建都在关中，但是，在我死后，我的魂魄还是要思念沛县的。况且，我是以沛公的称号铲锄强暴者，才拥有了天下。我要把沛作为我的汤沐邑，让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不服徭役。"沛县的父老乡亲们都非常高兴。他们放开酒量，尽情饮酒，与刘邦交谈他过去的事情。十天之后，刘邦才离开沛县。



汉昭帝秘闻

脱簪求免

刘弗陵，是钩弋夫人的儿子。他七岁时，就身材高大，对世上的各种事都知道。武帝对他特别偏爱，打算立他为太子。可是，因为弗陵年龄幼小，而且，母亲又很年轻，所以武帝犹豫了很长时间没有决定下来。武帝打算找一个能辅佐刘弗陵的大臣，他仔细地考察了群臣，认为只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以担负辅佐幼子的大事。于是，武帝就让黄门画一幅周公背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给了霍光。几天之后，武帝便谴责了钩弋夫人。夫人把簪珥脱掉，连连向武帝磕头。武帝说："把她带下去！送到掖庭的监狱中。"夫人回过头来，对武帝说："我走得快，你也别想活！"武帝立即赐钩弋夫人自杀。在武帝闲坐时，他问左右的侍从们说："外面的人对钩弋夫人的死，有什么言论？"左右的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将要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了，为什么要把钩弋夫人杀掉？"武帝说："确实如此。但是，其中的道理就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了解的了。过去，国家出现动乱的原因，是国君年幼，而国君的母亲却年富力强。如果让国君的母亲来主持朝政，她就会蛮横无理，肆意妄为，淫乱不止。她这样做，是任何人也难以制止的。你们没有听说过吕后的事吗？所以我就不能不把她先除掉。"

立而废之

汉昭帝病故后，在汉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群臣都想要立他为皇帝。刘胥原来曾因品行不佳，武帝不重用他。大将军霍光秉承太后的诏令，只好把昌邑王刘胥迎接到京城中，立他为皇帝。可是，刘胥即皇帝位后，却淫乱无度。霍光感到万分的忧虑，他前去征求故吏大司农田延年的意见。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如果发现昌邑王刘胥不适宜做皇帝，为什么不向太后建议，选择更贤明的人，立他为皇帝呢？"霍光说："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有这种打算。但是，在古代是否有这样的事例呢？"田延年说："伊尹做殷朝的相，就废掉了太甲，使殷朝的统治能够延续，后世的人都称赞伊尹是一位忠

臣。将军如果能够这样做，也就是汉朝的伊尹。”霍光于是领着田延年暗中与张安世一起商议。他们商定好了，就把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召集到未央宫，一起商议此事。霍光说：“昌邑王品行不佳，恐怕要危害国家，你们看该怎么办?”群臣听霍光这样一说，都吓得大惊失色，没有人敢发言。田延年离开席位，手按宝剑说：“先帝把幼子托付给将军，把辅佐的重任交给将军，这是因为将军忠诚、贤明，能使刘氏的天下安定。现在，下面的人都非常不满，国家将要倾覆。加之，汉朝在谥法上要加上孝，是要使自己的国家代代能够传承下去，让宗庙永远有后人祭祀。如今，当朝的宗庙很快就要没人祭祀。将军尽管死去，他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地下的先帝呢？我们今天商议，一定要有结果，任何人也不能离开。如果有人最后响应，我就立刻用剑杀掉他。”霍光却向郡臣道歉说：“请九卿责备我霍光。”因此，参与商议的人都磕头说：“我们都服从大将军的命令。”霍光立即带领群臣去见太后。太后前往未央承明殿，穿好朝服，坐在帷帐中。侍卫太后的，有数百人，都拿起兵器，准备格斗。武士们把戟交叉举起，站在殿下。群臣按次序上殿，召昌邑王刘胥上殿听诏令。尚书令宣读奏章说：“丞相张敞等冒死上言，孝昭皇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因此派使者征召昌邑王来来主持昭帝的丧礼。可是昌邑王却毫无悲哀之心，他不遵从礼仪，在前来服丧的路上，不吃素食，派他的随从官员抢掠妇女，同他坐在一辆车中，而且，还在传舍中同寝。在大行前，接受皇帝玺印时，却不封好玺印。他随从的官员持节杖，把昌邑王的奴仆引进宫中，与昌邑王在一起游戏打闹。而且，让乐府的乐官，击鼓演奏乐曲，跳起舞蹈。他又召泰壹宗庙中的乐人，演奏乐曲。不仅如此，他还同孝昭皇帝的宫人蒙等人通奸，在宫中肆意奸淫宫女。”太后说：“昌邑王在做臣时，就昏乱到这种程度了?”昌邑王离开了他的座位，向太后跪下。尚书令又读：“在祖宗宗庙中，还没有传给他玺书，他就派使者持节，用太牢礼祭祀昌邑哀王园庙。接受皇帝玺印，称嗣子皇帝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征发各官府，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惑乱，丧失了帝王的礼仪，扰乱了汉朝的制度。臣敞等多次进谏，也不改变，而且，每天都加重。我们害怕这样下去，会使国家遇到危险，天下也不安定。臣敞等已与博士们商议，都说昌邑王在五服之内，这样做，是最大的不孝。祖宗的宗庙要比君王更重要，不可以承受上天的任命，供奉祖宗宗庙，把万民作为自己儿女的，就应该废掉。臣下请官府用一太牢祭告宗庙。”皇太后下诏说：“可以。”霍光让昌邑王站起来接受诏令。然后献上皇帝玺印，交给皇太后。又扶着昌邑王下殿，出金马门，乘坐上副车。霍光把昌邑王送到他的住处，他向昌邑王道歉说：“王的行动是自己与天决断。臣下宁可有负于王，但不敢有负于国家，希望王自爱。”霍光说完，流着眼泪离开。

弑后进女

霍光夫人显，她想使她的小女儿显贵起来，可是，她左想右想，就是想不出一条好计



策。在这时候，许皇后妊娠反应很严重，霍光夫人就让女医侍于衍给许皇后服毒药，把她除掉。侍于衍就捣好附子斋进人长定宫。许皇后分娩后，侍于衍就拿出附子与太医制作的大药丸混合在一起。让许皇后服下。许皇报服后，过了一会儿就说："我的头昏沉沉的，药中不是有毒吧?"侍于衍说："没有。"许皇后更加心烦意乱，不多时，她就死去了。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御医不能很好地为皇后治病。于是，皇帝下令，把御医全部逮捕下狱。霍光夫人感到害怕，就把全部情况报告给霍光。她说："既然已经办错了事，就不要让官吏拷问侍于衍。"霍光听夫人这样说，感到十分震惊。他打算揭发自己的夫人，上奏皇上，可又不忍心这么做。于是，霍光让官府不要拷问侍于衍，定侍于衍无罪。霍光夫人就劝霍光，让他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后来霍光的女儿成为皇后。

势高夷族

霍光的女儿做皇后后，霍氏的权势越来越大。后来，众臣纷纷向宣帝进言，因此霍显和禹山云的权势被一点点地削弱。他们多次相对啼泣抱怨，禹山云说："现在，丞相掌握大权，皇帝听信他。他把大将军在时的法令，全都更改了，而且，还揭发大将军的过失。皇帝重用的儒生多是一些编筐织篓的子弟。他们家境贫寒，又来自远方，喜欢胡乱说一些狂言，毫不避讳。大将军在时，很仇恨他们。如今陛下喜欢与这些儒生谈话，并且，让他们上书，揭露我们家的事。我又听到民间有歌谣说，霍氏毒杀许后，难道真有这些事吗?"霍显听完后，既感到害怕，又十分着急，就把真实情况告诉禹山云。禹山云吃惊地说："皇帝把他的几个女婿都赶走了，这是有原因的。这可是大事，恐怕要受到诛罚。你看该怎么办?"因此，他们开始密谋。正在这时，禹山云的舅舅李竞，因为同诸侯勾结，被逮捕入狱。在他的供词中涉及到霍氏。这样，宣帝下诏，免除禹山云宿卫的职务，让他回家。禹山云等人一起密谋，让太后为博平君设宴。然后，把丞相平恩侯以下的官员都召来。在宴会上，让范明友、邓广汉按太后的命令，把他们都杀掉。乘机废掉天子，而立禹山云。但是他们的密谋被发觉，七月，范明友等自杀，禹山云被腰斩，霍显和他的妹妹都被斩首。与霍氏有联系的数十家，也都被处斩。皇后霍氏被废，幽禁在昭台宫。凡是告发霍氏的人，都被封为列侯。在宣帝刚即皇帝位时，到太庙去拜谒，大将军霍光作宣帝的骖乘，宣帝内心感到惧怕，就像有芒刺刺他的后背一样。后来，张安世代替霍光作他的骖乘，宣帝就感到身体特别舒适。所以在民间流传，霍氏的灾祸，是从霍光做骖乘开始的。过了十二年后，霍后又被迁移到云林馆。她在那里自杀了。

徐福上疏

起初，霍氏奢侈无度，茂陵人徐福上书说："霍氏家庭势力越来越大，陛下如果想要

爱护、厚待他们，就应该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要因此使他们的家庭衰亡。”徐福上书三次，才送到宣帝那里。后来，霍氏家族被宣帝诛灭。有人为徐福上书说：“臣下听说，有一宾客经过主人家，他看到主人的灶旁堆积着柴。宾客就跟主人说，要他把柴搬走，不然的话，将会发生火灾。主人没有答应，不多时，果然发生了火灾。邻里乡亲都赶来救火，幸好把大火扑灭。主人于是杀牛置酒，答谢帮助救火的邻居。凡是被火烧伤的人，都坐在上座。主人就是没有提到曾提醒他发生火灾的人。有人就对主人说：‘如果能够听宾客的话，就不会浪费牛酒，也不会发生火灾。如今论功请客，告诉你搬走柴草的人，却得不到一点奖励，而那些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反倒成为座上客了！’如今茂陵人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会出现变乱，应该注意杜绝。如果按着徐福的建议去做，国家就不必拿出封侯费用，臣下也不会遭到诛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徐福却没有蒙受任何赏赐。愿陛下很好地调查一下。”于是，宣帝赏赐给徐福帛十匹，任用他为郎官。

伪君子王莽

王莽进女

平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很小，不懂事，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皇帝。在事前，先奏请参考五经，确定娶皇后的有关礼节和规定。世袭诸侯住在长安城里的，让他们的女儿参加皇后竞选。让下面有关部门，报上各家女孩的姓名。这样一来，王氏家族中的女孩，多列在入选的名单之中。王莽恐怕她们和自己的女孩竞争，便又假惺惺地给朝廷上书说自己的女儿不够条件，不宜中选。于是太后下诏说："王氏是皇帝的外戚，可以不参选。"便又有那些庶民诸生郎吏给朝廷上书说："在公卿大夫伏省户下，大家都说愿意得到王莽大人的女儿做国母。"这样，太后又答允了他们这些人的上书请求。隔了一年，派遣大司徒马宫等把王莽的女儿迎入未央宫，当上了皇后。

鬼神惑莽

王莽的长子王宇反对自己父亲王莽的所作所为，便私自和卫宝通信，让他转请卫后上书，把他调到京城去。王莽不答应，王宇又和他的老师吴章，还有大舅哥吕宽商议对策，吴章提出因王莽信奉鬼神，可以借此来吓唬他。因而编造谎言说，朝廷要把政权全部归卫氏掌管。王宇又指使吕宽在黑夜里把血泼洒在王莽家的大门上，因被王莽手下的官吏发觉而暴露。王莽盛怒之下，把王宇抓起来投入狱中，并用毒药把他毒死，把卫氏的家族僚属全部处死。对卫皇后和吴章施行腰斩，同时把平日所有被看做死对头的人也都杀了。此后，皇帝便因王莽杀了他的皇后而怨恨不满。王莽一不做二不休，在腊月里以给皇帝进献防寒酒为名，在酒中放进毒药，使皇帝得病。王莽作书请命，愿代为执政，事先写好了对他的任命状，众大臣看了，没有敢反对的。皇帝终于死了。王莽下令，各官吏都要服丧三年，把孺子婴立为继位之人。

国号更新

梓潼人哀章，在长安攻读，这个人的品行很坏，好说大话。他看到王莽摄政，执掌大权，便作了两块铜印，一块上面刻上“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块上面刻上“亦帝玺”。盗用高皇帝的名义，写出传予皇帝的金策书，上面写道：“王莽为真天子。”要皇太后应按照天命图书的旨意行事，写上了王莽的八个大臣，还写上了王兴王盛的名字，由他自己窜改的名字，共有十一个人，都署名官爵为辅佐。在当天傍晚时分，穿上黄衣，带着铜印来到高祖庙前，递交给仆射。仆射上报，戊辰时刻，王莽来到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玉冠，参见太后，然后回到未央宫前殿坐定，下书说道：“我受托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后，成为皇始祖考虞帝的苗裔，而为太皇太后的属下。皇天上帝，给我以特殊保佑，命我统管国家，有天符文契图文和金匮策书为凭证，神明有旨，诏告天下百姓周知，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奉天命传国，金策上所写的天命，使我感到紧张，但又不敢违背天命。”便在戊辰日，戴上王冠，即真天子位，定国号称“新”，这就是所说的“新莽”。

饮酒不乐

王莽夺位改了国号，把原来的太后奉作新王朝的文母，使她和汉室断绝关系。等到把汉室的孝文庙废掉了，另为太后建起新庙。唯独把孝元庙原来的殿堂，改作文母用膳的饭堂，建成后，取名长寿宫，摆上酒，请太后来，太后到来之后，看到原来的庙堂被毁改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惊讶得哭了。说道：“这乃是汉家的宗庙，供奉着神灵，为什么要把它毁坏了呢？假如鬼神没有灵验，又何必修庙？假如鬼神有灵验，我乃是他们的妃妾，怎么可以污辱皇帝的庙堂，来摆放吃的东西呢？”饮酒不乐而作罢。

父子同妻

当初，王莽的妻子由于王莽接连杀了自己几个儿子，哭得双目失明，王莽便吩咐太子王临为她终身养老。在王莽身边侍奉她的人，名叫原碧，长得很美，被王莽占有，后来王莽的儿子王临也和她私通。父子同妻，真是天下少见。王临恐怕事情暴露，便和原碧二人合谋要杀死王莽。等到王莽的妻子死了，事情被发觉，原碧被抓了起来，经过拷问，全部招认了。王莽想使他家这种丑闻不被宣扬出去，便把审案的官吏杀了灭口。给王临送去毒药，逼他服毒自杀，王临不肯喝下那毒药，自刺身亡。王临的妻子知道了，也自杀而死。

阴险狡诈——汉光武帝

光武废后

光武帝中兴汉室，把已经要倒伏的高楼大厦硬是给支撑起来，他的功绩也算是伟大的了。后来，他的皇后郭氏，因为不再受到他的宠爱而心怀不满，抱怨发怒，惹得光武帝生气而把她废了，立贵人阴氏为新皇后。郅恽对光武帝说："我听说夫妇和好的事，连父亲都不能从儿子那里知道，何况君皇，能从臣子那里得到吗？这是我之所以不敢多嘴的原因，虽然如此，我也希望皇上要想到不可这样做，不要乱了人伦，使天下庶民百姓议论是非。"光武帝听了他的话，说道："郅恽能善于宽恕自己，衡量君主而知我，不使我左右摇摆，而轻视天下的大事啊！"便重新抬高郭氏的地位，把他的儿子右翊公辅晋升为中山王，郭氏升为中山太后。

置酒行乐

光武皇帝到了章陵，想修国庙和旧房宅，观察田园房舍，摆酒行乐。当时被请来参加饮宴的同家族母辈们因饮酒稍多而喜悦，聊天时说："文叔年轻时谨慎又讲信义，和外人很少来往，唯有正直温柔，现在能够这样，不容易啊！"皇帝听了，大笑着说道："我治天下，也要用温柔的办法呢！"在家乡逗留一个多月，才返回皇宫。

姊妹连诛

汉朝时候，在国境边上，没有建立郡县等地方政府。当时边境区域，有不少雒田，开垦它的人，就把他们叫做雒人，统治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便是雒王，他下面的叫雒将。麋泠县（安南都护府峰州汉之边境）雒将之女，名叫征侧，勇敢而有力气，交址太守苏定，用汉朝的法律来统治约束她，征侧生气了，和她的妹妹征贰一同造反。这样一来，南

蛮的各部落土民纷纷起来响应，竟攻下了六十五座城池，自立为王，就在麋泠建立都城，造成连年战乱。后来由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前往攻击，杀死了这姊妹二人，平定了边境地区的事端。

陈辞侍母

郭皇后被废去之后，太子刘强心里很不安定。郅恽对太子说："你长久处在被人怀疑的位置上，对上面来说，违背了孝道，对下面来说，接近了危险的境地，我看不如辞去太子的位置，去奉养母亲，可明哲保身，转危为安。"太子听了他的劝告，就通过左右其他诸王向皇上诉说他的诚意，愿意去做外地的藩王。皇帝不忍心这样做，延迟了几年，才下了决心。六月戊申日，下诏书说："按《春秋》的意思，立皇太子应考虑到他所处的地位和背景。东海王刘阳是现皇后的儿子，按礼应由他继承皇位。太子刘强诚意谦逊让位，愿意去当藩王。我由于父子之情，违背他的请求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宣布，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善治国的汉文帝、汉景帝

吴楚七国之乱

皇帝心软内患起

文景时期推行的黄老无为而治，对稳定政局、恢复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同样为诸侯王势力、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文景时期的吴楚之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许多诸侯国。它们占有广大的领土，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较大支配权，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为汉王朝培植离心力量，埋下了种子，创造了温床，最后发展成为西汉社会的祸患。

诸侯王国建立伊始，各国经济实力薄弱，一时无力与汉廷分庭抗礼；而且多数诸侯王年龄还小，汉廷所派丞相及太傅，基本不能左右王国事务。刘邦死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王势力的恶性发展，也起了催化的作用。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诸侯国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甚至于“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汉文帝时期，羽翼日趋丰满的诸侯王势力，异心倾向日益显著，终于发展成与汉廷相对抗的政治势力。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王之先。

济北王刘兴居是惠王刘肥之子，城阳王让章的弟弟。吕后时，刘兴居曾封为东牟侯，宿卫长安。后来大臣诛灭诸吕，刘章居功自傲，希望能够封王赵地；刘兴居欲望不减其兄，也寻思得到梁地。汉文帝即位后，因为当初刘章兄弟企图立齐王刘襄为帝，所以只割齐两个郡作为他们封地，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一年之后，刘章死了。这时正值匈奴入侵河套地区，刘兴居乘机起兵反叛，最后兵败自杀身亡。

济北王刘兴居公然以武装对抗汉廷，表明这个汉室的“辅翼”，此时已经发展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在诸侯王势力中，济北王力量不为大尚且如此，其他诸侯王就更加无视汉廷的存在了，只是矛盾尚未达到激化地步。

不出所料，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也反了。刘长是汉文帝的异母弟，刘邦晚年立

为淮南王。刘长骄横恣肆，作恶多端，文帝常常宽恕他。刘长的母亲曾因贯高的谋反案受到牵连，被关押在河内；当时得宠于吕后的审食其不肯救她，最后被迫自杀。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刘长入朝，为了报母之仇，在长安杀了审食其。汉文帝再一次赦免他，但是汉朝一再的宽宥，却助长了刘长嚣张的气焰。

淮南王刘长回到封国之后，举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不用汉法，为所欲为，甚至仪制等同汉朝。他驱逐汉王朝所置官吏，自置相及二千石官员。又在封国内自作法令，擅自刑杀无辜，封官赐爵等等。刘长的所作所为，已经把封国变为独立王国。汉文帝无可奈何，让薄昭用书信规劝他，结果刘长更加不满。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刘长公然纠集人马，在谷口（今陕西淳化南）发动叛乱，并派人与闽越、匈奴取得联系。事情败露后，丞相张苍及其他大臣上书，认为刘长罪当弃市。但是，汉文帝又免去他死罪，只是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还有，如吴王刘濞，则利用封国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大势力。他在豫章郡采铜，大量铸造钱币；又利用近海的方便条件，广收煮盐之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了收买人心，他免除封国内的赋税，招揽天下亡命之徒，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文帝时，刘濞的儿子与皇太子（即景帝）下棋，双方发生争吵，结果被皇太子打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刘濞怒称“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汉书·刘濞传》），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简直不把汉廷看在眼里。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以年老为名，准许他不用朝请。

西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到文景时期，实际上已成为对抗汉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深感这一社会病态的严重性，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梁太傅贾谊就是其中一人。文帝六年（公元前 174 年），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指出如今天下的形势，像一个患肿病的人，小腿胖得几乎像腰一般，一个指头就像腿那么粗，平坐不能屈伸，一两个指头疼痛起来，就难以忍受。如不及时救治，必将成为痼疾。因此，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封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然而，当时汉文帝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

这种局面持续到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汉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其中封刘将闾为齐王、刘志为济北王、刘贤为菑川王、刘雄渠为胶东王、刘印为西王、刘辟光为济南王，加上刘喜再封为城阳王，则齐实际分为七国。不久，又将刘长的封地淮南分为三国：即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施行。但是，汉文帝来不及解决诸侯王势力恶性发展的问题，七年之后就死了，这个社会问题只得留给他的儿子景帝来解决。



七国之乱的真正操纵者

曾打死刘濞儿子的汉景帝即位之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对景帝说，如今齐、楚、吴三国，半分天下。吴王刘濞称病不朝，招致天下逃亡之人阴谋作乱，严重威胁汉廷的安全。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汉景帝把它交给公卿、列侯及宗室商议，只有窦婴反对晁错的主张。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根据晁错的建议分别削夺部分有罪的诸侯王的封地。他首先削去楚王刘戊的东海郡，又削去赵王刘遂的常山郡，继而削胶西王刘卬六个县。接着，汉朝中央又计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

吴王刘濞知道"削藩"是汉廷的决策，便决计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联络刚被削夺封地的胶西王刘卬，稍后又亲自到胶西与刘卬面约。刘卬谋叛更急，遂派人约定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一同起兵。当时，楚王刘戊因被削夺封地，与刘濞早就通谋反叛。诸侯王势力联合与汉廷的公开对抗，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当时，汉廷削夺吴国会稽、豫章郡的诏书刚刚下达，刘濞当即杀汉吏二千石以下，发国中年六十二岁以下十四岁以上男子二十余万人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起兵反叛。他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以便合兵西攻。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叛乱"，终于爆发了。

吴楚等七国起兵之后，原来曾合谋反叛的齐王刘将闾，后来反悔而背约守城，结果齐都临菑首先遭到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联军的围攻，赵王刘遂一面陈兵赵国西界，等待与吴楚两军汇合，一面派人与匈奴联系，准备连兵西进，形势危机。

吴王刘濞发难后，即率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汇合，然后向西挺进。吴楚两军合攻梁国，先破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杀数万人，气势十分凶猛。梁王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士兵纷纷逃亡。梁王只好退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等待朝廷的救兵到来。

七国叛乱爆发，使汉廷内部的矛盾，也随之表面化。晁错建议景帝亲自将兵镇压，由他来镇守关中。景帝派太尉周亚夫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又派窦婴屯守荥阳，临视齐、赵之兵。这番军事部署虽然无隙可击，但是汉景帝的摇摆不定，却给了袁盎以借刀杀人的机会。

袁盎何许人也？他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汉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对袁盎接受刘濞的财物，曾给予惩处。吴楚叛乱发生，袁盎对景帝说，晁错削夺诸侯王封地，才引起这场叛乱。只要杀了晁错，赦免吴楚七国，恢复原来封地，叛乱即可平息。汉景帝只想平息叛乱，果然相信袁盎的话，并以"大逆无道"之罪，腰斩晁错于东市。但是景帝

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罢兵。当时谒者仆邓公，曾经对景帝说，刘濞“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汉书·晁错传》），阴谋夺取帝位，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晁错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景帝后悔莫及，坚定了平叛的决心。

这当儿，吴楚两军正在继续攻梁。周亚夫率军至昌邑，梁王几次求救，他置之不理。周亚夫派弓高侯韩颓等，将轻骑兵出淮泗口，堵绝吴楚军的退路，又切断叛军的粮道。吴军士卒粮绝饥饿，几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战，以消敌锐气。

楚士卒因饥饿而纷纷逃散，不得不引兵撤退。这时，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刘濞兵败弃军，只带数千人连夜逃亡，楚王刘戊被迫自杀。

吴王刘濞弃军逃亡，吴军纷纷投降。刘濞渡过淮水，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又退保东越。他收聚亡卒万余人，企图继续顽抗，最后为东越王所杀。刘濞的儿子刘驹，则逃到闽越去。

不久，汉将栾布等人，率兵到达齐国，击破三国叛军，解除了临菑之围。胶西王刘卬兵败自杀，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则被汉廷处死。

郦寄将兵至赵，刘遂退守邯郸城。郦寄连攻数月不下，后来栾布破齐之后，移师邯郸，并引水灌赵城，赵王刘遂自杀。至此，这场七国叛乱持续了三个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汉景帝平息七国叛乱后，遂将吴、赵等诸侯国，分割成几个小国，以削弱它们的力量。同时，规定诸侯王不得“治国”，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收归汉廷，又裁减王国的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职官，剥夺和削弱了诸侯国的政治权力。从此，诸侯王只衣食租税，王国几乎与郡县相仿，再也翻不起浪花。

文景时期采用贾谊和晁错的建议，以削弱诸侯王离心力量的发展，对维护西汉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汉武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打下了基础。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至后来汉武帝不得不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汉景帝与王娡秘闻

汉文帝的时候，在长陵县衙前，一位年过半百的婆子双膝跪在一个差役面前，说道：“老爷，烦请为贱妾回禀县令，贱妾有话要回禀他。”那差役话还没听完，大喝一声，“你这个老妖婆，还不快滚！这里现住着朝廷命官，县令老爷正在恭陪，岂有工夫见你，滚！滚！滚！”那婆子被这一顿斥喝，吓得赶忙抱头后退。恰巧后面赶来一位差役，这婆子不小心撞在差役身上，那差役见是位婆子，顿时大怒，不问三七二十一，挥起双手，朝这婆子脸上劈劈啪啪，左右开弓，一顿暴打。可怜这婆子，脸上顿时青肿，赶忙逃走。就在这婆子被打的不远之处，站着一位漂亮美人，这婆子逃到美人面前停了脚，说：“姝儿，姝



儿，险些丧命哩，老娘我老了，不中用，姑娘你亲自出马吧。”那美人可怜地看着老娘，一边心痛，一边就又大着胆子走到衙前。那打婆子的差役见来了一位美人，内心欢喜，他本该回衙复命，此时却站在这里不动，但等那美人上前和他搭话，那美人果真朝他走来，开言说道：“老爷，烦请为小女通报朝廷来的公公，小女有话要与他说哩。”那差役见这美人宛如天仙，淫心炽烈，拉着腔子说道：“要见朝中的公公不难，肯让我摸一下脸蛋就成。”说完又调笑一番，站在那里不动，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美人。真是人要达到目的，常常不惜其极，那美人立即开口说道：“老爷方才说要摸小女脸蛋，这个不难，只要老爷肯替小女通报求见，好处更有甚于此。”那差役哪曾想如此便宜，立即上前摸这美人脸蛋，一边摸一边说道：“好个滑腻。”谁知这差役却摸个不完，又作出要亲吻的架势。美人急了，说道：“烦请老爷速为小女通报，干这种勾当这里不是去处，小女晚上领老爷家中消受如何?”那差役一听，只喜得抓耳挠腮，立即说道：“好，好，我今即为你通报，可不要骗了你爷，骗了你爷没你好处。”说完即入衙内通报去了。等了许久，也不见这差役出来，美人自知无望，刚要起身回走，忽然一阵马铃声响起，一匹高头大马上面骑着一位朝廷公公朝衙内走来，马前的差役高声喝道：“大胆刁女，还不让开，朝廷公公来此，你知罪吗?”那美人见喝，猛吃一惊，举目看时，果然是公公模样的人骑在马上，这美人大喜过望，急忙迎上前去，跪倒在这位公公面前，开口说道：“小女王娡，出身良家，现年一十八岁，专等朝廷选秀女，自今未婚，现今朝廷开选秀女，乞望公公带小女去都中，如能选为宫中秀女，烧茶煮饭，也是所愿。”那位公公本是朝廷太监，此次是奉旨去洛阳选良家女充内宫，路过长陵，只是在这里落落脚，现刚游山回来，十分疲劳，见有一民女拦道纠缠，心中好是不快，大声喝道：“何处刁女，敢扰本官公事，秀女是可以自荐的吗？还不快走。”那美人见喝，将头抬起，脉脉含情地望着那位公公。那公公手下当差见此刁女不起，正要上前挥赶，公公突然改变主意，说道：“民女请起。”这美人见公公语气突然转和，知道有些希望，立即站起，那公公上下打量这美人一番，见她婷婷袅袅，凤眼桃腮瓜子面，美貌无比，是个处女的样子，心中暗喜：“没想到在长陵这个地方遇此天仙，若将她领入宫中，定得皇上欢心，得到十万八万赏钱不说，将来还可指望这美人提携，岂非一举两得?”想到这里，开口说道：“本官现问你，你是个处女吗？家住哪里？姓什名谁？一切要如实回答，不然的话，即便到得宫中也要犯欺君之罪而问斩。”那美人见问，立即应道：“小女至今尚在闺中，未曾婚配何人，现家住梨花溪，在下姓王名娡。”那公公听后，主意已定，开口说道：“好！好！好！本官此番即带你入都，请家去打点行装，三日后跟本官出发。”美人见天从人愿，大喜过望，立即告别公公，会了那婆子，一溜烟地回梨花溪去了。

其实，那美人方才对公公所言，多半都是假话，只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她的名确实叫王娡。方才的那位婆子就是其母名叫臧儿。这臧儿是故燕王臧荼的孙女，嫁给同乡王仲为妻，生下一子二女，子名王信，长女就是这位美人，小字姝儿。不久王仲病死，臧儿又

转嫁给长陵田氏。王娡随母过活，渐渐长成，嫁给金王孙为妇，现已生一女在家，那公公以为她是处女，岂不荒唐可笑。而这王娡自嫁给金王孙后，虽已生女，却不安分，大凡美人嫁平民，多为荡妇，一则因为美貌自有男人勾，二则美人也想以色勾男人，遍尝野鸳鸯滋味，方觉不枉为人一世，因此就作出很多风流事来。那王娡之母臧儿，生性最喜让人算命，每次算命，人家都说她生有贵女，将来贵不可言，其实这番话，本是算卦人讨好臧儿骗个痛快钱而已。卜家初次如此说，臧儿将信将疑，后又连续听卜家如此说，臧儿便信以为真了。她回家中打量了两个女儿，觉得只有王娡因为貌美，有这种可能，但女婿金王孙本是平民一个，他怎么会贵？他不贵，女儿怎么贵？转又一想，汉高祖刘邦当年不也是平民吗？说不定我这女婿将来也会造反当皇帝哩。这臧儿心里有事，便装不下，先对女儿王娡说了，王娡听了，心有所动，便赶紧去对金王孙说，没想到却遭金王孙一顿臭骂，说她只是长一副好面皮，作皇后则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劝她不要作此非分之想。那王娡遭一顿臭骂，很觉无趣，可是从此之后，竟认定自己将来定会当皇后，于是更加把那金王孙不看在眼里了。

王娡入宫

一天朝廷传下广选天下秀女以充后宫之令后，王娡心中忽然一动，她异想天开，想闯闯这条路，如进得后宫，凭自己长相，不愁巴结不上皇帝，可是转念又一想，自己也不是处子，眼下一旦以相貌骗过，将来宫中那番真察实验何能挨过，也是王娡求当贵女心切，便孤注一掷，走一步算一步，于是便窜扯老娘来衙里见朝廷公公。

王娡这一天自见了公公之后，把心喜得如鲜花怒放，回到家中，立即打点行装，逼着金王孙写了休书，便跟上朝廷公公径去洛阳。几天工夫，朝廷太监便在洛阳一带选出四、五百名秀女，那王娡随了这些真秀女们转道去京都长安。不日便到了长安，谁知也是她造化大，朝廷对这批秀女却未验童身，匆匆分派，那王娡被派在太子宫中服贱役。不觉春去秋来，王娡在太子宫中已过数月了，整天干一些杂活，而这些活她原在家中是不作的，因此一天下来，疲劳得很，又不晓得要干到何年何月，原想要“贵”，如今想来，虽已入宫，仍然是贱女一个，王娡思前想后，不觉有些后悔，抛弃了丈夫，离别了女儿，来此深宫，这不如同牢狱一样吗？因又转念想要寻机逃走。王娡自来宫后，铅华脂粉甚多，而宫女不论作什么差，都要艳装浓抹，打扮得漂漂亮亮，那王娡本来是个美人，打扮穿戴起来之后，在众宫女中，显得格外出众。一日打扮穿戴完毕，来太子宫中执事，恰逢太子，正想避开，太子却让她留在屋中，两眼直直地看着她，她虽非处子，但毕竟年轻，消受不起男人如此盯望，不觉满靥红云，香汗渗出，低头暗思，莫非自己模样得太子欢心，她觉得机不可失，毕竟是过来之人，深懂如何勾引男人，于是又绵声细语与太子主动搭话，并以目光引逗，作出一种脉脉含情的样子。好色是男人本性，况且太子正在年轻气盛之时，春情



骚动，此刻已是不能自持，便一把抱住王娡，那王娡又主动配合，喜得太子要与她行巫山之事，王娡心里自然巴不得，但同时也十分恐惧，怕太子由此知她不是处女，犯欺瞒之罪，转而又想到：不如趁太子春情正炽之时将真情道出，或许无妨，一旦得太子之幸，那一切都将好办了。于是就娇声柔气地说："臣妾本非处子，怕有污太子之身。"那太子此时哪管得这许多，便说："无碍无碍，什么处子不处子。"说着便抱王娡上床，那王娡本谙熟床上功夫，此番与太子交合，更是使出浑身解数，把太子快活得欲神欲仙。事毕，这太子觉得所幸宫女都不如此人，于是便与她数次偷情做爱，并许她将来即位令她作配。王娡终于应了卜人吉言，真是天下无奇不有。

到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这位太子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汉家皇帝宝座，这就是汉景帝。景帝即位伊始，立即封王娡为美人，从此王娡光明正大地与景帝做起了夫妻，景帝对王娡极为宠爱，不久就加封为夫人。生下三女一男，这一男即后来名彪青史的西汉武帝刘彻。到了公元前150年，王夫人终于戴上了皇后的桂冠。

汉武帝野史

汉武帝内传

汉孝武皇帝，是景帝的儿子。在他还没有出生时，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这只红色的猪，从云中飘然而下，直接进入到崇芳阁中。汉景帝醒来坐在阁下，果然有一条赤龙像雾一样飘来，遮蔽了户牖。宫内的嫔妃，望见阁上有丹霞出现，当丹霞消失了，看见一条赤龙盘桓在栋梁之间。景帝把占卜者姚翁召来问他。姚翁说："这是吉祥的事，在这个阁中一定会生下统治全天下的人。他能驱逐夷狄，获得吉庆，这是刘氏中最伟大的君主。然而也能出现大妖怪。"景帝派王夫人移居到崇芳阁中，准备顺应姚翁的话。他又把崇芳阁改为猗兰殿。过了十多天，景帝梦见神女捧着太阳交给王夫人，王夫人把太阳吞食了。十四个月后，王夫人生下了武帝。景帝说："我梦见赤气化为赤龙，占卜者认为吉利，可以把这孩子命名为吉。"当刘吉长到三岁时，汉景帝把他抱在膝上亲抚，景帝知道这孩子胸襟宽广，就试着问他说："孩子是否愿意作天子?"刘吉说："这是由上天决定的，不是由孩子决定的。我希望每天都住在宫中，在陛下面前玩耍。但是，我也不敢太放纵，而丧失了做儿子的道德。"汉景帝听说后，感到吃惊，就更加亲爱和训导他。他每天都把小刘吉抱到桌几前，向他说："孩子，你每天阅读了多少书？告诉我一下。"于是，刘吉为景帝背诵伏羲以来各圣贤所记录的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没有一个字遗漏的。到刘吉七岁时，他聪颖过人，汉景帝下令，让他改名为刘彻。当刘彻即皇帝位后，他喜欢神仙道术，经常去祈祷名山大川，希望神仙降临。元封元年正月甲子日，武帝登上嵩山，前往通宫。武帝斋戒了七天，祈祷完毕后，才返回京城。到四月戊辰日，武帝居住在承华殿，这时，东方朔、董仲舒都在武帝身边。忽然间，武帝看到一位女子，身穿青色衣服，非常美丽。武帝惊愕地问她，这位女子说："我是墉宫玉女王子登，是受王母派遣，从昆仑山赶来的。"她告诉武帝说："听说你不以四海的利禄为重，到处寻访道术，求长生，降低了自己帝王的地位，多次到山岳去祈祷。你是这样的虔诚勤奋，我看是可以教诲的。从今以后，请你斋戒，不要同人们往来，到七月七日，王母就可以到来。"武帝下席，跪下来，向玉女承诺。当武帝说完后，玉女就忽然不见了。汉武帝问东方朔说："这是什么人?"东方朔

说："这是西王母紫兰宫的玉女，她肩负王母的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同常阳联系，又传言给玄都阿母。从前，她嫁给北烛山仙人，最近，又被王母召回，让她担任官职，是一位真正的灵官。"武帝因此登上延灵台，在那里斋戒，各地的大事都由冢宰负责。到七月七日，武帝又修整宫廷，大殿中设置座位，用紫罗垫地，燔烧百和香，张挂云锦帐，燃起九光灯，陈列玉门的枣，酌满葡萄香酒，宫中摆上水果，和天宫仙人所能享用的饭食。武帝穿起盛装，立在台阶下面，告诫端门以内，不能有随便窥伺的人，宫内、宫外都不能喧哗，静候云车降临。到夜里二更之后，忽然看到西南有白云浮起，直向武帝宫中飘来。不长时间，就听到云中有箫鼓的声音，响起人声和马声。半顿饭的工夫，王母便到达了。王母被众仙人簇拥着，有的仙人驾着龙虎车，有的乘白麟，有的乘白鹤，有的乘轩车，有的乘天马。来的仙人有数千人，光辉照耀着宫廷。当王母进入皇宫后，随从的官员就不见了。只见王母乘坐着紫云辇车，用九色斑龙驾着，另外有五十位天仙，也乘着车辆，每辆车长一丈。他们都拿着彩色旄尾的节杖，佩戴金刚灵玺，戴着天真冠，都停在了殿下。王母只扶二位侍女上殿，侍女年龄有十六七岁，穿着青绫，眼睛有神，神姿焕发，真是二位美人。王母上殿后，面向东坐着，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真是一位灵人。武帝跪下，向王母寒暄完毕，王母就站起来，招呼武帝同他坐在一起，武帝面朝南坐。王母自设天厨，食品精妙，酒味芬芳，都不是地上能够见到的，武帝根本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王母又让侍女索来桃果，不多时，她们便用玉盘盛来仙桃七颗，每颗桃都大得像鸭卵一样，形状是圆的，呈青色。她们把玉桃进献给王母，王母把四颗桃给武帝，三颗桃她自己吃了。桃子的味道甜美，吃到嘴中，在外面都能闻到香味。武帝把桃核收起来，王母问武帝原因，武帝说："我准备种这种桃树。"王母说："这种桃树三千年才能结一次果实，中国的土地太薄，种下去，也不能生长出来。"武帝听王母这么说，就不再种这种桃树了。武帝和王母在酒宴上频频举杯，王母命令诸侍女王子弹琴，又让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起震灵之簧，婉凌华敲击五类之石，范成君击起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这样，各种乐器混合演奏，声音直冲云霄。王母又命令法婴唱起玄灵之曲，歌唱完毕，王母说："要想修身养性，首先要修炼自己的气功，这就是太仙真经中所说的行益易之道。所谓益，就是增加精气，所谓易，就是改换自己的形态。如果能增加精气，能够改换自己的形态，名字就能上仙籍，如果达不到这样，就逃不脱死亡。所谓行益易，就是要经常思考灵和宝。所说的'灵'，就是指神，所说的'宝'，就是指精。如果你能接受精气，把它控制住，闭起气来，吞入液体，那么，气就能化为血，血就能化为精，精就能化为神，神就能化为液，液就能化为骨，孜孜不倦地去实行它，就会精神充沛。如果这样做，一年就能换气，二年就能换血，三年就能换精，四年就能换脉，五年就能换髓，六年就能换骨，七年就能换筋，八年就能换头发，九年就能改换形体。形体变了，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了就能成道，成了道，才会成为仙人。这样，呼吸起来，就会有六种气，口中会感到甘香，就想吃灵芝，使自己感到心情舒畅。气实际上同水一样，是一种柔和的东西，

它能够使人具有神灵和精气。这是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说的微言，今天，我让玉女李庆孙，把这些给你记录下来，交给你，希望你能很好地修炼。”王母说完这些话后，就命令灵官，让他驾起车辆，准备离开。武帝离开席位，一再向王母磕头，要挽留她，这样，王母才肯留下来。王母派遣侍女郭密香，问上元夫人说：“王九光之母謦谢，我们不相见已有四千余年了。上天派我来见您，刘彻喜欢道术，所以也一同来看望他。但是看到刘彻之后，发现他脑血淫漏，五脏不干净，骨头里无津液，血脉上升，身体肉多精少，眼神不明。这样，虽然讲给他成仙的道术，恐怕他也不是成仙的材料。他长期在人间，沾染了浊气，但是，对他还可以不时来看望，写下对他的想念。庸王现在悒悒不乐，夫人是否能来看望？如果夫人能来，我就在这里等待。”武帝看到侍女走下殿，不久就消失了。不多久，郭侍女又重新返回。上元夫人又派一位侍女答问道：“阿环再来拜见，在上问起起居情况，因有绛河相隔，加上有公事打扰，所以开始衰老。近五千年来，迎慕重新恢复青春，对此孜孜以求。密香赶来，带来书信，要我降临到刘彻处。听到命令，我应驾车前往，可是，事先已受太帝君的命令，让我前往玄洲，校定天元。我要在那里暂住，做完事情，便要前来少留一些时候。”武帝就问王母：“我不清楚上元是什么真人?”王母说：“她是上元三元之官，统管十万玉女的名录。”不多时候，上元夫人赶到，也听到云中有箫鼓的声音。当上元夫人到达时，随从的文武官员有千余人，并且，全都是女子，年龄在十八九岁左右，个个都异常俊秀，她们都穿着青色的衣服，光彩耀目，是真正的灵官。上元夫人有二十多岁，美貌异常，双目有神，她穿着一身青霜袍子，色彩斑斓，却不为绵，又不是绣，无法叫出它的名字。她的头发盘成三角髻，其余的头发散垂到腰间。头上戴着九云夜光冠，腰间佩带六出火玉之佩和凤文林华之绶，她还带着一把流黄挥精之剑。上元夫人走上殿，拜见王母。王母让她站起来，招呼与她坐在一起，面朝北。上元夫人也设置宴席，宴席的食物十分精美，与王母所设的宴席相同。王母告诉武帝说：“这是真元之母，是尊贵的神女，应该向她行拜见礼。”武帝向上元夫人下拜，问候她完毕，才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元夫人笑着说：“人有五浊，贪图酒、荣华、利禄、美味、淫色，每一个平常的人，都是如此。况且，刘彻居于天子的尊位，惑乱耳目的就更多了，远远超过一般的人。我希望居住在华丽地方的人，更要拔掉奢侈贪婪的根子，能够清静寡欲，应该有这样的志向。”王母说：“这就是所谓有心的人!”上元夫人对武帝说：“你喜欢道术吗？我听说你多次召见懂方术的人，祭祀山岳、灵神、河川，搞了这些活动，可是你的收获却很少，这是有缘由的。你的本性暴躁、淫荡、奢侈、酷虐、残忍，这五种本性就藏在你的五脏之内，尽管获得良针，也很难治愈。暴躁则容易使气放奔而攻神，因此，神受到打扰，就会气竭；淫荡就会使精气泄漏而使魂魄疲劳，因此精气衰竭，魂魄就会销尽；奢侈就会使真离开身体而使魂魄污秽，因此，生命就会丧失；酷虐则会使人丧失仁爱而自己受到攻伐，因此失去仁爱就会眼花缭乱；残忍则会使心脏跳动激烈，口中干渴，因此内心战战兢兢，在外无法与人接触。这五个本性，都是截断身体的刀锯，夺走人性命的刀斧。虽然人们都希望长生，但

是，都不能把这五种本性驱走。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损性而使自己承受劳苦呢？因为人们能从这里得到一些小的利益。你如果从今天开始舍弃这五种本性，使自己归于柔顺、和善，能够清楚地了解下情，怜悯那些受冤屈的人，赈济那些穷苦和劳累的人，抚养孤儿，爱惜自己的身体，拯救那些垂危死亡的人。每天都孜孜不倦。不泄漏精液。这样，就会使自己少接近女色，抚养自己的精神；就会使自己防止奢侈，注意到节俭；就会使自己勤于斋戒，节约饮食；就会使自己不吃五谷和牛羊肉。做到了这些，就要击起天鼓，喝玉浆，在华池中游荡，叩响金梁。这些都能按部就班地实行，情况就会与过去不同了。如今，阿母至诚，百年之后，一定能够使你到达玄都，把你迎接到昆阆之中，让你担任仙官，到各地游历。你就相信我的话吧！你一定要努力，如果不能的话，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武帝离开席位，向上元夫人跪下道谢说：“臣生性凶顽，又生长在混浊的世界中，面对着墙的阻塞，无法受到启示。然而我又贪图长生，畏惧死亡，所以要敬奉神灵。今天受到教诲，是上天所赐予的，我要遵奉圣命，以身示范，这样，做臣下的，就应当获得长生。希望能够可怜、保护我，多多赐教。”上元夫人让武帝返回自己的座位。王母对上元夫人说：“你对刘彻的告诫，说话说得太急了。要使他这样不了解情况的人能理解成仙的真谛，就不能过于急切。”上元夫人说：“如果他的志向通达，就会以自己的身体，投给饿虎，忘掉自己躯体的破灭，赴汤蹈火，这样，志向就能专一，就一定没有可忧虑的，如果他志向于道义，就会集中他的真性。处在迷途上的人，是不会畏惧急切规劝的，我急切规劝他，是打算让他志向专一。阿母既然有这样的念头，我一定要赐给他尸解的方法。”王母说：“刘彻这个人劳心已很久了，又没有遇到良师，这样，就会毁掉他正确的志向，一定会使人们怀疑天下肯定没有仙人。因此，我离开阆宫，暂时住在世间，就是要使刘彻坚定他成仙的志向，又打算让他接受教化而不迷惑。今天相见，令人担忧。至于尸解的方式，我并不怜惜，三年之后，我一定赐给他半剂成丹，一具石象散，给了刘彻这些，他就会不停止地修炼自己。当今匈奴还没有平定，边境上还有战争，为什么要让他舍去天下的尊位，而到山林中隐居呢？我只问他最终的志向怎样？如果他不悔改，我就会多次到他那里。”王母抚摸着武帝的后背说：“如果你听信上元夫人的话，就一定会获得长生，你一定要努力啊！”武帝跪下说：“我在书中夹着金简，要把简上的话，作为我的座右铭。”武帝又看到王母的中笈中有一卷书，用紫锦囊装着。武帝问：“这卷书是仙灵方吗？不用眼睛去看，是否就能了解里面的意思？”王母出示给武帝说：“这是五岳真形图，昨天青城的各位仙人到我这里求教，今天我准备交给他们。这是三天太上所写，又很秘密，哪是你这样的人应该具有的呢？不过，今天，我要送给你灵光生经，可以通神鼓励心志。”武帝立即下地磕头，连连向王母要这卷书，王母说：“从前，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观察寰宇，瞻仰河海的长短，察看丘山的高低，立起了天柱，使大地安稳；竖起了五岳，来镇抚大地；把昆仑山作为圣山，让神仙们居住，把蓬邱山作为神山，让真人们居住；把水神安置在极阴的源头，让太帝住在扶桑。这样，方丈的山坡成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成为养九老的堂屋，都

各自有洲名。它们都在沧海之中，水流是黑绿色的，不断流动，波涛则震荡着水中的精灵。各位仙女，聚居在沧海中，她们的名字很难讲清楚，她们的身影却很分明。于是根据大山的高低方圆，观察河流弯曲的情况。山陵高低起伏，周旋逶迤，形状就好像书写的文字。因此依据形状，给它们命名，确定称号，把描写下来的形状，藏在玄台中，拿出来作为神灵的象征。各位仙人佩戴它，可以起到传章的作用。通达的士人拿着它，可以经过每座大山和每条河流，各种神灵都尊敬亲近他。你虽然有不符合道术的地方，但是，多次寻访仙泽，孜孜不倦地寻求道术。只要你有这样的打算，今天我就送给你。你一定要按着书中所说的去做，就像侍奉君父一样。如果燧漏给普通的人，就一定会大祸临头。”上元夫人告诉武帝说：“阿母今天根据琼笈妙韫而发出紫台之文，赐给你八会之书，五岳真形。这些可是特别珍贵的东西，只有上帝才能看到，如果你不是上帝任命的真龙天子，是不会看到这些文章的。今天你虽然得到了真形，观看了其中的玄妙道理，却没有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篆，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政之律，王癸六遁陷地八术，丙丁人烤班符，六辛人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夷咸仪，丑辰未戊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己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是缺少这十二事的，又怎么去召唤山灵，朝见地神，总摄万物精灵，驱使百鬼，束缚虎豹，役使蛟龙呢？你所了解的，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没有见到其他的。”武帝离开座席连连磕头说：“我刘彻只是下界的一个沾满污气的人，不懂得清真。今天，听到道术，是延长我的寿命。今天遇到圣母，赐给我真形，并修炼让我度世。夫人说，今天告诉我刘彻要学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的道术，既然蒙受启发，对我来说，增加了很多的益处。只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教诲我，能解决臣下的饥渴，使已干枯的树木，蒙受灵阳的滋润，使已经枯萎的草，能够受到甘雨的灌溉，我就不敢再多陈述了。”武帝连连向王母磕头不止。王母又告诉上元夫人说：“真形宝文，是灵宫中特别贵重的东西。刘彻一再要求送给他，并发誓说，非要得到它们，因此，我放松控制，把这些东西特别送给他。不过，五帝六甲通真招神这种道术非常玄妙，必须是清洁至诚的人，才能施行，而那些行为不端，品行肮脏的人是不宜施行的。我今天既然赐给刘彻真形，夫人也就应该授给他能够实现灵验的方法。我曾经想起与夫人一起登上陇朔之野和曜真之山，看到了王子童、王子立，就向我要太上隐书，我因这是三元秘言，就没有传授给他们。夫人有时也谈到，曾要求与王子童一起谈论志向，我既然难以违背来的意图，就不能把握住珍贵的东西不放。今天的事，有些地方与王子童的事相似。后来，我们又造了朱火丹陵，吃了灵瓜，味道特别好。想起这件事发生并不长久，可是人已经七十岁了。夫人既然完成告彻篇目十二事，就一定要像工匠一样，把刘彻造就好。为什么要让一位皇帝磕头请求，搞得满脸流血呢？”上元夫人说：“阿环不是怜惜它，而是向来不曾带着它。这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编写的，传授给的人，不论是男，还是女，都是有限制的，而且，还得要传授给能够弄懂它的人。我害怕刘彻是一个下等人才，未必能了解它的真意。”王母的脸立刻变

了颜色，她说："如果泄漏上天的禁令，这是违犯科条的。要传授的对象，一定要适当，必须要使他能够了解真意。夫人为什么要向下等人才说出灵飞篇目呢？随便乱说，便是泄漏，如果泄漏了，而不传授，这就是炫耀天道，又怎么把天禁轻易地泄漏给别人呢？我要命令三官司指控夫人泄漏天禁。我的五岳真形太宝，是太上天皇所编的，文章宝贵、珍妙，为天仙们所相信，这难道应该传授给刘彻吗？只是因为刘彻孜孜以求，他多次到川岳请求祈祷，多次斋戒，请求神仙下界。他忧虑自己没有遇到名师，所以我们才来到刘彻这里。至于教人成仙的方术，我就不再限制，而是让他能够得到。夫人有致灵的方术，又怎么一人控制，而不传授给别人呢？我今天传授给刘彻真形文字的原因，不是说他一定能够得道，而是打算让他的精诚能够得到验证，使他的求仙之路上，不至于困惑。这样，就可以鼓励那些想成仙的人，又可以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知道天地之间有这种灵真的事。这就足以使那些不信仙的狂夫心悦诚服，我的意图正在于此。刘彻本性淫荡暴躁，精气不纯正，如何能成为真正的仙人呢？他再三向群山、三川祈祷，不断地举行祭祀，最多只能求得不死而已。明科中说："要想不能长生很难，要想理解道义也难；实行它难，不实行它难，结束它也难。好的工匠能教给别人制造各种具物的长短大小，但是，他不能使人变得灵巧，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我又怎么隐瞒它呢？"夫人向王母道歉说："我接受王母的命令。但是，过去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授灵飞之约，用四千年时间，才传授一女。后来，又传授给六十名女子，只是不能传授给男子。我看到扶广山青真小童，在太甲中元中接受六甲灵气共十二事，与我所接受的完全相同。青真是我的八火弟子，他所接受的六甲，我没有听说传授给别的男官。现在，我就让人把它取来，传授给刘彻。我事告先诉他篇目的原因，是怜悯他有成仙的想法，打算以这种方式坚定他的意向。现在，我要广泛搜求仙书，以后再传授给他。我还是准备用男人传授男人，按照科条进行，让勤奋的人才能有收获，使他们知道天真的珍贵。我不是要把持仙道不放，苟且地来炫耀它，我只是不想犯下过失。王母真形珍贵，只有勤奋不懈的人才能够得到，也都传授给了刘彻，我以为这太不应该了。"王母笑着说："这是可以宽恕的吗？"上元夫人立即命令侍女纪离容一直前往扶广山，命令青真小童，献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传授给刘彻。不多时，侍女返回，捧着五色玉笈凤文。她从里面拿出六甲之文，说："弟子何昌说，出使前往绛河，摄南真七元君，检查核对群龙猛兽的数目，然后才进行教授。知道王母现在已在刘彻家中，没有想到至尊的天灵，会下降到污浊的地方去。不知王母起居，近来怎样？"侍女纪离容走向前去说："尊母想得到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准备传授给刘彻。"何昌于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彻虽然有成仙的想法，但却不是仙才，怎么能把仙道传授泄漏给一个行尸走肉呢？我何昌最近在上帝那里，看到有上书的人特别多。上书中说：在山林中，可以听到山鬼哭泣，在边远的地方，可以听到孤魂哭号。刘彻多次派军出师，对立功者施以族刑。他忘记应该奖赏有功劳的人，而诛杀征战的士卒，使得战场上白骨纵横，使百姓生活不安。他淫荡放纵，已经受到了上帝的责怪。对刘彻的怨气已出现

在天庭中，不满的喧闹声，大家都能够听到。既然王母有令，我不敢违抗。”王母叹息说：“谈论刘彻行为的人，确实很多，可是上帝也不能把他推走。仰慕仙道的人，要精诚专一，斋戒思错。这样经过一个月，克制自己的欲念，修行善道，敬奉真神，就可以存真守一。这种行动进行一个月，就要再继续修炼一年。在一年中，要思念道术，多次进行斋戒，前往各山祈祷，请求超度，品评自己的功过，这样，也许会把他过去的过错掩饰过去。不过，刘彻从今往后，必须真诚修炼，尊奉上元夫人说的话，不应该再奢侈、淫荡、暴虐，使亿万人家受灾难，让冤魂穷鬼再到处诉冤，让流血的尸体受不到国家的奖赏。”上元夫人于是站立起来，手中拿起八色玉笈凤文，仰天向武帝祝词说：“九重天上有浩浩之洞，太上闪耀着灵辉，天神照耀玄寂，清虚明朗。处于虚境者，玄妙；恪守神气者，长生。意念专一，道术愈完善；越是孤寂，便越加真诚。使自己的形神劳苦，就会使精气安稳，年华茂盛。要传授给刘彻灵飞，以及六丁之术。可以招来左右的神仙，可以走入虚境，可以隐藏自己的形体，可以长生不老，可以青春永在。我把四万年的道术传给刘彻，要在四十岁时，传授给你。如果你违犯、泄漏，一定会遇到灭族的大祸。如果违犯上天的真谛，就会使你沉入到幽冥的阴间，你一定要防止祸事的发生。我要告诉你，你的师主是青真小童君，是太上中黄道君的老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他姓延陵，名阳，字庇华。从外表上看，有婴孩的面貌，所以仙宫中以青真小童作为他的号。他使用的器物，闪着光辉，照耀仙洞，每天都有各种变化。他的才干超群，他游历到扶广，由此开始精于仙道。他住在玄圃，掌管仙职。你就随同老师住在一起，实现你的愿望，不必传授，你就会慢慢地了解。”说完后，上元夫人一一用手指出应该做的，出示给武帝。十二件事都告诉完毕后，上元夫人又告诉武帝说：“所谓五帝，是上天一个方面的精灵，是六甲六位的通灵。如果敬奉他们，就可以获得长生。关于此事的书，上帝藏在玄景台，你一定要严守秘密。”王母说：“这书是三天太上撰写的，收藏在紫灵台中，用灵坛之房隐藏，用华琳盒子封好，用兰茧之帛包藏，用紫罗之素纱缠好，上面盖上太帝的玺印。能够学到它的人，四千年就会一轮回；获得其真谛的人，四万年就会一轮回；升为太上的人，四十万年就会一轮回。不是真人，传给他，就叫作泄漏天道；得到该传授的人，而不传，这就叫做隐蔽天宝；没有限度，妄加传授，这就叫作轻天老；接受了而不敬仰它，这就叫慢天藻。如果泄漏、隐蔽、轻视、怠慢，都会被刀斧杀死，或者被车辆辗死。泄漏的人，要死在道路上，受到重刑处罚，身体要被肢解；隐蔽的人，在来世要变成瞎子和哑巴；轻视的人，要使自己的父母受株连，前往玄都受到处罚；怠慢的人，要暴死，而被抛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并且，后代也要染上重病。这些都是修道的禁律，我要告诫你，不可不谨慎对待。”王母说完，就送给武帝五岳真形图，武帝下拜接受。这些活动做完后，上元夫人自己弹起了云林之璈，又唱起了步玄曲。王母命令自己的侍女回四非随同上元夫人一起唱。歌唱完毕，王母告诉武帝随从者的姓名，以及她们佩戴的冠带、佩物的名称。到了第二天一早，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一辆车离开。人、马、龙、虎，引导的音乐，就与她们来时一样。这时，云彩

翻腾，四处都散满了香气。武帝向西南望去，很长时间，王母和上元夫人的身影才渐渐消失。汉武帝看到王母和上元夫人后，就更相信天下有神仙。后来，武帝把王母所传授的五真图、灵光经和上元夫人所传授的六甲灵飞十二事，自己编为一集，共有一卷，加上诸经图，都装在黄金箱中，用白玉盒子封好，用珊瑚作轴，用紫锦作囊，把它们安置在柏梁台上。他多次斋戒朝拜，烧香洒扫。武帝自从接受道术后，有六年时间，他说起话来清畅高昂。他自己以为神仙真地降临，可以保佑他。这样，武帝倚仗着这些，不再注意以德治国。他又修建台馆，役使万民，坑杀投降他的人，远征少数民族，这就使道路上的行人都充满了怨言。打仗之后，死人的血流满了城中。武帝要做的每件事，下面的人，都要服从。在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日，天火烧毁了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以及他自己撰写的他接受的道术，共四十卷，连同函盒都一并丢失。这是因为王母知道武帝不听从她的教训，所以降下火灾，烧毁了这些经书。后来，东方朔在一天早上，乘龙飞走。看到东方朔的人，发现他从西北方向冉冉升起，仰望了很长时间后，大雾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就不知道东方朔飞向哪里。到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患病，他就前往盩屋西，在五柞宫中歇息。丁卯日，武帝在五柞宫中死去。在未央宫前殿入敛，三月安葬在茂陵。这天晚上，武帝的棺材自己就动起来，发出的声音在宫殿的外面都能听到。就像这样，反复了多次，还能够闻到异常的芳香。当陵修筑完毕，在坟间被大雾缭绕，房门的柱子全部毁坏。大雾经过一个多月，才消失。在武帝的坟墓中，先出现一只玉箱，一支玉杖。这是西域康渠王进献的，武帝特别喜爱，所以随同武帝一起陪葬在梓宫中。四年之后，有人在扶风的市里，买到这两件东西。武帝活着时，在他身边的侍从，认识这两件东西都是先帝所珍爱的，因此他们把这件事报告了官府。官府责问买这两件物品的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从关外来，在市中留宿，第二天，他看到有一个人在车巷中，卖这两件物品，他出价为青布三十匹，钱九万。这位商人确实不知道卖这两件东西人的姓名，事实就是如此。官府把这件事上奏给朝廷，把商人放了回去。朝廷下诏，把这两件东西放到太庙中。另外还有一件事，在武帝病故时，曾下遗诏，要把这经常读的杂经三十卷，随他一同陪葬。在元康二年时，河东功曹李友到上党抱犊山，于岩石中采药得到了这些经书。这些经书都是用金箱装着的，每卷书的后面题着东观臣姓名，记载的日月，都是汉武帝时的。河东太守张纯，就把经书箱一事，向朝廷奏报。汉宣帝问武帝时的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到经书和金箱。冉登哭泣着对宣帝说：“这是孝武皇帝陪葬的东西。臣下在当时都把它们放入梓宫，不知道它们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汉宣帝感到非常惊愕，就派人把经书和金箱放到武帝庙中。按九都九真经说：“得仙道最下者，都要先死。经过太阴后，炼尸骸，度过地户，然后才能获得尸解离开。”武帝陪葬的玉杖，忽然从坟墓中出现，并且，在市中出卖，后来，经书又在山中的洞中出现。如果不是神仙变化的幽妙，又怎么会这样呢?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卷　一

汉武帝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汉景帝曾梦见过有一头红色的猪，从半天云里径直下来，进了崇芳阁。景帝醒来之后，就在阁内坐着，果然看见有一团红色云气，像烟雾一样，从天上涌下来，一下子把崇芳阁的门窗全遮蔽住了。云层上面还有红色的霞光，蓬蓬勃勃地兴起。景帝于是就把崇芳阁改名为“猗兰殿”。后来王夫人在这里生下了武帝。曾经有一群青雀飞来落在霸城门上，于是把霸城门改成“青雀门”。又对原来城门作了一次装修，把檐下的椽木都刻上华丽的图案。后来雀群飞走了，青雀门便又改为“青猗门”。

东方朔，表字曼倩，他的父亲名张夷，表字少平，娶了田家的姑娘为妻。张夷活到两百岁，他的面容还像个孩子似的。

东方朔生下来三天，他的母亲就死了，那是汉景帝三年的事。邻居老妈妈把他捡去抚养着。他三岁的时候对于当时一些神秘的谶语预言，粗略一看，便能背下来读上口；他常常对着天空比比画画自言自语。

有一天老妈妈忽然找不着他了。过了一个月，他才回来。老妈妈气得打了他一顿竹板子。可是，没过多久，他又走了。这一走，过了一年才回来。当老妈妈突然发现他在家中的时候非常惊讶，说道：“你走了整整一年才回来，怎能叫我放心呢?”东方朔回答道：“孩儿不过到紫泥海去了一趟，那里的紫水把我衣服弄脏了，我又到虞渊那边去洗一洗，我是清早去的，中午就返回来了怎么说已经过了一年了呢?”老妈妈说：“你好好告诉我，走了些什么地方吧！”东方朔于是回答说：“儿洗完衣服，在都崇堂暂时歇了一会儿。那里有一位王老大爷请我喝了一杯丹霞浆。我喝下去之后感觉太饱，头昏脑涨，闷得要死。王老大爷又请我喝了半碗玄天黄露，这才清醒过来。又歇了一会儿，我便动身回家。半路上遇见一只草灰色的老虎正在路边趴着，我就过去骑上它往回走。一路上我用拳头捶着它，让它走快点，打得太痛了，它回过头来把我的脚咬伤了。”老妈妈一听，难过起来，叹着气，在自己的青布衣裳上撕下来一条布，给东方朔把伤脚包上。之后，东方朔又出门去，这一走就离家一万多里地。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棵枯树，东方朔感到足伤已经愈合就把裹足的青布解下来，顺手挂在树枝上。那布条化成了一条龙，因而那地方就被人称作“布龙泽”。

东方朔在元封年间曾到广袤混沌世界去游览。他忽然看见王母娘娘在白海之滨采桑。不大一会儿，又来了个黄发老翁，指着老太太告诉东方朔道：“从前曾是我的妻，托形成太白星的精灵，今天的你就是这星宿的精气。我不吃人间烟火，只靠吞云吸气，已经九千



多年。我眼中的瞳子，色已转青，能看见一些幽冥隐藏之物。我三千年一换骨头，洗涤骨髓，两千年还要把骨头刮一刮，把身上的毛发剃一剃。自我降生以来，已经三次洗至骨髓，五次剃过毛发了。

建元二年，武帝修筑了一座腾光殿，站在那里的高台上可以了望四方边远的国家。

这个殿里敲击着光彩夺目的碧玉钟，悬挂着名闻天下的“悬黎”磬，吹奏着八孔的“霜条”箫，歌唱着悠扬的“来云依日”曲子。

东方朔来到皇帝跟前，行礼之后向武帝报告道：“我前些日子曾东游到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那里逮到一只羽毛有九种颜色的幼小凤凰。我看到那里的河川，无论是细流还是急湍都一概是红的。我继续又往西走，经过了一些大洞深沟，在一个幽深的水潭里逮到一条小龙，还摸上来好些海底才有的游动的珍珠。那个山洞以及水潭，就在我们皇家养鱼池——虞渊的西边，那龙泉池在我们五柞宫之北。

那龙泉池中有追云舟，起风舟，侍仙舟，含烟舟。这些船只，或用珍贵的棠木做短桨，或用芳香的木兰和带有斑纹的桑柘做长橹。

武帝又修建了一座五层楼台，以备月下登临。

钓影山，距昭河三万里，常有云雾缭绕，看上去好像山的影子一般。芳香的红藿香草，就生长在这影子当中，人们还看得出来它的叶子是浮在水上的。这里有一条紫色的万里长河，河深十丈，河里有一种“寒荷花”，霜下才盛开，发出浓郁的香味。

山上还建有降灵坛，养灵池。又有五间分光殿，七间奔雷室。还有一个望蟾阁，高十二丈，上头有一面金钟（按：当是“镜”），宽四尺，元封年中有祇国献来的。妖魔鬼怪经它一照，就露出原形，无处躲藏。

都夷香，大小如同一个枣核，只要吃上一片，就会整月不饿。要是把一个小米大小的颗粒丢进水中，一会儿工夫就变成满满一大钵了。

甘泉宫南边，昆明池中有七间灵波殿，那些柱子一色都是桂木做的。风吹过来，发出阵阵幽香。

武帝一贯地迷恋鬼神，曾得到过所谓丹豹的骨髓，白凤的油膏。他命人把青锡磨成碎粉，用苏油和上，在神坛上照明，即使夜里来了暴风雨，这盏特殊材料燃烧着的灯，也绝不会熄灭。还有一种扑灯蛾，如蜜蜂大小，它们一来扑火，内侍就举起麟须做的拂尘来驱拂它们。

元光年间，武帝建起了寿灵坛，坛上一棵挨一棵地栽着一种“垂龙”之树。树的样子很像青梧，十丈高。露是红的，像红果汁一样，那叶上的露洒落到地下，就都变成了珠子。这树的枝桠像是一条倒垂的龙，故名“垂龙树”。又因为它的叶露能化珠，所以又称“珍枝树”。

这寿灵坛高八丈，武帝派董谒去时，坐的是云霞的车辇才升到坛上。夜里三更，听见四野鸡叫起来，忽然间就像天亮的光景，董谒忙出去一看，原来是西王母驾着玄色鸾凤，



唱着《春归》曲来了。董谒只听见王母的歌声，却看不见她的身体。歌声悠扬婉转，非常好听，绕梁三周才停。这时在坛边的无论小草还是大树，枝叶全都摇晃起来，翻动起来，这是因为受了仙乐的感应。

寿灵坛的四面栽着一排排的软枣，这枣树的枝条像是青桂，风吹过来把台阶上的尘土自然就扫干净了。

董谒，表字仲玄，武都郡郁色地方的人。年轻时就很好学，曾经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走到哪里就把图书背到哪里。他嫌那些竹简、骨片实在太重了，背不动；而家里又穷，买不起帛制书，便捡了些树叶来代替书简，说是容易卷起来揣在怀里。他把荆条编成床，找了些鸟羽兽毛来作垫褥，就睡在这上边。

波祇国，也叫波弋国，有一年来进贡，献给武帝一种"神精香草"，也称作"荃蘼"，又叫"春芜"。这草一条根能长出一百根枝条来。像竹子样有节，其皮像丝样柔软，可以织成布，就是所谓的"春芜布"，也叫"香荃布"，坚固密实像洁白的绢。只要握一片这草，就会满室生香，妇女们带上它，香气一个月也不会散。

翕韩国献来一头"飞骸兽"，样子像梅花鹿。因为它通身是青色，所以用青色丝绳来拴它。后来它死了，武帝很痛惜，不让人掩埋，把它挂在上苑的大门外，好常常看到它的形体。它的皮毛全都腐烂，但是骨头架子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深青色。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神异的兽，为了怕它飞走，又拿了一条绳子来把它的蹄子拴住。但是人们后来去看他时候，只见到了所拴的部分，其余的头、尾、及骨骼全部都飞走了。

旦露池之西，有一个灵池。这灵池四百步见方。灵池里长着连钱荇，浮根菱，以及倒枝藻。

所谓"连钱荇"，就是这种荇草像钱一样。所谓"浮根菱"就是这种菱角的根长在水上面，叶子和茎反而沉在水下面。这种菱结的果实很小，皮很薄，味道甜香，叶色半青半白，霜降以后更加美好，因此又名"青冰菱"。所谓"倒枝藻"，就是这种水藻的枝蔓横倒在水中。它每一条藻蔓长九尺多，在水下互相绕着，如同结的一张绵密的大网，要是野鸭、秋凫、沙鸥以及其他水鸟飞来水上栖息，一旦坠入这样藻网，便休想再能飞出，就好像落进扑雀的丝网一样，所以也叫它为"水网藻"。

旦露池中还有转羽舫、凌波舫、凌龙舫等游船，武帝曾经到这里游览宴饮过。

卷　二

元鼎元年，汉武帝在甘泉宫的西边又建起了一座招仙阁。装修十分华丽。用翠鸟的羽毛和麒麟的细毫编成门帘，用青琉璃制成宫扇，床的材料是青色的"火齐"玉，上面还挂着"浮金""轻玉"雕出来的磬。"浮金"，就是一种色泽是黄的，而重量却很轻，能浮在水面上。而"轻玉"，就是那种质地美好洁白而又很轻巧的一种美玉。这里的绣品全精美



绝伦，有的绣着霞光，有的绣着藻龙，有的绣着云烟。这里的丝织品也佳妙无比，有的织着游动的龙，有的织着云中的凤，有的织着翻飞的大雁。等等，不能备述。

阁上燃烧着“荃蘼”香，用香末来燃烧粟米，保证那香味三月不绝。

又端上来一种嵰嵰小枣。这小枣出自嵰嵰山，山面临于碧海之上。这种小枣，一万年才结一次果，样子很平常，有点像今天的软枣，但如果咬一点来尝尝，就会发现枣肉含着膏脂。这枣是西王母亲手送给皇上的。

武帝用这种枣油点上“芳苡”灯，灯光颜色发紫。芳苡灯点燃之后，就有白色的凤鸟和白足的黑龙来到招仙阁旁边玩耍，接着便有一种红脑袋的青鸟引路飞下来，这样迎来了神女。神女曾留下一柄玉钗送给皇帝。后来皇帝把这玉钗又赐给宫人赵婕好。直到元凤年间，昭帝身边的宫女还看见过这把玉钗。后来，黄谏想要，已定好第二天给他看，谁知把匣子打开之后，却有一只白色燕子钻出来，向天飞去了。后来，宫人们仿效这柄钗的样子重新作了几柄，就叫“玉燕钗”，来纪念这个祥瑞。

元鼎五年，郅支国进贡来百斤马肝石。武帝命人把这种珍奇的石子泡在水银中，又把这个水银罐子放进玉柜，柜门用金泥封住。郅支国的人身高四尺，日常吃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种马肝石，颜色半青半白，和如今的马肝一样。把它舂成细末，再和上烧炼九转的金丹然后服用，一年也可以不渴不饿。要是拿它来往头发上抹一抹，那头发白的都黑了。武帝就当场作过一次试验：他把他的臣下都找了来，让他们在甘泉殿列坐着，叫来一个白头发的人，拿了一块这样的石料给他，让他在众人面前去抹头发，只见那人的白发随手过去全都变黑了。因此大臣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不必当长官方伯，只要马肝石就可。”不过这马肝石有很强烈的刺激性，如果不用丹砂来中和一下就不可以接触头发，因为它会使头发折断、脱落。

武帝躺在灵庄殿，把东方朔叫进殿里，和东方朔在青绮窗外处说话，连丝绨窗帘都不垂下来。

皇上向东方朔道：“汉朝继承的是庚运火德，应以什么为吉祥象征”？

东方朔跪禀道：“我曾经过‘吴明之墟’，那地方在长安以东，走过扶桑还有七万里。那儿有座及云山，山顶有眼井，云从那井里冒出来。若是土德天子在位，冒出来的就会是黄云；若是火德天子在位，冒出来的就会是赤云；若是水德天子在位，冒出来的就会是黑云；若是金德天子在位，冒出来的就是白云；若是木德天子在位，冒出来的就是青云。这些都是吉祥的象征。”武帝说：“好。”

元封年中，武帝挂起了传说为秦始皇所开凿、四面等方、孤高耸立的方山图像来招引各方神异精灵。皇帝把东方朔叫来，让他讲一讲那里的奥秘，点起了天下各种异香，计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以及“涂魂香”等。同时也点起一种外国进贡的“青楂”之灯。

青楂树能出油，和漆树一样。割来放在灯碗中，用蜡和起来涂在布上，点燃之后，它的光可以照出好几里地。

武帝修了一座神明台。这台上有九天的通道。台上布置极为华贵：黄金作床，象牙铺座，琥珀为镇，美玉当席。武帝来到这里坐了很久，备好了甜水之冰来作洗濯之用，喝的是瑶琨仙池的绿酒，烧烤了青豹的肉。至于水果，则有涂阴的紫梨，琳国的碧李，仙人们都来了，和大家一块吃。

吠勒国献给武帝四头花犀牛，样子很像水兕，它的角表面有光亮，于是人们就叫它为“明犀”。放在黑暗地方，那角放出的光很亮，都能照出来东西的影子，所以也叫“影犀”。用这种兽毛织成的坐垫，有锦缎一样的花纹。

那吠勒国距长安九千里，在太阳之南。那里的人身高七尺，长头发一直披到脚跟，平时乘坐着犀象拉的车。他们往往乘着象潜入海底去探取宝物，去时住在鲛人的房子里，鲛人一落泪，泪珠落到地上就成了一粒粒明亮圆润的珠子了。这种珠子，也称为“泣珠”。

甜水离虞渊八十里，有一条甜溪，水味道像蜜一般。东方朔游历到这里时，把甜溪的水带了几罐献给武帝，武帝命人把这些水倒进井里，井水从此又甜又凉。人们用这井水来洗头搽身，皮肤就变得柔嫩光滑起来。

瑶琨地方离玉门九万里，那儿的草长得和小麦一样青翠茂盛，割了来酿酒，香味十分醇正。喝上一碗，三十天也醒不过来。但是只要喝一点那甜溪水，马上酒就醒了。

涂山的北坡上有一种梨树，结的梨有一升那么大，还有人说有一斗那么大。颜色是紫的。千年才开一次花，又叫“紫轻梨”。

琳国离长安九千里，出产一种“玉叶李”。这李子颜色像碧玉，几十年才熟一回。味道是酸的。从前，仙人韩终经常吃这种李子，因此也叫“韩终李”。

元封三年，大泰国贡来一头花蹄牛，毛色青白相间，六尺高，尾巴很长，环绕着自己的身子。角尖上有肉，蹄瓣像是莲花。能走长路，力气也大。武帝使人赶着这条牛拉车运石头和铜料，修建望仙宫。它的足印留在石头上出现了朵朵花形，于是有了阳关之外“花牛津”的遗迹。

当时还得着一个奇异的石头，高三丈，长十丈，名叫“龙钟石”。武帝末叶，龙钟石自动陷落地下，地面上只残留一小部分石尾。这就是如今人所谓的“龙尾墩”。

武帝喜欢便衣出行，一天晚上，在长安城西看见一条所谓螭的独角龙在路上游走。董谒过来看了说：“从前夏桀在位，宠幸末喜，曾把她抱在膝上用金簪穿玉螭的肚子玩。眼前的这条螭，肚腹上还留着簪孔的痕迹呢，莫非这就是那条夏桀时代的螭吧？”他又自言自语说：“白龙也好，鱼虾也好，只要落网，都被吃掉。”

武帝说：“这是在试我呢！”

元封四年，修弥国献来一头花骡子，高十尺，通身红毛，斑文皆有日或月的形象。武帝用金沙土制成槽，还用宝物绊上，装着草料喂它。



元封五年，勒毕国献给武帝一种十分微小的鸟。在一尺见方的玉石笼中就装了好几百头。个头像大苍蝇，样子和鹦鹉差不多。它们的叫声几里之外也能听见，像是黄鹄的声音一样。人们因为这种鸟的栖息鸣叫得等到一定时候，所以也叫它"候日虫"。武帝把它们放在宫廷内院养着，可是十来天功夫小鸟们全都飞走了。武帝十分惋惜，再也找不回来了。第二年，却发现小鸟们又飞来了落在宫内的帷幕上，有的还进入人的衣袖。于是给它取名为"蝉"。宫里的嫔妃们都很喜欢蝉，因为，凡是有蝉落到身上的嫔妃，一定会得到皇上的爱幸，到武帝末年这些小鸟都渐渐地自然死光了，人们还很爱它的皮，只要佩戴一点它的皮毛的，也多会得到丈夫的青睐。所以，人们都很喜欢它。

勒毕国的人民身高只得三寸，长着一双翅膀，能说能道，能笑能闹，因而他们的国家得了个"善语国"的称号。在天晴的日子，他们总是成群结队飞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去曝晒，直到把身子晒得滚热了才回家。回到家里喝上一碗丹露饮料。所谓"丹露"，就是太阳刚出来时一颗颗像珠子般透明发光的露水。

太初二年，东方朔从西那汗国回来，带来十枝"声风木"献给武帝。这声风木长九尺，手指头粗细。长在因桓之水的岸上。这因桓之水就是《禹贡》所称为"因桓"的河。它的源头出自甜波。这株因桓河边的声风树上，常常有紫燕、黄鹄飞来落在那里。它果实像油麻。风一吹来，树的枝叶相撞，发出一种玉石的声音，因而名"声风"。

武帝把这种树枝赐给许多大臣。这树枝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这就是能感知主家的祸福吉凶。每逢主家遭难，这树枝就会自己渗出水来，若是主人死了，这树枝就自然断折。相传从前老聃在周代时就已七百岁了，那树枝竟没有渗过一滴水。偓佺是尧时出生的，活了三千岁，那树枝竟然一次也没折断。

武帝于是问东方朔的这种枝怎么样了？东方朔回答道："我已经看见过这树枝三度枯死三度复生了，岂止是渗出点水或折断而已呢！"俗语说："岁数没到一半，枝不汗"。这树枝五千年才出"汗"一次，一万年也不会枯朽。

太初三年，武帝修起了甘泉望风台。台建成后，有一天忽然在那里发现了一枝白色的珠花。武帝十分珍爱这枝珠花，就用锦缎把它盖起来。那珠花在锦缎里面发出光芒，像是清明的月亮在照着一样，于是叫它做"照月珠"。

皇上以后把这个照月珠，装在琉璃制成的筐里，赐给了董偃。

太初四年，东方朔从支提国来。那个国家的人身高三丈二尺，长着三只足，三只手，每一只手或足上各长着三个指头。跑得快，力气还很大，连他们国内的小山也能搬动，又能一口气把山涧中的泉水喝干净。穿的衣服是用海里的青苔编成的。他们玩的时候常常把一头头犀象互相扔来扔去逗乐取笑。

东方朔在吉云地方游历，得到一匹神马，这马九尺高。武帝问东方朔是什么兽，东方朔回答道："从前西王母乘着灵光辇去到东王公的住地。到达之后，西王母解开了那辇马的缰绳，让它在芝田遛一遛，哪知道这匹马竟然吃掉了芝田的草。东王公大怒，就命人把

这马扔到清津天岸边。我到了王公坛之后，看见了这匹马，就骑着它回来了。这一天，我在马上绕着太阳转了三圈才进的我们汉关，关门还没闭呢。我不过是在马背上略略打了个盹，还没醒来就已到家了。”武帝又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呢?”东方朔回奏道：“因为它跑得快而取名为‘步景’，意思是撵得上光线。但是我骑它时，觉得不过是一条走不快的跛足驴罢了。”

东方朔道：“我有十种吉云草，现栽在九景山的东面。这种草两千年开一次花。明年就该是花期了，我特地跑来请假去收获。割来拿它喂马，马就永远都不饿了。”

东方朔又说道：“我往东曾走到地尽头。经过吉云大湖时，看见那儿长着很多这种草，我把它们移栽到九景山来后，就全都不如在原来地点——吉云的情况了。”

武帝问：“什么叫‘吉云’?”

东方朔道：“那个国家的风俗是根据云气来占卜吉凶的。要是有喜庆事，那就会满室都有云起来，五彩斑驳，绚丽照人。这些云气笼罩到花草树木上，就成为五色露珠，味道还是很甜的。”

武帝问：“‘吉云露’能找点来吗?”

东方朔说了声“行”，就往东跑去了，到了日落时分返回，带来一种玄色露和青色露，分别装在青琉璃碗中，每个碗里各装了五盒。东方朔捧着跪献给皇帝。武帝又把这种露水逐一分赐给大臣，大臣们凡是尝到的人，年老的都年轻了，有病的都好了。

尝过这露水的官员共有五位，他们的名字是：董谒、李克、孟歧、郭琼、黄安。

李克，是冯翊人。自称已经活了三百岁了，担着一付草箕子，背着五岳真图来见武帝。武帝待他很客气、很有礼。也称做“负图先生”。

孟歧，是河清县的隐士，年龄大约有七百岁，读到周朝开国时的事情时非常清楚，就像在眼前一样。他曾讲起陪侍周公在摄政当国，登坛告天的一些情景。说当时的成王很小，还在襁褓之中，他还走过去用手抚摸成王的小脚呢。周公当场给了他一柄玉笏。这柄玉笏，孟歧一直都珍藏着，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不时地用衣袖来擦试。玉笏厚度为七分，现在断了。孟歧平时经常切桂叶吃，听说武帝很喜欢神仙，他于是披着草斗篷来晋见皇上。

郭琼，是东郡人，无论是身体还是面貌都很难看，但气度恢弘，不同一般。曾经住在别人家里，总是去要点柴火来点着自己照亮读书。白天睡觉时，不闭眼睛；在地上走路，没有足印。武帝听到他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就点名把他征调了来。

黄安，是代郡人。原来当过代郡地方上的小兵，他说他自己出身既微贱，见识又短浅，连到社会上去给人当个赶牲口的角色也不够格。他每天怀着高尚的心灵在家读书，读完一册，就在地上画一道印来记数目。这样画来画去，时间一长，那平地竟被画成了一个大池子。

人们说黄安的年龄已经差不多有八十岁了，但看上去，他的模样却像个孩子。他平时

常吃朱砂，整个身体都是红的。冬天不穿皮袄。他坐的是一个神龟，这个龟背宽两尺。有人问他说："您坐的这个龟有多少岁了？"他回答道："过去伏羲氏造了网来为先民打鱼，头一网下去打起来的就是这个龟。伏羲顺手把它给了我，我天天坐在它背上，现在它的背已经被我坐平了。这个家伙怕见日月光线，平时总把头缩在龟壳里，要两千年才伸出来一次，从我坐在它背上开始，我已经看见它伸出来过五次头了。"黄安一出门，就把龟背在背上走。根据这个龟的故事，人们说黄安已经活了一万多岁了！

卷　三

天汉二年，汉武帝登上苍龙阁的最高处，望着茫茫无垠的苍穹，心想着神仙的法术。他把方士们叫了来，要他们汇报一些远国边地的故事。别的人都说不出什么新鲜事情，只有东方朔走下坐席，拿着笔进前向皇上跪下。皇上道："大夫，你是要跟我谈一谈吗？"东方朔回答道："是的，我正要向皇上禀告我这次的游历呢——我游历北极到了种火的山，那是太阳和月亮都照不着的地方。有一条青龙衔着烛火在那儿为山的四面照明。那里也有果园、菜圃、池塘、林苑，种的都是些奇树异草。"

有一种"明茎草"，夜晚就像是金灯一样放光，如果折下一枝来当火把，能照见妖魔鬼怪。仙人宁封常常服用这种草，黑夜中倒能看见他肚内的光直射体外。因而这种草也叫"洞冥草"。皇上叫人把这种草切成碎段，和上泥，用来涂在云明馆的墙上，晚上在这里坐着不用灯烛室内也很明亮。这种草也叫"照魅草"。若是拿它来垫鞋底，踩着它，站在水面也不会沉下去。

有一种"梦草"，样子很像菖蒲，但它是红颜色，白天缩进了地里，晚上才从地下钻出来，也叫"怀梦"。因为只要怀揣一片这草的叶片，就能知道夜梦的凶吉，而且能立时得到应验。李夫人死去后，武帝十分思念她，很想要看一看她的样子然而却再也不可能了。东方朔于是献上一枝"梦草"给皇上，皇上揣上它，那天晚上果然梦见李夫人了。"怀梦草"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又有一种"凤葵草"，也是红颜色。长短只得四寸，味道有点甜。长久吃它，身子骨就发轻了，皮肤也柔嫩光滑了。赤松子吃了三年，骑着一条黄蛇深入水底，得到一颗黄色宝珠。这珠的颜色像真金一般。有人说是黄蛇产的卵，所以叫做"蛇珠"，又名"销疾珠"。这颗蛇珠当然是一件宝物，因此民间才有"宁失千里驹，不失黄蛇珠"的话流传，可见其价值。

还有一种"五味草"，刚生出来时味道是甜的，开花时就变酸了。吃下去之后，能使人没有睡意，所以名字叫"却睡草"。末多国献来了这种草。这个国家的人身高四寸。他们用麒麟毛做成布，用大理石当成床。这个国家人的个子虽然很矮小，但他们住的房屋却提倡高大宽敞。他们还把凤凰的毛羽编织成锦缎，用这种缎子做成帷幛。

乌哀国有一种“龙爪薤”，九尺高，颜色和玉石一样碧绿，下锅煎一下就能出油。把这种油和上紫桂做成丸药，吃上一粒，一千年不饿，所以民间流传着“薤和膏，身生毛”的口头语。

有一种“掌中芥”，其叶片像松树果实，要把这种芥子取来一粒放在掌心，吹一口气它就开始生长了。吹一次，长一尺；长到了三次就不再往上生长，这时可以把它移栽到露地上去，要不经过在手掌上吹气的程序，它就不会生长，也不会成活。

吃下这种草，人就变轻了，能够足不沾地的站在半空中。因此也名“蹑空草”。

武帝常看到彗星，为此很不高兴。东方朔折来一根指星的树棒交给皇上。以后，当彗星又出现在天际时，皇上拿起这个树棒向彗星一指，那彗星一会工夫就消失了。当彗星出现的夜晚，野兽全都嚎叫起来，因此彗星另一个称呼，叫“兽鸣星”。

有一种紫颜色的沙果，大得如斗，甜得如蜜，核是紫的，花是青的，研磨之后流出像漆一样浓稠的果汁，这种汁沾一点在衣裳上就洗不掉，因此人们索性用它来染衣服和布料，故名“闇衣柰”。闇衣的意思就是说使衣服颜色变得深暗。

有一种“龙肝瓜”，长一尺，花是红的，叶是素白的，生在冰谷之中，所谓“冰谷素叶之瓜”。仙人瑕丘仲采药得到了这种瓜。吃了之后，千年不渴。瓜上经常都有着一层瓜霜，刮下来尝尝就像蜂蜜渣的味道一样。当武帝上泰山去筑坛祭天的时候，对于跟随着他上到山顶的人都赏赐了这种“冰谷素叶之瓜”。

武帝从自己身上解下来佩带着的“鸣鸿之刀”，赐给东方朔，这个刀有三尺长。东方朔看了看说：“这把刀是黄帝采首山的铜铸成的。一共两把，一雌一雄。现在雄的那把已经飞走了，只是这把雌的还在世上。”皇上临死时候，举起这把刀来，对着东方朔示意，要东方朔把它销毁掉，恐怕别人得这刀。没想到这把刀立即在武帝的手中化成一只喜鹊，红色的，拍起翅膀向云中飞去了。

有一只喜鹊衔着火来到清澈的溪水之上，一下子变成了一条龙。

西域献来一条火龙，高七尺。映着日光看，龙身上的万点鳞光，就像很多支火炬聚在一起似的。

有个孩子远远看见一只黄色的天鹅，白脑袋，在皇帝面前扑扇着翅膀。后来才知道当时东方朔正在皇帝身边，他穿的是黄绫衣，头发斑白。满朝其实都知道东方朔是一个异人，认为他很神，不可思议，人们都测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年龄。

善苑国曾贡来一只螃蟹，长九尺，百只足，四个大夹子，所以命名“百足蟹”。用煮它的壳来熬胶，比黄胶好。亦叫“螯胶”。螯胶比用凤的嘴熬成的胶还要名贵。

武帝曾经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向东了望，看见有一片青云在天边升起，一会儿飞来一对白天鹅，落在高台上，眨眼之间变成了两位仙女。她们在台上翩翩起舞，吹奏着“凤管箫”，弹拨着“落霞琴”，歌唱着青草江南春水绿波的曲子。武帝赶快命人铺开黑海出产的玄色缨络的席子，到处撒上“明天发日”的香，迎接仙女。

那种“发日香”出自胥池寒冷国度。那里有一种“发日树”，说是太阳从云里出来，云又会涌来遮住它，风吹来，树枝摇来摆去，这才把云拂开，让太阳光普照大地了。所以这树又名“开日树”。开日树滴下的汁像松脂一样，用来做成香，就叫“发日香”。

有一种“玄都翠水”，水里生长着菱角，碧绿色。菱角的样子像是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鸡，所以也叫“翔鸡菱”。仙人凫伯子就常来翠水岸边游逛，采了翠水中的翔鸡菱吃，这种菱角吃了下去，就会令人骨骼变轻，身上也要长出来羽毛。

有一种“远飞鸡”，晚上回来挨着人，天一亮就飞往四海尽头去了。每天都是早上去，晚上回来。常常叼来桂枝上的果实，回到南山。有的桂实落到地上，就长出来一棵桂树。树高七八尺，仙人们特别喜欢它。他们把这种桂木铡了锉了用来酿酒，叫作“桂醪”。只要尝一滴桂醪，人的全身都会像黄金一样又黄又亮。

陆通就曾经服用这种黄桂之酒。

祝鸡公善于养鸡，他曾经得到过一枚“远飞鸡”的蛋，于是把这个蛋拿来孵上，后来孵出了小鸡，他就给这个鸡取名“翻明鸡”。翻明鸡跟天鹅一样大小，毛色是紫的，长着一双翅膀，翅下长着眼睛，所以又叫“目羽鸡。”

武帝在望鹄台的西边又修了一座“俯月台”。在台下挖个水池来看月亮，池广袤千尺，登台看去，见月影倒映水中，使宫女扮作的仙人乘着船在水中弄玩月影，因而起名叫“影娥池“，这座台也叫它“眺蟾台”（蟾宫，指月亮）。

人们在这里喝的是一种“云菹酒”。这种酒是用玄草、黑蕨、金蒲、甜蓼等等名贵植物泡制的。吃的水果有青色的樱桃、龙形的瓜、白色的芋子等珍品，还有一种世上罕见的紫基寒蕨，和在地底下开花的气葛。

这种葛很特殊，它在地下开花，要入地十丈才能挖到。它的根倒起长。也叫“金虎须”草，也叫“紫须葛”。

影娥池中有各种游船，如游月船、触月船、鸿毛船、远见船，能载几百个人。有的用青桂树枝作划船的桨，有的用木兰作划船的楫，还把结实的竹子作成篙，搓了石脉作成缆绳。

所谓“石脉”，产于哺东国，虽然其细如丝，但能经得住一万斤重量。它生在石头的断层中，要劈开石头才能取得它。石脉的纤维很长，像麻一样，又名叫“石麻”，也可以拿来织布。

影娥池中又有一种乌龟，每逢月亮圆了的时候，它们就成群地爬到岸上，像一片相连的青色玉璧在沙岸上游戏。所以有“夜未央，待龟黄”的话头。夜未央，指夜半。

影娥池的北边修起了一个鸣禽的园林，那儿长着一种能生出来金子的树。这种树，一经刮掉树皮，就会看到树皮间有许多金子般的碎屑，不过颜色是青的，所以也名“青金树”。

有一种司夜鸡，能应鼓声节拍而鸣叫，不停息。从黑夜到天亮，一更时叫一声，五更

时叫五声，也称为“五时鸡”。

有一种“喜日鹅”，太阳出来时，它就自己衔着翅膀，跳起舞来。所以又名“舞日鹅”。

有一种“升渠鸭”羽毛是红的，每每停在芙蕖上，不吃五谷杂粮，只咂吮点叶上垂落下来的露珠，于是名叫“垂露鸭”，一名“丹毛凫”。

有一种“女香树”，枝叶都很细小。女人们带上它，香味一年都不退。

卷　四

武帝末年，益加喜好神仙方术之类。总和东方朔亲近。

一天，他们又在一处闲聊。

武帝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老，但不知能不能办得到?”

东方朔道：“我能使年轻的不老。”

皇帝问：“得吃什么药呢?”

东方朔道：“东北地方有一种地日草，西南地方有一种春生鱼，吃下去这种东西，就可以不老了。

皇帝又问：“你怎么知道吃了这种东西下去就能不老呢?”

东方朔回答道：“太阳乌——三足乌就总是飞到地上来吃这种草。

不过羲和要驭车，他用手遮住三足乌的眼睛，不让它总下地来吃，这是因为鸟兽吃下去以后，就会闷倦不能动了。”

皇帝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东方朔说：“我小时候挖井，碰上地层塌方，我陷落在地底下好几十年，正在莫可奈何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拉了我，说要领我到生长这种草的地方去。我跟着他走了好久，来到红水泉畔，无法渡过，那人脱下一只木板鞋给了我，这只木板鞋立即化作一条小船，我坐上它渡过了红水泉，这才找到了这片草地。我采了些来立即吃下。”那地方的人民，都以编织珠玉为业。他们邀请我去的房间，布置很是讲究。红云般的帏帐，玄玉雕成的枕头，是在黑玉以及青铜上面刻出日、月、云、雷等等图形。这个枕头也叫“缕云枕”。铺的是用白蛟的毫毛织成的褥子。这种毫毛很柔软，一摸却冰凉，适宜在夏天铺用，又名‘柔毫褥’。还有一种‘水藻屏’，看上去水淋淋的，我怕那水滴下来时要把地毯弄湿，就动手去擦一下，这才知道并没有水，而是它发出的水光，就像真正的水一样。”

武帝所宠爱的一个宫女，名叫丽娟，十四岁。她的皮肤柔嫩细腻，呼出的气比兰草还香。皇上认为普通的衣服或带子都会碰坏她的皮肤，以至于要留下痕印。每逢唱歌，都由李延年伴和，在芝生殿上唱回风曲，唱得庭中花都落了下来。平时把她安置在华丽透明的纱帐之中，为的是怕空气中的尘埃会弄脏她的肌肤。皇帝还常常用根带子缚住她的衣袖，



用层层帏帐把她罩起来，惟恐丽娟会随风而去了。

这丽娟曾在衣服的下摆里缝上些小块琥珀，走路的时候，琥珀互相撞击，发出清脆的音响，她不让人知道这一秘密而说是自己的骨节在响。大家互相传说，认为她是一个非凡之品。

有一种丹虾，身长十丈，须子长八尺，有两个翅膀，鼻子像锯一样，开始在紫桂之林，用长须缠住自己身子，把急流作为栖息之地。

马丹曾经折了一根这虾的须子来作手杖，后来他扔下手杖飞升了，这条须化成为马丹，也在海边。

武帝登上望月台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他抬眼一望，只见南天有三只青鸭，成群飞行着。不大一会儿，这三只青鸭飞来停在武帝所立的望月台上，武帝感到奇怪而高兴。到了晚上，三只青鸭在台的另一端睡了。

日色已经昏暗，武帝命人取来海肺的油膏作成的灯，点燃灵泽布搓成的灯芯条。这盏灯发出微弱暗淡的光，但却照得见每一个隐蔽的角落。只见刚才那三只青鸭已经变成了三个小孩，都穿着一样的青色暗花小袄。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五个大钱，钱上有着鲸鱼图像。孩子们跑过来，把手上的钱放在武帝的小桌子前。大钱的本身是静止的，但它的影子却还在晃动，于是叫做“轻影钱”。

元封三年，数过国献来一头“能言龟”。这头龟长一尺二寸，用一尺九寸宽的青色玉石匣子装着。匣子上面，打了一个洞来通气。东方朔说，只能接来桂树的露水给它喝，别的水一律不行。这个匣子放在高台上通风的地方。

武帝想要卜算休咎时，就叫东方朔去问这头能言龟。龟讲了自己的意见，所说的话，没有不准的。

武帝喜欢一个名叫巨灵的女子。巨灵能钻进武帝身旁放着的青玉小痰盂里呆着，一会儿又出来，一会又进去的，有时候就在武帝跟前玩耍嬉笑。有一天，东方朔进来，他远远就看见巨灵了，于是紧紧地盯着她，巨灵赶快飞跑了，人们看见她已变成了一只青雀。

因她飞走了，皇上为纪念她，于是修起了“青雀台”，青雀台修成之后，时不时的，有青雀飞来，但却再也看不见巨灵了。

好色误国——汉成帝

汉成帝私生活揭秘

赵氏姐妹

赵飞燕、赵合德是汉成帝时人。关于她们的来历，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说，赵飞燕姐妹是官婢所生，其父叫赵临，也是官奴。当时一人犯罪，家族皆受株连。其中一种刑罚是将犯罪者的家属全部充作官家奴隶，政府将这些人分到皇宫或贵族家中为奴仆，男称官奴，女称官婢，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官奴官婢中也有一些是战争中的俘虏。这赵临夫妇就是这类人，其地位之低贱可想而知。他们生下赵飞燕后，因难于抚养，就狠着心把她丢弃在荒野，可到底是亲生骨肉割舍不下，三天之后赵临又去看，见那婴儿居然还不死，赵临不忍心，又抱了回来。赵合德则是稍后生的。飞燕长到十多岁时，成为大美人，然而由于出身低贱，身不由已，被主家送入宫中作官婢，宫中又将其分到阳阿公主家为婢。公主见她人材出众，美不可拟，又兼苗条无比，身轻似燕，就让她学习歌舞，并给她取了个“飞燕”的名字。有一天，浪荡子皇帝汉成帝刘骜去阳阿公主家玩，阳阿公主叫家中乐队奏乐，让赵飞燕翩翩起舞，招待皇帝。赵飞燕自己也料不到，这一偶然之事，便成了她飞黄腾达的阶梯。那色中饿鬼刘骜，看到赵飞燕这等出类拔萃的美丽，又是这等的能歌善舞，岂肯放过？就在宴席上对公主说了，要带飞燕回宫。公主能有这么个讨好皇帝的机会，自然乐于奉献。当天晚上，这位美艳的前官婢就成了皇帝的新宠了。入宫没几天，赵飞燕就对成帝说起她还有一个叫赵合德的妹妹，据她的说法，那合德的美丽简直连她也未必能胜过。成帝一听，急不可耐，赶紧命人将合德迎入，果然又是一位下凡天仙！而且这合德虽然年少，却是天生的床上好功夫，把个刘骜喜得神魂颠倒，给合德取个外号叫“温柔乡”，对人说：“我将老死在这温柔乡中了！”于是姐妹双双转眼间便“由奴隶到将军”了。

另一种说法与此大不相同：赵飞燕姐妹乃是私生子，其生父叫冯万金，是个乐人，在江都中尉赵曼家中做家庭乐师。赵曼对他很好，甚至让他随便出入内室。赵曼生理有毛

病，不能近女人。其妻是江都王孙女，称姑苏主，姑苏主耐不得守活寡，遂与冯万金私通，结果怀了孕。姑苏主假装有病回娘家住了很久，分娩之后才回赵家。这一生是个双胞胎，都是女孩，于是给长女取名宜主，次女名合德，却又冒用赵姓，都交由冯万金带回抚养。十来岁时，两人都同落成美女。不久，冯万金病死，家道衰落，难以为生，姐妹俩流落到长安，自称赵主之子，后来结识了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就投奔赵临，算作赵临养女。因赵临的关系，又进入阳阿公主家学习歌舞。以后的情节则与前说后半部分同样了。

这两种说法虽有不同，但赵飞燕姐妹出身于贫贱之家这一点看来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官奴之女还是流落他乡的乐人私生女，在那个时代都是绝对低人几等的。那么，汉成帝刘骜身为皇帝，却要出身如此低贱的女子为后妃，他不怕失了身份、不怕臣民议论吗？不然。这种观念在汉代皇帝们那里没有多少市场，他们在这方面倒是“开明”得很，“唯美是举”，不问出身的。比如汉成帝的祖宗汉武帝，在自己姐姐家看到一个官婢卫子夫貌美，当场就借口换衣服要卫子夫“侍候”他了，而且马上带回宫中，以后立为皇后。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尚且如此，无德无才的成帝刘骜就更不用说了。

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根本不需经过什么努力，就双双专宠后宫，马上都被封为婕妤——后妃中的第三等，仅次于皇后和昭仪。

赵氏姐妹陷害许皇后内幕

赵氏姐妹二人做了皇帝的婕妤，按说应该感念皇恩，好好过日子了。

然而，正如一切生活中的暴发户那样，骤然的富贵并没有使这姐妹俩心满意足，她们认为，凭着自己的绝顶姿色，凭着皇帝的百般宠爱，她们理应得到比婕妤更高的位置。而作为姐姐的赵飞燕，更是野心勃勃，她的目光盯住了皇后的座位——假如命运果真垂青，把皇后的宝冠赐到她们二人头上，按照封建礼教中的长幼有序，那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她。

这时的皇后姓许，是前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才貌双全，为人比较本分。然而因为以皇太后王政君为靠山的王氏外戚集团与许氏外戚集团争权，许嘉败北，被撤了大司马车骑将军之职，许皇后不免因此受到冷遇。加之她虽曾生过一子，但早已夭亡，以后再未生育。在那个时代，一个无子的女人，即便是皇后，也是不免气短的。而且朝中的王氏掌权人物王凤之流总在找借口攻击她，所以，她虽贵为皇后，但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宝座并不牢固。而正在这样的时候，她的对手中又多了一个赵飞燕姐妹——这很容易理解，不打倒许皇后，赵氏姐妹何能与皇后之位有缘？

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赵飞燕上书诬告许皇后的姐姐许谒买通术士以巫术诅咒大将军王凤和宫中已有身孕的王美人，并说其幕后指使者就是许皇后。这种无凭无据的告发居然大获成功，因为成帝对许后已经厌倦，而皇太后王政君正巴不得有这么个理由整倒许

氏家族，于是许皇后立即被废黜，后来又被逼令自杀。成帝的另一个先前也颇得宠的婕妤班氏也被牵连，退处冷宫。赵氏姐妹搬掉了上爬路中的主要障碍。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赵飞燕被正式立为皇后，赵合德则升为昭仪，姐妹俩不仅专宠，而且地位之高在皇帝妻妾中也无人可及了。

赵氏姐妹秽乱宫闱秘密

然而赵氏姐妹也还有不满足不如意的事情。这主要是两点。首先，尽管她们两人几乎“承包”了皇帝，轮流陪侍皇帝——飞燕住在远条馆，合德住在昭阳殿，皇帝刘骜一般就轮流在这两处过夜，后宫其他佳丽几乎无法染指——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姐妹俩竟没一个能生育，不要说儿子，连女儿也不见一个。一连好几年都如此。这可是件要命的大事情。皇帝们喜新厌旧，这是规律。而自己如花似玉的容颜却不能永久保持。倘生有皇子，将来自然母以子贵，不成问题；而没有儿子，一旦人老珠黄，皇帝一脚踢开，那时何处是归宿？因此，只要有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争取生个儿子，两人中能有一人生也好。这成了赵氏姐妹一块大心病。而其次，这两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居然还是感到寂寞苦闷。尽管只隔一晚两晚就能陪侍皇帝一夜，但中间毕竟有独寝孤床的时光。再者，那皇帝长此以往在两人中间周旋，而且这风流子还不时瞒着赵氏姐妹去“幸”其他妃嫔宫女，简直就没有一天得闲，淫佚过度，精力不济，所以也难以让那两位处于旺盛期的美人得到满足。在这方面，赵飞燕更甚，因为在她们两个之中，皇帝更喜欢到她那“温柔乡”妹妹那里去，她得幸的机会相对要少一点。因为是姐妹，所以也不便发作。

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赵氏姐妹的办法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说白点，就是私通别的男子。她们认为自己不能生子，原因在皇帝身上，应该再找其他男人试试。而这办法同时又可解决她们的性饥渴问题，可谓一石双鸟。两人中，又以赵飞燕对这办法尤感兴趣，是最积极的尝试者。

在西汉时代，宫中的“男女大防”远不如后世那般严格。当然，宦官早已使用了，但少数非宦官的真男人也可以某种身份或某种理由出入后宫。例如那时的常侍这种侍从官，后世全用宦官，但当时却是杂用士人的。而宫中不少官奴也是没有阉过的。这便为后妃们的淫乱创造了条件。

有一名官奴，名叫燕赤凤，这家伙勇武过人，矫捷异常，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人都看中了他，一来二去，两人都与他勾上了。那燕赤凤体壮如牛，应付她们两人倒也游刃有余。他成了汉成帝的“替身”，晚上也轮流分宿两处：如成帝在飞燕处，他就宿合德处；反之则宿飞燕处。久而久之，飞燕姐妹之间也不免生出一些小小妒意来。一天，宫中上灵安庙，鼓乐作曲，说也凑巧，乐队所奏的歌曲中有一首名曰“赤凤来”。赵飞燕听到，故意问合德：“赤凤为谁来？”合德答：“赤凤自然是为姐姐来，难道还为别

人吗?”这话勾起了飞燕的一丝妒意，发了雌威，骂了合德一顿。合德说：“姐姐，你忘了当年我们穷困时没被子盖两人拥挤着取暖的事吗？今天富贵了，何必拿这样的事情互相过不去呢?”飞燕有点惭愧，于是和好如初。成帝刘骜也模模糊糊听说了此事，就问赵合德是怎么回事。合德掩饰说：“‘赤风’就是指皇上您啊。汉为火德，所以这样称呼您。皇后见您经常在我这里，有些嫉妒，所以才有那点口角之事。”那皇帝信以为真，深为自己能使两个美人吃醋而感到高兴。

汉成帝在太液池中造了座高台，华丽无比，经常带着飞燕姐妹去上面饮酒作乐。他最喜欢看飞燕跳舞，专门在台上建了一座小台，是赵飞燕的专用舞台。一天，赵飞燕正跳得高兴，忽然刮起一阵狂风。飞燕身轻，台高风猛，一时间飞燕眼看就要被风刮跑。成帝赶紧命令最靠近飞燕的侍从冯无方抓住飞燕，无方一个箭步冲上去，握住了飞燕的双脚，飞燕在冯无方掌中托着，在风中作飘然起舞状。后世遂有飞燕能作掌中舞的传说。从那以后，赵飞燕又看中了奶油小生冯无方，又与无方通奸。而成帝认为冯无方救护皇后有功，大加赏赐，还准许他出入飞燕宫中，这自然正合赵飞燕心意。

赵飞燕先后私通了好几个男人，虽然欲望得到了暂时满足，但还是腹中空空。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宫中辟了一间密室，说是祈神求子之所，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其实那里是她专用的淫乐场所。她暗地令人找了十来个英俊男子，轮流在室内与她淫乐，有时甚至一次同时有几名男子。她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既可使自己的淫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又可“广种薄收”，达到生子目的：与十几人轮流交合，难道总碰不上一回能怀孕的吗?

没有不透风的墙。赵飞燕如此大规模地乱搞滥交，岂能瞒尽宫中人？这种事她又必须求助于下人，比如召来宫外男人，就必须由下人去办。而十来个陌生男人长期来往于后宫，尽管秘密行事，但若要人皆不知，根本不能。有一些知情者，或出于对赵飞燕的不满，或出于“立功受奖”的动机，便把这事捅到皇帝那里去了。可是，这些告密者没有料到，赵合德早就在成帝身上打了预防针。她经常对成帝说：“我们姐妹俩出身贫贱，承蒙皇上错爱，得有今日。可这必然会引起许多人嫉恨。而且我姐姐性情急躁，有时对下人过于严厉。所以，肯定会有人说我们、尤其是说姐姐的坏话，甚至会捏造罪名诬蔑我们。皇上，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好色的刘骜对这千娇百媚的美人，从无不依之理，连叫“放心放心，我不听就是了。”那些告密者不知这些，把小报告打到皇帝那里，皇帝不仅不信，而且还觉得合德果然有先见之明，于是告密者们全都丢了脑袋。从此，赵氏姐妹在宫中更是为所欲为，闹得沸沸扬扬，丑声传遍宫闱，可再没人来管这些事了。

争宠固宠

尽管赵氏姐妹作出了尽可能的努力，但她们不争气的肚子依然故我。看来，要想生下

皇子、以后当名正言顺的皇太后，这对她们来说，只能是一种美妙的幻想了。为了保住皇帝的宠爱，巩固自己的地位，得另作打算。姐妹俩不知密谋了多少回，最后达成共识，定出了“大政方针”：一、设法找个冒名顶替的假皇子；二、如办不到，则坚决阻止其他妃嫔宫女生子。不如此，将来的皇太后位子，甚至目前的得宠，都将受到致命威胁。

首先，姐妹俩一起对成帝展开攻势，撒娇献媚，使泼耍赖，什么手段都使了出来，硬要成帝答应她们的一个要求，即：不是她们两人生的儿子不得立为太子；除了她们之外，成帝不得再去宠幸别的女人。可笑的是，对这等荒谬的要求，那浪子皇帝也居然答应下来。当然，他不见得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赵飞燕随即导演了一出假孕的把戏。她的打算是，假装怀孕，然后从民间秘密找一个新生婴儿冒名顶替。她有一个心腹宦官王盛，为人颇有心计。王盛对赵飞燕说：“皇后要装怀孕，就不能让皇上来您这里过夜，如果他与您在一起，马上就会看出破绽。您可向皇帝奏明，说自己好不容易怀孕，分娩之前不敢再侍奉皇上，免得触动胎体而小产。”赵飞燕依计而行，皇帝果然不再来她那里过夜。她也就填起个大肚子骗人说怀孕了。到了该“分娩”的日子，赵飞燕密令王盛出宫秘密寻找刚生的男婴。王盛第一次用一百两金子买到一个，装在箱里带进宫来，不料揭开一看，早已死了。王盛明白了，说这是因为自己疏忽，未在箱上开气孔，所以婴儿给闷死了。他马上又出宫去设法买到一个，这回他又如法炮制，放在开了气孔的箱中带回来。婴孩倒是平安无事了，可又有了新的麻烦：婴孩一到离皇宫大门不远的地方就放声大哭，王盛作贼心虚，不敢贸然行事，试了几次都不行，只好作罢。回来报告赵飞燕，赵飞燕无可奈何，只好派人去报告成帝，说自己生了个皇子，可却是个死婴。皇帝叹息一声，也就算了。

这些努力全告失败。赵氏姐妹只得死了这条心，退而求其次：阻止其他妃嫔宫女生育皇子。这一点，对统治后宫的她们来说，倒是不难实施。办法很简单：凡怀孕的，强令服药打胎，这还算是发善心，更多的是干脆杀掉；而对那些未能防止其怀孕而生下皇子的，则所生之子一律杀掉，生子的妃嫔宫女当然也少有能幸免于死的。

汉成帝虽然与二赵有约，说不御幸其他女子，其实这风流家伙哪里能遵守？他照样瞒着赵氏姐妹不时偷空去找其他妃嫔宫女。二赵也知道他这个癖好，加以严密防范。然而，对一个皇帝来说，要想控制他的行为是难以办到的，即使他晚上都宿在二赵处，但白天却管他不着。因此，还是有不少妃嫔怀孕。这些人中凡生了儿子的，无一例外地遭到二赵的摧残，没有一个皇子能够活下来。这个行动，赵飞燕大抵不直接出面，而由赵合德去办。因为飞燕是后宫之主，自己出面，倘有失手，不好收拾；若合德失手，还有她打点。

中宫宫吏曹宫被成帝所“幸”，生下一子。赵合德闻讯，即派宦官田客去“办理”。田客指使掖庭狱丞籍武前往曹宫处索要孩子，曹宫心知不妙，哭着对籍武说：“请你藏好胎衣，你也知道这是谁的孩子！”籍武不敢下手，把孩子藏在暴室狱内。三天之后，田客来要结果，籍武实话相告，并说：“杀了这孩子，我难逃一死；不杀，我也是一死！还是让

皇上知道这事吧！”他写了一道简单的奏章，请田客转呈皇帝，大意说：“皇上还没有儿子。皇上的儿子，不管他的母亲出身贵贱，他都是皇上的亲骨肉。请皇上留心这件事情！”也不知田客到底把奏章交给皇帝没有，反正一会儿他就出来，叫籍武于当夜五更时分秘密将孩子交给宦官王舜。看来，就连田客这样的人也对赵氏姐妹的残杀无辜婴儿的行为不以为然。籍武照办后，王舜又将孩子秘密交由宫婢张弃哺育。但是这孩子终于未能保住，几天后，赵合德就侦知此事，派另一名宦官李南将孩子抢走，从此孩子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连孩子的母亲曹宫，赵合德也不放过，派人送去毒酒，还写了一张字条给曹宫：“你赶快服下这药，不要再想活了！原因你自己明白。”曹宫气愤地说：“我早知道是她们姐妹干的！我儿子长得像孝元皇帝，可他如今在哪里？我死不足惜，怎样才能使皇太后知道她们的阴谋？”曹宫死后，连曹宫身边的六个宫婢，赵合德也一并杀掉，以免泄露秘密。其实这事已被许多人知道。

一个地位很低的掌花宫女朱氏，有一天也生了一个儿子。大约因她太过默默无闻，所以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她怀孕。赵合德得知，气急败坏，命令宫吏蔡规：“马上给我把那孩子拿来！”蔡规将孩子抢来后，赵合德当场命令蔡规：“你给我杀掉他！”蔡规不禁有些犹豫，要知道这是皇帝的儿子啊！赵合德见状，大喝道：“无用的东西！我重金厚禄养你是干什么吃的！你再慢吞吞的，我连你一起宰掉！”蔡规无奈，只好抓起婴儿，朝殿柱下的石礅上用力一摔，顿时成了一团肉饼！

而杀死许美人生的皇子一事更是骇人听闻——居然是赵合德逼着汉成帝一起干的！

许美人在妃嫔中地位不算低，也得到皇帝一点宠幸，封锁消息也比较容易，一直到生下儿子，赵氏姐妹还不知道。许美人清楚地知道二赵的狠毒和阴险用心，她先报告了汉成帝，意思是希望皇帝能保护她母子二人。哪知道那大浑蛋皇帝转背就在赵合德的床上把这事说了出来。合德一听，发疯般闹将起来，一边大哭着责问成帝：“你常骗我说你只去皇后那里，别的地方都不去，那这许美人的儿子是从哪里来的！你这回是要立许某做皇后了吧？你不拿我们姐妹当人看，我也不想活了！”一边装模作样从床上滚下去，呼天抢地，手足乱擂，又把头朝墙上乱撞，说：“赶快送我走！我不想留在这里了！我死了算了！”刘骜这昏虫被她闹得没了主意，自己动手去扶赵合德，不知所措地安慰那女人：“我好心告诉你，你反而发火，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人真是不能同你说话呀！”闹了一阵子，赵合德爬起来坐在床上，抽抽泣泣地说：“皇上先前曾与我姐妹有约，说决不辜负我们；现在却又与许美人生子，这明明是辜负了我们！这叫我们怎么活啊！”成帝百般安慰，赌咒发誓：“我答应过你们，不会让任何人超过你们的，这点你放心好了！”赵合德仍不答应，撒娇使泼，逼着成帝杀掉许美人所生的儿子。那个古今罕有的蠢驴皇帝竟然答应照办，他当着赵合德的面写了一道诏令，交给宦官勒严，说：“你拿这道诏令给许美人，她会交给你一件东西，你将这东西放在饰室门帘的南边。”过了一会儿，勒严果然拿来了一只苇草箱，里面装着新生的婴儿。刘骜和赵合德令勒严走开，又叫赵合德的车夫于客子将箱子打开，证

实是那个男婴后，于客子也奉命离开。然后，汉成帝刘骜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居然眼睁睁看着赵合德把自己的儿子掐死在箱中！事后，他们叫了于客子进去，将装有死婴的箱子拿出去，交给狱吏籍武埋掉。

就这样，汉成帝刘骜在位二十六年，先后曾生了多少儿子，谁也不知道。总之，他最后是弄了个“断子绝孙”！

赵氏姐妹死亡原因探幽

赵合德之死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尽管赵氏姐妹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要保住自己的富贵前程，但她们的最终结局却是：双双不得好死。

被赵氏姐妹弄成“孤家寡人”的汉成帝，到了晚年，在皇太后王政君的干预之下，不得不考虑立太子的事了。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从皇族中找一个最亲而信得过的子弟来充数。这时，成帝的侄儿、定陶王刘欣与祖母傅氏一起来京朝贺。探知此事后，傅氏便打了这个主意，她知道成帝对刘欣父子印象不错，当年成帝甚至还曾有过传位于刘欣之父刘康的念头。而皇太后王政君对刘欣父子也没有什么恶感。可以设法让刘欣坐这东宫之位。傅氏也知道，对成帝最有影响的，还是赵氏姐妹。而且赵飞燕位为皇后，立太子之事没有她同意是不好办的。于是傅氏用了一批宝物去打通赵飞燕关节。赵飞燕答应了，因为她考虑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生出或弄到一个皇子了，当然也无法阻止立太子之事，这事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皇太后王政君和大臣们是不会容忍她去阻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如立一个对自己感恩的人了。

绥和二年（公元前 7 年）三月十八日，汉成帝突然死去。成帝素来身体不算差，此前又没有病，所以人们对他的死因议论纷纷。当时传说是赵合德喝醉了，在拿淫药给成帝用助兴时，本应给一粒，却进了七粒，致使那皇帝精竭而死。皇太后王政君下诏，令大司马王莽会同廷尉等人查清此案。赵合德见靠山已倒，自知不免，叹息说：“我曾将皇帝如同婴儿般耍弄十余年了，也不算枉此一生了，如今哪能再和这些狱吏们争论那些床上之事?”当即自杀而死。

赵飞燕死亡揭秘

成帝死后，太子刘欣继位，即汉哀帝。哀帝对赵飞燕拥立自己为太子时的帮忙还是记得的，他尊赵飞燕为皇太后，并封飞燕弟弟赵钦为新成侯。

过了几个月，司隶校尉解光等人上书哀帝，揭发赵飞燕姐妹残害皇子之事，并将各案中所涉及的证人证据都弄到手，无可辩驳。太皇太后王政君十分恼怒，想要严惩赵飞燕。但此时的皇帝却袒护赵飞燕，把事情都推到赵合德身上。而事实上那些事也大多是赵合德出面干的。所以，哀帝不肯追究赵飞燕的责任，只将赵欣做了替罪羊，撤职免爵，流放边地了事。王政君一时也无可奈何。

赵飞燕虽然躲过了这一关，但她也只比她的妹妹多活了六年，同样是自杀而死。

元寿二年（公元前 1 年），汉哀帝死了。王政君与大司马王莽做主，立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为帝，即汉平帝。一切政务由王政君委托王莽处理。王政君立即着手收拾赵飞燕。她先下一道诏书，以“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的罪名，贬掉赵飞燕的皇太后位号，仍称“孝成皇后”，将赵飞燕赶到北宫居住。还不到一个月，再下一道诏书，说赵飞燕罪大恶极，应废为庶人，罚往成帝陵园守园。

赵飞燕当天就自杀了。

乱世奸雄曹操

曹操的本来面目

曹操家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生，是西汉初期名相曹参之后。年轻时机警过人，善用权术。东汉末鉴人之风盛行。当时以知人著称的桥玄曾劝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桥玄话说不久，即爆发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曹操果然发迹，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在镇压这场起义中，各地军阀乘机拥兵自立，相互攻伐，汉室江山岌岌可危。汉朝大臣董卓势力很大，掌握着中央政权。各地诸侯结盟兴兵，共讨董卓，曹操也参与其中。这时的曹操，兵少将寡，位卑言轻。与袁绍等汉室旧臣相比，本无足轻重。但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出色的才干，过人的胆识，崛起于群家诸侯之中，逐渐成为有力的政权争夺者。

有人曾对曹操作过如此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本人对此评论十分满意。他生逢乱世，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手段，不仅不能戡平战乱，重建朝纲，建立不朽功业，即使想退保一方，全身躯，保妻子也甚为不易。既然不能做治世的能臣，只好做乱世的奸雄。

历来的攻击者，往往注意到曹操奸诈狡猾的一面，而忽略其大智大勇的雄才。实际，奸诈狡猾必然有大智大勇为前提，如其不然，只配算一奸诈小人，根本称不上什么“雄”。曹操的雄才，在他与袁绍的官渡决战中可见一斑。

袁绍出身显贵，数世公卿。在十八家讨董卓的战役中，以其门第的显贵和实力的强大被推为盟主。如果就影响和力量看，袁绍完全应该打败曹操，夺取天下。不过，袁绍不仅缺乏曹操之奸，更无曹操之雄。早在他们共讨董卓之际，俩人曾经讨论过攻取天下的战略。袁绍认为：“吾南据河，北祖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听后颇不以为然，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若以险固为资，则

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一个以险固为资，凭借力量取胜；一个以道御天下，随机应变。在俩人谈话之间，高低胜负之分已清楚可见。曹操在官渡决战之前，采纳荀彧程昱等谋士的高见，将汉天子抢到手中，从而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尽管人们可以说这是曹操的奸计，但取得汉家正统的象征性名号，从而使自己的地位高居各地诸侯之上，却正是曹操雄才大智的体现。在官渡之战的关键时刻，袁绍的谋臣许攸就曾建议，一面与曹兵相持，一面分兵迎取天子，釜底抽薪，以夺曹操之士。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官渡之战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可惜的是，袁绍只是相信武力的匹夫，既无雄才，又无奸诈，拒绝了许攸的建议，把这样一位有识之士拱手送与曹操。许攸投奔曹操，献上一份厚礼：袁绍运粮计划。曹操闻听大喜，用计不疑，一把火烧了袁军的粮道，也烧掉了袁绍"南向争天下"的痴梦。官渡之战胜利了，既是奸雄的胜利，又是智勇的胜利，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无确切的界限。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人们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最令曹操背奸贼骂名的事情，就是曹操与汉朝天子的关系。东汉末年，汉室的大权在外戚和宦官手中轮流执掌，两派势力你争我斗，不仅朝政之权旁落，就连皇帝的生死也掌握在他们手中。董卓诛灭宦官，废掉少帝刘辨，改立献帝刘协。此时，汉朝皇帝只存一空名，天下人谁都知道，汉祚将尽。曹操以兵劫天子，自为丞相，权倾一朝。到他统一北方后，更是不把汉献帝放在眼中。建安十八年，曹操自立为魏王。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爵魏公，用天子车服，出入警跸。

治世之能臣

历来许多人都认为曹操有篡汉之心，既然曹操是汉相曹参后人，数代食汉俸禄，就应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谨守臣道。否则就是不忠，即为汉贼。这种说法实在愚腐不堪。汉末大乱，天下人所争夺者，皇位而已。不但曹操有篡汉之心，就是包括袁绍、袁术、孙坚父子等人在内的各家诸侯，谁不心存侥幸，希望打败群雄自立为帝呢？曹操凭借自己的智勇，统一了北方，当然不会将一个早就名存实亡的皇帝寡人放在眼中。我们不应当责备一个封建时代的豪杰，因为这样的社会，就是在刺激人们的皇帝欲望。皇帝的尊严，皇帝的权力，皇帝的享受，皇权的世袭，谁人不心向往之？况且，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既然汉家开国者能从其他人手中夺走天下，曹操这样的济世之才，为什么就不能照此办理呢？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国家百姓的贡献上，我们就会觉得曹操可能是汉家奸贼，但却是百姓的功臣。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采取各种措施，使连年战乱的北方，渐渐出现生机，人们生活得到改善，经济生产得以恢复，早在建安元年，曹操就采用下属建议，开始屯田。当时，战争使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灾荒岁起。各地诸侯军队以抢掠百姓，补充军粮的不足。饥民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食人惨状。曹操诗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象，就是

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曹操下令，仿效汉武帝屯田之举，在州郡设置田官，招募农民屯田。屯田不仅解决曹操军队的粮食供给，而且缓解了农民的饥苦。这是曹操的重大贡献之一。

此外，曹操还修齐文治，整束军队。建安八年，曹操命令五百户以上的县设置学校官员，选拔年轻学子人校读书，以做官吏后备。在诸侯军队中，曹操士兵纪律最为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本人善于运用个人形象，以身作则。著名的“割发代首”的故事，就是曹操权谋的具体应用。

在曹操统治下，北方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比之东汉末年真有天壤之别。如果用是否利于国计民生的标准衡量，执掌大权的曹操虽无意做汉室忠臣，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运用个人权威和地位，给天下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真可配治世能臣之称。

不管曹操自立魏公还是进爵魏王，他仍然是汉朝的臣子。在他生前并未篡汉自立，还是保留了汉献帝的皇位。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天下未定，东南有孙权，西南有刘备。以曹操的权力而论，取代汉室只是反掌之劳。但他的雄心大志是要做统一国家的君主，并非割据北方的帝王。这也正是曹操“雄”的一面。

曹操之所以被称为“奸雄”，还有一些社会思想的深刻原因。在东汉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战争的动乱，生死之无常，开始使人们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世界究竟是有常有序的，还是无常无序的？儒家的各种礼法道德，究竟是肯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束缚个人的自由发展？魏晋时代的名教之争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上的犹豫徘徊。玄学的勃兴，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实用主义的权变之术。这也正是人们指责曹操为奸雄的内容之一。

曹操奉行权变之术，只要有助于他平定天下的事他都干，有助于他成就大业的人他都用。在用人之道中，最可看出所谓奸雄的一面。建安十五、十九和二十二年，曹操连下三令，求举贤才。他认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那么很难成就霸业。故而要求各地官员，将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不惜舍弃道德礼法，唯才是举的政策，在正统儒家守道者看来，当然是奸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了解曹操身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思想的变化，也就不会过分苛求于他了。实际上，正是由于曹操不拘一格地广开才路，使用了各种真正有专长的人才，方能完成开创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魏国基业。

曹操的奸雄，在今天看来，不过是政治家们的共同品格。以一人之力驾驭天下万众，没有权谋，或叫奸诈是不行的，而仅靠奸诈没有个人雄才更是不行。政治家们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坚定自己的目标；又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这也就是曹操这位奸雄的真正面目。

曹操不称帝

南征北战

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在群臣的要求下，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曹操的儿子魏王曹丕。曹丕称帝（史称魏文帝），正式建立了魏政权。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封他四个儿子为列侯，追尊曹操为武皇帝。

曹丕能够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全靠曹操创造的条件，打下的基础。

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任司空，开始控制朝政之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公元213年被封为魏公，公元216年又晋爵为魏王，并立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皆称公主。魏公、魏王有王都，在邺城。魏国也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等官，在形式上已经和皇帝没什么两样了，只是魏王在名义上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汉献帝已成曹操手中的傀儡，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实权都掌握在曹操手里。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直继续二十四年（公元196年——公元220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除了和其他地主武装集团进行长期斗争，逐步兼并群雄，统一北方外，还和刘氏王室势力进行了反复较量，镇压了内部的反叛势力，消除了异己。

公元200年，曹操镇压了车骑将军董承等人的谋反。公元214年，献帝伏皇后（伏寿）串通她父亲伏完等密图曹操，也被发觉，伏后和她两个儿子以及伏氏宗族一百多人被杀。公元218年，少府耿纪、太医令吉本等又一次策动政变，想挟持献帝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结果也兵败被杀。公元219年，任西曹掾（音怨 yuàn）的魏讽，乘曹操出征汉中的机会，聚众谋袭邺城，被人告发，牵连而死的有数千人。到这时，取代刘氏的障碍基本清除了，但曹操自己仍然没有当皇帝。

早在公元210年，曹操曾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表明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志向和无“篡汉自立”的野心。令文中有这样的话：

“董卓作乱，我举义兵，占领兖州，破降黄巾，讨伐袁术，灭掉袁绍，占据河北，直下荆州，克平天下。如今我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达到顶点，已经超过我的愿望。假使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或许有人见我势力强盛，又生性不信天命这类事，在私下议论，说我有不逊之志，想称皇帝，妄加猜测，使我不安。胡亥杀蒙恬，蒙恬说：‘自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受秦国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万，势力足以背叛，然而我自知必死，还是坚守大义，是因为不敢玷辱先人之教而忘记先王啊！’每当我读到此处，没有一次不感动得流泪的。然而，想让我放弃所统率的军

队，回到武平侯国（时曹操为武平侯）去，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我确实怕放弃了兵权，被别人所谋害。这既是替子孙打算，也是为国家着想，不能为慕虚名，而遭受实祸。我的封地有四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江湖没有安静，我不能让位。至于封邑，可以退让。现在我把二万户交还国家，只享受武平县一万户的赋税，以减少别人对我的诽谤，也稍微减轻我的负担。”

在令文中，曹操反复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这是在赤壁之战失败，形势出现对他不利的情况下，反击政敌，安抚拥汉派的一种政治手段。同时也公开表明了他要牢牢掌握军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其实，曹操并不是真地不想夺取刘家天下，当条件具备时，他是会这样做的。

公元219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给曹操上书，歌颂功德，称为“天命”，劝他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这封信，出示给群僚们看，并说：“孙权这小子，竟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他说这句话一方面是指出孙权并非真意，一方面也是想看看群臣的态度。这时，文官以侍中陈群为首，武官以将军夏侯惇为首，懂得曹操的意思，便趁机向曹操劝进。陈群说：“汉朝到现在仅剩一个名号而已，一尺土地，一个老百姓都不归汉朝所有，期运早已尽，历数早已终。所以早在桓帝、灵帝时期一些宣传谶纬的人都说‘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指曹操）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群生注望，远近臣服。应该畏天知命。”夏侯惇也说：“天下皆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为百姓所归的，就可以作天下之主。现在殿下征战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民百姓，为天下人心所归。当皇帝既应天，又顺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曹操考虑到自己老了，身体又有病，不能久存于人间，称帝不一定有利，还是留给自己后辈更合适。于是他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即使当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自己也不当；要像周文王给周武王创造条件那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当皇帝。没有一个月，即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就病死了，终年六十六岁。

临死立遗嘱

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说：

“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至于小的忿怒，大的过失，不应当效法。天下还没有安定，不能遵守古代制度。我有头痛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穿的礼服要像活着时一样。安葬之后，文武百官便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们都要各守职位。入殓时穿一般的时服，埋葬地邺城西面的山冈上，跟西门豹的祠堂靠近，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一生提倡俭约，反对厚葬，临死时还念念不忘。由于曹操的提倡，一时造成一种风气，有的官吏穿了新衣，坐了好车，舆论就说他不廉洁，反之，就说他廉洁。这固然是

一种表面的看法，但经曹操的提倡，使过去的那种奢侈淫佚的恶习，有一定改变，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虽然曹操没当皇帝，但由于他已经控制汉献帝，并为他的儿子正式“篡汉”创造了条件，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下，过去人们往往把他当成篡汉奸臣，而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曹操为美人损兵折将

贪美色埋下祸根

建安二年（公元197）正月，曹操亲率十五万人马讨伐张绣。

曹军兵分三路，以夏侯惇为先锋，从许都（今河南许昌）出发。曹丕和长兄曹昂、从兄曹安民随征。

张绣是武威祖厉（今甘肃会宁西北）人，董卓部将张济的族侄。随张济起兵，立了军功，当了建忠将军，封了宣威侯。张济自关中引兵攻南阳，被流矢射中身亡。张济死后，张绣接收了张济的队伍，以贾诩为谋士，联合刘表，屯兵宛城（即河南南阳），随时准备犯关夺驾。

曹操得到这个消息，便亲率大军前去讨伐张绣。

曹操此时的身份是司空，行车骑将军。

原来，曹操在建安元年的春天，准备迎接献帝。黄巾军首领何仪等各率众数万人投奔了袁术，被曹操击败，何仪等率众投降。献帝拜曹操为建德将军，不久，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献帝欲归洛阳，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至闻喜县。刘备与袁术争徐州，被吕布袭破，刘备投奔曹操。曹操上表朝廷，使刘备为豫州牧，屯驻小沛（今江苏沛县），以拒吕布。七月，献帝至洛阳，洛阳经过战乱，已残破不堪。曹操领兵至洛阳见驾，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九月，曹操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杨奉从梁（今河南汝南西）来攻打，没有得手。十月，曹操领兵攻打杨奉，杨奉投奔了袁术。献帝又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不肯接受，曹操就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做了司空，行车骑将军。尽管如此，曹操和袁绍也从此结仇……

曹操大军到淯水下寨。

淯水，又名育水，也就是河南白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张绣早已探得曹军到了，就

与谋士贾诩商议。贾诩劝张绣说：

“曹操兵马众多，我们能以和他对敌，不如暂且率众投降，再从长计议。”

张绣一听有理，就派贾诩到曹操营寨去通报。曹操接见了他，提了很多问题，贾诩都能应答如流。曹操很满意，心想，日后有机会，一定让贾诩做自己的谋士。特别是贾诩说明来意，曹操更是高兴。兵不血刃，就收降了名将张绣和他的军队，曹操怎能不高兴呢？

曹操送贾诩回营，让他通知张绣，约好明日来营见面。第二天，贾诩引领张绣来见曹操，曹操对他优待有加。设宴款待张绣。

张绣就让曹操领部分兵马到宛城城内屯扎，其余人马分别驻扎在城外，远远望去，大军寨棚联络十余里。一连数日，张绣每天都设宴款待曹操，以示回报。曹操每次行酒，帐下校尉曲韦都手持大斧，跟在曹操身后，寸步不离，这是他的职责，因为张绣新降，未知底细，所以必须提高警觉，绝对保证曹操的安全。典韦手中的大斧刃长就有一尺，典韦本人也骁勇无比，所以显得分外的威严。曹操每到一人跟前行酒，典韦就举一下大斧，虎目圆睁，极具镇慑力，弄得张绣及其手下将帅个个胆寒，躲开他的目光，轻易也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就这样，曹操每天和张绣在一起饮酒纵乐，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不料想，张绣投降才十多天，又忽然降而复叛，使曹操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

原来，张济的妻子是个美人儿。张济死后，仍留在张绣军中。

一天，曹操又与张绣喝酒，喝得很多，有些醉态。回到住所，忽然春心萌动，要找妓女寻乐。有人说。昨天在馆舍旁边，看见一个妇人，生得十分美丽，一打听，原来是张济的妻子。曹操一听，正中下怀，当下就有思之若渴的感觉，就命人去带张济之妻过来。不一会儿，果然带到，曹操一见，确是美丽可人。问了姓名，曹操就说：

“夫人知道我是谁吗?”

回答说：

“久闻丞相威名，今晚能够瞻拜，真是妾身之幸也。”

曹操一听，心花怒放，就进一步卖个人情。

“夫人知道吗？我就是为你之故，才肯接受张绣投降，不然的话，早就将他灭了九族了。”

夫人纤腰一躬，风韵楚楚，拜谢说：

“感激丞相再生之恩。”

顾盼之间，千娇百媚。

曹操带醉说：

“夫人以何报我?”

夫人说：

“贱妾别无长物，如丞相不嫌弃，愿终身与你为奴。”



说罢，一躬到地。

曹操赶忙用手扶起，连说：

“好！好！好！今日得见夫人，真是天意。你愿意同我一道回都城去享受荣华富贵吗?”

有什么不愿意的；不愿意也得愿意。

就这样，这天晚上，夫人就住在曹操这里。

……

为美色失儿损将

有人把这件事情密报给了张绣，张绣因此暗恨曹操，反心已定。但事先不露声色，与谋士贾诩商量已定，就去找曹操，跟曹操说：

“兵士逃亡的很多，请允许我们到中军驻扎。”

曹操此时还不知道张绣的用意，以为把张军放在中军，便于监视和管理，就满口答应了。其实张绣是要接近中军，接近曹操的营寨，以便行动。

张绣又说：

“我军车少而重，请允许发给他们铠甲。”

曹操也答应了。就这样，张绣把自己的军队也装备好了。兵分四寨，到时举事。

一天晚上，张绣宴请曹操和他手下的将士，尽喝得大醉而归，防备自然松弛，至夜深，张绣发出信号，向曹操的住处发动袭击。曹操惊起，又唤曹昂、曹丕和曹安民等快起，准备战斗。哪知张绣事先已有准备，迅速接近曹操营帐，很快到了辕门。曹操见事变仓促，已无心恋战，就命曲韦拼命抵住寨门，自己率领子侄等从寨后轻骑逃出。

典韦酒意全消，把住中门，阻击敌人。张绣的人马从中门冲不进来，便从旁门一拥而入。此时典韦手下只有十余人，但个个训练有素，英勇无比，同包抄上来的张军兵士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无不以一当十。无奈敌军越聚越多，典韦手使长戟左冲右突，一戟挥出，周围敌兵的枪刀便纷纷落地，恰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但他手下的人已经死伤殆尽，典韦也被刺伤数十处，渐渐不支。这时，敌人已经接近身来，长戟已发挥不了作用，典韦只好把长戟抛地，抓起两个冲上来的敌兵，挥舞抡动，又打死七八个敌军，就再也支持不住，睁大双眼，大骂张绣而死，但人并没有倒下，还靠在柱子上。张军士兵不知他已死，刚才被典韦杀得昏了头，吓破了胆，虽然典韦已死，却仍不敢马上近前。过了一会儿，见典韦再无动静，才知他已死了，上前砍下典韦的人头，心里却佩服这位英雄。

曹操等人刚从寨后逃出，就被张绣的人发现，从后面追过来，同时放箭。曹操的坐骑一声嘶鸣，马头和马脚各中一箭，一个踉跄，把曹操摔下来。曹操的坐骑是一匹宝马良驹，奔跑起来速度奇快，所以取名叫“绝影”，意思是眨眼之间，便可跑得无影无踪。但

是，眼下它是不行了。曹操也顾不了它了，他自己也中了一箭，鲜血直流。后面张军已越来越接近，还喊着要活捉他。但是，没了坐骑，逃跑的速度就大大减慢了。这时，曹昂急忙过来，要曹操骑他的马，因为他的骑术本不太好，现在情况危急，不如让马于曹操，也好逃走，否则，谁也逃不脱。

曹操知道，如果骑了曹昂的坐骑，把曹昂丢下，那无疑是羊落虎群，断不能生。但现实已不允许他多想，被曹昂扶上马背。曹昂挥刀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那马一惊，向前冲出……身后喊杀震天。

曹操忍痛奔跑，一口气跑出数十里。他发现，侄子安民也没有跟上来，而只有十岁的小子曹丕却一直跟在左右。他是又心痛，又有所安慰。心痛的是，曹昂和安民肯定战死了；还有一点安慰的是，小子曹丕居然还在身边。

原来，在曹丕五岁的时候，曹操就让他学习射箭了。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兵荒马乱，人人自危，所以要练武。而传统的程序，是从弓马开始。

曹丕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他学射进步很快。经过一年的学习，六岁的曹丕，便基本上掌握了射箭这门功夫。曹操又教他骑马和在马上射箭，也就是骑射。这样，曹丕在八岁的时候，便已学会了骑射，在马上拉弓射箭，也很有准头，甚至可以随军出征、上阵打仗了。所以，曹操每次出征打仗，曹丕经常跟随左右，也好长长见识。拿曹丕自己的话说，就是“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

这次，曹丕凭着良好的骑术死里逃生，而这一年他才十岁。

这一战，曹操损兵折将，爱将典韦也战死。自己也受了伤，如果不是儿子让马给他，他不被射死，也被生擒，长子曹昂和从侄安民也被乱军杀死。这对曹操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新得的美人儿也不知去向，一定是被张绣以不守节操的罪名杀死了。

曹操收拾残兵回到舞阴，听说典韦战死的情形，不禁流泪。后来，曹操几次与张绣作战，胜多败少，大约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格外谨慎的缘故。建安四年十一月，曹操征讨袁绍的时候，张绣再度率众投降了曹操。曹操亲自迎接他，还拉着张绣的手，与张绣欢宴，似乎杀子之仇已经淡忘了。不但如此，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为妻。曹操就是这样的政治家，在用人方面确实有些风度。官渡之战，张绣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后随征乌桓，死于途中。史载，曹丕对张绣一直难以释怀，曾经发恨说：“张绣杀死我的哥哥，我是不会忘记的。”甚至连张绣的面也不肯见。张绣心里很不安宁，便自杀而死。张绣死后，被谥为定侯。他的儿子张泉继承了他的地位，但因为参与了魏讽谋反而被杀，封侯被除。

关于张绣降而复叛的原因，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张绣手下有一个亲信，名叫胡车儿，勇冠三军。曹操爱美人儿，也爱才。见胡车儿骁健，非常喜欢，赏给胡车儿金子。张绣听说了这件事，怀疑曹操要收买他左右的人刺杀他，就先动了手。这种说法不足为



凭。因为如果真地要杀张绣，似乎不是难事，机会一定很多，何必收买胡车儿？如果真地要收买胡车儿杀张绣，也必是大有原因在先。这个原因，也就是曹操强占了张济的妻子。曹操似乎对别人的老婆有特殊的偏嗜，他并不介意是否做过别人的老婆，只要是美人儿，他看中就行。曹操除纳张济之妻以外，又纳何进的儿媳尹氏（即何晏之母），又纳秦宜禄之妻，于此可见一斑了。不但自己这样做，还为儿子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曹家在这方面确是有“光荣传统”。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刘备纳刘瑁之妻吴氏为后，孙权纳陆尚之妻徐氏为妃，似乎当时风尚如此。曹操自己纳张济之妻，又为儿子娶张绣的女儿为妇，难怪有人说他“闺门紊乱”了。其实，伦理纲常，往往是为百姓们订的，历代帝王“闺门紊乱”者，又何止曹氏父子？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张济之妻为邹氏，不知何据。她到底姓什么，由于史无明文，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她肯定是被张绣杀掉了，因为从那次以后，她就再也不见于记载了。

曹操嗜美妇二纳人妻

曹操纳何进之妻为妾

曹操一共娶过多少女人？《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有卞皇后、刘夫人、环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仪、孙姬、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等十三人。这十三人为他生了二十五个儿子，这在历代帝王中位居第三。清圣祖康熙皇帝位居榜首，一共生了三十六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位居第二，一共生了二十六个儿子，曹操以一子之差屈居第三，也算高效率，不愧是生育高手。曹操一生在兵荒马乱、东征西讨的年月里度过，尚且如此，如果处在和平环境，究竟谁是冠军，可就不好说了。曹操除了二十五个儿子，还有千金。曹操有几个女儿？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只知仅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一次，曹操就向献帝贡献出三人漂亮千金，三个中间那个叫曹节的，后来还做了皇后，三个中小的还未成年。曹操还有个漂亮千金，由曹操做主嫁给夏侯楙。女儿都这么漂亮，他娘也错不了。曹操娶过的女人应当不止上面提到的十三个，这十三个都是因为给他生了儿子才被记载下来。但是，即使为他生了儿子，也并不是都有资格上传记的，只有卞皇后人了《后妃传》。所以说，曹操娶过的女人绝不止于十三人。在卞氏之先，曹操还娶过一位丁夫人，就没有给曹操生过儿子，所以，《武文世王公传》中没有提到她，但在卞皇后传及裴注中有记载。又《赵王幹传》裴注称曹幹本名良，是陈妾所生，三岁时陈妾去，曹操让王夫人（即王昭仪）抚养他，所以，《武文世王公传》中说曹幹是五昭仪所生，而陈妾并未列入《武文世王公传》。至于其他被曹操宠幸过的美人儿就更不知几何了。

曹操夫人尹氏，是何晏的生母、何进的儿媳妇。史书提到这件事，不是说曹操纳何进子妇，就是说纳何晏之母，原因是何进的儿子、尹氏的夫君、何晏的父亲太没名了。据说，何晏的父亲应该叫何咸，怎么知道呢？因为何晏日后著书，凡是引用当时著名学者包咸的学说时，只称包氏云云，而不称包咸云云，所以后人推断何晏是因为避父亲的名讳，而称包氏，由于这个原因，才推断出何晏的生父叫何咸。对于何咸的经历已很难了解，如果不是借了父亲何进、儿子何晏、妻子尹氏的光，恐怕连名字也无从知道了。他的妻子尹氏却是个美妇人，后来被曹操看中，就连同何晏一起纳归已有。何咸是大将军何进的儿子，择妇时一定要挑挑长相的。何进在中平六年（公元 189）被宦官杀死，何家的地位急剧下降，何咸不知是死是活，反正，后来尹氏，辗转到了曹操的府上，成了曹夫人。曹操纳尹氏，是在建安元年（公元 196）以后，因为史书说他纳晏母时为司空，曹操在建安元年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了袁绍，自己做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估计此时何咸去世，曹操便把何晏母子接进曹府的。后来，曹操在建安三年击杀吕布于下邳，又纳秦宜禄妻杜氏，此时何晏母子已在曹家，就说明尹氏在建安元年以后、建安三年之前已经进了曹府。曹操此时起码已经有了丁夫人、卞夫人、刘夫人，还有占有过张济的遗孀，不过，她可能已经不在了。值得一提的是曹操的养子何晏。何晏在很小的时候就随母来到曹家，做了曹操的养子。史书说他七岁的时候，便慧心天悟，聪明异于常儿，曹操这时好读兵书，有时遇到难解之处，便试着问何晏，何晏居然能说出一二三来，所以，曹操很喜欢他，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称他为假子，在待遇上和亲儿子一样，只差不是亲生的。大约何晏进曹府时已经懂事，曹操虽然很喜欢他，但他却很有自知之明，曹操每次带子出门游乐，都让何晏一起去，和诸子以年岁大小称兄道弟。而何晏“坐则专席”，“止则独立”，不太合群，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我和他们不是同族，所以不能和他们为伍。”曹操想让他做亲儿子，何晏画地为方，自处其中，说是何氏之庐。何晏天资既聪颖，也勤奋好读书，善玄谈。后来娶魏公主，成为驸马，无所顾忌，穿衣也和太子曹丕一样，为此，曹丕很不高兴。明帝时，被曹爽用为散骑侍郎，官侍中尚书，典选举，后被司马懿所杀。

《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记载的尹夫人，就是何晏之母尹氏。尹氏到曹家以后，又给曹操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矩，可惜早死，追封为范阳闵公，又改封范阳闵王。

曹操霸占秦宜禄之妻

曹操在建安二年（公元 197）吃了张绣的大亏，损兵折将，还搭上儿子和侄子的命，有人说都是因为曹操生活不检点所致，指的就是纳张济之妻那件事。其实，即使曹操不纳张济之妻，也未必就能保证张绣不反。当时天下大乱，军阀割据，豪强四起，弱肉强食。力量弱者，只有暂时投靠别人，才能生存下来，找机会壮大自己，否则，很容易被吃掉。张绣当时投降曹操，也是权宜之计，曹操纳其族母，只是他降而复叛的导火索。当时曹操

刚刚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大业也刚刚起步不久，究竟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所以，张绣叛曹，也是意料中事。张绣在此之前投奔了刘表，此时见曹军势大，暂时投降，再见机行事。

曹操后来屡次讨伐张绣，誓报一箭之仇。终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在安众大破张绣军。建安四年（公元199）的时候，张绣再次投降了曹操。曹操尽释前嫌，估计也没再提起张济之妻的事，那样都会很尴尬。从此，张绣全力为曹操卖命，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张绣的女儿，所以，曹操并没有亏着多少，总算打回来一部分。他的原则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为我所用可以，否则，死路一条。这是后话。

曹操在安众打败张绣以后，又东征吕布。因为这几年吕布也是反复无常，他为人的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一不如意就翻脸，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对曹操已经构成威胁，所以，铲除吕布，是曹操蓄谋已久的事。

曹操带领大兵到了梁地，会合刘备一起向东进发。不久，被吕布打散的关羽、张飞也来找刘备，便加入了东征的队伍。大军抵达彭城，陈宫向吕布献计，要趁曹军远途疲劳，迎头痛击，定能获胜。吕布没有采纳陈宫的计策，认为不如待其来攻，准备在泗水边上与曹刘展开决战。这种被动的用兵方法，犯了战略上的错误。曹操攻下彭城，吕布退保下邳。曹操下令屠城，接着，直逼下邳。吕布几次出城与曹军交战，都没有得胜，只好退回城去死守，不敢再出战了。曹操又给吕布送去一封劝降信，吕布动了心，却被陈宫阻止，陈宫认为，曹军远道而来，兵多粮少，不能持久，一旦粮尽，便可出击，必获全胜。吕布一听有理，就准备亲自率领精骑切断曹军粮道，让陈宫和高顺守城。哪知吕布的妻子百般阻止，又失去一次主动进击的好机会。

这时，吕布又想起袁术来。就派许汜、王楷杀出重围，去向袁术求援。哪知袁术说：

“吕布前次不把女儿送来，嫁与我儿，所以导致今天的失败，他不守信义，哪能不败？何必又来麻烦我？”

许、王说：

“明上如果现在不救吕布，吕布一败，就是您的失败，您没听说过唇亡齿寒的典故吗？”

袁术说：

“如果吕布诚心相求，就把女儿送过来，还可商量。”

许、王回报吕布，吕布唯恐袁术因为嫁女的缘故，不肯出兵，所以，就用锦被把女儿缠好，放在马背上，乘着黑夜，送女儿出城。

却说吕布带着女儿向城外猛冲，却被如雨的箭矢射回，连冲几次都冲不出去，只好退回城里，一筹不展。

这时，吕布又想起一人，那就是老朋友张杨。

张杨字稚叔，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人。以勇武起家，曾任建义将军、河内太

守。献帝在河东，张杨领兵到安邑，拜为安国将军、封晋阳侯。后还野王（今河南沁阳），拜为大司马，素与吕布友善，所以，吕布在危难之际想起了他。但是，必须派人出城去送信，派谁去呢？这时，有一人应声："愿往。"吕布抬头一看，正是手下偏将秦宜禄。宜禄年方三十，勇武有力，善骑射，跟随吕布多年，乃吕布心腹之人，又与张杨同乡，自小交好，所以，他愿去向张杨送信，以解下邳之围。吕布自然高兴，要宜禄速作准备，晚上突围出城。

要说出城，谈何容易，下邳已被曹军围得水泄不通，不但冲出很难，还有性命之虞；即使冲了出去，要回来也是难上加难。宜禄在城内还有娇妻弱子，是一定带不走的，生离死别，就在今晚。宜禄回家，向妻子杜氏说了突围送信的事，夫妻抱头痛哭，六岁的儿子秦朗，看到爹娘惨状，也扑过来，"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夜深了，夫妻俩最后告别，杜氏哭得泪人儿一般。秦宜禄看了一眼又一眼熟睡的儿子，摸着他的头，亲了一下，就走出帐去，因为吕布已在等他了。

一声马嘶，打破了深夜的沉寂，吕布率领精兵，保护着宜禄一行冲出城门，向曹营冲过去，经过一场拼死厮杀，宜禄凭着极好的骑射功夫和武艺，终于冲出曹军的包围，消失在黑夜之中……吕布死命杀出重围，城内又放出一队人马接应，好歹算杀回城内，赶紧收起吊桥，城上箭如雨下，射退追来的曹兵。查点人马，又死伤数百人。

宜禄一行马不停蹄，一路向西疾驰，因为下邳危在旦夕，而距离野王又在数千里之外，如是不能及时把信送到，下邳就会城破人亡，没救了。

宜禄一行是昼夜兼程，行有半月有余，才来到野王地面。打听好张府所在，一直闯人，见了张杨，叙了寒温，说明来意。张杨问明下邳情形，沉吟半晌，并未立即作答。一来路途遥远，出师劳众，人马未到，恐下邳已破；二来手下人马对吕布并无多少好感，强意出兵，恐引起兵变。张杨左思右想好不为难，而事已迫在眉睫，与吕布多年交谊，不能见死不救。宜禄见此，就有些不高兴，带气说：

"张将军如不发军，我就立即赶回下邳，好为吕将军收尸。"

张杨赶紧说：

"秦兄，我不是不想救奉先。"就把困难一一说明。

宜禄一听，也确实难为了张杨，只好坐下来，与张杨商量办法。张杨问及宜禄的家小，宜禄不觉泪下。张杨安慰一番，忽然想起一事。原来，张杨从许都回野王时，带回一个汉宗室女，年方十八岁，生得也还美丽，如今已到出嫁的年龄。张杨见宜禄伤心，就有心成全他，便向宜禄说亲。宜禄开始一再推委，一则有妻小在下邳，二则不是时候，但经不起张杨一翻好意劝慰，便有些动心。张杨又说起宗室女命运之苦，如果不嫁个英雄，他委实不放心；再说，杜氏被围下邳，生死难测；即使将来宜禄与杜氏团圆也不要紧，权当纳宗室女为妾。宜禄最后还是应允了这门亲事，不日与新人完了婚，当然很匆忙草率，因为还有要事待办。宜禄和张杨便要发兵，部将杨醜反对，也提出鞭长莫及的理由。无奈，



张杨出兵东市，虚张声势，遥相呼应。杨醜乘机发动兵变，杀死张杨，响应曹操，控制了张杨的兵马。不料，杨醜又被部下将眭固杀死，乱成一团。

此时，下邳城里城外，空气异常紧张。宜禄走后，吕布日夜盼救兵到来。曹营方面加紧攻城破敌，又四处打听消息，注视野王方面的动静。宜禄的出走，惊动了一位大英雄，他就是关羽。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他去拜见曹操，说自己的妻子不生孩子，希望曹丞相做主，把秦宜禄的妻子许给他。曹操满口答应，城破之后，就把秦宜禄的家小都送给他。

曹操加紧攻城，可是，久攻不下，士卒疲惫，就有收兵的想法。谋士荀攸、郭嘉劝他不要放弃，并建议掘开沂水、泗水，大水直灌下邳，直把吕布淹得手忙脚乱，又相持月余，吕布实在坚持不住，就准备投降了。陈宫、高顺不服，却被侯成、宋宪、魏续等捆绑起来，拥出城去向曹操投降。吕布无奈，叫左右砍下自己的头献给曹操，手下人下不了手，吕布就只好走下城楼，开开城门投降。后面就是小说《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的内容，当曹操犹疑的时候，刘备赶紧进言：

“明公不见他是怎样对待丁建阳（原）、董太师（卓）的么?”

一语道出吕布见利忘义的致命弱点。吕布一听，又惭又恼，不禁大骂：

“大耳儿最没信义!”

曹操不再犹豫，就下定了杀吕布的决心。

下邳既破，关羽又去找曹操，请求要娶秦宜禄妻子杜氏。这次，曹操嘴上答应，心下不免狐疑：关羽一世英雄，为什么偏要为一妇女三番两次请求于我？莫非杜氏国色天香？那岂不是便宜了关云长么？就暗暗派人去相看杜氏，回说丞相一见便知。曹操就命人把杜氏母子押来。曹操一见，不由得呆了，站在面前的杜氏确是绝色佳人，有一种成熟的美，是那些未出闺门的少女所不具备的。得，不能许给关羽了，留着自己受用吧。就这样，曹操又娶了活寡杜氏。

当关羽得知消息，杜氏已经变成了曹夫人，心里很不自在……

《武文世王公传》中提到的杜夫人，不知道是不是秦宜禄之妻杜氏。

杜氏带来的儿子叫秦郎，小名阿苏，与何晏一样，深得曹操喜爱，称为假子。长大以后，遨游诸侯，至明帝时，官为骁骑将军，这是后话。

却说曹操破了下邳，又新娶了美妇杜氏，真是喜不自胜。不久，便率领大军，回到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这时，眭固等得知下邳已破，吕布被杀，就投靠了袁绍，屯兵在野王西北的大城，宜禄无法脱身，只有听之任之。曹操听说眭固投奔了袁绍，就派史汉、曹仁渡过黄河攻击，眭固留薛洪、樛尚等留守，自己领兵北上向袁绍求救，正与史汉、曹仁遭遇，就厮杀起来，大破眭军，眭固被杀。曹操领大军也渡过黄河，围住射犬，薛洪等投降。

宜禄也被俘虏，曹操知道他英勇，又讲义气，而且自己还占了人家的便宜，娶了人家

的老婆，所以，就重用了宜禄，任他为铚长。宜禄也无话可说，老婆跟着曹操也遭不着罪，自己再也无颜去见杜氏和小儿子，心里着实难过。

后来，刘备聚兵屯小沛，与曹操反目，过铚县，见了宜禄，张飞对宜禄说：

“人家娶了你的妻子，你还做人家的铚长，真好意思呀，不如跟我们走吧。”

宜禄一听，多日的怨气直往上涌，跟着张飞就走。走有数里，想起妻子还在城里，就有些后悔，要走回头路。张飞不容分说，一剑斩宜禄于马下。

关于关羽要娶秦宜禄妻一事，也是出自裴注所引《蜀记》、《献帝传》，但自裴注开始，就认为《蜀记》等大抵为野史者流，不足为信，有损关公形象。其实这是为英雄讳，英雄亦人也，曹公是人，关公也是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曹公爱美人儿，关公何尝不爱美人呢？

重友薄妻昭烈帝刘备

刘备怕说是英雄

刘备跟随曹操攻下下邳，杀了吕布以后，徐州归于曹操掌管，这样，刘备也成了曹操的属下。但刘备又不甘心如此下去。可是目前自己又没有什么力量，只有老实地在曹操身边呆着，像个小鸟失去自由一样，觉得太憋屈了，越想越不是滋味，总得找个机会离开许都才是。

刘备昼思夜想，一旦有机会，必须摆脱曹操的束缚。可又怕曹操看出自己的心事，就在住处的后院子开了一块地，每天从早到晚，他总忙着种菜、灌水、锄草，外边的大事小情，一概不闻不问。关羽和张飞不明白他这样作法是什么意思，着急地说：

“天下还没有平定，您怎么能这样消沉下去呢?”刘备听他俩唠叨，只是笑一笑，什么话也不说。

不久之后，有一天，刘备在菜园里正忙着用水浇菜。曹操的大将许褚和张辽闯来，对刘备说：

“曹公请您快去!”

刘备吃了一惊，忙问：

“有什么要紧的事?”

两个将军说：

“不知道。”

刘备只好壮着胆子跟他们俩走，可是心里没底，一个劲地扑腾。刚一进屋，曹操就迎上来笑着说：

“您在家里净干好事吧?”

刘备一听这个问话，脸都吓白了。曹操倒没注意他的脸色，接着说：

“您挑水种菜嘛，也不是容易的事啊!”

刘备听了这话，心才落地，赔着笑脸说：

“呆着没事，种菜消遣，真让您笑话了。”

说话间，天空起了乌云，阴沉沉的，风阵阵地刮起来，好像要下雨。曹操叫人摆了酒菜，和刘备对着坐下，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聊天儿。说着说着，曹操忽然问刘备：

“您看当今世上谁是英雄呢?”

刘备想了想说：

“是袁绍。”

曹操摇头表示不同意。

“是袁术。”

曹操更不同意。刘备把各州郡的首领全数遍了，曹操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刘备觉得没可说的了，便反问曹操：

“您说到底谁是英雄呢?”

曹操拿起酒杯，用眼睛扫了一下，微微地笑着说：

“要数英雄，当今天下就只有您和我两个了。”

刘备一听这话，六神无主地打了一个寒战。手一哆嗦，把一支筷子掉在地下了。刘备心想：曹操把他当做英雄，还说天下的英雄只有他和我两个，这还了得！常言道：两雄不能并立。这不是明摆着把我当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吗?

刚巧当时，“轰隆”一声雷鸣。刘备趁机赶紧弯下腰，拾起那支筷子说：

“这声雷太响啦，把我吓了一大跳！天威可真是厉害呀!”说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刘备丢失徐州揭秘

从此，刘备提心吊胆地在曹营挨日子，恨不得马上离开许都。正好得到报告：袁术带人马，要路过徐州北去投靠袁绍。曹操可不愿让他们兄弟俩合力到一起，决定派人马去截击袁术。刘备一听，认为时机到了，就自告奋勇地去截击袁术。曹操答应了，还派了两员大将随刘备一起去。

原来袁术在建安二年（公元 197 年）自立为皇帝。可是他的军队让曹操打败了好多回。他的将士们都在埋怨东跑西躲，袁术几乎成了个光杆“皇帝”，没办法想了，这才想投靠袁绍。他带着剩下来的人马，离开寿春，奔河北投袁绍。刚走到徐州附近，就碰上了刘备的截击人马。袁术人马前进不能，后退无路，刘备带领将士冲杀上来，夺取了很多财物。袁术惨败，连急带气，害了病，最后吐血而亡。

刘备截击袁术获胜，让曹操派的那两个将军回许都报告去，他自己就没有回去。刘备日想年盼，一有机会就脱离曹操，这会儿总算出了头。他心情很快活地带着关羽、张飞进入徐州，把曹操留守徐州的部将车胄骗出城给杀了。这样，徐州又归了刘备。他自己和张飞住在小沛，命关羽守住下邳。

好景不长，转过年来，“衣带诏”的事泄露了，刘备又丢了地盘。

“衣带诏”是在刘备离开曹营许都之前办的事。汉献帝的岳丈董承有一天，忽然派人来请刘备。董承见到刘备后，悄悄地拿出献帝的一张亲笔诏书给刘备看了。原来是汉献帝自被曹操挟持在许都后，感到越来越不自由，曹操根本就没把他这个皇上看在眼里，明目张胆地独断专权。献帝很不甘心，就写下这个诏书，让董承想法除掉曹操。

汉献帝为了保密，叫董贵人把诏书缝在衣带里交给董承的，即“衣带诏”。董承看了诏书后，秘密找了几个亲信想办法。他尤认为刘备是汉室宗族，最可靠，又很有能力，所以派人请到刘备，看了密诏，谋划此事，刘备也痛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这会儿，“衣带诏”的密谋，被曹操知道了，把董承和董贵人通通抓起来处了死罪。并知道刘备也是董承的同谋，火冒三丈地亲自率军来打徐州。刘备怎能抵挡住，曹军一下子就把小沛攻破了。刘备和张飞好歹冲出城，被曹兵杀得东跑西躲，张飞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地盘，这下子又丢了。刘备只好孤零一人投奔袁绍。

刘关张重聚前后

关羽斩颜良　刘备恐慌

刘备失去徐州之后，又没了立足之地，只好一人惶惶投奔袁绍。

袁绍接待了刘备，也想趁此时机发兵，亲自征讨曹操，称雄天下。可谋士田丰反对出兵，对袁绍说：

“曹操刚刚打了胜仗，兵强气盛，您可不能轻视他。”

袁绍说：

“我的兵马比曹操多，地盘比曹操大，公孙瓒都让我灭了，何况曹操?”

田丰急着说：

“曹操可不是公孙瓒，他从来会用兵。目前您只能积蓄力量，等有了把握再打。如果单凭兵多势众，和曹操较量，万一打败了，咱们可就没了退路。这事您可不能干。”

袁绍从来就不愿听别人说他不行。田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袁绍说火了，气的脸都变色了。结果他大骂田丰扰乱军心，把田丰下了监牢。

然后，袁绍令人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告，把曹操的罪状一条一条列出来。接着，他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白马城（河南滑县)，他自己带领十多万人马，紧跟在后面。

几天后，颜良部下的骑兵跑回来报告。

“不好了，颜将军被曹军杀了!”

袁绍急得马上问：

“快说，是怎么回事?”

来报告的骑兵说：

“那天，颜将军正指挥我们向白马城进攻，突然从后面冲杀过来曹军一员大将，那人是红脸膛，长胡须。他马到刀出，颜将军稍一分神，还没来得及招架，让人家一刀砍于马下。”

袁绍一听是勇将颜良被杀，大吃一惊，心疼得满面流泪。刚一交战，就这么不利，袁绍又急又恨，决心同曹军不死战到底，绝不罢休。

刘备听到这事，吓得心神不安。因为他已经知道曹操攻打下邳时，关羽力单势孤，没能守住邳城，投降了曹操。此次袁绍的骑兵说，杀颜良的是个红面长须的大将，那定是关羽了。他也深信关羽绝不会真心投降曹操，可是目前要是袁绍知道杀颜良的就是我弟关羽，那我在袁营可太危险了。他越想心里越扑腾。

不几天，忽然从外面来个人，说一定要见刘备。当时刘备心里一惊，可又不能不见。当瞧见这个人时，赶忙迎上去，转惊为喜地说：

“赵云将军啊！您怎么来了？”

原来赵云也在公孙瓒那里呆过，和刘备要好。赵云嫌公孙瓒没有什么志气，后就借自己的哥哥病故，回老家真定（河北正定县南）去了。他听说刘备在袁绍这里，就来找他。刘备见到了知心老友，欢喜得不知说什么好。白天聊，晚上也谈。刘备说：

“袁绍这个人没有准主意。他属下的谋士们相互不服气，志不同道不合，他这里不是咱们久呆的地方。你这次来的正好，在袁绍还没有注意的时候，你先去招募些兵丁壮士，好准备咱们以后的打算。”赵云很痛快地同意这个主张。

过了些日子，赵云真招集了几百人，向袁绍只说是刘备的家将兵丁。还真把袁绍蒙住了。

关羽弃曹　三雄重聚

不出刘备所料，曹操攻打徐州时，关羽没守住下邳，投降曹操不是真心的。他在曹营期间始终没忘了刘备。曹操看关羽是个难得的将才，便以厚待和封为偏将之法，想留住关羽。可关羽不能久留是坚定的。他说：

“我和刘备是结义弟兄，生死共难之交，绝对不能背叛。曹公您对我的厚待，我不会忘。只要有机会，一定报答了再走。”

袁绍与曹操的白马城战争，关羽为曹军出战杀了袁绍的勇将颜良，立了功，报答了曹操。同时也知道了刘备的下落，然后就离开了曹营。

关羽走到半路上，正好与张飞相遇。两人一齐停在汝南，商量好，派人到袁绍处联络刘备。

刘备知道了关、张都在汝南，喜出望外，决意脱离袁绍。想出个主意，去找袁绍说：

“镇守荆州的刘表，兵马精壮，粮食也足；当初他和您也不错，要能和他联合起来，对抗曹操，我看您不愁打不了他。”

袁绍说：

“我也有这个打算，就怕他不干。”

刘备趁机说：

“我和刘表是本家。我可以和他说，我想他能干。”

袁绍哪知道刘备的心里打算，他还很高兴，一再感谢地说：

“那可太好了，请您多劳去办吧！”

刘备怕袁绍反悔，赶忙向袁绍告别，带领赵云等连夜起程了。到汝南，同关羽、张飞相会一堂，说起徐州失散的教训和今后的打算。刘备的人都到齐了，就是还没有占脚的地方。

大家商量决定，就先在汝南呆下。袁绍要是打败了，就去投靠刘表。

“三顾茅庐”

诸葛亮隐居隆中，十年耕读，交友访贤，潜心求学而不求闻达，后经刘备“三顾茅庐”，遂出山 扶佐蜀汉。千百年来，这件事广为传诵，成为我国历史上礼贤下士的典范。然而，关于这件事，史书记载却相互不同，长期争论纷纷。史家黄长明引经据典，仔细剖析，认为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在先，引起了王满全等人的驳论，黄长明针而对之，指出诸葛亮更需要刘备。

诸葛亮更需要刘备

据鱼豢《魏略》记载，刘备屯守樊城时，曹操方定河北，并继续扩大地盘。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预料荆州难保，而刘表又无指挥能力，于是便求见刘备，当时刘备的客人很多，见诸葛亮年轻，并素昧平生，仅以一般客人相待，当宾客全部离去后，诸葛亮却仍坐着未走。刘备本来瞧不起他，便不言不语，只顾玩弄牦牛尾巴（尘尾）。诸葛亮对刘备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很是反感，便讥讽道：“大丈夫当有远大志向，大概不会终日玩牛尾巴吧”刘备这才感到失礼，急忙去掉手中玩物，和诸葛亮谈了起来……。同样的记载，也见于《九州春秋》一书中。

从上述引文看来，刘备初会诸葛亮是诸葛亮首先登门求见的，这和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枉自屈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相悖。由于《魏略》一书的作者鱼豢，是三国时魏人，应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秉笔直书，较少主观色彩，因此，记载中的事是可信的，其事是刘备由开始瞧不起诸葛亮，到了解他，信任他，是一个事物发展的

全过程，既合情理，又很自然。况且，公元207年刘备在樊城时，诸葛亮年仅26岁，既无政治实践，亦无政治影响，虽然他“每自比管仲、乐毅”，但“时人莫之许也”，即谁也不承认。刘备时已46岁，既有社会经验，又有人生阅历，绝不会听信徐庶几句赞语，便不顾路途遥远，连续三次去拜访一个从不认识的年轻后生。

“三顾茅庐”是出于诸葛亮本人之口，是第一手资料，况且当时跟随刘备的老人大多健在，他不可能、也不敢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假话。此话不仅在奏章说，还在他的遗文《黄陵庙记》中也说过“遂蒙刘氏顾草庐”，可见其话不虚。至于《魏略》一书中的记载似不足信。《魏略》成书于魏明帝青龙年间，即在约公元223年—337年左右。这一时期是魏蜀在祁山、渭水交兵之时，关梁阻隔，消息不通，互不往来，作为《魏略》作者的魏国人鱼豢要写诸葛亮及蜀国之事，只能听信传闻，这里面记载的史料可靠性就令人生疑了。据裴松之对《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所作的注引分析，《魏略》对诸葛亮登门求见刘备的记载是错误的。裴松之注云：“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屈自枉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指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乘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这里可以看出，裴松之对《魏略》中的记载也觉怪异。

再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于晋初奉命编撰了《诸葛亮故事》，又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二月编过《诸葛亮集》，手中掌握大量有关诸葛亮的翔实资料。陈寿父亲在马谡手下任过参军。而马谡对诸葛亮的事情是比较了解的，陈寿完全可以从他父亲口里得到真实情况。加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和陈寿一起被晋朝录用，陈寿绝不会放过这个知情人，因此，《三国志》采用了“三顾茅庐”说，而不用《魏略》的“自荐”之说。这也正说明陈寿手中掌握着更为可靠的资料。

刘备“三顾茅庐”这段历史几千年流传至今，已成定论。分析起来也是入情入理。自春秋和战国以来，当官的“礼贤下士”，一直被世人誉为美德，礼贤下士与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利。名士拒访或拒请更能提高清名，抬高身价，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者自东汉以来已屡见不鲜。作为满腹经纶、胸怀大略、具有隐士的清高气节的诸葛亮怎能不请自到呢？当时处于逆境的刘备，身边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良将，然而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确实感到缺少一位为己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刘备求贤心切，访司马德操时向其请教“世事”，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听之甚喜，问是何人。德操回答道：“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这时庞士元已去江东，而卧龙先生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是一位身藏大器的人，就连刘备十分佩服的徐庶都赞扬孔明比管仲、乐毅强。想到自己半生困顿，经历坎坷，四处求贤访才，能不三顾茅庐向孔明披肝沥胆诚意相邀么？

另外，提出三顾茅庐而不是登门求见，还有以下理由。在东汉末年的复杂形势下，一大批青年志士脱颖而出，表现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20岁的周瑜帮孙策创业江东；荀彧把27岁的郭嘉荐给曹操，得到曹操的赞许：“使孤家成大业者，必此人也。”27岁的诸葛

亮从隆中出山之前已精读经史，广交名士，分析天下大势，才华横溢。对于这位难得的旷世之才，刘备在经人介绍之后，定会躬身登门拜访的。

我们以为，诸葛亮更需要刘备。

判断一部史书的价值，它的资料来源和编撰年代是不容忽视的。《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系当代人写当代史，作者鱼豢又是位“生平事迹不详”的普通人，他无需曲意奉承，也不求传世之名，唯其心无顾虑，才能做到秉笔直书，唯其胸无预谋，更能毫无拘束地把事件如实地反映出来。刘知己的《史通》认为，《魏略》一书的史料极为翔实，“自是正史之体”。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也说它“巨细备载”，是一部难得的信史。陈寿撰写《三国志》时，《魏略》是其主要参考书之一。裴松之注引《三国志》，引《魏略》竟多达 188 条，其中尚未包括“鱼豢曰”7 条。凡此种种，其价值可见一斑。主张“三顾茅庐”说者仅根据斐松之“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可为怪”几句话，就全盘否定《魏略》，未免失之草率。其实，裴松之并未明确表态，只不过感到奇怪罢了。

诸葛亮登上门见刘备之事，并非鱼豢一家之言。除《魏略》外，司马彪撰写的《九州春秋》也有同样记载，该书属主记言论之书，将双方对话录载甚详。司马彪和陈寿是同时代人，又几乎同时成书。既然《三国志》可信，《九州春秋》便不能弃之不顾。鲁迅说过，正史“涂饰太厚，所以很不容易觉察出底细来”，明白了这一点，也许对我们采撷史籍是有帮助的。

晋武帝司马炎秘闻

宫中号泣

晋朝泰始九年，晋武帝下诏书，挑选公卿以下的女儿配置六宫，凡是把女子藏起来的，便用对君王不敬的重罪论处。在没挑选完毕之前，禁止天下人嫁女娶妇，君王的荒唐暴行竟达到了这般地步。第二年，又命良家女子和下级军官和小官吏的女儿五千多人，进宫挑选。出现了母女们在宫中嚎啕大哭的惨景，她们的哭声，在宫外都能听到。晋朝的暴君，竟然干下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让后世人唾骂。

恃女益豪

晋朝君王刚刚聘娶皇后，皇后的叔父名杨珧，上表说："自古以来，一家门户两个皇后，不会有好结果。"并请求把他所上的表藏在宗庙里，日后得以免祸。晋君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是立了皇后，而把皇后的父亲杨骏做为将军封了侯位。杨骏为此骄傲自满，不可一世。镇军胡奋对他说："你倚仗自己的女儿当了皇后便自以为了不起了吗？你没看见从前凡是和君王家结亲的，最后没有不遭灭门之罪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罢了。"杨骏听了这话，吓得脸色都变了。

富贵共之

起初，晋帝因为太子不够聪明，怕他难以继承皇位，背地去和皇后商量。皇后对他说："立太子本应该立长子，不应该单以是否贤能为依据，怎能变动呢？"后来晋帝患重病，又想再立一个皇后，期望能再生个小儿子，以代替现在的太子。皇后边哭边诉说："我的叔父杨珧的女儿芷得有贤德，长得又漂亮，但愿皇上能把她娶进宫来。"晋王答应了她的请求。从此无论是在朝廷还是百姓中间，都知道了现在的太子低能糊涂，难以继承帝



位。卫瓘也很想对此给晋王提出建议，但又有些不敢，后来有一次他随晋王在陵云台宴会，他装着喝醉了酒。跪在晋帝的面前，三次想说话又停下来不说了。用手去摸着床沿说："这个座位可惜呀！"晋帝似有所领悟，将计就计地说："你真的大醉啦！"便在东宫设宴，密封考题，让太子解答。贾妃听到这一消息很害怕，请一些人帮助代答解题，但大都引用一些生涩难懂的古代典故。那太子本来就很蠢，很容易被人识破。给事官张泓便替她们出主意说："太子没有学问，陛下是知道的，我看也不必咬文嚼字，倒不如直接用白话按意思去答卷好了。"贾妃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对张泓说："那么就请你帮助我们解答，如能成功，将来和你同享富贵好了。"于是，张泓便替他们先写出了草稿，然后再让太子自己抄一遍。晋帝看了，果然很满意，先送给卫瓘看，卫瓘看后很是犹豫，有口难言。从此，大家也都理会到卫瓘从前所说的话了。贾充背地派人对他妹妹贾妃说："卫瓘这个老奴才，他险些破坏了你们的家庭。"后人评论此事说："晋朝皇帝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听了别人的建议，又不能亲自去考考他，竟用密封答卷让人裁决，像他这样，就是想不让张泓出卖，能办得到吗?"

羞煞贾充

孙皓主持吴国国政的时候，荒唐淫乱而又凶残和大逆不道。每逢摆宴和他的臣子们饮酒，命令大家都得一醉方休。同时又设置黄门郎十人，专门执掌过失。宴罢之后，便令按照上奏臣子们的缺点过失而处罚之，把有的人脸皮剥下来，也有的人眼睛被挖出来，他后来被晋国军队打败，当了俘虏，狼狈不堪，满脸泥污捆绑着押往东阳门。晋王先是谴责了来晋谒的人，说是不要这样对待当了俘虏的亡国之君，解去他的绑绳，赐给他衣服和车子，并把他的子弟也封了官。对待吴国的旧僚属们，也根据每个人的才干，安排了相应的工作职务，晋帝到会堂引见了大家。对孙皓说："我设下这个座位，用来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答道："我在南方，也设置了这样的座位，用来等待着陛下您呢。"贾充对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挖人眼，剥人皮，这算是什么刑罚啊。"孙皓说："对于那些弑杀他君主的大臣，或是不忠的奸臣，就使用这种刑罚。"贾充听了此话，默然不语，甚感惭愧。

逃于厕中

当晋朝大将王浚带兵东征时，吴国各城的守将早都闻讯投降，唯独建平的太守不肯投降。直到后来听到吴国已经灭亡，才不得已而降于晋，晋帝又任命他当了金城太守。诸葛靓在吴国灭亡之后，也到处逃避，不肯出山，晋朝帝王和他向来是旧相识，知道躲在姐姐琅琊王妃的家里，便前去看他。那诸葛靓却逃到厕所里不肯出来，皇帝硬是逼着非要见他

不可。诸葛靓流着眼泪说："我不能漆身皮面，来看您，实感惭愧。"晋帝下令任命他为侍中官职，他坚决辞退不肯接受，回到自己的家乡隐居，终身不面对朝廷的方向坐着。

吴妓入宫

晋朝皇帝，一向贪恋女色，当他平定了吴国之后，就更是吃喝玩乐，不理政事。他见到吴国的妓女姿色过人，很是高兴，便从吴国的妓女中选出上等的五千人入宫。晋帝常乘坐由羊拉着的宫车，在宫中任其到处游荡。为了能招引皇帝所坐的羊车驾临，宫女们便争着用竹叶插在门窗下，把盐水洒在地上，这是因为羊喜欢吃竹叶而又爱舔盐吃。当羊去吃竹叶和舔地上的盐汁时，皇帝所坐的车子自然就停在那里了。

骏怀恶意

晋武帝因贪色过度，遂得了病，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杨骏独自一人在皇帝身边照料，别的大臣都不能在皇帝的近旁。杨骏借此机会，出于个人打算，便想改变主意，要把自己的心腹之人安插到重要职位上。当皇帝稍稍清醒的时候，便板着脸问他："你怎么能这么办呢?"那时候，汝南王司马亮的事件还未暴露出来，皇帝便下令写诏书，让司马亮和杨骏共同掌握朝政，还想选择在朝廷中有威信名望的人辅佐他们执政。等到皇帝病情又加重，精神迷乱的时候，皇后乘机建议让杨骏一人辅佐朝政，皇帝点头答应。后来还没等到司马亮赶到京城，皇帝便死了，由太子继承了王位。杨骏便进入太极殿居住，安置了一百名士兵保卫他。司马亮来到后，不敢近前，只在大司马门外哭悼一场，并书面请求等葬礼过后便走。有人向杨骏告密说司马亮打算要讨伐他。杨骏先发制人，秘密派兵前往司马亮处围困，司马亮连夜逃到许昌，才避免了这场灾祸。

太子之谜

司马炎成就了帝业，踌躇满志。文学家左思写了篇《三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大学问家中书令张华拍案叫绝。《三都赋》名声鹊起，人们争相传阅，大量抢购，一时间洛阳纸贵。司马炎很爱惜人才，十分敬仰左思的才气。司马炎听说左思有个妹妹，也是文章盖世，才华横溢，司马炎便下旨将左思的妹妹左棻纳人后宫，封为修仪，旋进贵嫔，但左棻相貌平平，仅以才气如何能使好色的司马炎动心？左棻人宫以后，便备受冷落，一直居于陋室，吟诗作赋，聊以自慰。司马炎的荒唐真是遭践了一代才女。

马马炎感情上的荒唐害了才女左棻的一生，使她冷落终日，无所谓幸福。而司马炎在

皇位继承人上选错了人，却使他费尽心血创下的西晋江山折损了寿命，王朝危在旦夕。纵马沙场的司马炎果敢英武，可在感情上却柔若女子，较妇寺之仁还有过之。立继承人犯了致命的错误，在太子立妃问题上虽然见识透彻，可在决断时却一错再错。晋王朝短寿的命运由此埋下祸根。

司马炎宠爱的女人很多，这些美艳的女人先后替他生下了二十六个儿子。不幸的是，二十六个儿子中虽然不乏英伟聪慧之辈，但长子司马轨不幸夭折，次子司马衷成了事实上的长子，按中国立嫡立长的继承人法则，司马衷要立为太子，而司马衷却只是个白痴，不谙世事，糊涂虫一个。

司马衷生于魏甘露四年，就是公元259年，是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嫡长子，母亲是杨艳皇后。按照立嫡制度，司马衷无可辩驳地当立为太子。泰始三年正月，就是公无267年，司马衷年方8岁，武帝司马炎便将司马衷立为皇太子。

司马炎如何能将江山大业托付给这样一个儿子，这实在令人困惑，是不敢有违宗法制度？作为开国皇帝，理当是不大遵循法纪的。司马衷的痴愚早就被侍从陈奏，朝臣们也都时有耳闻。最生动有趣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司马衷听太子师傅李憙讲课，李憙讲读《孟子·公孙》。武帝司马炎派去东宫太子府观察太子的大臣荀勖、和峤正在窗下静听。

李憙细细讲解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都是不可取的；强调作为人君，一定要重视这四事，尤其是要有恻隐之心；只有有了恻隐之心，才能爱民，而只有有了是非之心，才能分辨善恶；人君如果不能分清是非，政治无法清明，公私不分，无由赏罚；人君的根本便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使政治清明。

当时，室外正在下雨。屋檐下雨声淅沥，屋外蛙声四起，悠扬动听。司马衷听了好半天师傅的讲解，只是听懂了为公为私，其他的一概不知所云。师傅问他有什么问题，司马衷乐滋滋地听见悠扬蛙声脱口问道：园子中蛙鸣，是为公还是为私？师傅李憙见问，心头一凉，只有哀声叹息，知道是一块朽木，不可雕也！

窗外奉旨观察太子读书的大臣荀勖、和峤也都听在耳里，明白了太子的痴愚，。不是可造之材。和峤是位学者，只是在廊下摇头，而荀勖则别有用心，默然不语。下课以后，荀勖、和峤陪太子午膳，师傅李憙也在坐。太子司马衷生性好吃，美味佳肴，吃得又白又胖。司马衷生长在深宫，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哪里经历过饥饿？哪里知道一粒粮食一颗汗？哪里明白稼穑维艰？

太子司马衷大吃大喝，根本不把这美味佳肴当一回事。师傅李憙看不过去，就婉转地对司马衷说：殿下，碗中的米饭，一粒粒都是农民辛勤耕作得来的，殿下可知道稼穑艰难？如今旱荒严重，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在忍饥挨饿。司马衷听了这话，觉得十分奇怪，脱口说道：没有饭吃，干吗不吃肉粥？师傅李憙哭笑不得。这样的学生还能教出个人样来？

奉命观察太子的和峤、荀勖要回宫复命。和峤忧心国事，认为太子如此愚钝，将来难

以肩负国家重任，应当如实奏报。荀勖有自己的想法，说这件事十分复杂，不那么简单，要知道，杨皇后是始终不主张更易太子，皇上都敬畏几分，我们又能如何？如果我们据实进奏，势必会得罪皇后，将来命运如何实在难以逆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有好结果，弄不好有杀身之祸。

荀勖这是不考虑国家的前途，顾虑自身的安危，而他所说的这些都是很现实，极有可能的。荀勖的这一自私，结果铸成了大错，加速了晋王朝的衰亡。荀勖坚持，和峤只好表示沉默。荀勖进奏武帝，说太子心性仁厚，对是非之心、公私之别，能反复和师傅讨论，德业、学问上是大有进步。武帝心中虽然高兴，但还是不大放心，觉得这个愚钝的儿子会有什么长进？武帝转而问和峤，和峤含糊地说，太子还是和从前一样。

太子司马衷的低能，武帝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儿子难以肩负国家重任。但是杨皇后反对更易太子。杨皇后名杨艳，字琼芝，是陕西华阳人，父亲杨文宗是魏贵族，以功封蓩亭侯。杨皇后十分美丽，出自豪门大族，替武帝生下了三男三女，长子早逝，次子便是这司马衷，是嫡又是长。武帝数次担心地说太子不长进，天性愚钝，难以胜任大事。杨皇后每次都和颜反驳：儿子虽不聪明，但却忠厚纯良，好生教导，会有长进的。武帝试探说，现在更易太子，还来得及。杨皇后摇头，说太子的名份已定了，决不能轻易改动，按立嫡立长，都应是太子，破坏了这项法制，日后岂不乱了套？我坚决反对。

果敢刚毅的武帝司马炎在美人面前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到荀勖进奏，说太子有了进步，武帝信任荀勖，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学问和不世之才。武帝相信了荀勖，放下心来，不再考虑更易太子。一转眼太子就十三岁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为太子选婚。太子选婚无论是对皇家还是全体国民，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这选上的是未来的国母，母仪天下，坐镇后宫。皇帝贵威、王公大臣便纷纷物色自己家族的女子，积极活动，准备促成一段美好姻缘，从而使家族荣显。这个时候，谁都不会考虑太子是痴愚呆傻还是缺胳膊少腿，只要是太子，木偶人都行，女子的个人幸福在这时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是身负家族的荣显，代表着一种新的势力和崛起。

武帝在长年的征战中，很赏识征东大将军卫瓘，了解卫瓘的家族，对卫瓘的女儿十分的满意——据说白皙、漂亮，很有风彩。和卫瓘竞争的是晋开国元勋贾充。贾充生有四个女儿：前妻李氏生两个女儿，后妻郭氏也生两个女儿。长女贾荃已嫁司马师的儿子齐王司马攸。贾充官高位显，拜车骑将军，出任朝廷首辅。最为关键的是，当初司马炎被立为太子，全得力于贾充。所以，司马炎对贾充一直十分信任。

贾充依恃着身分特殊和武帝司马炎的宠爱信用，一方面刻意献媚，取悦于武帝和皇后，一方面结党营私，排挤正直大臣，培植私党。西北氐羌反叛朝廷，烽烟连绵，战火不绝，陕甘一带陷入动乱之中，生民涂炭。晋王朝急需派一个大将军领兵平叛，镇守陕甘一带。侍中王恂、任恺推荐贾充前去。武帝觉得武将中也只有贾充最能胜任，便下道圣旨，命贾充镇守关中。饯别宴席上，和贾充私交很深、很了解贾充的荀勖知道贾充心里不痛



快，不愿意远镇关中，足智多谋的荀勖便为贾充谋划，想个既不抗旨，又可以留在京师的万全之策。

荀勖是武帝的心腹，和贾充这位工于心计的人臭味相投，交谊甚厚。贾充是平阳襄陵人，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西南。贾家是这一带的世家大族。贾充曾和司马昭合谋，杀死了魏帝曹髦，为司马昭夺得帝位。贾充进而奏立司马炎为晋王太子。西晋初年于是有这样的歌谣流传：贾、裴、王，乱纲纪；王、裴、贾，济天下。这是指贾充、裴秀、王沈效力司马氏，灭亡曹魏，是西晋的开国功臣，尤以贾充资格最老，恃宠而骄，势倾朝野。

贾充阴险狡诈，长于媚术权术。贾充功高位重，和朝中重臣太尉太子太傅荀𫖮、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冯紞结成死党，反对侍中裴楷、任恺和河南俨庾纯一派，两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反复较量。这一次推出贾充镇守关中，实际上是被任恺、王恂暗算，是贾充集团较量的一次失败，荀勖之辈岂能俯首认输，坐视不管？

荀勖对贾充说：你是朝廷宰辅，岂能受制于任恺这流猪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皇上收回成命。贾充问计。荀勖说，如今太子正在议婚，如果能和太子结亲，这留守京师就不言而喻了。贾充恍然大悟，更庆幸自己有好几个女儿。可是，谁可以信任，前去说合此事？荀勖自告奋勇，说自己可以试试。有荀勖出面，这事就已成功了一半。

荀勖马上着手这件大事。他先请贾充的妻子郭槐用重金贿赂杨皇后的心腹左右，让她们赞誉贾充的女儿品貌端庄；聪慧文静，有贤德，有美貌，可以选为太子妃。杨皇后信任左右，天长日久，自然心动，对贾氏的女儿颇有好感，认为名声这样好的女子一定是十分不错。荀勖双管齐下，在朝中联络心腹重臣荀𫖮、冯紞等一班人员，在各种场合，盛赞贾充的女儿德才兼备，不可多得。荀勖随后干脆上书武帝，称贾充女儿姿德淑茂，可以列入候选。

武帝司马炎一直不曾表态。司马炎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朝野闹得沸沸扬扬，都说贾充的女儿十分出色，这事得和皇后商量。武帝问杨皇后，太子的婚事，有什么想法？杨皇后说，贾充的女儿据说才色都不错，大概真的十分出色。武帝问卫瓘的女儿如何？杨皇后说，称赞卫瓘女儿的人极少，想必才色平平。

武帝司马炎摇头，说贾家的女儿不行，有五不可。杨皇后很奇怪，问有哪五不可？武帝说：贾氏的家族悍妒，不大生儿子，身材矮小，皮肤微黑，貌不秀美，这就是贾氏子女的五不可，其中一不可都不可取，何况兼有？而和贾氏反，卫瓘家族天性仁贤，子女白皙，身材修长，相貌秀气，尤其人丁兴旺，贾氏和卫氏的女儿完全不同。

杨皇后对贾氏女已有好感，被武帝这一驳斥，有些不好意思，但嘴上还是说：我们都没有见过贾氏、卫氏的女儿，都是听别人说的，一个说好当然比不上十分说好，大伙说好总不会有错，我还觉得贾家的女儿合适。杨皇后天性很倔，认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武帝把话说得这么清楚，杨皇后还坚持己见，武帝也不想为此争执，便不再说什么。

贾氏所谓的种嫉是说家传的悍妒，是因为贾充的妻子郭槐是以妒嫉成性而扬名天下

的。贾充原有妻子李氏，相貌十分漂亮，为人贤慧。李氏的父亲李丰在魏时犯有大罪，依法被杀，李氏家属连坐，远流边荒偏僻之地，贾充只好和李氏离婚，随后便娶了郭槐为妻。

司马氏建晋以后，大赦天下，远流在外的李氏回到洛阳。李氏和贾充所生的女儿贾荃已经长大成人，此时已做了齐王司马攸的王妃。武帝司马炎知道李氏的贤娴淑静，便让贾充破镜重圆，允许他置左右二夫，没有妻妾之分，地位平等。可是，领教了郭槐厉害的贾充知道郭槐又悍又妒，有些害怕。果不其然，郭槐知道以后，大闹一场，坚决反对让李氏跨进贾府大门。贾充没有办法，只好谦辞，说不敢遵旨收左右夫人之命。

贾荃是很爱自己母亲的，极力促成贾充和母亲团圆。贾充惧怕郭槐，便偷偷地将李氏安顿在洛阳永年里，但却很长时间不敢来往。郭槐有了此事以后，不敢放松，随时注视着贾充的动向，只要贾充出门，就立即派人跟随，防止他和李氏幽会。贾充一提到郭槐便惊惶失色，同僚们都以此笑谈取乐，武帝也自然知道。贾充怕妻，郭槐悍妒便朝野尽知。

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树机侵扰秦州、雍州的消息飞快不断地送达京师，司马炎十分忧虑，任命了贾充为特使，都督秦、凉二州军事，安抚镇压。贾充迟迟不动身前往。太子选妃一事沸沸扬扬，贾充女般配太子的说法甚嚣尘上，武帝也不好再催这位可能成亲家的大臣离京。杨皇后坚持选贾氏的女儿为太子妃。武帝表示沉默不再说什么。

贾充的悍妒之妻郭槐先后替贾充生下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郭槐的长女贾南风，小女贾午，都到了婚嫁的年龄：长女 15 岁，小女 12 岁。小女贾午很聪明灵秀，而且相貌很美，但年龄还小，身体没有发育起来，很瘦小，衣服撑不起来，年龄上比太子要小一岁。两个刚刚长大的孩子，都不知人生是怎么回事，男人和女人是怎么回事，如何在一起？长女大太子两岁，丰满 成熟，有几分姿色。

但是，贾南风身材较为矮小，皮肤有些黑，就像她的母亲郭槐一样，而关键是难以察觉的是继承了郭槐的很多个性，悍妒、高傲、奸诈、暴躁、长于媚术和权术。贾府是高门大族，贾南风是大家族中女主人的长女，被郭槐视为酷似自己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狂纵使性。这样的女人被立为太子妃，日后母仪天下，晋王朝的未来可想而知，宫中自然再也无法宁静。

晋武帝泰始八年二月，就是公元 272 年，14 岁的太子司马衷结婚，贾南风册立为太子妃，进住太子宫。司马衷愚顽无知，哪里是贾南风的对手？司马衷很快俯首听命，贾南风控制了东宫。贾南风在感情上的妒嫉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到了神经质的程度，而且一旦发作，便失去控制，闹得天翻地覆。

郭槐其实和贾充生下过两个儿子，但因为郭槐神经质过敏的妒嫉，两个儿子便早早夭折。头一个儿子 3 岁时，一直聪明活泼，十分可爱。孩子自出世以后，都是由乳母带养，从没离开过乳母，两人的关系如漆似胶。有一天，乳母抱着小孩在窗外游玩，贾充来了。孩子看见父亲，便伸出手，要父亲贾充来抱。贾充很喜欢这儿子，自然走过去，从乳母怀

中抱过儿子。不料，这一瞬间，郭槐出现了，看见了贾充从乳母身边离开，马上怀疑两人关系暧昧，顿时勃然大怒。

盛怒的郭槐嘴唇发抖，脸色发白，眼中充血。郭槐操起一件硬物，气势汹汹地扑向乳母。乳母不知所措，吓得战战兢兢，魂不附体，不停地抖。孩子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势，吓得呆在贾充的怀中，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贾充也木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郭槐将乳母狠狠地拉到屋外，没头没脑地一阵痛打。乳母开始痛苦地叫唤，随之声音渐弱，变为呻吟，最后便没有了声息。乳母就这样被悍妒而盛怒之下的郭槐活活打死。

乳母的凄惨哭声、叫声撕扯着孩子那颗幼嫩的心，孩子受此惊吓，便一病不起。乳母死去了，孩子看不见乳母，日夜啼哭，病势加重。过不多久，孩子便病死。郭槐出了一口恶气，孩子死了，并不当回事。同样的悲剧依旧重演。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到一年，同样是乳母带养。有一天乳母抱着孩子，贾充走近过去，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又被郭槐看见，再次以为乳母勾引贾充，又一次将乳母活活打死。孩子失去了乳母，不进饮食，昼夜啼哭，不久这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便也离开了人世。

贾南风在东宫的妒嫉成性并不亚于她的母亲，而且有过之。贾南风在太子宫中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如果看见谁不顺眼，心中有点不痛快，贾南风便动辄杀宫人。贾南风听说一个宫女怀上了太子的孩子，肚子很大了，快要临产，贾南风勃然大怒，立即传令心腹侍女将那个快要临产的宫女带到跟前。贾南风恨恨地在殿中走来走去，想不到这个痴愚的太子在女色方面不痴不愚，还毫不含糊，三下两下的就把个宫女弄大了肚子！这贱妇也不是个东西，她不勾引这个傻太子，傻太子会无缘无故的扑上去?

贾南风正恨恨不已，忽见殿中站着一个女子，抬头一看，正是怀孕的宫女，肚子很大，想拜见太子妃，又俯不下身去，正在那里不知所措。但是，怀孕宫女的眼中没有惧色，脸上是怀孕的自得和幸福，一丝微笑也挂在嘴角。贾南风火冒三丈，随手抄起一枝短戟，闪电般的向怀孕宫女高高凸起的肚子刺去。只听得嗞啦一声。宫女凄厉的惨叫一声，昏死过去，向后仰倒。血花飞溅，血腥味在大殿中弥漫，一团血呼呼的东西在血水中蠕动着，那是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还没降生便离开了人世。场面惨不忍睹，侍从宫女们目瞪口呆。贾南风根本不当一回事，扔掉短戟，没事似的吩咐侍女好生收拾。

这场骇人听闻的东宫变故很快传遍皇室深宫。武帝司马炎闻讯，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侍从探听属实以后，武帝这才有些后悔，悔恨自己不该听信杨皇后的话，为太子娶了这么一个不管不顾、胡作非为的泼妇。可已经册为太子妃了，如何是好？是废了她？这时，金墉城刚刚修好，专门用以收容坐废的后妃，打入这与世隔绝的荒僻冷宫。司马炎打算将贾南风太子妃废掉，将她送入金墉城，再另行替太子选一位贤淑慧静的女子作太子妃。

可是，贾南风身后有一个势力很大的家族，宫中和朝中有一帮为她撑腰说话，举足轻

重的人物。贾南风有了强大的势力作后，有实力雄厚的家族撑腰，有杨皇后替她说话，她当然有恃无恐！这一次有些过分。武帝司马炎动怒。废太子妃之意一出，朝廷便又热闹起来。贾充的私党荀勖、冯紞、杨珧之流和充华赵粲等积极出面，为贾南风说话，营救将被废送金墉城的太子妃。

营救的人无非是说太子妃年纪还小，容易意气用事，动怒过火；不过，嫉妒历来是古今女人的天性，这很正常，等年纪大一点，自然会好些。出面说话的人一多，加上都是些信服倚重的重臣、侍仆，武帝的怒气稍稍平复。武帝便转而寻问皇后意见如何？这个时候，皇后杨艳已经离世。杨皇后的去世是武帝好色所致的。武帝不满足于后宫女子，便下令将一应名门大族的适龄女子选送入宫，以备选用。

这一选女令是在杨艳立为皇后的第九年即泰始九年八月颁布的，凡公卿大员的女子，都一律应选，隐匿不送者依不敬法处以死罪。美女们送入皇宫。司马炎出于尊重杨皇后，让她主持挑选。杨皇后心存妒嫉，哪能容忍美艳的女子进入皇宫侍候皇帝，夺爱夺宠？杨皇后专挑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的女子，而将有姿色的女人全部遣送回家。

卞藩的女儿长得沉鱼落雁，司马炎看呆了。杨皇后照旧发话送她回家。司马炎急了，讨好对杨皇后说：皇后，这女子不错，不错呀！杨皇后立即反驳，说卞家三代都做皇后，不能委屈了这女子只做妃子！这卞家三代皇后是指曹操妻子、曹髦妻子、曹奂妻子。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后来，司马炎干脆自个儿挑选美女，不再搭理杨皇后。

杨皇后和司马炎毕竟有感情，生三男三女。三男即：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女即：平阳公主、新丰公主、阳平公主。司马炎将选中的美女用红纱在女子玉臂上打个结，送入后宫，再从中选出数十名绝色女子一一册封，其中最得宠的是贵嫔胡芳、夫人诸葛婉，地位仅次于皇后。杨皇后忧郁痛苦，卧病不起。临终时，司马炎坐在病榻上，杨皇后把头枕在司马炎腿上，恳求他，在她死后，立叔父杨珧的女儿杨芷为皇后。司马炎含泪答应了她。这时便是杨芷皇后。

司马炎问杨芷皇后太子妃的废立如何？杨芷皇后说：贾充是朝中第一功臣，不能因为贾南风，忽略了贾氏对王朝的功德；贾南风年纪还小，嫉妒是正常的，等再大一点，自然会好；我再好好管教她。司马炎听心腹大臣和皇后这么一说，又犹豫了。废掉太子妃这一风波便再次平息。杨芷皇后严厉训诫了贾南风几次，贾南风为此并不对杨皇后感恩，反而认为司马炎要废她是杨皇后的主意，就恨上了杨皇后。

太子的问题一直是司马炎的一块心病。册立太子并保留了下来是司马炎在皇后的坚持下共同对付忧心国事的朝廷才办到的。如果这时再承认太子是个白痴，岂不承认豪雄一世的自己办了天下第一荒唐事？可是，朝臣还一直认为太子是愚笨的，如何才能堵住朝臣的嘴？司马炎想出了一个更为荒唐的主意，设宴大会群臣，当众测试太子。

宴席自然是十分丰盛的，朝臣的太子宫中的大小官员都应邀欢宴。酒酣耳热时，司马炎的几个心腹送上奏折，有几件大事奏请处理。司马炎吩咐将奏折密封，送东宫交太子处

理。太子妃贾南风得知此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便命心腹代为批答。这位心腹很有学问，人也精明，精通政务，批语自然无懈可击。贾南风的另一个亲信给事张泓浏览后，赞叹批文精妙之后，认为不妥，说朝臣们和皇上都知道太子不好读书，看到这样的文字，反会生疑，对太子自然不好，不如就事论事，写个简洁明了的处事意见。太子妃认为有道理，便命张泓重拟，再由太子抄写送去。司马炎当众拆看，自然万分高兴，随手拿给主张更换太子的太子少傅卫瓘看。这当然是假的，一看就知道，可卫瓘能说什么？从此以后，大臣们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

太子的地位在众大臣传阅奏章批语时便已稳固下来，东宫自然一片祥和。太子妃贾南风鼓足了劲怀孕生子，一连四次生育，都是女儿，没有儿子。太子妃十分恼怒，便对其他怀孕的宫女发泄怨恨，亲手杀死了两位怀孕宫女，并不许其她宫女接近太子。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太子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只是太子不知道而已。怎么回事？

原来是在太子娶妻之前，武帝司马炎考虑太子太小，不懂得男女房中秘事，特地在他的后宫中选了一位丰满成熟，懂得宫规的才人谢玖，前往东宫教导太子。谢玖出身贫寒，父亲是屠夫，以宰羊为职业。谢玖天生丽质，美丽出众，便被选入皇宫。谢玖到东宫后，侍候太子的饮食起居，教导太子男女做爱之事，到太子妃贾南风进入太子府时，谢玖已经怀孕。太子妃的厉害谢玖是早就知道的，相处了一段时间谢玖更加清楚，如果再呆下去，不仅孩子难保，恐怕性命都不可预料。

谢玖知道太子妃不会容纳她，便进奏武帝，请求回到西宫。足月以后，谢玖便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司马遹，养在武帝后宫，司马遹长到三岁时，有一天，太子到后宫给父母请安，在园子中见到了司马到了遹，和他一起玩，司马炎这才告诉他，这就是他和谢玖生下的儿子。太子大为奇怪。

太子痴愚，可太子生下的这个儿子却是十分了得，武帝司马炎对这个孙子非常疼爱。司马遹五岁时，有一天夜晚，宫中失火，浓烟腾腾，火光冲天。武帝站在火光下看这大火。这时，小皇孙拉着武帝的衣服走到暗处。武帝很奇怪，问为什么？小皇孙郑重地说：夜晚失火，太混乱了，不能不防意外，皇上不宜在火光之下，暴露面目，武帝惊奇地看着这个五岁的孩子，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会是傻太子生的！

司马炎没有废太子司马衷，在一定程度上将王朝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这个聪明过人的皇孙。司马炎觉得，太子天资不足，皇孙可以弥补，有这样的孙子，还担心什么王朝基业？因此，司马炎常对群臣、侍从们由衷夸赞，这个孩子当兴我司马家业。司马炎的夸赞，使皇孙的美誉传遍天下，朝野群臣都知道皇上有一个聪明不凡的好孙子，是太子的儿子，未来不可限量。

善观天象的人进奏武帝，说广陵紫气氤蕴，是天子之气。武帝疼爱皇孙，便将皇孙司马遹封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并选硕学大儒刘宴为师，以孟珩为友，以杨准、冯荪负责教导文学。到太子司马衷即皇帝位，司马遹便理所当然地立为太子，慎选天下德高望重的

大臣出任太子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可是，武帝父子和天下群臣对司马遹期望太高了。司马遹长大以后，令天下失望。史称他及长，不好学习，喜爱屠宰牛羊，并贪色好色。司马遹毕竟是屠夫和好色的武帝的后裔。

司马炎贪欢好色，纵情享乐，夜夜驾羊车游乐后宫，渐渐身体亏损，染病不起。太熙元年四月，就是公元 290 年，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去世，在位 26 年，终年 55 岁。太子司马衷在灵前即皇帝位，为晋惠帝。杨芷皇后尊为皇太后，太子妃贾南风册为皇后。杨芷的父亲杨珧任职太尉、太傅、大都督，统领军政，总理朝廷政务。实际上，军政和宫中大权掌握在太后杨芷父女手里。皇后贾南风自然不会就此罢休。晋后宫一场血雨腥风就在所难免了。

白痴天子晋惠帝

太子谆古

武帝死了以后，立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由何邵、裴楷、王戎、张华、杨浚作为太子的老师。太子的生母谢氏为淑媛，但是，贾皇后常把谢氏打发到别的居室，加以隔离，不许她和太子见面。当初和峤曾经对武帝说过："太子为人太憨厚，不了解世上的虚伪狡诈，恐怕解决不了陛下的家事。"有一次，贾后和荀勖等都在武帝身边的时候，武帝对他们说："太子近来有进步，你们都可去接近他，加以考核一番。"等他们回来，荀勖等便极力夸奖太子，说他明事理，有见识，文雅风度好等等。和峤却说道："太子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武帝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起身走了。等到后来和峤伴随司马遹入朝主政，贾后挟嫌让皇帝责问他说："你当初说我解决不了家事，现在你看到了吧，怎么样?"和峤说："我早年侍奉先帝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的话没能奏效是国家的福分。"

贾后杀人

当初，贾皇后还是太子王妃的时候，就由于妒嫉，亲手杀了好几个和她争宠的人，还用小兵器打一个怀了孕的小妾，使她流了产。武帝对此很气恼，准备撤掉她王妃的封号。杨皇后对武帝说："她的父亲为国家立过汗马功劳，哪能因为她妒忌别人，而忘了她父亲功勋呢?"这样才保住了她王妃的地位。杨皇后还曾多次劝诫过贾妃不要乱来。她不但不听，反而怨恨她这位好心的皇后婆婆，并从此不尽妇道，不再尊重杨皇后了，她还打算干涉朝廷中的政事，由于被杨骏所限制而未能得逞。朝廷中的中郎官孟观、李肇等人，也都是杨骏一向看不起的人。贾后利用了这种矛盾，让自己的心腹董猛和孟、李二人合谋去杀杨骏，然后再设法废太后。又差人通报楚王玮配合他们共同行动。楚王玮答应了，要求发兵入朝。等到楚王玮赶到，孟观、李肇便奏明皇帝连夜书写诏书，诬陷说杨骏谋反，命令安东公繇率领宫中四百名士兵讨伐之。楚王玮屯兵在司马门一带，皇太后用白绫布写了一封信，命人绑在箭上射出城外，信中说："能救太傅杨骏的人，必有重赏。"贾后便以此为

理由宣布太后和杨骏一同造反了，接着宫中的军队出动，纵火焚烧了杨骏的住宅，杨骏逃跑躲在马圈里被捉住杀死。

侍御绝食

当惠帝在位时，被贾后杀害的宫中嫔妃不计其数，所以王宫中里无论大小宫女，都把贾后看成虎狼般的可怕。二年春二月，贾后又在金墉城杀害了杨式皇太后。当时太后身边还有侍奉她的宫女十多人，贾后把她们全部逮捕，八天不给饭吃，可怜的宫女们就这样被贾后给活活饿死。这个残忍暴虐的贾后，做贼心虚，她又迷信怕太后显灵，不得不去履行殡葬的礼法，殡葬了太后。贾后这个人，可算是残忍到极点的凶狠女人了。

廉耻沦亡

惠帝生性傻乎乎的，当了皇帝，不知道怎样治国。有一次到华林园去游逛，听到蛤蟆的叫声，便去问跟随在他身边的人说："它这叫声，是为公呢？还是为母呢？"当时正赶上遭受自然灾害，田亩荒芜。庄稼欠收，百姓饿死的很多。惠帝听到这些汇报之后，竟发问道："他们没粮食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他竟然傻到这种地步。由于皇上呆傻无能，难以掌权，实权全操纵在下面的大臣手里，他们各自为政，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有权热、有地位的人，更是互相利用，在用人上，互相举荐依托，如同做买卖一样，互相交换条件，你利用我的地位，我利用你的地位，相互勾结，为非作歹。贾郭等人任意横行，公然进行贿赂，无恶不做。南阳鲁褒，这此作了一篇"钱神论"来讽刺他们的丑行。不仅如此，那贾后一天比一天荒淫暴虐，还和宫里的医生私通，乱搞两性关系，干些不顾廉耻的事，关内侯索靖，看到这些情状，估计到长此下去，天下必将大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叹息道："国家灭亡，将要看到你会陷在荒烟蔓草荆棘丛生的境地。"

不了了之

晋朝到了惠帝的年代，宫廷之中，一团乱糟糟的，上下颠倒，暗无天日，比昔日列国时代更加严重。那贾后本来没有儿子，广城君郭槐劝皇后要仁慈和疼爱太子，并打算让韩寿的女儿做太子妃。那太子也愿意和韩府结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可是，韩寿的妻子贾午和贾后都不同意，竟然为太子聘下王衍的小女儿。太子原来听说王衍的大女儿长得美貌，而贾后竟让把她聘嫁给贾谧了，心中很不满意，发了不少牢骚。后来广城君病重，临终前拉着贾后的手，嘱咐她要尽心关怀保护太子。又说："赵粲、贾午，必然要搞乱了你们



家。”贾后不听劝告，反倒和赵粲、贾午勾结在一起谋害太子。然而他们之所以要谋害太子，主要是因为那太子少时小有虚名，长大后又不好好学习，只是贪玩不务正事。贾后又让宫里的人引诱他走向奢华暴虐的道路上去，由此名声很不好。又不顾朝廷礼仪和尊严，竟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宫中游逛，做买卖，差人去买酒砍肉，用手一掂量斤两，竟然轻重不差。他的母亲本是屠户家的女儿，所以太子很喜欢这些事。又迷信那些阴阳巫术，多有所忌讳。对此，洗马江统曾上书劝阻，也听不进去。太子性情刚强，他知道贾谧倚仗中宫骄贵，不能倚靠他。贾谧背地对贾后说：“那太子自己积攒许多私财结交小人，就是为了贾氏的缘故啊，倒不如早做防备把他处理掉。”于是贾后便宣扬太子的短处，又装做怀孕了，置备药物器具临产，实际把妹夫韩寿的儿子拿来顶替，掩人耳目。当时，无论朝廷内部还是民间百姓，大家都知道皇后有谋害太子之心。十二月，贾后撒谎说皇帝有病，召太子入朝。等太子到来之后，让太子在另一房子等候，派宫女们跳舞给太子观看，又以皇帝的命令赐酒三升，逼太子把酒全喝了，喝得大醉。贾后又让宫中侍郎官潘岳，起草书信，内容是：“陛下应当自杀，若不肯自杀，我就要进去杀了你。中宫也要快自杀，若不自杀，我就亲手杀了你，并且连谢妃也都要立即处死，以除后患。”让太子抄写。这时，太子酒醉得迷迷糊糊的，就按着他们的吩咐去抄写了，但只写了一半，因为醉得像一滩泥似的。昏迷不醒。后一半由贾后补抄完毕呈给皇帝。皇帝来到式乾殿，召集大臣们入见，把太子写的信让大家看，并且说：“遹竟然敢写这样的信，应该下令让他死。”各位王公大臣没有一个表态发言的。惟有张华说：“这乃是国家的大祸呀。自古以来，往往由于随意把应该按正统继承王位的太子废掉了。以致造成祸乱，请陛下详察深思才好。”裴颜又提出应当先检查一下那传书的人，又请详细看一看太子的手书，看是否有诈骗不实之处。这样议论来、议论去，一直议论到日落西山，快到掌灯的时候了，还未议论出一个结果出来。贾后恐怕事情有变化，就急忙给皇帝上表，建议把太子贬为普通老百姓，皇帝下诏批准了。又把他的儿子虨、臧、尚都幽禁关押在金墉城。王衍自己上表提出离婚，也被允许了。还杀了谢媛，不久虨也死了。

逼杀太子

把太子废了，惹得群情激愤。卫督司马雅，常到东宫办事，他和中郎士猗等合谋废太后，为太子复位。由于张华、裴颜、安常等为保个人地位，不便和他们共同举事。考虑到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这个人，他掌握着兵权，性情贪婪冒失，可以利用他这些特点，或许可以成事。于是便对孙秀说：“现在国家已没有适当的继承王位的人了，江山社稷危在旦夕，大臣们也将会起大事，说不定会发动政变什么的也未可知。你是随驾主持中宫的大官员，又和贾郭他们亲善友好，关于废太子的事，大家都说你事先一定会知道的。一旦起事，你也难免被人兴师问罪而遭祸，你为什么不能事先想想办法，以防不测呢？”孙秀把

他这话讲给赵王伦。司马伦认为他们的考虑有道理，便通知同伙张林，让他做为内应，加以配合。但当要开始行动的时候，孙秀又对赵王伦说："那太子为人，聪明刚猛，一时让他得手，回到东宫，一定不会再受别人的摆布。你素来和贾后结为同党，虽然建下了大功劳，太子无非因为你在国中威望较高，无法治你的罪，但是他却一定不会对你怀有深厚感情而重用您。倒不如拖延缓动，缓期举事，借刀杀人，在此期间，贾后必定谋害太子，我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废了太后，表现出为太子报仇的姿态，不但可以自身免祸，还可以得志，一举两得。"赵王伦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孙秀便指使心腹之人去行反间计策，扬言殿中有人打算废了皇后，迎回太子。贾后听了这谣言，特别害怕。在三月里，贾后命令太医配了一种毒药，派遣黄门孙虑专程赶到许昌，逼着太子喝下毒药而把太子害死了。

狗尾续貂

赵王司马伦和孙秀合谋，让司马雅去对张华说："赵王想和你共同保卫国家江山，为天下除害。"张华拒绝了。司马雅生气地说："刀都快架到你的脖子上了，你还敢说这些话吗?"不再搭理他而走了。赵王伦给三部司马下达命令说："中宫和贾谧等杀了太子，现在派车骑执行废除中宫的任务，你们要服从命令，封给你们关中侯的爵位。不服从命令的诛灭三族。"大家都服从了命令。等到入夜时分，把门打开，派齐王司马冏，率领一百多人，迎护着皇帝，来到东堂，先把贾谧斩了。齐王冏接着又去逮捕贾后，贾后见此情景，惊讶地问道："你来干什么?"冏答道："我有诏书奉命前来抓你。"贾后说："诏书都是从我这里发出的，你这是什么诏书呢?"又询问发动这次事变的是何人？这时在场的梁王彤因自己已参与这次行动，便回答说："是梁赵。"贾后悔悟，颇有遗憾地叹息着说："拴狗本当拴住它的脖子，我却去拴了那狗的尾巴，怎能不落到今天这地步呢。"不得不走出来，听凭处置，贾后遂被废为普通老百姓。后来司马冏又派人带着金屑酒到贾后的住地金墉城，强令贾后自杀。到这时，赵王伦便自己当了皇帝，入宫即位，把原来的皇帝迁到金墉城去住，尊他为太上皇，把皇太孙也废了之后又杀了。任命孙秀为侍中书监，执掌大权。他们的同伙余党大都封为大臣，有些原来地位卑下的奴卒，也封官加了爵位。每逢在朝廷议事，这些杂七杂八的人，滥竽充数，坐满了席位。所以当时流传着顺口溜说："貂皮不够了，用狗尾巴续上。"流传至今，"狗尾续貂"这句话，已经变为了成语。

晋愍帝秘闻

三后并立

起初，汉后刘氏贤明，对于汉王刘聪的不轨行为，常加劝阻。等到刘后死了，后中受宠信的女子越来越多，后宫再没有什么顺序排列谁大谁小了。从此，那汉王刘聪纳中护军勒准的两个女儿月光、月华，立月光为上皇后，刘贵妃和月华为左右皇后。赵元达极力劝阻说并立三个皇后不合礼法，刘聪对此很不高兴。赵元达又奏说月光有与人私通的事，使汉王刘聪不得不撤掉她皇后的封位，月光又因惭愧而自杀了，汉王刘聪因为这桩事很恨赵元达。以后又立了已故张后的侍婢樊氏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戴皇后印章绶带的还有七个人。后来又立常侍王沈的养女为左皇后，宣怀养女为中皇后。大将军敷多次恳切劝阻，全然不听。尚书令王鉴等又去劝谏，非但不听，还把他们杀了。

陵中金帛

皇帝让人去挖掘盗取汉朝霸、杜两处陵墓，挖薄太后陵的时候，得到金银绸缎很多。朝廷因开支不足，下令再去挖尚未挖掘的古坟，以充实宫内的积蓄。皇帝向索綝回道："汉朝皇家坟墓里面的东西怎么这样多呀？"索綝回答说："汉朝皇帝才即位一年就大兴土木为他建造皇陵坟墓，把国家的进贡和纳税的收入，分成三份：一是贡献给宗庙，二是替皇帝开山建坟，三是大吃大喝招待宾客。等汉武帝死后，皇坟无人保护，再也存不住东西，赤眉造反的时候，从皇坟中取出用不完的物件，直到现在坟墓中还残留着一些已快腐烂的绸缎布区。现在挖掘的两座坟墓，还算是最节省俭朴的呢。"

太弟失宠

汉王本来对自己的弟弟太弟义（因与皇帝是同辈人，所以不称太子而称"太弟"）很

重用，后来就不那么重用了，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大半是由于太后单氏的原因。那单氏年少，长得又漂亮，汉王把她纳为妃子，刘义常说这事。单氏因为感到惭愧死了。汉王因为这事不再对刘义好了。又起用儿子晋王刘粲当了相国，刘粲少年有才，自从当了相国高官之后，专横拔扈起来，疏远了好人，却去亲近坏人，拒绝别人给他提的建议，大家对他都很反感，太子太傅崔玮、少保许遐等人，劝刘义去夺刘粲的权，刘义不肯，汉王得知大怒，把崔玮杀了，关布置由将军卜崇抽调军队监视守护东宫。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很受汉王的宠信。那汉王刘聪常在后宫吃喝玩乐，有时喝醉了酒三天不醒酒，甚至上百天不处理国事，凡一切政治事务全委托相国刘粲去处理，惟生杀大权等，让中常侍王沈等人内禀告他。那王沈等又极不正派，大都以个人的恩怨来决定公事。那郭猗早就对刘义不满，便对刘粲挑拨说："听说太弟和大将军合谋，将要造反，祸期不远了，你应当早下手为强啊。"勒准也一向讨好郭猗，便也乘机劝刘粲应该自己住进东宫独揽大权，行使相国的权威，才能使天下人都归附。刘粲听了他的话，感到很有道理。这样，由于王沈等人的挑拨离间，促使汉王刘聪下命令去捕捉少府陈休、将军卜崇，还有特进綦母达等七个人，全给杀掉了。

肉袒牵羊

当汉刘曜已经攻下长安的时候，晋国皇帝哭着对司马允说："现在处境已经到了这样的危险地步，外面又没有救援的，我只有忍辱出去投降，才能保住老百姓免受刀兵之苦。"接着又长叹一声说："误我军国大事的人，是那曲索二人啊！"于是派使者给汉刘曜送去降书降表。晋帝自己光着膀子坐上羊车出城投降，众大臣嚎啕大哭，攀着车辕，晋帝看着这种情状也感到特别悲哀。御史中丞吉郎叹息着说："我的智慧不足，不能给皇上献出退兵之良策，勇敢不足，未能战死疆场，有何面目忍心与君一道投降敌人，低头尊奉贼虏呢？"说罢自杀了。刘曜把晋帝他们押送到平阳，汉王刘聪登上光极殿，晋帝在前面叩头，司马允伏在地上痛哭，刘聪见状很生气，让人把允囚禁起来，司马允自杀了。皇帝让晋帝当光禄大夫，封他为怀安侯。

孝宗穆皇帝秘闻

瞎儿一泪

秦王苻健，生长子取名长生，从小瞎了一只眼睛，性情粗暴。他的祖父苻洪尝戏弄他说："我听说瞎孩子只能流一行眼泪，是这样吗?"苻长生听了此话很生气，拔出佩刀扎自己直至出血，说："这也是一泪呢。"苻洪见状大惊，用鞭子去抽打苻长生。长生说："忍得了刀槊兵器，却不堪忍受用鞭子打我。"苻洪对苻健说："这小子狂妄悖逆，应该早日除掉他，不然的话必然要破坏人家。"苻健将要杀苻长生，苻健的弟弟苻权说："孩子长大了自然要改变性情，怎么能这么办呢?"后来等到那苻长生长大，力大无穷，力举千钧，能飞身跨上正在奔跑中的战马，舞刀击剑，骑马射箭，武艺超人，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

杀心太重

秦王苻健死了，他的儿子长生继位，自称帝号，不到一年，就想改元。大臣们劝他说："您即位不过一年就改元，这是不合乎礼法的。"苻长生听了很生气，追查是谁出的主意，谁是主谋。终于查出了仆射段纯，并把他杀了。中书监胡文说："现在星象很不好，这是凶险的征兆，不会出三年，国家必有很大的不幸，大臣会被杀害，愿您能积德，多做好事，防止出事。"长生说："现在皇后和我共同管理天下，可算是应验了国家不幸的预兆啦。太傅毛梁、车骑梁仆射，接受先王遗嘱，要他们辅佐我执掌朝政，可以应验到大臣身上啦。"便用这些荒唐的"根据"，下令杀了皇后和毛贵、梁楞、梁安，紧接着又杀了丞相雷弱儿、司空王堕，还同时杀了丞相雷弱儿的九个儿子和二十七个孙子。长生虽然处在守孝的时期，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吃喝玩乐，常常是弓上弦，刀出鞘，在朝廷会见大臣，把锤子、钳子、刀锯、凿子等刑具，放在左右。即位不久，就把皇后、皇妃、公卿大臣，直到下面的奴仆小隶等共五百多人杀死了。

天助人杀

秦王苻长生即位后，荒暴无限度，搞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夏四月，长安城刮起大风，吹倒房屋，刮断大树，有的树木被大风袭击，连根拔起，秦宫里惊惧不安。有的人说是贼到了宫门口，白天关闭了宫门，延续了五天之久。那秦王长生查出说过有贼来犯的人，下令把那人的心挖了出来。强太后的弟弟平出面劝阻，长生生气了，竟命人凿开他的头顶把他也杀害了。太后由于自己的弟弟遭此残暴，忧虑怨恨而死去。不久，那残暴成性的昏王长生又下诏昭告天下说："我是受天命，主宰万邦的皇帝，有什么不善良之处呢，而竟然会出现那些诽谤我的流言，到处散布。我所杀的人数不过千人，就说我残忍暴虐。现在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擦肩碰臂，密密麻麻，有那么多人来人往的。我正想设置一些更严厉的刑罚和更重的极刑，看你们能把我怎样?"当时，从潼关以西直到长安一带，自从上年春季以来，发现虎狼危害，十分严重，那虎狼不吃六畜，专门吃人。众大臣请求采取措施，消除虎狼之害。那个没有心肝的暴君长生却说："野兽饿了才吃人呢，吃饱了自然停止，何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呢？况且老天爷哪有不爱民众百姓呢？现在正是因为犯罪的人太多了，老天爷才帮助我去杀他们。"荒谬绝伦，竟有像这样的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呢?

人亦杀之

秦王苻长生梦见大鱼吃蒲草，在长安城又流传着谣言说："东海大鱼变为龙了，他家男子都要当王，女的也都要成为公主。"长生为此就把太师鱼遵和他的子孙全杀掉了。长生又由于瞎了一只眼睛，很忌讳别人言说类似的话，凡有人提到什么残缺与此沾上一点边的话，因误犯了他的忌讳而被杀的人不可胜数，还剥下人的面皮，并让他唱歌跳舞以取乐。众大臣人人自危，度日如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能保全性命多活一天的，好象是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东海王苻坚，在当时很有名望，他和故姚襄参军薛赞、苻翼二人很要好，薛赞、苻翼二人秘密去劝说苻坚，让他早日设法，不要等着别人先下了手，使王位被外姓人夺去。苻坚便去向尚书吕婆楼讨教。婆楼说："我已是刀压到脖子上的人，不足以成大事。我的家乡有个叫王猛的人，他的谋略和心计举世无双，应当向他去请教和咨询。"苻坚由于婆楼的介绍而去找王猛，两人见过面后就像老朋友那样亲热，王猛谈到对时事的见解，更使苻坚特别高兴，说："我这是不亚于当年刘备遇到诸葛亮了啊!"太史令康权向秦王长生奏说："昨天夜里，有三个月亮同时出现，那晦星又隐入太徽连着东井，自从上个月的上旬以来，一直是阴天却不下雨，直到今天，莫不是什么底下的人要犯上作



乱吗?”苻长生听了他的话很生气，认为他这是妖言惑众，便把他抓起来杀了。先是特进梁平老劝说苻坚要及早举事，苻坚未敢轻举妄动，仍在等待时机。有一天夜里，苻长生对陪伴他的侍婢说道：“那阿法兄弟也不可信赖，明天应当把他们除掉。”那侍婢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苻坚和苻坚的哥哥清河王苻法，促进了他们提前举事。那苻法和梁平老率领兵士偷偷开进云龙门，苻坚和吕婆楼也率领部下士兵继续进兵，为长生当警卫的将士们便都放下武哭投降了。这时那昏王暴君长生还处在没有醒酒的醉卧之中，被苻坚的士兵杀死了。苻坚要把王位让给苻法，苻法说：“你本是最适当的继承人，况且你又很贤德，就不要推辞了，应当立你为王。”至此苻坚免去帝号，称为大秦天王。

文武双全风流鬼——孝武帝

弑君立像

秦王苻登把辎重战车留在大界，亲自率领骑兵去攻打安定城。早在此之前，后秦王姚苌由于秦屡战屡胜，说是因为得到了秦王苻坚的帮助，也在自己统率的军队中立了秦主苻坚的像而拜。现在秦王登从远处的楼上望见了说："做为臣子的把自己的君王杀了，还想立像求福，这能有什么益处呢?"因而大声喝道："杀害君王的贼子姚苌，你为什么不敢自己出来交战，我要和你一决胜负呢!"姚苌听了之后并不答腔。至此姚苌又以不利于行军为由，把秦先王苻坚的人头像砍掉送给秦国。姚苌的部下诸将劝姚苌与之决战，姚苌说："和穷寇争胜负，是兵家所忌讳的。我要用计策去取胜他。"于是留下军队固守安定城。夜间率领三万骑兵去偷袭大界城，终于获胜攻下这座城池。那秦王苻登的王后毛氏，貌美而又勇敢，善于骑马射箭，当敌兵已经攻入她的营寨，犹自弯弓跨马，奋力抗敌，率领壮士拼杀不已，杀敌七百多人，终因寡不敌众，当了后秦的俘虏。姚苌很喜欢她，想把她纳为后妃，毛氏边骂边哭道："姚苌你已经杀了天子，又要污辱皇后，皇天后土，能宽容得了你吗?"遂自杀了。

溺酒荒淫

那晋孝武帝自从亲理朝政以来，他的威望和权势初步得到显示，有帝王的气量，人们以为这样可以重新振兴晋朝了。可是，没过多久，他便陷到酒色的泥沼中去，不再亲理朝政，而是把朝政委托给琅琊王司马道子。那司马道子也好喝酒，早早晚晚陪伴着孝武帝饮酒作乐，又迷信宗教浮屠，挥霍浪费。他所亲近的人，都是一些和尚尼姑。又学会玩弄权术，互相勾结，毫不忌讳地接受贿赂，使官府爵位滥杂，司法监狱衙门胡作非为。尚书令陆纳对着宫殿叹道："好端端的国家，想把它破坏不顾吗?"曾多次上书劝阻，都不听，从此以后皇室被搞得愈加不可收拾了。

举酒祝星

有长星从须女星处得见，直到哭星（晋书天文志上说：“须女四星天少府，二星主哭泣。”）晋帝对此很心烦，便在华林园举酒祷告说：“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哪有万寿天子啊！”

燕王杀母

燕国君主慕容宝，刚当上太子的时候，名声很好，后来渐渐荒废懈怠起来，使里里外外的人大失所望。当年段壬后曾对老燕王慕容垂说过：“您看那太子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担当不了大任。应当另选一个人交付给他掌管国家的大业。那赵王麟奸诈强硬，刚愎自用，也应早日处置。”慕容垂不同意她的劝告。有了这一段嫌怨，段后布下了不祥的种子，造成可悲的后果。等到那宝太子登上了王位，立即开始报复。他唆使赵王麟去逼段后自杀。段后长叹一声说道：“你们兄弟俩合谋逼杀自己的母亲，并不难，我担心的是只怕你们守不住先祖的帝王基业啊！我倒不是把死看得很重，只怕国家灭亡不会太久了啊！”说罢便自杀了。

太子昏庸

晋帝因爱喝酒，逗留在内殿，外人难得能见到他。张贵人是后宫里最得宠的人，当时张贵人的年龄已近三十，晋帝有一次和她开笑说：“你年纪大，该废了，我将要宠爱更年少的人。”说罢带醉睡在消暑殿。那张贵人把晋帝说的话当真去听，竟叫侍奉她的婢女用大被蒙住晋帝的脸，硬是把晋帝闷死了。同时对左右的人重加贿赂，说晋帝是得暴病猝死的。当时太子年纪小又软弱无能，会稽王司马道子也不是个精明的人，疏忽大意，没有人去追问这事。王国宝夜叩禁门，要做遗嘱诏书，侍中王爽拒绝说：“皇上死了，皇太子未到，谁敢进人当斩！”国宝停步，未敢人内。等太子继承了王位，他既年幼，又不聪明，连说话都说不明白；冷热饥饱，饮食起居，均不能自理，需要人扶持照料才行。为此，由他的舅舅琅琊王德文常在他的身边陪伴和替他主事。起初，王国宝原是依附于司马道子的，而那司马道子骄傲自满，横行霸道，无法无天，任意胡来，因此，武帝很讨厌他，王国宝有些害怕株连，便向武帝亲近献媚而疏远了司马道子。等到武帝死了，那王国宝便又转过来依附司马道子，并和王绪勾结。他俩干了不少坏事，司马道子又把他们倚为心腹之人，让他俩参加管理朝政的大事，使他们的权威震动海内。

倒悬井中

魏国的君主拓拔圭准备立齐王拓拔嗣为太子。按照魏国沿袭下来的规矩，凡是立为太子的，得先杀了他的母亲，于是便下令把拓拔嗣的母亲刘贵人赐死，找来拓拔嗣对他说明此事。那拓拔嗣本是一孝子，对此悲哀哭泣不已，拓拔圭很生气。拓拔嗣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仍然日夜嚎陶痛哭。拓拔圭又要召见他，身边的人告诉他说："现在上面对你很生气，你去见他，是很危险的，不如出去躲避几天。"拓拔嗣听了劝阻，逃走在外地躲藏起来，不敢露面了，跟随他一起逃走的只有帐下的车路头王洛儿两个人。当初，那拓拔圭看到贺太后的妹妹长得很美，便先把她的丈夫杀了，之后把她纳入宫中为妃，生下了清河王拓拔绍。那拓拔绍，也许是由于其母被恶王霸占而怀孕和受胎教期其母情绪恶劣的影响，生性乖戾，凶狠无赖，拓拔圭恨之特甚，曾命人把他倒悬在井中，直到快要死了才把他从井中取出。不仅对拓拔绍采取了这样残酷的惩罚，还迁怒到他的生母贺夫人，谴责之后还要杀她。贺夫人惊恐之下，秘密派人通知她的儿子拓拔绍说："你得设法救我呀！你怎样才能救我呢?"拓拔绍在夜间串通宦者宫人共同合谋，越墙进宫，把拓拔圭杀死了。拓拔嗣在外面听说宫中发生变乱，便派洛儿入平城，将此事告知将军安同等。大家共同响应号召，争着出来奉迎外逃的太子拓拔嗣还宫。卫士们逮捕了拓拔绍，把他押送到拓拔嗣处，说来拓拔嗣也够残忍狠心的，竟连同他的母亲贺氏，把二人全杀了。自己利用了鹬蚌相争的机会，坐收渔翁之利，当了国王。

穷途托母

当晋朝将领刘裕带兵进攻南燕，兵临城下的时候，那南燕城因长期闭门固守，不肯出降。城中的男女行走活动较少，有一大半人腿脚患病或身体软弱不堪，出城请降的人越来越多。燕国的大臣尚书悦寿向其国王建议说："现在兵士们已病弱疲惫不堪，外援绝望，怎能不想一想变通的办法呢?"南燕国王超叹息着说："国家兴亡乃是天命。我宁可用佩剑自杀而死，也不能向敌人屈膝投降求生。"当晋国统帅刘裕率众攻城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今天去攻击将亡之国，出师不利，不如迁缓行军。"刘裕驳斥道："我前往进攻，对方就要死亡，有什么不利的。"下令从四面包抄围攻进城。燕国再也无力抵抗，便由尚书悦寿大开城门，放晋朝军队进城。燕王超突围出走，被晋兵追赶捕获。晋军统帅常面责问他不肯投降，该当何罪。那燕王超面不改色，不予回答，惟独托付不要为难他的母亲，给予宽待。刘裕把燕王超押送到建康处死，南燕国灭亡。



毒酒杀人

宋主刘裕，给前琅琊中令王伟送去一坛毒酒，让他用这毒酒把零陵王毒死。张伟接到毒酒后长叹一声说道："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忍心把自己的君王用毒酒毒死。还不如我自己毒死算了。"便自己把毒酒喝下了，毒发而死。太常褚秀之、侍中褚谈之，都是王妃的哥哥，零陵王妃每生下一个将来可继王位的男孩，刘裕便密令秀之两兄弟把他杀死。零陵王自己十分害怕遭祸被害，和褚妃住一个屋子里，自己在床前做饭吃，他饮食所花去的费用，都由褚妃负担。所以宋人没有钻到空子去害死他。后来刘裕想出害死零陵王的另一个阴毒的办法，他命令褚妃的哥哥褚谈之前去看望妹妹褚妃，褚妃走出，在另一房间接见哥哥叙谈。刘裕派兵越墙而入，给零陵王带去毒药，让他吃了，那零陵王不肯喝毒药自杀，说："按佛教说法，自杀的人，来世不能再托生为人身了。"于是，那兵丁便改变方法，用大被蒙面，便把零陵王闷死。

杀戮成性石虎父子

东晋太兴二年，就是公元319年，匈奴后裔羯人石勒自称为赵王，建立了政权。十年后，即公元329年，石勒灭亡前赵，建都襄国。第二年，石勒称帝。石虎是石勒的侄子，骁勇善战，废石勒的儿子石弘自立，迁都邺城。赵国势强盛。

石勒的祖先是凶奴人，他是羌渠的后裔。石勒字世龙。石虎字秀龙，父亲叫寇觅。石勒的父亲叫石朱，抚养幼年的石虎，所以有的史书称石虎是石勒的弟弟。石勒初名訇，小字匐勒，上党武乡即今山西榆社人氏，父亲、祖父都是部落小首领。石勒很小就随族人贩货洛阳，在家时从事耕作，家境贫困。

石勒长到20岁，被晋并州刺史司马滕掠获，卖到山东茌平师欢家为家奴。后来，石勒和牧马师汲桑起兵造反，随即投奔刘渊，任安东大将军，转战冀、并、幽各州，以汉人张宾为谋主，扩展势力，形成割据，称霸一方，称赵王，史称后赵。

石虎6岁时，石勒召相士入宫给孩子们看相。相士见到石虎，十分惊异，吃惊地说：此儿相貌奇伟，而有壮骨，贵不可言。石虎8岁时，不幸走失，流浪了好几年。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送石虎给石勒，石虎已长大成人，身强体壮，已经是17岁。

石虎健壮勇武，天性残忍，喜好游荡骑猎，尤好用弹弓射人。石虎横行军中，动不动伤人，军士对他十分怨恨，都视他为毒患，纷纷上诉石勒。石勒忍无可忍，便恨恨地对母亲王氏诉苦，说这样下去，军队非乱不可，一定得把这孽种杀死。王氏坚决反对，说好牛在犊子时，都任性破车，日后能成大事，先忍着点吧。

石虎就这样活了下来，并继续为非作歹。一年以后，石虎勇武有余，在军中干坏事有些收敛。这个时候，石虎虎背熊腰，身长七尺有余，矫健敏捷，精习弓马，勇冠当世，军中无人能敌。

石虎英勇善战，所向无敌，且长于治军。石勒对石虎十分满意，拜石虎为征虏将军，并聘娶将军郭荣的妹妹郭氏为石虎之妻。石虎不大喜好妻子郭氏，却移情于优憧郑樱桃。石虎宠爱郑樱桃，为了取乐于郑樱桃，竟将妻子郭氏杀死。不久，石虎又爱上了清河崔氏美女，娶了过来，纵情淫乐。郑樱桃心怀妒恨，从中挑拨，石虎不久就杀了崔氏。

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石勒称帝。石勒封石虎为中山王，任尚书令。石勒在襄国时，石虎便以功高而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封繁阳侯。石勒由大单于而即赵王位，石虎



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进迁侍中、开府，封中山公。石勒称帝，只授石虎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食邑万户。石虎大为失望。

石虎认为自己为创建石勒的江山立下了首屈一指的大功，以为石勒即皇帝位后，会将大单于之位授给自己，没想到，石勒竟授给了石弘。石弘是石勒的亲儿子，但各方面如才能、勇武、智力上都不如石虎，石虎自然大为愤怒。大单于之位相当于太子，是赵国储君。石虎因此恨恨地对自己的儿子石邃说：主上从襄国以来，我为主上南征北战，创立大好江山；20余年，南擒刘击，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复13州；成大赵功业的是我，大单于位应授给我，却授给了黄吻小儿！一想这个我就气恨，不安寝食；主上死后，我一定要杀尽他的全家！

石虎杀了崔氏美女后，又娶名门千金郑氏、杜氏。郑氏生石邃、石遵两个儿子。杜氏生石宣、石韬两个儿子。这个时候，石虎的四个儿子都已长大。石勒在称帝后三年便病死了，终年60岁。石弘在灵前即皇帝位。可是石虎已控制了皇宫，石弘胆战心惊。

石虎强夺帝位的野心早就显露。在石勒病死前一个月，即建平四年六月，公元333年，石勒突然患病，石虎以为石勒不行了，便假传圣旨，召太子石弘和大臣看望石勒，将石弘、石堪召到襄国。石勒几天后病情好转，在宫中见到了石弘，大为奇怪：问谁人召你回宫？应当将这人杀了！石虎赶紧说：是太子想念父亲，远道来探望，马上就回封地。

石勒一死，控制皇宫的石虎便开始行动。石勒临终时嘱咐：死后三天就下葬；全国停止婚宴、祭祀、酒宴、音乐；各牧守不许奔丧；坟内不许埋金银宝玩。石勒咽气的当夜，石虎便命人将他埋入深谷，精心策划，调兵遣将，12天以后才向全国发丧。

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中山王石虎将太子石弘扣押在宫中。和石虎作对的石光禄大夫程遐、中书令徐光被逮捕入狱。石虎扶太子石弘即皇帝位。软弱无能的石弘恳求石虎，要求将皇帝位让给石虎。石虎竟堂而皇之地说：你先做着皇帝吧，过些日子有人来换你，你别罗嗦了！

这哪里是即皇帝位！石弘无奈，只好称帝，封石虎为魏王、大单于。朝廷一应权力自然掌握在石虎手中。延熙二年11月，公元334年，石虎废石弘为海阳王，石虎自封为大赵天王，并立儿子石邃为天王皇太子，石邃母郑氏为天王皇后。接着，石虎将石弘、石弘母亲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和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掉，真是斩尽杀绝。

石勒的妻子刘氏不满石虎的所作所为，秘谋杀死石虎。石虎得知后，立即杀尽刘氏家族。镇守关中的石生和镇守洛阳的石朗同时起兵，讨伐石虎。石虎留太子石邃守护襄国，自己统兵7万，围攻洛阳金墉城，很快城溃，斩杀石朗。接着，石虎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进军关中。

石生自知力不能拒，便派将军郭权，领鲜卑兵2万为前锋，迎战石虎。潼关摆开战场，两军厮杀，石虎大败，逃奔渑池，石挺战死。鲜卑兵叛石生，反戈相击。石生惊惶失措，单骑逃回长安。石虎进军关中。石生望风而逃，潜奔鸡头山。石虎攻克长安，徙关中



10万户于关东，回到襄国。石生被部下杀死。

建武二年，公元336年，石虎下旨营建襄阳太武殿，并大规模营建邺城。邺城是石勒的根据地，石勒本打算以邺为都，后用谋士张宾的献计，居襄国，而在邺城建造宫殿，以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监造。石虎即皇帝位后，迁都邺城。

石虎派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到邺；在邺城正南投石填河，架设飞桥，费上千万而未果。石虎下令建东西二宫，起造四十余所台观。石虎派尚书张群征16万男女、车10万辆，运土石筑华林苑和城墙于邺城城北。石虎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劳命伤财。

太武殿基高就是二丈八尺，东西凡75步。殿室雕梁画栋，饰以金银珠玉。显阳殿后营造的灵风台九殿更是富丽堂皇，无与伦比。石虎搜罗天下美女，一万余人，分居各殿，供他随时取乐。石虎纵酒纵欲，醉生梦死，而将朝廷一应政务，全部交给太子石邃。

太子石邃比他的父亲也好不了许多，也是个酒色之徒。石邃饮酒没有节制，对于女人也是没个够。石邃经常在夜间闯入大臣或富户家中，见到有几分姿色的女子不论是人家的妻子，还是女儿，一律不问清红皂白，奸淫取乐。石邃行为荒唐怪癖，大臣们十分惶恐，谁都怕这位太子看自己一眼。

石邃喜好美色，宫中充实着许多的美人。石邃宣淫尽兴以后，有时赏识着美人的美色时，不经意中便割下了美人的人头，笑哈哈地让大臣们传看。大臣们无不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不合这位太子的意，也会一刀割下脑袋。大臣们惶惶不可终日。

石邃还有一个喜好，就是好尼姑。他将尼姑长得美貌的，召入宫中，寻欢作乐。然后，他从容不迫地把尼姑杀死，将尸体一一肢解，和牛羊肉一锅煮食，还赐赏大臣，让他们也尝尝尼姑肉是什么滋味。石邃的这种行为实在令大臣们作呕，可是谁敢言语？只能吃下女尼的肉。

石邃好酒嗜杀，对亲兄弟也不放过。石虎宠爱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都是石邃的弟弟，石邃受不了，恼恨怨怒，一直想把这两个弟弟杀掉。石邃想求欢于石虎，石虎爱理不理，石邃觉得无趣。石邃总理一应政务，将大小事一律上奏石虎，石虎怒喝：这等小事，也要进呈？石邃不进奏小事，石虎又喝斥：朝中小事，如何不进奏？石虎动不动就杖责石邃，一个月起码有两、三次。

石邃受尽了石虎的虐待，自然对这个残暴的父亲痛恨入骨。石邃恨恨地对侍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说：皇上实在难侍候，我要杀了他，你们跟我造反吗？太子这是要杀父自立，随从、侍臣除了赶紧跪拜，谁敢言语？众人吓得浑身直抖。

石邃想杀父造反，便装病不理朝政。石邃召集文武群臣约五百余人，一同骑马飞驰中庶子李颜别舍聚会欢宴。太子石邃在马上突然宣布：我想去冀州，杀了石宣，有不跟随我的立斩！说罢，石邃跃马驰奔。众人同行，奔行了几里，石邃一看，身后没剩几人。李颜只好叩头进谏。石邃无奈，大醉而归。



石邃想杀父、杀弟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母亲郑氏得知以后，极为不安，知道祸事将临头。郑氏派心腹侍女去见石邃，让石邃检点一点，别太没有顾忌。石邃听后大怒，抽出刀来，一刀将侍女杀死。

石虎听到了种种传闻，心里也是不安，却不大相信，这么个儿子会想杀自己的父亲？石虎听说太子石邃染病，不上朝理政，便派亲信女尚书到太子府探视，看看虚实。石邃知道石虎的用意，很客气地召女尚书上前说话，微笑着，一刀将女尚书杀死。

石虎得报，怒火攻心，立即收捕太子石邃的心腹中庶子李颜，问太子近况。李颜如实禀报。石虎万分震怒，下令逮捕太子石邃的心腹李颜等三十余人，统统杀死！太子石邃也囚禁东宫。几天以后，石虎的气消了，赦石邃无罪，吩咐在太武殿东堂召见。石邃怒气冲天，见到石虎并不谢恩，也不认罪，打个照面便扬长而去。

石虎不希望和太子的关系弄得太僵，想改善一下，缓和缓和。见石邃扬长而去，石虎派人追上石邃，提醒他，说太子应入后宫，见见皇后，怎么这样就去了？实际上这是和解的表示，是告诉他他还是太子，石虎很关心他。可是，石邃并不买帐，像没听见一样，自个走了。

石虎怒不可遏，气得面如死灰。石虎当即下旨，废太子石邃为庶人。石虎觉得还不解恨。当天夜里，石虎派心腹捉拿石邃和其妻子张氏以及宫中男女计 26 人，统统杀死，装入一个大棺材中，一起埋掉。石虎杀兴大起，接着杀石邃私党二百余人。石邃的母亲即皇后郑氏废为东海王妃。

石虎处理了太子石邃母子，便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石宣的母亲杜昭仪旋即被立为天王皇后。太子石宣比他的哥哥石邃也好不了多少，也是好酒好色，暴虐无道，滥杀无辜。发展到后来，石宣杀自己的弟弟，惹怒了石虎，又被石虎杀死。石宣的残忍比石邃有过之。

建武四年一月，公元 338 年，石虎统兵 3 万，进军辽西，进攻鲜卑段辽。三月，进据金台，长驱直入直抵蓟城。段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阳裕弃城投降。段辽的妻儿逃奔密云。石虎派大将军郭太、麻秋追至密云山，活捉段辽的母亲、妻子。段辽父子投降。石虎将段辽二万余户百姓迁到司、雍、衮、豫四州。

石虎征战屡胜，踌躇满志。石虎宠太子石宣，又宠儿子石韬，委石韬为太尉，和太子共理朝政。石宣、石韬是亲兄弟，照说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尉，共理朝政，应该很好。可是，石宣不容石韬受宠，想方设法排挤石韬，想除掉他。石韬自然心中不服，兄弟俩势同水火。

右仆射张离总掌兵权，求媚、讨好石宣。张离对石宣进言：如今王公兵卫超过限定，应加削弱，以分威权，也好树太子储威！削弱太子兄弟们的兵权，太子当然求之不得。东宫强盛，不正可以为所欲为，压服石韬？于是，尽削王公府吏侍卫；秦、燕、义阳、乐平四公置吏仅 197 人、兵士 200 人；各王公兵吏削三分之二，余兵士五万，选精壮的人卫东

宫。

太子石宣在宫中争权，石虎统兵扬威前燕。石虎先派人招抚燕民。燕成周内史崔焘、武原令常霸、东夷校尉封抽、居就令游泓等积极响应，投奔石虎。石虎统兵猛攻退棘城，即今辽宁义县，十余日攻克不下。石虎撤兵，前燕出兵追击，石虎大败。两年，石虎再攻前燕，搜罗兵丁，凡50万人，船一万余艘，运谷一万斛到乐安城。石虎兵威正盛，正想一举拿下前燕，不断传来消息，说慕容皝袭取了后赵蓟城。前燕乘势出兵，攻克武遂津，进入高阳，尽得如山的器械、物资。

石虎搜罗天下美女，下令凡13—20岁的女子都应送报皇宫，供挑选以充实宫廷。石虎又设女官，专意于搜罗美女。地方官为讨好石虎，将一应美色女子，不论婚否，抢掠而送往皇宫。更有甚者，趁机抢掠美女，纵其私欲。金紫光禄大夫逯明痛心疾首，上书切谏。石虎无动于衷，反而觉得逯明多事，竟杀了逯明。

石虎享乐美色的同时醉心征伐，不断地统兵征东晋、征前凉、征前燕，劳民伤财，人民流离失所。战事一歇下，石虎又沉迷于游猎。到了晚年，石虎太过肥胖，无法上鞍，便特制一辆辕长三丈、高一丈八的猎车供他游猎时使用。石虎的猎场极大，西起灵昌津，东到阳都，以御史看守猎场，不许吏民人内。

太子石宣效法石虎，统兵征讨鲜卑斛觳提，大捷而归，杀鲜卑3万余众。石宣骄傲自负，纵酒纵欲，不可一世。石韬也不在石宣之下，比着玩乐，沉湎于酒色。石虎、石宣宠爱的中书谒者令申扁专综机要，权倾内外。刺史二千石封疆大吏大多出自申扁门下。侍中郑系、王谟、卢常侍等不服申扁，分庭抗礼。朝廷一片混乱。

石宣日益残暴，没有人敢上奏石虎。领军王朗对石虎说，隆冬苦寒，太子派人砍伐宫材，役数万之众，人人叫苦，陛下是不是去看看？石虎前往看视，下令停工。石宣得知这是王朗捣鬼，便想杀了王朗。恰遇天星有变，善看天象的人说将有大灾。石虎问谁可以挡灾？进奏的赵揽得石宣授意，说王朗王领军。石虎有些可惜王朗的才能，问谁可替代？回答是中书监王波。于是王波被腰斩，他的四个儿子也被投入漳水。

石宣、石韬受命迭日省决政务。司徒申钟认为这样不好，上书极谏。石虎不听。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说眼睛有病，有什么法子治？崔约调侃说：尿一泡尿就可治愈。孙珍很奇怪，问尿能治眼病？崔约说，眼窝深，正好装尿。崔约这是笑话孙珍眼窝太深。孙珍将这事告知石宣，石宣也是深眼窝，石宣大怒，下令将崔约父子杀死。

石宣也好游猎，猎场方圆百里，不下石虎。石宣围猎时，令百官或立或跪守着猎区四周，如有禽兽逃脱，所在官员罚步行一天，无爵位的罚鞭一百下。每次行猎，石宣总爱带宠姬显德美人同行，一同坐辇观看。晚上行猎，往往火把闪闪，亮如白昼。如遇阴雨霜雪，士卒饥寒而死的不计其数。

石宣建造太子府，极为豪华。石韬不甘落后，起造太尉府，号宣光殿，梁长9丈。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蔑视太子，和太子过不去？太子石宣闻讯大怒，下令杀死建堂工匠，并派



人将大梁截去一节。石韬听说以后也大怒，下令又换一根梁，而且梁长10丈。石宣咬牙切齿，对近侍杨柸、牟成说：石韬凶狠，公然和我作对。你们要是能杀了他，我做了太子，将石韬国邑分封给你们；石韬一死，皇上必定临丧，我再杀了皇上，入主大位。杨柸、牟成怦然心动。

这天夜晚，石韬在东明观设宴，大会宾客。石韬酒酣耳热，感叹人生无常，何不大家开怀畅饮，一醉为快？众人痛饮大醉。石韬醉卧佛精舍。杨柸、牟成、牟皮、赵生等爬猕猴梯入室，杀死石韬，将眼睛、鼻子、嘴巴、头颅刺得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石韬懂得天象。死的那天晚上，石韬见东南天上有团黄黑云，有几亩大，中分为三，像一块布，日没以后分成七道，每道相去数十丈，中间有如鳞白云。石韬心中大惊，对侍从说：看天象变故不小，恐怕京师今夜有刺客，不知道谁会被杀死？

石韬被杀死了。石宣在第二天去临丧，不仅不痛哭，反而大笑狂笑，揭开被子看看尸体，扬长而去。石虎听说爱子石韬被人杀死了，气恨得昏死过去。石虎下令追查。建兴人史科密奏石虎，说是杨柸、牟成、赵生所为。石虎捉拿凶犯，严刑拷打。赵生抗不住，只好招供。

石虎派人捉拿太子石宣，将他剥光了衣服，关进席库，用铁环血淋淋地穿透他的下巴，将他像狗一样地锁在库中。库里又做了一个大木槽，槽里放残汤剩菜，让石宣像猪狗一样在槽中吃食。石虎取来杀死石韬的刀子，用嘴慢慢地舔净上面的血迹，放声大哭，哀恸悲切，声震殿宇。然后，石虎用辘轳柱残酷地杀死了太子石宣，为儿子石韬报仇。

石宣一家妻儿都未能幸免，统统被杀。石宣最小的儿子很招人疼爱，年方九岁，也要被杀。石虎于心不忍，抱着小儿哭泣。小孩子还天真地说：不是我的罪！石虎想放了他，可执行命令的大臣不干，小儿也被杀死。石宣的私党三百余人、侍从宦官五十余人也统统车裂，抛进漳水。东宫变成了猪圈。东宫卫士10余万人远戍凉州。石勒13个儿子，8个在自相残杀中死去，另5个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尽。

野史，是真正的历史。

——鲁迅





ISBN 7-80628-390-0/K·146 定价：2580.00元（全十二卷）